

SIPRI 年鉴 2018  
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 斯德哥尔摩

## 国际和平研究所

SIPRI 是一个致力于研究冲突、军备、军备控制和裁军的独立国际机构。SIPRI 成立于 1966 年，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媒体和感兴趣的公众提供数据、分析和建议。董事会对研究所出版物中表达的观点概不负责。

### 董事会

扬·埃利亚松大使，主席(瑞典)  
黛维·福图纳·安瓦尔博士(印度尼西亚)  
弗拉基米尔·巴拉诺夫斯基博士(俄罗斯)  
埃斯彭·巴特·艾德(挪威)  
拉赫达尔·卜拉希米大使(阿尔及利亚)  
沃尔夫冈·伊辛格大使(德国)  
库马尔博士(印度)  
杰西卡·塔奇曼·马修博士(美国)主任

### 所长

丹·史密斯（英国）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E-169 72 索尔纳，瑞典  
Signalistgatan 9  
电话: + 46 8 655 9700  
电子邮箱: [sipri@sipri.org](mailto:sipri@sipri.org)  
网址: [www.sipri.org](http://www.sipri.org)

**SIPRI 年鉴 2018**

军备，  
裁军和国际安全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8

# 牛津大学出版社

克拉伦登街，牛津大学 OX2 6DP，  
英国

牛津大学出版社是牛津大学下辖出版机构。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出版高质量研究、学术和教育方面出版物，进一步促进完成牛津大学之目标。Oxford 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注册商标。

©2018 年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作者的道德权利主张：

保留所有权利。未经 SIPRI 事先许可，或者法律明确允许，或根据条款与适当复制权组织达成一致情况下，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转载、保存于检索系统中，或以任何形式、任何方式传播。关于上述范围以外的复制问询请发送至：

SIPRI, Signalistgatan 9, SE-169 72 索尔纳, 瑞典

您不得以任何其他形式散布本书，您必须对任何受让方施加相同的条件限制。

英国图书馆编目出版数据  
数据

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数据  
数据

ISBN 978-0-19-882155-7

排版，由 SIPRI 首创

英国印刷

CPI 集团(英国)有限公司，克罗伊登，CRO 4YY

牛津提供第三方网站链接，仅供参考。牛津对本作品中引用的任何第三方网站所载资料不承担任何责任。

SIPRI 年鉴 2018 也可见网络版

<http://www.sipriyearbook.org>

# 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序言：2017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2
第一节. 国际政治舞台中的核武器.....	3
第二节. 国际紧张局势和大国博弈.....	9
第三节. 人类安全和不安全因素.....	15
第四节. 国际形势前瞻.....	19
第一部分. 2017 年武装冲突和冲突管理.....	21
第二章. 武装冲突和和平进程.....	22
概述.....	22
第一节. 2017 年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24
第二节. 美洲武装冲突.....	28
第三节. 亚洲和大洋洲武装冲突.....	37
第四节. 欧洲武装冲突.....	50
第五节. 中东和北非武装冲突.....	56
第六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	71
第三章.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	86
概述.....	86
第一节. 和平行动全球趋势和发展.....	88
第二节. 和平行动的区域趋势和发展.....	102
第三节. 多边非和平行动.....	121
第四节.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表.....	124
第二部分. 2017 年军费开支和军备.....	126
第四章. 军费开支.....	127
概述.....	127
第一节. 军费开支全球趋势.....	129
第二节. 债务、油价和军费开支.....	148
第三节. 军费支出透明度.....	157
第五章. 国际武器转让和武器生产.....	165
概述.....	165
第一节. 2017 年武器转让.....	167
第二节. 武器转让透明度.....	186
第三节. 国家武器出口金融价值.....	191
第四节. 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	197
第六章. 世界核力量.....	207
概述.....	207
第一节. 美国核力量.....	209
第二节. 俄罗斯核力量.....	216
第三节. 英国核力量.....	223
第四节. 法国核力量.....	226
第五节. 中国核力量.....	229
第六节. 印度核力量.....	236
第七节. 巴基斯坦核力量.....	242

第八节. 以色列核武装力量.....	247
第九节. 朝鲜核武装力量.....	249
第十节. 2017 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	256
第十一节. 1945-2017 年核爆炸.....	261
第三部分. 2017 年扩散、军控和裁军.....	268
第七章. 核军控、不扩散和武器控制.....	269
概述.....	269
第一节. 禁止核武器条约.....	271
第二节. 俄美核军控.....	281
第三节. 多边核裁军和防扩散的其他进展.....	286
第四节.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不扩散制裁.....	290
第五节. 执行伊朗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296
第八章. 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304
概述.....	304
第一节. 叙利亚化武指控.....	306
第二节. 关于在伊拉克和朝鲜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	318
第三节. 化学武器控制和裁军.....	321
第四节. 生物武器控制.....	328
第九章. 常规武器控制.....	334
概述.....	334
第一节. 特定常规武器控制.....	335
第二节.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346
第三节. 集束炸弹公约.....	351
第十章.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控.....	355
概述.....	355
第一节. 武器贸易协定.....	357
第二节. 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多边禁运.....	364
第三节. 武器出口管控机制.....	374
第四节. 对无形技术转让和增材制造的控制.....	385
附件.....	394
附件 A. 军控与裁军协定.....	395
第一节. 普遍性条约.....	395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	419
第三节. 双边条约.....	430
附件 B.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433
第一节. 全球性机构或成员国.....	433
第二节. 区域性机构及成员国.....	443
第三节. 战略性贸易控制机制.....	456
附件 C. 2017 年大事记.....	460
作者简介.....	469
勘误.....	477

# 序言

## 第一章. 序言：2017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 第一章. 序言：2017 年国际稳定与人类安全

丹·史密斯

过去的 10 年，全球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武装冲突数量激增。<sup>1</sup> 中东、非洲和南亚地区，暴力冲突绵延不久，令人震惊。西方世界同俄罗斯对峙态势不断加深，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分裂武装，再度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大型武器装备转让也在增长，全球军费开支稳定在高水平，已经超越冷战最后几年的水平。<sup>2</sup> 同样，拥核国家的数量也在上升，尽管部署态核弹头数量持续下降。<sup>3</sup> 然而，削减核武的相关机制正面临威胁。

上两年度 SIPRI 年鉴开篇介绍到 2015 年和 2016 年的国际形势和人类安全都显著恶化。<sup>4</sup> 尽管在中东大部及非洲和南亚部分地区暴力冲突和事件激增，但是多边国际机制框架运转良好，于 2015 年推出《2030 可持续发展议程》。<sup>5</sup> 在此类全球性协议执行取得进展的同时，2016 年人类和平与安全的诸多全球指标出现持续倒退：军费开支、武器转让和暴力冲突数量都在增加。这样的发展趋势让人们感到惴惴不安，如冷战后已有些许进展的和平关系是否已经发生逆转，国家安全架构是否能够持续，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是否会让日渐猖獗的冲突管理更加棘手。<sup>6</sup> 2016 年年末，另外一个不确定性因素来自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的潜在影响。

时至 2017，上一年那些令人困惑的问题依旧没有找到决定性答案。虽然全球稳定和人类安全的一些风险因素有所加剧，但其他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对这一领域的概述，我们将从全球局势入手，聚焦军备控制，其中包括 2017 年的禁止核武器条约 (TPNW)。随后论述了大国间博弈，然后还有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人类安全问题——暴力、食品安全和气候变化，最后也对国际机制发展前景提出我们的思考。



## 第一节. 国际政治舞台中的核武器

### 核武控制

冷战期间，核武控制谈判是美苏关系缓和的一个核心特征。当两国关系恶化时，军备控制往往会陷入停滞并加剧关系恶化。但随着苏联剧变、冷战大幕落下，军备控制和削减在国际舞台就呈现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趋势。在核武问题上，两项美苏条约定下主基调。1987年《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条约)，销毁所有射程在500至5500公里内的陆基核导弹和常规导弹(及其发射装置)。

<sup>7</sup>1991年《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TART 1)，将双方的战略核弹头降至6000枚，且最多保留1600台/枚核武载体(轰炸机和导弹)。1991年9月和10月的总统核倡议，进一步削减双方战略(或战术)核武数量。<sup>8</sup>条约后续谈判耗时接近20年。当美国退出美苏核武控制的第一个里程碑式条约——1972年《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条约)之时，俄方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沉默，可能是因为同年达成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SORT，莫斯科条约)。<sup>9</sup>2010年，俄罗斯和美国签署《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措施条约》(新START)，将双方部署在700台/套核武载体的核弹头数量限制在1550枚。总体而言，全球核武总量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峰值的6.5万至7万枚降至2017年底的14470枚。

常规军备控制同样引人注目。1990年《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CFE条约)将北约(NATO)和华沙(WTO)成员国部署在大西洋和乌拉尔山脉的重武器限制在对等水平。<sup>10</sup>即便是在WTO最终解体、许多国家纷纷转投NATO之后，CFE仍能对几个条约存续国加以限制。

这一时期的其他几个军控里程碑包括1993年的《化学武器公约》、1996年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7年的《杀伤性地雷公约》及后来的《2008年集束炸弹公约》和2014年的《武器贸易条约》。<sup>11</sup>

时至今日，情况已大不相同。CTBT《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依旧没能生效。<sup>12</sup>俄美互相指责对方违反INF条约，尽管新START正在落实，但条约到2021年2月就将到期，目前双方还没有就延长或取代该条约进行谈判。<sup>13</sup>

常规武器方面，前景也一样黯淡。俄罗斯暂停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该条约延长至2015年结束。<sup>14</sup>俄罗斯的核心论点就是，北约东扩意味着

原有上限的公平性荡然无存。此外，尽管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一再斡旋，但是在建立互信和安全措施方面也毫无建树，自然也就鲜有提及。

有些人可能认为，最近在军控方面取得的最大的成功和最大的失败都并非来自谈判桌。一方面，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劝阻，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DPRK 或北韩)还是最终迈入拥核国家行列。另一方面，2015年同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尽管在当前承压，依旧被国际社会认为是成功的。

尽管联合国安理会9项决议对朝鲜实施制裁，但朝鲜的弹道导弹和核武计划却使得国际社会苦心经营多年的防扩散努力付诸东流。<sup>15</sup>朝鲜可能拥有10至20枚可部署核弹头，并已具备对地区大国实施弹道导弹打击的能力。<sup>16</sup>所有证据都表明朝鲜正朝着并终将拥有具备直接对北美目标实施核打击的能力。手握核武后，朝鲜在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2017年12月访问平壤之际发出信号，愿与国际社会就安全事务进行实质性接触。<sup>17</sup>此后，2018年1月1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对韩国传递外交姿态，明确表达其在地区力量和安全事务中的强势地位。<sup>18</sup>他建议朝韩双方能采取措施缓解半岛对峙，改善两国关系。

与朝鲜不同的是，伊朗既未承认也未被证明有核武计划。尽管如此，伊核协议还是被视作一项军备控制措施。伊核协议在2030年之前都将对伊朗铀浓缩项目和可能潜在的核武项目施加压力，同时还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引入更为严格的监督机制以增加执行透明度。<sup>19</sup>尽管到目前为止实施都算顺利，但从2018年开始美国开始施压。尽管JCPOA迄今已成功实施，但迫于美国的压力，该计划于2018年才开始付诸实施。特朗普总统威胁到，除非他提及的协议先天缺陷得以修复，否则美国将退出伊核协议。这里的缺陷一是指协议并非永久性，二是指协议并未包括伊朗弹道导弹计划。<sup>20</sup>伊朗方面拒绝对伊核协议做出任何改变。<sup>21</sup>这似乎就会陷入一种极为矛盾的境地，在加强国际安全形势中军备控制变得日渐式微的大背景之下，而军控的里程碑——伊核协议却正被其缔约方扣上莫须有的罪名，不断的施以侵蚀。

### **核武“禁令”：临门一脚还是踟蹰不前？**

诚然冷战结束后，全球核武储备总量有所下降，但是那么几个国家保留核武并且在军事领域一直耀武扬威的作态，很多无核武国家(NNWS)早就怒气冲天。围

绕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条约, NPT)的重要谈判: 虽然 NNWS 同意将不寻求获取核武, 但核武国家即 NWS 应同意根据 NPT 第 6 条采取相应步骤, 使 NNWS 摆脱核武威胁。<sup>22</sup> 然而, 俄美两国大幅削减核武库, 除了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在 2009 年演讲这样间或表态, 再未换来全面消除核武的任何蛛丝马迹。<sup>23</sup> 更要命的是, 特朗普总统一边反复重申对于无核世界的憧憬, 但是与此同时特朗普和他的白宫前任还有其他核武国家领导人一样, 选择继续大力发展核武器。<sup>24</sup> 所有的核武国家都在实施核武、运载平台及相关设施现代化, 并研发或部署新的武器系统。<sup>25</sup>

2015 年 NPT 审议大会上, 非核武国家对拥核国家继续拥有核武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在裁军问题上的分歧也愈发明显。争论的核心问题在于, 2010 年审议大会上达成的关于在中东地区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域的决议并未得到落实。有些情况下, 新晋核武国家(及其盟友)与非核武国家之间的分歧极其尖锐, 2020 年的下届审议大会对 NPT 而言也就变得相当关键。

诚然 NPT 推进迟缓对大多数非专业人士而言并非存在多么明显的危机, 但是近些年来, 由于核风险日益加剧, 公众的焦虑情绪也有所加剧。做为全球风险感知的一种表征符号, 2018 年初原子科学家公报将末日时钟调至“午夜零点差 2 分”, 这是 1959 年以来最接近“零点”的一次。<sup>26</sup> 虽然这样的评估可能并非那么严谨, 诸如气候变化等威胁都远比核威胁来的真切, 而且所谓的核威胁在任何时候都存在争议, 但还是能反映出公众对于核威胁的焦虑显著增加。<sup>27</sup>

基于这样的大背景之中, 一种逆行发展的趋势却赢得越来越高的呼声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一趋势存在的背景就是对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视角。国际红十字会曾主张将国际人道主义法应用于核武器, 但是直到 2010 年审议大会, 国际人道主义法才同 NPT 产生了关联。这也才导致在随后的 3 次政府间会议(2013 年奥斯陆、2014 年墨西哥纳亚里特和 2014 年维也纳)上, 人们开始强调核武的灾难性后果以及滥用核武存在的风险。在维也纳会议上, 奥地利提出“人道主义承诺”, 呼吁开展国际合作以“填补禁止和消除核武器所存在的法律空白”。<sup>28</sup> 这一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以及众多非核武国家的大力支持并提交联合国。2015 年年底联合国设立工作组旨在“探索切实有效的法律措施、条款及规范以实现和维护一个无核武世界”。<sup>29</sup> 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一致, 即便没有核武国家的参与, 禁核条约依旧是前行的最正确方向。<sup>30</sup> 2017 年 7 月, 在 122 个非核武国家的支持下, 联合

国大会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共有 50 个国家在开放签字当天就在条约上签字。

31

TPNW 是第一个将拥有、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明确界定为违反国际法的多边条约。从最早的起草和国际讨论阶段开始，其目的就是给核武打上罪恶的烙印，以此拉开彻底清除核武的大幕。<sup>32</sup> 其逻辑是，一旦成功的黑化核武，最终将逼迫各国“在裁军问题上采取紧急行动”。<sup>33</sup>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也有相当多的人反对 TPNW，反对其黑化核武的做法。

法英美在新条约通过后立即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完全反对新条约，称该条约并未能解决“继续保持必要的核威慑这一国际安全关切”。<sup>34</sup> 俄罗斯也表示明确反对。俄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表示，禁核运动的兴起是一种“危险且自欺欺人的趋势”，“完全没有将影响当前战略稳定的所有因素考虑在内”。<sup>35</sup> 联合国 5 大常任理事国（P5）中，中国对 TPNW 的态度最为温和。中国没有在联大条约谈判中投反对票，而是投了弃权票。据中国外交部 2017 年 3 月发表的一份声明，中国认为“最终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目标“从根本上符合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宗旨”。<sup>36</sup>

对于 TPNW 的支持者而言，条约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这可能正是再次踏上全面彻底核武裁军之路。而在反对者眼中，条约换汤不换药，既无法解决全球强权政治当道的现实，也无法撼动核武器的战略威慑地位。支持者看来，于当下的全球政治语境之中，拥核国家对核武战略威慑作用认知的承诺恰恰就是问题的核心之所在。反对者看来，这样的观点只能凸显出条约拥趸们炮制条约背后，存在着天真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对 TPNW 的其他担忧也浮出水面，尽管在 TPNW 表述中承认并且支持 NPT，但是恪守条约的可能性究竟几何必将影响到条约的有效性，同时对于合规性核查也是语焉不详。<sup>37</sup> 但是 TPNW 价值讨论的核心在于核武器和国际安全之间长期而深刻的哲学分歧。对 TPNW 持反对意见的一些知名评论人士指出核武对于拥核国家自身安全甚至全球稳定都作出了贡献。这不仅适用于拥核国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安全政策是基于其盟国核武的威慑效应，比如那些无核武的北约成员国。与之对应的是，TPNW 的支持者们认为，只要核武存在，它们就有可能被使用，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是一种永远无法消弭的风险。面对核武毁灭性的威力，任何风险都是人类无法承受之重。

这一问题如果割裂政治因素单从哲学层面考量，永远无法解决。TNPW 支持者面临的问题是，尽管有 50 个国家干脆利落的在条约上签字，但直至 2017 年年底只增加了 6 个签字国。改变现状要么就保持眼前的势头，否则就会掉头向下。对于拥核国家，尤其是对五常而言，问题是除安理会之外的所有国际论坛，他们在这一个问题上永远只会是少数派。

该条约将在第 50 个国家批准后 90 天生效。随着签字国通过批准程序，或许伴随着更多的国家签字，关于 TPNW 的争论会同 2020 年 NPT 审议大会筹备工作也产生了关联。以往的几届审议大会都是非国家在发泄愤懑，而拥核国家疲于应付、百般阻扰。倘若 2020 年审议大会能是个例外，那就令人刮目相看了。例如，可以采取步骤进一步削减核弹头数量和提高核安全水平。TPNW 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会惊讶的发现，在保护世界上最重要的不扩散机制即 NPT 之上，双方殊途同归了。双方的目的都在于保护 NPT 不受损害，当然双方也都认为对方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

1 索伦贝里·M 和梅兰德·E，有组织暴力模式，2007-16 年，SIPRI 年鉴 2017，第 25-46 页；见本卷第 2 章第 1 节。

2 见田楠，世界军费开支趋势，SIPRI 年鉴 2016，SIPRI 简报 2017 年 4 月；见本卷第 4 章第 1 节。

3 此类国家核武库存见第六章第 1-9 部分。

4 丹·史密斯，国际安全军备和裁军，SIPRI 年鉴 2016，第 1-13 页；丹·史密斯，序言：国际安全军备和裁军，SIPRI 年鉴 2017，第 3-20 页。

5 联合国大会决议 70/1，改造我们的世界：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2015 年 9 月 25 日通过，A/RES/70/1，2015 年 10 月 21 日；2015 年 12 月 12 日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巴黎协定》，2016 年 4 月 22 日开放签字，2016 年 11 月 4 日生效。

6 见米德·W·R，《地缘政治的回归》，《外交事务》，2014 年 5 / 6 月；世界经济论坛(WEF)，《2016 年全球风险报告》，第 11 版 (WEF:日内瓦，2016)，第 24-28 页。

7 总结和其他细节的中程核导弹条约和其他双边军控条约在这部分见本卷附件第三节。美俄核武控制进程，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 8 总统核倡议(PNI)战术核武一瞥,军控协会,2017年7月1日。
- 9 凯尔·S·N,《俄美核武器控制》,SIPRI年鉴2003第600-605页。
- 10 CFE条约的总结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A第2节。
- 11 军控协议的总结及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 12 虽然已有166个国家批准CTBT,但仍需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和美国批准后,方能生效。见本卷附件A第1节。
- 13 潘达·A,《INF条约的未来不确定性》,背景资料,对外关系委员会,2018年2月21日;俄罗斯外交部,《苏联与美国关于消除中短程导弹条约》(INF条约),2018年3月1日;美国国务院、军控、核查与合规局,《INF条约:概述》,简报,2017年12月8日;伍尔夫·A·F,新START条约,国会研究服务(CRS)报告R41219(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8年2月5日)。参见本卷第7章第2节。
- 14 见安东尼·I,《欧洲重启常规军备控制?》SIPRI年鉴2017,第577页。
- 15 见本卷第7章第4节。
- 16 见本卷第6章第9节。
- 17 朝鲜危机:联合国秘书长罕见访问平壤,BBC新闻,2017年12月5日;克莱夫·M和伯灵格·J,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2017年12月15日报道,联合国访朝官员认为对朝“高风险”存在误判。
- 18 金正恩2018年联合国新年讲话,朝鲜全国委员会,2018年1月1日。
- 19 JCPOA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协议,协议的不同部分对应不同的结束日期。见劳夫·T,《消除人们对伊核计划的担忧》,SIPRI年鉴2016,第673-88页;劳夫·T,《伊朗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实施》,SIPRI年鉴2017,第505-10页;见本卷第7章第5节。
- 20 霍兰德·S,特朗普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修改伊朗核协议,2018年1月12日,路透社报道。
- 21 伊朗履行核协议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主席,路透社,2017年10月30日;迪克西·A,伊朗正在履行与核相关的核项目合作承诺,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于2018年3月5日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表示。
- 22 NPT总结和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A第1部分。根据NPT,只有在1967年1月1日之前制造和爆炸核武器的国家才被法律承认为核武国家。根据这一定义,共有5个核武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其他核武国家不在这一定义范围之内。
- 23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奥巴马总统在布拉格发表讲话,2009年4月5日。
- 24 霍兰德·S,路透社,2017年2月23日。
- 25 参见本卷第6章。
- 26 科学和安全委员会”,现在是午夜前2分钟:2018世界末日钟声明,《原子科学家公报》,2018年1月25日。1953年开始都是设置在午夜前7分钟,一直持续到1960年。而今天已经设在到午夜前2分钟。“时间线”,《原子科学家公报》。
- 27 见萨维茨基·S,82%的美国人都对朝鲜核武器感到恐惧,Axios,2017年8月11日;墨菲·K,澳大利亚人担心朝鲜半岛僵局会演化为战争,《卫报》调查,2017年10月9日;巴德哈姆·V,恐惧、焦虑和不眠之夜:冷战恐惧卷土重来,《卫报》2017年4月21日报道。
- 28 联合国大会第70/48号决议,禁止和消除核武器的人道主义承诺,2015年12月7日通过,A/RES/70/48,2015年12月11日。
- 29 联合国大会决议70/33,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2015年12月7日通过,A/RES/70/33,2015年12月11日,第2段。
- 30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2017年,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宣布有意参与禁止核武器谈判”,媒体消息,2016年8月19日。
- 31 TPNW概述及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A第1部分。关于条约谈判,见本卷第7章第1节。
- 32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谴责、禁止并消除核裁军前进的道路,2013年10月1日。
- 33 贝雅特丽齐·费恩,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执行董事,引用霍斯塔格·D,“ICAN在联合国大会”,伯尔基金会,2016年11月16日。
- 34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美国、英国、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禁止核武器条约通过后的声明,2016年11月16日。
- 35 俄罗斯外交事务,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联合国安理会就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讲话:建立信任措施。纽约,2018年1月18日。同时见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纽约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上的声明,2017年9月21日。
- 36 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例行记者会,2017年3月20日。
- 37 吕勒·M,《禁止核武器条约:质疑的理由》,《北约评论》,2017年5月19日;卡尔森·J,《禁止核武器条约》意义非凡,但却存在缺陷,《翻译家》,洛伊研究所,2017年7月11日;阿芬娜·Y,《禁止核武器条约谈判:基本要素—新条约:评估》(联合国裁军研究所:日内瓦,2017)。

## 第二节. 国际紧张局势和大国博弈

### 俄美及西方国家

自 2010 年达成新 START 之后，国际核武控制就陷入停滞，其背景就是俄美关系恶化。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 2014 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奥巴马政府就有意修复美俄关系。2008 年 8 月，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战争爆发，俄美关系一度恶化。<sup>38</sup>在此之前，俄美军控就已遭遇麻烦。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俄罗斯正在寻求重塑强国地位，并将许多早期签订的军控协议视为俄罗斯崛起的掣肘。军控领域本身也存在问题。美国于 2002 年退出 ABM 协议，俄罗斯称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就是削减核武的主要障碍，因为一旦此类系统生效，将破坏威慑状态的稳定。自从 2007 年以来，俄罗斯就提出此类关切，尤其是在美国宣布将在东欧建立导弹防御系统计划之后。<sup>39</sup>虽然美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的讨论集中在防御可能来自伊朗的导弹袭击，俄罗斯官员却一致表示美方部署的该类系统将削弱俄罗斯核威慑态势。

据报道，俄罗斯自 2008 年就开始测试陆基巡航导弹 (GLCM)，射程已在 INF 条约禁止之列。<sup>40</sup>一名美国高级官员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重复表达这一观点。<sup>41</sup>我们当然无法证明如果美国没有导弹防御能力，俄罗斯就不研发和测试新的 GLCM；然而，俄罗斯对此问题的关切和反应持续且明确。

军控几乎停滞，只能说是引发俄美关系紧张的部分因素。俄罗斯和北约部队在空中和海上近距离对峙的担忧可追溯到好几年前。<sup>42</sup>最近又传出俄罗斯干涉西方国家内政，尤其是 2016 年美国大选。<sup>43</sup>然而，正是由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深陷俄乌冲突，也正式标志着长期恶化的俄美关系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sup>44</sup>俄方的行动也终结了其自身和欧洲融合的可能性，至少在可预见的中期内看不到这类可能性，就这点而言和 90 年代中期十分相似。俄罗斯战略大腾挪反而印证了俄罗斯正在寻求成为欧亚地缘政治支点的做法。<sup>45</sup>这既扣合了平衡俄中关系的战略目标，又吻合其在周边地缘政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诉求，俄罗斯在 2015 年 9 月高调介入叙利亚军事行动可见一斑。<sup>46</sup>美国在 2017 年 12 月宣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也从另一个角度传递出类似的信息，即美国向俄罗斯（中国也是如此）的种种示好，都以失败告终。<sup>47</sup>

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总能让人们回忆起冷战岁月。然而，我们也

不应过度夸大两者的相似之处。其根本原因在于，冷战对峙结束后的 30 年，诸多核心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俄罗斯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之间的剑拔弩张，只是当下紧张的世界政治大背景下的一个因素。

### 南海、东海和中印关系紧张

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和日渐强大军事实力夹持之下，中国在地区地缘政治和全球政治舞台上奉行日益强硬的国际政策。未解决的领土争端依旧是中国在地区关系中的关键因素。其中最核心的争端是中国与几个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岛屿争端以及中国和日本在东海的 8 个无人居住小岛的争端。<sup>48</sup>2016 年，这些争端都开始加剧：菲律宾将争端诉诸国际法庭，法庭驳回了中国的主权主张；2016 年年末，日本宣布将加强在东海的军事部署。<sup>49</sup>

到了 2017 年，两起争端都有所缓和。6 月，中国和日本同意启动空海接触机制，以防范东海地区发生冲突。<sup>50</sup>同年 11 月，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和中国同意就中国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谈判。<sup>51</sup>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7 年年中，长期紧张的中印关系再度升级。这次是因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中国和不丹都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靠近印度锡金邦）修筑公路。<sup>52</sup>虽然这并非直接的中印领土争端，但是印度代表不丹在此部署了军队。不丹是唯一一个未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邻国。

对峙持续两个多月，双方才从僵局中解脱出来。2017 年 12 月，一架印度无人机（UAV）在中印边境锡金地区中国一侧坠毁。此次冲突本质上是由于长期的不信任所爆发小规模局部危机。<sup>53</sup>

### 印巴两国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冲突再度爆发

印度同巴基斯坦的关系更加紧张。两国剑拔弩张由来已久，四场战争和无数的小规模冲突，印巴关系一直是南亚问题的核心。<sup>54</sup>克什米尔领土争端，自 1947 年两国独立以来就埋下了祸根，也是两国紧张关系的核心所在。

1999 年卡吉尔冲突爆发，两国在 2003 年达成停火协议。尽管如此双方爆发多次冲突，双方各有伤亡。<sup>55</sup>2017 年，有超过 200 名武装分子、大约 80 名安全人员和至少 57 名平民在冲突中丧生，这也使得 2017 年成为两国过去 10 年间争斗历史中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年。<sup>56</sup>



##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地缘政治斗争

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正陷入一场权力斗争，这场斗争最终可能会像印中和印巴冲突一样长期存在。两国都是地区大国，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武装冲突中，各自站队。伊朗沙特争端构成了中东地区分歧的核心主线之一，一些评论人士将这一局面形容为一场新的地区冷战。<sup>57</sup> 他们之间的敌对经常被解释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即伊斯兰内部冲突的产物。宗教在两国政治舞台都发挥着明确而又关键的作用：伊朗宪法确保其最高领袖为什叶派穆斯林阿亚图拉；但是沙特阿拉伯的统治家族与伊斯兰逊尼派的瓦哈比派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同时沙特王国又扮演着麦加守护者的角色。尽管宗教因素十分重要，但伊沙关系同样也是地区权力的直接较量，各国战略目标都取决于其对国家利益的解释。这种关系下的历史和民族特征同样重要，因为伊沙对决既是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问题，也是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之间的问题。

伊朗在中东的战略利益包括力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反对库尔德人独立，以此加强同伊拉克的盟友关系，维护伊拉克领土完整；支持黎巴嫩真主党；支持也门胡塞武装。伊斯兰革命卫队是实现上述战略目标的主力军，同时伊朗借助军事援助以及为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什叶派民兵招募战士来实现其诉求。

58

沙特努力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扩张，同时又在地区盟国的夹持下跑马圈地，特别是阿联酋，当然也少不了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撑腰，还有就是以色列的暗中支持。这也导致了中东国家在一系列军事和外交斗争中纷纷站队——在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以及在卡塔尔问题上——伊朗和沙特针锋相对。就在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因卡塔尔涉嫌支持恐怖组织而与之断绝外交和贸易关系之时，伊朗却不仅力挺卡塔尔，又扩大与卡塔尔的贸易往来从中获利。<sup>59</sup>

在叙利亚，伊朗支持阿萨德政权，而沙特努力推翻阿萨德政权；在也门，沙特支持政府，而伊朗则开始向叛军提供武器。虽然伊沙两国军队并未直接交战，但两方都有各自支持的武装力量，而且两国的代理人国也在相互作战。尽管表明各自立场，但两国都深陷地区冲突，和平之路道阻且长。

## 北约内部与土耳其的紧张关系

在特定区域内，不光有着竞争对手之间的角力，更有着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关系以及大国博弈的剧变。无论是冷战时代的两级模式，还是冷战结束后头十年的单级模式，都无法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一切。但是有一点确信无疑，变革正在发生，但还不清楚最终的结果几何。从这个角度来看，多数北约成员国同土耳其的关系日益紧张，而这一变化的意义不亚于俄美关系转变以及中美力量平衡。

尽管土耳其加入北约近 70 年，同时又是北约的东南战略堡垒，但土耳其在北约地位尴尬，却早不是什么新闻。例如，希腊和土耳其之间关于塞浦路斯和爱琴海的争端，自土耳其 1952 年加入北约以来，一直就是北约内部政治焦点之一。更广泛地说，土耳其与欧洲国家和欧盟(EU)的复杂关系，不仅仅是因为欧洲政界存在的一些反土情绪，更为根本的原因是由于 1960-65 年和 1980-83 年的军政府直接统治以及 1971-73 年和 1997 年的军事干政期，让西方谈土色变。上述时期的人权问题，未遂军事政变问题以及 2016 年 7 月旨在推翻现任土耳其总统安尔多安的军事政变让西方世界惴惴不安，尤其是土政府的反应更加让人不寒而栗。政变被镇压后，土耳其将包括军官在内的大量政府官员解职；至 2018 年，估计约有 11 万至 15 万政府官员被解职，35000 至 50000 人被捕，许多人被送上法庭。<sup>60</sup>对土耳其政府的批评之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批评土政府对葛兰的迫害。旅居美国的葛兰被视为是未遂政变的幕后指使。<sup>61</sup>有关美国参与土耳其所谓“葛兰主义政变”的猜测早有耳闻，似乎也从未安静。<sup>62</sup>2017 年，宪法改革赋予总统更大权力，也让人们更加忧心忡忡。<sup>63</sup>

最近另外两大事件使得土耳其和北约盟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紧张：叙利亚问题和俄罗斯强力介入叙利亚事务。首先，2011 年开始的五年的时间，土耳其的叙利亚战略及政治目标是推翻阿萨德总统。2016 年，土耳其调整了其目标，并且更加专注，即着力：确保边境安全；继续保持在叙利亚事务话语权；打击库尔德工人党(PKK)及其在叙利亚北部的兄弟组织-库尔德民主联盟党(PYD)和库尔德人民保卫军(YPG)；并击溃伊斯兰国。土耳其的这种调整必然意味着开始和美国叙利亚战略目标和行动上分道扬镳。2016 年年底，土耳其与伊朗、俄罗斯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召开会议，土美裂痕进一步加深。土伊俄三方会议促成叙利亚停火，这次会议也成功的将美国的外交斡旋边缘化。<sup>64</sup>尽管成效一般，阿斯塔纳会谈却一直持续至 2017 年，且大概率吸引联合国参与其中。<sup>65</sup>美国依旧被挡在门外。2016 年 8 月，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对伊斯兰国和库尔德人武装发动进攻。

<sup>66</sup> 尽管美国也在对伊斯兰国实施打击，可是遭到土耳其攻击的库尔德武装却也得到美国的暗中相助。

另外，在叙利亚问题上土美关系恶化的风口浪尖，土耳其与俄罗斯签署了 S-400 地空导弹 (SAM) 防御系统购买协议。<sup>67</sup> 随着北约和俄罗斯紧张关系加剧，北约内部对土政府骑墙派的搞法大为不满。从北约的角度看，还存在一个貌似技术化实则重要的问题，即在北约内部出现了不能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的俄制武器系统。<sup>68</sup> 土耳其购买俄式新型地空导弹的同时，依然向美国订购 F-35 战机和其他新式武器系统，美国仍是土耳其最重要的武器供应国。<sup>69</sup> 尽管土耳其不拥有核武，但它也是北约“核共享”国之一，土耳其因切利克空军基地部署了 50 余枚美国核武。<sup>70</sup>

诚然，土耳其和北约盟国之间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分歧和争端，但是直到今天双方都承认北约的战略利益压倒一切。我们尚未发现足够证据表明这一结论将会发生变化。然而，随着大国格局的变化，土耳其战略定位发生根本性变化并非不可能。如果土耳其从北约、欧洲和美国转身，投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或是朝着一个更为明确的中东、中亚角色转变，并拥有新的盟友和新的战略重点——北约、俄罗斯以及一些中东地区大国的许多核心战略构想都将受到冲击。

38 “奥巴马修复美俄关系，但任务依然艰巨”，《纽约时报》，2009 年 7 月 7 日；扎加·M，俄美关系从来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样子，《外交政策》，2016 年 12 月 9 日。

39 艾拉索托·T，矛与盾之间：被北约遗忘的导弹防御困境（犁头基金：加州旧金山，2017 年 6 月）

40 戈登·M·R，美国称俄罗斯试射巡航导弹违反了条约，《纽约时报》，2014 年 7 月 28 日。

41 戈登·M·R，俄罗斯违反条约研发导弹，挑战特朗普。《纽约时报》，2017 年 2 月 14 日；阿里·I，美国将军称俄罗斯部署巡航导弹，威胁到北约。路透社，2017 年 3 月 8 日报道。同时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42 沙科夫·D，北约：2016 年，波罗的海上空共计拦截俄罗斯飞机 110 次，《新闻周刊》，2017 年 1 月 4 日；弗里尔·T，俄罗斯与西方近距离军事接触清单，2014 年 3 月-2015 年 3 月，欧洲领导力网络[2015]；弗里尔·T，库利萨·L，卡恩斯·I。

43 格森·M，俄罗斯干涉美国 2016 年大选：不是阴谋，是阳谋，《纽约客》，2017 年 11 月 3 日，“俄罗斯操控并影响了 2016 年美国大选”，《纽约时报》；梅森·R，特蕾莎·梅指责俄罗斯干涉选举和捏造新闻，《卫报》，2017 年 11 月 14 日。

44 《不断恶化的俄美关系》，见史密斯，SIPRI 年鉴 2017，第 10 - 12 页。关于俄罗斯与欧洲安全架构的疏远，见安东尼·I，《欧洲冲突还是和平？不确定性增加，不安全感增加》，SIPRI 年鉴 2017，第 119-139 页。关于后苏联时代冲突，见克利门科·E，《后苏联时代的冲突：最新态势》，SIPRI 年鉴，第 140-150 页。

45 特列宁·D，俄罗斯苦心经营的“大欧亚大陆”战略会奏效吗？卡内基莫斯科中心，2017 年 7 月 20 日。

46 潜在合作伙伴，《经济学人》，2017 年 7 月 29 日。

47 白宫，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美国华盛顿特区，2017 年 12 月），第 3 页。

48 林·K·C 和维拉·格特纳·A，《亚太海上安全：中国和东海及南海新秩序》（查塔姆研究所：伦敦，2015 年 7 月）。

49 海牙常设仲裁法院 (PCA)，PCA 案卷编号 No. 2013-19，菲律宾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据 1982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 7 组成的仲裁庭就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判决书，2016 年 12 月 22 日；美联社，“日本加强海上保安厅对东海岛屿的防御”，《卫报》，2016 年 7 月 12 日。要了解详情这场争论和长达 500 页的判决，参阅霍尔姆斯·O 和菲利普斯·T，《南中国海争端：海牙仲裁你需要知道什么？》，《卫报》，2016 年 7 月 12 日。

- 50 中国和日本同意加快启动推出海空联络机制”，新华社，2017 年 6 月 30 日。
- 51 同 2002 年《中国-东盟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有何不同，还有待观察。见李·Y，南海各方行为准则：真可能向前一步吗？《外交官》，2017 年 11 月 18 日。
- 52 不丹外交部，新闻发布，2017 年 6 月 29 日。
- 53 中国外交部，外交部发言人耿霜 2017 年 12 月 7 日例行发布会，2017 年 12 月 8 日；印度新闻局，“对中国新华社 2007 年 12 月 17 日报道的回应”，2017 年 12 月 7 日。
- 54 印巴冲突，外交关系委员会，2018 年 3 月 15 日。
- 55 卡吉尔冲突时间轴，BBC 新闻，1999 年 7 月 13 日；库马尔·H，“印度和巴基斯坦军方同意在克什米尔地区停火”，《纽约时报》，拉贾·A，“自 2001 年以来，超过 4500 名印度士兵沿实控线被巴基斯坦射杀”，《印度快报》，2016 年 11 月 5 日；“2017 年印度军队杀死了 137 名巴基斯坦士兵：报告”，《印度时报》，2018 年 1 月 10 日。
- 56 法新社，“印度军队在克什米尔射杀好战分子”，《卫报》，2017 年 12 月 26 日。
- 57 见圣蒂尼·R·H，《中东北非的新区域冷战：再论区域安全复杂理论》，《国际观察》第 52 卷第 4 期(2017)，第 93-111 页。中东北非地区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58 希尔特曼·J，中东北非地区冲突应对(国际危机组织：布鲁塞尔，2017 年 12 月 22 日)，第 4-5 页；卡兹曼·K，伊朗外交和国防政策，美国国会研究局 CRS 国会报告：RL44017 (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8 年 1 月 19 日)。
- 59 阿迪勒·H，“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与卡塔尔的贸易大幅增长”，半岛电视台，2017 年 12 月 3 日报道。
- 60 据估计，“土耳其将 291 名同未遂政变有牵连的海军人员”，路透社报道，2016 年 11 月 13 日。而针对高层而言则是涉及“海军上将，其他因 2016 年葛兰恐怖组织政变而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员”，《沙巴日报》，2018 年 3 月 6 日。关于政变企图同时参见萨林·M，《2016 年寻求稳定和合法性的土耳其》，SIPRI 年鉴，第 151-162 页。
- 61 欧洲议会在跨党派的支持下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对土耳其在政变失败后所采取的“过度的镇压措施”予以谴责，并督促欧盟冻结土耳其的入欧谈判。欧洲议会，欧盟土耳其关系，2016/2993(RSP)，2016 年 11 月 24 日；兰金·J 和沙欣·K，“土耳其对欧洲议会象征性的投票反对表示愤怒”，《卫报》，2016 年 11 月 24 日。
- 62 阿朗戈·T 和耶金苏·C，“土耳其人可以在一件事上达成一致：美国是未遂政变的幕后黑手”，《纽约时报》，2016 年 8 月 2 日；土耳其试图抓捕政变阴谋幕后黑手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富勒，BBC 新闻，2017 年 12 月 1 日。
- 63 斯利瓦斯塔瓦·M，“为什么埃尔多安想要一部新的土耳其宪法？”，《金融时报》，2017 年 1 月 19 日；夏新·K，“埃尔多安赢得土耳其宪法公投板上钉钉”，《卫报》，2017 年 4 月 16 日。
- 64 沃克·S 和夏欣·K，“在俄罗斯的斡旋下，叙利亚各方停火谈判即将举行”，《卫报》，2016 年 12 月 30 日；奥斯本·A 和科斯肯·O，“俄罗斯、土耳其、伊朗都虎视眈眈，觊觎成为叙利亚玩家”，路透社，2016 年 12 月 28 日。关于土耳其和库尔德人，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65 索洛维约夫·D 和迈尔斯·T，“联合国将在阿斯塔纳加入叙利亚谈判，为叙利亚带来人道主义希望”，路透社，2017 年 12 月 21 日。
- 66 2016 年土耳其国家动向及评估，见萨林(注 60)。
- 67 土俄军购规模和最终价值尚未可知，甘卢库·T 和托克萨贝·E，“土俄签订 S-400 导弹合同”，路透社，2017 年 12 月 29 日。
- 68 “土俄 20 亿美元军火大单面临障碍，可能遭受制裁”，《经济学人》，2017 年 11 月 30 日。
- 69 见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关于 F-35 军购，参见 F-35 闪电 II，“土耳其：数十载伙伴关系的基础上”，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土耳其是 8 个共同资助其发展的盟国之一：“F35 共有 11 个意向购买国”，路透社，2014 年 6 月 6 日。
- 70 赖夫·K，“美国在土耳其的核武器引发了警惕”美国武器控制协会，2017 年 11 月。

### 第三节. 人类安全和不安全因素

#### 波诡云涌的武装冲突

直到今天,过去十年的普遍趋势是武装冲突数量增加,每年的武装冲突数量都已回复到90年代初冷战结束时期水平。<sup>71</sup>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积极的迹象。

例如,2016年哥伦比亚达成和平协议,尽管在边境地区同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时有摩擦。<sup>72</sup>同样,在尼泊尔建设和平持续推进。<sup>73</sup>但对一些热点冲突梳理后发现,冲突的棘手性和巨大的人员消耗,而这一切大都是平民来承受。<sup>74</sup>十年间,武装冲突致死人员数量翻了一番,平民死亡数量也是如此。与之伴生的常常是各种形式的间接死亡人数激增,如营养不良和饥荒,水源污染,国家卫生体系的崩溃等。<sup>75</sup>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估计,由于暴力冲突和迫害,全球每天有28300人被迫逃离家园。全球被迫流离失所总人口超过6500万,并且在最近几年急剧攀升,其背后的最主要动因就是武装暴力冲突。<sup>76</sup>

在很多地方,冲突带来的不稳定和天然的混乱,人类安全进一步恶化。活跃在各个冲突的武装组织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已从1950年的单个国内武装冲突中8个武装组织上升到2010年的14个武装组织。<sup>77</sup>相较某些战争中的武装组织扩散势态,后一数据已算较为温和:在叙利亚可确认的各类分散民兵组织已达1000多个,利比亚有超过2000个。<sup>78</sup>随着冲突往纵深发展,这些民兵组织纷纷“纵横捭阖”,有的投入更为强大的武装组织的怀抱。而这其中就有不少是输入性的恐怖主义组织。欧洲刑警组织(Europol)报告显示,2014年到2016年间,欧盟国家未遂恐怖袭击数量有所下降(从226起下降至142起,其中只有三分之一最终实施)。<sup>79</sup>2016年发生在欧盟国家的142起恐怖袭击中,大多数组织或个人都声称效忠于中东和北非武装组织,尤其是伊斯兰国。<sup>80</sup>

多数情况下,林林总总的武装组织和暴力犯罪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犯罪和冲突关联的研究表明,犯罪分子和政治组织常常是在同一块土地上运用同样的战略,有时相互抢夺控制权,有时又为了利益联手。<sup>81</sup>此类区域比如毒品、人口、武器和诸如烟草等违禁品的贩运通道;非法或不受保护的手工采矿点;边缘化社区;中央集权缺位、能力有限或是腐败不堪国家中的一些地区。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将犯罪和政治组织行为区分开来,难免被视为过于武断。

暴力犯罪和战争一样,具有巨大的杀伤力。据估计,2006年至2017年间,

墨西哥有组织犯罪相关谋杀超过 10 万起；2006 年，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宣布就职，墨西哥政府开始对毒品走私组织展开大规模清剿行动。<sup>82</sup>

2007 至 2011 年的暴力犯罪高峰后，谋杀率有所下降，但报道称 2014 年又开始攀升，2017 年达到近 30 年峰值。<sup>83</sup>自 2006 年后，墨西哥暴力犯罪规模和波及面愈发显现，也愈发凸显出其巨大的破坏性。

一些纯粹的国内武装冲突最后演变为国际化冲突，也使其更为复杂化。如果以国外武装介入为衡量标准，当前武装冲突中三分之一强都是国际化武装冲突，尽管有时并非直接派驻战斗人员。<sup>84</sup>中东和北非的 4 场武装冲突，即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武装冲突从根本上说是由介入的外部力量决定。武装冲突的国际化也可更宽泛的表现为多种形式的外部支持(政治、财政或技术支持，如对冲突的一方或是多方提供训练或装备)，如埃及冲突以及巴以冲突。<sup>85</sup>非洲也是如此，一国内部冲突，却因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是日益突出的环境因素不可避免的呈现出国际化趋势。非洲的这种国际化趋势一方面是因为法英美的反恐行动，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与之对应的非洲武装组织投靠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sup>86</sup>

如果外部干预者在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常常是因为他们在冲突介入中或是和平协议制定中能攫取某种利益。事实上，在今天几乎所有的武装冲突中，如果想要形成具备现实可行性的和平解决办法，就必须以某种形式将外部利益纳入考量。

## 气候变化影响

从马里和乍得湖盆地向东延伸至索马里的大片萨赫勒地区，现在早已成为烽火连年的人间炼狱。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北部、马里、尼日利亚北部、索马里和南苏丹都爆发了武装冲突。此外，萨赫勒地区许多地区发生局部暴力冲突，这些冲突尚不涉及夺取国家政权，但却造成地区性的安全局势动荡。在年初视察乍得湖地区后，2017 年 3 月联合国安理会将国际社会目光聚焦于此。<sup>87</sup>随后的联合国决议中承认，气候变化同其他因素共同促成乍得湖地区动荡局势。<sup>88</sup>这也表明，将气候和其他环境因素纳入政策制定并据此采取行动，依旧是困难重重。尽管如此，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提出大量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社会和政治动荡产生影响，主要表现为粮食和水资源这类变量。<sup>89</sup>

正如气候变化同其他因素(如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以及政府效率低下、腐败无

能)相互作用,成为暴力冲突的土壤。反过来又和暴力冲突相互叠加,产生更大的破坏性。很长一段时间,世界饥饿问题一直在稳步缓解,但是在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的双重作用之下,饥饿问题再次抬头。目前全球有约 8.15 亿人受到长期饥饿困扰,约占全球人口的 11%。<sup>90</sup>粮食安全和营养不良影响最为严重的一些地区,同时也正承受着气候变化和暴力冲突的双重打击。2017 年初,南苏丹地区爆发了持续数月的饥荒;联合国紧急呼吁增加对南苏丹的人道主义救援,同时指出受冲突影响的尼日利亚东北部、索马里和也门,也面临着严重的饥荒威胁。<sup>91</sup>

气候变化影响粮食安全,进而危及社会和政治稳定。可是对于没有切身经历过气候变化的国家和地区,对气候变化很难提起重视。全球粮食安全日益依赖国际贸易。粮食生产高度集中。小麦、大豆和玉米种产区集中在三个地区:美国中西部地区、黑海流域和巴西。<sup>92</sup>粮食价格一旦出现波动,政治风险就会成倍放大。<sup>93</sup>例如,在埃及,2008 年的食品价格飙升导致骚乱,2011 年年初,民怨沸腾导致穆巴拉克总统下台。<sup>94</sup>更多的风险还存在于贸易“咽喉节点”中,即巨量粮食运输线路上的关键节点。在全球范围,共有 14 个这样的节点,它们对全球粮食安全至关重要。2017 年的一项研究发现,气候变化会加剧节点风险:日渐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将频繁导致节点关闭和基础设施损毁,同时海平面的上升危机港口运营。<sup>95</sup>武装冲突和动荡同样也对 14 个关键节点的顺利通航构成威胁。简而言之,一方面是食品安全问题同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人类安全和政治稳定。全球关注的问题不仅仅是国家贫穷,还有气候变化或武装暴力冲突对人类社会的直接和严重的影响。

71 索伦贝里和梅兰德(注 1)。

72 哥伦比亚和平协议,见巴伦苏埃拉·P,“冲出黑暗?哥伦比亚和平的曙光,SIPRI 年鉴 2017,第 47-57 页;本卷第 2 章第 2 节。

73 尼泊尔和平建设,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74 见本卷第 2 章第 1 节。

75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和平之路:用包容性手段来遏制暴力冲突-重要信息和最新政策导向(世界银行,华盛顿,2017 年 10 月),第 6-8 页。

76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数据概述”,2017 年 6 月 17 日。

77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注 75),第 6 页。

78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注 75),第 6 页;利比亚主要民兵组织概述,BBC 新闻,2016 年 1 月 11 日。

79 欧盟机构执法合作(欧洲刑警组织),2017 欧盟反恐形势及趋势报告(欧洲刑警组织:海牙,2017 年)第 10

页。

80 欧盟机构执法合作(注 79)。关于欧洲打击恐怖主义, 参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81 德波尔·J 和博塞蒂·L, 《犯罪与冲突关联: 威胁评估与动态解决方案》, 《犯罪与冲突关联》系列 No. 1 (联合国大学, 政策研究中心: 东京, 2017 年 5 月)。

82 比特尔·J·S, 墨西哥: 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贩运组织,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RS)报告, R41576(美国国会, CRS: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4 月 25 日), 第 2 页。参见本卷第 2 章第 2 节。

83 弗兰纳里·N·P, “墨西哥真是世界上最危险的战场?” 《福布斯》, 2017 年 5 月 10 日; “墨西哥报告了有记录以来最高谋杀率”, CNN, 2018 年 1 月 22 日。

84 索伦贝里和梅兰德(注 1)。

85 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86 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87 联合国安理会 2349 号决议, 2017 年 3 月 31 日。关于乍得湖地区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88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 乍得湖盆地地区情况报告, S / 2017/764, 2017 年 9 月 7 日。

89 维韦卡南达·J, 气候和安全风险行动: 2017 年进展评估(僧伽罗人 Dael: 海牙, 2017 年 12 月)。

90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 2017 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态: 构建粮食安全防控能力(FAO: 罗马, 2017 年), 第 2 页。

91 “饥荒, 联合国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半岛电视台, 2017 年 3 月 11 日。

92 贝利·R 和韦尔斯利·L, 全球粮食贸易瓶颈和脆弱性(查塔姆研究所: 伦敦, 2017 年 6 月)

93 鲁汀格尔·L, 和平新气候: 对气候和脆弱性风险采取行动; 和平的新气候: 气候和脆弱性风险采取行动(阿德尔菲: 柏林, 2015), 第 42-47 页。

94 亨德里克斯·C·S 和哈格德·S, 《全球粮食价格、政权类型与发展中世界的城市动荡》, 《和平研究期刊》第 52 卷第 2 期(2015 年 3 月), 第 143-157 页; 以及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和气候分析研究所, 《降低热度: 面对气候变化新常态》(世界银行: 华盛顿特区, 2014), 第 144-147 页。

95 贝利和韦尔斯利(注 92), 第 6 页。



## 第四节. 国际形势前瞻

2017 年伊始, 国际舞台来了两位重磅新面孔: 唐纳德·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履新联合国秘书长。毫无疑问, 前者拥有更大的实权, 更大的舞台、更具全球影响力。作为总统候选人(甚至更早时候), 特朗普就发表声明, 猛烈抨击联合国及国际机构对美国的价值取向。<sup>96</sup>这一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也有影射, 反复强调“美国优先”。<sup>97</sup>特朗普宣布计划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似乎也是在行动上得以体现。<sup>98</sup>

古特雷斯当选为第 9 任联合国秘书长, 其竞选纲领就是将防止暴力冲突置于其政治愿景中心。<sup>99</sup>正如本卷序言(以及随后章节内容)中所阐明, 当前的世界趋势却并非如此。预防工作的规模和复杂程度自不待言, 但是也因此凸显出预防工作的必要性。然而, 尽管旨在管控冲突、提升人类安全形势的国际机制的顺利运行总是面临着明显的挑战, 但是这一努力却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虽然特朗普叫嚣着尽早退出巴黎协定, 当巴黎协定依然存在; 事实上, 世界所有其他国家仍然致力于履行协议义务。<sup>100</sup>与此同时,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 仍是激励全世界努力奋斗的目标。它们传达了一种决心, 消灭极端贫困, 并在 2030 年之前实现一个比今天更美好、更和平、更公正、更可持续的世界。<sup>101</sup>

一国内部以及国家间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人们也日益形成共识, 贫富差距的加剧既损害了民主, 也可能成为冲突爆发的诱因。<sup>102</sup>2017 年的研究采用了一套全新的全球贫富差距系统指标, 在 1980 年至 2016 年间, 占到全球人口 1% 的最富余人口财富总和较占全球人口 50% 的最贫困人口财富总和增长了两倍。<sup>103</sup>报告作者警告, 不平等现象在一些国家发展到了“极端程度”, 包括巴西、印度、俄罗斯和美国, 撒哈拉以南以及南非和中东地区尤为严重。因此, 将发展和建设和平目标联系起来, 如可持续发展目标 SDG, 特别是 SDG16 通过建立强大的机制实现和平与正义, 对全球安全前景至关重要。

美国总统或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各自任期内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作用几何, 现在断言尚为时过早。此外, 随着国际格局的动态变化, 全球政治舞台涌现出其他实力玩家。今后几年, 世界究竟是更为和平还是愈发动荡, 是穷兵黩武还是刀枪入库, 是大力裁军还是浅尝即止, 都将取决于这些新玩家的行动、影响和偏好取向。未来几年 SIPRI 年鉴将会更多的涉猎这一领域。

96 贝格利·S, “解读特朗普在 AIPAC 上的讲话”, 《时代》, 2016 年 3 月 21 日; 亚历山大·H, “唐纳德·特朗普和联合国: 大战将至?” 《每日电讯报》, 2017 年 1 月 19 日报道。

97 白宫, “总统就职演说: 唐纳德·特朗普演说-准备就绪”, 2017 年 1 月 20 日。

98 希尔·M·D, “特朗普将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纽约时报》, 2017 年 6 月 1 日; 沃克维奇·V, “美国正式发出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声明”,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4 日。

99 古特雷斯·A, “联合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联大主席愿景声明, 2016 年 4 月 4 日。

100 可加入《巴黎协定》各国, 或已签字、批准或是同意。协议各方最早可以在协议生效后 3 年发出撤回通知。自 2016 年 11 月 4 日协议对美国生效以来, 美国可在 2019 年 11 月 4 日之后发出退出通知, 并在通知发出 1 年后生效。《巴黎协定》(注 5) 第 28(1) 条。

101 SDG, 列入联合国 70/1 号决议(注 5), 见张·S 和米兰特·G, 《危险地区发展态势》, SIPRI 年鉴 2016, 第 345-363 页。

102 见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注 75); 非洲开发银行, 《2015 年非洲发展报告-增长、贫困与不平等的关系》, 《克服可持续发展障碍》(非洲开发银行集团: 阿比让, 2016 年 6 月)。SDG10 是“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间不平等”。见张和米兰特(注 101)。

103 阿瓦雷多·F, 2018 世界不平等报告(世界不平等实验室: 2017 年 12 月)

# 第一部分. 2017 年武装冲突和冲突管理

## 第二章. 武装冲突和平进程

## 第三章.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

## 第二章. 武装冲突和平进程

### 概述

2017年,至少有22个国家发生活跃武装冲突,其中许多冲突背后都有多个非政府武装组织和外部参与者。同样,和平进程充满着复杂性和多维度,但在本章我们看到和平建设干预的成功案例寥寥无几,由此带来的人员伤亡也多为平民。

2017年前11个月,爆炸武器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较2016年增长42%,超过1.5万人,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城市。2017年年初,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数超过6500万,似乎这一记录在这一年还将延续,尤其是在缅甸出现了新的流离失所危机,同时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DRC)、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难民危机还在持续。2017年,武装冲突也使得粮食安全问题更为严峻,共有7个国家——也门、南苏丹、叙利亚、黎巴嫩、中非共和国、阿富汗和索马里——至少在四分之一的人口出现了粮食安全危机或达到紧急水平。

哥伦比亚和平进程持续推进,积极迹象表明西半球唯一活跃冲突可能很快就将硝烟散去(见第2节)。然而,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包括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拉圭),政治和暴力犯罪均高不下。事实上,美洲的一些城市位列世界上最危险城市,被迫流离失所呈现加速趋势。

2017年亚洲和大洋洲共有5个国家出现活跃武装冲突:阿富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菲律宾(见第3节)。缅甸罗兴伽的被迫流离失所对孟加拉国生产溢出效应,而像菲律宾等其他地区,国家安全部队罪行累累,却逍遥法外。在阿富汗和菲律宾,伊斯兰国是一个越来越大的威胁,而亚洲和大洋洲的其他地区依旧受到各种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原因不一。最明显的是,东北亚紧张局势加剧,主要是因为朝鲜的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积极的一面是,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和平进程的推进,两国局势日益稳定。

2017年欧洲两大武装冲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包括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和乌克兰冲突(见第4节)。与此同时,塞浦路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赛梯)、摩尔多瓦(跨德涅斯特)和科索沃冲突悬而未决,虽然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但依旧是遥遥无期。这一背景下,整体而言,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成员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还在加剧,还有指控称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国内政治。欧洲国家也继续执行优先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

2017年,中东和北非地区爆发7场活跃武装冲突:埃及、伊拉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利比亚、叙利亚、土耳其和也门(见第5节)。其中许多冲突相互关联,涉及地区和国际大国以及众多国家行为主体。主要的区域态势发展包括阿拉伯之春的持续发酵;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地区博弈;伊斯兰国丢城失地。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占领地区重建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尤其是饱受蹂躏的摩苏尔,最终在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依旧困难重重。地区力量和国际大国深陷的叙利亚战事波诡云谲、错综复杂,全国一半的人口流离失所,超过540万难民和610万国内流离失所者,逾650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威胁并且未来还将有400万人面临同样的危险。无论是联合国斡旋的和平谈判还是类似的阿斯塔纳谈判,都未能取得多大进展。在也门,沙特为首的联军继续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实施部分封锁,造成了毁灭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至少1700万人(占也门人口60%)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共爆发7起活跃武装冲突:中非共和国CAR、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埃塞俄比亚、马里、尼日利亚、索马里和苏丹南部(见第6节)。此外,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战后冲突和紧张局势或是潜在武装冲突一触即发,包括布隆迪、喀麦隆、冈比亚、肯尼亚、莱索托、苏丹和津巴布韦。

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现了两个确定的趋势。首先,由于伊斯兰暴力武装组织以及其他武装组织和犯罪网络的跨境活动,许多冲突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现重叠。许多国家,尤其是在萨赫勒和乍得湖地区,此类重叠的武装冲突常常与极端贫困、社会动荡、经济脆弱和恢复能力低下相关。其次,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反恐行动也似乎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趋势,主要由两个外部介入国主导——法国和美国。

**伊恩·戴维斯**

## 第一节. 2017 年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

伊恩·戴维斯

### 2017 年武装冲突主要后果

现在的武装冲突往往是集中在城市，受影响的是平民：根据武装暴力行动，2017 年前 11 个月至少有 15399 名平民因爆炸性武器丧生，大多数都发生在城市，较 2016 年增长 42%。<sup>1</sup> 自从开始记录平民伤亡数据开始，第一次出现一个重要数据，爆炸性伤亡中超过半数死于空袭。<sup>2</sup> 在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尤其是杀伤半径大的爆炸性武器，低精度投送系统或多弹头广域覆盖投送都是日益令人关切的问题，并成为当前人道主义军控的努力方向。<sup>3</sup> 2017 年的冲突中平民伤亡统计一如既往存在争议，官方的伤亡估计常常低估。<sup>4</sup>

战争中普遍存在着性暴力，对妇女来说，性暴力就是非武装冲突背景下的暴力延伸。在 2017 年的一份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将暴力极端主义、混合犯罪网络、大规模移民和有罪不罚文化的兴起列为导致冲突相关性暴力的关键风险因素。<sup>5</sup> 2017 年，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一个民兵组织的 12 名成员因性暴力犯罪被定罪，这是打击此类犯罪不受惩罚行为的一个隐性历史性里程碑 (见第 6 节)。

武装冲突是粮食安全问题和流离失所的主要驱动因素，平民为了逃离暴力和迫害颠沛流离。<sup>6</sup> 2016 年年末，全球被迫流离失所人口达到 6560 万，2017 年似乎记录人数还将持续。<sup>7</sup> 缅甸 58 万罗辛亚族人难民因暴力逃离家园 (见第 3 节)，经年的难民危机也继续在其他地区蔓延，其中包括包括阿富汗、DRC、索马里、南苏丹、叙利亚和也门。许多流离失所者以难民身份越过国境寻求保护和援助，尽管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国内流离失所者。<sup>8</sup>

最后，武装冲突加剧了 2017 年的粮食安全问题，7 个国家至少四分之一人口面临粮食危机或达到警戒水平。在也门，60% 人口 (1,700 万人) 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而在南苏丹，这一比例也达到 45% (480 万人)。其他人口粮食安全问题占比最高的国家为叙利亚、黎巴嫩、中非共和国、阿富汗和索马里。<sup>9</sup>

### 武装冲突定义

在国际法框架下定义是否存在一个“武装冲突”，取决于是否在两个或以上国家间(国际武装冲突)或是发生在一国政府同一个或多个非政府武装组织(非国际武装冲突或国内武装冲突)之间。1946年至2016年间，按照乌普萨拉冲突数据库(UCDP)定义，共爆发280起武装冲突。<sup>10</sup>2014年至2016年间爆发的武装冲突(平均每年47起)，明显高于2007年至2013年的任何三年(平均每年35起)；其中绝大多数为一国内部的武装冲突。<sup>11</sup>尽管就当前而言，国家间武装冲突已成为武装冲突的主流形式，但国家内部政治暴力或紧张形式畸变为国内武装冲突的阈值依旧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和法律问题，这不仅仅因为武装冲突将触发人道主义法。<sup>12</sup>

根据国际法，国家间武装冲突是否存在通常有两个基本标准：暴力强度和冲突参与组织数量的最低组织水平(例非政府武装组织指挥架构)。国际红十字会法律顾问西尔万·维特认为这两个要素无法用抽象术语界定，必须通过一系列指标数据对单一案例逐个分析。这些指标数据可能包括冲突持续时间、暴力行为和军事行动频率、使用武器性质、平民流离失所、反对派武装控制领土以及伤亡人数(死亡、受伤、流离失所者等)。<sup>13</sup>

此外，国内武装冲突往往会产生重大国际影响，并存在蔓延至邻国的风险。因此，许多国家内部的武装冲突演变为“国际化”冲突：交战一方或各方背后的外部国家(或邻国武装团体或个体武装分子)军队、武装团体或其他形式的武装干预(如武器转让和训练)。2016年，UCDP将49场武装冲突中的三分之一划归为跨国武装冲突。<sup>14</sup>

简言之，武装冲突日益复杂，裹挟着的是有着不同诉求、不同层级的多维度参与方。这种复杂性是对武装冲突概念法律分类的一个重大挑战。<sup>15</sup>本章以UCDP数据库中所述暴力武装冲突为起点并将口径扩大至对抗及暴力犯罪，这两类有时是武装暴力冲突的前兆或产物。结合相关文献、报告及媒体2017年相关冲突数据，选取核心案例进行分析。<sup>16</sup>

## 和平进程和和平的逆转

和平进程可涵盖广泛的活动——通过谈判达成停火，通过签署和平协定到接触武装、遣散和前战斗人员复原和建立政权——旨在实现交战或争端各方的谈判和持久解决冲突。<sup>17</sup>包括联合国授权在内的多边和平行动都可视为和平行动的一部

分。<sup>18</sup>

和平进程是冲突发生国跨派别及派别内部、非政府武装组织、国家和国际参与各方实现和平的手段之一。<sup>19</sup>然而，并非所有的和平进程都能带来持久和平。许多和平进程最后也只为人们在剑拔弩张中带来片刻的喘息，并未能解决冲突的根源，持续的局势动荡和紧张局势最终导致战火重燃。<sup>20</sup>比如北爱尔兰，和平进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包括《唐宁街宣言》(1993)和爱尔兰共和军停火(1994)，最终告别硝烟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尽管随后的20年间局势依然紧张(见第4节)。同样，2016年的哥伦比亚和平协议也是立竿见影，只是巨大的挑战依旧存在(见第2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的武装冲突都是以前冲突死灰复燃，而并非爆发新的冲突。1975年至2011年共签订216项和平协议，其中91项都在签字后5年内冲突再度爆发。<sup>21</sup>然而，这也表明纵然千难万险，和平之路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和平协议大都成功地终止武装冲突。以下各节试图将2017年影响重大武装冲突和相关和平进程的趋势和事件进行梳理。如低强度国内暴力(即暴力强度低于法定武装冲突阈值)也会涉及，但主要是指南美洲政治暴力冲突(第2节)。<sup>22</sup>

例如为了更好的展示“全景”，对于近些年来武装冲突是否导致出现“和平逆转”的问题，在随后论述中应结合各种形式暴力活动和冲突数据集，包括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ACLED)项目，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ED)。<sup>23</sup>

1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6年脆弱性声明：了解暴力(OECD：巴黎，2016年)；安东尼·I，《国际人道主义法：ICRC指导及其在城市战争中的应用》，SIPRI年鉴2017，第545-553页；国际红十字会，“城市战争”；《针对武装暴力的行动》，“相比2016年全年，2017年前11个月，爆炸性武器导致的平民伤亡就已上升42%”，2018年1月8日。

2 武装暴力行动(注1)。

3 见本卷第9章第1节。

4 伤亡记录见吉格尔·A，“武装冲突伤亡记录：方法与规范问题”，SIPRI年鉴2016第247-261页。见卡恩·



- A 和戈帕尔·A, “难以计数”, 《纽约时报》杂志, 2017 年 11 月 16 日; 科克布恩·P, “在现代战争中不存在精确空袭——看看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平民伤亡吧”, 《独立报》, 2017 年 12 月 1 日。卡恩和戈帕尔得出结论, 约有五分之一的空袭会造成平民伤亡, 比美国为首的驻伊联军空袭中承认的数据高出 31 倍。
- 5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 武装冲突地区性暴力报告, S / 2017/249, 2017 年 4 月 15 日。
- 6 见格里普·L, 《危机应对: 脆弱环境下的被迫流离失所》, SIPRI 年鉴 2017 第 253-283 页。
- 7 2016 年数据为最新可用数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HCR), 《全球趋势: 2016 年被迫流离失所》 (UNHCR: 日内瓦, 2017 年)。
- 8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注 7)。
- 9 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监督冲突国粮食安全, 联合国安理会报告, No. 3 (FAO/WFP: [罗马], 2018 年 1 月)。冲突与粮食安全之间的关系, 见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 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IFA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NICEF), 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 和世界卫生组织 (WHO), 2017 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声明: 构建和平和粮食安全恢复能力 (FAO: 罗马, 2017)。
- 10 索伦贝里·M 和梅兰德·E, 《有组织暴力模式》, SIPRI 年鉴 2017, 第 25 -46 页。
- 11 索伦贝里和梅兰德 (注 10)。
- 12 见布谢-索尼耶·F, 无国界医生组织, 《人道主义法实用指南》, 第 3 版 (罗曼和利特尔菲尔德出版社, 兰纳姆, 马里兰州, 2013 年 12 月), “非国际武装冲突”; 奥德马特·J, “在法律和现实之间: 新战争和国际化武装冲突”, 阿姆斯特丹法律论坛, 第 5 卷第 1 期, No. 3 (2013 年夏), 第 19-32 页。
- 13 维特·S, 《国际人道主义法中的武装冲突类型: 法律概念与实际情况》, 《国际红十字会评论》第 91 卷第 1 期 No. 873 (2009 年 3 月)。
- 14 索伦贝里和梅兰德 (注 10)。
- 15 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体会到各中的复杂性, 《和平之路: 包容性的手段来防止暴力冲突》 (世界银行, 华盛顿, 2018)。
- 16 UCDP 地理事件数据集 (GED)。
- 17 和平协议是一个政治解决方案, 其目标是管理暴力风险和达到某种形式的稳定。见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注 15), 第 144 页。可被宽泛的理解为和平协议之相关文件, 参见联合国缔造和平网站相关数据库。
- 18 和平行动, 参见本卷第 3 章。
- 19 对“和平”以及其他实现和平的工具的各类诠释, 见“在危险地区持续和平和可持续发展”, SIPRI 年鉴 2017, 第 211-252 页; 联合国和世界银行 (注 15)。
- 20 贝尔·C, 包容性和平解决方案概述: 人权和构建共同利益 (大英科学院: 伦敦, 2017 年 6 月); 贝尔·C 和波斯皮希尔·J, “在冲突激变中融入谈判机制: 将政治乱局正式化”, 《国际发展杂志》, 第 29 卷 No. 5 (2017 年 7 月)。
- 21 霍格巴根·S, 1975-2011 和平协议: UCDP 和平协定数据集更新, T·佩特森和 L·托姆勒, 《2011 年武装冲突国家》, 和平与冲突部研究报告 99 (乌普萨拉大学: 乌普萨拉大学, 2012), 第 39-56 页; 冯·爱兹德·S 《内战趋势与武装冲突性质的变化》, 联合国大学政策研究中心, 不定期文件, No. 10 (联合国大学: 东京, 2017 年 3 月)。
- 22 本章补充信息见本卷附件 C 所列大事表。
- 23 近年来武装冲突趋势是否出现反转, 见梅兰德·E 和斯文森·I, “和平的逆转? 外国势力介入他国武装冲突的作用: 东亚个案研究”, SIPRI 年鉴 2016, 第 220-235 页。相关武装冲突数据收集主要进展概述, 见布尔佐斯卡·M, “集体暴力定量数据采集进展”, SIPRI 年鉴 2016, 第 191-200 页。

## 第二节. 美洲武装冲突

玛丽娜·卡普里尼和何塞·阿尔瓦拉多·科巴

2017年，美洲爆发一场活跃武装冲突：哥伦比亚政府同各游击武装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正在推进的和平进程出现积极迹象，虽然还有许多问题，但是这场西半球横亘时间最长的武装冲突可能很快就将结束。然而，在中美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政治暴力和犯罪暴力程度之高，足以同“传统意义”上的武装冲突，尽管此类冲突并不一定这样定义。对包括毒品贩运在内的犯罪团伙实施军事化打击，通常美国会给予军事安全援助，最终却导致谋杀率飙升。这也使得美洲一些城市位列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不仅如此，同时还存在地方性政治腐败、司法系统羸弱不堪、民众对国家机构缺乏信心。这些因素相互叠加，被迫流离失所危机不断升级。

本节回顾了2017年美洲冲突进程。在详细论述哥伦比亚冲突之前，首先就美洲暴力犯罪相关重大事件发展进行了概述，并对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拉圭的个案进行了详细研究。

### 总体发展核心趋势：冲突和暴力犯罪动态连锁反应

在许多美洲国家，犯罪团伙、大财阀、武装组织和民兵组织相互勾结，参与毒品贩运并成立游击武装，甚至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也沆瀣一气。

几个美洲国家对涉毒犯罪团伙采取了铁腕手段和军事行动。例如，在洪都拉斯，美国自2009年以来已在投入安全援助1.14亿美元，用于组建精锐的军事和警察部队，改善边境安全形势，并开展缉毒行动。<sup>1</sup>美国南部和中部的43个城市凶杀率位列全球50个最危险城市之列，这也是日益令人焦虑的安全问题核心指标之一。<sup>2</sup>

### 对国家机构缺乏信心

尽管社会经济取得进步，贫富差距日益缩小，但是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的愿望得不到满足，百姓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会不断被侵蚀。总统的权力之争、地方政府腐败不堪、暴力升级和羸弱的司法系统最终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民

众对政府机构信心全无。<sup>3</sup>

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委内瑞拉都在 2017 年遭受了严重的犯罪暴力和政治局势紧张。例如，在委内瑞拉，由于极端政治对立，陷入经济和人道主义危机，政府反对派的抗议活动以及反对派和支持政府一方都爆发出一浪高过一浪的暴力活动。<sup>4</sup>

同样，在洪都拉斯，除了毒品贸易、缉毒和腐败滋生严重暴力，2017 年 11 月 26 日大选结果被推迟，饱受争议。全国各地共爆发 5 起抗议活动，31 人在大选后的暴力冲突中丧生。这也最终引发近十年来最为严重的政治危机。<sup>5</sup> 全国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sup>6</sup> 美洲国家组织 (OAS) 在 12 月得出结论，选举存在“违规和缺陷”。<sup>7</sup> 尽管如此，美国承认现任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是胜利者，竞选对手承认失败。<sup>8</sup>

## 被迫流离失所

美洲国家局势动荡的一个核心现象就是中美和墨西哥难民危机的升级。<sup>9</sup> 美国的政策对该地区和每个国家都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2017 年美国政策的三个关键变化是 (a) 表明遏制非法移民立场；(b) 在短期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对来自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数量激增的无证移民以及基于人道主义考虑暂时居住在美国的移民，加大遣返力度；(c) 加强美墨边界安全。<sup>10</sup>

2017 年 8 月，美墨边境挤满了数万名为了逃避战乱的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人，他们拖家带口、举目无亲。面对难民潮，美国疲于奔命，结束了其 2014 年中美洲未成年人项目。<sup>11</sup> 一个单独的项目—临时庇护身份 (TPS) 项目临危受命。自 1990 年起，TPS 一直致力于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向持续受武装冲突、自然灾害或其他特殊情况影响的各国人民签发签证，允许他们在限定时间内在美国合法的工作和生活。<sup>12</sup> 2017 年共有来自 10 个国家的 43.5 万人获得 TPS 身份。<sup>13</sup> 11 月，美国宣布停止向 50000 名海地人、2500 名尼加拉瓜人颁发 TPS 并在随后的 2018 年 1 月决定停止向 25 万萨尔瓦多提供 TPS 身份。<sup>15</sup> 可是矛盾的是，美国遏制移民政策，特别是在 2010 年至 2012 年，将近 10 万移民被判有罪驱逐到中美洲，又加剧了该地区的帮派斗争，反过来又使得更多非法移民涌入美国。

<sup>16</sup>

为进一步说明这种政治和暴力犯罪现象，下文将更为详细的讨论 3 个例子：

萨尔瓦多、墨西哥和巴拉圭。

## 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政治和犯罪暴力

### 萨尔瓦多

1992 年签署的查普尔特佩克和平协定改变了萨尔瓦多的政治面貌，十年内战终于迎来和平的曙光。<sup>17</sup> 然而，影响萨尔瓦多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停滞不前和有组织帮派暴力。据萨尔瓦多国家警察，萨尔瓦多最大的帮派——玛拉·萨尔瓦多拉查，MS-13 和巴里奥·18 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帮派组织在全国各地有 600 多个分支，绝大部分的罪行都和它们有关。<sup>18</sup> 2017 年 1 月，MS-13 领导人提议与重负举行和平协议谈判。协议草案包括可能将该组织解散的相关条款。<sup>19</sup> 然而，这却也给政府出了一个难题，因为 2015 年宪法法院将犯罪团伙定义为恐怖组织，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因所犯下的罪行而起诉。<sup>20</sup>

2017 年 9 月，驻萨尔瓦多人权组织向美洲国家组织美洲人权委员会 (IACHR) 提交了一份报告。据该报告记录，萨尔瓦多国家警察涉嫌进行法外处决，并声称已达到低强度暴力冲突水平。萨尔瓦多暴力冲突已从帮派间暴力冲突演变为帮派同国家间的暴力冲突。<sup>21</sup> 尽管谋杀案件数量已从 2016 年的 5287 起降至 2017 年的 3947 起，但萨尔瓦多仍是世界上非战争状态下最危险的国家之一，每 10 万人中就有 60 人被杀。<sup>22</sup>

尽管出现了一些波折，但是 2017 年，萨尔多瓦内战问责却出现两大积极迹象。首先，政府在 10 月承认，1981 年内战期间，政府军在厄尔蒙左提镇处决了 978 人。然而，相关赔付却一拖再拖：只到 2017 年 5 月，只有 172 名幸存者和家属 (占有权获得赔偿者的 27%) 获得赔偿，政府总计赔偿 180 万美元。<sup>23</sup> 第二，2017 年 11 月 29 日，前萨尔瓦多陆军上校奥朗多·蒙塔诺从美国被引渡至西班牙。蒙塔诺面临屠杀指控，指控他在 1989 年 6 月屠杀 6 名耶稣会牧师 (包括 5 名西班牙人)、管家和管家十几岁的女儿。<sup>24</sup> 控方律师，西班牙人权律师阿尔穆德娜伯纳乌，“这次审判伸张了公平和正义，即便是远在西班牙进行审判，也迈开了结束萨尔瓦多有罪不罚现象的坚实步伐。”<sup>25</sup>

### 墨西哥

诚然墨西哥在 2017 年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最严重的暴力冲突依旧是毒品相

关犯罪活动的加速恶化和影响。墨西哥毒品贸易历史漫长而复杂，暴力同和平之间已被证实并非线性关系。<sup>26</sup>

墨西哥最为暴力的冲突之一是发生在最北部奇瓦瓦州华雷斯市的帮派火并。2010年，锡那罗亚和华雷斯两大贩毒集团为争夺利润丰厚的北美贩毒通道控制权杀得你死我活。高峰期时，共3000多起凶杀案登记在案，每天发生8起谋杀案。<sup>27</sup>社区主导的刑事审判系统改革又让人们燃起了希望，暴力(暂时)得到遏制(2016年减少到543起凶杀案)，加大警力支持并强化地方政府权力。<sup>28</sup>然而，2017年暴力事件卷土重来，华雷斯发生770起谋杀案。<sup>29</sup>

2017年，暴力犯罪再次席卷墨西哥全境，全国登记在案谋杀案29168起，超过2011年战争期间创下的记录(27213起)，创30年新高。<sup>30</sup>墨西哥2017年的谋杀率为每10万人22.5起。<sup>31</sup>谋杀的飙升可归结为犯罪集团之间的争斗，目的是为了控制毒品生产和抢占当地市场份额和贩运通道。例如，今年1月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头目乔奎因·古兹曼被逮捕并引渡美国，暴力事件明显加剧。<sup>32</sup>

暴力事件的激增和蔓延，有钱人开始花钱买平安，要么雇佣警察要么聘请私人安保公司：据估计有70%的警察都在从事私人安保业务，安保业内官员表示私人安保需求以每年40%至60%的增速逐年增加。<sup>33</sup>自2013年以来，墨西哥也出现社区自卫民兵组织。此类民兵组织常常出现在贫富差距高的城镇，国家机器长期缺乏存在感，老百姓既无人身安全感，也无国家安全感。<sup>34</sup>然而，这种自发的民兵自卫组织却也沾染上帮派习气，演变为地方治安维持会，常常干着鱼肉百姓的勾当。<sup>35</sup>

此外，犯罪分子瞄准那些来自中美洲的非法移民，伺机而动——抢劫、性侵犯、绑架和勒索，有时甚至是致命暴力——从未停歇。据说都是帮派和犯罪集团所为，他们或与当地警方相互勾结或是直接无视羸弱的地方司法机构。<sup>36</sup>

执政的革命制度党(PRI)官员腐败不堪，同时也缺乏政治意愿实施新的反腐措施惩戒贪官，激起了墨西哥民众极大的愤怒。<sup>37</sup>今年10月，墨西哥总检察长劳尔塞万提斯声称自己购买跑车只是合理避税，民众激昂，人们对国家警察和司法系统应对犯罪分子的能力已无再多信心。<sup>38</sup>只有4.5%的上报犯罪最终得以定罪：有罪不罚的比重达到95%，使得墨西哥成为世界上有罪不罚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由于只有大约7%的案件上报，如果将定罪数量推至所有犯罪行为，那么就会有99%的罪行最终逍遥法外。<sup>39</sup>

去年 12 月，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强化军队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作用，包括授权政府向毒品团伙控制地区部署军队。<sup>40</sup>这一举措也招致非议，人们担心这等于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在不受国会或司法监督的情况下部署军队，引发了人们对侵犯人权的担忧。<sup>41</sup>2014 年，43 名来自格雷罗州的教师和大学生失踪，很明显就是当地警察和贩毒集团相互勾结所为，政府官员却对此事一再隐瞒。这一事件也生动的提醒人们，正是毒贩、军队以及其他国家公职人员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却可以逍遥法外。据估计，2006 年至 2017 年间，墨西哥共有 33000 人失踪。

42

2018 年 7 月墨西哥将举行总统和国会选举，暴力冲突和选举中的徇私舞弊不容小觑，犯罪集团正试图操纵选举结果，而针对政府官员、民运人士和记者的暗杀，大部分都未能定罪。<sup>43</sup>

## 巴拉圭

2017 年 3 月 31 日，巴拉圭爆发暴力抗议活动。参议院投票同意总统霍拉西奥·卡特尔参选谋求连任。巴拉圭脆弱的民主制度风雨飘摇。<sup>44</sup>危机在 4 月得以平息，众议院撤销这一决定，卡特尔宣布不再寻求连任，这似乎也维护了宪法对政权权力的有力制衡。

巴拉圭和巴西边境地区继续受到毒贩和帮派暴力的袭扰。巴拉圭是中南美洲第二大大麻生产国，其中 80%销往巴西。<sup>45</sup>巴拉圭、阿根廷和巴西三国边境交接区域也是玻利维亚、秘鲁和哥伦比亚产可卡因的重要贩运走廊。巴西帮派为了抢占巴拉圭市场，控制贩运通道大打出手。<sup>46</sup>2017 年巴拉圭的谋杀率为 7.8%，属于该地区相对较低水平。和巴西接壤的阿曼拜省素来是巴拉圭最为暴力的地区，在 2014 年谋杀率就达到每 10 万人 66.7 起，其中绝大多数都和毒品有关。<sup>47</sup>

左翼游击队“巴拉圭人民军”(EPP)，规模虽小却极富韧性，巴拉圭当局也对人民军束手无策。2008 年以来，EPP 一直活跃在康塞普西翁、圣佩德罗和卡嫩迪尤北部农村地区。EPP 关注土地所有权、土改和农民权利。<sup>48</sup>巴拉圭是南美洲和中美洲土地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30%的巴拉圭人口居住在农村，然而 2.6%的人口却拥有 85.5%的土地。<sup>49</sup>尽管巴拉圭农业生机勃勃，但 40%人口却生活在贫困线下。<sup>50</sup>当前的政策有利于大地主和农业综合企业(特别是大豆生产)，中小农户和原住民却被遗忘，只能被迫举家迁往城市。<sup>51</sup>

EPP 规模大约 50 至 150 名成员，他们的目标是警察、商人和有钱人。EPP 已经杀害约 50 人，犯下累累罪行，其中包括袭击安全部队成员，绑架个人索要赎金并袭击输电塔等公共设施。<sup>52</sup>EPP 的资金来源是通过向当地农场主和地主征收“税金”、赎金，以及大量成员参与毒品贩运。EPP 的毒品贩运得到了哥伦比亚游击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的“指导”。<sup>53</sup>2013 年，巴拉圭政府成立军警联合特遣队围剿 EPP。自身内部腐败不堪，加之同巴拉圭安全机构缺乏协调，联合特遣队(FTC)铩羽而归，饱受诟病。<sup>54</sup>2017 年 FTC 主席撤换，这已是 FTC 四年里的第七任主席。<sup>55</sup>

###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

哥伦比亚武装冲突前前后后持续了 50 多年。在这个 4800 万人口的国家，22 万人死亡，690 万人流离失所。<sup>56</sup>武装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三方，深陷泥潭不能自拔。2016 年 11 月，哥伦比亚政府和 FARC 签订和平协议，哥伦比亚迎来和平曙光。<sup>57</sup>

2017 年，和平协议中的几个步骤已执行。1 月，哥伦比亚政府和 FARC 联合成立了一个特别选举团，为哥伦比亚选举制度现代化提供建议，尤其是为 FARC 作为一个合法政党参与哥伦比亚大选提供保障。<sup>58</sup>2 月，国家安全保障委员会成立，负责遣散犯罪组织，甄选负责和平管辖的法官(JEP)。JEP 将负责起诉和惩处在武装冲突中犯下重罪的犯罪分子。2 月 6 日，政府和平事务高级专员报告，在政府指定并由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的监管的 20 个聚集点和 8 个遣散点，大约有 6000 名 FARC 成员复员，也表明了 FARC 对协议执行的诚意。<sup>59</sup>

2017 年 3 月，政府注册办公室向前 FARC 颁发了国家身份证明文件，以便他们重新融入社会。4 月，这一流程得以扩大，设立特别机构以确保和平协议执行时将性别问题纳入主流。<sup>60</sup>这一计划存在一个先天的风险，那就是如果前 FARC 成员无法成功重新融入生产活动，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合法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就有可能重操旧业。<sup>61</sup>重返社会计划是否能为前 FARC 战士带来足够数量的工作机会依旧悬而未决。

6 月 20 日，UNMC 报道称 FARC 可在 6 月 27 日最后期限之前完成武器移交。<sup>62</sup>然而，据估算拒绝缴械的 FARC 武装分子大约占到其前武装人员数量的 5%至 15%。他们继续藏匿在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接壤地区并逐步扩张。<sup>63</sup>

2017年9月4日，哥伦比亚第二大游击武装-民族解放军(ELN)与政府签订临时停火协议，临时停火至2018年1月。<sup>64</sup> 尽管已经达成协议，ELN武装分子却仍然对阿劳卡省警察展开攻击。<sup>65</sup>

2018年总统和国会选举在即，FARC改头换面，重新起名为“大众革命替代力量”，并与盟友一道倡导改革，努力全方位融入政治舞台。然而目前还无法确认JEP以及其他有利于FARC正式参政的相关改革能够在国会得到通过。<sup>66</sup>

1 金西安·S, “洪都拉斯民主危机的根源在于美国对2009年政变的默认支持”, 《卫报》, 2017年12月7日。

2 “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 《经济学人》, 2017年3月31日。见塞古里达·D, 正义促进会, 2016年全球50个最暴力城市排名方法, (塞古里达·D, 正义促进会: 墨西哥城, 2017年4月6日)。

3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CAF)和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 《2018年拉丁美洲经济展望: 发展体制反思》(OECD: 巴黎, 2018年), 第1章。

4 森普尔·K和赫雷罗·A·V, 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安东尼奥·莱迪斯马逃往哥伦比亚: 《经济学人》, 2017年



11月17日；卡斯特罗·M，“马杜罗独揽大权”，《国家报》，马德里，2017年12月13日；托雷斯·P和凯西·N，“四面楚歌的总统仰仗的是平民武装”，《纽约时报》，2017年12月4日。

5 费尔南德斯·S·M，“这些数字在说谎吗？洪都拉斯争议民调后的相互猜忌和军事封锁”，国际危机组织，2017年12月4日。

6 金西安·S，“洪都拉斯选举结束后的暴力事件中，共有31人死亡，受害者家属担心无处伸张正义”《卫报》，2018年1月2日。

7 美洲国家组织，“OAS 总秘书处关于洪都拉斯选举的发言”，新闻稿 E-092/17, 2017年12月17日。参见“B计划”：洪都拉斯执政党是否计划操纵选举？，《经济人》，2017年11月25日；帕伦西亚·G，“OAS 表示洪都拉斯应重新举行大选”，路透社，2017年12月18日。

8 韦伯·J，“在美国支持赫尔南德斯之后，洪都拉斯反对派纳斯鲁拉承认失败”，《金融时报》，2017年12月22日。

9 穆加·R，“有组织的暴力活动正在肆虐中美洲，迫使数千人流离失所”，《卫报》2017年6月29日。

10 米勒·G，“不要再说（墨西哥不会为边境墙买单）”，曝光文件显示特朗普敦促墨西哥总统，《华盛顿邮报》，2017年8月3日。

11 罗森博格·M，“美国停止了中美洲青少年远离暴力行动”，路透社，2017年8月16日。

12 科恩·D和帕塞·J·S，“在美国的超过10万海地和中美洲移民将面临抉择”，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11月8日。

13 帕克·M，“特朗普政府结束了对25万萨尔瓦多人的保护身份。这些移民也许就是下一批对象”，CNN，2018年1月10日。

14 华盛顿拉丁美洲问题办事处(WOLA)，“特朗普政府决定结束 TPS 对海地人是一种误导，歧视性的做法，并鼓励其他国家拒绝难民”，新闻发布，2017年11月21日；米洛夫·N，“DHS 结束了对尼加拉瓜人的移民身份保护，但洪都拉斯人获得延期”，《华盛顿邮报》，2017年11月10日；帕克（注13）。

15 詹金斯·S，“中美洲移民准备面对临时保护地位计划的终结”，NPR，2017年11月10日。

16 查迪·A，“将从中美洲流窜来的罪犯予以驱逐”《迈阿密先驱报》，2014年8月3日报道。

17 韦德·C·J，《抓住和平：萨尔瓦多的精英与和平建设》（俄亥俄大学出版社：雅典，OH，2016），第2页。

18 EFE，2018年1月萨尔瓦多就已登记共有317起谋杀，比2017年全年多58起，elsalvador.com，2018年2月1日。

19 “萨尔瓦多帮派呼吁结束与政府的“战争”，南方电视台，2017年1月10日。

20 马丁内斯·C和瓦伦西亚·R，“MS-13 要求同政府进行对话并将其提议摆上台面”，圣萨尔瓦多，2017年1月9日。

21 克拉维尔·T，萨尔瓦多秘密监狱警察：报告，犯罪内幕网站，2017年9月20日。

22 克拉维尔·T，犯罪内幕网站，洞察力犯罪 2017 凶杀案综合报道，犯罪内幕网站，2018年1月19日。

23 劳达·萨夫拉·N，“国家公布在艾尔蒙特受害者官方数字：978 人被处决，553 名儿童，圣萨尔瓦多，2017年12月4日。

24 布尔戈斯·维亚勒·R，‘蒙塔诺的辩护团队声称无罪是一种罪过），（萨尔瓦多），2017年12月5日。

25 “前萨尔瓦多上校因1989年谋杀耶稣会士被引渡到西班牙”，《卫报》，2017年11月29日。

26 费舍尔·M和陶布·A，“墨西哥创纪录的暴力是一场酝酿了20年的危机”，《纽约时报》，2017年10月28日。

27 唐斯·R，“一波暴力袭击华雷斯，数十人死亡，奇瓦瓦州”，UPI，2018年1月8日；塞古里达，正义促进会，圣佩德罗苏拉，世界上最暴力的城市；华雷斯名列第二，新闻发布，2012年1月11日。

28 昆诺内斯·S，“曾经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华雷斯重获生机”，《国家地理》杂志，2016年6月。

29 唐斯（注27）。

30 史蒂文森·M，“墨西哥谋杀率达到数十年来的峰值”，美联社，2018年1月21日。

31 托雷斯·N，“墨西哥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致命的一个月，2017年注定将是最糟糕的一年”路透社，2017年11月22日；克拉维尔（注22）。

32 “墨西哥谋杀率达到历史新高”，半岛电视台，2017年6月22日；海因勒·K，罗德里格斯·费雷拉·O和舍克·D·A，“墨西哥毒品暴力：2016年数据分析（墨西哥司法部：圣地亚哥：2017年3月），第3页；科尔多瓦·J，“随着墨西哥大毒枭矮子的消失，为争夺毒品垄断的暴力愈演愈烈”，《华尔街日报》，2017年7月17日。

33 费舍尔·M和托布·A，“社会契约被打破：墨西哥的不平等变得致命”，《纽约时报》，2017年9月30日；以及“安全监管部门”，财政年度：墨西哥2017年（财政年度：迪拜2017年）。

34 菲利普斯·B·J，“不平等和治安维持会组织的出现：墨西哥自卫军案例”，《比较政治研究》，第50卷 No. 4（2016），第184页。

35 费尔巴布·布朗·V，“墨西哥民兵组织的崛起：带来的是公民的安全还是冲突进一步升级？”《棱镜》(PRISM) 第5卷第1期，No. 4(2016)，第184页。

36 墨西哥过境移民：面临国际人道主义危机（REDODEM：墨西哥城，2017年4月18日）；拉克哈尼·N，“为逃离暴力而背井离乡的中美洲人遭受墨西哥绑匪的折磨”，《卫报》，2017年2月21日。

37 韦伯·J，“墨西哥的抓捕行动并未让反腐批评者满意”，《金融时报》，2017年4月18日。

38 马尔金·E，“墨西哥司法部长迫于压力辞职”，《纽约时报》，2017年10月16日；法新社，“一辆法拉利和一个假地址：墨西哥司法部长在逃税丑闻引咎辞职”，《南华早报》，2017年10月17日。

- 39 勒克莱尔·奥尔特加·J·A 和罗德里格斯·桑切斯·劳拉·G,《全球有罪不罚概述:全球逃罪免罚指数 2017》(普韦布拉大学美洲校区,普韦布拉校区,2017 年 8 月),第 96 页;埃雷拉·R,“墨西哥 99%的犯罪有罪不罚”,墨西哥城,2017 年 8 月 28 日;塞佩达·莱波纳·G·R, [墨西哥有罪不罚规模, 2017 年]。
- 40 内部安全法,第 771 卷 No. 18(2017 年 12 月 21 日)。
- 41 马尔金·E,“墨西哥加大了军队在毒品战争中的作用,激怒了批评人士”,《纽约时报》,2017 年 12 月 15 日。
- 42 艾哈迈德·A,“在墨西哥,没有死亡,没有活着,只是离开了”,《纽约时报》,2017 年 11 月 20 日。
- 43 帕特森·K,“2018 年墨西哥大选谁能胜出?会带来什么?”墨西哥大选会给谁带来什么?NMPolitics.net, 2018 年 2 月 7 日。
- 44 罗梅罗·S,“巴拉圭爆发抗议活动,反对延长总统任期”,《纽约时报》,2017 年 3 月 31 日。
- 45 卡内里·S,“巴西毒贩也在巴拉圭杀人”,《国家报》(马德里),2017 年 12 月 4 日。
- 46 克拉维尔·T,《洞察犯罪》,2017 年 4 月 25 日。
- 47 克拉维尔(注 22);塔博雷·S,“巴拉圭谋杀率下降,但是边境依然暴力肆虐”,《洞察犯罪》,2015 年 9 月 23 日;美国国务院,海外安全咨询委员会,“巴拉圭 2016 犯罪与安全报告”,2016 年 5 月 9 日。
- 48 “巴拉圭游击队和土地冲突:下一个哥伦比亚?”,南方电视台,2014 年 10 月 8 日。同时参见美国国务院,2016 年国家恐怖主义报告(国务院:华盛顿特区,2017 年 7 月),第 294-296 页。
- 49 约克·O,“巴拉圭农业部门:面临多大风险?”,《全球风险洞察》,2017 年 9 月 19 日;“巴拉圭农民对土地改革的新需求”,EFE,2017 年 3 月 29 日。
- 50 卡特斯时期,巴拉圭贫穷激增,ABC 彩色报,2017 年 6 月 16 日。
- 51 约克(注 49)。
- 52 “疑似叛军在巴拉圭伏击并杀死了 8 名士兵”,BBC 新闻,2016 年 8 月 27 日。
- 53 克拉维尔·T,“军事指挥官开火凸显出打击巴拉圭叛军的失败”,《洞察犯罪》,2017 年 5 月 31 日。
- 54 经济学人智库,“反游击战略出现分歧”,2015 年 8 月 28 日;加涅·D,“疑似游击队伏击,造成 8 名巴拉圭士兵死亡”,《洞察犯罪》,2016 年 8 月 29 日。
- 55 克拉维尔(注 53)。
- 56 戴维斯·C,提克纳斯·H “哥伦比亚实现和平了吗?你应该知道的 5 件事”,混乱中的秩序,布鲁金斯学会,2016 年 8 月 5 日。和平进程谈判见巴伦苏埃拉·P,“冲出黑暗?哥伦比亚和平的希望”,SIPRI 年鉴 2017,第 47-57 页。
- 57 结束武装冲突,建立稳定持久和平的最终协议,2016 年 11 月 24 日。
- 58 和平协议执行编年表,项目议程,2017 年 6 月 15 日。
- 59 古瓦·L 和麦克德莫特·J,“哥伦比亚 FARC 战士复员,民兵继续留在战场”,《洞察犯罪》,2017 年 2 月 6 日。UNMC 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 60 高级专员办公室和平,和平协议当前的状态,2017 年。
- 61 拉贝·S,赛库兰·C 和比耶加斯·A,“前 FARC 游击队能否适应平民生活?”《卫报》,2017 年 5 月 24 日。
- 62 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哥伦比亚行动安理会秘书长报告,2017/539,2017 年 6 月 23 日,第 10 页。
- 63 阿尔瓦拉德霍·A,“哥伦比亚是否低估了 FARC 的规模?”《洞察犯罪》,2017 年 10 月 17 日。
- 64 和平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政府和 ELN 双边临时停火协议和公报,2017 年 9 月 4 日。
- 65 攻击阿劳卡市升级的结果就是三名警察受伤,《时代报》(波哥大),2017 年 9 月 24 日。
- 66 阿尔根特·J,“留给哥伦比亚国会通过 FARC 和平法案的时间不多了”,《洞察犯罪》,2017 年 11 月 6 日。

### 第三节． 亚洲和大洋洲武装冲突

伊恩·戴维斯，理查德·吉亚斯和苏菲

2017 年，亚洲和大洋洲共有 5 个国家爆发武装冲突：阿富汗、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菲律宾。在缅甸，罗兴亚人被迫流离失所(对孟加拉国产生溢出效应)；在菲律宾等地，国家安全部队犯下累累罪行却逍遥法外；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已渗透到阿富汗和菲律宾等国家。随之而来的还有，亚洲部分地区和大洋洲继续受到各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背后起因各异，并未呈现出单一趋势：东北亚局势持续紧张，这也成为世界上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主要是源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北朝鲜)的核武和导弹计划；中国同邻国在南海和东海的争端不断；印巴克什米尔冲突重燃；中印关系持续恶化，此前两国在毗邻不丹的边境地区爆发军事对峙。<sup>1</sup>2017 年全年，上述地区很多国家爆发侵犯人权事件，也使得人们对这一地区人权状况忧心忡忡。<sup>2</sup>

本节简要论述了各武装冲突背景及推进中的和平进程。尼泊尔和平进程表明，尽管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平进程依旧负重前行。斯里兰卡武装冲突后，人们在和平进程中探究真相、寻求真理、达成和解。

#### 阿富汗武装冲突

阿富汗有着亚洲最为年轻的人口结构：2017 年中位年龄仅为 18.8 岁。<sup>3</sup>超过 7 成的阿富汗人都出生在漫天战火之中，1979 年以来连绵的战火几乎从无停歇。对于许多阿富汗人来说，冲突和动荡早已是家常便饭。2017 年，阿富汗安全局势依旧十分动荡，也没有迹象表明在中短期能有所改观。

2017 年，联合国共记录在案 23744 起安全事件，其中 63%划归为武装冲突。<sup>4</sup>来自塔利班分支组织哈卡尼和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伊斯兰国在当地的分支机构)的叛乱分子，对阿富汗国防军和安全部队(ANDSF)以及人口稠密区持续发动袭击。频发的暴力事件迫使国际红十字会在 2017 年 10 月宣布，减少在缅甸的援助行动同时也将不再在某些省份开展救援。<sup>5</sup>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在 2017 年共记录死亡 3438 人，受伤 7015 人。其中 65%为反政府武装造成(塔利班 42%，伊斯兰国呼罗珊省 13%，其他无法确定

的反政府武装 13%)，亲政府武装 20% (ANDSF 16%, 国际军事力量 2%，其他亲政府武装组织 2%)，余下的 15%为各类原因造成，如不明交火致死。尽管在 2016 年至 2017 年间，伤亡人数下降了 9%，但在 2017 年的伤亡人数中，自杀式爆炸和其他简易爆炸装置 (IED) 致死占比较高 (22%，2016 年为 17%)。<sup>6</sup>2017 年 5 月 31 日，一辆装满炸弹的卡车在喀布尔爆炸，造成至少 150 人死亡，300 多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平民。这也是 2001 年塔利班倒台以来，阿富汗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sup>7</sup>袭击事件发生在喀布尔进程开始的前 6 天。喀布尔进程由阿富汗政府主导，包括邻国和地区利益攸关各方，但塔利班拒绝参加。<sup>8</sup>2017 年和平进程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也就不足为奇。

2017 年全年，伊斯兰国-呼罗珊省对什叶派为主的哈拉扎人社区持续展开袭击，很明显就是为了煽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宗派暴力，这在此前多年的阿富汗冲突中是从未有过。<sup>9</sup>尽管在 2017 年经历了领导层剧变、战略方向调整，塔利班还是设法维持其 2014 年末“三重转型”以来的复苏势头。2014 年，国际社会设想阿富汗已获得政治、安全和经济自治。过渡后，阿富汗政府逐渐失去了对塔利班的控制，大片土地被塔利班控制。至 2017 年年中，阿富汗 45% 的领土被塔利班控制或正发生争夺战，多数为农村地区。<sup>10</sup>

2017 年，冲突似乎陷入了僵局，尽管人们越来越担心 ANDSF 损兵折将，长期来看恐怕支撑不住。<sup>11</sup>ANDSF 兵力有限、战力不强，战局陷入僵局。治理羸弱、政治内斗、外部利益攸关者之间的地缘政治阴谋、规模经济的严重失调相互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将阿富汗拖入冲突僵局。

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在 2017 年 8 月宣布美国对阿富汗的新战略。继续倚重军事力量，这一战略与前两届美国政府如出一辙。但是美驻军政策从之前的以时间设定为基础转变为视当地具体情况而定，并且将增加驻军 4000 名。<sup>12</sup>美军阿富汗驻军据估计为 8300 名，北约 (NATO) 执行坚定支持行动的总兵力为 13576 名。坚定支持行动为北约在 2015 年启动的对 ANDSF 提供军事训练、军事顾问和援助的国际行动。<sup>13</sup>特朗普总统强调，行动的重点并非扶持政权建设，而是通过以下手段着力打击塔利班及其他武装组织

对 ANDSF 提供更好的训练；(b) 训练更多的阿富汗特种部队；(c) 阿美联合反恐行动。<sup>14</sup>放松美国军事力量的使用限制可能会增加平民伤亡，到今年年底，已有证据表明一切都已发生。<sup>15</sup>

作为其新战略的一个环节,美国同时表示将寻求对巴基斯坦施加更多的外交压力,以防范跨境袭击。<sup>16</sup>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相互指责对方频繁发动此类袭击,两国高层也通过政治交往试图在2017年继续寻求解决这一问题。此外,在中国的推动下,两国启动了应急通讯联合危机管控机制;并在美国的协助下,两国在边境地区展开联合反恐行动。<sup>17</sup>有指控称,俄罗斯在2017年为塔利班攻打伊斯兰国呼罗珊省提供资助,其目的就是遏制伊斯兰国在中亚的影响力。然而,人们很难获取俄方向塔利班提供武器的可靠信息。<sup>18</sup>

## 印度武装冲突

印中关系紧张、印巴克什米尔之争2017年再度升温,印度同时还面临着众多国内安全威胁的持续冲击,如存在已久的纳萨尔利特-毛派叛乱。<sup>19</sup>目前的冲突始于2004年人民战争组织(PWG)和毛派共产主义中心(MCC)合并,组成印度毛派(CPI-毛派),也被称为纳萨尔派。人民解放游击军(PLGA)是CPI-毛派的武装力量。<sup>20</sup>

本世纪头十年中期,当时印度28个邦的半数都被卷入冲突。然而,随着印度政府在2009年开始的镇压叛乱行动,结合2005年左右启动的一系列民生工程,其中包括2013年的食品安全法案和2005年的圣雄甘地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MGNREGS),CPI-毛派在过去十年影响力已大不如前。上述工作完成后,印度政府表示,自2010年以来,尽管每年的伤亡还有近百人,但暴力事件数量呈现逐年稳步下降趋势。<sup>21</sup>但是在2016年,共有433人在冲突中丧生(244名毛派武装分子,123名平民和66名安全部队人员),大部分伤亡都是源自一次大规模伏击。

<sup>22</sup>

2017年的暴力冲突集中在恰蒂斯加尔邦。PLGA在3月和4月发动了两次袭击,造成至少36名印度安全部队人员死亡。恰蒂斯加尔邦全年伤亡169人(78名毛派武装分子,32名平民和59名安全部队人员)。<sup>23</sup>总体而言,2017年印度全国约有333人在冲突中丧生,人们依旧看不到和平的曙光,和平进程或是政治解决在短期都无可能,特别是印度政府自持其平叛战略效果显著。<sup>24</sup>

## 缅甸武装冲突

1962年至2011年间,缅甸由军政府统治,压制一切异议。全国民主联盟(NLD)

领导人昂山素季被软禁，成为军政府压制最直接的象征。缅甸于 2010 年开始推进渐进式自由化进程，最终于 2015 年 11 月举行全国多党选举。2016 年 3 月，来自全国民主联盟(NLD)的丁觉当选总统，这也是 1962 年以来缅甸首位非军方总统。虽然宪法禁止昂山素季担任总统，但她得以在新设立的国务资政职位上担任政府首脑。<sup>25</sup>

缅甸军方仍保有相当大的权力。长期以来，军方一直支持缅甸最大种族巴玛族的统治，这也助长了叛乱的长期存在。

数十年的军政统治、民族割裂、结构性不平等和绵延不断的武装冲突，缅甸大量地区爆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大规模粮食安全问题、长期贫困、缺乏适当的医疗保健和其他相关服务。<sup>26</sup> 缅甸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40%左右，主要生活在边境地区，这也是反叛武装组织盘踞之地。军政府同其中一些武装组织谈判达成协议，允许他们在小块土地实施区域自治，但军政府没有打算运用联邦制来解决冲突，也无意满足少数民族更为广泛的其他诉求。<sup>27</sup>

渐进式的和平进程终于在 2015 年达成一份名为《全国停火协议》(NCA)的停火草案，但缅甸活跃的 20 多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中，只有 8 个在停火协议上签字。作为和平进程的一部分，每六个月必须举行一次联盟和平会议。第一次会议于 2016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举行。<sup>28</sup>

2017 年 3 月，一个被称为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MNDAA)的叛乱组织对掸邦东部老街的平民、警察和军队目标发动攻击，造成至少 30 人死亡。隶属于一个更大的叛乱组织的 MNDAA 没有参与 2015 年和平进程。<sup>29</sup> 在今年余下的时间里，掸邦安全局势一直动荡，北部克钦邦也是如此。政府军和克钦邦独立军(克钦邦独立组织的武装派别)之间的武装冲突仍在继续。<sup>30</sup>

第二次联盟和平会议于 2017 年 5 月 24 日至 29 日举行，利益各方共 1400 人参加了大会，其中包括政府、议会、军方、政治党派、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和公民团体组织代表。<sup>31</sup> 本届会议呈现出和平进程三个重大势态：(a) 联合民族联邦理事会拒绝参与和平进程，尽管这一强大的武装组织早些时候遵守了和平进程；(b) 分离问题和对联邦主义重新出现的不同理解是区分利益各方的分水岭；(c) 中国在对话进程尤其是在调解缅甸北部和东北部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参与和平进程中的作用越来越大。<sup>32</sup>

推迟了近 3 个月后，会议终于得以召开，这也意味着尽管举步维艰，但还是

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2017年8月的若开邦北部事件清晰无误地告诉人们，襁褓中的和平进程依旧步履蹒跚。罗兴亚人是一个主要居住在缅甸西部若开邦的逊尼派穆斯林族群。上世纪80年代以来，罗兴亚人无数次面临种族歧视、基本权利被剥夺、颠沛流离和族群间暴力。<sup>33</sup>武装冲突包括族群间和政治两个维度。反穆斯林情绪在武装部队、大部分民间团体(尤其是激进的佛教团体)、甚至是NLD成员中普遍存在。因此，针对罗兴亚人的一些暴力行为是民间组织所为，而并非都是国家安全部队。政治层面就更为普遍，NLD在安全相关问题上与武装部队的关系仍然薄弱。

2017年8月25日，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爆发严重升级。一个刚成立不久的少数民族武装组织——阿拉干罗兴亚救世军(ARSA)武装分子对30个警察岗哨和一个军事基地发起了协同攻击。大约80名激进分子和12名安全部队成员被打死。<sup>34</sup>军方的回应是进行“清剿行动”，有证据表明罗兴亚村庄被烧毁，并从该地区疏散了约4000名非穆斯林平民。<sup>35</sup>近38000名罗兴亚人尝试越过边境逃往孟加拉国。<sup>36</sup>到9月初，估计有超过58万罗兴亚平民越过边境。缅甸爆发自二战以来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sup>37</sup>

缅甸政府拒绝联合国调查团、大多数国际救援机构和记者进驻该地区。<sup>38</sup>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指责缅甸军队进行种族清洗，其他观察组织和机构指责军队的性暴力和反人类罪。<sup>39</sup>缅甸高官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是欧盟(EU)和美国的回应是暂停或限制与缅甸的防务合作。<sup>40</sup>还有报道称，缅甸安全部队设立边境围栏，埋设地雷以阻止人们逃往孟加拉国。<sup>41</sup>无国界医生组织估计在2017年8月至9月间，约有包括5岁以下儿童在内的9000至13700罗兴亚人失去生命，其中71%遭受“暴力折磨致死”，其余为死于饥饿或在逃往途中其他原因致死。<sup>42</sup>

据估计，包括早先逃亡的罗兴亚人，孟加拉国约有70至90万流亡罗兴亚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虽然孟加拉国应对能力不足，但也在库图帕隆为80万罗兴亚人设立了救援营地，并积极国际人道主义机构搭建基本生活设施、获取医疗器械及药品。<sup>43</sup>2017年9月，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及其合作伙伴公布了一项初步应对计划，要求为缅甸和孟加拉国正在爆发的人道主义危机提供7,700万美元资金，后又追加至4.34亿美元。<sup>44</sup>为了分摊应急响应资金，OCHA、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和国际移民组织(IOM)以及EU和科威特共同举办认捐大会，筹措款项3.6亿美元。<sup>45</sup>

国际社会努力促成流离失所的罗兴亚人在自愿和安全的基础上返乡，然而这一努力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尤其是孟加拉国和缅甸在遣返条件上存在分歧。孟加拉国欢迎联合国参与其中，而缅甸则希望按照孟缅两国 1992 年达成的协议来管理遣返工作。1992 年，两国曾就类似大规模流离失所遣返问题谈判达成协议。<sup>46</sup>

2017 年 8 月袭击爆发的前夜，一个由昂山素季组建、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牵头的特别国际委员会就如何结束若开邦紧张局面提出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呼吁废除一项限制罗兴亚公民权利的法令及相关配套条例。<sup>47</sup> 昂山素季接受了大多数建议，并于 10 月 9 日任命特别委员会负责执行，但时至年底，究竟执行几何仍不得而知。<sup>48</sup> 缅甸和孟加拉国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签署遣返协议，但联合国机构在年底表示，自愿和安全遣返难民的条件尚不成熟，大多数救援机构仍被禁止在若开邦展开工作。<sup>49</sup>

如何解决少数民族的怨恨是缅甸实现可持续和平进程的核心障碍之一，而罗兴亚难民危机让已是步履蹒跚的和平进程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在 11 月底提出三步走和平方案，看似提出了一个务实的解决方案。然而，只到 2017 年年底，我们看不到任何提议被采纳的迹象。<sup>50</sup> 此外，由于在冲突各方及政治层面，目前没有一个国内政治力量，甚至少数民族群体也不愿担起调停责任。

## 巴基斯坦武装冲突

巴基斯坦与邻国印度和阿富汗的暴力争端时有发生。巴基斯坦同时还面临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过去 10 年里，林林总总各式武装组织发起武装袭击，巴基斯坦军方奋起反击，数十万巴基斯坦人丧生，近 150 万人流离失所。尽管近年来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有所改善，但 2017 年暴力事件仍在继续，其中就包括 2014 年以来爆发的多起极为惨痛的袭击事件。

2017 年 2 月，伊斯兰国、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TTP)和其他武装分子对政府机构、宗教组织及其他目标发动一系列袭击。其中包括 2 月 16 日在信德省对巴基斯坦最著名的苏非派圣地的自杀式袭击，伊斯兰国声称对此次事件负责。袭击造成至少 88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巴基斯坦军方指责“敌对势力”指挥了此次袭击，并利用了其在阿富汗的庇护所。<sup>52</sup> 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因此被迫关闭，巴方对阿富汗境内的多个目标发动袭击。2 月 22 日，巴基斯坦发起了一项新的全国性反恐行动，重点打击旁遮普省恐怖分子。<sup>53</sup>



然而，这样的运动式反恐存在局限性。尽管今年7月巴基斯坦在靠近阿富汗边境联邦直辖部落地区—拉亚尔山谷发动了第二次反恐行动，但武装组织的袭击依旧全年无休。<sup>54</sup>此外，越来越多的人突然“消失”，主要是由于安全部门在俾路支省镇压叛乱活动，同时也是为了驱逐在巴基斯坦工作的国际非政府组织。<sup>55</sup>中巴经济走廊开辟了新的经济和安全机遇，巴基斯坦政府决定减少对西方援助国的依赖。<sup>56</sup>

## 菲律宾武装冲突

2014年，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ILF)与菲律宾政府签署了一份和平协议，以期让亚洲持续时间最长、伤亡最惨重的武装冲突之一画上句号。<sup>57</sup>然而，事实证明，纵然菲律宾共产党(CPP)和其背后政治保护伞的左翼武装组织—新人民军(NPA)叛乱平息，然而国家民主阵线(NDF)却更加扑朔迷离。自1969年开始，NPA就一直同菲律宾政府展开游击战，尽管损失惨重，却依旧活跃在菲律宾多个省份。<sup>58</sup>多年来，NDF和政府的谈判断断续续，从未停歇。<sup>59</sup>

2016年6月30日，杜特尔特出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重启陷入僵局的CPP谈判，两轮和谈的第三方调停人为挪威。<sup>60</sup>四轮谈判历时九个月。双方都未遵守各自单边停火承诺，同时也是因为杜特尔特和NDF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口舌之争，第五轮和谈告吹。菲律宾政府在2017年11月正式结束了和平谈判，12月5日见CPP-NPA认定为恐怖组织。<sup>61</sup>

杜特尔特的总统任期一致饱受争议。其最具争议的政策就是反毒运动。在这场浩大的运动中，杜特尔特呼吁公民和警察对嫌疑人进行法外处决。据信，有数千人在运动中失去生命。<sup>62</sup>鉴于反毒运动对人权的戕害，美国和欧盟已对菲律宾实施援助和贸易限制，而其他国家则对此表示了无条件支持，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sup>63</sup>

2017年5月，杜特尔特再次陷入舆论的漩涡。马巫德集团(也自称拉瑙伊斯兰国)，菲律宾新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和阿布沙耶夫组织(ASG)的菲律宾分支组织。为了从马巫德集团手中夺回马拉韦市，杜特尔特宣布对棉兰老岛及周边岛屿实施军管。<sup>64</sup>菲律宾政府军重兵压境狂轰滥炸，围困马拉韦长达五个月之久。2017年10月，菲律宾政府夺回马拉韦。估计约有36万人在冲突中无家可归，官方数据报告920名武装分子，165名政府军士兵和47名平民在战斗中丧生。<sup>65</sup>然而，

大赦国际的研究表明，平民伤亡人数可能要比政府数据高很多。大赦国际要求对动用军队规模比例及由此造成的民用基础设施破坏和人员伤亡进行调查。<sup>66</sup>12月13日，杜特尔特宣布棉兰老岛军管延长一年。<sup>67</sup>

许多参与袭击马拉维的叛乱分子被认为是前 MILF 武装分子或是来自其他伊斯兰激进武装组织，如班加莫罗伊斯兰自由战士(BIFF)。<sup>68</sup>他们同伊斯兰国相互勾结，时刻准备发动类似马拉维事件的大规模袭击，使得政府稳步推进同 MILF 的和谈构成重大威胁，尤其是这些伊斯兰国分支机构较 MILF 更为激进。因此，无论是对前武装分子的再安置还是推进和平进程都面临巨大挑战，这不仅仅是迫于棉兰老岛的局势，也来自军方和国会内部的反对。截至 2017 年 7 月，根据与 MILF 在 2014 年签订的和平协议，只有 145 名战斗人员被遣散，这就为其他武装组织招兵买马提供了广阔天地。<sup>69</sup>

## 尼泊尔和平进程

1995 年至 2006 年的尼泊尔内战，战火连天、经年不绝。尼泊尔毛派共产党(CPN-M)和君主制政府之间的兵戎相见，18000 人死于非命，最终在 2006 年签订全面和平协议(CPA)。<sup>70</sup>厘清各类社会政治转型及包容性问题，CPA 的签订标志着武装暴力冲突正式终结。后冲突时代的政治图景徐徐展开，呈现出不一样的新元素，其中就包括 CPN-M 在 2008 年第一次制宪会议选举中成为第一大政党。2012 年，CPN-M 左翼武装力量——毛派人民解放军，在被软禁在营地长达 6 年之久，最终被解散。2013 年第二次制宪会议中，老牌政党重新占据主导地位。<sup>71</sup>

2015 年尼泊尔发生两次毁灭性地震，随后立宪大会中的三个最大的政党——尼泊尔大会党、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和尼泊尔共产党(毛派)会同马德西人的第一政党马迪西人民权利民主论坛(MJF-D)，决定以快速通道程序通过新宪法，新宪法最终在 2015 年 9 月通过。新宪法颁布后，尼泊尔发生动荡，至少有 46 个丧生。为确保更好的包容度，新宪法于 2016 年进行修订。<sup>72</sup>

尽管尼泊尔自 2006 年签署 CPA 以来，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尼泊尔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严重依赖汇款(尤其是在印度打工的尼泊尔工人汇款)、国际援助和旅游业。<sup>73</sup>2017 年伊始，政治包容度和过渡时期的司法公正依旧前路漫漫。

2017 年 6 月，尼泊尔国大党领导人谢尔·巴哈杜尔·杜巴当选尼泊尔总理。

此前，尼共-毛派中心(CPN-MC)，前身为尼泊尔共产党(联合马列)，领导人普什帕·卡迈勒·达哈尔担任总理。<sup>74</sup>两个联盟伙伴同意在2016年8月进行权力移交。2017年11月26日和12月7日举行的275个众议院席位选举中，由CPN-UML和CPN-MC于10月组建的左翼联盟赢得了近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践行新宪法的下一个步骤就是大选，人们冀望新宪法能开辟一个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的新局面。

75

诚然冲突受害者的过渡司法公正尚未解决，但尼泊尔和平进程已取得重大突破。前武装分子要么被整编要么复原，新宪法稳步推进。<sup>76</sup>尼泊尔同时切实采取措施，对安全部队进行改革，女性也有了参军的机会，尽管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参与依旧存在巨大的障碍。<sup>77</sup>

### 斯里兰卡和平进程

斯里兰卡政府同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泰米尔猛虎组织)斯里兰卡政府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LTTE或泰米尔猛虎)之间的战争始于1983年。2009年政府军攻占了LTTE组织控制的最后一个地区，这场战争才宣告终结。然而，双方依旧不停的指责对方破坏和平。2015年迈特里帕拉·西里塞纳当选总统，人们开始期待政府对冲突期间的战争罪行展开正式调查。2016年，政府设立失踪人员办公室，对冲突中失踪的2万多人展开寻找。

然而失踪人员究竟发生了什么，真相始终没有浮出水面。<sup>78</sup>

2015年，西里塞纳总统接受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OHCHR)斯里兰卡报告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的建议，组建战争法庭。<sup>79</sup>法庭将由斯里兰卡和外国法官构成，对在冲突中涉嫌犯下的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审判。然而，现实的光芒始终难以照进现实。<sup>80</sup>

2016年1月3日，斯里兰卡政府任命和解机制咨询工作组，工作组在2017年1月3日发布最终工作报告。<sup>81</sup>这是对斯里兰卡民众对真理、对正义的渴求第一次进行广泛的调查，包括他们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所建议的机制的意见看法。设立战争法庭且不设诉讼时效限制，其他建议还包括财政基于象征性赔偿、解决宪法和政治遗留问题、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争端以及更加关注社会心理需求。

82

2017年3月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议设立战争法庭和为受害者提供赔偿的

最后期限。时限已至，承诺却未兑现。人权理事会给与斯里兰卡两年展期实施改革。<sup>83</sup>虽然政府推出了一些渐进改革措施，但是时间拖得越久，那些冲突受害者就越难瞑目、真相就越难浮出水面，人们之间的积怨就会越来越深，紧张关系就会加剧。<sup>84</sup>例如，2017年5月和11月，爆发佛教暴力事件和针对穆斯林的恐吓事件。<sup>85</sup>

1 亚洲军费开支见本卷第4章第2节；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国家间竞争，克什米尔冲突和中印关系紧张见本卷第1章第2节。

2 见阿尔·侯赛因·Z·R，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当前亚太地区的发展与挑战”，在雅加达举行的《世界人权宣言》70周年暨《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雅加达对话上发表的声明，2018年2月5日。

3 美国中情局，“全球国家比较研究”，世界概况。因最新数据缺失，阿富汗人口数据具有局限性。

4 联合国，联大和安理会，“阿富汗局势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秘书长报告 A/ 72/768-S / 2018/165, 2018年2月27日，第14段。

5 阿比德·F和纳吉姆·R，“红十字会人员遇袭后，减少了对阿富汗的现场援助”，《纽约时报》，2018年10月9日。

6 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阿富汗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2017年年度报告(UNAMA：喀布尔，2018年2月)。

7 没有组织声称为此负责，但阿富汗政府指责哈卡尼网络。诺兰·R，“阿富汗总统表示，喀布尔爆炸造成的

- 死亡人数已达 150 人”，《纽约时报》，2017 年 6 月 6 日。
- 8 阿富汗外交部，“喀布尔进程”，2017 年 6 月 6 日。
- 9 科默福德·M，“伊斯兰国呼罗珊省两年前就已不在”，《外交家》，2017 年 1 月 26 日。
- 10 罗吉欧·B 和古托夫斯基·A，“LWJ 地图评估：塔利班控制或争夺 45% 的阿富汗领土”，FDD《长期战争杂志》，民主防御基金会（FDD），2017 年 9 月 26 日。
- 11 美国阿富汗重建特别监察长（SIGAR），美国国会季度报告，（SIGAR：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2017 年 10 月 30 日）。
- 12 “特朗普排除从阿富汗撤军”，BBC 新闻，2017 年 8 月 22 日。
- 13 美国并未披露驻阿富汗美军新增兵力具体数目。相关数据见北约坚定支持行动，“北约和阿富汗”，2017 年 11 月 10 日；北约，“坚定支持行动（RSM）：关键事实和数据”，2017 年 5 月。
- 14 吉本斯·劳夫·T，“美国所领导的阿富汗行动战略缺乏相应所需部队”，《纽约时报》，2017 年 11 月 10 日。
- 15 见拉斯穆森·S·E，“阿富汗百姓成了美国新一轮空袭所付出的代价”，《卫报》，2017 年 9 月 5 日；拉辛·N 和诺德兰·R，“阿富汗上周的空袭是否有平民伤亡？美国和联合国各持己说”，《纽约时报》，2017 年 11 月 10 日。
- 16 赫希菲尔德·戴维斯·J 和兰德勒·M，“特朗普勾勒出阿富汗战争的新战略，但细节却语焉不详”，《纽约时报》，2017 年 8 月 21 日。
- 17 阿富汗外交部，“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联合新闻发布会”，2017 年 6 月 25 日；古尔·A，“阿富汗同意巴基斯坦在反恐行动中提供协调”，美国之音，2017 年 7 月 5 日。
- 18 拉斯马森·S·E，俄罗斯被控在权力交接时向塔利班提供武器，也造成了今天的混乱局面”，《卫报》，2017 年 10 月 22 日。
- 《卫报》（The Guardian）2017 年 10 月 22 日报道。国际武器转让见本卷第 5 章第 1 节。
- 19 中印紧张局势和查谟和克什米尔冲突，见本卷第 1 章第 2 节。
- 20 印度毛派反叛分子：一个讲解员，半岛电视台，2017 年 4 月 26 日。
- 21 “印度议会通过食品安全法案”，金砖国家公告，2013 年 8 月 26 日，雷迪·D·N，雷迪·A·A 和巴提兰 M·C·S，“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法（MGNREGA）对农村劳动力市场和农业的影响”，《印度评论》，第 13 卷 No. 1（2014），第 251-273 页。
- 22 南亚恐怖主义门户（SATP），“2016 年左翼极端主义：死亡”；“印度毛派叛军：一个讲解员”（注 20）；罗伊·S，“走过半个世纪的印度毛派叛军”，《外交家》，2017 年 9 月 21 日。
- 23 多里亚·R，“毛派叛军袭击恰蒂斯加尔邦苏格马地区时，杀死 25 名印度士兵”，《印度时报》，2017 年 4 月 24 日；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SATP），“2017 年左翼极端主义死亡人数：2017”。
- 24 南亚恐怖主义门户网站（注 23）；罗伊（注 22）；楚汗·N，“新的反毛派战略初见成效，红色走廊缩小到 58 个地区”，《印度时报》，2018 年 1 月 24 日。
- 25 缅甸从军政府向民主过渡，见徐·B 和艾伯特·E，“理解印度”，记者招待会，外交关系委员会，2016 年 3 月 25 日
- 26 联合国和合作伙伴、人道主义国家团队，2017 缅甸人道主义反应计划：2017 年 1 月-12 月（联合国：2016 年 12 月）。
- 27 “结束缅甸叛乱：很长的一段路”，《经济学人》，2016 年 9 月 10 日。
- 28 国际危机组织（ICG），缅甸和平进程：开展政治对话，亚洲危机小组简报，No. 149（ICG：布鲁塞尔，2016 年 10 月 19 日）
- 29 穆厄·W 和艾夫斯·M，“缅甸叛军的袭击带来的是数十具尸体”，《纽约时报》，2017 年 3 月 7 日；戴维斯·A，“缅甸军方面对的是强大的叛军新联盟”，《日经亚洲评论》，2017 年 4 月 6 日。
- 30 汤普森·N，“心怀怨念的缅甸叛军”《外交官》，2018 年 1 月 8 日；诺·S，“缅甸的其他种族暴行”，《亚洲时报》，2017 年 12 月 27 日。
- 31 基普根·N，“缅甸和平进程中的一个又一个挑战”，《外交家》，2017 年 6 月 6 日。
- 32 乔杜里·A，“中国共产党与缅甸步履蹒跚的和平进程”，和平与冲突研究所，2017 年 6 月 28 日；基普根（注 31）。
- 33 对罗兴亚的歧视性法案见：“依旧是压迫：罗兴亚政策和缅甸新政府的限制”，联合简报，国际人权联合会（FIDH）和缅甸 ASEAN 替代网络，2016 年 10 月 26 日。
- 34 若开罗辛亚救世军前身为坚定信仰运动（HaY）。国际危机组织（ICG），缅甸：若开邦的一场新的穆斯林叛乱，亚洲报告 No. 283（ICG：布鲁塞尔，2016 年 12 月 15 日）。关于此次袭击及其后果，请参见国际危机组织，“若开邦袭击后的缅甸陷入新的危机”，2017 年 8 月 27 日。
- 35 人权观察，“缅甸：十月以来，已有 40 个罗兴亚村庄被烧毁”，2017 年 12 月 17 日。
- 36 “近 40000 罗兴亚族人逃离日益升级的缅甸战火：联合国消息来源”，路透社，2017 年 9 月 1 日。
- 37 拉姆齐·A，“逃离缅甸的罗兴亚难民正等着进入脏乱不堪的难民营”，《纽约时报》，2017 年 10 月 18 日。
- 38 国际危机组织，“缅甸政权过渡中危险的若开邦”，2017 年 9 月 8 日。
- 39 艾尔·侯赛因·Z·R，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更加黑暗更加危险：高级专员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36 届会议开幕式上更新了 40 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同时参见大赦国际，“缅甸：反人类罪行恐吓和驱逐罗兴亚人”，2017 年 10 月 18 日；人权观察，“缅甸：新的卫星图像证实大规模破坏”，2017 年 10 月 17 日；人权观察（HRW），“全身疼痛”：缅甸对罗兴亚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HRW：纽约，2017 年

- 11月)。
- 40 奥列芬特·R 和康纳·N, “英国将停止训练缅甸军方直至罗兴亚危机得以解决”, 《每日电讯报》, 2017年9月17日; 法新社, “欧盟因罗兴亚危机, 中止了同缅甸军方领导人的接触”, 《缅甸前沿》, 2017年10月12日; 马丁·M·F, 玛格森·R 和沃恩·B, 孟加拉国和缅甸的罗兴亚危机,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CRS), 国会报告 R45016 (美国国会, CRS: 华盛顿特区, 2017年11月8日)。
- 41 达斯·K·N, “孟加拉国抗议缅甸疑似在边境埋设地雷”, 路透社, 2017年9月5日。关于地雷, 见本卷第9章第2节。
- 42 无国界医生组织, 缅甸/孟加拉国: “MSF 调查估计, 至少 6700 罗兴亚人在缅甸的袭击中丧生”, 2017年12月12日。
- 43 阿罗拉·M 和威斯克·B, “孟加拉国将 80 万罗兴亚人转移到一个巨大的单体难民营”, CNN, 2017年10月23日; 世界卫生组织, “预防霍乱的 90 支疫苗正在运往考克斯巴扎的途中”, 新闻稿 1666, 2017年9月29日。
- 44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 2017年人道主义反应计划: 2017年9月-2018年2月: 罗兴亚难民危机(OCHA: 2017年10月)。
- 45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 “罗兴亚难民危机: 认捐大会”; 罗兴亚难民危机认捐大会, “认捐”, 2017年10月23日。
- 46 卡梅伦·摩尔, “缅甸警告联合国, 其斥责可能会损害孟加拉国就罗兴亚危机展开的谈判”, 路透社, 2017年11月8日; 扎曼·S, 1992年遣返罗兴亚的决议“将会是很困难的”, 《达卡论坛报》, 2017年10月5日。
- 47 若开邦咨询委员会(ACRS), 为诺开邦人民创造一个和平、公正和繁荣的未来, ACRS 最终报告(ACRS: 仰光, 2017年8月)。
- 48 沃恩, 马丁和玛格森(注40), 第13页。
- 49 缅甸罗兴亚危机: 协议允许穆斯林难民的回归, BBC 新闻, 2017年11月23日; 国际危机组织(ICG), 缅甸罗兴亚危机进入一个危险的新阶段, 亚洲报告 No. 292 (ICG: 布鲁塞尔, 2017年12月7日); 卡明·布鲁斯·N, “联合国官员表示, 缅甸罗兴亚人的行为可能是种族灭绝”, 《纽约时报》, 2017年12月5日。
- 50 格·H, “中国对罗兴亚危机的务实解决方案”, 《环球时报》, 2017年11月26日; 文卡塔查拉姆·K·S, “中国能解决罗兴亚危机吗?”, 《外交家》, 2017年12月2日。
- 51 “当前的巴基斯坦局势”, 简报, 美国和平研究所, 2017年1月9日。
- 52 布恩·J, “随着 ISIS 圣战袭击死亡人数上升至 88 人, 巴基斯坦展开了镇压”《卫报》, 2017年2月17日; 可汗·M·H, 库希克·Q·A 和阿里·I, “至少 70 死于信德省拉尔沙巴兹神庙的炸弹袭击”, 《黎明报》, 2017年2月22日。
- 53 巴基斯坦军队在全国范围内, 展开“消灭不和谐行动”, 《黎明报》, 2017年2月22日。
- 54 居尔·A, “巴基斯坦在阿富汗边境, 展开新一轮打击 IS 军事行动”, 《美国之音》, 2017年7月16日; 拉斯穆森·S·E, “开斋节前夕, 两起袭击事件导致数十名巴基斯坦人死亡”, 《卫报》, 2017年6月23日; 可汗·I, “身着长袍的巴基斯坦塔利班分子射杀寝室里的学生”, 《纽约时报》, 2017年12月1日。
- 55 斯泰西·K 和博哈里·F, “巴基斯坦下令驱逐 29 个 NGO”, 《金融时报》, 2017年12月14日; 哈迪德·D, “巴基斯坦对失踪案件越来越担忧”,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2017年12月14日。
- 56 沙夫卡特·S, “CPEC 和俾路支叛乱”, 《外交家》, 2017年2月8日。参见吉哈什·R 和周·J, 《丝绸之路经济带: 安全影响和中欧合作前景》, SIPRI 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 (SIPRI: 斯德哥尔摩, 2017), 第 37 页。
- 57 MILF 和平进程, 见斯文森·I 和朗格·M, “调解与和平协议”, SIPRI 年鉴 2014, 第 51-52 页。
- 58 凯恩·P, “菲律宾共产主义暴力卷土重来”, NYA, 2017年10月25日。
- 59 和平谈判, 见“时间表: 1986年至今, 政府同 CPP - NPA - NDF 之间的谈判, GMA 2017年12月6日。
- 60 “时间表: 1986年至今, 政府同 CPP - NPA - NDF 之间的谈判(注 59)。
- 61 桑托斯·E·P, “为什么同共产主义反叛军之间的谈判破裂了?”, CNN 菲律宾, 2017年12月31日; 旁内·E, “DOJ 试图将 CPP-NPA 宣布为恐怖组织”, 《菲律宾星报》, 2017年12月26日。
- 62 霍姆斯·O,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将菲律宾警方退出残酷的毒品战争”, 《卫报》2017年10月12日。
- 63 凯恩·P,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的“毒品战争”, 《哈佛国际评论》, 2017年10月14日。
- 64 凯恩·P, “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宣布在菲律宾南部实施戒严”, 《经济学者》, 2017年5月25日。
- 65 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DSWD), 救灾援助和管理局, 灾害响应操作监控和信息中心(DROMIC), “DSWD DROMIC 报告# 93 马拉维市武装冲突”, 2017年10月14日; 戈麦斯·J, “菲律宾宣布结束在马拉维长达 5 个月的武装围困”, 美联社, 2017年10月23日。
- 66 大赦国际, “迈阿密之战”: 菲律宾的死亡和毁灭, 大赦国际: 伦敦, 2017年11月。
- 67 劳哈拉·E, “自由和愤怒”, 《华盛顿邮报》, 2017年12月9日; 比利亚莫尔·F, “菲律宾将南部戒严令延长一年”, 《纽约时报》, 2017年12月13日。
- 68 帕斯汀·R, “马拉维之战: 简要总结”, 《国际评论》, 2017年12月24日; 路透社, “恐吓菲律宾的与 ISIS 有牵连的毛特族武装分子是何方神圣?” 《新闻周刊》, 2017年6月23日。
- 69 第三方监控团队, 第四次公开报告, 2016年3月至2017年6月, 2017年7月28日, 14页。
- 70 尼泊尔政策研究所(NIPS), 尼泊尔和平进程: 简要概述(NIPS: 加德满都, 2013年7月)。
- 71 尼泊尔政策研究所(注 70); 塔帕·D 和拉姆斯博顿·A, 进二退一: 尼泊尔和平进程, 协议 No. 26 (调解资源: 伦敦, 2017年3月)

- 72 塔帕和拉姆斯博顿(注 71);“尼泊尔大选可能最终会带来稳定”,《经济学家》,2017 年 11 月 23 日。
- 73 萨普科塔·C,“尼泊尔汇款:是好事还是坏事?”,《发展研究杂志》,第 49 卷 No. 10(2013),第 1316-1331 页;世界银行,尼泊尔发展更新:汇款风险(世界银行:华盛顿特区,2016 年 5 月)。
- 74 谢尔·巴哈杜尔·德乌帕当选尼泊尔第 40 任总理,《加德满都邮报》2017 年 6 月 6 日。
- 75 “尼泊尔大选最终将带来稳定”(注 72);派特森·P,“政治还是人的游戏”,尼泊尔大选最终能带来稳定吗?,《卫报》,2017 年 11 月 24 日。
- 76 班达里·C,“尼泊尔前毛派战斗人员重返社会”,《经济政治周刊》,2015 年 2 月 28 日。
- 77 拉克维塔·M,“尼泊尔妇女参与国家安全:参与的意义何在?”,简报文件(小武器调查:日内瓦,2018 年 3 月)。女性参与和平进程的广泛重要性,参见巴尼亚·J,《性别与尼泊尔战争过渡》,焦点协议(调解资源:伦敦,2017 年 9 月)。
- 78 哈特·M,“斯里兰卡内战受害者的漫长正义之路”,《地缘政治观察》,2017 年 12 月 4 日。
- 79 联合国,联大,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斯里兰卡综合报告, A/HRC/RES/30/1, 2015 年 9 月 28 日;联合国,联大,人权理事会,决议 30/1,“促进斯里兰卡和解、信任和人权事务”,2015 年 10 月 1 日, A/HRC/RES/30/1, 2015 年 10 月 14 日。
- 80 斯瑞尔·R,“UN 表示斯里兰卡在战后和解问题上的拖延招致风险”,路透社,2017 年 10 月 23 日;“斯里兰卡领导人保护将军免遭战争罪的指控”,半岛电视台,2017 年 9 月 3 日。
- 81 2016 年 11 月完成报告,但直至 2017 年 1 月才发布。报告第 1 卷载有工作组在磋商过程中的意见及其过渡时期 4 个司法机制的建议。第 2 卷载有分区工作组在分区公开会议和专题小组讨论结束后提交的工作组报告。和解机制磋商工作队(CTF),和解机制磋商工作组最后报告第 1 卷,综合报告:和解机制区域工作组第 2 卷(2016 年 11 月)。
- 82 人权观察,“斯里兰卡:采纳工作组司法建议”,2017 年 1 月 12 日。
- 83 阿尼兹·S,“联合国向斯里兰卡施压,敦促其加大改革力度,履行战争罪行调查承诺”,路透社,2017 年 3 月 23 日。
- 84 克罗宁·福尔曼·K,“为什么斯里兰卡领导人会因战争罪在巴西受审”,《华盛顿邮报》,2017 年 8 月 30 日。
- 85 “激进斯里兰卡佛教极端主义武装分子再次冒头”,《南亚观察》,2017 年 5 月 23 日;“斯里兰卡暴力:佛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的街头火拼中 19 人被逮捕”,BBC 新闻,2017 年 11 月 18 日。

## 第四节． 欧洲武装冲突

伊恩·戴维斯和伊恩·安东尼

2017 年，欧洲共爆发两场武装冲突：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武装冲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和乌克兰冲突。与此同时，一些尚未解决的冲突，虽然谈不上多活跃，但似乎也丝毫没有改观。在这一背景下，俄罗斯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之间的紧张关系依旧紧张，还出现指责俄罗斯干预西方国家国内政治的声音。<sup>1</sup> 欧洲国家继续执行反恐优先的政策。本节回顾了欧洲各国的反恐进展、欧洲尚未平息的冲突和两场活跃武装冲突。

### 欧洲恐怖主义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就恐怖袭击而言欧洲相对安全。<sup>2</sup> 然而，尽管全球恐怖事件数据表明恐怖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数量在下降，欧洲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趋势。根据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欧洲恐怖袭击死亡人数从 2002 年的不到 20 人飙升至 2016 年的接近 650 人。<sup>3</sup>

2017 年，巴塞罗、伊斯坦布尔、曼彻斯特和圣彼得堡等欧洲城市都成为了恐怖袭击的目标，尽管致命程度不及 2016 年。<sup>4</sup> 自 2014 年以来，相当数量的欧洲公民作为“外国战士”，旅行前往中东和北非的冲突国家参战，然后返回欧洲。虽然返欧人数在下降，但是“那一小撮”依旧活跃在冲突区的“外国战士”即将返乡，他们将会是“最强硬的战士，一旦回归就将构成重大威胁”。<sup>5</sup>

欧洲主要的安全机构都将寻找恐怖袭击有效应对提上日程。2017 年，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在积极推动现有反恐协议和指导方针的同时，还强调两个问题：(a)与黑海地区、中亚和西巴尔干地区的青年团体展开对话；(b)将降低恐怖主义风险视为创建包容、安全、可持续城市的一个要素。<sup>6</sup> 采取本地手段应对全球挑战，(b)为这一举措的强化手段。<sup>7</sup>

欧洲议会 2017 年的一个核心关注就是切断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重点打击恐怖主义背后的金融支持。<sup>8</sup> 欧盟(EU)同时还将反恐作为其 2015 至 2020 年内部安全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EU2017 年的两项重点工作就是打击恐怖分子数字技术使用和加强边境控制。<sup>9</sup> 例如，2017 年 4 月，修改申根边境法迫使



申根成员国进行系统检查，其中包括对每一位进出申根区人员(包括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和一些欧盟邻国)进行安全风险评估。<sup>10</sup>

## 冲突积重难返

虽然欧洲大部地区在近 20 年的时间里似乎远离硝烟，但塞浦路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摩尔多瓦(德涅斯特)和科索沃紧张局势依旧，冲突时有爆发。积极的一面是，巴斯克分离主义组织(ETA，巴斯克家园与自由组织)向法国政府缴械，这也可视为朝着最终结束 1959 年至 2011 年 ETA 同西班牙政府的武装冲突迈出了关键一步。<sup>11</sup>

在塞浦路斯，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7 月 7 日宣布，在瑞士举行的希腊和土族塞浦路斯人领导人会谈结束后，塞浦路斯统一谈判宣告破裂。<sup>12</sup> 联合国为了促成塞浦路斯统一协定以斡旋长达十年之久。谈判破裂的原始是未能就安全保障和统一政府权力共享达成一致；双方还在互相指责。<sup>13</sup> 塞浦路斯近海争议天然气的开采使得局势更为紧张。<sup>14</sup>

动荡的科索沃局势使得科索沃问题专家法庭和专家检察官办公室忙碌不堪，但是何时提起首次诉讼尚不得而知。<sup>15</sup> 这是在海牙成立的国内法庭，国际背景法官负责对在 1998-99 年间科索沃战争犯下的严重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科索沃塞族和阿尔巴尼亚族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延续，尤其是在北部地区，与塞尔维亚关系正常化进程也举步维艰。<sup>16</sup>

在摩尔多瓦，OSCE 一直致力于解决德涅斯特河东岸冲突。自 1992 年 17 日以来，德涅斯特河东岸一直控制着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以东领土。<sup>17</sup> 2017 年 11 月，OSCE 宣布摩尔多瓦和脱离地区领导人的会谈取得“重大突破”。双方“进一步巩固了最近几天签署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协议上的一致意见”，其中包括重新开放领土边界桥梁并承诺在 2018 年初尽快处理遗留问题。<sup>18</sup>

12 月初，OSCE 部长级会议通过声明，对上述进展表示欢迎。<sup>19</sup> 然而，破冰后是否足以化解 25 年来的积怨，仍未可知。<sup>20</sup>

北爱尔兰局势再度紧张，充满不确定性。1998 年，《耶稣受难日协议》以及北爱联合议会和行政机构的组建，基本为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画上句号。

然而，2016 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使得英国和北爱陆地边界再度呈现不确定。边界的去军事化和过境便利是《耶稣受难日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2017

年1月北爱两大政党之间的分歧导致3月大选无疾而终。由于无法就新的行政长官达成一致，联合议会全年都处于搁置状态。<sup>21</sup>人们担心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北爱政治和宪法解决方案无法维持，暴力冲突非常可能卷土重来。<sup>22</sup>

###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武装冲突

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争议领土的国家间武装冲突。两国军队在边境线剑拔弩张，互相对峙。<sup>23</sup>1988至1994年的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虽然最终实现停火，但潜在摩擦依旧暗流涌动，时不时就升级至暴力冲突，2016年4月和2017年便是典型。<sup>24</sup>虽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OSCE明斯克工作组的斡旋下定期举行和平谈判，但是时至2018年冲突已走过四十载，和平的曙光依旧遥遥无期。<sup>25</sup>近些年来，双方都是枕戈待旦，另一场大规模冲突已经若隐若现。<sup>26</sup>

2017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国军队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交火更为频繁。<sup>27</sup>2017年12月，OSCE明斯克工作组联合主席国——法俄美发表联合声明支持恢复并加强外交接触，呼吁就扩大特别代表办事处达成一致，并敦促双方“集中精力找到重大政治分歧的和解方案”。<sup>28</sup>密集外交接触下，交火次数和人员伤亡在12月有所下降。<sup>29</sup>

### 乌克兰武装冲突

乌克兰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获得独立以来，一直努力寻求在西欧更紧密融合和同俄罗斯合作之间取得平衡。乌克兰总统亚努科维奇下台后，俄罗斯将日益西进的乌克兰视作对俄罗斯利益的威胁，于2014年3月吞并克里米亚。

俄罗斯同时还在东乌工业重镇顿巴斯地区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地区煽动叛乱(见图2.1)。<sup>30</sup>三年东乌战争，约1万人死于非命，乌克兰政治舞台几乎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俄罗斯军事力量的身影。<sup>31</sup>据欧安组织乌克兰特别监测团(SMM)，无论是和平协议还是2015年2月达成的《明斯克协议-2》都成了一纸空文，2017年几乎每一天都是炮火连天。<sup>32</sup>

1月底，乌克兰东部战事恶化。联合国在新闻声明中表示，联合国对乌克兰东部局势恶化以及对平民的重大影响表示严重关切。<sup>33</sup>大部分战斗都是远程重炮。2017年3月，乌克兰对分裂分子实施经济封锁。乌央行预计2017年乌克兰经济

增长率将从此前的 2.8% 降至 1.9%。<sup>34</sup>



图 2.1 2018 年 1 月乌克兰东部冲突地区

作者: 雨果·阿勒纽斯, 指北针

资料来源: 乌克兰, 全球实时威胁感知地图(Liveuamap), 2018 年 1 月 1 日。

2017 年全年, 绵延 400 公里的前线, 冲突强度和密度与日俱增。截至 2017 年 10 月底,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UNHCR) 确认东乌冲突共造成 180 万人流离失所, 其中包括 2.2 万名克里米亚人。随着战事的推进, 很多人向西边逃难, 其中大多数人都是逃往了毗邻的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州以及哈尔科夫州, 其余一些则逃往基辅。此外, 还有接近 43 万人逃往俄罗斯避难。<sup>35</sup> 据人道主义

机构报告，武装冲突直接影响 440 万人，380 万人急需救援。<sup>36</sup>SMM 报道，2017 年前 10 个月共有 411 名平民死亡。<sup>37</sup>

9 月，俄罗斯公开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草案提议在乌东执行维和行动。不久后，乌克兰提出替代提议。<sup>38</sup>然而，战斗在 12 月月中进一步升级，再次违反停火协议。截至 2017 年年底，OSCE 记录违反停火事件达到近 40 万起，协议撤离线共部署近 4000 件受禁重武器。<sup>39</sup>与此同时，《明斯克协议-2》关键条款——停火和顿巴斯地区分裂分子控制领土的特殊宪法地位，均未落实。这些领土应重新并入乌克兰并举行大选。

1 俄美关系不断恶化，见史密斯·D，“国际政治与全球安全”，SIPRI 年鉴 2017，第 10-12 页；本卷第 1 章第 2 节。俄罗斯与欧洲安全架构渐行渐远，见安东尼·I，“冲突还是和平的欧洲？不确定性加大，不安全感增加”，SIPRI 年鉴 2017，第 119-139 页。俄罗斯干涉西方选举指控，见“俄罗斯黑客对美国大选的影响”，《纽约时报》；梅森·R，“特蕾莎·梅指责俄罗斯干涉选举和捏造新闻”，《卫报》，2017 年 11 月 14 日。

2 欧洲缺乏对恐怖主义统一的定义，但欧洲理事会正在商讨形成统一标准。欧洲理事会，“欧洲反恐委员会”。

3 经济学和和平研究所，2017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评测和了解恐怖主义的影响（经济和平研究所：悉尼，2017）。

4 2016 年全球恐怖主义指数数据将伊斯坦布尔视为欧洲部分，本章第 5 节讨论土耳其。

5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 ISIL（达伊沙），基地组织及相关个人和实体的第 2253（2015）号决议分析和制裁监测小组提交的第 19 次报告”，2016 年 12 月 30 日，S / 2017/35，2017 年 1 月 13 日。

6 OSCE 秘书处，跨国威胁部，OSCE 相关反恐承诺概述（OSCE：维也纳，2017 年 2 月）；“泛 OSCE2017 反恐大会：防范和打击滋生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维也纳，2017 年 5 月 23-24 日；诺伊曼·P·R，“打击滋生恐怖主义的暴力极端主义和激进主义：来自 OSCE 地区的理念、建议和最佳实践”，OSCE，2017 年 9 月 28 日。

7 OSCE，“安全日-塑造包容、安全、可持续发展城市：全球挑战下的本地化应对”，维也纳，2017 年 3 月 30 日至 31 日。

8 欧洲委员会，反恐专家委员会（CODEXTER），“简化报告：讨论及决议项目列表”第 32 次全体大会，2017 年 5 月 23-24 日，斯特拉斯堡，2017 年 5 月 24 日。

9 欧洲委员会，“欧盟内部安全战略和反恐执行情况最新文件：2017 年上半年报告及 2017 年下半年计划”，第 32 次全体会议，

10 欧洲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通报关于保护和加强申根国的事宜，COM(2017)570 最终版，2017 年 9 月 27 日。

11 “埃塔：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开始武器交接”，BBC 新闻，2017 年 4 月 8 日；特伦姆莱特·G，“埃塔宣布暂停武装冲突”，《卫报》，2011 年 10 月 20 日。

- 12 联合国秘书长,“秘书长在塞浦路斯闭幕式上的讲话”,2017年7月7日。
- 13 史密斯·H,“塞浦路斯统一磋商不欢而散”,《卫报》,2017年7月7日;“塞浦路斯可能错过了最后一次统一的机会”,《经济学家》,2017年7月9日。
- 14 欧菲尼德斯·S,“塞浦路斯为勘探项目启动做好一切准备”,(《商业邮报》,尼科西亚),2017年12月28日。
- 15 毕迪奇·F,“准备启动首起起诉的科索沃战争罪法庭:首席法官”,路透社,2017年11月24日。
- 16 莫里纳·D和瓦诺维奇·M,科索沃和塞尔维亚的谈判未能化解紧张局势,《巴尔干洞察》,2017年2月2日。
- 17 克里明科·E,“后苏联时代的冲突:最新进展”,SIPRI年鉴2017,第140-150页。
- 18 OSCE,“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地位维也纳会谈,OSCE代表明确承诺处理遗留问题”,新闻发布,2017年11月28日。
- 19 OSCE部长级理事会,“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5+2和解谈判过程部长声明”,MC.DOC / 1/17,2017年12月8日。
- 20 希尔·W·H,“摩尔多瓦和德涅斯特困境:地方政治与冲突解决”,卡内基莫斯科中心,2018年1月24日。
- 21 “北爱尔兰在无政府状态下挨过了一年”,《经济学人》,2018年1月24日。
- 22 肯尼迪·D,“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绝大分歧十分危险”,《爱尔兰时报》,2017年12月20日;莱尔·S,“爱尔兰边境地区,人们担心英国脱欧会破坏来之不易的和平”,《纽约时报》,2018年2月20日。
- 23 尽管以前都将此视为国内冲突的国际化,但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冲突已演变为国家间冲突。见德瓦尔·T,“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纳卡冲突)最小化”,卡耐基莫斯科中心,2018年2月20日。
- 24 停火谈判,见德哈塔斯蒂·斯穆森·R,“纳卡冲突:起因、谈判现状和前景”,汉堡大学和平研究与安全政策研究所(IFSH),OSCE年鉴2006(德国:巴登-巴登,2007),第189-210页。
- 25 OSCE明斯克小组概述描述及名单,见本卷附件B第2节。  
见附件B,第二节,在这个体积。
- 26 见克利门科(注17),第143-146页;德瓦尔(注23)。
- 27 见桑迈亚·E,“阿塞拜疆纪念阵亡战士之时,纳卡战火重燃”,欧亚网,2017年2月27日;国际危机组织(ICG),纳卡战云密布,欧洲报告No.244(ICG:布鲁塞尔,2017年6月1日)。
- 28 OSCE,“OSCE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国代表团首脑联合声明”,新闻发布,2017年12月7日。
- 29 国际危机组织,“危机观察:全球冲突跟踪”,2017年12月。
- 30 乌克兰冲突的最初起因,乌克兰冲突也体现出主要是国内势力诱发的内战,在外国势力俄罗斯的干预下可以演化到何种程度。见威尔逊·A,“乌克兰冲突的外部干预:滑向顿巴斯冲突的僵局”,SIPRI年鉴2016,第143-157页。
- 31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联合国报告,乌克兰冲突进入第四个年头,而且看不到尽头”,2017年6月13日。
- 32 SMM每周都对乌克兰危机进行特别报道。见OSCE,乌克兰特别监督代表团,“SMM每日现场报告”。乌克兰冲突和危机管理,见安东尼(注1),第137-138页;克利门科(注17),第146-149页;威尔逊(注30),第143-158页;“乌克兰冲突以及影响”,SIPRI年鉴2015,第55-98页。
- 33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就乌克兰顿涅斯克地区形势恶化发表新闻声明”,SC / 12700,2017年1月31日;联合国安理会,“乌东战事升级,成千上万的平民面临基本生活必需品无着落的境地”,SC/12704,2017年2月2日;格伦诺·M,“乌克兰危机爆发在欧洲东部地区引发恐慌”,评论,国际危机组织,2017年3月21日。
- 34 波力图科夫·P,路透社,2017年3月21日。
- 35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乌克兰”,简报,2017年10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UNHCR),“乌克兰,2017年10月1日至31日”,信息更新;伯恩·博格·A,“被人们遗忘的乌克兰之战”,《纽约时报》,2017年6月20日。
- 36 科曼·J,“被欧洲遗忘的乌克兰前线”,《观察家报》,2017年11月12日。
- 37 OSCE,乌克兰特别监督代表团,“2017年11月1日状态报告”,2017年11月1日。
- 38 阿巴托夫·A,“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乌克兰唯一的出路”,《战争困境》,德克萨斯大学,2017年9月28日;“加拿大做出外交努力,推动联合国在乌克兰的维和行动计划”,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17年11月10日;国际危机组织(ICG),维和部队能否打破乌克兰僵局?,欧洲报告No.246(ICG:布鲁塞尔,2017年12月15日)。
- 39 OSCE SMM:今年在乌克兰东部共记录到40万起违反停火协议事件,乌克兰危机媒体中心,2017年12月22日。SMM违反停火协议报告,见OSCE(注32)。

## 第五节. 中东和北非武装冲突

伊恩·戴维斯

2017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共爆发7场活跃武装冲突:埃及、伊拉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利比亚、叙利亚、土耳其和也门。其中许多冲突相互关联,涉及多个区域和国际大国以及众多次国家行为主体。<sup>1</sup>2017年重大区域趋势包括阿拉伯之春的持续影响;伊朗和沙特的地区博弈;伊斯兰国的节节败退。本节首先对上述重大事件进行回顾,随后对2017年地区武装冲突逐一论述。

### 重大事件进程

#### 阿拉伯之春余波未平

阿拉伯之春的余波依旧影响着2017年中东北非局势走向。2010年阿拉伯之春始于突尼斯,旋即席卷整个阿拉伯世界大部地区,只可惜春天的阿拉伯之花并未结出民主国家之果。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依旧承受着内战、暴力和战争之殇。埃及大部分地区局势虽脆弱,但也大体稳定下来,只有西奈半岛硝烟难散,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百姓苦不堪言。阿拉伯世界的海湾石油国依旧眷恋自己的财政资源,极力抵制变革的浪潮。约旦和摩洛哥进行了一些有限的改革,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现状。<sup>2</sup>只有突尼斯的抗议活动最终触发自觉地社会变革。<sup>3</sup>

#### 伊朗沙特的地区博弈

伊朗和沙特陷入了一场权力斗争,一些评论人士称这场斗争是一场新的地区冷战。<sup>4</sup>2017年,在卡塔尔和黎巴嫩,伊沙不断角力(但仍局限于外交、制裁和政治),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的活跃武装冲突仍在持续,背后的代理人都是伊朗和沙特。今年6月,沙特带头迫使卡塔尔放弃暗中支持恐怖主义和伊朗。沙特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并关闭了同卡塔尔的运输往来,巴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紧随其后。<sup>5</sup>10月,巴林呼吁暂停卡塔尔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成员国资格。<sup>6</sup>12月,阿联酋宣布同沙特建立新的政治军事同盟。<sup>7</sup>

伊朗和沙特的改革举措以及去年12月的伊朗抗议活动,都带来了新的变数。<sup>8</sup>然而,总体而言,爆点如此密集、外交斡旋如此无力,以逊尼派为主的沙特阵

营和什叶派主导的伊朗阵营在 2017 年年末再度爆发全面对抗，概率依旧极大。

### 伊斯兰国丢城失地

2017 年 12 月，伊拉克和叙利亚都宣布战胜伊斯兰国。过去的一年，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一众外军盟友和各式地方武装将一座座村庄、城镇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伊斯兰国战士们从那些曾经自称领土的城镇仓皇逃串。<sup>9</sup>

据美国领导的全球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伊斯兰国全球联盟称，截至今年年底，盘踞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不到 1000 人。<sup>10</sup>然而，伊斯兰国威胁依然存在，不管是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一支极具韧性、高度危险的武装力量(参见图 2.2)，同时又是地区焦点之所在，尤其是在利比亚、菲律宾、西奈半岛和西非。伊斯兰国已经转变策略，更为注重对恐怖主义行动的指导、支持和精神蛊惑。<sup>11</sup>

为了防止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出现新的叛乱或是国家崩溃，对伊斯兰国的军事胜利之后必须跟进政治和经济重建策略。<sup>12</sup>伊斯兰国外国战士的遣返回乡问题，不论是回到中东地区还是其他地区，必将成为另一重大挑战。<sup>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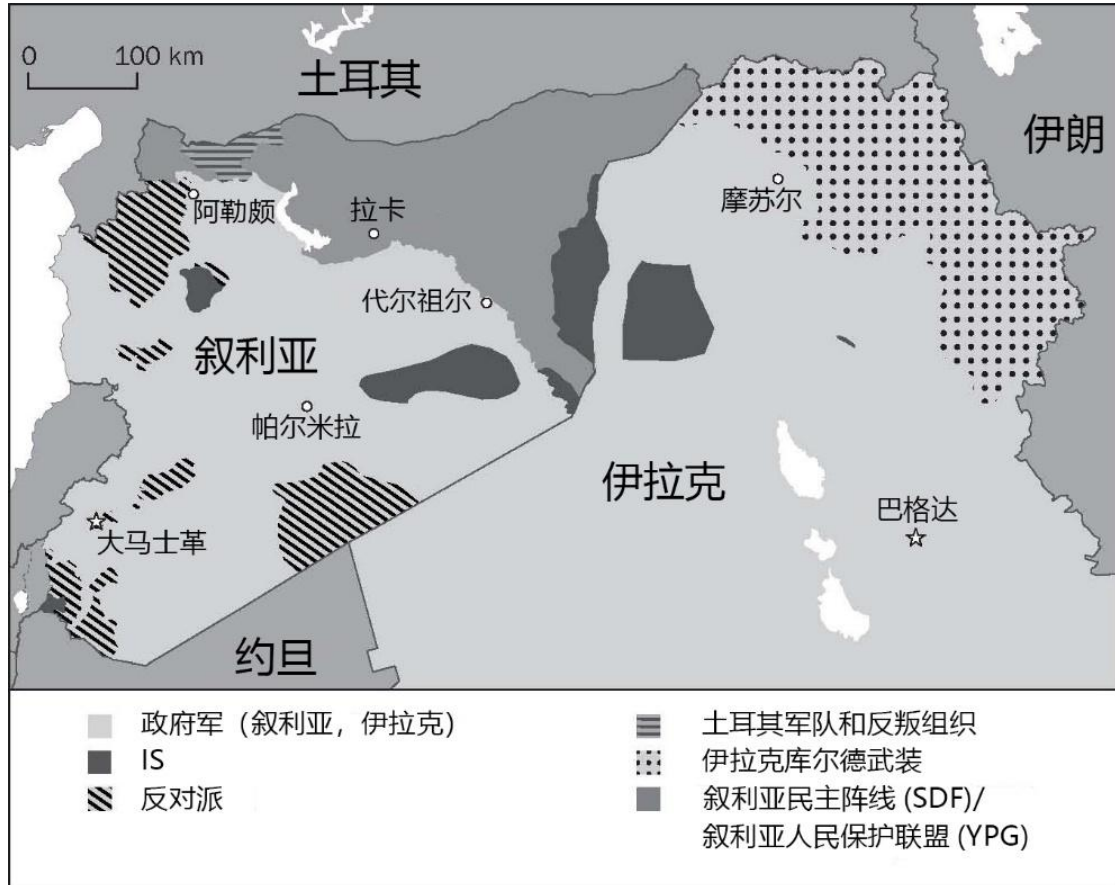


图 2.2. 伊拉克叙利亚武装派别，2018 年 1 月

作者：雨果·阿勒纽斯，指北针

资料来源：全球实时威胁感知地图 (Liveuamap)，2018 年 1 月 1 日，外国势力想从叙利亚战争中得到什么，德国之声，2018 年 2 月 22 日。

## 埃及武装冲突

埃及是阿拉伯国家第一人口大国，在近代中东政治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胡斯尼·穆巴拉克执政 30 年之久，在阿拉伯之春的抗议中被迫下台。2013 年 7 月，其继任者穆罕默德·穆尔西在军事政变被免职，退役陆军元帅、前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于 2014 年 5 月当选总统。<sup>14</sup>

2013 年，西奈北部爆发叛乱，主要针对国家安全部队。然而，西奈半岛武装分子在 2014 年投入伊斯兰国怀抱(当地伊斯兰国分支机构被称为伊斯兰国西奈省)之后，发动了针对平民目标的大规模袭击，其中包括 2015 年一架俄罗斯客机爆炸坠毁事件，机上 224 名乘客和机组成员全部遇难。<sup>15</sup>自 2014 年 10 月以来，西奈北部一直处于紧急状态，时至 2016 年岁末，这一地区的叛乱依旧是埃及国内安全的主要威胁。<sup>16</sup>

2017 年 4 月，伊斯兰国加大了对科普特基督徒的袭击。4 月 9 日，针对科普特教堂的两次袭击共造成 48 人丧生，迫使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sup>17</sup>今年 5 月，针对基督徒的袭击仍在继续，伊斯兰国第一次在埃及南部发动重大袭击，造成至少 29 人死亡。<sup>18</sup>埃及政府实施报复打击，对利比亚境内伊斯兰国训练营展开空袭并在国内加强镇压力度。<sup>19</sup>报告同时表明，以色列和埃及在西奈半岛展开打击伊斯兰国合作，其中包括以军队埃及境内伊斯兰国发动空袭。<sup>20</sup>

2017 年 4 月和 5 月，西奈半岛北部的几个当地部落——包括最大的两个部落塔拉班-贝都因人和萨瓦卡人宣布加入反抗伊斯兰国的行列。<sup>21</sup>7 月 21 日，西奈两次军事检查站遭受自称来自伊斯兰国的汽车炸弹袭击，至少杀死 23 名士兵。<sup>22</sup>11 月，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斯兰国袭击了西奈北部的一座苏菲清真寺，杀死 300 多人。<sup>23</sup>12 月 29 日，开罗郊外科普特基督徒再遭袭击，造成至少 9 人死亡。<sup>24</sup>

到今年年底，埃及正面临着数十年来最为严重的人权状况同时西奈内战正酣。<sup>25</sup>2018 年 3 月总统大选在即，政府推出众多高压法令，恢复国家紧急状态并对一切形式异议实施打压。<sup>26</sup>



## 伊拉克武装冲突

自 2003 年以来，什叶派主导的伊拉克政府一直在教派冲突频发的伊拉克大地上，努力挣扎着保卫一方平安。时至 2014 年，伊斯兰国已占领伊拉克大部地区，直至 2016 年伊斯兰国被迫撤退，被占领土几近丧失殆尽。<sup>27</sup> 打击伊斯兰国残余武装势力的战斗持续至 2017 年，尤其是北部城市摩苏尔和塔尔阿法(见图 2.2)。伊拉克宗教关系紧张，尤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剑拔弩张，同时反伊斯兰国武装力量联盟本就各自心怀鬼胎，使得局势更加岌岌可危。除伊拉克政府军，美国为首的国际武装联盟，参与战斗的其他组织还包括库尔德地区政府(KRG)自由斗士，人民动员力量(PMF，主要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准军事部队)和当地的逊尼派部队武装。<sup>28</sup>

2016 年 9 月，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战拉开大幕。估计约有 54000 名政府军、14000 名 PMF 战士、40000 名自由斗士和 500 名美军士兵，共同对抗 5000-9000 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sup>29</sup> 重新夺回摩苏尔西部的战斗于 2017 年 2 月 19 日打响，但由于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负隅顽抗，进攻举步维艰。<sup>30</sup> 摩苏尔中部的战斗从 6 月份开始，这座城市最终在 7 月夺回。几周后，塔尔阿法和哈加相继解放。<sup>31</sup>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UNAMI)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HCHR)报告，至少有 2521 名平民在摩苏尔战役中丧生。大多数人死于伊斯兰国之手，其中包括至少 741 人被处决，但报告同时也将 461 名平民死亡归因于空袭。<sup>32</sup> 国际特赦组织也同样对交战双方予以谴责，指责双方违反国际法，伊拉克政府军和美军大量使用击杀面积巨大的爆炸性武器和简易爆炸物抛射装置。对于平民伤亡，伊拉克政府也为采取有效防范措施。<sup>33</sup> 同时还有指控指责伊斯兰国在摩苏尔使用化学武器。<sup>34</sup>

10 月，伊拉克政府军在安巴尔省发起新一轮进攻。12 月初，伊拉克政府正式宣布，所有被占领土已全部夺回。<sup>35</sup> 然而，伊斯兰国——这个从一场叛乱中成长起来的恐怖组织，即便说还未看见其新的分支机构，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一个重大威胁。饱受伊斯兰国涂炭的那些土地，家园重建、教派融合，伊拉克政府面临着如山的压力，尤其是像摩苏尔这样，断壁残垣、遭受重创的城市。截至 12 月 31 日仍然有逾 300 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sup>36</sup> 在完成对伊斯兰国

的军事清剿之后，伊拉克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在库尔德人、什叶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之间实现真正的政治和解，包括解散所有的民兵武装，建立一个更具弹性、独立和包容的政府。<sup>37</sup>

作为携手对抗伊斯兰国的举措之一，2014年12月，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斯坦自治区政府签署一项协议，实现石油财富和军事资源共享。但是，KRG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一些领土争端仍未解决，特别是在2016年与伊斯兰国作战期间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地区，包括基尔库克、附近油田和尼尼微省部分地区。随后KRG制定了库尔德斯坦独立的谈判计划，2016年底局势再度紧张。

KRG坚持在2017年9月25日举行从伊拉克独立的公投，无视地区内部、伊拉克政府以及伊朗和土耳其等国推迟或取消公投的请求。这些国家各自都有库尔德族。<sup>38</sup> 尽管92%以上的选票赞成独立，但伊拉克政府拒绝承认投票结果，并威胁在经济和政治上进行孤立。国际社会也只有以色列明确表示支持，而KRG的其他西方盟友——最重要的盟友美国——公开表示支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sup>39</sup> 全民公投后的第四天，伊拉克政府禁止国际航班基础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并准备武力强攻，夺回基尔库克及其附近油田以及其他争议领土。<sup>40</sup> 尽管伊拉克政府和库尔德武装之间还有些零星冲突，但是大多数库尔德武装都平安无事的撤回到2014年前的阵地。<sup>41</sup>

在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KRG于2017年10月25日提出暂停独立进程，并呼吁展开对话。尽管如此，伊拉克政府依然坚持KRG公投无效。10月29日，该地区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辞职。<sup>42</sup> 尽管KRG在11月中旬声明将尊重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任何伊拉克省份都不能脱离联邦，但直至年底，KRG和伊拉克政府依旧僵持不下。<sup>43</sup>

## 巴以冲突

近些年来相较中东和北非的其他冲突，巴以冲突的消息似乎被人们渐渐的忘却，但是在2017年，巴以冲突形势依旧暗流涌动、危机四伏。2017年7月，巴勒斯坦人越过绿线(国际公认的以色列与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之间的分界线)，巴勒斯坦人的团结之心得以充分体现。7月14日，两名以色列警察在耶路撒冷东部阿克萨清真寺附近被杀，以色列当局随后就在入口处安装了金属探测仪。<sup>44</sup> 然而，迫于巴勒斯坦人大规模示威，以色列在7月24日渐探测仪拆除。<sup>45</sup>

2017年12月6日，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正式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宣布将美国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sup>46</sup>其他所有国家都承认特拉维夫是以色列首都，但没有国家承认以色列吞并东耶路撒冷。特朗普的这一声明引发整个约旦河西岸、加沙和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的强烈抗议。4名巴勒斯坦人在与以安全部队的冲突中丧生。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的火箭更为密集，以空军也对加沙的目标展开空袭。<sup>47</sup>

以色列经常将耶路撒冷描述为其“统一和永久”首都，而巴勒斯坦人坚持认为，东耶路撒冷必须成为未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的首都。美国历任政府都认同的一个国际观点是，耶路撒冷的地位必须通过谈判解决。针对特朗普的举动，12月13日在土耳其召开的伊斯兰合作组织(OIC)正式宣布东耶路撒冷为巴基斯坦首都。同时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会上发表讲话，美国在和平进程中的任何角色他都将不再接受。<sup>48</sup>

12月18日，美国对间接批评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议进行否决，这也是六年来美国第一次在安理会行使否决权。<sup>49</sup>12月20日，联合国大会以128票赞成、9票反对、35票弃权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因此很大程度上只具象征意义)，要求美国撤销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sup>50</sup>

## 利比亚冲突

穆阿迈尔·卡扎菲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直至2011年反叛武装在西方军事干预加持下才被推翻。随后风雨飘摇的利比亚出现权力真空，伊斯兰武装的崛起，使得大量来自非洲和中东的难民希望经由利比亚进入欧洲，其中许多人最终抵达欧洲大陆。2015年12月，冲突各方在摩洛哥斯希拉特签署《2015年利比亚政治协议》(LPA)。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一个联合国背书的“联合政府”(GNA)于2016年在黎波里的一个海军基地成立。然而，GNA却继续面临着来自两个敌对政府和众多民兵组织的反对。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GNA)主席兼总理法耶兹·萨拉杰与自封为利比亚国家军队(LNA)指挥官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之间的紧张关系，使得局势更为错综复杂。

2017年3月初，班加西防御旅(BDB)接管了锡德拉和拉斯拉努夫主要的石油码头。BDB主要由班加西反对LNA武装分子组成，其中包括萨拉菲伊斯兰民兵组织成员。然而仅仅只过了数周，LNA重新夺回码头，并将BDB推回至西南部的朱

拉夫地区。在的黎波里，反对武装还在其他几个邻近街区发生交火。<sup>52</sup>5月2日，萨拉杰和哈夫塔尔在阿布扎比进行了一年多来的首次会面，7月又在巴黎举行会谈。但南部和的黎波里各民兵组织继续混战一片，也就表明就比利亚未来达成协议已不太可能。<sup>53</sup>

9月20日，联合国利比亚援助团(UNSMIL)启动一项联合国行动计划，得到了联合国安理会、非盟、欧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的支持。UNSMIL 斡旋会谈，针对LPA修正案达成若干协议，但未能就军事指挥安排、政府机构职能权限及机制和其他一些宪政问题达成一致。<sup>54</sup>

10月初，西部战斗升级。反伊斯兰国民兵组“利比亚革命者之家”表示，已控制沿海城市萨卜拉塔，这也是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主要中转地。<sup>55</sup>同情利比亚LNA的其他武装力量占领了利比亚西部的其他战略地区。与此同时，由联合国主导的同部分LPA的谈判陷入僵局。<sup>56</sup>2016年8月和12月，美国在利比亚针对伊斯兰国武装力量的不定期空袭重新开启，此前美国曾在2017年9月和11月17日至19日展开对伊斯兰国空袭。空袭目标为前伊斯兰国苏尔特以南法基赫的民兵组织。<sup>57</sup>

2017年，至少有118064名移民经海路抵达意大利，较2016年减少34%。利比亚经由地中海前往欧洲的这条线路，至少有2832人丧生，较2016年减少39%。<sup>58</sup>一个视频资料显示，来自非洲的移民被作为奴隶买到利比亚。11月，GNA对所谓的利比亚奴隶交易展开调查。<sup>59</sup>

在LPA成立两周年的2017年12月17日，哈夫塔尔将军宣布，他认为协议已到期，相关机构尤其是GNA和以萨拉杰为首的总统委员会，现在已经“无效”。哈夫塔尔说，LNA现在是利比亚“唯一合法机构”，举行新大选之前，拒绝接受任何政府或议会授权。哈夫塔尔的这一举动使得其盟友和联合国支持的GNA在利比亚西部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大增。<sup>61</sup>

## 叙利亚武装冲突

叙利亚政坛长期为阿拉维派精英所统治。自2011年以来，这一权力格局在一众地方势力混战中受到挑战。冲突最初的导火索是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后来地区诸国和国际列强卷入其中，演变为一场错综复杂的战争。冲突背后的推手是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截至2017年12月7日，战争导致叙利亚接近一半人口

流离失所——超过 540 万难民和 610 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其中 300 万人生活在“隔绝之地和被围困地区”。<sup>62</sup>截至 2017 年 11 月，1310 万人（占叙利亚人口一半以上）急需人道主义援助，650 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另有 400 万人面临严重的粮食安全风险。<sup>63</sup>尽管还未有可靠的伤亡统计数据，但据信有 40 多万叙利亚人死于这场战斗。<sup>64</sup>

波诡云谲的叙利亚武装冲突中，叙利亚政坛权力平衡在 2016 年底突然被打破，局势的天平倒向巴沙尔阿萨德总统。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说法，叙利亚政府利用 2016 年 8 月至 2017 年 3 月期间达成的“和解努力”，造成大批平民流离失所并夺回领土控制权。大赦国际声称，政府军大肆围攻、非法处决、强制驱离平民，犯下危害人类的累累罪行。<sup>66</sup>

2017 年 2 月 23 日至 3 月 3 日，联合国在日内瓦主持召开叙利亚和谈，但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4 月，叙利亚武装冲突升级，同时土耳其和美国的介入，也使得政治解决前景愈发暗淡。4 月 4 日，叙利亚反对派控制的汗舍孔镇遭到化武袭击，造成至少 80 人死亡。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认为，阿萨德政府应对化武袭击事件负责。<sup>67</sup>三天后，美国对据信是化武袭击源头的空军基地发射巡航导弹。<sup>68</sup>4 月下旬冲突进一步升级，土耳其对叙东北部人民保护部队（YPG）的库尔德战士发起空袭。而以 YPG 为首的叙利亚民主军（SDF），得到了美国的支持，正准备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最后一个据点拉卡市发起攻击。<sup>69</sup>

5 月 6 日，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和土耳其四国同意在叙西部建立四个“冲突降级区”。<sup>70</sup>停火协议允许阿萨德政府将军事力量转移至叙东部，以便其制衡美国为首的国际联盟和 SDF，从伊斯兰国手中重新夺回被占领土。6 月，在美国的加持下，SDF 向拉卡发起进攻。6 月 18 日，美国击落叙利亚政府一架苏 27 战斗机，并对正向 SDF 控制城镇挺进的亲政府武装进行数轮轰炸。<sup>71</sup>此外，土耳其在土叙边境部署军队，以便对西北部库尔德武装控制的阿夫林镇展开进攻。<sup>72</sup>

自 2011 年叙利亚武装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一直对叙政府给予政治和军事援助。2015 年 9 月 30 日以来，俄罗斯直接武力介入叙利亚冲突，支持叙政府。<sup>73</sup>据俄罗斯国防部称，2015 年 10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共有 41 名俄罗斯士兵战死叙利亚。<sup>74</sup>同时还有至少 73 名俄罗斯雇佣兵被杀。<sup>75</sup>尽管俄罗斯在去年 12 月宣布从叙利亚撤军，但俄方保留了其在塔尔图斯（始建于 1971 年）和拉塔基亚省的赫梅米姆空军基地（2015 年 9 月首次投入使用）。<sup>76</sup>2017 年 1 月签署的一份新条

约中，俄罗斯将两处设施的租期延长了 49 年，并可在条约到期后选择延期 25 年。<sup>77</sup>

随着代尔祖尔和拉卡相继解放，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东部遭受重创，叙战局发生重大逆转。2017 年 10 月，伊斯兰国标志性首都拉卡被 SDF 攻陷。

满目苍夷、断壁残垣的拉卡还得进行全城扫雷。<sup>78</sup>11 月，阿萨德政府重新夺回代尔祖尔，但严重破坏后的代尔祖尔，大多数人不得不踏上背井离乡之路。<sup>79</sup>代尔祖尔和拉卡局势持续动荡，战事反复拉锯，大规模难民返乡之路依旧遥遥无期。<sup>80</sup>

11 月，阿萨德总统在俄罗斯索契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普京随后同伊朗总统哈桑和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伊朗土耳其都同意携手打击叙境内的伊斯兰国武装力量。<sup>81</sup>亚太峰会间隙，俄美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同意继续努力打击伊斯兰国，同时也指出军事途径并非叙利亚冲突解决之道。<sup>82</sup>尽管如此，冲突降级区的战斗仍在继续，人道主义救援也十分有限。11 月 13 日，叙利亚北部阿勒颇省阿塔雷布的一个市场遭受空袭，造成至少 53 人死亡，人们普遍怀疑是叙政府军或俄罗斯所为。<sup>83</sup>

联合国斡旋的叙利亚政府同反对派之间和谈于 11 月下旬在日内瓦重启，但收效甚微。联合国调停人德米斯图拉表示，他没有看到……政府真心寻求对话和谈判的方式。<sup>84</sup>尽管如此，双方约定在 2018 年 1 月举行进一步谈判。<sup>85</sup>同时在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的支持下，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定期举行谈判。12 月 21 日至 22 日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 8 轮会谈结束时，各方同意于 2018 年 1 月下旬在索契举行叙利亚和平大会。<sup>86</sup>约 40 个反对派组织拒绝这一提议，称俄罗斯此举就是试图绕过日内瓦谈判。<sup>87</sup>

## 土耳其和库尔德人间武装冲突

2011 年叙利亚武装冲突爆发以来，土叙边境紧张局势加剧，大批难民涌入土耳其。2016 年 7 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使得土总统埃尔多安愈发大权紧握，他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也进一步壮大。<sup>88</sup>2016 年 8 月，土耳其对叙利亚北部的伊斯兰国和库尔德武装组织发起攻击。

尽管土耳其宣布于 2017 年 3 月结束军事进攻，但土耳其仍继续对叙反对派中的非库尔德武装提供跨境武装支持。<sup>89</sup>2017 年 10 月，土耳其在伊德利卜省部

署军队（2017年5月叙利亚公布的四个冲突降级区之一，见上文），并且有传闻土耳其还将在叙利亚的其他库尔德控制区扩大军事行动。<sup>90</sup>2017年5月，美国决定继续同库尔德 YPG 为主力的 SDF 展开军事合作，其中包括为其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此举使得原本就十分紧张的美土关系愈发紧张。2015年奥巴马政府启动针对伊斯兰国的联合打击行动以来，美土紧张关系就一直发酵。<sup>91</sup>

土耳其对叙北部库尔德武装采取军事行动，对于支持库尔德武装或是一定程度支持该地区库尔德人政治自治的提议，土耳其都是惴惴不安，这一切都必须从土耳其东南部库尔德地区武装冲突来理解。自1984年以来，土耳其安全部队与库尔德工人党(PKK)一直在这一地区你来我往、冲突不断，打打停停。2013年停火协议于2015年7月被打破，新一轮暴力冲突拉开帷幕。<sup>92</sup>根据 OHCHR 统计，在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的冲突中，共有92人死亡，上千人逮捕，35至50万人流离失所。<sup>93</sup>

2017年，暴力冲突继续。土耳其政府数据表明，2017年共有2500名PKK武装分子被打死，7200多人被捕，148名安全部队士兵战死，32名平民丧生，当然土耳其政府数据常常是夸大自己的战果。<sup>94</sup>土耳其政府同PKK能否不再兵戎相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耳其同叙利亚境内YPG之间能够握手言和，但是时至今年年底，双方通过和谈达成这一目标似乎可能性不大。

## 也门武装冲突

当前也门武装冲突和人道主义危机根源错综复杂、充满争议。<sup>95</sup>这个国家是1990年也门人民民主共和国(南也门)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合并而成。自1978年以来一直担任北也门总统的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担任首届也门总统。然而，南北也门之间的紧张局势还在继续。1994年，南方分离主义运动引发也门内战，不久即被挫败。胡塞武装叛乱始于2004年，当时扎伊迪派领导人侯赛因·巴德里丁·胡塞发动了反对也门政府的起义。尽管他在起义中被杀，但自此叛乱分子被称为胡塞武装叛军(尽管他们称之为安萨尔·阿拉)。

也门北部战乱断断续续、持续数年，终于在2010年的停火协议中硝烟散去。这场战争共造成数百人死亡，超过25万人流离失所。然而，受阿拉伯之春和反对派武装对总统府发动大规模武装袭击的影响，抗议示威在2011年一浪高过一浪，萨利赫总统被迫辞职。也门沦为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阿拉伯半岛的基地组

织-AQAP 和伊斯兰国也门省)分支基地，也门局势愈发动荡。

随后几年，暴力冲突愈演愈烈。时至 2014 年，也门局势进一步滑向全面内战。一边是国际社会承认的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总统，一边是胡塞武装和忠于前总统萨勒赫的武装组成的松散联盟。后者控制着首都萨那和全国大部地区。2015 年 3 月，应哈迪政府请求，沙特为首的阿盟联军武装介入也门武装冲突。哈迪政府流亡沙特，但到了 2016 年年末，多数观察家认为也门战事不过是沙特同伊朗之间代理人战争的一环。<sup>96</sup>走马灯似的和平倡议和停火调停你方唱罢我登场，最终都未能停下战争的脚步，留下的是近 100 万人徘徊在饥荒的边缘。<sup>97</sup>

2017 年 1 月，沙特为首的阿盟联军和效忠哈迪的也门军队向也门西南部和北部的胡塞-萨利赫武装发起新一轮军事攻击。据联合国估计，自 2015 年 3 月以来，也门冲突已造成 1 万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并导致 300 万人流离失所，超过 1000 万人“急需救援”。<sup>98</sup>整个 3 月炮火连天并在 7 月再度升级，特别是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sup>99</sup>7 月 22 日，胡塞武装声称向沙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此前胡塞武装曾向沙特军事目标发射多枚远程弹道导弹。<sup>100</sup>

8 月 24 日，萨利赫在萨那举行大型集会，萨利赫-胡塞武装武装联盟内部紧张关系加剧，随后沙特为首的阿盟联军也加大了空袭力度。<sup>101</sup>2016 年全年空袭共计 3936 次，而 2017 年前 6 个月就激增至 5676 次。<sup>102</sup>11 月 4 日利雅得遭到导弹袭击，沙特联军再度加大空袭力度。<sup>103</sup>为了阻止伊朗向胡塞武装武装运送武器，沙特还暂时关闭了所有通往也门的入境口岸。对胡塞武装-萨利赫控制领土加强封锁，使得本就触目惊心的也门人道主义危机更为岌岌可危。<sup>104</sup>去年 12 月，疑似霍乱病例已达 100 万例，这也是人类现代历史规模最大、传播最快的一次霍乱爆发。<sup>105</sup>

11 月 30 日，胡塞武装和萨利赫武装力量之间的武装冲突在萨那爆发，12 月 4 日萨利赫死于乱枪之下。据报道曾需求同沙特及其阿盟盟友展开对话。<sup>106</sup>萨利赫的死也使得胡塞武装成为也门北部最大的武装力量，也门内战僵局不改。<sup>107</sup>据报道，12 月 19 日，利雅得发射的第二枚弹道导弹被沙特防空力量拦截。沙特和美国声称导弹由伊朗提供。<sup>108</sup>随后沙特联军进一步加大空袭打击力度。<sup>109</sup>

12 月 20 日，美国确认美军参与也门“多起地面行动”，此外美军在 2017 年共发起约 125 次空袭，这一数量超过过去 4 年的总和。空袭主要针对 AQAP 和在也门的伊斯兰国大本营，大多集中在也门南部。<sup>110</sup>



2017年年底,沙特联军继续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部分封锁,造成毁灭性的人道主义灾难。至少1700万人面临着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占到也门人口60%。<sup>111</sup>12月29日,也门硝烟持续整整1000天,在此重大时刻,联合国三大机构首脑再次大声疾呼,冲突各方应立刻全面放行人道主义援助并停止战斗。<sup>112</sup>

- 1 希尔特曼·J,《应对MENA地区错综复杂的武装冲突》,国际危机组织:布鲁塞尔,2017年12月22日。
- 2 欧盟驻约旦代表团,“欧盟投入1.15亿欧元,支持约旦政治和环境改革”,新闻发布,2017年2月12日;萨利赫·H,“拉巴特推动摩洛哥停滞不前的政治改革迈向现代化”,《金融时报》,2017年11月3日。
- 3 穆莎尔·M,“新生的希望”,IMF,金融与发展,第54卷No.4(2017年12月)。
- 4 见圣蒂尼·R·H,《中东和北非的新区域冷战:区域安全理论再探》,《国际观察》第52卷No.4(2017),第93-111页。见本卷第1章第2节。
- 5 希尔特曼·J,“卡塔尔有些自不量力:现在正在付出代价”,《纽约时报》,2017年6月18日。
- 6 科恩·G,“巴林呼吁暂停卡塔尔的GCC成员国身份”,《阿拉伯新闻》,2017年10月31日。关于GCC(海湾合作委员会)简要说明见本卷附件B第2节。其他6个成员国是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 7 温图尔·P,“阿联酋宣布与沙特结盟,可能重塑海湾关系”,《卫报》,2017年12月5日。
- 8 恩德里克·T,“鲁哈尼在伊朗大选中大获全胜”,《纽约时报》,2017年5月20日;“伊朗抗议活动:示威活动第三天发生暴力事件”,BBC新闻,2017年12月30日;达赫甘·S·K,“鲁哈尼承认伊朗人民的不满,抗议继续”,《卫报》,2017年12月31日;朱洛夫·M和博格·J,“沙特国王驱逐侄子,任命儿子为王位第一顺位继承人”,《卫报》,2017年6月21日;“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将挑战其权力的人都扫地出门”,《经济学家》,2017年11月9日。
- 9 IS之目标、运作和分支机构以及相关旨在清剿IS的国际军事行动见戴维斯·I,“IS之目标、运作模式及国际反应”,SIPRI年鉴2016,第22-39页;戴维斯·I,“IS在2016:‘哈里发国’楼塌了,跨国威胁起高楼?”,SIPRI年鉴2017,第89-104页。
- 10 “联军表示,伊拉克和叙利亚将最终保留驻军不到1000名”,路透社,2017年12月27日。
- 11 科克·M,施密特·E和卡利马基·R,“伊斯兰哈里发国的土崩瓦解,ISIS可能会退回其赖以生存的游击模式”,《纽约时报》,2017年10月18日。
- 12 见伯特森·S和罗宾逊·L,《巩固击溃ISIS的胜利果实:摩苏尔及更多地区的维稳挑战(兰德公司:斯塔莫尼卡,加利福尼亚,2017年)》;国际危机组织(ICG),《反恐陷阱:美国在打击ISIS和基地组织中应该避免的问题,特别报告No.3》(布鲁塞尔,2017年3月22日);克罗克·R(主席)《伊拉克未来工作队任务:实现长期稳定以确保击败ISIS》(大西洋理事会:华盛顿,2017年5月31日)。
- 13 “ISIL控制区域5600名难民返回家园”,半岛电视台,2017年10月25日;施密特·E,“即便已在叙利亚战场溃不成军,关押在难民营的ISIS武装分子依然是威胁”,《纽约时报》,2018年1月24日。
- 14 “埃及掠影”,BBC新闻,2017年11月6日。
- 15 “俄罗斯空难:我们知道什么”,BBC新闻,2015年11月17日。
- 16 法新社,“西奈检查点爆炸案之后,埃及宣布国家加入紧急状态”,《卫报》,2014年10月25日。
- 17 “埃及科普特教堂受到致命爆炸袭击”,BBC新闻,2017年4月9日。
- 18 麦克尔森·R,“科普特教堂袭击事件造成26名基督徒丧生,埃及发动对叙利亚的空袭报复”,《卫报》,2017年5月26日。
- 19 阿布列恩·A,“埃及扣押前总统候选人,最新逮捕名单”,路透社,2017年5月23日;艾西米·Y和德沃金·A,“悬崖边上的埃及:欧洲如何面临在埃及的另一场危机”,《政策简报》No.218(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伦敦,2017年6月)。
- 20 柯克帕特里克·D·D,“秘密联盟:以色列在埃及实施空袭,得到了开罗的同意”,《纽约时报》,2018年2月3日。
- 21 米哈伊尔·G,“西奈部落拿起武器对抗IS”,《阿拉伯观察》,2017年5月15日。
- 22 美联社,“至少23名埃及士兵在西奈检查点袭击事件中丧生”,《卫报》,2017年7月7日。

- 23 沃尔什·D 和柯克帕特里克·D·D, “埃及报复的怒火一浪高过一浪, 却迷失在西奈半岛”, 《纽约时报》, 《纽约时报》, 2017 年 11 月 25 日。
- 24 “埃及攻击事件: 枪手瞄准了教堂和商店的科普特基督徒”, BBC 新闻, 2017 年 12 月 29 日。
- 25 路德·P, “加强欧盟与埃及的关系绝不能忽视人权”, 《欧盟观察家》, 2017 年 7 月 24 日。
- 26 “人权观察, 埃及: 野蛮镇压”, 2018 年 1 月 18 日。
- 27 伊拉克冲突见中东北非武装冲突, SIPRI 年鉴 2015-2016-2017 中 IS 相关内容。
- 28 曼苏尔·R 和维恩·E, “摩苏尔之战之后, 伊拉克安全部队祸起萧墙”, 《战争困境》, 2017 年 8 月 25 日。
- 29 休谟·T, “摩苏尔之战: ISIS 负隅顽抗, 死守伊拉克大本营”, CNN, 2017 年 2 月 20 日; 赖特·R, “摩苏尔城内的秘密眼线”, 《纽约客》2017 年 7 月 10 日。
- 30 卡里米·F, 阿喀什尼·H 和阿塔西·B, “伊拉克展开行动, 将 ISIS 赶出摩苏尔西部”, CNN, 2017 年 2 月 20 日; “摩苏尔之战如何展开”, BBC 新闻, 2017 年 7 月 10 日。
- 31 艾尔·安萨利·K, 艾布·纳斯尔·D 和亚历山大·C, “人们鸣笛庆祝摩苏尔解放, 赶跑了 ISIS” 彭博社, 2017 年 7 月 10 日; “IS 武装冲突: 伊拉克发动对塔勒阿法尔的地面进攻”, BBC 新闻, 2017 年 8 月 20 日。
- 32 联合国伊拉克援助团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尼尼微行动和夺回摩苏尔中平民保护报告, 2016 年 10 月 17 日至 2017 年 7 月 10 日。
- 33 大赦国际, 《不惜任何代价: 伊拉克平民在西摩苏尔》, (大赦国际: 伦敦, 2017 年 7 月)。
- 34 指控见本卷第 8 章第 2 节。
- 35 阿卜杜勒·艾哈德·G, “摩苏尔解放后的疯狂杀戮”, 《卫报》, 2017 年 11 月 21 日; 格雷厄姆·哈里森·E, “伊拉克正式宣布停止对 IS 的围剿”, 《卫报》, 2017 年 12 月 9 日。
- 36 国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 “伊拉克: 2017 年年中更新 (1 月至 6 月)” 维德姆塞克·B, “摧毁摩苏尔就是为了将其从 IS 的魔爪中解救出来: 百姓们会回来吗?”, 《悉尼先驱晨报》, 威斯克·T, “捐助国在伊拉克重建问题上画大饼, 但是摩苏尔居民暗自神伤” IRIN, 2018 年 2 月 15 日。
- 37 萨伊赫·Y, “伊拉克国家危机”, 卡内基中东中心, 2017 年 11 月 23 日; 曼苏尔·R, 《ISIS 倒台后的伊拉克: 为国家而战》, 研究论文,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伦敦, 2017 年 7 月)。
- 38 国际战略研究所, “伊拉克库尔德独立公投的后果”, 《战略评论》23 卷, No. 10 (2017 年 11 月), 第 3-5 页。
- 39 国际战略研究所 (注 38)。
- 40 “调查后, 伊拉克对库尔德地区实施航班禁令”, 半岛电视台, 2017 年 9 月 29 日。
- 41 伊拉克将库尔德人争议地区“撤至 2014 年控制线”, BBC 新闻, 2017 年 10 月 18 日。
- 42 “伊拉克库尔德领导人巴尔扎尼下台”, BBC 新闻, 2017 年 10 月 29 日; 国际危机组织 (ICG), 石油与边境: 如何解决伊拉克库尔德危机, 危机组织中东简报 No. 55 (ICG: 布鲁塞尔, 2017 年 10 月 17 日)。
- 43 拉希德·A 和贾拉比·R, 路透社, 2017 年 11 月 14 日。
- 44 扎勒伯格·O, “巴勒斯坦激进主义在耶路撒冷圣地广场袭击后再度觉醒”, 国际危机组织评论, 2017 年 7 月 19 日。
- 45 博蒙特·P, “以色列从耶路撒冷圣地移除金属探测器”, 《卫报》, 2017 年 7 月 25 日。
- 46 兰德勒·M, 哈尔芬格·D·M 和克尔什纳·I, “特朗普是不是扼杀了一个两国并存的解决方案? 他说不, 巴勒斯坦人说是” 《纽约时报》, 2017 年 12 月 7 日; 陈·S, “几乎所有的美国前驻以色列大使都不同意特朗普在耶路撒冷的决定”, 《纽约客》, 2017 年 12 月 7 日。
- 47 扎勒伯格·O 和思罗尔·N, “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美国要付出的代价计算”, 国际危机组织, 2017 年 12 月 7 日; “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运动中被杀”, 半岛电视台, 2017 年 12 月 15 日;
- 48 比尔金索伊·Z 和埃迪博·S, “巴勒斯坦总统表示美国在和平进程中不起作用”, 《阿拉伯新闻》, 高尔·C, “穆斯林林道人宣布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坦首都”, 《纽约时报》, 2017 年 12 月 13 日。
- 49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票否决同耶路撒冷建立外交关系”, SC / 13125, 2017 年 12 月 18 日。
- 50 联合国大会 72/240 决议, “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包括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民和被占领叙利亚戈兰高地的阿拉伯人民对其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 2017 年 12 月 20 日, A/RES/72/240, 2018 年 1 月 18 日; 格拉德斯通 R. 和兰德勒 M, “联合国大会谴责美国对耶路撒冷的相关法令”, 《纽约时报》, 2017 年 12 月 21 日。
- 51 “利比亚主要玩家概述”,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 2016 年 12 月。2016 年利比亚冲突, 见史密斯·D, “中东和北非: 2016 年展望”, SIPRI 年鉴 2017, 第 83-84 页。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 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 52 加齐尼·C, “利比亚新兵组织的石油罢工可能引发更大范围的大火”, 国际危机组织, 2017 年 3 月 10 日,
- 53 加齐尼·C, “利比亚: 尚未达成政治协议”, 国际危机组织, 2017 年 5 月 11 日; 国际危机组织, “危机观察: 追踪全球冲突”, 2017 年 5 月。
- 54 布兰查德·C·M, 利比亚: 转折时期和美国政策,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国会报告 RL33142 (美国国会, CRS: 华盛顿特区, 2018 年 1 月 8 日), 第 3 页。
- 55 依利马米·A 和刘易斯·A, “武装部队宣称在打击利比亚移民走私大本营的战斗中取得胜利”, 路透社, 2017 年 10 月 6 日; 马诺基·F, “萨卜拉塔战役之后, 利比亚西部的争夺开始了”, 《中东之眼》, 2017 年 10 月 25

日。

- 56 国际危机组织,“在利比亚和平进程中恢复联合国的领导地位”,声明,2017年9月18日。
- 57 乔斯林·T 和罗乔·B,“美国恢复对利比亚境内 IS 的空袭”,FDD 长期战争杂志,美国民主基金会(FDD),2017年9月30日;巴伯·C,“美国对利比亚境内的 IS 发起新一轮的空袭”,美国之音,2017年11月21日。
- 58 国际移民组织,“2017 年地中海移民人数达到 168,314 人,其中 3115 人死亡”,新闻稿,2017年11月22日;国际移民组织,失踪移民项目;沃尔什·D 和霍洛维茨·J,“意大利,独自采取行动阻断汹涌的移民大潮。但是代价几何?”,《纽约时报》,2017年9月17日。
- 59 卡斯凯斯·A,“利比亚的奴隶贸易:全非洲的愤怒”,德国之声,2017年11月22日;雅各布森·S,“欧盟非洲联盟峰会讨论利比亚奴隶贸易”,国家(阿布扎比),2017年11月29日。
- 60 哈夫塔拉:联合国支持的利比亚政府授权过时,半岛电视台,2017年12月18日。
- 61 艾尔·阿玛尼·I,“哈利法·哈夫塔拉联合国支持协议时,利比亚又面临新的危机”,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7年12月21日。
- 62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 (UNHCR),“叙利亚局势危急”,2017年12月7日。
- 63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全球粮食和农业安全和早期预警及行动报告,2018年1月至3月(FAO:罗马,2018年1月),第18页。
- 64 克莱菲尔德·R,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什么统计死亡人数如此困难?》BBC 新闻,2017年10月12日;哈穆德·C,马格森·R 和切瑟·S,“伊拉克和叙利亚死亡人数统计:程序和挑战”,国会研究服务局(CRS),2016年4月12日。
- 65 见史密斯(注 51),第 77 至 82 页。威胁对叙利亚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 66 大赦国际,“我们要么离开,要么死亡”:叙利亚“和解”协议下的被迫流离失所(大赦国际:伦敦,2017年)。
- 67 乔洛夫·M 和夏新·K,“俄罗斯的说法被驳回,叙利亚化武死亡人数上升到 70”,《卫报》,2017年4月5日;“我们所知道的叙利亚化武袭击”,BBC 新闻,2017年4月26日。参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
- 68 阿克曼·S,皮尔金顿·E,雅各布森·B 和博格·J,“叙利亚导弹袭击:美国对阿萨德发动首次直接军事行动”,《卫报》,2017年4月7日。
- 69 国际危机组织 (ICG),打击 ISIS:通向拉卡之路,超越拉卡之路,危机集团,中东危机小组简报, No. 53 (ICG:布鲁塞尔,2017年4月28日)。
- 70 俄罗斯外交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危机降级备忘录”,2017年5月6日。
- 71 宾尼·J,“苏-22 被击落后,叙利亚紧张局势加剧”,《简氏防务周刊》,2017年6月26日。
- 72 博内西·N,《叙利亚东部的后哈里发挑战》,《战争困境》,2017年7月3日。
- 73 俄罗斯介入冲突,见史密斯(注 51),第 77 至 82 页;特列宁·D,《俄罗斯来中东是为了什么?》(政治出版社:剑桥,2018年)。
- 74 “战争英雄:俄罗斯军事服务人员在叙利亚战场的伤亡”,塔斯社,2018年3月7日;英雄 74 的战争:俄罗斯在叙利亚军人的伤亡,一杯的量,2018年3月7日;瓦西列娃·N,“成千上万的俄罗斯雇佣兵在叙利亚战场战斗”,美联社,2017年12月12日。
- 75 瓦西列娃(注 74);茨韦特科娃·M,“死亡证明为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伤亡提供了线索”,路透社,2017年10月27日。
- 76 平丘克·D,“克里姆林宫表示,俄罗斯将保留在叙利亚的基地用以打击叛乱分子”,2017年12月12日;罗斯·A,“普京在出访叙利亚时表示,祝贺战胜 ISIS,并宣布撤军”,《华盛顿邮报》,2017年12月11日。
- 77 “莫斯科落实了同大马士革的协议,将叙利亚的俄罗斯海军和空军基地保留 49 年”,塔斯社,2017年1月20日。
- 78 巴纳德·A 和萨阿德·H,拉卡,ISIS“首府”,已被收复,美方支持的武装力量表示,《纽约时报》,2017年10月17日。
- 79 洛沃卢克·L 和艾尔·古巴什·T,“随着 IS 领土被收复,叙利亚军队宣布在代尔祖尔赢得胜利”,《华盛顿邮报》,2017年11月3日。
- 80 卡杜尔·K,“回到家园,面对一个怎样的未来?颠沛流离的叙利亚难民,还有什么?”,简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8年1月。
- 81 丘拉科夫斯基·Y,“俄罗斯、土耳其已经与叙利亚达成默契了吗?”,《阿拉伯观察》,2017年11月15日;温图尔·P,“普京将伊朗和土耳其拉到一起,操刀叙利亚和平计划”,《卫报》,2017年11月22日。
- 82 特朗普和普京同意“非军事方式解决叙利亚问题”,半岛电视台,2017年11月11日。
- 83 叙利亚战争:空袭阿塔勒布市场,“造成 50 多人死亡”,BBC 新闻,2017年11月13日。
- 84 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联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斯塔凡·德米斯图拉先生新闻发言稿”,2017年12月14日。
- 85 卡明·布鲁斯·N,“错失良机”:叙利亚和谈再次陷入僵局,《纽约时报》,2017年12月14日。
- 86 俄罗斯、土耳其和伊朗同意在 1 月举行叙利亚和平谈判,《法国 24 小时》,2017年12月23日。
- 87 美联社,叙利亚反对派对俄罗斯的和谈建议表示反对,《华尔街日报》,2017年12月26日。
- 88 土耳其 2016 大事记,见萨林·M,《土耳其在 2016 年寻求稳定和合法性》,SIPRI 年鉴 2017,第 151 至 162 页;同时见本卷第 1 章第 2 节。
- 89 土耳其结束其在叙利亚境内的幼发拉底河盾牌运动,BBC 新闻,2017年3月30日。

90 李斯特·C,《土耳其入侵伊德利卜与HTS问题:叙利亚长期博弈透视》,《战争困境》,2017年10月31日;“土耳其军队在伊德利卜的军事行动接近尾声,下一个目标是阿夫林:埃尔多安”,《每日新闻》,2017年10月24日。

91 戈登·M·R和施密特·E,“尽管土耳其强烈反对,特朗普还是要给与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支持”,《纽约时报》,2017年5月9日。

92 土耳其政治中库尔德人的角色,见欧哲·S和约尔马兹·A,《中东库尔德人,2015》,SIPRI年鉴2016,第53-71页。

93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OHCHR),土耳其东南部人权状况报告:2015年7月至2016年12月(OHCHR:2017年2月)。

94 阿通社,土耳其境内超过2500库尔德工人党恐怖分子被逮捕,《新黎明日报》,2018年1月4日。伤亡人数的另一统计,见曼迪阿奇·B,“两年内,土耳其PKK(库尔德工人党)冲突造成近3000人死亡”,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7年7月20日。

95 见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RIIA),也门:冲突与和平的驱动力,会议总结,2016年11月7日至8日(查塔姆研究所-RIIA:伦敦,2017);奥克白·A,“也门的人道主义噩梦:冲突的真正根源”,《外交事务》,2017年11月/12月。

96 布拉西纳·N,《沙特和伊朗:理解为四个代理之间的冲突》,《华尔街日报》2017年12月8日。

97 邓肯·C,《也门冲突:入门》,法律战,2017年11月28日;史密斯(注51),第85至87页;“也门如何成为世界上最悲惨的国度”,《经济学家》,2017年11月30日。关于联合国对也门武器禁运,见本卷第10章第2节。

98 “也门死亡人数突破10,000人”,半岛电视台,2017年1月17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也门人道主义状况报告”,2017年3月。

99 狄尔登·L,联合国表示“也门内战: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20名平民葬身沙特联军空袭”,《独立报》,2017年7月19日,同时见本卷第10章第2节。

100 卡利诺·L,“胡塞武装武装分子的导弹袭击日益频繁,沙特中部资产的风险日渐增大”,《简氏防务周刊》,2017年7月26日。同时见本卷第10章第2节。

101 穆贾希德·A和拉加万·S,“尽管反对声不绝于耳,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支持也门的前总统”,《华盛顿邮报》,2017年8月24日。

102 保护也门,“保护也门:更新”,2017年8月。

103 罗格雷·阿尼·A,“胡塞武装组织的导弹,沙特王室的清洗,黎巴嫩总理闪辞,风雨飘摇的中东”,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7年11月10日;卡利诺·L,“胡塞武装武装发射的导弹也表明,尽管存在冲突升级的风险,但是还是瞄准的是沙特纵深目标”,IHS简氏国家风险每日报告,2017年11月6日。

104 埃里克森·A,“沙特接触了对也门的封锁:这还远远不够阻止饥荒的爆发”,《华盛顿邮报》,2017年12月1日;迈尔斯·T,“按照饥荒调查估算,如果也门港口继续关闭,每天都有数千人死亡”,路透社,2017年11月21日。

105 国际救援委员会,“也门已经上报100万例霍乱病例,儿童身上的各类传染性疾病则更多”,新闻发布,2017年12月21日。同时见世卫组织,东地中海地区办公室,“霍乱疫情应对”,每周霍乱疫情公告。

106 德赫甘·S·K,“前总统萨利赫的死亡可能加剧也门内战”,《卫报》,2017年12月5日。

107 罗格雷·阿尼·A,“前总统萨利赫的死亡可能恶化也门战事”,国际危机组织评论,2017年12月6日。

108 哈伯德·B和卡明·布鲁斯·N,“也门叛军向沙特首都发射第二枚弹道导弹”,《纽约时报》,2017年12月6日。

109 温图尔·P,“也门这场荒谬的战争中,沙特联军的空袭一天就杀死了68名平民”,《卫报》,2017年12月28日。

110 普尔基斯·J和菲尔丁·史密斯·A,“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年,美国政府统计的恐怖空袭数量就已翻倍”,新闻调查局,2017年12月19日;尼克尔斯·H和盖茨·M,“五角大楼已经确认美军在也门的地面行动”,NBC新闻,2017年12月20日。

111 联合国粮农组织(注63)。

112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声明:WHO,WFP和UNICEF:也门百姓已无力承受哪怕再多一天的战火涂炭,更别谈1000天”,2017年12月29日。

## 第六节. 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

伊恩·戴维斯, 弗洛里安·克兰珀, 尼尔·梅尔文, 佐伊·戈尔曼

2017年,撒哈拉以南共有7个国家爆发活跃武装冲突:马里、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CAR)、刚果民主共和国(DRC)、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南苏丹。<sup>1</sup>此外,其他许多国家经历了战后冲突和局势紧张或存在潜在武装冲突爆发威胁,包括布隆迪、喀麦隆、冈比亚、肯尼亚、莱索托、苏丹和津巴布韦。

在喀麦隆,英语母语省份内部长期紧张关系在2017年恶化,最终在9月演变为暴力冲突,而偏远的北部地区继续受到博科圣地(又称西非伊斯兰国),伊斯兰叛乱分子的袭扰。<sup>2</sup>10月1日,英语母语激进分离主义组织发表象征意义的独立宣言,这又为喀麦隆暴力冲突持续恶化埋下种子。<sup>3</sup>暴力冲突带来的是越来越严重的难民危机,10月1日后至少有7500人逃往尼日利亚。<sup>4</sup>在肯尼亚,严重的大选暴力冲突之后,2017年底又爆出乌呼鲁·肯雅塔总统和反对党领袖拉伊拉·奥廷加之间不和,双方剑拔弩张、水火不容。<sup>5</sup>津巴布韦政治紧张局势最终导致11月的军事政变。自1980年独立以来,统治津巴布韦长达37年之久的罗伯特·穆加贝下台,前副总统埃默森·姆南加古瓦就任总统。<sup>6</sup>2017年,布隆迪、冈比亚、莱索托和苏丹都各自主导多边和平行动。<sup>7</sup>

### 总体核心趋势

本节对7场活跃武装冲突的走向一一进行回顾。在此之前,首先概述描述撒哈拉以南非洲武装冲突的两大确定趋势。鉴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冲突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很难对地区整体趋势进行概括。然而,两大趋势却不难确定。首先,由于伊斯兰国、其他武装组织和犯罪团伙的跨境犯罪活动,众多冲突都呈现出跨境、跨区域的特点。很多国家,尤其是萨赫勒和乍得湖地区,跨境冲突常常与极端贫困、局势动荡、经济脆弱且缺乏弹性联系在一起——气候变化、腐败横行、经济政策滞后、管理缺位使得情况进一步恶化。其次,非洲反恐行动也越来越呈现出国际化特征,主要是由法国和美国这两大外部国家主导。

## 跨境冲突:萨赫勒和乍得湖危机

2012年马里危机之后,萨赫勒地区见证了暴力极端主义活动升级、人口贩卖和偷渡网络的兴起。<sup>8</sup>从历史上看,这一地区一直饱受治理薄弱、青年失业率高企、边境管理千疮百孔、旱灾频发、粮食安全以及发展停滞等问题的困扰。伊斯兰国组织在非洲安营扎寨更加剧了社会动荡。据估计,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共有6000名来自非洲的外国武装分子,他们很可能会将目光投向萨赫勒地区,寻找下一个避风港。<sup>9</sup>外国干预未能实现地区局势稳定(见下文)。<sup>10</sup>

乍得湖危机是跨境安全与气候变化之间日益复杂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乍得湖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以南,与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接壤。失业、贫困和武装冲突叠加环湖地区环境恶化,多重因素相互作用。过去40年间,乍得湖面积减少90%。<sup>11</sup>同时,水资源管理不善和连年不绝的干旱,更是雪上加霜。此外,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北部持续叛乱使得这一地区社会动荡,百姓愈发难以维持生计。这些因素最终导致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牧民、农民和渔民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sup>12</sup>随着博科圣地叛乱从尼日利亚蔓延至整个乍得湖地区,安全形势的恶化带来的是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和潮水般的难民,人们逃往邻国,踏上背井离乡之路。<sup>13</sup>

2017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认识到乍得湖危机的严重性,就乍得湖地区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一致达成协议。<sup>14</sup>协议将博科圣地定性为乍得湖地区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承认气候变化在加剧人类不安全感中的作用。尽管报告情调了当前危机的严重性,据估计乍得湖地区约有107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包括尼日利亚850万人,其中720万人面临严峻的粮食安全问题,其中470万人在尼日利亚东部。但是在报告中,联合国秘书长显然对气候和环境变化闭口不谈。<sup>15</sup>

## 非洲反恐行动的国际化趋势

一些外部国家介入者正在撒哈拉以南彰显自己的军事存在。<sup>16</sup>吉布提位于非洲之交,外部军事存在云集。中国、法国(也有来自德国和西班牙的军队)、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均在吉布提设有军事基地。<sup>17</sup>但是只有少数美国——主要是法国和美国——直接介入反恐行动。

与相较世界其他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美军总数仍相对较少——约为6000人,其中三分之二驻扎在吉布提。尽管直到最近吉布提才成为该地区唯一一个得

到官方承认的永久性美军军事基地，但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影响远胜于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军“顾问、协助和训练”任务增多。所有的这些，美方都是低调行事，小步快跑。<sup>18</sup>自从美国 2001 年“全球反恐战争”拉开大幕，美国特种部队数量和全球影响力显著提升，过去十年在非洲驻军数量也是大踏步前进。<sup>19</sup>2017 年，大约有 1700 名美特种兵在至少 33 个非洲国家执行军事任务，这也使得非洲成为仅次于中东的美国特种部队驻扎地。<sup>20</sup>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增加军事存在的另一佐证就是部署和使用无人机 (UAV)。<sup>21</sup>2017 年至少有两项关于美军严重侵犯人权的指控，这也对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反恐行动的监督及有效性提出了质疑。<sup>22</sup>

法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特种部队和其他军事资产，主要致力于新月沙丘反恐行动，其中约有 3500 至 4000 名法军在非洲萨赫勒地区的 5 个国家打击伊斯兰国武装组织：布基纳法索、乍得、科特迪瓦、马里和尼日尔。<sup>23</sup>法国同时在吉布提(1450 人)、科特迪瓦(900 人)、加蓬(350 人)和塞内加尔(350 人)也有军事存在。<sup>24</sup>

与美国和法国不同的是，其他国家的大多数外部支持几乎或者根本未涉及地面部队的直接接触。相反，这些国家当下的重点是提供反恐或平息叛乱训练及军事援助。例如，英国向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塞拉利昂提供训练和军事援助，其中包括同索马里青年党作战的肯尼亚部队和抗击博科圣地的尼日利亚武装部队。<sup>25</sup>中国也加大了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军事存在，包括在亚丁湾的打击海盗行动(2008 年以来)，2400 名维和部队部署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2016 年在吉布提中国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揭牌(2017 年新增海军军种)，以及将其作为重要的常规武器保障基地之一。<sup>26</sup>吉布提基地同时还提供军事能力培训项目，其中就包括反恐。<sup>27</sup>

## 中非共和国武装冲突

中非共和国自 2013 年以来，历经教派间和种族间敌对暴力冲突。塞雷卡——一个主要由穆斯林组成的武装组织——在 2013 年 3 月夺取政权。其主要对手是基督徒为主的反巴拉卡民兵武装组织。2014 年塞雷卡迫于国际压力，将权力移交给过渡政府。然而，尽管有法国军事行动(于 2016 年 10 月撤出)和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团(MINUSCA)的存在，暴力活动仍在继续，这个国家事实上

已经分裂。<sup>28</sup>自 2014 年以来，中非共和国就一直处于国际监督之下进行权力过渡，包括宪法公投以及总统和议会选举。<sup>29</sup>

2017 年 2 月，塞雷卡内部两大敌对派系祸起萧墙，武装斗争升级：一边是塞雷卡中非复兴爱国阵线(FPRC)，一边是和平爱国者同盟(UPC)。FPRC 民兵组织挺进班巴里镇时，联合国武装直升机向其开火。<sup>30</sup>5 月，暴力冲突愈演愈烈。中非共和国南部、东部和西北部武装冲突数量增加，塞雷卡和反巴拉卡旗下数个武装组织均有参与，造成至少 300 人死亡，约 10 万人流离失所。有时候，联合国维和部队也成为袭击的目标。<sup>31</sup>

非盟(AU)、包括安哥拉和乍得在内的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以及罗马天主教会的神爱智德团体都在 2017 年进行了一系列的和平调解斡旋。早期调解加之多个国际组织的不懈斡旋，冲突各方在罗马举行多方和平会议。2017 年 6 月，中非共和国政府同 14 个武装组织中的 13 个最终达成“政治和平协议”。<sup>32</sup>然而，不久硝烟再起，和平协议变成一纸空文。<sup>33</sup>7 月，非盟及其伙伴(和平进程下)制定了新的 CAR 和平和解路线图。<sup>34</sup>

2017 年 8 月，反巴拉卡武装分子与 UPC 在北部和东部的暴力冲突加剧，此时的 UPC 已脱离塞雷卡自立门户。暴力冲突造成 100 多人死亡，救援机构工作人员也成为武装分子的目标，救援行动就此停摆。<sup>35</sup>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赖恩在 8 月 7 日提醒联合国安理会，CAR 已出现“种族灭绝的征兆”，并呼吁 MINUSCA 增派军队。<sup>36</sup>11 月 MINUSCA 授权延长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并增派 900 名军事人员。<sup>37</sup>

冲突继续恶化。到 10 月底，CAR 国内流离失所人数已增至 60 多万人，另有 53.8 万难民涌入邻国——总计四分之一人口流离失所。<sup>38</sup>然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同意划拨的 CAR4.973 亿美元援助款项，2017 年却只筹得 40.7%。<sup>39</sup>时至 2017 年年底，CAR 内战烽烟再起，可能性依旧是越来越大。<sup>40</sup>

## 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冲突

近代史上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充斥着连年不绝的内战和贪墨成风的腐败，其背后实则为争夺矿产资源巨大财富而相互竞争。1998 至 2003 年的第二次刚果战争卷入了至少 6 个国家，死亡人数高达 540 万人(尽管这一数据存在争议)，要么是直接死于战火，要么是疾病或营养不良造成。<sup>41</sup>自 2003 年以来，刚果民主共



和国东部地区武装冲突不断，仍有数十个武装组织活跃于此，联合国 2000 年就已进驻，执行维和任务。<sup>42</sup>约瑟夫·卡比拉，2001 年赢得总统大选，2006 年和 2011 年两次赢得连任。

2016 年 12 月将进行 DRC 大选，卡比拉的最后一个任期到时结束。然而，由于 DRC 天主教会干预并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签订协定，选举并未如期举行。根据全面包容政治协定(又称圣西尔维斯特协定)，卡比拉继续执行，大选推迟至 2017 年年底；预计他将同反对派合作，成立过渡政府；设立一个监督机制和平台，全国监督协定和选举进程委员会(CNSA)，以便进行下一步的会谈<sup>43</sup>反对党核心领袖费利克斯·齐塞·克迪病逝，协定执行充满了不确定性。<sup>44</sup>3 月，反对派和总统多数派联盟之间的新一轮谈判失败之后，天主教会也不再充当调停人。<sup>45</sup>尽管谈判还在继续，但是如果没有宗教领袖的参与，双方就政府治理的核心领域达成一致似乎不太现实。

2017 年 2 月，安全部队在多个省份同反对派组织发生冲突，其中开赛省同卡穆伊纳·恩萨普民兵组织的冲突最为严重，造成至少 100 人死亡。<sup>46</sup>开赛省的暴力冲突在 3 月继续持续，据报道有 39 名警察在伏击中丧生。<sup>47</sup>两名负责调查此次暴力事件的联合国专家也被杀。<sup>48</sup>3 月至 8 月，开赛暴力冲突持续升级。截至 8 月底的 12 个月间，开赛省暴力冲突中共有约 5000 人死亡，约 150 万人流离失所(刚果流离失所人口总计 410 万)。<sup>49</sup>10 月底，开赛暴力活动开始减弱，近一半流离失所难民返乡。<sup>50</sup>然而，在 DRC 与布隆迪、卢旺达和乌干达接壤的东部边境地区，政府军同民兵组织的冲突开始增加。

2017 年 11 月，DRC 宣布将大选时间改在 2012 年 12 月 23 日。<sup>51</sup>到 2017 年年底，卡比拉政权完成了对圣西尔维斯特协议的“非一致性”执行：包括继续控制政府，CNSA 和选举委员会。<sup>52</sup>政治僵局未见好转，几个省份的暴力活动有增无减，带来的是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sup>53</sup>开赛省估计约有 320 万人正遭受严重的粮食安全问题，76.2 万国内流离失所人口。北基伍省、南基伍省和坦噶尼喀省约有 200 万人无家可归。<sup>54</sup>

2017 年 12 月，刚果民兵组织 12 名民兵被判处强奸幼女罪名成立，其中包括一名南基伍省议会议员。2013 年至 2016 年间，他策划并实施了多起袭击幼女案件。这一判决被视为是打击性暴力犯罪有罪不罚的里程碑式事件。审判只持续了一个月，庭审在南基伍的卡齐马的一个流动军事法庭举行。这里也是案发地，

当地民众可旁听庭审。<sup>55</sup>

### 埃塞俄比亚武装冲突

埃塞俄比亚种族-政治暴力始于 2014 年，在 2017 年达到高潮。其直接根源在于种族间关系的恶化，最明显的是：奥罗莫人、阿姆哈拉人和索马里人。暴力冲突包括种族同中央政府以及亲政府准军事组织之间的冲突。执政的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 (EPRDF) 是由提格雷安人民解放阵线 (TPLF) 为主体的军事联盟，TPLF 是提格雷安族军事组织。埃塞俄比亚暴力冲突可视为 1994 年 EPRDF 强推民族联邦制的产物。随后几十年里，新的宪法秩序推动民族特性政治化，也助长了自然资源、水源和土地上的争端和冲突。<sup>56</sup>

奥罗米亚地区一直是种族暴力的漩涡。折射出的是奥罗莫人根深蒂固的不满和被边缘化。奥罗莫人是埃塞俄比亚最大民族，占全国人口约三分之一。<sup>57</sup> 第二大族群阿姆哈拉人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sup>58</sup>

2014 年 4 月，奥罗米亚西部爆发抗议活动，有如燎原之火，迅速蔓延开来，尤其是 2016 年 6 月蔓延至阿姆哈拉地区。<sup>59</sup> 民怨沸腾，人们对 EPRDF 霸占埃塞俄比亚政坛、对奥罗莫族的种种限制怨声载道。<sup>60</sup> 政府安全部队武力镇压和平示威活动，导致约 500 人丧生。<sup>61</sup> 2016 年 10 月，随着冲突进一步升级，政府宣布加入紧急状态。

2017 年初，隶属于埃塞俄比亚东部索马里地区政府的准军事组织“利尤警察”在奥罗米亚东部和南部发起突然袭击，数百人死亡。<sup>62</sup> 相关政府机构估计，自 2017 年年中骚乱爆发以来，共有 900 人丧生，但该机构将大量暴力事件归咎于反对派组织。<sup>63</sup> 国家紧急状态于 2017 年 7 月解除，但是针对准军事组织的抗议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又导致新的暴力冲突和数十人死亡。<sup>64</sup> 据报道，10 月至 12 月间，索马里人和奥罗莫人在地区边界冲突再次升级，其背后就是悬而未决的边界领土争端，最后又带来数百人死亡。<sup>65</sup>

数万人逃离索马里和奥罗米亚地区，这也成为埃塞俄比亚国内流离失所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sup>66</sup> OCHA 在 2018 年年初的报告中表示，由于奥罗米-索马里的边境领土之争，100 万人流离失所 (仅 2017 年就有近 70 万人)。<sup>67</sup> 持续不断的冲突中，也有迹象表明，对于是否在埃塞俄比亚实施政治改革问题上，EPRDF 内部斗争也日趋白热化。<sup>68</sup>

## 马里武装冲突

马里冲突的根源在于图阿雷格族自治。图阿雷格族主要居住在广袤的撒哈拉沙漠，包括利比亚西南部、阿尔及利亚南部、马里的撒哈拉北部地区以及尼日尔和布基纳法索部分地区。图阿雷格分裂分子组成武装联盟，阿扎瓦德协调运动(CMA)，CMA 经常参与叛乱或对抗“平台”。“平台”是一个支持国家统一的反叛联盟。2011年后，大量利比亚武装分子涌入马里，也使得2012年的马里叛乱从世俗民族主义运动演变为伊斯兰叛乱。自此，冲突持续扩散升级，或是出于种族、宗教诉求，或是为了抢夺犯罪组织利益，马里北部和中部的武装团体大肆扩张。

2013年，法国同马里政府合作展开“薮猫行动”，旨在将极端组织驱散回到其偏远沙漠据点。2013年4月，随着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MA)的成立，事实上马里共有两个国际军事干预行动：联合国和平行动和薮猫行动(2014年9月被法国主导的新月形沙丘地区反恐行动所取代)。<sup>69</sup>

尽管联合国和一些图阿雷格分裂分子在2015年签订停火协议，这已是政府与图阿雷格武装运动签订的第5份协议，然而和平道路道阻且长。<sup>70</sup>2017年伊始，图阿雷格叛军仍有零星活动，而在马里北部和中部，伊斯兰叛乱分子继续受到基地组织分支机构袭击。2017年1月，一个名为穆拉比通的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在马里北部城市加奥的一个军营用汽车炸弹炸死至少47人。而该军营正是按照2015年和平协议由叛军和政府军共同驻扎的营地。<sup>71</sup>

2017年2月，和平进程迎来新的曙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拉姆塔内·拉马姆拉率领的国际调解小组一后续委员会在三个方向取得重大突破。首先，委员会于2月23日在加奥发起由政府军、平台和CMA三方参与的联合巡逻。<sup>72</sup>平台和CMA在1月对委员会发起抵制，理由是缺乏包容性。平台和CMA之间再次爆发武装冲突，这样就使得在同样位于北部的基达尔继续进行联合巡逻的计划泡汤。9月停火之后，联合巡逻再次被列入计划。<sup>73</sup>

其次，在马里北部5个地区组建临时政府的构成问题达成协议。临时政府于2月28日在基达尔(但无平台代表)成立、加奥和梅纳卡3月2日成立，廷巴克图和陶德尼4月20日成立。<sup>74</sup>

第三，全国和解大会于3月27日至4月2日举行。有些武装组织和反对派政党最初宣布抵制大会，但后来都决定参加。与会者最终促成和平、统一和民族

和解宪章，宪章强调危机的一些主要根源，并重申为解决危机作出郑重承诺。<sup>75</sup>

6月，马里北部暴力事件成为阻碍《和平协定》执行的绊脚石，马里中部再度爆发种族暴力。安全问题已经变得和北方一样令人担忧。<sup>76</sup>在此期间，来自多贡族和游牧民族富拉尼族的农民在马里中部莫普提地区的几个村庄发生冲突，造成30人死亡。<sup>77</sup>7月，CMA和图阿雷格及其盟友组成的自卫军(GATIA，平台的分支组成之一)再度在基达尔交火。<sup>78</sup>

和平进程方面，9月5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对马里的制裁机制，包括对阻碍2015年和平协议执行的个人和实体实施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sup>79</sup>不久之后，CMA和平台在9月20日达成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停火、释放战俘及其他建立信任机制。10月5日至11日在基达尔地区阿尼菲斯举行的和解和会确立了其他相关措施。第一，双方敲定9月20日协定执行路线图。第二，共同设立和解委员会，在北部地区大力宣传最新协定细节。<sup>80</sup>

时至2017年年底，马里和平进程依旧脆弱，残暴的伊斯兰极端分子和武装叛乱组织继续对马里政府军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发动袭击。鉴于动荡的国内形势，马里政府将原定于2017年12月举行的地方和地区选举推迟至2018年4月。<sup>81</sup>总统选举将于2018年7月举行，国会选举定于12月举行。

## 尼日利亚武装冲突

经历了一系列军事政变之后，1999年尼日利亚终于迎来了民选领导人。然而，尼日利亚依旧饱受种族冲突和宗教分裂之苦。2002年发迹，2009年暴力起义，逐渐演变为尼日利亚东部分裂分子的图腾。<sup>82</sup>此外，自尼日利亚回归民主国家之后，就一直备受基督徒和穆斯林间暴力冲突之苦，周而复始、无休无止。<sup>83</sup>

尽管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在2016年12月宣布，博科圣地已被击溃，但该组织在2017年全年叛乱活动仍在继续。<sup>84</sup>2014年，博科圣地在博尔诺州奇博克绑架了276名女学生。<sup>85</sup>在政府安全部队集中攻击博科圣地剩余据点的情况下，博科圣地进行疯狂反扑，对安全部队和平民频繁使用自杀式袭击。例如，去年11月，博科圣地加大了东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激增，包括卡诺一座清真寺的自杀式袭击，造成至少50人死亡。<sup>87</sup>此外，博科圣地越来越多地利用妇女和儿童进行自杀式袭击。在2017年1月至8月期间，该组织使用了83名儿童作为自杀式炸弹袭击者，自2016年以来增加了4倍。<sup>88</sup>

尼日利亚安全形势也因其经济困难而愈发加剧。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游牧民族和定居农业人口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升级。2017年，贝努埃和塔拉巴州通过了放牧新法案，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sup>89</sup>11月20日，当地治安维持会在阿达马瓦州的牧民定居点发动攻击，造成大约60人死亡。<sup>90</sup>

## 索马里武装冲突

当前的索马里内战始于2009年，冲突涉及索马里联邦政府与非盟和平行动——非盟索马里特派团(AMISOM)以及伊斯兰武装暴力组织，尤其是索马里青年党之间的冲突。<sup>91</sup>索马里也受到部族间战斗和相互竞争的部族与联邦政府以及一些邦政府之间暴力的影响，包括索马里兰分离地区和邦特兰自治区。<sup>92</sup>

2017年，联邦政府、非盟、欧盟、联合国和美国，你方唱罢我登场。努力稳定索马里政治局势，改善安全状况，并抵制伊斯兰武装暴力组织，尤其是索马里青年党。1月，索马里青年党袭击摩加迪沙酒店，造成至少28人死亡；袭击肯尼亚军队位于索马里南部AMISOM军营，超过50名肯尼亚军人身亡。<sup>93</sup>2月初，摩加迪沙一个市场发生汽车炸弹，造成至少34人死亡，约50人受伤。没有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事件负责，尽管青年党武装分子被怀疑实施了这次袭击。<sup>94</sup>

同样是在二月，前总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法尔马约·穆罕默德击败现任总统哈桑·谢赫·穆罕默德当选总统，任期四年。法尔马约当选被认为是朝着稳定索马里政局和化解国家安全危机迈出的重要一步。<sup>95</sup>总统选举是在一个新的议会选举制度下进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进行全国范围大选的安全性担忧。4月，法尔马约就联邦政府和各联邦州政府新的安全架构达成协议，宣布对青年党武装分子进行为期60天的大赦，并提出与青年党领导人进行公开讨论。<sup>96</sup>大约50名武装分子在大赦后投降，青年党核心领导层却依旧拒不投降。他们在索马里中南部发动了一场毁灭性袭击，并将打击范围扩大到索马里其他地区。<sup>97</sup>今年6月，索马里青年党对邦特兰的一个军事基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0人死亡，显示了他们扩大在索马里南部和中部驻军的决心。<sup>98</sup>

法尔马约总统的其他政策包括重建索马里国民军(SNA)，以便开始分阶段撤出AMISOM。2017年5月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索马里与国际捐助者达成一项安全协定，根据协议，国际社会将为训练索马里军队和警察提供支持。<sup>99</sup>

9月，土耳其在摩加迪沙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基地，以提供上述支持。这也

是土耳其规模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其职能为 SNA 训练士兵。<sup>100</sup>但是，到年底，由于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治内斗，SNA 取代 AMISOM 面临严峻挑战，腐败之风盛行、青年党袭击事件层出不穷。<sup>101</sup>9 月，SNA 的一个基地遭到攻击，造成 15 人死亡，青年党也加大了对摩加迪沙的进攻，最骇人听闻的就是 10 月 14 日发生的卡车炸弹袭击，估计造成 587 人死亡。<sup>102</sup>

今年 4 月，美国向索马里部署了大约 500 名士兵，以支持索马里政府打击青年党。这是自 1994 年以来美国向索马里派驻正规军。<sup>103</sup>5 月，一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在与青年党的战斗中丧生，这是 1993 年 18 名特种部队人员在摩加迪沙丧生以来，美国首次在索马里战斗中出现伤亡。<sup>104</sup>2017 年间，美国也加大了对索马里的空袭力度。到 12 月初，已经进行 30 次空袭，为 2016 年两倍。据报道，11 月的一次空袭炸死 100 多名青年武装分子。<sup>105</sup>随着美国军事活动日渐频繁，美军也再次举行了评估，击败青年党还需要两年的时间。<sup>106</sup>

今年 3 月，美国放宽了对索马里的战斗规则限制。主要是，索马里部分地区是“敌对行动活跃地区”，这让美国指挥官有更大的空间对青年党激进分子发动空袭和地面部队袭击。在适用战区目标规则的情况下，平民伤亡的风险通常会增加。<sup>107</sup>据报道，2017 年底有关对美国作战准则进一步修改的讨论正在进行中，以应对同青年党不断升级的冲突。<sup>108</sup>8 月美军的空袭将可能导致平民伤亡，因此人们开始重新关注战斗规则的制定。<sup>109</sup>由于对索马里安全部队内部腐败滋生的担忧，美国在 12 月也暂停了部分粮食和燃油援助。<sup>110</sup>

虽然青年党对索马里政府构成的威胁最大，但大量伊拉克和叙利亚战斗人员涌入索马里，伊斯兰国也被不容小觑。2017 年间，联合国报告伊斯兰国正在索马里扩大其势力范围。<sup>111</sup>最值得注意的是，IS 在邦特兰的存在，据报道，IS 早在 2016 年就开始活动该地区。<sup>112</sup>2016 年，伊斯兰国就声称对索马里袭击事件负责，IS 试图逐步取代青年党。<sup>113</sup>11 月，美军方首次在邦特兰对伊斯兰国进行了两次空袭。<sup>114</sup>

随着 2017 年的结束，稳定索马里局势的努力遭到青年党进一步破坏。12 月，至少有 18 名警察在摩加迪沙的警察学院遭到袭击。<sup>115</sup>暴力事件频发，使得索马里成为 2017 年前 9 个月撒哈拉以南非洲受冲突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暴力事件发生率是仅次于自己的南苏丹的两倍。<sup>116</sup>12 月，一份联合国报告强调了对平民极端暴力行径，其中大部分来自青年党，但也 AMISOM 的身影。<sup>117</sup>

## 南苏丹暴力冲突

2005年7月9日，南苏丹从苏丹获得独立，2005年签署的一项协议结束了非洲持续时间最长的内战之一。2013年至2015年的内战使得220万人流离失所。尽管2015年达成了一项和平协议——组建权力分享政府，但冲突的后遗症仍在继续威胁着这个世界上最年轻国家之一。

武装冲突主要发生在两个集团之间：南苏丹政府及其由萨尔瓦·基尔（丁卡族）领导的盟友，以及由前副总统里克·查尔领导的反对派苏丹人民解放军和努尔白人军队。尽管内战主要发生在丁卡族和努尔族之间，但在全国各地冲突形势差别极大，反对派团体变得更多的呈现出分裂化和地方化。<sup>118</sup>

2017年2月，由于持续的武装冲突和经济崩溃，联合国宣布南苏丹陷入饥荒。截至2017年4月，不同派系之间的冲突已导致190多万国内流离失所者，其中224000人逃往南苏丹联合国特派团（UNMISS）的基地，同时还有160万难民逃往邻国。这是20年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民族迁徙。<sup>120</sup>据美国和平研究所的佩顿·克诺夫表示，更为广义的角度来审视，南苏丹正在爆发5场内战：“居住在大赤道洲地区人口对抗基尔政权；上尼罗河丁卡人和希鲁克人之间的土地之争；努尔族的统一战争；大巴勒加扎勒建立丁卡控制权之争；基尔和他的同盟者们争夺湖泊和琼莱的控制权战争。”<sup>121</sup>

5月，基尔总统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启动全国对话进程。<sup>122</sup>尽管如此，为了回应南苏丹对联合国维和人员和援助人员的持续抵抗和袭扰，美国已在9月对三名南苏丹高级官员实施制裁，并在11月威胁要对南苏丹实施更多制裁。然而，在联合国安理会内部，无法就对南苏丹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达成协议。<sup>123</sup>去年10月，联合国负责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警告联合国安理会，南苏丹正滑向混乱和暴力升级的深渊。<sup>124</sup>

12月，当谈判人员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举行另一轮和谈之时，政府部队占领了赤道省中部的拉苏镇，那里也正是苏丹人民解放军的南部总部。拉苏的沦陷，本就节节败退的反对派武装更是树倒猢猻散。<sup>125</sup>尽管硝烟还未散尽，政府和反对派武装组织于12月21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署了停火协议。<sup>126</sup>英国、挪威和美国组成了“三驾马车”，支持2005年达成的南苏丹独立协议。预计下一阶段的谈判将侧重于在新选举之前修订的权力共治安排。<sup>127</sup>

- 1 本章所讨论的北非武装冲突，见第5节。
- 2 阿泰博格·A·B，“喀麦隆英语地区的危机已演变为暴力爆炸事件”，《非洲看板》，2017年9月22日；大赦国际，“喀麦隆：英语地区抗议活动后，有17人死亡”，新闻发布，2017年10月2日。
- 3 伊兰·T和埃松巴·F，“在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分裂主义运动愈演愈烈”，《纽约时报》，2017年10月8日；国际危机组织（ICG），“走到十字路口的喀麦隆英语地区危机”，非洲报告 No. 250（ICG：布鲁塞尔，2017年8月2日）。
- 4 “喀麦隆英语地区危机愈演愈烈，喀麦隆分裂分子杀死4名宪兵”，路透社，2017年12月18日。
- 5 肯雅塔·U，“肯尼亚急需一个强大且可信的反对党”，《华盛顿邮报》，2017年12月21日。
- 6 “津巴布韦新总统会带来转机吗？”，《经济学人》，2017年11月25日；国际危机组织（ICG），“津巴布韦的军事援助过渡”与复苏前景，非洲简报第5期 No. 134（ICG：布鲁塞尔，2017年12月20日）。
- 7 上述国家维和进展，见本卷第3章第2节。
- 8 德梅洛·J，“萨赫勒面临贫困和冲突陷阱：呼吁国际行动”，布鲁金斯学会，2016年12月1日；沃瑟·O·J，《萨哈拉-萨赫勒地区的战争与冲突》，《西非国家报》第10期（OECD：巴黎，2017年9月）。
- 9 非盟担心6000IS武装分子回归非洲大陆，《世界报》，2017年12月11日。
- 10 西埃夫·K，“世界上最危险的联合国任务”，《华盛顿邮报》，2017年2月17日；关于组建G5萨赫勒部队的决议，2017年2月6日；黑肯多夫·A，托比·A和范德金·J，“萨赫勒联军成功与否取决于本国的参与”，SIPRI评论，2017年8月18日。
- 11 维尔库斯·L和沃尔克·B，《非洲国际河流湖泊跨界水资源管理：现状与经验》；W·朔伊曼和S·纽伯特主编，《非洲跨界水资源管理：发展合作的挑战》，德国政治学院（DIE）学报 No. 21（DIE：伯恩，2006），第11至102页；高·H，《关于乍得湖萎缩的原因》，《环境研究快报》第6卷第3期（2011）。
- 12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乍得湖盆地地区报告，S/2017/764, 7, 2017年9月；特鲍德·B和伯特博里·S，萨赫勒牧民：机会主义、斗争、冲突和谈判。尼日尔东部案例研究，《全球环境变化》第11卷第1期（2001年4月），第69至78页。
- 13 联合国S / 2017/764(注12)；安杰布兰哈特·H，尼日利亚和乍得湖地区除博科圣地之外，北非非洲研究所（NAI）政策说明 No. 3（NAI：乌普萨拉，2017年6月）。
- 14 联合国安理会第2349号决议，2017年3月31日。
- 15 联合国，S / 2017/764(注12)。
- 16 见斯肯思·E和伊斯梅尔·O，SIPRI，《外部势力在非洲的安全活动》（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14）。
- 17 达希尔·A·L，“非洲小国如何成为世界重要军事基地”，《非洲看板》，2017年8月18日；奥尔森·G·R，“非洲反恐和打击伊斯兰激进主义跨大西洋合作：法美轴心”，《欧洲安全》第27卷第1期，第41至57页。
- 18 斯肯思·E，“美国”，斯肯思和伊斯梅尔（注16）；迈尔·G，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2017年10月20日；图尔斯·N，“美国军方正在全非洲展开秘密任务”，维采·N，2017年10月25日。
- 19 受美国非洲司令部（AFRICOM）指挥，美国特种部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展开军事行动，也包括除埃及以外的北非地区。
- 20 图尔斯·N，“下一个尼日尔”，维采，2017年11月29日。
- 21 库珀·H和施密特·E，“尼日尔批准了美国武装无人机飞行，五角大楼在非洲的作用愈发凸显”，《纽约时报》，2017年11月30日。
- 22 麦克劳林·E和马丁内斯·L，“在曝光出特种作战行动杀害索马里平民之后，美军方下令展开新的调查”，ABC新闻，2017年12月14日；麦克拉里·P，五角大楼就美军是否对喀麦隆基地的虐待行为知晓展开调查，《外交政策》，2017年7月27日；戈德鲍姆·C，“国会听证会前夜，美军在索马里屠杀的新证据又浮出水面”，《每日野兽》（网站），2017年12月6日。
- 23 法国国防部，新月沙丘行动，2017年12月28日。
- 24 法国国防部，预先部署部队，2016年10月。
- 25 托西尼·J·V，英国驻非部队：肯尼亚训练部队，英国防务杂志，2017年3月30日；托西尼·J·V，英国驻尼日利亚部队：西非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英国防务杂志，2017年8月29日；英国政府，“英国重申其支持打击博科圣地的立场”，新闻发布，2017年10月6日。
- 26 中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武器转让，见本卷第5章第1节。
- 27 吉布提：中国军队的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BBC新闻，2017年7月12日；杜查特·M。高恩·R，拉丰·拉普努尔·M《走进非洲：中国的全球安全转移》，政策简介 No. 179（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伦敦，2016年6月）；楠图勒亚·P，“中国梦穿越非洲：中国非洲战略的五要素”，非洲战略研究中心，2017年4月6日。
- 28 MINUSCA，见本卷第3章第2节。



29 中非共和国国家形象, BBC 新闻, 2017 年 9 月 21 日; 国际危机组织(ICG), 中非共和国: 暴力的根源, 非洲报告 No. 253 (ICG: 布鲁塞尔, 2015 年 9 月 21 日)。

30 联合国空中行动打散了中非共和国民兵, 路透社, 2017 年 2 月 26 日。

31 国际危机组织(ICG), 避免中非共和国出现最坏的情况, 非洲报告 No. 253 (ICG: 布鲁塞尔, 2017 年 9 月 28 日); 中非共和国民兵暴动导致 300 人死亡, 路透社, 2017 年 5 月 25 日; 武装组织夜袭平民, 联合国中非共和国维和人员在夜间被杀,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5 月 13 日。

32 中非共和国和平协议, 2017 年 6 月 19 日; 国际危机组织(注 31), 第 14 至 23 页; 路透社, “中非共和国各派武装签署教会调解的和平协议”, 《美国之音》, 2017 年 6 月 19 日。

33 国际危机组织(注 31)。

34 非盟就解决 CAR 冲突危机采取新的路线图, 非洲新闻社, 2017 年 7 月 19 日。

35 拉特克利夫·R, “人民生命安全岌岌可危”: 暴力迫使援助人员离开中非共和国, 《卫报》, 2017 年 9 月 1 日。

36 奥布莱恩·S, 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联合国副秘书长和负责紧急救济的协调员, “关于 2017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在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任务的联合国会员国声明”, 2017 年 8 月 7 日。

37 中非共和国: 联合国任务授权拓展, 更多的“蓝头盔”授权,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11 月 15 日。

38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UNHCR), “来自中非共和国的难民”, UNHCR 任务门户数据。

39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 “中非共和国 2017(人道主义反应计划), 金融跟踪服务;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11 月 9 日, 联合国高级官员敦促“竭尽全力”为中非共和国争取援助资金。

40 维诺格勒·C, 中非共和国可能正处于大屠杀的边缘,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10 月 10 日。

41 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 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 估计有 540 万人。后来, 人类安全报告项目质疑数值“过高”。国际救援委员会 (IRC), 刚果民主共和国死亡率: 一场持续危机 (IRC: 纽约, 2006), 第 16 页; BBC 新闻, 2010 年 1 月 20 日。

42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平行动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43 国际危机组织(ICG), 刚果共和国一致行动时机成熟, 非洲报告 No. 257 (ICG: 布鲁塞尔, 2017 年 12 月 4 日)。

44 胡贝克·H 和蒙克利夫·R, “反对党领袖艾蒂安·齐塞克迪之死对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选举之路意味着什么?” 《非洲观点》, 2017 年 2 月 3 日。

45 天主教新闻服务, 主教在刚果民主共和国退出和谈, 《天主教先驱报》, 2017 年 3 月 28 日。

46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杀戮可能已经构成严重的侵犯人权,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2 月 14 日。

47 阿克韦·I, “刚果民主共和国警察指控叛军杀死 39 军官, 非盟呼吁克制”, 非洲新闻, 2017 年 3 月 28 日。

48 德·弗雷塔斯-塔穆拉·K 和森古普塔·S, 在刚果遇难的 2 名专家几乎就没有得到多少联合国的培训和保护, 《纽约时报》, 2017 年 3 月 28 日。

49 伯克·J, “刚果的暴力事件引发了人们对 90 年代大屠杀重演的担忧”, 《卫报》, 2017 年 6 月 30 日; 国际危机组织(注 43); 乐施会, “刚果灰姑娘危机: 苦难的 2017 年, 最大的流离失所危机”, 新闻发布, 2017 年 9 月 1 日。

50 150 万刚果流离失所难民半数返乡, 路透社, 2017 年 10 月 23 日。

51 刚果国家独立选举委员会 (CENI, 决议编号 065/CENI/BUR/17, 选举、总统、立法、省级、城市和地区, 2017 年 11 月 5 日。

52 国际危机组织(注 43)。

53 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 一个危险的僵局, 评论, 国际危机组织 (2017 年 10 月 26 日; 阿塔曼·D, 刚果民主共和国韧性的艺术, 《赫芬顿邮报》, 2017 年 10 月 6 日。

54 紧急电信分组 (ETC), 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冲突, ETC 情况报告 No. 1, 报告期 2017. 11 至 2017 年 12 月 20 日。

55 麦克莱恩·R, 刚果武装分子强奸年轻女孩被定罪一案具有里程碑意义, 《卫报》, 2017 年 12 月 13 日。

56 国际危机组织 (ICG), 埃塞俄比亚: 非洲民族联邦制和不满, 非洲报告 No. 153 (ICG: 布鲁塞尔, 2009 年 9 月 4 日)。

57 沃德曼尼·Y, “埃塞俄比亚奥罗莫叛乱的背后是什么?”, 《赫芬顿邮报》, 2015 年 12 月 21 日。

58 美国中央情报局, 埃塞俄比亚, 世界概况, 2018 年 1 月 3 日。

59 皮诺·M, 罗利·C 和穆迪·J, “埃塞俄比亚全民动员: 2015 年 11 月至 2017 年 5 月活动调查”, 《国家报告》, 《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项目》, 2017 年 6 月。

60 人权观察, 埃塞俄比亚, 2017 年世界报告 (七故事出版社: 纽约, 2017 年), 第 251 至 256 页。

61 人权观察(注 60)。

62 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和索马里地区冲突背后是什么? BBC 新闻, 2017 年 9 月 18 日。

63 报告: 8 月以来已有 669 人死于埃塞俄比亚暴力冲突, 半岛电视台, 2017 年 4 月 18 日。

64 富勒·B, 埃塞俄比亚, 2017 年 11 月更新, 武装冲突定位与事件数据项目 (ACLED), 2017 年 11 月 14 日; 费莱克·L, 分析埃塞俄比亚东部、南部和东南部不断上升的死亡人数、流离失所和抗议活动。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埃塞俄比亚瞭望, 2017 年 9 月 15 日。

65 杰弗里·J, “埃塞俄比亚种族冲突留下了深深的创伤”, 《德国之声》, 2017 年 12 月 5 日; 舍默·P, “他们开始点燃我们的屋子”: 埃塞俄比亚的种族冲突威胁到美国的一个重要盟友,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10 月

20 日。

66 埃塞俄比亚奥罗米亚和索马里地区冲突背后是什么? (注 62)。

67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OCHA), 埃塞俄比亚。

68 奥罗米亚和阿姆哈拉议员的抗议, 局势的动荡让埃塞俄比亚执政联盟惴惴不安, 非洲新闻, 2017 年 12 月 21 日。

69 夏博诺·B, “介入马里: 在维持和平与反恐中建设和平”, 《当代非洲研究期刊》第 35 卷第 4 期(2017 年 8 月);西埃夫(注 10)。关于 MINUSMA 的作用, 见本卷第 3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70 马里危机大事记和和平进程见斯肯思·E, “马里和平进程实施: 建设和平的复杂案例”, SIPRI 年鉴 2016, 第 159 页 188 页。

71 “马里北部加奥军营遭受自杀式袭击, 数十人身亡”, “法国 24 小时”, 2017 年 1 月 18 日。

72 阿娜拉·S·A, “马里士兵和武装组织在北部城镇举行首次联合巡逻”, 路透社, 2017 年 2 月 23 日。

73 CMA 和 GATIA 之间新的不定期停火, 《卫兵世界》, 2017 年 9 月 22 日。

74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 马里局势报告, S / 2017/811, 2017 年 9 月 28 日。

75 塔夫特·A, 扎哈尔·M·J, “马里: 巴马科协议签署两年后, 还有什么和平可言?” 国际和平研究所(IPI) IPI 全球观察站, 2017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 马里局势报告, S/2017/271, 2017 年 3 月 30 日。

76 国际危机组织(ICG), 中部马里: 准备暴动? 非洲报告 No. 238 (ICG:布鲁塞尔, 2016 年 7 月 6 日);托比·A, “中部马里: 暴力、地方视角和不一样的故事”, SIPRI 《和平与安全洞见》No. 2017/5, 2017 年 12 月。

77 法新社, 马里中部民族暴力事件中有近 30 人丧生, 《印度快报》, 2017 年 6 月 20 日。

78 迪亚洛·T, 图阿雷格分裂分子在战斗中占领马里北部城镇, 路透社, 2017 年 7 月 12 日。

79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对破坏马里和平进程给予制裁, 一致通过第 2374 号决议(2017 年), SC / 12979, 2017 年 9 月 5 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4 号决议, 2017 年 9 月 5 日。

80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 马里局势报告, S / 2017/1105, 2017 年 12 月 26 日, 第 2 页。

81 联合国, S / 2017/1105(注 80)。

82 奥巴马·N, 2015 年 12 月 4 日, 《国际危机组织评论》。

83 桑普森·I·T, 《尼日利亚宗教暴力》, 《非洲冲突解决期刊》第 12 卷第 1 期(2012 年 4 月 1 日)。

84 加菲·C, 《新闻周刊》2016 年 12 月 7 日报道, 尼日利亚总统称博科圣地武装组织已被消灭。

85 尼日利亚女孩: 82 人被博科圣地释放, 2017 年 5 月 7 日 BBC 新闻。

86 奥拉·L 和坎杰米·A, 据路透社报道, 2017 年 6 月 19 日, 尼日利亚博尔诺州警察局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 造成 12 人死亡;希克·S, 阿伯特·C. 和克拉克·M, 《远程战争与博科圣地叛乱》(牛津研究小组:伦敦, 2018 年 1 月), 第 25 页。

87 麦克莱恩·R, 《卫报》, 2017 年 11 月 21 日, “尼日利亚清真寺袭击: 自杀式炸弹杀死数十人”。

88 内贝海·S 和阿奎吉拉姆·A, “博科圣地尼日利亚儿童炸弹袭击事件是 2016 年的 4 倍: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22 日;尼日利亚东北部, 女性自杀式炸弹袭击者杀死 27 人, 《卫报》, 2017 年 8 月 16 日。

89 国际危机组织, “2017 年观察名单: 第二次更新”, 2017 年 7 月 20 日, 第 3-6 页。参见约翰逊·I 和奥拉尼扬·A, 《在尼日利亚重新寻求比夫拉共和国的政治》, 《国防与安全分析》第 33 卷第 4 期 4(2017 年 10 月), 320-332 页。

90 国际危机组织(ICG), 牧民 VS 农民: 非洲尼日利亚致命冲突, 非洲报告 No. 252 (ICG:布鲁塞尔, 2017 年 9 月 19 日);安瓦尔·K·R, 《每日信报》(Abuja), 2017 年 11 月 21 日, “60 名阿达马瓦富拉尼人在疑似种族袭击中被杀”。

91 AMISON 在索马的作用, 见本卷第 3 章第 2 节。联合国索马里武器禁运, 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92 罗素 H-M 和所罗门·H, 《对索马里国家失败的回应》, 《非洲评论》第 6 卷第 1 期(2014), 第 1 - 17 页;《加尔卡约和索马里危险断层线》, 国际危机组织, 评论, 2015 年 12 月 10 日。

93 谢赫·A 和奥马尔·F, 路透社 2017 年 1 月 25 日报道, 索马里武装分子向酒店投掷汽车炸弹, 造成 28 人死亡;伯克·J, 《卫报》2017 年 1 月 27 日报道, 目击者称数十人死于青年党对肯尼亚军队的袭击。

94 索马里摩加迪沙汽车炸弹: 至少 34 人死亡, 2017 年 2 月 9 日, BBC 新闻。

95 伯克·J, 《卫报》2017 年 2 月 8 日报道, 索马里人民迎来了美国大选的“新曙光”;《2017 年选举: 让索马里再次伟大?》《非洲之角公报》第 29 卷第 1 期(2017 年 1 月-2 月)。

96 索马里青年党战士获得马里新总统大赦, BBC 新闻, 2017 年 4 月 6 日。

97 马哈茂德·O·S, 美国安全研究所 2017 年 8 月 4 日表示, “青年党坚持反对索马里大赦协议”。

98 “青年党对邦特兰陆军基地发动袭击, 造成数十人死亡”, 半岛电视台, 2017 年 6 月 8 日。

99 英国国际发展部,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和英国国防部, 安全协议, 索马里伦敦会议上, 2017 年 5 月 11 日。

100 侯赛因·A, 科斯昆·O, 土耳其在摩加迪沙开设军事基地训练索马里士兵, 路透社 2017 年 9 月 30 日报道。

101 威廉姆斯·P·D 表示, 驻索马里非盟特派团有了退出新战略。但是军队真的能离开吗?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11 月 30 日。

102 奥马尔·F, 谢赫·A, “武装分子袭击索马里军事基地, 造成至少 15 人死亡”, 路透社, 2017 年 9 月 29 日。索马里一个调查 10 月 14 日袭击事件的委员会最初给出的死亡人数是 358 人, 2017 年 12 月修正为 512 人。委员会最后报告中, 这一数字已提高到 587。见沙利文·E, “摩加迪沙卡车炸弹死亡人数现已超过 500 人, 调查委员会表示, 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2017 年 12 月 2 日;委员会: 10 月 14 日发生的恐怖袭击造成 587 人死

- 亡, 希拉曼在线, 2018年3月5日报道。
- 103 美军帮助索马里打击青年党, BBC 新闻, 2017年4月14日; 凡第弗·J, 《星条旗》, 2017年11月17日。
- 104 斯图尔特·P 和谢赫·A, 路透社, 2017年5月5日报道, 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索马里突袭军事基地时被击毙。
- 105 斯塔尔·B 和布朗·R,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017年11月21日报道, 美国在对索马里的空袭中击毙 100 多名青年党激进分子。
- 106 萨维奇·C 和施密特·E, “五角大楼预计索马里还会有至少两年的战斗”, 《纽约时报》, 2017年12月10日。
- 107 萨维奇·C 和施密特·E, 《纽约时报》, 2017年3月30日, “特朗普放宽索马里作战规则, 旨在保护平民”。
- 108 萨维奇·C 和施密特·E(注 107)。
- 109 凡第弗·J, 《星条旗报》, 2017年12月13日; 凯利·K·J, 《国家日报》(内罗毕)2017年12月9日报道, 美国国会议员就索马里平民大屠杀向五角大楼施压。
- 110 霍雷尔德·K, 路透社, 2017年12月14日报道。
- 111 伊斯兰国在索马里“蔓延明显”: 联合国报告”, 《新阿拉伯》, 2017年11月11日;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索马里问题监测小组报告, 厄立特里亚, S/2017/924, 2017年11月2日。
- 112 索马里的伊斯兰国对邦特兰的威胁状态, 评论, 国际危机组织, 2016年11月17日。
- 113 加菲·C, 2017年5月24日, 《新闻周刊》报道, “ISIS 声称其索马里自杀式袭击数量与青年党旗鼓相当”。
- 114 “美国首次向索马里 ISIS 战士进行空袭”, 《独立报》, 2017年11月。
- 115 “索马里摩加迪沙警察学院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 多名警察身亡”, BBC 新闻, 2017年12月14日。
- 116 以及最多的有组织暴力事件(1537 事件), 索马里死亡人数 2017 年峰值(3287 人死亡)。南苏丹共有 686 起有组织的暴力事件。基什·R, 索马里- 2017 年 9 月更新, 武装冲突位置与事件数据项目(ACLED), 2017 年 9 月 22 日。
- 117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 索马里的冲突的可怕代价(OHCHR), UN 青年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报告, 2017年12月11日; 凯利·K·J, 《国家日报》(内罗毕)2017年12月11日报道, 肯尼亚反驳联合国关于 KDF 杀害 40 名索马里平民的说法。
- 118 卡尔帕金·J·V, 《无休止内战的和平协定: 向苏丹和南苏丹学习》, 《南非国际事务杂志》第 24 卷第 1 期(2017), 第 11 页; 国际危机组织, “痛苦的工具(II): 南苏丹的冲突和饥荒”, 危机组织非洲简报第 124 期, 2017年4月26日)
- 119 奎因·B, 《卫报》2017年2月20日报道。
- 120 国际危机组织(注 118)。请参阅本卷第 3 章第 2 节。
- 121 克诺夫·P, “南苏丹冲突与饥荒”, 在美国参议院外国关系委员会作证, 美国和平研究所非洲和全球卫生政策小组委员会, 2017年7月26日。
- 122 南苏丹基尔宣布单方面停火, 释放囚犯, 路透社, 2017年5月22日。
- 123 尼科尔斯·M, 美国威胁将对南苏丹采取行动, 俄罗斯警告联合国采取措施, 2017年11月28日。关于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威胁, 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 124 格拉德斯通·R, “联合国维和司令向南苏丹发出警告”, 《纽约时报》, 2017年10月17日。
- 125 帕廷金 J 和摩尔·J, “南苏丹军队在和谈开始时向叛军发起进攻”, 《纽约时报》, 2017年12月19日。
- 126 马阿肖·A, “南苏丹政府, 叛军签署停火协议”, 路透社, 2017年12月21日报道。
- 127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部, 南苏丹三驾马车声明, 2017年12月21日。

## 第三章.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

### 概述

与 2016 年相比, 2017 年对于实地部署和总部和平行动而言, 都是忙碌的一年, 尤其是对联合国。2012 年, 随着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SAF) 的缩编, 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总数继续下降。与 2016 年相比, 实地部署人员总数 (145 911) 下降 4.5%。尽管联合国部署在 2016 年之前有所增加, 但在 2017 年持续下降, 减少 7.6%, 而非联合国行动人员数量增加了 2.3%, 达到了 47557 人 (见第 1 节)。

2017 年, 共有 63 项活跃和平行动, 较 2016 年增加 1 项。3 项联合国和平行动结束: 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 (UNOCI)、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 (UNMC) 和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 (MINUSTAH)。后两个特派团都被较小的特派团所取代: 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 (UNVMC) 和联合国海地司法支持团 (MINUJUSTH)。2017 年, 只有 1 项非联合国特派团终止, 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 (RAMSI)。同时发起 3 项新的非联合国行动: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冈比亚特派团 (ECOMIG); 欧盟支助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咨询团 (EUAM 伊拉克);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DC)、莱索托王国预防性特派团 (SAPMIL) (见第 2 节)。

在可持续和平议程下, 联合国和平行动越来越重视政治进程、和平建设和冲突预防。执行过程之中, 和平行动会置身于主权国家的紧张局势之中, 并在东道国同意的地域范围内执行任务。这一点在布隆迪、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显得尤为明显。这些国家, 东道国政府将联合国行动视为对其主权的侵犯, 并不断阻挠联合国部队部署。在联合国系统之外,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东道国政府倾向于以军事解决方案为主, 以维持其权威, 例如萨赫勒 (G5 萨赫勒) 联合部队 (萨赫勒联合部队, FC-G5) 和多国联合工作队 (MNJTF) 携手对抗博科圣地。对于冈比亚和莱索托, 区域组织能够干预小国, 尽管对冈比亚政府的支持究竟几何还存在争议。

尽管联合国显然仍是和平行动的主要行动者, 但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部署的两项非联合国行动表明, 非洲行动者正在和平行动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也反映出在 FC-G5S 的组建上, 定义为多边非和平行动, 属于 SIPRI 定义的多边和平行动之外的灰色地带。

维和改革，包括联合国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独立小组报告的执行问题，联大和安理会还将继续进行讨论。有时，另外两个事态的发展让人们渐渐淡忘了如火如荼的讨论。一是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安全问题越来越严重；另外就是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政府大幅削减联合国维持和平预算。

过去几年里，维和人员遭袭死亡，是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联黎部队)面临的一大挑战。然而，2017年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CA)和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MONUSCO)也遭受重大损失。12月7日，在北基伍省塞穆利基，MONUSCO的一个作业基地遭到攻击，造成15名坦桑尼亚维和人员遇害，至少53人受伤。总体而言，过去几年，联合国经历了敌对行为相关死亡人数急剧飙升——无论是绝对数字(从2016年的34人上升到2017年的61人)还是部署人员比例(从千分之0.31上升到千分之0.61)。陆军中将卡洛斯·阿尔贝托·多斯桑托斯·克鲁兹领导的一项维和人员人身安全的独立评估中，给人们留下了一个十分重要却悬而未决的问题：联合国部队将如何更为灵活、更为机动的应对更具挑战性任务？

2017年，联合国和平行动如同非洲和平行动一样，无法确定“可预测和可持续资金”。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寻求削减预算，意味着联合国必须在其众多行动中重新考虑自身战略。一些提供财政援助的国家则希望，预算削减可更为务实地用于加强维和改革。然而，“萨拉米香肠战术”对某类行动(如MONUSCO)的影响，以及对其他行动(如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的更大规模撤军，可能会使维和人员面临更大风险，并使民众更易受到攻击。如果真是这样，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期望联合国继续以更少代价做更多事情现实吗？是否值得冒这个险？

贾尔·范德·金

## 第一节. 和平行动全球趋势和发展

蒂莫·斯密特 贾尔·范德·金

###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

2017 年,共开展 63 项多边和平行动(见图 3.1)。<sup>1</sup>较 2016 年多 1 项,为 2008-17 年间的第二多年份。

63 项行动中,5 项为新特派团,4 项在年内执行完结。其余 54 个特派团横亘全年。新的维和任务按时间顺序为,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冈比亚特派团(ECOMIG),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UNVMC),联合国海地司法支助团(MINUJUSTH)、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欧盟(EU)咨询团(EUAM 伊拉克)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莱索托王国预防团(SAPMIL)。

2017 年任务终止时间顺序依次为: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RAMSI)、联合国科特迪瓦行动(UNOCI)、联合国哥伦比亚特派团(UNMC)和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MINUSTAH)。<sup>2</sup>这 4 个特派团任务完结意味着在今年年底共有正在执行的多边和平行动 59 项。

2013 年,共有 42 个国家和地区部署多边和平行动部。<sup>3</sup>其中包括冈比亚和莱索托这两个在上年没有和平行动的国家。2017 年年中,RAMSI 和 UNOCI 执行完毕后,所罗门群岛和科特迪瓦不再举行任何和平行动。马里在 2017 年被派驻 4 项和平行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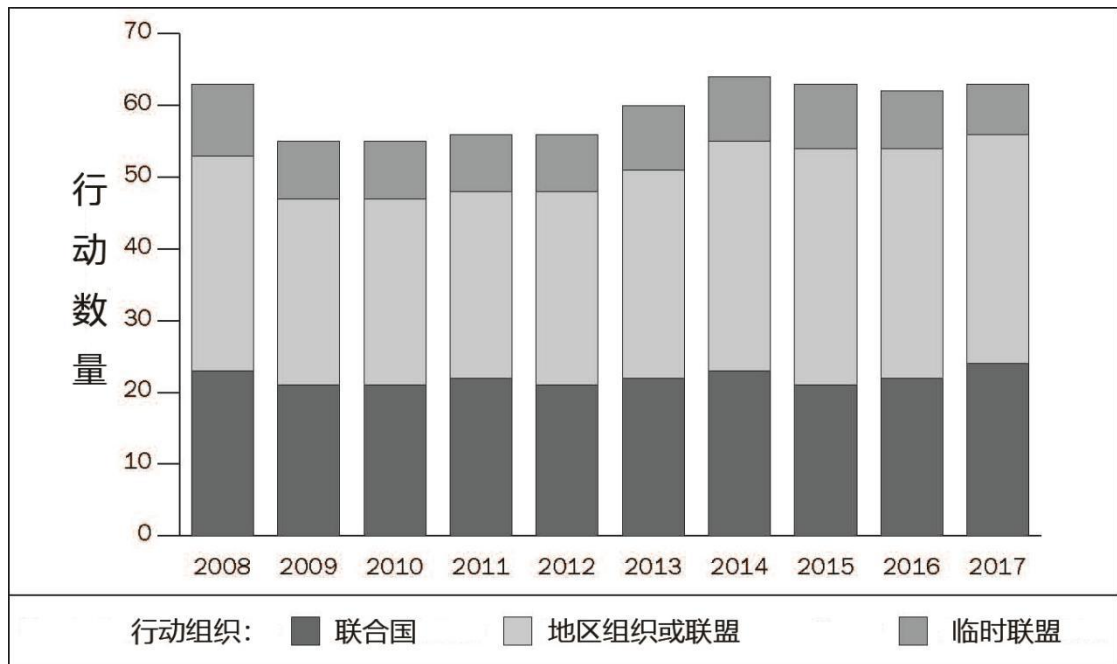


图 3.1. 多边和平行动数目(按执行组织类别划分), 2008-17 年

### 人员部署趋势

在所有多边和平行动中部署的人员总数在 2017 年期间下降了 4.5%，从所有多边和平行动中部署人员总数在 2017 年期间下降了 4.5%，从 152822 人下降至 145 911 人，为 2008-17 年间首次下降到 15 万人以下(见图 3.2)。这是自 2016 年开始的稳步下降趋势的延续，2015 年总体人员部署保持相对稳定，为 16.2 万人左右。2017 年部署人员中，94%是为军警人员(125 803 名军人和 11 846 名警察)，8262 名为国际文职人员。

2008 年至 2014 年间，多边和平行动中人员部署数量要多得多，但其主要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领导的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ISAF 使人员部署数量飙升，以至在 2010 年达到创纪录的 13 万多人，这也掩盖人员数量下降的实际趋势。2012 年至 2014 年底，ISAF 任务结束之时，北约将阿富汗驻军减少到大约 1.3 万人，所有多边和平行动中部署人员数量急剧下降。但同一期间，其他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总数增加 13%，从大约 13 万人增加到 14.7 万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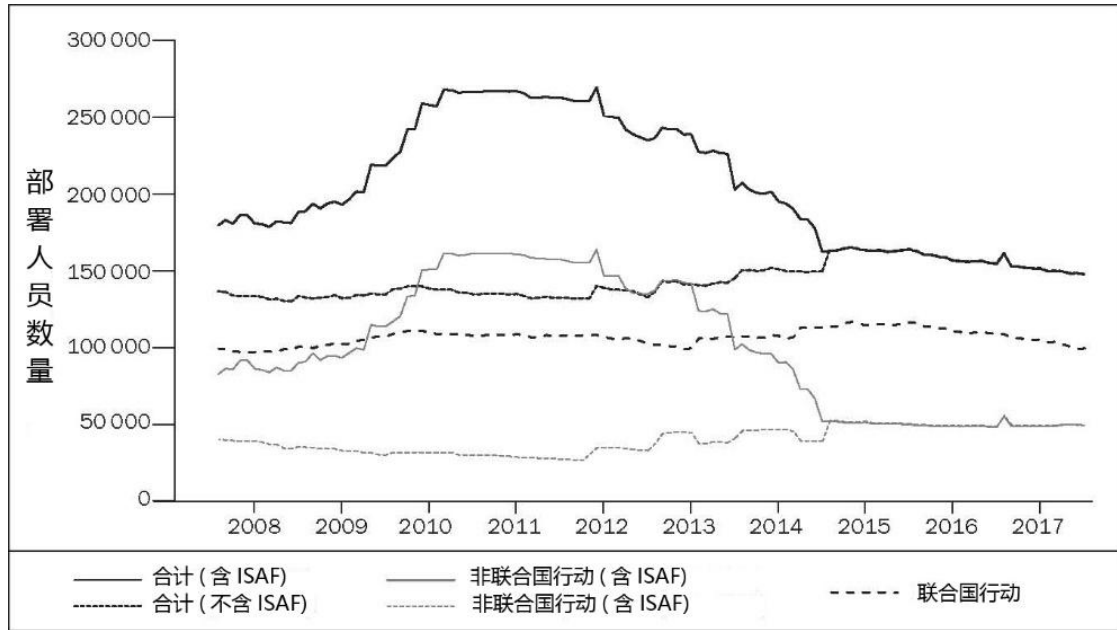


图 3.3. 多边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数量，2008-17 年

ISAF =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注：年份标记为年中（6月）月度数据。

2015年后，多边和平行动中人员部署总量减少，主要是由于联合国人员部署不断减少。2012年至2015年间，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数量大幅增加，从不足10万人增至近11.5万人，但随后在2017年12月降至98354人，与5年前开始增加时的人数持平。2016-17年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减少的主要原因是UN/非盟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MONUSCO)和联合国利比亚特派团(UNMIL)以及随着UNOCI和MINUSTAH落下帷幕，联合国维和人员从科特迪瓦和海地逐步撤离。尽管根据实地情况，减少部署人数存在合理性。但是联合国维和预算的大幅削减，使得秘书处不得不减少维和人员数量，不得不说经费的捉襟见肘也是一个极大的因素。

2014年至2017年，非联合国和平行动(即由区域组织和联盟或国家间临时联盟主导的多边和平行动)人员数量维持在45,000-50,000人之间。2014-2015年，此类行动人员部署数量首次出现小幅减少，但在2017年又增加2.3%，从46432人增至47557人。包括2017年1月由于ECOMIG部署而出现的虽短暂却十分明显的人员部署高峰。ECOMIG最初部署人员7000名，随后在冈比亚总统选举大幕落下，迅速调整部署规模至500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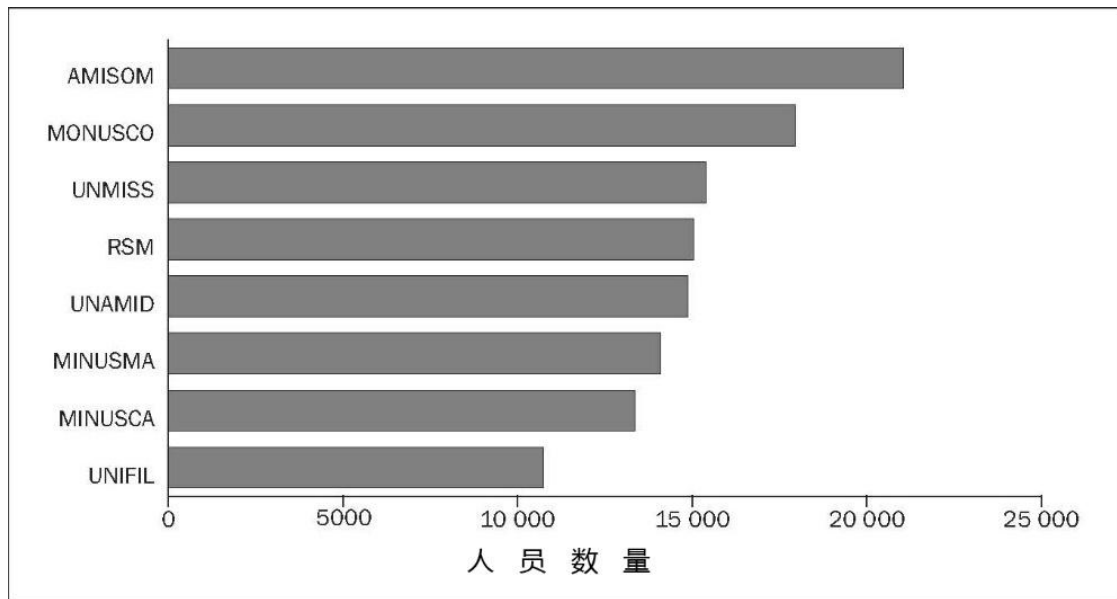


图 3.3. 部署人员超过 1 万人的多边和平行动，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AMISOM = 驻索马里非盟特派团; MONUSCO = 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UNMISS = 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 RSM = 坚定支持特派团; UNAMID = 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MINUSMA = 联合国驻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CA = 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 UNIFIL = 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AMISOM) 仍是 2017 年规模最大的多边和平行动。截至 2017 年年底，共部署 21039 人。除 AMISOM 外，另有 7 项行动部署 1 万多名维和人员 (见图 3.3)。部署人员规模减小主要是，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 (MONUSCO)，联合国驻南苏丹代表团 (UNMISS)，由北约领导的坚定支持任务 (RSM)、非盟和联合国在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UNAMID)，联合国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MA)，联合国中非共和国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CA) 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 (UNIFIL)。2017 年，UNMISS 和 RSM 规模超越 UNAMID，成为第 3 和第 4 大特派团，而 MINUSMA 则超过 MINUSCA，成为第 6 大特派团。截至 2017 年年底，仅这 8 个特派团就占全世界多边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总数的 84%。

### 和平行动任务组织

同往年一样，联合国是 2017 年开展多边和平行动最多、部署人员最多的国际组织。2017 年执行的 63 项多边和平行动中，联合国主导 24 项，较 2016 年增加 2 项。其中 3 个特派团——UNOCI，MINUSTAH 和 UNMC——于年内结束。MINUSTAH

和 UNMC 立即被联合国新的后续特派团取代, MINUJUSTH 和 UNVMC (见第 2 节)。尽管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数量下降了 7.6%, 降至 98354 人, 但在所有多边和平行动中, 联合国部署人员占到三分之二(相比 2016 年底的 70%)。

2017 年执行的 63 项多边和平行动中, 区域组织及联盟占到 32 项。截至 2017 年年底, 这些行动者在多边和平行动中部署人员 44902 名, 占部署人员总数 31%。由区域组织和联盟主导的和平行动, 其人员在 2017 年增加 2.7%。

非洲区域组织共执行 7 次多边和平行动。非盟执行了 4 次任务, 并且仍然是在其行动中人员部署最多的区域组织。非盟特派团人员部署数量在 2017 年减少 4.1%, 从 22004 人减少到 21 104 人, 这是由于 AMISOM 的 1000 人部队撤出。AMISOM 人员部署还是几乎占到非盟主导和平行动全部人员部署。ECOWAS 执行了 2 项和平行动, 较 2016 年多 1 项。ECOWAS 人员部署增加, 其原因就是 2017 年 ECOMIG 部署人员数量增加, 从 543 人增至 977 人。SADC 执行了一项和平行动 SAPMIL, 2017 年 12 月部署在莱索托。

欧盟、北约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主导 23 项任务和行动, 均符合多边和平行动要求。北约主导的 2 项行动中——RSM 和科索沃部队(KFOR)——人员部署数量在 2017 年增加 8.3%, 从 17621 人增加到 19077 人。欧盟在其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框架下执行了 12 次和平行动。EUAM 伊拉克行动于 2017 年 11 月启动。欧盟和平行动人员部署数量在 2017 年增加 2.7%, 从 2395 人增至 2460 人。OSCE 执行了 9 次和平行动。截至 2017 年年底, OSCE 特派团共部署 1000 名人员, 几乎与上年度完全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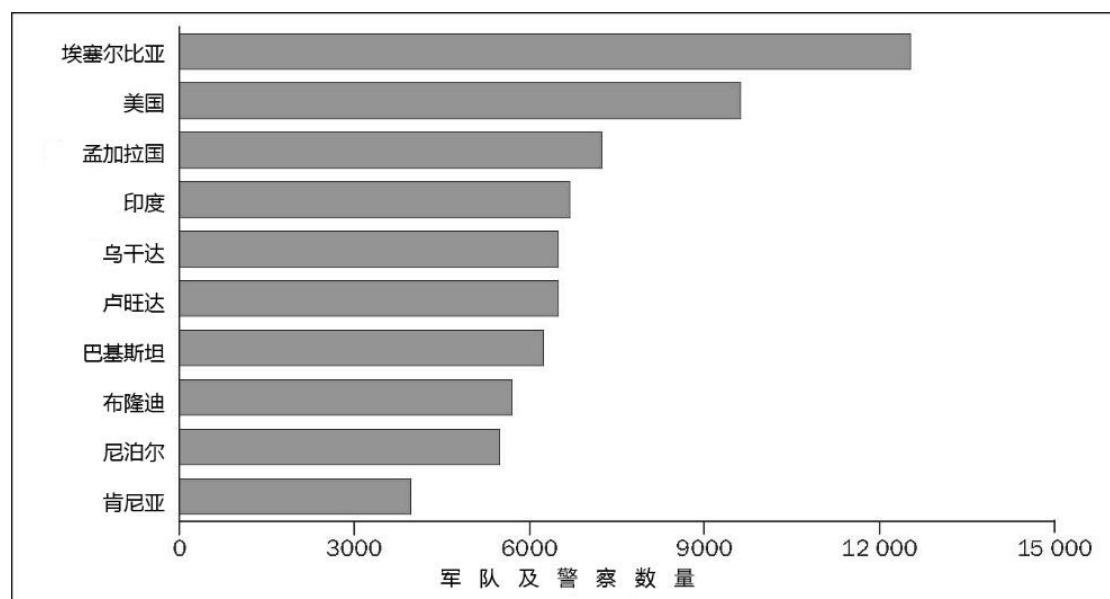


图 3.4. 联合国多边和平行动人员 10 大派遣国，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太平洋岛屿论坛和美洲国家组织在 2017 年各执行了 1 项和平行动，分别为 RAMSI 和协助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特派团 (MAPP/OEA)。RAMSI 于 2017 年年中执行完毕。MAPP/OEA 构成无明显变化。

最后，各国临时联盟共执行 7 项多边和平行动，较 2016 年减少了 1 项。这种非常设联盟和平行动中人员部署较 2017 年减少 2.5%，从 2722 人减至 2655 人。主要原因是在西奈半岛完成了多国部队和观察员 (MFO) 的重新配置，这是 2017 年最大规模的临时和平行动，尽管其部队部署从 1383 人减少到 1300 人。

### 军队和警察派遣

埃塞俄比亚、美国和孟加拉国是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的三个最大军装人员 (军事和警察) 派遣国 (见图 3.4)。截至 12 月 31 日，10 个最大的人员派遣国约占多边和平行动所有制服人员的一半。这 10 个国家也是 2016 年最大的人员派遣国。

埃塞俄比亚自 2014 年加入 AMISOM 以来，一直是向多边和平行动派遣军装人员最多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向联合国和平行动派遣军装人员最多的国家。2017 年 12 月，埃塞俄比亚向和平行动派遣了 12534 名军装人员：联合国和平行动 8420 人，AMISOM 4114 人。埃塞俄比亚是 AMISOM、UNAMID、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 (UNISFA) 和 UNMISS 的主要派遣国，此类和平行动在邻国都很活跃。除 MINUSMA 的一名参谋人员外，埃塞俄比亚所有部队和警察都部署在上述 4 项行动之中。

作为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第二大军装人员派遣国，美国是唯一一个跻身十大派遣国之列的西方国家。美国共部署了 9627 名军装人员，较上年增加 1500 人左右。美国和平行动人员数量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美国政府决定向阿富汗增兵，以巩固北约 RSM (见第 2 节)。除 RSM，美国是北约主导的 KFOR 和西奈半岛 MFO 的主要派遣国。美国向联合国和平行动仅派遣了 55 名军事和警察人员。

2017 年底，孟加拉国成为多边和平行动第 3 大军装人员派遣国。2016 年 12 月超过印度和巴基斯坦 (第 3 和第 4 大派遣国)。2017 年，孟加拉国派遣人员从 6862 人增至 7246 人。同一时期，印度派遣人员从 7710 人减少至 6697 人，巴基斯坦从 7156 人减少至 6238 人，这使得他们分别成为第 4 和第 7 大军装人员派遣国。尼泊尔——另一个排名前十的南亚国家——保持第 9 大派遣国位置。孟加拉

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都只向联合国和平行动派遣人员。

排名前十的其他国家是布隆迪、肯尼亚、卢旺达和乌干达。卢旺达是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的第 6 大派遣国，也是联合国和平行动第 4 大派遣国。尽管布隆迪、肯尼亚和乌干达向联合国特派团派出军装人员，但其排名主要是由于它们在 AMISOM 中的大批人员派遣。5 个非洲国家均位列多边和平行动 10 大捐助国，这一事实表明非洲国家的作用已变得举足轻重。<sup>5</sup>

### 和平行动人员伤亡

2017 年积极开展的多边和平行动中，有几项行动是部署在武装冲突正在进行或是形势不断恶化的地区。这些地区没有可执行的和平协定和国家政权管辖，或是极端脆弱且存在争议。这一环境中执行任务的一些特派团，面临着来自非国家武装团体和其他破坏者的持续威胁和蓄意攻击(见第 2 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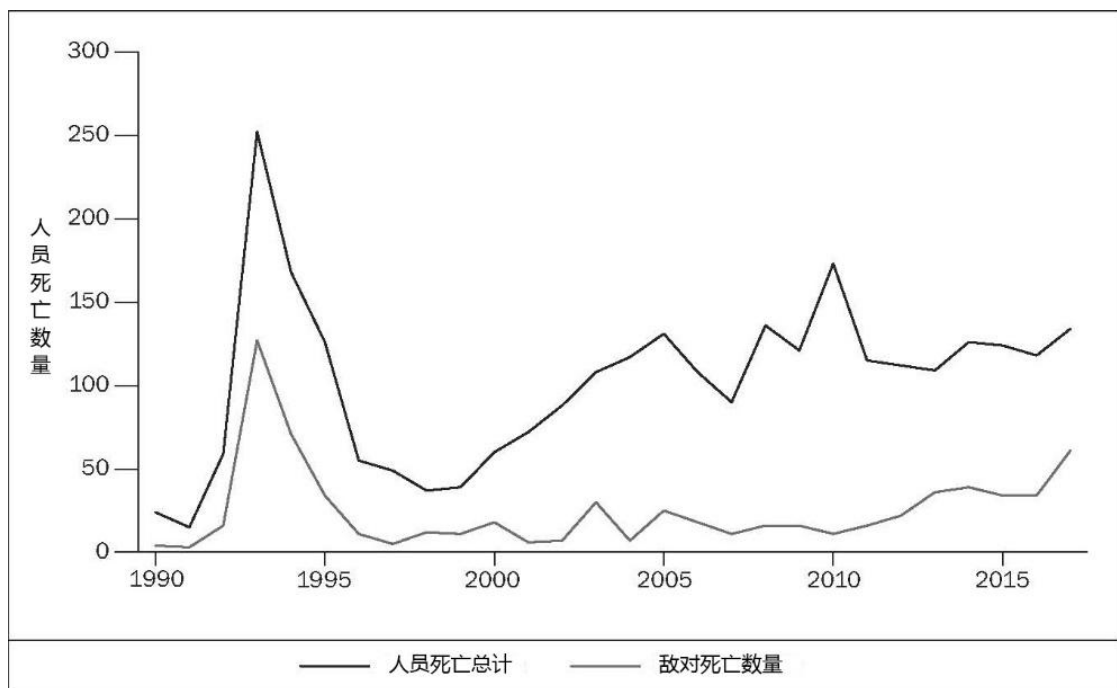


图 3.5. 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死亡数量，1990-2017 年

如何适应当地的新现实，联合国和平行动面临巨大挑战。这反映在近些年来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中敌对死亡人数的增加，即恶意行为造成的死亡。2013-17 年间，和平行动人员死亡数量明显高于 1993-95 年以来的任何其他时期，而这一时期正是联合国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柬埔寨和索马里执行和平行动的时期(见图 3.5)。2013 至 2017 年，每 1000 名维和人员敌对致死比例也明显高于早些

时候，尽管在上世纪 90 年代和 21 世纪初经常报告类似甚至更高的比例(见图 3.6)。值得注意的是，2013 年至 2016 年间，因暴力行为致死的联合国维和人员中，有一半是在 MINUSMA。自 2013 年年中成立以来，MINUSMA 遭受的敌意致死人数已超过当时联合国其他所有维和任务死亡人数之和。事实上，2013 至 2016 年，剔除 MINUSMA 后的敌对致死人数比例同其他年份相比并不高，2016 年甚至是整个 1990 年至 2017 年间的最低水平。

然而，在 2017 年，情况显然不是这样，因为联合国的和平行动见证了敌对死亡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都有相当大的增加。2017 年，联合国维和行动共造成 61 人敌对死亡，其中 58 人身穿制服。在 2017 年，穿着制服的人的敌意死亡比率为千分之 0.61，是 2016 年的两倍。敌对死亡的人数和比率在 2017 年都比 1994 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高。排除 MINUSMA，敌意死亡的比例从千分之 0.07 上升到千分之 0.42，这是自 200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外，敌对致死人数自 1993 年以来首次占有所有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52%)。联合国维和行动人员的敌对致死事件均发生在非洲，绝大多数因暴力行为而死亡的维和人员都来自非洲国家。2017 年敌对致死的 61 名受害者中，除一人外，其余都部署在 MINUSCA、MINUSMA 或 MONUS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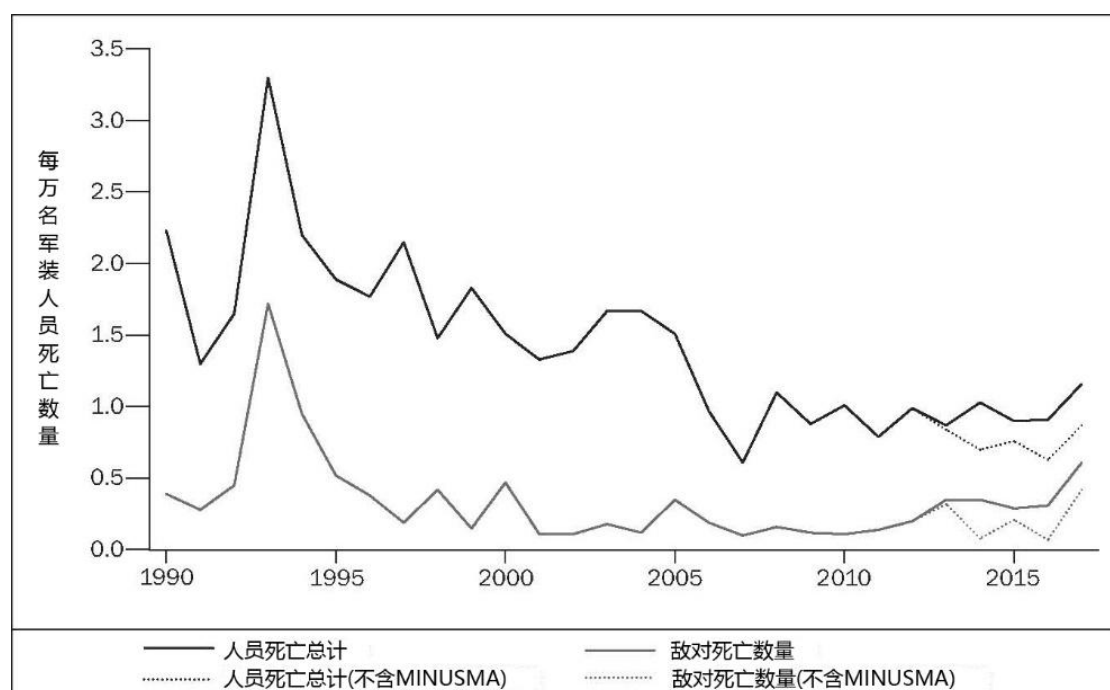


图 3.6. 联合国和平行动军装人员死亡率，1990-2017 年

MINUSMA =联合国驻马里多层次综合稳定特派团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态发展,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人身安全以及他们在复杂安全环境中履行职责的能力的担忧。因此,联合国秘书长于 2017 年 11 月指派巴西退役中将卡洛斯·阿尔贝托·多斯桑托斯·克鲁兹,领导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敌意伤亡进行独立调查,并建议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伤亡。调查报告的结论是,近年来敌对致死人数的增加“不是激增,而是上升到一个持续的平台期”。<sup>7</sup>克鲁兹报告敦促联合国和联合国维和行动派遣国接受和适应任务环境发生本质改变的挑战,这一改变是多方面的、复杂多变的。蓝头盔已经无法依靠其自身作为一支公正力量的地位来抵御安全威胁。为面对这些挑战,报告除强调其他因素外,还强调更强的领导能力、降低风险的规避手段和策略以及对维持和平指导原则更为灵活的解释,应允许特派团对可能威胁其战斗人员人身安全的情况下,采取主动和先发制人的策略使用武力。<sup>8</sup>

## 联合国维和预算

除在实际部署地的发展之外,2017 年也同时见证了纽约安理会和联大在和平行动上的一系列讨论和推动。这一切都笼罩在特朗普政府计划削减 4 成的联合国维和预算的阴影之下。<sup>9</sup>特朗普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计划将美国的联合国维和预算贡献份额从 28%降至 25%,同时还将大幅削减整体预算。<sup>10</sup>在这一目标指引下,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哈利呼吁对 16 个联合国维和任务进行评估,他认为有些任务可能不再有用,而其他任务可能需要重新配置、缩小规模或是直接中止。<sup>11</sup>

美国的一份概念报告称:“联合国陷入了这些冻结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维和任务的初衷是提供暂时的安全保障,以便在没有明确授权或退出计划的情况下,为政治解决方案提供空间,而非经年累月的部署”。<sup>12</sup>哈利的呼吁在一些捐助国和联合国秘书长引起共鸣,原因就是在他们看来这正是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回归其原本宗旨的机会。尽管他们可能不赞成突然削减维和预算,但他们希望看到联合国更多地关注预防冲突和支持政治进程。<sup>13</sup>

2017 年谈判的结果就是,联合国维和预算从 2016-17 年的近 79 亿美元降至 2017-18 年的 68 亿美元左右。美国评估预算承担份额从 2015 年的略高于 28.5%降至 2018 年的略低于 28.5%。因此,2017-18 年美国预算评估承担额下降约 3 亿

美元,或是 14%,按上年预算额度换算。尽管特朗普政府继续寻求进一步削减美国对维持和平预算的贡献,但实际上,其结果将取决于外交结果,而且很可能不会像 2017 年那样大幅削减运营成本。<sup>15</sup>

## 联合国维持和平改革

联合国维和行动高级别独立小组(HIPPO) 2015 年报告和秘书长关于 HIPPO 报告建议执行情况的报告发布后,“维和改革”一词被用来描述在联合国秘书处内部和实地就各种调整展开的讨论。<sup>16</sup>包括与美国政府提出的问题类似的基本问题,比如如何在没有政治程序支持的情况下继续运作,如何防止维和任务拖沓,以及如何在东道国政府缺位或是软弱无能的情况下采取行动。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即如何确保退出机制,尤其是在政治进程崩溃的情形之下,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维持和平行动,是否还存在其他选择。<sup>17</sup>维持和平改革还包括更多业务领域,例如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建议的领域:(a) 评估过去两年推进改革对特派团执行的影响;(b) 加强安理会在确保改革推进和后续行动方面的作用;(c) 秘书长在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架构改革发面的努力;(d) 成员国在维和部队人员组建及核心能力建设方面的承诺状况,以及其他层面彼此间的差距;(e) 联合国与非盟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f) 对非盟主导的和平支助行动给予支持。<sup>18</sup>未来几年,此类话题的讨论还将继续,但鉴于当前形势,2018 年还是可能会取得一些进展。

议程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 2017 年取得进展的方向,即秘书长计划改革联合国秘书处,以加强和平与安全架构建设。秘书长组建内部审查团队并开始运作,研究现有提案和进一步改进架构和工作方法的手段,5 大核心建议:(a) 重组政治事务部,联合国维和部(DPKO)和设立政治与建设和平事务部和和平行动部;(b) 建立一个单一的政治业务结构,由助理秘书长负责区域事务,向副秘书长负责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以及和平行动;(c) 设立一个主管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和主管和平行动副秘书长的常设领导小组;(d) 加强整个和平与安全支柱的协调一致;(e) 对和平与安全支柱日常工作方式进行非结构性改变。<sup>19</sup>大会支持秘书长的改革设想,并请他为改革实施拟订全面提议。<sup>20</sup>

## 维持和平与和平行动

“维持和平”的概念源于专家顾问团关于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评估 2015 报

告。2017 年，安理会在主席声明中特别强调和平行动与维持和平的关系。委员会将这一概念理解为“建立一个有着共同愿景的社会，每个人的需求都将考虑在内。包括一系列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冲突的爆发、升级、延续和复发，解决问题的根源，协助各方结束冲突，确保民族和解，并走向复苏，重建和发展。”

23

安理会强调，维持和平需要联合国三大支柱共同参与，维和行动应在任务开始时，通过综合评估和规划，把握建设和平与维持和平的挑战。安理会表示计划在授权进行和平行动时考虑下列因素：(a) 评估各方面任务执行情况，包括相关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b) 支持特派团内部协商进程，以支持国家所有权；(c) 确立并明确建设和平和维持和平目标；(d) 定期对国家和地方当局建立和维持和平的机会和挑战进行战略综合分析；(e) 以连贯一致方式在政治和维和任务执行方面取得进展；(f) 明确和平行动和其他行动者的作用和责任，确保有效地将各项努力有机结合起来，解决冲突根源；(g) 在长期和可持续和平基础之上的退出战略。<sup>24</sup> 然而，过去种种努力表明，上述目标很多难以一蹴而就，只能循序渐进推进。

### 生态足迹，文化遗产和性别主流化

2017 年，安理会更加重视与和平行动相关 3 大主题：(a) 和平行动环境影响管理；(b) 在保护文化遗产中的作用；(c) 促进两性关系和性别主流化。

多达 98354 名联合国和平行动人员在实地部署，因此安理会越来越强调和平行动对环境影响管理的重要性。这一主题首次出现在 2013 年 MINUSMA 和 UNAMID 任务授权，2015 年 AMISOM 报告中再次被提及。2017 年，在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维和任务中再次强调这一主题，安理会在另一份新闻稿中对此发表讲话。

<sup>25</sup> 然而与此同时，美国反对将“气候变化”一词列入乍得湖盆地决议之中。<sup>26</sup>

第一，到目前为止，安理会也只是在 MINUSMA 行动授权时将文化遗产保护纳入其中。<sup>27</sup> 然而，在 2017 年一项特别决议之中，联合国和平行动可以被授权协助当地政府进行文化遗产保护，防止其被非法挖掘、抢劫和走私，但是应注意实际操作应注意对周边场地的保护。<sup>28</sup>

最后，性别问题在 2017 年和平行动任务中获得更多关注。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UNIOGBIS)和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UNSMIL)被要求将性别观点纳入其工作。<sup>29</sup> 在组建 MINUJUSTH 之时，安理会重申将性别观点纳入主流



的重要性。<sup>30</sup> 然而，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国家经常会抵制这样的纳入，因为在他们看来女性议题是和平安全议程的一个扩张，是做国家主权或是联合国系统其他责任的挑战。<sup>31</sup>

此外，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的性剥削和虐待 (SEA) 仍然是议程的重要一环。2017 年，对联合国维和行动和政治特派团的指控中有 62 起指控涉及 SEA，而 2016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103 起和 69 起。在 2017 年的 62 起指控中，41 起涉及军事人员，涵盖 101 名涉案罪犯。其余指控均属单一肇事者事件，其中 11 起涉及文职人员，10 起涉及警务人员。2017 年的指控涉及 130 名受害者，其中 21 名是女孩，109 名为成年女性。2017 年，涉及性侵犯 (而非性剥削) 的 SEA 指控的比例为 32%，而 2016 年为 55%。这一较低的比例更符合前几年的情况。与 2016 年相比，2017 年 SEA 指控数量减少，很大程度上与 MINUSCA 的指控数量减少有关。据报道，在 2017 年，MINUSCA 人员共有 19 起 SEA 指控，而 2016 年有 52 起。与此同时，涉及 MINUSCA 人员的 SEA 指控比例也在相应下降，从 2016 年一半降至 2017 年的不到三分之一。<sup>32</sup>

- 1 定量分析利用 SIPRI 收集的数据来研究和平行行动的趋势。根据定义，和平行动必须有明确的目的：(a) 作为“一种促进已生效和平协议实施的工具”(b) 支持和平进程；或 (c) 协助冲突预防或和平建设。良好的管理、事实调查或协助选举，且由非谈判方个人及团体代表组成。只有当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为另一和平行动提供支持时，才会采取单边行动(见第 5 节)。所有数据均在不断进行复审，并在有更精确信息时进行及时调整。因此，本章统计数据可能并不总是与以前 SIPRI 年鉴中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数据完全一致。2017 年开始和结束的任务，见第 2 节。
- 3 包括阿卜耶伊(苏丹)，西撒哈拉和巴勒斯坦领土。
- 4 本章对和平行动人员水平分析是基于在 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1 月活跃多边和平行动中部署的国际人员(即军人，警察和国际文职人员)。以前 SIPRI 年鉴中对和平行动的统计口径可能是在年终，也可能是按照任务实际结束日期。因此，本章数据与先前版本 SIPRI 年鉴数据并非完全一致。
- 5 阿维佐夫·X，范德·金和斯密特·T(SIPRI:斯德哥尔摩，2017 年 2 月)。
- 6 多斯桑托斯·克鲁斯·C，菲利普斯·W·R 和库西曼诺·S，《改善联合国维和人员人身安全：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运营方式》(联合国独立报告：纽约，2017 年 12 月 19 日)，第 5 页。
- 7 多斯桑托斯·克鲁斯，菲利普斯和库西曼诺(注 6)第 5 页。
- 8 多斯桑托斯·克鲁兹，菲利普斯和库西曼诺(注 6)，第 3 节，第 9-17 页。
- 9 林奇·C，联合国维和预算削减 10 亿美金，《外交政策》，2017 年 3 月 23 日。
- 10 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记录，哈雷州长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提名听证会，2017 年 1 月 18 日。
- 11 联合国安理会，第 7918 次会议上，联合国维和行动、S/PV. 7918，2017 年 4 月 6 日。
- 12 联合国安理会，2017 年 4 月 4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概念文件：专题辩论，维持和平行动审查，S/2017/287，2017 年 4 月 5 日。
- 13 高恩·R，为什么特朗普能加速推动不可阻挡的联合国维和改革，《世界政治评论》，2017 年 3 月 27 日。
- 14 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分摊比额表：大会第 55/235 号和第 55/236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秘书长的报告，A/70/331/Add.1，2015 年 12 月 28 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2016 年 7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核定资源，A/C.5/70/24，2016 年 6 月 22 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委员会，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2017 年 7 月 1 日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期间维持和平行动核定资源，A/C.5/71/24，2017 年 6 月 30 日。
- 15 美国国务院，国会预算理由：国务院、海外业务，以及相关项目，2019 财政年度。
- 16 见范德·金，评估之年，SIPRI20116 年鉴，第 294-304 页。
- 17 联合国安理会，2017 年 4 月 4 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7/287，2017 年 4 月 5 日。
- 18 联合国安全委员会，2017 年 8 月 22 日埃塞俄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017/766，2017 年 9 月 12 日。联合国安理会 2017 年 9 月 20 日第 2378 号决议。
- 19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加强联合国系统，“联合国改革：措施和提议”，联合国和平与安全支柱的改组，秘书长报告，A/72/525，2017 年 10 月 13 日。
- 20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第 72/199 号决议，2018 年 1 月 19 日。
- 21 在维持和平方面，见卡帕里尼·M 和米兰特·G，“维持和平：新的联合国总体框架”，SIPRI 年鉴 2017，第 220-32 页。
- 22 专家咨询小组，维持和平的挑战：2015 年 6 月 29 日 2015 年联合国建设和平架构评估专家咨询小组报告；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2015 年 6 月 17 日秘书长给大会主席和安理会主席的信”，A/70/95-S/2015/446，2015 年 6 月 17 日。
- 23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7/27，2017 年 12 月 21 日。
- 24 联合国(注 23)。
- 25 联合国安理会 2387 号决议，2017 年 11 月 15 日；联合国安理会 2017 年 3 月 31 日第 2348 号决议；联合国安理会，《关于维持和平行动环境管理的新闻声明》，SC/13134-ENV/DEV/1830-PKO/700 号新闻稿，2017 年 12 月 21 日。

- 26 乍得湖盆地决议, 蓝色的是什么? 2017 年 3 月 31 日。
- 27 联合国安理会 2100 号决议, 2013 年 4 月 25 日。
- 28 联合国安理会 2347 号决议, 2017 年 3 月 24 日。
- 29 联合国安理会 2343 号决议, 2017 年 2 月 23 日;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2017 年 9 月 14 日第 2376 号决议。
- 30 联合国安理会 2350 号决议, 2017 年 4 月 13 日。
- 31 利比里亚和平计划主席声明和选举准备, 蓝色的是什么, 2017 年 7 月 21 日。
- 32 联合国大会秘书长报告, 保护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的特殊措施, A/72/751, 2018 年 2 月 15 日。

## 第二节. 和平行动的区域趋势和发展

贾尔·范德·金和蒂莫·斯密特

2017年执行的63项多边和平行动遍及世界所有主要地区(见表3.1)。非洲有25项和平行动,欧洲18项,中东9项,亚洲和大洋洲6项,美洲5项。尽管大多数和平行动集中在非洲和欧洲,正如整个2008-17年时期(见图3.7)一样,这两个地区的任务类型存在极大差异。虽然欧洲大多数和平行动都是冲突后国家的小型文职特派团,但在非洲执行的和平行动任务包括大量特派团,其人员组成大都为军装人员。例如,非洲6个特派团人数超过10 000人(见第1节),其人数总和超过了在欧洲所有18个和平行动人员部署之和。

对2008-17年间不同区域人员分布情况进行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和平行动越来越集中在非洲地区(见图3.8)。在2008年至2017年间的头8年,非洲人员部署增加了近60%,从2015年12月的约7.5万人增加到近12万人。尽管在2016年至2017年下降了11%,但在非洲特派团仍占多边和平行动人员部署的绝大多数。截至2017年底,近四分之三的人员都部署在非洲。

### 非洲

2017年,非洲共有25项多边和平行动,较2016年减少了1项。2017年内,部署在非洲特派团的人员减少了4%,从110623人降至106240人。这是该地区人员部署连续第二年出现下降,此前该地区自2000年以来或多或少地保持着持续增长。

2017年,联合国-非盟(AU)伙伴关系进一步加强。联合国-非盟秘书处与非盟委员会于4月19日签署了加强合作的联合国-非盟合作框架。<sup>2</sup>引入非盟和平基金,即对进入非洲大陆的“合格进口商品”征收0.2%的进口税,此举面临极大的挑战,原因就是其具体执行方式难于界定。<sup>3</sup>时至5月,14个非盟成员国仅征集到目标款项总额的12%。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8章之规定,继续讨论非盟主导的和平行动的资金来源。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虽然承认具体特派团的经费筹措将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但力求确立一项原则,即非盟授权的或经非盟授权由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和平支助行动应由联合国分摊以满足经费需求。<sup>5</sup>安理会

表示计划在个案基础上，并在必要的战略和财政监督和问责机制框架下，建立健全联合国供资机制。<sup>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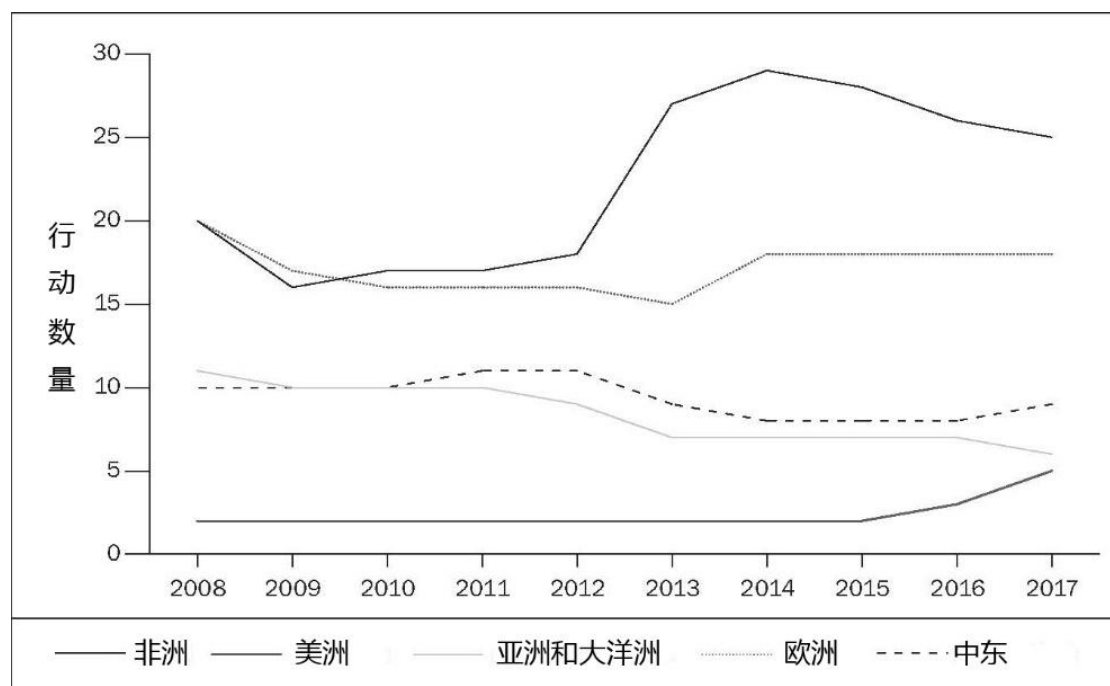


图 3.7 世界各地多边和乎行动数量，2008-17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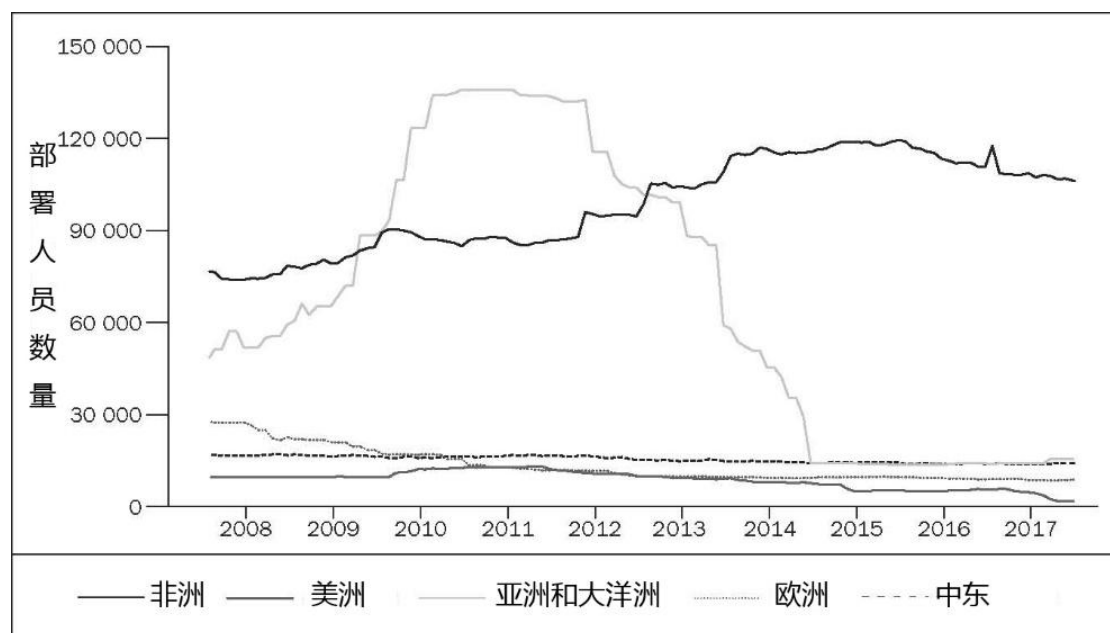


图 3.8. 多边和乎行动人员部署数量(按地区)，2008-17 年

注：年份标记为年中(6月)月度数据。

表 3.1 2017 年地区和组织类型部署和平行动及人员数量

执行机构	非洲	美洲	亚洲及大洋洲	欧洲	中东	世界
<b>行动</b>	25	5	6	18	9	63
联合国 a	12	4	2	2	4	24
地区组织或联盟	12	1	2	14	3	32
特别联盟	1	-	2	2	2	7
<b>人员 b</b>	<b>106240</b>	<b>1606</b>	<b>15467</b>	<b>8597</b>	<b>14001</b>	<b>145911</b>
联合国 a	82739	1580	375	1101	12559	98354
地区组织或联盟	23404	26	15406	6347	79	44902
特别联盟	97	-	46	1149	1363	2655

a 联合国行动数量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部, 联合国政治外交部和联合国/非洲联盟达尔富尔特派团 (UNAMID) 领导的和平行动。

b 人员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资料来源: 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

## 西非

2017 年, 西非 2 项和平行动已经结束, 西非地区也在冈比亚进行了迅速而成功的干预。经过 13 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联合国驻科特迪瓦行动 (UNOCI) 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完成任务并结束。联合国将通过其国别小组、秘书长和联合国西非和萨赫勒办事处 (UNOWAS) 的个人参与, 继续作出承诺。联合国利比里亚特派团 (UNMIL) 将于 2018 年 3 月 30 日结束。在前足球运动员乔治·维阿于 2017 年 12 月赢得总统选举后, 剩下的任务就是促进国家维持和平能力建设。UNMIL 离开后, 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和建设和平委员会将继续参与。<sup>8</sup> 经过战略性审议, 同时鉴于政治和体制上的僵局仍在继续, 《科纳克里协定》执行举步维艰, 联合国几内亚比绍建设和平综合办事处 (UNIOGBIS) 重新集中精力创造可持续和平的政治空间。UNIOGBIS 的斡旋和政治便利任务放在首位, 其管理结构也更为精简。<sup>9</sup>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几内亚比绍特派团 (ECOMIB) 依旧面临财政困难。ECOMIB 任务伊始就是前途未卜。ECOWAS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蒙罗维亚首脑会议将其任务期限由原定的 6 月 30 日向后延长了 3 个月。<sup>10</sup> 安理会要求进一步延长任务期限, 并呼吁国际社会给予财政支助。<sup>11</sup> 尽管 ECOWAS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其后的首脑会议上没有继续延长, 但 ECOMIB 还将在无授权的情况下继续努力。

西非唯一一个新的特派团是 ECOWAS 在冈比亚的特派团 (ECOMIG)。叶海亚·贾梅总统最初承认在 2016 年 12 月 1 日的大选中被阿达玛·巴罗击败，但在 12 月 9 日，贾梅宣称选举存在违规行为，并拒绝接受选举结果。贾梅政府在班珠尔街道上部署军队。2017 年 1 月 18 日，冈比亚议会批准了为期 90 天的紧急状态。国际社会从一开始就十分一致，施加强大的外交压力要求贾梅辞职。ECOWAS、非盟和平安理事会和联合国安理会都承认巴罗为新总统。ECOWAS 和非盟和平安理事会发出警告，不能排除使用武力，而联合国对此表示赞同，但是也补充到，应首先通过政治手段寻求解决办法。<sup>12</sup>

1 月 19 日，巴罗宣誓就任冈比亚合法总统，但是贾梅领导的现任政府依旧大权在握。在巴罗作为法律上和国际公认的总统就职之后，立刻向国际社会发出邀请。应巴罗总统的邀请，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加纳、马里和多哥部队——ECOMIG——进驻冈比亚。<sup>13</sup> ECOMIG 最初进驻部队规模为 7000 人，并规定：(a) 确保巴罗总统、政治领导人和全体冈比亚人的安全；(b) 维护总统选举结果；(c) 确保当选总统宣誓就职。在军事胁迫下，贾梅做出让步，权力实现和平过渡。<sup>15</sup> 2 月 9 日，巴罗总统将 ECOMIG 任务期限延长 3 个月。<sup>16</sup> 新授权任务于 2 月 21 日生效，除了确保安全之外，ECOMIG 还被要求协助新当局与冈比亚国防和安全部队之间建立信任。ECOMIG 部队随后裁减至 500 人，尽管实际上裁减规模之前实际人员数量早就大幅削减。<sup>17</sup> 但是安全局势仍然十分脆弱，6 月 4 日，ECOWAS 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将 ECOMIG 任务期限延长一年，并增加了协助利比亚武装部队训练和重新转型定位。ECOWAS 当局要求增加驻军来执行任务。<sup>18</sup>

## 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地区

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地区是许多国际组织部署各种和平行动的热点地区。联合国驻马里综合稳定特派团 (MINUSMA)，还是缺乏在复杂安全环境下开展工作的核心能力。因此，来自敌对攻击的不对称威胁还将继续存在。5 月 22 日至 23 日举行的特别部队招募大会，国际社会发出各种承诺，以填补能力差距。联合国安理会呼吁立刻向马里派驻 UNOCI 快速反应部队，同时需派遣航空部队给予支援。同时呼吁秘书长考虑长期轮换计划，以提高 MINUSMA 任务水平，并在装备资助国、军队派遣国和警务派遣国之间国建创新型伙伴关系。MINUSMA 每年 6 月举行授权展期，案例还维持其任务和核定的 15209 名军装人员定员 (13289 名军事人员和

1920 名警察)。<sup>19</sup> 萨赫勒五国地区(G5 萨赫勒)联合部队(FC-G5S)部署到位,由 MINUSMA 部署武装干预旅的想法就不在议程之列了(见第 3 部分)。然而,截至 2017 年底,MINUSMA 还只招募到定员人员 88.3%(11698 名军人和 1725 名警察)。

2017 年 5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EU)批准了一项在萨赫勒地区的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特派团(CSDP)区域化行动概念:EUCAP 尼日尔塞赫勒、EUCAP 马里塞赫勒和欧盟培训特派团(EUTM)。区域化战略目标是支持萨赫勒地区的跨境合作,支持区域合作框架,提高萨赫勒五国集团国家的国家能力。为此目的,在尤塞普萨赫勒马里建立了一个区域协调小组(RCC)。<sup>20</sup>

尽管 2015 年 12 月 17 日已在摩洛哥 Skhirat 签订利比亚政治协定(LPA),确立成立民族团结政府(GNA),但利比亚还是在 2017 年彻底分崩离析。因此,经过战略评估,安理会向联合国驻利比亚支助团(UNSMIL)指派任务,即在现有任务基础上,支持和平协定框架下的包容性政治进程。<sup>21</sup>2017 年,UNSMIL 和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继续逐步增加在利比亚境内的行动,并保持临时轮调。为保护 UNSMIL 在的黎波里的营地,一支警卫部队已于今年年底完成部署。<sup>22</sup>有报告称,有移民在利比亚被当作奴隶贩卖。安理会对此做出回应,对 UNSMIL 在协调和支持移民及难民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做的工作表示欢迎。<sup>23</sup>

尽管早些时候出现过负面报道,但西撒哈拉全民公投特派团(MINURSO)文职人员于 2016 年被驱逐后,只有 25 名文职人员获准返回岗位。此外,即使在摩洛哥部队撤出后,摩洛哥武装部队与西撒哈拉独立阵线(POLISARIO)之间的紧张局势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的交织使得安理会对 MINURSO 未来的任务结构和如何衡量其任务执行情况提出了质疑。MINURSO 获准在其目前核准的部队最高限额内增加医疗人员的比例。<sup>24</sup>

## 民主刚果共和国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全面包容性政治协议在金沙萨签署。协议确定现任总统卡比拉仍将是国家元首,直至其继任者当选。<sup>25</sup>然而,刚果民主共和国(DRC)政治空间极度萎缩,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事件报道与日俱增。同时,民族间军事暴力冲突蔓延开来,从基伍省地区(包括贝尼省)和伊图利省蔓延至伊图里开赛省和坦噶尼喀。<sup>26</sup>在不断恶化的环境中推进大选,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增加联合国刚果维稳特派团(MONUSCO)人员部署,从 1050 人增至 1370 人。秘书长同



时预计，虽然军事人员执行授权任务已是竭尽全力，但人员调配无需增加军事人员。<sup>27</sup>

MONUSCO 年度授权续签之时，特派团在过去两年的实际部署为 17000 名军人，已远低于其核准的 19815 名的人员上限。尽管如此，美国和英国呼吁进一步压缩部队规模，尽管安理会其他成员对此表示反对。美国甚至威胁到，如不大幅削减人员，美国将否决延长授权决定。联合国秘书处认为，进一步裁减 500 名部队不会对 MONUSCO 任务执行能力造成“太大的不利”影响。秘书处同时建议，可通过特派团间合作来弥补所需警务人员缺口。<sup>28</sup> 随后，安理会将 MONUSCO 部署人员数量从 19 815 人减至 16 215 人，军事观察员和参谋人员从 760 人减至 660 人。并未增加 391 名警察人员和 1050 名警务人员组成的警察防暴队 (FPU) 数量，但提请秘书长探讨特派团间合作的有效办法。<sup>29</sup>

MONUSCO 授权任务基本不变，只是其民事和政治维稳工作现在是基于 2016 年 12 月 31 日协议框架下进行。此外，安理会敦促 MONUSCO 从特派团改革中吸取经验教训，使其更好地执行任务，尤其是在保护平民方面。在这一背景下，安理会特别提及 MONUSCO 指挥系统、指挥效率以及人员安全保障、管理复杂局势的能力。安理会同时还强调指出，未经申报对执行国发出警告、缺乏有效的指挥和管控、不服从命令、装备短缺以及对正在发生的攻击平民行为不作为，都可能对特派团产生消极影响。最后，安理会提请秘书长进行战略评估，以对特派团任务、优先事项和相关资源的持续关联性进行评估，并拟订 12 月 31 日协定执行裁减部队的退出战略和办法。<sup>30</sup>

紧张局势下的权力过渡，开始破坏刚果的国家完整。分析人士认为，MONUSCO 战略评估应推动特派团的机动，而非一直驻扎在东 DRC。<sup>31</sup> 战略评估得出结论：“考虑到刚果广袤的疆土，人民面对的威胁日益扩大、资源日渐萎缩”，MONUSCO 必须“从当前保护转变到计划保护”。报告认为，MONUSCO 的最终目标是防止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崩溃，并且只有执行 12 月 31 日的协议和遏制武装组织，才能使 MONUSCO 把重点从保护转向规模缩减。战略评估同时指出，成员国必须向 MONUSCO 提供其执行任务所需资源，并“在进一步削减特派团预算时应谨慎行事，以免削弱其履行核心优先任务能力”。<sup>32</sup>

两个多月后，即 12 月 7 日，MONUSCO 受到沉重打击，北基伍省塞姆利基的一个营地遭到攻击，据报是被联合民主部队 (ADF) 攻击。15 名坦桑尼亚维和人员、

部队干预旅(FIB)成员和刚果民主共和国武装部队5名成员被打死,至少53人受伤。<sup>33</sup>这一事件让整个联合国系统和在纽约的成员代表们大为震惊。负责维持和平行动的副秘书长让-皮埃尔·拉克鲁瓦对这一事件的解释是,FIB一直在与ADF作战,他认为这一时间是对MONUSCO日益强硬姿态的回应。<sup>34</sup>一些分析人士质疑2017年早些时候的撤军是否使得MONUSCO变得更为脆弱。<sup>35</sup>这次攻击标志着该地区动荡局势就此开始,表明MONUSCO的人员调配和在必要的空中力量缺失的情况下贸然关闭营地,至少削弱了MONUSCO保护平民的能力。部队减员的背景是安全形势的日益恶化,同时还较原计划提前。战略评估之前就进行裁员也恰恰给人们一个机会,看看究竟该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缩编。因此,特派团似乎并没有准备好如何进行预见性保护。<sup>36</sup>

## 布隆迪

布隆迪安全局势仍然波澜不惊。但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人数增加,人权状况仍然令人震惊,政治僵局仍未破解。安理会在其关于布隆迪的主席声明中没有提及部署联合国警察部队,但支持执行授权部署决议。<sup>37</sup>联合国和布隆迪的政府未能就部署联合国警察部队方式达成一致,因为布隆迪政府对此表示反对。<sup>38</sup>此外,安理会一些成员国认为,警察部队部署一年的部署授权在决议后一年即失效,而另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只有在警察部队真正实地部署才开始计时。

安理会同时对非盟人权观察员和军事专家部署继续拖延表示严重关切。截至2017年12月,只部署了37名人权观察员和8名军事观察员,远远低于布隆迪政府同意的200名观察员,也少于2016年部署人员数量。安理会和非盟都呼吁尽快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使非盟特派团早日全面投入运作。<sup>39</sup>

## 莱索托

莱索托紧张局势源于两位高级军事将领之间的矛盾,马巴兰科·马奥准将和特拉迪·卡莫里中将,还有他们各自的政治盟友汤姆·塔班内和帕卡利塔·莫西西利。2014年,南非副总统西里尔·拉马福萨促成一项协议,其中包括将卡莫里和马奥撤职。<sup>40</sup>随后在2015年5月,马奥遭暗杀身亡,引发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的介入。SADC设立了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委员会,作为莱索托可能出现的局势动荡的早期预警机制,并在必要时进行干预。此外,SADC敦促莱索

托对其宪法和安全部门进行改革。<sup>41</sup>卡莫里于2016年11月辞去莱索托国防军(LDF)司令职务。<sup>42</sup>结束两年流亡生涯后,撒贝恩在2017年6月3日的大选中胜出,接替莫西西里就任莱索托总理。<sup>43</sup>

2017年8月的比勒陀利亚峰会上,SADC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要求莱索托政府在2017年11月前制定路线图,落实SADC的各项决定。<sup>44</sup>其中包括对卡莫里和其他两名军官采取法律行动,据SADC调查委员会表示,他们与暗杀马奥有牵连。两周后,LDF新司令官被暗杀,原因就是不愿阻止对涉嫌暗杀马奥的嫌疑人提请诉讼。<sup>45</sup>

这些事件反过来又促使SADC派出部长级真相调查团前往莱索托对形势作出评估。调查团发现莱索托安全局势动荡不安,该国政治局势处于极度危险之中。双三驾马车SADC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峰会指出,需要协助莱索托恢复法律秩序与和平,并使得SADC决议得以实施——尤其是安全部门改革(SSR)和宪法改革,并且组建一个调查委员会。为此目的,首脑会议核准部署一支由军事、安全、情报和文职专家组成的特遣队,以支助莱索托政府。同时,将监督委员会人员增加到34名,涵盖军事、安全、情报和文职专家。<sup>46</sup>

12月2日,在莱索托政府同意下,被称为SADC莱索托王国预防性特派团(SAPMIL)开始行动。和之前的监督委员会一样,特派团由军事人员(217人)、情报人员(15人)、警务人员(24人)和文职人员(13人)组成。任务期限最初为6个月,将视所取得的进展决定是否延长。<sup>47</sup>1月28日,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对该特派团表示欢迎,并呼吁所有非盟成员国和联合国向SAPMIL提供技术和财政支持。<sup>48</sup>

## 中非共和国

联合国驻中非共和国多层面综合稳定特派团(MINUSCA),受到越来越多的反巴拉卡组织攻击。这些反巴拉卡组织主要是基督教和万物有灵论者民兵组织,2013年穆斯林占多数的塞雷卡叛军掌权之后,反巴拉卡组织开始活跃起来。敌对行动在5月8日班加索附近的袭击中达到高潮,4名维和人员死亡。<sup>49</sup>2017年全年,MINUSCA致力于保护平民,组织BEKPA, MARAZE和DAMAKONGO行动打击武装组织。与欧盟驻中非共和国训练特派团(EUTM-RCA)相互协调,MINUSCA同时还支持中非共和国当局制订中非武装部队重新部署计划,以便在全国扩大国家权力

和安全。<sup>50</sup>

然而，武装对抗和暴力的蔓延极大的压缩了 MINUSCA 活动范围，且战线过长。由于无法应对安全挑战，MINUSCA 只能放任武装组织不断攻城略地。为对局势做出反应，联合国秘书长要求增派部队。尽管这也无法使 MINUSCA 对所有国民实施保护，但至少可以使其在地理上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并提升其在高危地区的先发制人和快速反应能力。<sup>51</sup>

为应对日益恶化的安全局势，圣埃吉迪奥共同体主持下，6月19日各方在罗马签署协议，同时非盟与邻国在利伯维尔达成联合路线图，安理会也在2016年的基础之上对 MINUSCA 授权进行了调整。保护平民，并为运送人道主义援助创造安全环境依旧是特派团任务。但是，政治斡旋和支持和平进程(包括过渡时期司法进程在内)被列为优先任务，而促进和保护人权则成为次要任务。此外，安理会将 MINUSCA 核定部署人员数增加 900 名军事人员，增至 11 650 名，其中包括 480 名军事观察员和军事人员，以加强特派团的灵活性和机动性。<sup>52</sup>

2017 年，联合国 MINUSCA 成员性剥削和性虐待(SEA)报告有所减少。鉴于前几年报告数目极其惊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积极进展。安理会将这一成功归因于联合国秘书长反复重申对联合国对 SEA 零容忍政策的承诺。<sup>53</sup>

## 南苏丹和苏丹

南苏丹和苏丹仍然是动荡不堪，同东道国政府关系紧张，使得局势更为恶化。南苏丹局势进一步恶化，冲突各方无法达成停火协议，各方一致性减弱，也出现了新的反叛运动。停火和过渡安全安排监督机制(CTSAMM)报告称，南苏丹各地政府和反对派部队经常违反 2015 年和平协议。<sup>54</sup> 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UNMISS)继续在其营地保护着 20 多万平民。<sup>55</sup> 由于 UNMISS 采取了更为强硬的姿态，2017 年 UNMISS 形象及其保护营地外平民能力都有所提升。<sup>56</sup> 但是，人道主义工作人员和 UNMISS 维持和平人员工作常常受阻，饥荒影响地区的苦难依旧深重。<sup>57</sup> 安理会继续呼吁立即消除联合国 UNMISS 工作小组的一切障碍。<sup>58</sup>

CTSAMM 人员行动自由依旧受到限制，同时 UNMISS 地区保护部队(RPF)部署也是如此，安理会再次呼吁消除对 CTSAMM 人员的一切障碍。<sup>59</sup> 如果全国统一过渡政府(TGoNU)继续阻挠 RPF 部署，安理会将威胁履行其武器禁运。然而，时至 2017 年 5 月，部队首批人员陆续部署到位。<sup>60</sup> 自 2016 年 8 月(RPF 任务授权之时)

朱巴安全局势已经大为改善，但 RPF 在朱巴部署到位将使得 UNMISS 得以重新调配朱巴城外资源。<sup>61</sup> 尽管政府间发展局 (IGAD) 外交努力不断，却几乎没有实质性进展。<sup>62</sup> 2017 年年底，原定的 4000 名 RPF 人员只有 742 人部署到位。<sup>63</sup> UNMISS 也只完成授权人员总额的 76.1%，授权总额 17000 名军人和 2101 名警察，实际部署军人 12 969 名和警察 1559 名。<sup>64</sup> UNMISS 12 月中旬的年度授权评估，任务技术性延期 3 个月，以便完成战略评估。<sup>65</sup>

联合边界核查和监督机制 (JBVMM) 标准以及消除实施障碍方面缺乏重大进展。安理会上，美国尤其希望暂停联合国驻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 (UNISFA) 对 JBVMM 的支持，而埃塞俄比亚尤其希望继续获得支持。<sup>66</sup> 最后，安理会对 UNISFA 进行延期时表示，这是第一次对行动进行授权延期 (两年一次)，也将是最后一次延期，除非双方能够“通过行动表明对执行的明确承诺和坚定保证”。为了继续推进，安理会要求恢复边界划分讨论，定期举行联合政治和安全机制会议，并让 JBVMM 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安理会还将核定部署人员上限降低 535 人，降至 4791 人。

<sup>67</sup>

半年后的 11 月，安理会承认了一些进展，但缺乏“重大进展”。<sup>68</sup> 秘书长同意安理会的意见，即当事各方对进程取得成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与此同时，他敦促安理会“适当考虑保持阿卜耶伊相对稳定的成就的必要性”，原因就在于他认为，UNISFA 遏制了“重新陷入国际武装冲突的真正风险”。<sup>69</sup> 安理会最后决定将联索行动的任务期限延长到通常的半年，但警告说，如果当事各方未能履行标准，下次 UNISFA 可能不再支持 JBVMM，而可能只集中于阿卜耶伊。随后，将核定的部队人数上限削减 556 人，减至 4235 人。<sup>70</sup>

在达尔富尔，军事对抗次数下降，一方面是苏丹政府和两个主要反对派，苏丹解放运动米尼·米纳维 (SLA/MM) 和正义与平等运动 (JEM) Gibril 宣布单方面停止敌对行动。尽管如此，社区间暴力仍在继续。此外，尽管有所改善，但政府对联合国/非盟达尔富尔特派团 (UNAMID) 的限制，如限制行动自由和签证限制，继续影响其执行任务。<sup>71</sup>

这一双管齐下的战略，得到了安理会的核准。其重点放在贝尔马拉地区的军事保护和紧急救济，同时强调稳定和支持警察和法治机构，并在最近没有发生任何战斗的地区进行社区间冲突调解。这为 UNAMID 授权任务增加了新的建设和平任务，并对其人员进行了重新调配，以优化特派团新任务执行。在头六个月即第

一阶段，UNAMID 核定部队人员上限减少 4450 名军事人员，降至 11395 名，警察人员减员 255 名，降至 2888 名，包括个体警官(IPO)和 FPU。2018 年 1 月 31 日开始的第二阶段，如满足一系列标准，到 2018 年 6 月 30 日，该继续裁减 2660 名军人和 388 名警察，分别降至 8735 人和 2500 人。安理会强调，这一裁减将不应影响特派团对威胁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同时将视 UNAMID 文职人员构成，对文职人员进行评估。<sup>72</sup>

UNAMID 人员缩减遭到分析人士、人权观察和 Enough Project 等倡议团体以及当地团体代表的严厉批评。他们称这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错误”和“关于达尔富尔战争结束的错误描述”，并认为这将使几个核心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和当地居民失去保障。<sup>73</sup>

## 索马里

2017 年 1 月中旬，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向非盟索马里特派团 (AMISOM) 增派 4500 名官兵，期限为 6 个月。此次增兵的目的是落实 2016 年作战理念，特别是扩大进攻性作战，促进撤军战略的实施。<sup>74</sup>

2 月 8 日，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法马约的当选标志着大选进程落下帷幕。AMISOM 在确保大选顺利进行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索马里局势仍然困难重重，伊斯兰组织青年党经常发动袭击。<sup>75</sup> AMISOM 有时也会受到猛烈攻击。<sup>76</sup> 在国际外交层面，在 5 月的索马里伦敦会议上，在确保向索马里提供更多支助方面取得进展，并就协调警察和军事部队，如 10900 多名索马里国民军队的指导、训练、装备和薪酬问题达成协议。<sup>77</sup>

2 月 8 日，索马里总统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穆罕默德·法马约的当选标志着大选进程落下帷幕。AMISOM 在确保大选顺利进行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索马里局势仍然困难重重，伊斯兰组织青年党经常发动袭击。<sup>75</sup> AMISOM 有时也会受到猛烈攻击。<sup>76</sup> 在国际外交层面，在 5 月的索马里伦敦会议上，在确保向索马里提供更多支助方面取得进展，并就协调警察和军事部队，如 10900 多名索马里国民军队的指导、训练、装备和薪酬问题达成协议。<sup>77</sup>

尽管如此，AMISOM 部队派遣国声称，欧盟将 20% 的津贴资金以其他形式(如培训经费和其他间接经费)分发给 AMISOM 后，派遣国也将捉襟见肘。此外，由于布隆迪政府受到制裁，欧盟并未向非盟报销布隆迪政府费用。布隆迪威胁撤军后，

非盟同布隆迪政府达成协议，通过一家商业银行向布隆迪军队支付薪酬。<sup>78</sup>

非盟/联合国基于未来的需求，对 AMISOM 进行了联合评估。2012 年之后，AMISOM 授权增兵被认为是其退出战略的一个步骤。联合评估忽略了非洲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增兵的呼吁，相反却建议渐进的、阶段性削减军队部署数量，并重组 AMISOM 使其作为索马里安全力量发挥更大作用。<sup>79</sup> 安理会随后根据这些建议，对 AMISOM 战略目标进行了调整。

除进一步降低来自青年党的威胁之外，安全责任移交给索马里安全部队也被视为优先事项，并为政治进程、局势稳定提供安全保障，政治和解和和平建设已不再是重点任务，取而代之的是为索马里安全部队提供援助。安理会随后在 2017 年底将授权部队人数减少了 500 人，降至 21626 人，其中包括 5 个 FPU 里的 1040 名警察。计划在 2018 年 10 月底前再裁减 1000 名士兵。特派团文职部门仍未开始运行，人权部门尤其需要增加人手。与此同时，非盟计划发展一种新的行动概念，其目的之一是加强特派团的指挥和控制架构。<sup>80</sup> 然而，分析人士怀疑，在青年党势力不断扩大的情况下，简简单单的一退了之的策略是否真的可行。<sup>81</sup>

## 美洲

2017 年，美洲共有 5 项多边和平行动，较 2016 年增加 2 项。2017 年，两项行动结束，随后都有后续行动跟上。因此，同上年一样，美洲地区同时部署的和平行动从来没有超过 3 项。美洲多边和平行动部署人员数量减少 71%，从 5464 人降至 1606 人，其主要原因是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 (MINUSTAH) 于 2017 年 10 月结束。2017 年，美洲地区唯一一项在授权和人员构成上都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美洲国家组织支持哥伦比亚和平进程特派团 (MAPP/OEA)，该特派团自 2004 年以来一直活跃在哥伦比亚。

## 海地

若弗内尔·莫伊兹于 2017 年 2 月 7 日宣誓就任海地新总统，海地大选落下帷幕，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的说法，海地恢复了“宪法秩序”。安理会决定于 10 月 15 日结束 MINUSTAH 任务，其军事部门应在随后 6 个月时间逐渐退出。MINUSTAH 始于 2004 年，在 2010 年地震期间协助海地国家警察 (HNP) 和海地全国。同时也

协助应对 2010 年霍乱疫情，疫情影响近 80 万人，造成 9000 多人死亡。<sup>82</sup> 尽管取得重大进展，HNP 还是需要继续得到国际援助，以扩大其工作范围，进行能力建设和社区服务体系。<sup>82</sup>

安理会授权 MINUJUSTH 作为 MINUSTAH 的后续行动，在联海稳定团结束后成立，最初为期 6 个月，从 2017 年 10 月 15 日开始。MINUJUSTH 的任务是继续向海地政府提供援助，并巩固 MINUSTAH 成果：(a) 加强海地政府法制建设；(b) 进一步支助和发展 HNP；(c) 对人权状况进行监测、报告和分析。它被授权部署 7 个单位 FPU 或 980 名人员，较 MINUSTAH 减少 4 个单位。如 HNP 能力能按照预期在两年内提升，安理会将计划进一步削减。FPU 的任务是保障安全成果并向 HNP 提供业务援助。MINUJUSTH 的 295 名 IPO，MINUSTAH 为 1001 名，将继续为 HNP 提供援助，配备 38 名惩教人员（此前为 50 名）将加强监狱管理。MINUJUSTH 的速效项目和降低社区暴力的努力将最终过渡到发展参与者。预计经过持续两年的基准程序，后期计划由非维持和平的联合国人员向海地提供援助。<sup>83</sup>

在 MINUSTAH 结束后，大会决定将 4050 万美元结余资金转至联合国海地霍乱应对多伙伴信托基金。美国决定不参加，因为美国已在海地霍乱疫情投入 1 亿美元。<sup>84</sup>

## 哥伦比亚

2017 年，哥伦比亚局势进一步改善，暴力活动降至 40 多年来的最低水平。作为执行和平协定的一部分，哥伦比亚革命武装部队——哥伦比亚人民军（FARC-EP）放下武器并就地解散。这一进程于 6 月 27 日由联合国驻哥伦比亚特派团（UNMC）完成并经核实。<sup>85</sup> 9 月 25 日 UNMC 任务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在任务报告中得出若干结论，最明显的是：(a) 安理会坚定和团结的支持以及各方政治意愿对特派团的成功至关重要；(b) 事实证明，分阶段的两次授权过程行之有效，其中包括一个初步授权，然后在获得所有相关资料后进行一个更为详细的授权；(c) 尽管它并未和其他特派团相互结合，但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的合作极其重要。<sup>86</sup>

和平协定的其他方面，如全面和解，仍有待执行。为对此进行有效监督，安理会于 9 月 26 日成立了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特派团（UNVMC），作为 UNMC 的后续行动，最初定期 12 个月。其任务包括核查 FARC-EP 的经济和社会重新融入，个人和集体安全保障实施以及社区和政府机构组织的保护措施。<sup>87</sup> UNVMC 任务是在



波哥大特派团总部，9 个区域办事处和 26 个当地小组部署大约 120 名国际非武装观察员和一个配套文职部门。<sup>88</sup> 地域部署过程中，特派团的目标涵盖重返社会和社会保障等优先领域，并与联合国国家工作队共同落地、密切协调。<sup>88</sup>

哥伦比亚政府和民族解放军(ELN)于 9 月 4 日签署临时停火协议。双方要求联合国参与监督核查机制。安理会在其成立后两周内，根据 UNVMC 任务规定，增加停火核查授权，同时做好对这一授权后可能出现情况的预防和应对。为此目的，安理会核准最多再增加 70 名国际观察员。<sup>89</sup>

## 亚洲及大洋洲

2017 年亚洲及大洋洲共有 6 项多边和平行动，较 2016 年减少 1 项。2017 年，亚洲和大洋洲人员部署数量增加 11%，从 13975 人增至 15467 人。这主要是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领导的驻阿富汗坚定支持行动(RSM)部队人员增加的结果。其他地区和平行动为两个临时行动——朝鲜半岛中立国家监督管理委员会(NNSC)和菲律宾棉兰老岛国际监督特派团——和两个联合国特派团——联合国驻印巴军事观察小组(UNMOGIP)和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UNAMA)。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牵头、太平洋岛国论坛政治授权的所罗门群岛区域援助团(RAMSI)于 2017 年年中结束。

RSM 是 2017 年活跃在阿富汗的两项和平行动之一，另一项为是 UNAMA。UNAMA 之前的和平行动是在 2016 年底结束的欧洲警察驻阿富汗特派团，这是该地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特派团。RSM 最初计划在阿富汗驻扎两年，目的是在 2014 年底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任务结束和北约领导的战斗行动正式结束后，继续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ANSF)提供培训、咨询和协助。然而，北约领导人在 2016 年华沙峰会上决定将 RSM 两年任务期继续延长，并宣布计划在 2017 年 11 月将 RSM 部队规模从 13000 人增加到 16000 人。此前，特朗普政府决定将美国此前的时间为基础的策略转换为根据阿富汗实地条件为基础的新策略，并向阿富汗增派 4000 名美方人员，以加强 RSM 和美国地区反恐行动-自由哨兵。<sup>90</sup>

## 欧洲

2017 年，欧洲共有 18 项多边和平行动，与上年相同。2017 年，欧洲和平行动人员减少 2.7%，从 8832 人减少到 8597 人。除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

队(UNFICYP)外,欧洲所有和平行动都部署在前南斯拉夫或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

2017年,乌克兰进行了3项和平行动,所有这些行动都是为了应对2014年东乌武装冲突。执行机构为OSCE特别监测团(SMM)、部署在古科沃和顿涅茨克的俄罗斯检查站观察团以及欧盟咨询团(EUAM)。9月5日,俄罗斯提议启动一个联合国支持特派团,保护部署在乌克兰东南部事实接触线沿线的OSCE SMM。<sup>91</sup>从乌克兰的角度来看,这将“冻结”冲突。据报道,俄罗斯的第二个提议包括在SMM任务地区部署此类特派团。这一提议引起了乌克兰和西方国家更大的兴趣。作为回应,乌克兰起草一项议案,建议部署一项更为广泛的和平行动,并辅以各类其他任务,将有助于将顿巴斯地区归还乌克兰控制,并确保俄罗斯边境安全。美国反对这一建议,赞成继续进行外交努力,提案最终未被提交。<sup>92</sup>

巴尔干半岛西部共有10项和平行动。其中4项在科索沃,3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各1项。北约领导的科索沃部队(KFOR)和欧盟在科索沃的法治特派团(EULEX)规模最大,其他都相对规模较小。其余的和平行动位于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 中东

2017年,中东地区共有9项多边和平行动,较上年增加1项。2017年,中东地区特派团人员部署数目也相当稳定。截至2017年底,中东和平行动人员14001人,2016年底为13928人。

2017年6月19日,欧盟理事会宣布收到伊拉克当局请求,请求派遣欧盟安全部门改革顾问和援助小组。欧盟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咨询团于10月16日成立,其目的是:(a)在战略一级提供咨询意见和专门知识,为伊拉克国家安全战略执行作出贡献;(b)分析、评价和确定欧盟对SSR提供更多支持的可能性;(c)协助协调欧盟和各成员国在伊拉克境内对SSR的支持。更具体而言,它将协助执行国家反恐怖主义战略和起草一项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家战略,并规划各项工作,吸取教训、正视差距。顾问团于1993年11月17日在巴格达部署到位。<sup>93</sup>

尽管以叙隔离区的战斗还在继续,联合国脱离接触观察员部队(UNDOF)从缓冲地区东部边界(布拉沃一方)的Faouar营地开始,缓慢回到以前撤离的阵地。但是,UNDOF继续努力以安全方式执行其授权任务。<sup>94</sup>

黎巴嫩临时部队(UNIFIL)行动地区事件表明,局势仍然十分脆弱。<sup>95</sup> 尽管如

此，也许正是因为这一地区的一举一动极其引人注目，安理会展开激烈辩论。特朗普政府和以色列呼吁 UNIFIL 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并寻求加强对抗真主党的任务授权。美国指控真主党武装非法囤积武器。安理会其他成员国——尤其是 UNIFIL 人员派遣国——如法国和意大利——都表示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此举可能会使得黎巴嫩南部形势更为动荡。<sup>96</sup>在 UNIFIL 的最新授权文本中，针对真主党采取了较先前更为严厉的措辞，并提请秘书长加强 UNIFIL 军事存在，包括在现有授权和任务的基础之上，增加 UNIFIL 巡逻和视察。但是 UNIFIL 授权并未发生改变。<sup>97</sup>

最后，多国部队 (MFO) 和观察员继续监测 1979 年埃及和以色列和平条约的执行情况。2017 年，MFO 人员编制进一步减少，从 1383 人降至 1300 人。<sup>98</sup>这一裁减是由于在 2016 年和 2017 年对部队进行了重新配置，减少西奈半岛北部的军事存在，加大远程监控的运用，而非依赖人力的实地监测。<sup>98</sup>

1 联合国安理会 2378 号决议, 2017 年 9 月 20 日。

2 联合国, 安理会, 秘书长报告, 对非盟和平行动的授权和支持, S/2017/454, 2017 年 5 月 26 日。

3 阿皮克·P 和奥戈德·F, “分析非洲联盟 0.2% 税收的实施: 前进与挑战”, 简报 No. 98 (欧洲发展政策管理中心: 马斯特里赫特, 2017 年 11 月)。

4 AU-UN 简报和非正式互动对话合作, 蓝色的是什么? 2017 年 6 月 14 日。

5 非盟和平与安全委员会第 689 届会议公报 PSC/PR/COMM (DCLXXXIX), 2017 年 5 月 30 日。

6 联合国安理会 2378 号决议, 2017 年 9 月 20 日。

7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17/8, 2017 年 6 月 30 日;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2016 年 4 月 28 日第 2284 号决议。

8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17/11, 2017 年 7 月 24 日; 麦克杜格尔·C 和库珀·C, 《纽约时报》, 2017 年 12 月 28 日。

9 联合国安理会 2343 号决议, 2017 年 2 月 23 日。

10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国家首脑和政府第 51 次例行会议最终公告, 2017 年 6 月 4 日。

11 联合国安理会 2343 号决议, 2017 年 2 月 23 日。

12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国家首脑和政府第 50 次例行会议最终公告, 2016 年 12 月 17 日;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第 647 次会议, PSC/PR/COMM (DCXLVII) 公报, 2017 年 1 月 13 日;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2017 年 1 月 19 日第 2337 号决议。

13 科克斯·T 和法奇·E, 西非军队停止冈比亚行动, 贾梅发布最后期限, 2017 年 1 月 19 日, 路透社报道。

14 乔布·A, ECOMIG 部队解释冈比亚的任务, The Point, 2017 年 1 月 31 日; 威廉姆斯·P·D, “一种新的非洲强制模式?” ECOWAS 冈比亚任务评估, IPI 全球观察, 2017 年 3 月 16 日。

15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 通讯纪要, 关于冈比亚政治局势的联合宣言, 2017 年 1 月 21 日;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17/10, 2017 年 7 月 24 日。

16 总统巴罗将 ECOMIG 授权延长 3 个月, The Point, 2017 年 2 月 9 日。

17 舍里塞·E, “随着一些部队陆续撤离, ECOMIG 获得新授权”, 简氏 360, 2017 年 2 月 28 日。

18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第 51 次例会最后公报, 2017 年 6 月 4

日。

19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马里局势报告, S/2017/478, 2017年6月6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2364号决议, 2017年6月29日。

20 2017年6月20日理事会第2017/1102 / CFSP号决定, 修订关于欧洲联盟CSDP 马里特派团决议2014/219/CFSP (EUCAP 萨赫勒马里),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L158/44, 2017年6月21日。

21 “恢复联合国领导的利比亚和平进程”, 国际危机组织声明, 2017年9月18日; 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利比亚冲突的第2376号决议, 2017年9月14日, 另见本卷第2章第5节。。

22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利比亚支助团报告, S/2018/140, 2018年2月12日。

23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17/24, 2017年12月7日。

24 西撒哈拉: 摩洛哥退出联合国缓冲区, BBC 新闻, 2017年2月27日;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关于西撒哈拉局势的报告, S/2017/307, 2017年4月10日; 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2351号决议, 2017年4月28日。

25 12月公布的选举日历确定在2018年12月23日进行总统、立法和州政府选举。。

26 联合国安理会, 第2348号决议, 2017年3月31日;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7/824, 2017年10月2日。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冲突, 另见本卷第2章第6节。

27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报告, S/2017/206, 2017年3月10日。

28 2017年3月31日投票通过决议草案更新MONUSCO授权, “蓝色是什么”; 2017年3月31日, 林奇·C和麦考密克·T, 尼基·黑利威胁不支持联合国在刚果的行动, 然后眨眼’, 《外交政策》, 2017年3月30日。

29 联合国安理会第2348号决议, 2017年3月31日。

30 联合国安理会第2348号决议, 2017年3月31日。

31 盖埃诺·J, “致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维和问题的公开信”, 国际危机组织, 2017年7月27日。

32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战略评估的特别报告”, S/2017/826, 2017年9月29日。

33 联合国安理会, 关于袭击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的新闻稿, 新闻稿 SC/13114-PK0 /699, 2017年12月8日。

34 马哈巴·F, ‘刚果历史上反叛分子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最严重的袭击事件, 15名维和人员死亡’, 路透社, 2017年12月8日。

35 沃格尔·C, ‘联合国维和部队在刚果被杀: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华盛顿邮报》, 2017年12月8日。

36 斯宾克·L, 较少的军事存在进行保护: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如何试图以更少的资源提供保护(冲突中的平民中心, 2018年1月10日)。

37 联合国安理会, 安理会主席声明, S/PRST/2017/13, 2017年8月2日; 范德·金和斯密特·T, ‘区域趋势和发展’, SIPRI年鉴2017, 第188-89页。

38 布隆迪总统声明, 蓝色是什么, 2017年8月1日。

39 联合国(注37)。

40 ENCA, “SADC 同意委托对莱索托最近的动乱进行调查”, 非洲通讯社, 2017年7月4日。

41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公报, 双重三驾马车特别首脑会议, 南非共和国比勒陀利亚, 2015年7月3日。

42 法新社, 莱索托军队司令被指控在2014年企图发动政变, 随后辞职, 新闻24, 2016年11月9日。

43 阿克韦·I, ‘莱索托: 现任总统莫西西利在选举中输给了前总理塔班’, 非洲新闻, 2017年6月6日。

44 SADC, 第37届SADC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公报, 南非比勒陀利亚国际关系与合作司, 2017年8月19日至20日。

45 法布里修斯·P和范谢客·K, ‘莱索托: 军队枪击事件后政治紧张局势高涨’, 《研发日报》, 2017年9月6日。

46 SADC, SADC国家和政府首脑国际关系与合作司, 双重三驾马车首脑会议最后公报, 南非比勒陀利亚, 2017年9月15日。

47 全球救济网, SADC在莱索托王国正式启动南共体预防任务’, 新闻稿, SADC, 2017年12月2日。

48 非盟, 和平安全委员会, 公报, 第748次例会, PSC/PR/ COMM(DCCXLVIII), 2018年1月24日。

49 吉尔伯特·K, “4名联合国维和人员在中非遇害, 8人受伤”, 路透社, 2017年5月9日。关于中非共和国的冲突, 另见本卷第2章第6节。

50 联合国安理会第2387号决议, 2017年11月15日。

51 联合国案例还, “秘书长关于中非共和国的报告”, S/2017/865, 2017年10月18日。

52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声明, S/PRST/2017/9, 2017年7月13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2387号决议, 2017年11月15日。

53 联合国安理会第2387号决议, 2017年11月15日。

54 停火和过渡安全安排监测机制(CTSAMM), CTSAMM 违规报告。关于南苏丹的冲突, 另见本卷第2章第6节。

55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南苏丹的报告(2017年9月2日至11月14日间)”, S/2017/1011, 2017

- 年 12 月 1 日。
- 56 联合国安理会，“2017 年 4 月 17 日秘书长给安理会主席的信”，S/2017/328，2017 年 4 月 17 日；帕廷金·J，’在国际社会暴风骤雨的批评声中，联合国采取行动保护南苏丹平民’。路透社，2017 年 8 月 28 日。
- 57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7/25，2017 年 12 月 14 日；“联合国拒绝进入被称为屠杀现场的南苏丹城镇”，路透社，2017 年 4 月 7 日。
- 58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7/4S/PRST/2017/4，2017 年 3 月 23 日。
- 59 联合国(注 58)
- 60 尼克尔斯·M，批准后 8 个月，新的联合国部队进入南苏丹，路透社，2017 年 5 月 18 日。
- 61 联合国安理会，第 8056 次会议，秘书长关于苏丹和南苏丹的报告(临时)，S/PV.8056，2017 年 9 月 26 日。
- 62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发展政府间发展管理局关于南苏丹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第 31 次特别首脑会议，2017 年 6 月 12 日。
- 63 马绍·A，“南苏丹机场停放着联合国飞机”，路透社，2017 年 8 月 21 日。
- 64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南苏丹的报告(2017 年 9 月 2 日至 11 月 14 日期间)”，S/2017/1011，2017 年 12 月 1 日。
- 6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2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14 日。
- 66 “安理会就联合国阿卜耶伊临时安全部队的决议草案进行磋商和可能的投票”，蓝色的是什么，2017 年 5 月 12 日。
- 67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2 号决议，2017 年 5 月 15 日。
- 68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86 号决议，2017 年 11 月 15 日。
- 69 联合国案例还，秘书长关于阿卜耶伊局势的报告，S / 2017/870，2017 年 10 月 17 日。
- 70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86 号决议，2017 年 11 月 15 日。
- 71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3 号决议，2017 年 6 月 29 日；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苏丹：达尔富尔人道主义概况，2017 年 10 月 1 日。
- 72UN 安全理事会 2017 年 6 月 29 日第 2363 号决议；苏丹和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注 71)。
- 73UN 决定缩小 2017 年 6 月 30 日在达邦加达尔富尔的维和任务。
- 74 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公报”，第 649 次会议，PSC / PR / COMM (DCXLIX)，2017 年 1 月 16 日。
- 75 联合国安理会，安全理事会主席声明，S/PRST/2017/3，2017 年 2 月 10 日。关于索马里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 76 伯克·J，“目击者称数十人在青年党对肯尼亚军队的袭击中丧生”，《卫报》，2017 年 1 月 27 日；奥马尔·F，非盟军队在索马里遭遇伏击，官方称 24 人死亡，路透社，2017 年 7 月 30 日报道。
- 77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2 号决议，2017 年 8 月 30 日。
- 78 威廉姆斯·P·D，“资助 AMISOM：政治和官僚主义是否正在破坏非盟最大的和平行动？”，2017 年 1 月 11 日，IPI 全球观察站；卡鲁里·K，’布隆迪，非盟解决 AMISOM 薪酬纠纷’，非洲新闻，2017 年 2 月 16 日。
- 79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2372 号决议，2017 年 8 月 30 日。
- 80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2 号决议，2017 年 8 月 30 日。
- 81 威廉姆斯·P，’索马里的非盟任务有一个新的退出战略：但是军队真的可以离开吗？’，《华盛顿邮报》，2017 年 11 月 30 日。
- 82 盖勒·德尔瓦·J 和布赖斯·M，“商人若弗内尔·莫伊兹就任海地总统”，路透社，2017 年 2 月 8 日；以及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0 号决议，2017 年 4 月 13 日。
- 8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0 号决议，2017 年 4 月 13 日。
- 84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加强联合国人道主义和救灾援助的协调，包括特别经济援助：对个别国家或区域的特别经济援助，联合国新的海地霍乱办法，A/71/L.78，2017 年 7 月 10 日；联合国批准在海地霍乱疫情专项资金结余资金，联合国批准在海地霍乱疫情上使用未动用的资金，美国之音新闻，2017 年 7 月 13 日。
- 85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7/6，2017 年 5 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6 号决议，2017 年 7 月 10 日。关于哥伦比亚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2 节。
- 86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的报告，S/2017/801，2017 年 9 月 26 日。
- 87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 2017/6，2017 年 5 月 11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6 号决议，2017 年 7 月 10 日。
- 88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哥伦比亚核查团的报告，S/2017/745，2017 年 8 月 30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7 号决议，2017 年 9 月 14 日。
- 8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81 号决议，2017 年 10 月 6 日。
- 90 关于阿富汗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 91 联合国安理会，“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的信”，S/2017/754，2017 年 9 月 5 日。关于乌克兰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 92 国际危机组织(ICG)，维和人员能否打破乌克兰僵局？ 报告 No. 246 (ICG 欧洲：布鲁塞尔，2017 年 12 月 15 日)。
- 93 2017 年 10 月 16 日，关于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欧洲联盟咨询团的第 2017/1869 / CFSP 号决定(EUAM

伊拉克), 欧洲联盟官方公报, L266 / 18, 2017 年 10 月 17 日; 欧洲对外行动处, 共同安全和防务政策, 欧盟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门改革的咨询团 (EUAM 伊拉克), 2017 年 11 月。关于伊拉克冲突, 另见本卷第 2 章第五节。

94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1 号决议, 2017 年 6 月 29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4 号决议, 2017 年 12 月 21 日。

95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安理会第 1701 (2006) 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S / 2017/591, 2017 年 7 月 11 日。

96' 关于更新 UNIFIL 决议的投票', 蓝色是什么, 2017 年 8 月 30 日。

97 联合国安理会, 第 2373 号决议, 2017 年 8 月 30 日。

98 辛克·D, MFO 2.0, 华盛顿研究所, 2016 年 5 月 16 日。

### 第三节. 多边非和平行动

贾尔·范德·金

越来越多的军事及文职人员被部署在 SIPRI 定义多边和平行动之外的灰色地带。此类多边非和平行动是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表示欢迎，但其并不属于 SIPRI 之定义。如因它们并非促进和平协定执行、支持和平进程或协助预防冲突或建设和平努力的工具。其他多边非和平行动可能不属于 SIPRI 对多边和平行动的定义，因为其执行机构是在自己领土进行。<sup>1</sup>

2017 年，联合国安理会特别关注两项行动：萨赫勒五国 (G5 萨赫勒) 联合部队 (FC-G5 萨赫勒) 和打击博科圣地多国联合特遣部队 (MNJTF)。除这两项行动外，进行了大量努力的其他行动包括：法国的巴克汉行动，共 4000 名士兵，同时也执行安理会授权任务；欧盟地中海南部中部军事行动 (EUNAVFOR MED 或索菲亚行动)，2017 年部署了多艘欧洲海军舰艇和近 1000 名人员，授权通过马里海域封锁手段实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以及非盟 (AU) 针对圣主抵抗军的区域协调倡议的 1031 名人员的区域国家部队 (RTF)。尽管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于 5 月 2 日将 RTF 的任务期限延长了一年，然而在美国特种部队 5 月撤离，乌干达人民防卫部队 (UPDF) 随后在 8 月也撤出后，RTF 已然是孤掌难鸣。<sup>2</sup>

#### 萨赫勒五国联军

2017 年 2 月 6 日，萨赫勒五国集团成立 FC-G5，在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等成员国领土对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展开打击。特派团将由军事、警察和文职人员组成，后两个特派团将着重处理人权和保护平民的问题。FC-G5 任务是：(a) 打击恐怖主义、毒品贩运和人口贩运，通过铲除“恐怖主义武装集团”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在萨赫勒区域创造一个更安全的环境；(b) 协助恢复国家权力和流离失所者及难民返乡；(c) 协助人道主义援助；(d) 助力发展。一旦 FC-G5 全面铺开，将满员部署 5000 人，其中包括 500 名警察。

联合国秘书长建议安理会核准 FC-G5 部署，并授权他提供财政资助及其他形式的支持。<sup>5</sup>FC-G5 对法国来说尤为重要，此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法国的压力，法国已在巴哈内等行动中部署大量武装部队。因此，法国支持对美国施加更

大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寻求削减联合国维和预算的过程中，对任何潜在的联合国财政支出都持抵制态度(但可能不会因此拒绝组建一支反恐部队)。美国认为：(a) 反恐部队无需联合国授权，因为实际执行任务是在成员国领土之上；(b) 其任务范围过于广泛且不明确，因为该部队将消灭“非特定犯罪网络”；(c) 缺乏充分的问责机制和监管；(d) 同该区域其他行动的协调需要进一步加强；(e) 缺乏退出战略意味着很容易使任务偏离最初的初衷。<sup>6</sup> 最终，安理会对 FC-G5 表示欢迎——而不是像法国希望的那样进行授权，但美国反对——FC -G5 部署，鼓励双边和非联合国资助，并同意在 4 个月后进行评估。<sup>7</sup> 安理会同时还要求 MINUSMA 与 FC-G5 协调行动，进行资料和情报共享。<sup>8</sup>

FC-G5 于 10 月 17 日达到初步运作能力，并在中央边界区展开首次行动 -Hawbi。按计划，FC-G5S 将于 2018 年 3 月全面部署完毕。<sup>9</sup> FC-G5 全部 5 亿欧元预算，将有一半来自于欧盟(5000 万欧元)、沙特阿拉伯(1 亿欧元)、阿拉伯联合酋长国(3000 万欧元)和美国(6000 万美元)等捐助国。<sup>10</sup> 此外，安全理事会在 4 个月后评估，FC-G5 为马里稳定贡献几何，以及 MINUSMA 授权期限等问题。因此，安理会要求 MINUSMA 对在马里领土执行任务的 FC-G5 提供运营和后勤支持，直至其可实现完全独立。这将包括提供医疗和伤员疏散(MEDEVAC 和 CASEVAC)，水、口粮和燃料，以及派遣工程师协助筹备马里行动基地。此外，鉴于 FC-G5 等军事行动如果不能充分尊重人权，就有产生不利影响的风险，上述支持工作也保证 FC-G5 合规框架是基于联合国对非联合国安全部队人权尽职调查政策(HRDDP)之上。<sup>11</sup>

### 打击博科圣地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

同 FC-G5 样，1077 名 MNJTF 部署在行动国领土。乍得湖盆地委员会(LCBC) 成员国(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和贝宁正在携手打击博科圣地。MNJTF 于 2014 年提出了行动理念，并得到了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的支持。2015 年 3 月，安理会在联合国框架内审议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 7 章向 MNJTF 提供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援助决议草案。然而，就在尼日利亚总统穆罕默杜·布哈里当选后，尼日利亚改变了立场，不再寻求联合国宪章第 7 章的授权，而是选择自己承担大部分资金需求。<sup>12</sup> 随后，安理会对 MNJTF 提出表扬，并提请 MNJTF 减小战斗对安全、发展和人道主义的不利影响。<sup>13</sup> 与此同时，安理会鼓励其他行动者与 MNJTF



共享情报。<sup>14</sup>

2017年，安理会首次在一份单独决议中提及MNJTF。安理会强调，军事行动必须基于国际法，并再次强调需要采取一种超越军事行动的全面办法，包括改善治理、包容性和经济发展等非军事手段。<sup>15</sup>

对于MNJTF而言，这一年似乎是比较成功的一年。MNJTF能够收回一些很重要领土，解救了一些人质，同时也增加了叛逃者人数。通过尼日利亚的“布哈里计划”等促进国家发展的努力，地区各国也越来越重视冲突的根源。然而，2017年1月，尼日利亚空军误炸了兰恩的一个难民营。安理会要求对该事件进行调查，派出包括人权和性别顾问在内的文职人员进行调查，并敦促捐助国履行其承诺。丢城失地后，博科圣地各地疯狂反扑，展开自杀式袭击。因此，尽管MNJTF取得一些进展，博科圣地仍然具备造成大规模人道主义苦难的能力，仍然是一个重大威胁。<sup>17</sup>

1 关于多边和平行动 SIPRI 定义以及属于该定义之外灰色区域任务的讨论，参见斯密特·T，“和平行动全球趋势”，SIPRI 年鉴 2017，第 165-75 页。多边非和平行动部署增加，特别是涉及军事行动时，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年鉴将会加大关注。

2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685 次会议公报，PSC/PR/COMM (D-CLXXXV)，2017 年 5 月 12 日。

3 G5 萨赫勒，常设秘书处，第 00-01/2017 号决议，相关创新联盟 G5 萨赫勒[关于建立联合 G5 萨赫勒部队的决议]。关于冲突萨赫勒地区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4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679 次会议公报，PSC/PR/COMM (DCLXXIX)，2017 年 4 月 13 日。

5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马里局势的报告，S/2017/478，2017 年 6 月 6 日。

6 林奇·C，‘特朗普权衡否决法国在非洲反恐计划’，外交政策，2017 年 6 月 13 日；尼克尔斯·M，美国警惕法国推动联合国支持萨赫勒部队：外交官’，路透社，2017 年 6 月 6 日。

7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9 号决议，2017 年 6 月 21 日。

8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64 号决议，2017 年 6 月 29 日。

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1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8 日。

10 法国外交官，‘G5 萨赫勒联合部队和萨赫勒联盟’ [n. d.]。

11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关于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的报告”，S/2017/869，2017 年 10 月 16 日；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1 号决议，2017 年 12 月 8 日。

12 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 484 次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级会议公报，PSC/AHG/COMM.2 (CDLXXXIV)，2015 年 1 月 29 日；联合国西非办事处，安理会，“2015 年 7 月月度预报”，2015 年 7 月 1 日。关于乍得湖地区冲突，另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13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5/14，2015 年 7 月 28 日。

14 联合国安理会，安理会主席声明，S/PRST/2016/7，2016 年 5 月 13 日。

1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49 号决议，2017 年 3 月 31 日。

16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49 号决议，2017 年 3 月 31 日。

17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乍得湖地区局势报告”，S/2017/764，2017 年 9 月 7 日。

## 第四节.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表

### 蒂莫·斯密特

表 3.2 提供了 2017 年开展的 63 项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包括 2017 年启动或终止的行动。

该表列出了由联合国授权行动，这些行动由区域组织和联盟执行，由各国非常设联盟以及联合国或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授权行动。联合国行动分为三个细分类型：(a) 观察员和维和行动部负责的多层面维和平行动；(b) 政治和建设和平特派团；和(c) 联合非盟/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UNAMID)。

该表格利用了 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自 2000 年以来所有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和平行动信息，包括部署和行动地点、日期、任务、参与国、人员数量、预算和死亡人数。

表 3.2. 2017 年多边和平行动

除另有说明，所有数据截止日期均为 2017 年 12 月 31 日。2017 年结束行动以斜体显示，且不计入总数。

行动名称	起始时间	派驻地	军事人员	警察	文职人员
<b>联合国维和行动</b>			<b>68957</b>	<b>8277</b>	<b>3947</b>
UNTSO	1948	中东	152	-	77
UNMOGIP	1951	印度/巴基斯坦	44	-	22
UNFICYP	1964	塞浦路斯	888	68	32
UNDOF	1974	叙利亚(戈兰高地)	990	-	45
UNIFIL	1978	黎巴嫩	10492	-	245
MINURSO	1991	西撒哈拉	227	2	74
MONUSCO	1999	DRC	15856	1351	747
UNMIK	1999	科索沃	8	10	95
UNMIL	2003	利比里亚	428	306	186
<i>MINUSTAH</i>	<i>2004</i>	<i>海地</i>	<i>299</i>	<i>1497</i>	<i>136</i>
<i>UNOCI</i>	<i>2004</i>	<i>克罗地亚</i>	-	-	<i>25</i>
UNISFA	2011	阿卜耶伊	4522	37	140
UNMISS	2011	南苏丹	12969	1599	861
MINUSMA	2013	马里	11698	1725	663
MINUSCA	2014	CAR	10683	2020	649
MINUJUSTH	2017	海地	-	1199	111
<b>联合国政治特派团</b>			<b>1142</b>	<b>75</b>	<b>1070</b>
UNAMA	2002	阿富汗	4	2	303
UNAMI	2003	伊拉克	245	-	313
UNIOGBIS	2010	几内亚比绍	1	11	59
UNSMIL	2011	利比亚	232	3	148
UNSOM	2013	索马里	539	14	143
<i>UNMC</i>	<i>2016</i>	<i>哥伦比亚</i>	<i>167</i>	-	<i>98</i>
UNVMC	2017	哥伦比亚	121	45	104
<b>联合国/非盟 (UN/AU)</b>			<b>11449</b>	<b>2731</b>	<b>706</b>
UNAMID	2007	苏丹(达尔富尔)	11449	2731	706
<b>非盟 (AU)</b>			<b>20530</b>	<b>466</b>	<b>108</b>
AMISOM	2007	索马里	20522	466	51
MISAHEL	2013	马里	-	-	11
MISAC	2014	CAR	-	-	9
AU 布隆迪观察团	2015	布隆迪	8	-	37
<b>西非经济共同体 (ECOWAS)</b>			<b>707</b>	<b>270</b>	<b>-</b>
ECOMIB	2012	几内亚比绍	332	145	-
ECOMIG	2017	冈比亚	375	125	-
<b>欧盟 (EU)</b>			<b>1361</b>	<b>326</b>	<b>773</b>
EUFORALTHEA	2004	波黑	536	-	21
EUBAM 边界援助团-拉法	2005	巴勒斯坦(拉法过境点)	-	1	7
EUPOLCOPPS	2005	巴勒斯坦	-	12	36

## 第二部分. 2017 年军费开支和军备

### 第四章. 军费开支

### 第五章. 国际武器转让和武器生产

### 第六章. 世界核力量

## 第四章. 军费开支

### 概述

据估计, 2017 年世界军费开支达 17390 亿美元, 为冷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2.2%, 即每人 230 美元(见本章第 1 节和表 4.1)。2017 年全球军费总支出略高于 2016 年, 实际增长 1.1%。

2017 年全球军费支出趋势决定于军费支出最高的三个次级区域: 北美、东亚和西欧的军费支出趋势变动影响较大。北美军费支出连续第七年下降, 同比下降 0.2%。相比之下, 东亚地区军费支出连续 23 年保持增长, 同比增长 4.1%。西欧, 军费支出连续第 3 年增长, 较 2016 年增长 1.7%。世界其他地区军费开支趋势喜忧参半: 非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东欧军费开支减少, 而中欧、中东(根据可获数据)和南美洲军费支出增加。

2017 年, 美国军费支出为 6100 亿美元, 占全球军费支出三分之一以上, 美国依旧是全球最大的军费支出国。美国军费开支是排名第二的中国的 2.7 倍。2017 年, 美国军费支出占其 GDP3.1%, 与 2016 年持平。虽然 2017 年美国军费开支较峰值的 2010 年下降 22%, 但美国军费开支下滑的趋势正逐步减缓。2017 年底, 美国参议院批准 2018 年军费开支预算——7000 亿美元, 较 2017 年预算大幅增加。新增预算用于招募更多的军事人员以及核常武器现代化。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军费支出国, 2017 年军费支出约为 2280 亿美元, 较 2016 年增长 5.6%。这是自 2010 年以来的最小增幅, 但仍与其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和通胀水平保持一致, 因此中国军事支出负担仍占其 GDP1.9%。2017 年, 沙特阿拉伯军费支出增长 9.2%, 增至 694 亿美元, 跃升为世界第 3 大军费支出国。相比之下, 俄罗斯军费支出下降 20%, 降至 663 亿美元, 成为 2017 年第 4 大军费支出国。2017 年, 印度军费支出增长 5.5%, 达到 639 亿美元, 成为全球第 5 大军费支出国。

对于那些经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国家来说, 政府石油收入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费支出规模。2014 年石油价格下跌(以及此后的一路阴跌), 严重降低这些国家石油收入, 急需替代财政收入来源(如贷款或发债)以筹措资金, 其中

就包括压缩军事开支(见第2节)。通过对15个石油出口依赖国家的研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塞拜疆、厄瓜多尔、伊朗、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苏丹和委内瑞拉—对石油价格走向与军费开支和债务GDP占比进行比对。

15个国家,石油收入下降时,就需要找到其他形式的财政收入。无论15个国家经济如何多样化,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冲突中或天下太平,发债无论是国内发债或是对外举债,都成为他们共同的首选。2014年至2017年,15个国家军费开支平均下降16%,但国际油价下跌逾45%,总债务GDP占比平均增幅约为154%(见表4.5)。这些国家收入支出缺口主要是通过举债应对,安哥拉和沙特就是典型的例子。

2017年,SIPRI公布秘鲁和委内瑞拉预算外资金,在提升军费开支透明度上迈出了重大步伐(见第3节)。预算外支出并非国家预算组成部分,并不对外公布,通常来源于自然资源出口所得,常常用来购买军备或其他用途,且无需告知国会和财政部。预算外资金为参与决策过程的政府官员和企业提供了一夜暴富、盆满钵满的机会。以委内瑞拉和秘鲁为例,预算外资金达数十亿美元,而问责机制或监督机制却常常缺位(见图4.6和表4.6)。

国际层面的军费开支透明度仍然令人关切,特别是在联合国军费开支报告层面。截至2017年7月31日,至少有42个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2016年军费开支报告。但没有收到来自非洲或中东任何国家的任何报告,世界前5大军费开支国中有4个国家尚未提交:美国、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联合国报告机制参与率依旧很低,且缺乏全面性,其未来可行性饱受质疑。

田楠

## 第一节. 军费开支全球趋势

田楠, 奥德·弗勒兰特, 亚历山大·库伊莫娃, 皮耶特·D·魏泽曼和西蒙·T·魏泽曼

据估计, 2017 年全球军费支出为 17390 亿美元, 为冷战结束以来最高水平。较 2016 年实际增长 1.1%, 比 2008 年增长 9.8%(见表 4.1 和图 4.1)。<sup>1</sup> 2017 年, 世界军事负担—全球军费开支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仍保持在 2.2%, 而人均军费开支增至 230 美元。

2017 年全球军费支出趋势主要表现为以下 3 个区域的显著变化: 亚洲和大洋洲、欧洲、中东地区。2017 年, 亚洲和大洋洲军费支出增长 3.6%, 达到 4770 亿美元, 这几乎完全是由于中国军费支出持续增长的结果。欧洲军费开支下降 2.2%, 降至 3 420 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俄罗斯军费开支大幅度下降(- 20%)。然而, 由于察觉到俄罗斯的威胁, 中欧在所有次区域军费开支增长最快(12%)(见图 4.2)。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军费开支相对增加尤其大。由于几个重要国家数据缺失, SIPRI 连续第 3 年无法提供中东地区军费总开支估值。<sup>2</sup> 然而, 2017 年中东地区国家军费总开支增加 6.2%, 达到 1510 亿美元。主要是由于沙特阿拉伯在 2016 年军费支出下降后出现回升(见第二节), 以及伊朗和伊拉克军费支出相对大幅增加有关。

2017 年, 世界其他地区军费支出基本保持不变。非洲军费支出略有下降, 下降 0.5%, 至 426 亿美元, 主要原因是北非国家军费支出自 2006 年以来出现首次下降。美洲军费开支保持不变, 为 6 950 亿美元, 南美洲增加, 北美洲、中美洲和加勒比减少。

表 4.1. 2008 -2017 年区域军费开支

2008-17 年数据单位为 10 亿美元。按不变美元（2016 年）价格和汇率计算。最右边一栏为 2017 年数据，标注\*。四舍五入，分项数据简单总和并不一定和总计数据一致。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7*
<b>全球总计</b>	<b>1543</b>	<b>1652</b>	<b>1684</b>	<b>1689</b>	<b>1677</b>	<b>1652</b>	<b>1649</b>	<b>1676</b>	<b>1674</b>	<b>1693</b>	<b>1739</b>
地理区域	759	818	841	832	789	734	694	682	675	676	695
非洲	30.4	31.6	(33.2)	(36.0)	(36.8)	40.3	41.5	(39.3)	(38.9)	(38.7)	(42.6)
北非	9.3	(10.4)	(11.4)	(14.3)	15.4	17.7	18.7	(19.1)	(19.5)	(19.1)	(21.1)
撒哈拉以南非洲	21.1	21.2	(21.8)	(21.7)	(21.4)	(22.6)	(22.8)	20.2	19.4	19.6	21.6
中美洲及加勒比海	5.3	5.8	6.3	6.5	7.1	7.5	8.2	8.5	7.9	7.3	7.6
北美洲	710	766	785	776	732	674	634	621	618	617	630
南美洲	43.9	46.3	49.5	48.9	50.2	52.3	52.6	51.8	49.4	51.5	57.0
亚洲及大洋洲	295	332	340	354	368	387	409	431	453	469	477
中亚及南亚	52.8	60.6	61.5	62.7	63.1	63.2	66.6	68.3	74.0	77.8	82.7
东亚	192	218	224	236	250	265	282	297	309	322	323
东南亚	29.1	30.5	30.9	31.9	33.1	36.5	36.2	39.8	40.5	40.5	41.1
欧洲	323	329	322	316	318	312	314	324	335	327	342
中欧	19.2	18.6	17.9	17.5	17.2	17.0	18.0	20.4	20.7	23.1	24.1
东欧	46.2	47.5	48.2	51.8	59.6	62.4	67.1	72.3	75.5	61.5	72.9
西欧	257	263	256	247	241	232	229	231	239	243	245
中东	135	141	148	152	165	180	191	..	..	..	..
<i>军事负担（以当前美元计算世界军费开支世界 GDP 占比）</i>											
全球	2.4	2.6	2.5	2.4	2.4	2.3	2.1	2.3	2.2	2.2	
非洲	1.9	2.0	1.8	1.7	1.8	2.0	2.2	1.9	1.9	1.8	
美洲	1.5	1.6	1.6	1.5	1.5	1.5	1.4	1.4	1.3	1.3	
亚洲及大洋洲	1.7	1.9	1.7	1.7	1.7	1.7	1.8	1.9	1.9	1.7	
欧洲	1.8	1.8	1.6	1.6	1.6	1.5	1.5	1.6	1.6	1.6	



中东	4.0	4.7	4.4	4.6	5.0	5.0	5.1	5.8	5.5	5.2
世界人均军费开支 (当前美元\$)	220	226	236	248	246	243	240	228	224	230

()=国家数据总数占区域总数 90%以下; ..=由于不确定性和缺失数据畸高而未能提供数据;

注:注:根据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数据,世界、地区、组织和收入群体的总数据估计。当一个国家的军费支出数据数年缺失时,大多数情况下假定该国军费支出变化速度与其所在区域变化一致。更多详细信息的来源和方法可以在网站获取。当无任何估算数据时,国家就被排除在总数之外。本表未计入总数的国家是古巴,厄立特里亚,朝鲜,索马里,叙利亚,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各地区的总计涵盖了所有年份的同一组国家。有关来源和方法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SIPRI 网站。

资料来源: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2018 年 5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7 年 10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数据库,2017 年 9 月;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7 年 7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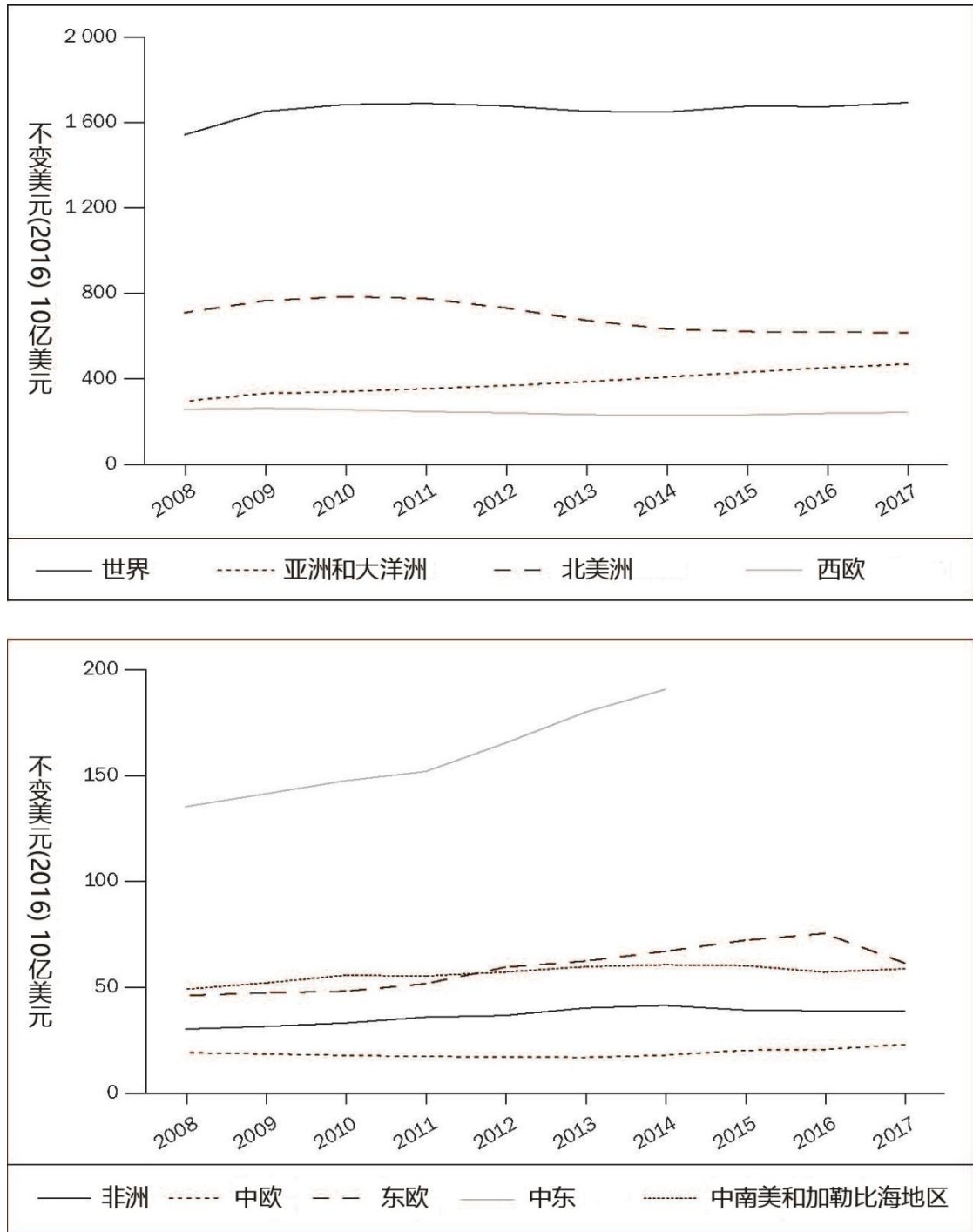


图 4.1. 2008 年至 2017 年地区军费开支趋势

虽然 2017 年全球总军费继续保持总体上升趋势，但 2008-17 年军费支出趋势相对动荡：2008-11 年为上升趋势，2012-14 年为下降，2015-16 年支出波动（先增后减）。各类驱动因素对 2008-17 年的军费支出趋势产生重大影响。2008 年至 2011 年的增长可归咎为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和 2000 年上半年的经济繁荣。2014 年前，军费支出下降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美国政府开支上限以及许多国家在 2009 年后普遍采取紧缩措施。尽管亚洲和大洋洲军

费支出继续推动全球军费支出飙升，但自 2014 年以来欧洲和中东地区军费支出整体呈现宽幅波动—由于石油价格和安全考量—减缓了全球军费支出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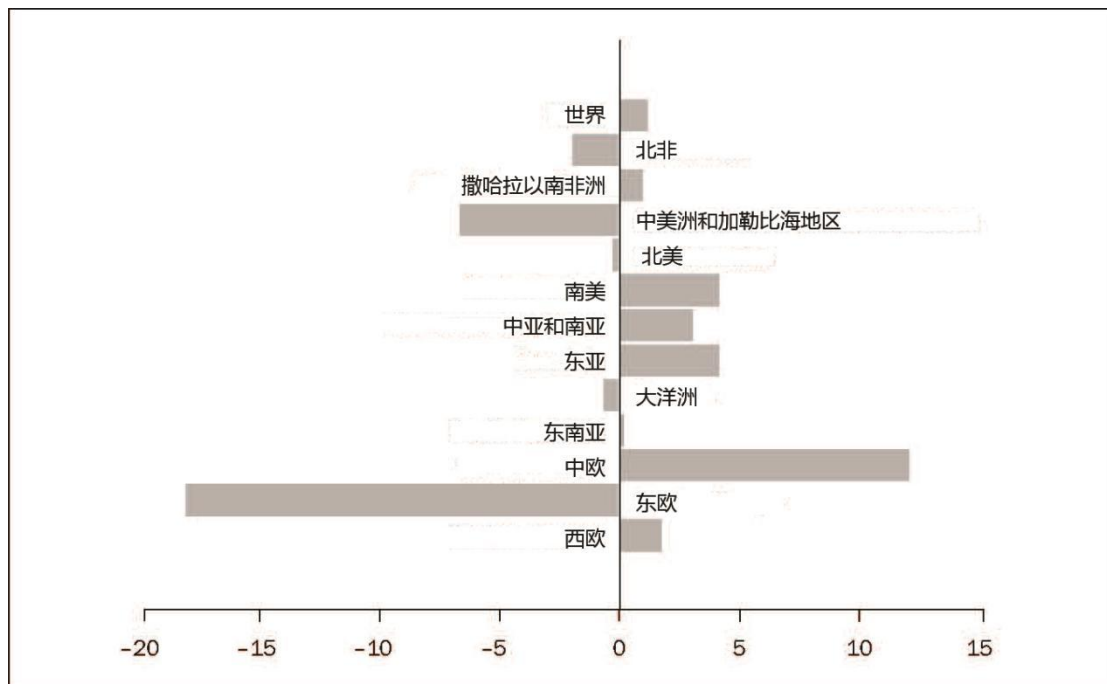


图 4.2. 地区军费开支变化，2016 - 17 年

注：由于 2015-17 年数据极不确定，因此未对中东军费开支进行估算。但是，中东估算数计入全球合计。各地区总计涵盖了所有年份的同一组国家。相关来源及方法更多详细信息，参见 SIPRI 网站。

2008 年至 2017 年间，次区域一级军事支出增长最快的是北非(105%)和亚洲和大洋洲 3 个次区域：东亚(68%)、中亚和南亚(47%)和东南亚(39%；见表 4.2)。北非军费支出增长主要是因为 4 个国家，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军费支出增长的结果。在东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其扩大全球影响力的雄心壮志，中国军费开支稳步上升。中亚和南亚军费支出增长可归因为印度的军备采购计划，而东南亚的增长则源于南中国海周边的紧张局势。

表 4.2. 2017 年地区军费开支核心数据统计

区域/次区域	军费开支 2017 (US\$b)	变化 (%) a		主要变化, 2017 (%) a			
		2016-17	2008-17	增加		减少	
<b>世界</b>	<b>1739</b>	<b>1.1</b>	<b>9.8</b>				
<i>非洲 b</i>	(42.6)	-0.5	28	加蓬	42	南苏丹	-56
北非	(21.1)	-1.9	105	贝宁	41	乍得	-33
撒哈拉以南地区							
<i>非洲</i>	21.6	0.9	-6.8	苏丹	35	莫桑比克	-21
				马里	26	科特迪瓦	-19
<i>美洲</i>	695	0.0	-11	委内瑞拉	20	秘鲁	-23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 c	7.6	-6.6	39	玻利维亚	16	危地马拉	-9.7
北美	630	-0.2	-13	阿根廷	15	墨西哥	-8.1
南美	57.0	4.1	17	乌拉圭	13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7.5
<i>亚洲和大洋洲 d</i>	477	3.6	59	菲律宾	21	缅甸	-28
中亚和南亚 e	82.7	3.0	47	柬埔寨	21	马来西亚	-16
东亚 f	323	4.1	68	尼泊尔	12	文莱	-14
大洋洲	29.9	-0.6	32	孟加拉国	7.2	哈萨克斯坦	-7.6
东南亚	41.1	0.1	39				
<i>欧洲</i>	342	-2.2	1.4	罗马尼亚	50	俄罗斯	-20
中欧	24.1	12	20	塞浦路斯	22	白俄罗斯	-5.6
东欧	72.9	-18	33	立陶宛	21	格鲁吉亚	-5.4
西欧	245	1.7	-5.7	拉脱维亚	21	摩尔多瓦	-4.4
<i>中东 g</i>	..	..	..	伊拉克	17	阿曼	-21
				伊朗	15	埃及	-11
				土耳其	9.7	黎巴嫩	-9.1

( ) =不确定的估计; [ ] - 估计数字; b-10 亿。

a 该名单标出了每个地区整体增加或减少幅度最大的国家, 而非次区域。2017 年军费开支不足 1 亿美元的国家, 或非洲低于 5000 万美元的国家不包括在内。

b 数据不包括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

c 数据不包括古巴。

d 数据不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e 数据不包括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

f 数据不含朝鲜。

g 2015-17 年 SIPRI 无中东估算数据。中东 (不含叙利亚) 估算数粗略并入全球合计数。

资料来源: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 2018 年 5 月。

相比之下, 北美(-13%)、撒哈拉以南非洲(-6.8%)和西欧(-5.7%)军费开支出现下降。北美(加拿大和美国)军费下降是由于美国军费预算削减。撒哈拉以南非洲军费下降是由于安哥拉和苏丹军费开支减少。在西欧, 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军费支出减少, 德国增幅相对较小, 法国军费支出停滞不前, 导致 2008 年至 2017 年间, 整个次区域军费支出减少。

## 2017 年军费支出大国

2017 年军费支出的前 15 大国与 2016 年相同(见表 4.3)。然而, 在这两年中, 排名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占世界军费开支 35%)和中国(占世界军费开支 13%)

是当前世界两大军费开支大国。排名第 3 至第 5 的国家为——沙特、俄罗斯和印度——开始同后面的 10 个国家拉开差距：虽然这三个国家 2017 年军费开支都超过 600 亿美元，而军费 5 强之外的国家，军费开支均不到 500 亿美元(除法国军费为 578 亿美元)。沙特军费开支增长 9.2%、俄罗斯军费支出下降 20%，一升一降，沙特从俄罗斯手中夺回第 3 大军费支出国地位。印度从第 6 位上升至第 5 位。

自 2014 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军费开支增长后，巴西排名从第 13 位上升至第 11 位。意大利和澳大利亚排名都下降一位。意大利 2017 年军费开支保持不变，而澳大利亚则出现 2013 年以来首次年度下滑。

分析过去 10 年军费支出 15 强趋势，可以发现几种不同的模式。中国、土耳其、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在 2008-17 年间大幅增长(超过 30%)。韩国(南韩)、巴西和加拿大增长较为温和(10%-30%)，德国、法国和日本微幅增长(不到 10%)。意大利、英国下滑最为明显，美国军费开支在 2008 年至 2017 年间减少 14%(相当于 950 亿美元)。

美国、印度、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这 5 个军费 15 强国家的 2017 年军费 GDP 占比低于 2008 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军费支出 GDP 占比更高，而中国、法国、日本、韩国、巴西和土耳其军费支出 GDP 占比变化不大。军费 15 强中，沙特仍然是军事负担最重的国家，GDP 占比达到 10%，日本占比最低，仅为 0.9%。

表 4.3 2017 年军费支出最高的 15 个国家

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支出数据和 GDP 均为美元。变化是按实际价值计算，以不变美元为口径。因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会与所述总数略有出入。

排名		国家	军费开支 2017 (\$b, MER)	变化 2008-17 (%)	GDP 占比 (%) b		世界占比 2017 (%)
2017	2016a				2017	2008	
1	1	美国	610	-14	3.1	4.2	35
2	2	中国	[228]	110	[1.9]	[1.9]	[13]
3	4	沙特	[69.4]	34	[10]	7.4	[4.0]
4	3	俄罗斯	66.3	36	4.3	3.3	3.8
5	6	印度	63.9	45	2.5	2.6	3.7
<b>小计前 5</b>			<b>1038</b>	<b>..</b>	<b>..</b>	<b>..</b>	<b>60</b>
6	5	法国	57.8	5.1	2.3	2.3	3.3
7	7	英国	47.2	-15	1.8	2.3	2.7
8	8	日本	45.4	4.4	0.9	0.9	2.6
9	9	德国	44.3	8.8	1.2	1.3	2.5
10	10	韩国	39.2	29	2.6	2.6	2.3
<b>小计前 10</b>			<b>1271</b>	<b>..</b>	<b>..</b>	<b>..</b>	<b>73</b>
11	11	巴西	29.3	21	1.4	1.4	1.7
12	13	意大利	29.2	-17	1.5	1.7	1.7
13	12	澳大利亚	27.5	33	2.0	1.8	1.6
14	14	加拿大	20.6	13	1.3	1.2	1.2
15	15	土耳其	18.2	46	2.2	2.2	1.0
<b>小计前 15</b>			<b>1396</b>	<b>..</b>	<b>..</b>	<b>..</b>	<b>80</b>
<b>世界</b>			<b>1739</b>	<b>9.8</b>	<b>2.2</b>	<b>2.4</b>	<b>100</b>

[ ] - 估计数字; ..-数据不可用或不适用;b-10 亿; GDP-国内生产总值;

a 2016 年排名是基于 2017 年 SIPRI 军事开支数据库最新数据。因此，可能与 2017 年 SIPRI 年鉴或 SIPRI 其他出版物排名不同。b 军费开支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是根据 2017 年 10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对 2017 年 GDP 经估算得出。

资料来源:SIPRI 军事开支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7 年 9 月，<<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6/02/weodata/download.aspx>>。

## 美国

美国 2017 年军费支出为 6100 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0.5%。美国是当下世界军费开支第一大国，是第二名中国军费开支的 2.7 倍(见下文)。然而，美国 2017 年军费开支较峰值的 2010 年降低了 22%。2010 年的天量军费可以归咎于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军情繁忙”。

美国军事开支总额(实际开支)为:(a)“基本预算”，即国防部(DOD)常规行动支出;(b)美国国家能源部在国家核武库的支出;(c)其他政府部门军事开支;(d)世界各地美军军事行动的海外应急行动(OCO)支出;(e)国务院对外军事援助经费

支出。

全球金融危机让美国政府捉襟见肘，未能就削减预算赤字计划达成一致，最终导致动用 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BCA)。8 BCA 将限制美国政府开支至 2021 年，以减少美国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sup>9</sup>自 BCA 颁布以来，包括军事预算在内的预算谈判举步维艰，美国国会内部以及国会与总统之间政治分歧极其严重。<sup>10</sup>2016 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J·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情况也未得到明显好转。

11

在 2017 年，持续的纷争导致 2018 财年(财年)的预算推迟了近 5 个月的通过，该财年的预算涵盖了 2017 年 10 月 1 日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期间。在此期间，国会通过了短期“持续”决议，以保持政府机构的开放。<sup>12</sup>

2017 年 10 月 19 日，参议院批准了共和党支持的 2018 财年军事预算，预算随后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于 2018 年 2 月 8 日由总统签署。<sup>13</sup>正如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承诺的那样，2018 年通过的军事预算(7000 亿美元)较 2017 年 6100 亿美元的显著增加。<sup>14</sup>更高的军费预算目的是招募更多的军事人员和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全面现代化计划。这些项目符合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即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挑战美国国家实力，全球影响力和国家利益”的竞争对手。<sup>15</sup>

表 4.4. SIPRI 估算中国军费开支单项支出，2013 - 17

除另有说明，数据均为现值人民币。由于四舍五入，数据单项累计不一定和总和一致。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国家国防预算(中央和地方)	741	829	908	977	1046
武装警察	139	157	164	178	196
军事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RDT&E)其他支出	[116]	[120]	[122]	[132]	[140]
复员军人安置费	68	70	76	86	92
其他军事建设支出	[45]	[49]	[52]	[56]	[60]
武器进口	[3.7]	[8.6]	[9.3]	[8.4]	[11]
解放军商业收益	[1.0]	[1.0]	[1.0]	[1.0]	[1.0]
合计	1115	1233	1333	1437	1544
美元合计/10 亿(现值美元)	180	201	214	216	228

[] =估计数字，PLA =人民解放军；RDT&E =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数据库，2018 年 5 月；以及中国财政部各类文件。

近年来美国军事预算摇摆不定，其最终结果就是预算决策过程混乱不堪，对当下和近期军费支出水平缺乏清晰认识。国会与政府之间、各政党之间纷争不断还有决议使用连续性问题，一切的一切都使得驴象之战白热化的美国政治舞台上，本就纷繁复杂的政府预算程序愈发让公众无所适从。

## 中国

作为全球第二大军费支出国，中国 2017 年军费支出约为 2280 亿美元，较 2016 年增长 5.6%。中国军费支出的增长符合中国政府过去几年的一贯做法，即保持 GDP 增速加通胀的同步。因此，2017 年军费负担仍占 GDP1.9%。如果中国继续采取这一做法，随着中国经济逐步成熟、经济增长企稳并逐步放缓，军费支出增长也将相应放缓。2017 年增幅为 2010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且增速创 1995 年以来的新低。

中国每年公布国防预算，但并不包括额外重大军事开支，这些开支属于国家预算其他部分(见表 4.4)。有好几年，此类数据可从官方渠道获取(如退役士兵及武装警察转业安置费)，但其他数据(如额外支出在军事研究、开发、测试和评估、军事建设，武器进口支出)则无法获取相关数据，或数据不完整或可信度不高。因此，对中国军费开支总额的估计存在很大程度不确定性。<sup>16</sup>

当前 SIPRI 并未列入中国军费开支的一个重要元素就是——支付给转业军事人员的安置费。然而，2015 年中国宣布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精减，计划在 2017 年前完成精减 30 万人。<sup>17</sup> 直接导致政府预算的转业安置费大幅激增，从 2014 年的 474 亿元(77 亿美元)增长 26%，增至 2015 年的 596 亿元(96 亿美元)，2016 年也维持也类似水平(2017 年数据尚未公布)。一旦获取最新数据，SIPRI 将核实其统计口径，并采取一致性原则对中国军费开支进行修正。

## 地区趋势

### 非洲

2017 年，非洲实际军费支出保持基本不变，微降 0.5%，至 426 亿美元。<sup>18</sup> 2014 年达到冷战后峰值水平，随后基本延续了这一趋势(见表 4.1)。尽管连续 3 年下降，但 2017 年非洲军费支出仍较 2008 年高出 28%。

北非军费开支自 2006 年以来首次下降，下降 1.9%，2017 年约为 211 亿美元。尽管如此，2017 年支出仍较 2008 年增长 105%。阿尔及利亚约占北非军费开支一半，占整个非洲军费开支四分之一。阿尔及利亚军费开支在 2017 年下降 5.2%，降至 101 亿美元。自 2003 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也是自 1995 年以来的第二次下



降。2017年支出下降主要是由于国际油价持续走低，政府债台高筑，国民储蓄和外汇储备几乎消耗殆尽(从2009年GDP占比43%降至2016年的4.6%)，政府大肆举债，公共支出不断压缩(如2016年削减5.8%，预计2017年进一步削减)。<sup>19</sup>

2017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军费支出为216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0.9%，但较2008年下降6.8%。苏丹2017年军费开支激增推动了地区军费支出增长趋势，但4个次区域最大军费支出国有3个国家—安哥拉、尼日利亚和南非军费出现减少，苏丹效应也因此一定程度上被抵消。其中最大的因素来自安哥拉，安哥拉军费开支持续下降，2017年下降16%至31亿美元。政府大幅削减开支，军费首当其冲，较2014年峰值下降61%。<sup>20</sup>安哥拉曾一度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军费支出国(2014年占次区域总支出26%)，2016年位列第2，2017年跌至第3(次地区总支出14%)，仅位于苏丹、南非之后(见第2节)。

南苏丹(-56%)、乍得(-33%)、莫桑比克(-21%)和科特迪瓦(-19%)军费开支也在2017年大幅削减。科特迪瓦军费开支自2013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原因是科特迪瓦主要出口支柱产品可可的全球价格大幅下挫，导致其在2017年削减政府预算约4.13亿美元，其中包括1.17亿美元军费开支。乍得军费开支近年呈现宽幅波动:2017年减少33%，2016年增加42%，2015年减少37%。2017年下降可以归因于在尼日尔与博科圣地作战的军队撤出战斗，石油收入低迷和经济危机走向纵深。<sup>22</sup>在南苏丹，尽管政府军(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同南苏丹人民解放运动(SPLM-IO)烽烟再起，经济形势不断恶化。

(石油收入下滑，食品价格持续飙涨，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致使2017年进一步削减军费开支。<sup>23</sup>

始于2017年年中的苏丹政府同达尔富尔反政府武装之间的冲突，导致苏丹军费大幅增长，2017年上涨35%，至44亿美元。<sup>24</sup>2003年开始同达尔富尔打打停停，直至2015年逐渐恢复平静，此时也正是苏丹军费开支低点。但是随后苏丹政府表示将对达尔富尔武装做出军事反应，又使得其军费在2016年和2017年两年度狂飙突进，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军费支出国。<sup>25</sup>

非洲国家中，加蓬军费开支增幅相对最大。虽然加蓬政府总体预算减少了17%，但2017年军费开支增加了42%，达到2.99亿美元。加蓬成为位列尼日利亚和科特迪瓦之后的西非第3大军费支出国。

尽管对博科圣地的军事围剿行动仍在继续，但尼日利亚 2017 年军费开支连续第 6 年下降，下降 4.2%，至 16 亿美元。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第 2 大军费支出国，南非军费支出稳定在 36 亿美元左右，2017 年微降 1.9%。

## 美洲

2017 年美洲军费支出为 6,950 亿美元，与 2016 年持平，但较 2008 年下降 11%。北美的两大国家(加拿大和美国)军费支出占美洲总支出 91%。北美 6300 亿美元军费支出较 2016 年下降 0.2%，较 2008 年下降 13%。南美军费开支 2017 年增长 4.1%至 570 亿美元，自 2014 年以来出现首次年度增长，将 2008 年以来整体增长率提升至 17%。2016 年至 2017 年间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军费开支下降 6.6%，至 76 亿美元，但仍较 2008 年总支出高出 39%。2017 年，南美、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军费支出总额为 646 亿美元，比 2016 年增长 2.7%，比 2008 年增长 19%。

南美军费支出增加 4.1%，主要原因在于阿根廷(增长 15%至 57 亿美元)和巴西(增长 6.3%至 293 亿美元)。由于预算支出与实际支出之间实际上经常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必须谨慎看待最近一年(即 2016 年至 2017 年)阿根廷军费开支变化。1991 年以来，实际军费开支平均只占当年年度预算开支 94%。因此，2017 年 57 亿美元的计划军费预算，在 2018 年报告支出中，实际军费支出只有 53 亿美元左右，年增幅远低于 6%至 7%。

考虑到巴西目前的经济和政治动荡，其军费开支增幅颇为令人意外。宽松的政府预算赤字目标(至 2020 年)，将释放更多的资金(41 亿美元)，似乎各大主要开支领域都收益其中(教育、医疗和军事开支)，较 2016 年各领域支出占比在 2017 年都有所提升。<sup>26</sup> 军费支出 293 亿美元，为政府第 3 大投入，位列医疗和教育之后。

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军费开支变化主要受墨西哥影响，墨西哥占次区域军费支出 76%。墨西哥军方常年奋战在抗击贩毒集团一线，2017 年《国内安全法》正式确立其官方角色。然而，墨西哥政府经济上捉襟见肘(如高企的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又使其不得不继续压缩军费开支。<sup>27</sup> 2017 年，墨西哥军费支出为 58 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8.1%，连续第 2 年出现下降。

## 亚洲和大洋洲

2017年，亚洲和大洋洲军费支出达4770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3.6%。这是自2010年（2.4%增幅）以来最低的年度增幅。

2008年至2017年期间，地区军费支出增长59%，其中柬埔寨（332%）、孟加拉国（123%）、印度尼西亚（122%）和中国（110%）的军费支出增幅最大。越南、菲律宾、吉尔吉斯斯坦、缅甸、巴基斯坦、尼泊尔和印度也有显著增长（高于40%，但不到100%）。10年期间，亚洲和大洋洲只有5个国家军费支出减少：东帝汶、阿富汗、斐济、马来西亚和文莱达鲁萨兰国。亚洲和大洋洲军费支出的全球军费支出占比已从2008年的17%增至2017年的27%，主要原因是中国在这段时期军费支出大幅增长。此外，2017年全球15个最大的军费支出国有5个国家位于亚洲和大洋洲：中国（排名2）、印度（排名5）、日本（排名8）、韩国（排名10）和澳大利亚（排名13）。

许多亚洲国家正在继续执行其军事能力现代化的长期计划。当前，许多亚洲国家间的紧张局势仍然是地区军费增长的重要推手。<sup>29</sup>目前的紧张局势包括(a)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或北朝鲜)、韩国和日本在朝鲜半岛之间的紧张局势；(b)中国与日本在东海的紧张关系；(c)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对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之争；(d)印度和巴基斯坦；(e)印度和中国。

中国军费开支估计为2280亿美元，占地区军费开支总额48%，是亚洲和大洋洲第2大军费支出国印度的3.6倍。中国军费支出全球占比从2008年的5.8%升至2017年的13%。

2017年，印度军费中支出为639亿美元，较2016年增长5.5%，比2008年增长45%。印度政府计划推行武装部队现代化并提高作战能力，并推动本国武器生产能力。<sup>30</sup>这些举措背后的推动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其同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紧张关系。

2017年，日本军费支出为454亿美元，几乎与2016年持平（微增0.2%），比2008年提高4.4%。尽管外界认为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是来自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但日本自身也在集中精力提高其武装力量效率，减员增效。<sup>31</sup>

## 欧洲

2017年，欧洲军费支出总额为342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支出20%。这一比例比2016年降低2.2%，仅略高于2008年(1.4%)。2016年至2017年间，中欧军费支出增长12%，至241亿美元；西欧军费支出增长1.7%，至2450亿美元；东欧军费支出下降18%，至729亿美元。2008-17年的10年间，中欧和东欧军费支出分别增长20%和33%，而西欧军费支出则下降5.7%。

2017年，全球15大军费支出国中有4个在西欧：法国(排名第6)、英国(排名第7)、德国(排名第9)和意大利(排名第12)，这些国家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2017年，4国军费合计占全球军费支出10%，低于2008年的15%。全球军费支出占比的整体下降，标志着这些西欧军费支出大国与中国在2008-17年间排名呈现出明显的逆转。2008年，4国总支出是中国的2.6倍，但时至2017年，仅占中国总支出78%。

法国军费支出在2017年下降1.9%，降至578亿美元，这是法国自2013年结束紧缩措施以来首次出现年度下降。但在法国新政府承诺削减2017年军事预算以减少国家预算赤字的大背景下，倒也并不意外。<sup>32</sup>

相比之下，德国军费支出在2016年增长4.2%之后，2017年继续增长3.5%。2017年军费支出为443亿美元，达到199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此之前，德国政府于2016年发表了一份德国国防军事白皮书。德国政府在报告中称，世界地区危机此起彼伏，同时对德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德国加强武装部队建设，军费开支相应大幅度增长。<sup>33</sup>德国宣布其军费支出长期目标，即达到北约军费支出目标——至少占到GDP的2%——但德国政府并未给出明确时间表。按照德国2017年GDP计算，满足北约目标将使德国军费支出达到700亿美元左右，为欧洲第一。计划军费支出发生如此大的变化，迫使德国执政联盟各政党在2017年就进一步提高军费开支增速展开辩论。<sup>35</sup>

2017年，英国军费支出增长0.5%，升至472亿美元。这一实际增长率与英国政府在2017年5月发表的声明相符。英国政府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预算增幅将至少比通胀水平高出0.5%，与前几年大致相当。<sup>36</sup>英国国防部(MOD)预测英国军费负担大约为GDP2.2%——高于北约2%的目标。<sup>37</sup>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对军费开支定义口径差异造成。SIPRI军费定义并不计入折旧或摊销等非货币成本，这

些成本在 2017 年约为 120 亿美元。如果把这一数字计入 SIPRI 总数，英国军费负担将达到 GDP 的 2.2%，从而与英国国防部引用数字一致。

中欧国家军费支出总额在 2017 年增长 12%，达到 241 亿美元。除开波黑和塞尔维亚以外，所有中欧国家军费开支在 2017 年均出现增长，主要原因是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sup>38</sup>波兰是 2017 年中欧最大的军费支出国，占次区域支出总额 42%，罗马尼亚相对增幅最大：2016 年起，罗马尼亚开始实施 2017-26 年军事采购、现代化和扩张计划，军费支出同比增长 50%。该计划预计将花费总计 116 亿美元，这也是罗马尼亚在 2004 年成为北约成员后，首次军费 GDP 占比达标。<sup>39</sup>次区域中，军费开支显著提升的国家还有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年增速达 21%。

2017 年，东欧军费支出为 729 亿美元，较 2016 年下降 18%。支出下降打破了 1998 年开始的上升趋势：1998 年至 2016 年期间，东欧实际军费支出每年都在增加，到 2016 年，这一数字几乎比 1998 年高出 400%。

东欧军费开支下降几乎完全是由于俄罗斯军费开支的下降。2017 年，俄罗斯军费开支占次区域军费总额 91%。从 2009 年开始，俄罗斯军费开支主要用于武器装备采购和兵工厂现代化计划。<sup>40</sup>该计划至少持续到 2020 年或 2025 年。然而 2014 年以来，俄罗斯经济打击不断，包括石油出口收入大幅缩水，政府支出自此一落千丈。俄罗斯军费在 1998 年首次出现下降，随后直至 2016 年，军费预算都未受影响。2017 年，俄罗斯军费支出为 663 亿美元，与 2016 年相比实际下降 20%。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政府在 2016 年一次性向俄罗斯军火生产商偿还约 118 亿美元（合 7930 亿卢布）债务，这使得俄罗斯 2016 年度支出高于正常水平。俄罗斯计划在 2018-20 年将军费开支保持较低水平，这也意味着其 2011-20 年军事现代化预算将大幅低于最初计划，可能会有 40%左右的降幅。<sup>41</sup>2017 年军费支出的减少将使俄罗斯军费负担 GDP 占比从 2016 年的 5.5% 降至 4.3%。

乌克兰 2017 年军费支出为 36 亿美元。虽然名义支出增加了 10%，高通胀意味着其实际军费开支下降 2.0%。这也和 2016 年大致相同，而 2014-15 年的真实增长就有着极大的不同，其背后折射出的是 2016 年后，东乌冲突已只局限在有限的地域范围。<sup>42</sup>但是政府军同叛军之间摩擦不断，人们还是担心 2018 年会不会硝烟再度燃起。

自 2016 年以来，乌克兰经济状况大为改善，军费支出 GDP 占比也从 2015

年的 4.0% 降至 2017 年的 3.4%。<sup>43</sup>

## 中东

2017 年全球军事负担最重 10 个国家中，有 7 个在中东。然而，由于几个国家准确数据缺失，SIPRI 无法提供 2017 年中东军费支出总额数据估算。这里就包括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UAE)——其军费支出评估主要是基于其最近几年已知大型武器装备采购和军费支出水平——叙利亚和也门情况基本类似。

已有数据显示这些国家军费支出在 2009 年至 2015 年间持续增加，区间增幅 41%。然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 2015 年和 2016 年间，军费支出下降 16%。军费支出在 2017 年再次增长 6.2%，但支出总额仍较 2015 年下降 11%。

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是中东两个最大的军费开支国。长期以来，来自伊朗的威胁以及自 2015 年以来对也门的军事干预，都是两国军费飙升的最大推手。2017 年，卡塔尔同沙特和阿联酋剑拔弩张，也使得这些国家在军事资产角力上倍感压力。目前，沙特是中东最大的军费支出国，在 2017 年成为世界第 3 大军费支出国。2008 年至 2015 年，沙特军费支出增长 74%，903 亿美元也是其军费支出的历史峰值。阿联酋军费开支的最新数据是 2014 年 (244 亿美元)，当时阿联酋是中东第 2 大军费支出国。考虑到阿联酋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的军事行动、近年来大规模军购和政府开支总体规模的扩张，我们有理由相信阿联酋军费支出与 2014 年大体持平。

2014 年，伊朗军费支出已从 2006 年的峰值水平稳步下降 (31%)。然而，自 2014 年以来，欧盟 (EU) 和联合国 (UN) 逐渐解除对伊制裁，伊朗经济逐步回暖。反过来又促使伊朗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将军费支出增加 37%，达到 145 亿美元。

<sup>45</sup>

2014 年至 2015 年间，恰逢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军费支出达到峰值。此后，2015 年至 2016 年，以军费支出下降 13%。尽管随后的 2017 年军费支出增长 4.9%，升至 165 亿美元 (不包括来自美国的 31 亿美元军事援助)，但这一数字远不及 2014 年和 2015 年的支出水平。

埃及 2017 年军费支出较 2016 年下降 11%，较 2015 年下降 16%。考量到西奈半岛军事行动和出于对叙利亚战事的安全考量，埃及参与武装干预也门以及始于

2015 年的武器装备采购计划，军费不升反降就着实令人费解。然而，现有数据可能不尽准确，也许是存在预算外开支。另一种解释就是海外军事援助的增加：尽管自 1978 年以来，美国每年向埃及提供 13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据报道，埃及最近从法国进口的一些武器源于沙特的追加军事援助。<sup>46</sup>

2008 年至 2017 年，土耳其军费支出增长 46%，达到 182 亿美元，成为全球第 15 大军费支出国。过去十年间，除 2010 年，土耳其军费实际支出逐年递增。尽管 2017 年最初的军事预算低于 2016 年预算，但随着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军事行动日益频繁，2017 年实际支出增长近 10%。2017 年，土耳其军费支出 GDP 占比为 2.2%，略高于 2016 年的 2.1%。2008 年至 2017 年的 10 年时间里，土耳其有 8 年超过北约 (NATO) 设定的 GDP 占比 2% 的目标要求。<sup>47</sup>

1 2017 年所有支出数据均以 2017 年现值美元报价。除另有说明外，军费增加或减少数值均以用不变(2016)美元表示，通常被描述为“实际条款”变化或根据通货膨胀进行调整。2017 年美元与 2016 年不变美元相比，2017 年军费开支的巨大差异是由于美元对世界其他货币出现整体贬值导致。所有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均可在 SIPRI 网站的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中免费获取。本章所讨论的所有数据的来源和方法也在 SIPRI 网站上公布。

- 2 卡塔尔、叙利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也门相关数据缺失。
- 3 弗勒兰特·A, 美国军费开支, SIPRI 2015 年年鉴, 第 353-59 页。
- 4 德尼尔·S, 华盛顿邮报, 2016 年 3 月 4 日报道, 中国经济放缓导致军费开支出现数年来最小增幅。
- 5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应该是 2017 年军费开支 15 强, 具体排名可能在第 11 至 15 名, 但由于自 2014 年开始就数据缺失, 意味着无法对其军费开支做出合计估算, 因此也将其剔除出 15 强。
- 6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总统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前进道路上向全国发表的讲话”, 2009 年 12 月。
- 7 2017 年, 美国军事援助支出总额为 70 亿美元, 占美国军事支出总额 1.1% 左右。美国国务院, 国会预算说明: 国务院, 外国业务和相关项目, 2018 财年(美国国务院: 华盛顿, 2017 年 5 月 23 日)。
- 8 2011 年预算控制法案, 美国公共法律, 2011 年 8 月 2 日签署成为法律。
- 9 BCA 在 2012 年至 2021 年期间要求节省 1 万亿美元。在 BCA 及其背景下, 见思肯斯·E 和皮尔洛·弗里曼·S, 《美国的军费开支与 2011 年的预算危机》, SIPRI 2012 年年鉴, 第 162-66 页。
- 10 皮尤研究中心, 党派政治价值观的发展更广泛的, 2017 年 10 月 5 日。
- 11 弗兰·C,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第一年, 美国政治分歧加剧, 《大西洋》, 2017 年 10 月 5 日。
- 12 作为一般性规则, 持续性决议将根据前一年度预算拨款, 对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进行分配。
- 13 甘比诺·L, 参议院通过了特朗普的预算, 这是走向有争议的税收改革的第一步, 《卫报》, 2017 年 10 月 20 日。
- 14 麦卡锡·T, 美国真的需要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吗? 《卫报》, 2018 年 2 月 9 日。
- 15 白宫,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白宫,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12 月), 第 2 页; 还有戈登·M·R, 《华尔街日报》, 2017 年 12 月 18 日。
- 16 SIPRI 中国军费开支估算方法, 皮尔洛·弗里曼·S, 中国军费开支, SIPRI 2016 年年鉴, 第 516-19 页。
- 17 皮尔兹·J, 中国将增加军费开支, 但比近年来有所减少, 《纽约时报》, 2017 年 3 月 4 日; 中国军队, 国防和军事改革专家评论, 新华社, 2016 年 1 月 27 日。
- 18 这一总和不包括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 这也使得无法对这一地区支出总和作出可靠估计。
-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阿尔及利亚: 2017 年磋商第 4 条款工作人员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编号 17/1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5 月 11 日)。
- 2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安哥拉: 2016 年磋商第 4 条款工作人员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编号 17/3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华盛顿特区, 2016 年 12 月 23 日)。
- 21 可可价格下降 10%, 迫使科特迪瓦削减预算支出, 路透社报道, 2017 年 4 月 20 日; “科特迪瓦削减预算, 原因是可可产量下降影响了出口收益”, 彭博社, 2017 年 5 月 12 日。
- 2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乍得: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别报告第 3 号和第 4 号对延期信贷安排进行了第三和第四次审查, 并要求免除不遵守执行标准、增加获得贷款机会、延长目前安排和重新分期付款的情况, 16/364 (IMF: 华盛顿, 2016 年 10 月 28 日); 巴利马·B 和法奇·E, “乍得将在尼日尔同博科圣地作战的部队撤回”, 路透社, 2017 年 10 月 12 日。
- 23 皮诺·M, “南苏丹- 2017 年 11 月更新”, 2017 年 12 月 27 日, 武装冲突地点和事件数据项目 (ACLED), 2017 年 12 月 27 日; 索伊·C, ‘南苏丹战争中并没有明显的赢家’, 半岛电视台, 2017 年 4 月 20 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南苏丹共和国: 2016 年第 4 条磋商工作人员报告,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国家报告 No. 17/7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2 月 28 日)。
- 24 努巴报道, 新达尔富尔冲突, 更多的流离失所, 2017 年 6 月 1 日。
- 25 联合国安理会, 根据第 1591 (2005) 号决议设立的苏丹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2016 年 12 月 22 日, S / 2017/22, 2017 年 1 月 9 日。
- 26 阿耶斯·M, 卡西奥尼·S, 到 2020 年, 巴西将降低预算赤字目标,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16 日; 卡西奥尼·S, “更新 1: 巴西在 2017 年政府支出中节省了 40 亿美元”, 路透社, 2017 年 9 月 22 日。
- 27 阿格伦·D, “在一片批评声中, 墨西哥正在按计划提升军队在打击犯罪中的作用”,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12 月 10 日; 韦伯·J, “墨西哥在 2017 年预算中实施紧缩计划”, 《金融时报》, 2016 年 9 月 9 日; 内部



安全法, 第 771 卷 No. 18 (2017 年 12 月 21 日)。

28 2008 年至 2017 年朝鲜、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数据缺失, 故为将其计入亚洲和大洋洲总数。塔吉克斯坦数据不完整但显示有支出增加, 已列入总数。老挝数据太不完整, 无法确定任何明确趋势。

29 泰利斯·A·J, 《战略亚洲 2010 - 11: 亚洲军力崛起与美国持续目标》(美国国家亚洲研究局: 西雅图, 华盛顿州, 2010); 特威德·D, 彭博社 2016 年 2 月 22 日报道, “中国紧张局势助力亚洲军事支出加速”。

30 贾特利·A, 印度财政部长, 在人民院发表题为《2018 - 2019 年预算》的演讲, 2018 年 2 月 1 日; 马格努斯·G, 2018 年 2 月 27 日, 《日经亚洲评论》发表题为《一带一路引发印中对抗》的文章。

31 日本国防部 (MOD), 日本国防项目和预算: FY2017 预算请求概述 (MOD: 东京, 2016 年 8 月)。

32 鲁宾·A·J, 《纽约时报》, 2017 年 7 月 19 日。

33 德国政府, [2016 年德国国防军安全政策与未来白皮书] (德国国防部: 柏林, 2016 年 7 月)。

34 有关 NATO 目标更多详情, 请参阅北大西洋理事会, “威尔士峰会宣言”, 新闻稿 (2014) 120, 2014 年 9 月 5 日。

35 韦克霍伊泽·N, “梅尔·戈尔德·福特·米利塔尔?” “给军队更多的钱?” ], 德国之声, 2017 年 8 月 8 日。

36 梅里克·R, 在英国军方首脑警告英国丧失作战能力后, 特丽莎·梅承诺增加国防支出, 《独立报》, 2017 年 5 月 10 日。

37 见英国国防部, 英国国防部数据, 2017 年 9 月。

38 佩萨尔·S, 欧洲与俄罗斯关系: 威胁感知、响应和策略后, 乌克兰危机, 研究报告 No. 1579 (兰德公司: 圣塔莫尼卡, 加利福尼亚州, 2017 年)。

39 罗马尼亚致力于在 2026 年前, 保持年度国防开支占其 GDP 的 2%,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1 日; 韦兹曼·S·T, 库伊莫娃·A, “罗马尼亚与黑海安全”, SIPRI 背景文件, 即将于 2018 年出版。

40 俄罗斯国家军备计划, 见皮尔洛·弗里曼, 俄罗斯军费开支、改革与重组, SIPRI 2013 年年鉴, 第 142-45 页。

41 库佩·J, 俄罗斯联邦预算草案中的军费开支, 2018 - 2020 年, 未发表的研究报告, 2017 年 10 月 2 日。

42 乌克兰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参见魏泽曼·S·T 和库伊莫娃·A, “乌克兰与黑海安全”, SIPRI 背景文件, 即将于 2018 年出版。

43 世界银行, 乌克兰经济数据更新, 2017 年 4 月 4 日。

44 7 国为阿曼 (GDP12%)、沙特阿拉伯 (GDP10%), 科威特 (GDP5.8%), 约旦 (GDP4.8%)、以色列 (GDP4.7%), 黎巴嫩 (占 GDP4.5%) 和巴林 (GDP4.1%)。

45 解除制裁, 见本卷第 7 章第 4 节, 第 10 章第 2 节。

46 夏普·J·M, 埃及: 背景以及和美国的的关系, 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 (CRS)。国会报告 RL33003 (美国国会, CRS: 华盛顿特区, 2018 年 2 月 8 日), 第 15-18 页; 乔瓦·P, [出售给埃及的一艘米斯特拉尔号军舰出海了], 《费加罗报》, 2016 年 5 月 6 日。SIPRI 包括军事援助的军事支出 捐助国, 而不是接受国。

47 土耳其军费开支和军事政策, 见魏泽曼·S·T 和库伊莫娃·A, “土耳其与黑海安全”, SIPRI 背景文件, 即将于 2018 年出版。

## 第二节. 债务、油价和军费开支

田楠，迪亚哥·洛佩兹·达席尔瓦

对于那些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政府石油收入规模在支出决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2014年油价猛烈下杀(此后油价一蹶不振)，这些国家石油收入大幅减少。这也迫使它们越来越依赖其他渠道(如借款或举债)筹措资金，包括削减军事支出。然而，债务大幅增加到难以为继，就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油价暴跌之后，石油出口依赖型经济体面临持续的收入损失，宏观经济又受到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和严重的预算压力等多重碾压。在此过程中，安哥拉、伊朗、科威特、墨西哥和沙特阿拉伯等国贸易收支平衡开始恶化，原因是出口重挫和进口不变。直接导致许多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大幅削减政府和军费开支，而债务也相应大幅飙升。

本节在SIPRI 2017年年鉴中油价冲击和军费开支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拓展，加入对债务作用的论述。<sup>1</sup> 本节首先概述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债务、军费支出和石油价格三者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进行实证分析，主要针对两个典型国家进行案例研究并得出若干核心结论。

### 油价震荡期军费支出对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债务的影响

考虑到债务对国家经济的潜在负面影响，军费开支对一国债务累积效应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合理范围内的负债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加快了资本流动、促进了投资并提升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即运用额外有形资本所产生的额外产出)。更多的投资和更高的回报率将促进经济增长，使经济能够及时偿还良性债务。然而，过高的债务可能会带来有害的后果，因为它会导致较低的回报率(因为债权人对任何收入都有优先追索权)，并抑制投资，进而抑制经济增长。这种现象被称为“债务积压”。<sup>2</sup>

油价下跌可能对石油出口依赖型经济体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石油价格波动巨大，每天都在变化，但年度跨度的政府支出决策，短期调整的空间有限。由于来自石油收入减少而支出不变，收入与支出之间缺口就产生了，而这种缺口常常是通过债务(内债或外债)来提供资金。石油收入减少后增加债务，实为无奈之举，各国政府可能会在随后几年通过削减政府开支来限制债务飙升(如阿尔及利亚、

墨西哥、俄罗斯和沙特阿拉伯的情况)。然而,由于政府支出的削减往往远不能覆盖石油收入损失,许多国家债务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比还将继续上升。

2014年末油价大幅下跌后,所有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都出现了这种现象。而这些国家也只是在2016年削减政府支出预算。

军费支出作为政府支出的一部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诱发债务堆积。首先,和其他任何预算项目一样,如果收入不足以覆盖军费开支,就会出现预算赤字。其次,武器进口必须通过外汇结算,这就可能会产生对外借款需求。<sup>3</sup>一项研究估算,如果没有武器进口,1970年至1979年间的发展中国家外债将会减少20%至30%。<sup>4</sup>即便是在希腊这样的发达国家,军费开支也已被证明是债务的部分诱因,特别那些通过借款为武器进口提供资金而产生的外债。<sup>5</sup>

对于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而言,油价长时间低迷就会带来一个挥之不去的顽疾,即GDP占比过高的举债将难以为继。因此,当政府选择优先考虑某些部门时,可能就会产生替代效应。军费开支方面,通常是根据一国安全状况进行选择。正如经验证据表明,国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包括已身陷武装冲突或有其他安全顾虑的国家。此类国家往往不会削减军费开支,因为可能威胁到国家存亡。这一背景下,军费开支要么保持不变,要么继续增加,如果其他领域不能大幅削减,债务GDP占比就可能会攀升。第二类国家包括那些并未参与武装冲突的国家或并无紧迫安全威胁的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收入减少必然导致军费开支减少。尽管如此,与石油收入损失相比,支出削减(总体支出和军费支出)依旧是杯水车薪,因此债务还将继续上升。

### 2014-17年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军费开支和债务

通过对15个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的研究,阿尔及利亚、安哥拉、阿塞拜疆、厄瓜多尔、伊朗、伊拉克、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墨西哥、尼日利亚、挪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南苏丹和委内瑞拉,可评估其在2014-17年间军费开支和债务GDP占比情况。依据军费开支,医疗和教育预算数据可获取性的基础上筛选出15个国家,并按照石油出口依赖程度,分为高度依赖型国家(安哥拉、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中度依赖型国家(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厄瓜多尔、伊朗、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苏丹南部和委内瑞拉)和低度依赖型国家(墨西哥、

挪威和俄罗斯)。<sup>6</sup>

2014年至2017年间,15个国家中只有5个国家增加了军费开支(见表4.5)。其中4个国家—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处于武装冲突或紧张局势中,而第5个国家挪威—经济多样化,石油收入依赖度不高。挪威也将俄罗斯视为一个日益增长的威胁。2014年至2017年,这5个国家的政府债务总额平均增长了136%,从挪威的17%到科威特的262%不等。相较高企的债务,这些国家可能更为重视国家或地区安全。

2014年至2017年,所有10个削减军费开支的国家债务GDP占比都有所上升。最极端的情况是,沙特阿拉伯债务水平激增989%。部分原因是尽管2014年至2016年期间其总体军费支出下降,但2017年又急剧上升。其余9个削减军费开支的国家中,许多国家的安全问题并非那么急迫(除了爆发激烈国内冲突的南苏丹)。但自石油收入步入下降通道以来,这些国家的债务GDP占比还是有所上升,削减开支依旧无法完全覆盖。但是,它们债务平均增幅为60%,远低于上述5个增加军费开支的国家。<sup>7</sup>

表 4.5. 特定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军费和债务, 2014-17 年

军费开支以 2016 连续美元为单位

国家 a	军费开支 (US\$ 百万.)			债务 GDP 占比 (%)		
	2014	2017	变化 2014 - 17 (%)	2014	2017	变化 2014 - 17 (%)
阿尔及利亚	9545	9684	1.5	7.7	18	131
安哥拉	6110	2372	-61	41	65	60
阿塞拜疆	1829	1479	-19	14	46	222
厄瓜多尔	2947	2413	-18	22	39	78
伊朗	10281	14086	37	12	32	173
伊朗	6956	7284	4.7	32	64	99
哈萨克斯坦	1475	1184	-20	49	56	16
科威特	5853	6693	14	7.5	27	262
墨西哥	6514	5533	-15	49	53	8
尼日利亚	1830	1651	-10	12	21	71
挪威	5821	6330	8.7	28	33	17
俄罗斯	59929	55327	-7.7	16	17	11
沙特阿拉伯	85435	69521	-19	1.6	17	989
南苏丹 b	569	59.5	-90	35	40	15
委内瑞拉 c	535	261	-51	..	..	..

.. = 数据缺失; GDP = 国内生产总值。

a 国家选择基于两个因素: (a) 军费开支, 教育和医疗卫生预算数据可用性; (b) 石油依赖异质性, 以石油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占比来界定高、中、低型石油依赖。

b 对于南苏丹而言, 由于无法获得 2017 年债务 GDP 占比数据, 因此使用了 2016 年数据。

c 2014-17 年度委内瑞拉政府债务数据缺失; 然而, 有报道称由于严重的经济问题, 其债务大幅飙升。

资料来源: SIPRI 军费开支数据库, 2018 年 5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7 年 10 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南苏丹共和国: 2016 年工作人员报告第 4 条,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家报告 No. 17/73 (IMF: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2 月 28 日)。

石油价格在 2014 年达到峰值, 大多数石油输出国债务水平达到历史低点。2014 年之后, 石油输出国地区和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群体的债务水平大幅增长。数据表明, 无论石油收入依赖程度几何, 无论军费支出或增或减, 债务与油价之间都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

诚然军事经常性开支无疑助长了债务积累, 但深层次影响来源于军备进口采购。许多债务 GDP 占比增长幅度最大的国家, 在 2013-17 年的 5 年期间都有大量武器进口 (如阿尔及利亚、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决定维持或在某些情况下增加军费开支也可能与一国安全形势有关。一些国家增加军费开支, 如阿尔及利亚、伊朗、伊拉克、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 要么处于同他国的战争之中, 要么身陷内战冲突, 要么所在区域烽烟四起。

## 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尤为典型,因为它既是一个石油出口国—严重依赖出口的单一经济体国家,同时它又深陷武装冲突。尽管2014年油价暴跌,但沙特军事干预也门战事、介入叙利亚冲突以及将伊朗视为战略威胁,都使其2015年军费支出再创历史新高(见图4.3)。2016年,沙特政府实施紧缩措施,支出开始减少,但由于中东武装冲突久未决断,沙特和卡塔尔关系再度紧张,军费开支在2017年重拾升势。<sup>10</sup>

随着原油价格在2014年和2017年间暴跌45%,沙特债务GDP占比暴增989%。<sup>11</sup> 油价暴跌加上沙特政府削减开支不力,其直接结果就是2015年沙特财政赤字飙升至3670亿美元。政府随后实施一系列相对成功的金融改革(如削减开支、新增新税种和鼓励经济多样化)。赤字得以在2016年减少至980亿美元,2017年继续减至790亿美元。<sup>13</sup> 2017年油价回暖,也使得负重前行的沙特财政得以喘息。

债务数量急剧减少以及自2015年以来政府赤字的下降,表明沙特阿拉伯已在为其军费支出寻找其他资金来源—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借款还是消耗外汇储备。虽然沙特阿拉伯债务增长不能全部归咎于军费开支,但军费开支与石油价格之间的强正相关,以及随后与负债的负相关关系表明,沙特曾举债为军费开支买单。另一项研究显示,1988年至2002年间,其他6个石油富产中东国家也出现过类似情况,可以发现军费开支与外债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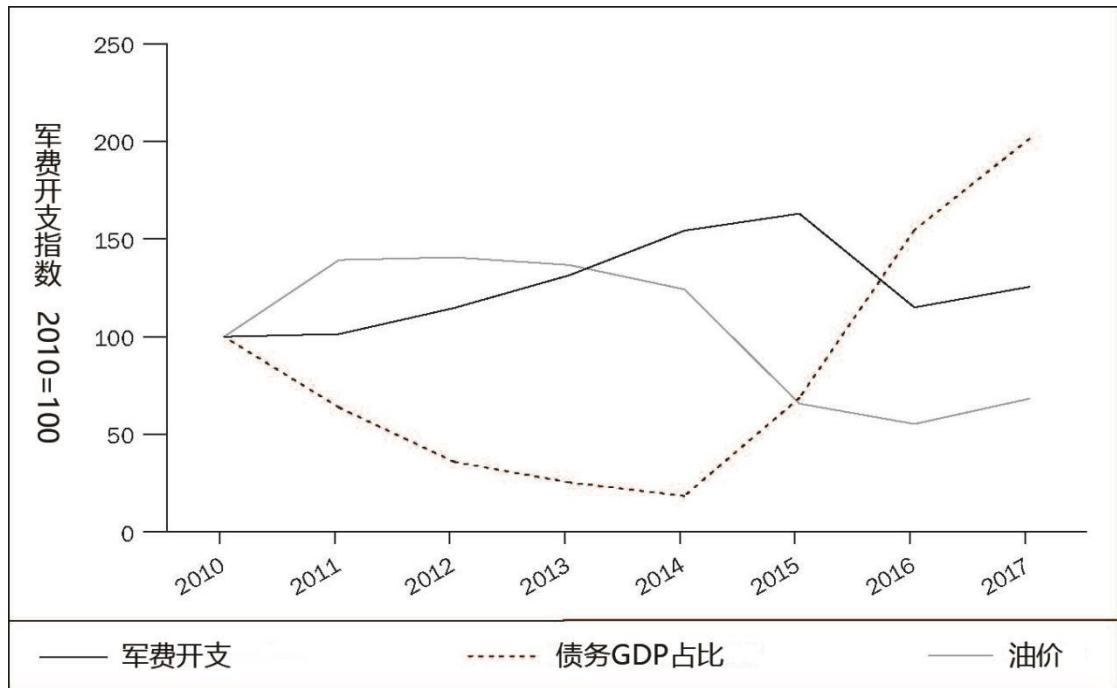


图 4.3. 2010-17 年沙特军费和债务 GDP 占比与石油价格比较

注:图中 3 条曲线代表各指数, 2010 年值设定为 100, 其余年份显示为同 2010 年的比值差。2010-17 年为 2014 年前后趋势提供指向。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数据库, 2018 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7 年 10 月;以及国际能源署, 月度石油价格统计。

沙特阿拉伯的例子表明, 由于选择维持高水平军费开支, 武装冲突可能会加剧低油价与债务高企之间的关系。<sup>15</sup> 个样本国家的数据似乎也支持这一论点(见表 4.5)。因为免受重大武装冲突的国家债务增长往往较慢:厄瓜多尔、哈萨克斯坦、挪威, 以及下文所述的安哥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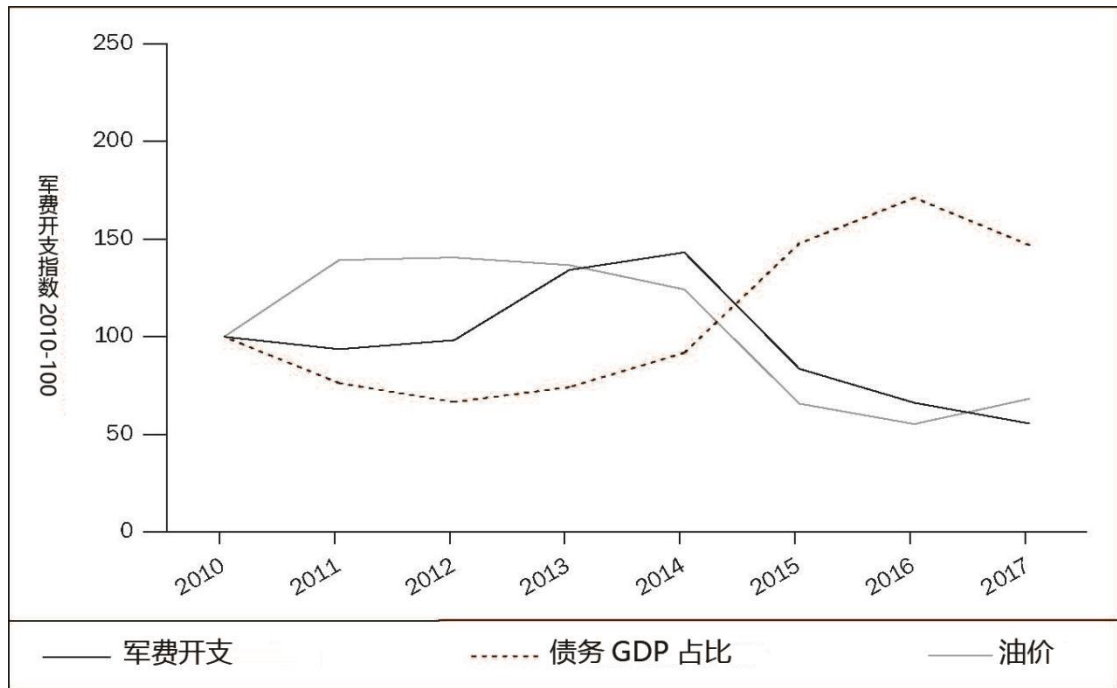


图 4.4. 2010-17 年，安哥拉军费和债务 GDP 占比与石油价格比较

注：图中 3 条曲线代表各指数，2010 年值设定为 100，其余年份显示为同 2010 年的比值差。2010-17 年为 2014 年前后趋势提供指向。

资料来源：SIPRI 军费数据库，2018 年 5 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2017 年 10 月；以及国际能源署，月度石油价格统计。

### 安哥拉

安哥拉是非洲第二大产油国，自 2002 年安哥拉内战结束以来，安哥拉从未卷入任何重大武装冲突。石油收入占安哥拉国内生产总值(GDP)三分之一，占其出口 95%以上。因此，2014 年油价暴跌严重拖累安哥拉经济。为了应对收入大幅减少，安哥拉政府一直努力刺激其他经济领域，并减少公共支出。<sup>16</sup> 2014 年至 2017 年间，政府总开支减少 48%，而军费开支减少 61%。与深陷武装冲突之中而不得不维持军事预算的沙特不同，安哥拉在削减军费以促进经济复苏方面有着更大的回旋余地。然而，即便大幅削减军费和其他开支，也无法阻止安哥拉在 2014 年至 2017 年间债务 GDP 占比增长(见图 4.4)。

### 结语

即便对于石油依赖型国家政府而言，石油价格是其军事和其他开支预算的重要驱动力，但其作用也不应夸大。当石油收入下降时，就需要找到替代资金来源，



并且也可找到。对许多国家而言，无论其经济结构是多样或是单一，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或卷入武装冲突或免受冲突之苦，举债都成为他们的第一选择，无论是内债或是外债。

迅速调整政府预算很困难，立刻找到提到的资金渠道也不容易，这就能解释为什么 2014 年低迷的油价最初并未对军费支出(2014 年和 2015 年)带来多大直至债务水平飙升到难以为继，众多的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才实施紧缩政策，以削减军费和其他开支，达到拉低债务 GDP 占比的目的。然而，军费开支的减少并不总能填补石油收入的减少。本节 15 个样本国家，2014 年至 2017 年间军费开支平均下降 16%，但石油价格下降超过 45%，平均总债务 GDP 占比增加 154%左右(见表 4.5)。<sup>17</sup> 这些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的收入(主要是石油收入)和支出之间的缺口大部分是通过举债来填平。

2014 年油价崩盘，许多石油出口依赖型国家都是大肆举债。其后果虽尚未有充分评估，但可能对这些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潜在损害。上述证据表明，军费开支是债务的重要推手，经常性军费开支和武器进口负债可能因利息偿付对总债务产生累进影响。研究表明，长期来看军费开支每增加 1%，就将带来 1.1-1.6%的外债增长，因此减少军费支出将有效降低负债比例。因为军费支出的减少能相应的大幅度降低外债，进而减轻整体外债负担。<sup>18</sup>

1 天·N，石油价格冲击与军费开支，SIPRI 年鉴 2017，第 343-49 页。

2 莱因哈特·C·M 和罗格夫·K·S，债务时代的成长，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文件 No. 15639，2010 年 1 月；克鲁格曼·P，《融资与免除债务负担》，《发展经济学杂志》，第 29 卷 No. 3(1988 年 11 月)，第 253-68 页；萨克斯·J，《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卡尔沃等编，《债务稳定与发展：纪念卡洛斯·迪亚兹·亚历杭德罗的随笔》(巴兹尔·布莱克威尔：牛津，1989)。

3 邓恩·J·P，皮尔诺·弗里曼·S 和索伊丹·A，军费开支和债务，小型工业化经济体的军费和债务：小组分析，国防及和平经济学，第 15 卷 No. 2(2004)，第 125-32 页；邓恩·J·P，皮尔诺·弗里曼·S 和索伊丹·A，《南美军费开支与债务》，《国防与和平经济学》第 15 卷 No. 2(2004)，第 173-87 页。

4 布尔佐斯卡·M，《第三世界国家军事相关外债》，《和平研究杂志》，第 20 卷 No. 3(1983 年 9 月)，第 271-77 页。

5 卡尼尔斯·C，马诺拉斯·G 和帕尼罗斯·S，《希腊军费开支和政府债务：初步实证研究结果》，《国防与和平

经济学》第15卷 No. 3(2004), 第189-97页。

6 更多细节见天(注1)。

7 平均数不含委内瑞拉, 债务数据缺失。

8 见本卷第5章第1节。

9 国际危机组织, 也门战争, 中东危机小组简报。2015年3月45日至27日。也可参见本卷第2章第5节。

10 所罗门·E, 《金融时报》, 2017年11月9日。

11 除非另有说明, 所有支出数据均基于当前美元。

12 沙特阿拉伯2016年削减预算赤字, 提高2017支出, 路透社, 2016年12月22日。

13 博尔多夫·J, 沙特阿拉伯改革放缓和油价困境, 《金融时报》, 2017年9月11日。

14 史密斯·R 和纳拉扬·R·K, 《军事支出-外债关系小组分析: 来自六个中东国家的证据》, 《和平经济学杂志》, 第46卷 No. 2(2009年3月), 第235-50页。

15 世界银行, 世界银行在安哥拉, 2017年1月22日。

16 穆西马·J 和盖拉多·G, 安哥拉2017, 《非洲经济展望》, 2017年。

17 平均值不含委内瑞拉, 债务数据缺失。

18 布尔佐斯卡·M, 军事贸易中的融资因素, 国防与和平经济学, 第5卷 No. 1(1994)第67-80页; 史密斯和纳拉扬(注14)。

### 第三节. 军费支出透明度

田楠, 迪亚哥·洛佩兹·达席尔瓦和皮耶特·D·魏泽曼

许多政府选择不完全披露军事相关支出。<sup>1</sup> 尽管人们一再呼吁提升军事领域的治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但实际上大部分的军事支出信息还是未为人知。各国军费透明度差别极大。日本、新西兰和挪威等国向公众提供了大量支出相关信息。其他国家, 如厄立特里亚、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 根本未向公众提供任何信息。大多数国家介于两个极端之间, 公布的军费支出信息缺乏细节或整体背景。许多情况下, 诸如资金来源(如追加和预算外资金)、实际支出类别(如分项支出信息)或支出用途(如国防政策相关)等资料均不提供。

促进军费开支透明度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预算外机制的运用。使用预算外资金意味着一些资源被分配给军队, 而不受总体预算的常规审议和辩论的约束。如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国家依靠自然资源开采和出口获取军费资金来源。

此类资金通常不会上报。提高军费开支透明度是在各国建立相互信任和避免资源管理不善、减少腐败和建立问责机制, 构建良好治理的关键环节。

本节就当前报告情况进行了讨论, 就国际和国家两级政府透明度进行了总结。本节首先论述联合国军费开支报告数量减少的问题。随后对国家一级预算外军费开支透明度问题进行了论述。以秘鲁和委内瑞拉为例, 强调军费开支缺乏透明度的潜在后果。

#### 联合国报告机制

1981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年度报告机制, 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可在自愿基础上, 提交其军费开支数据。报告现在被称为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 旨在促进各国在政治军事领域建立互信。2012-16年间, 报告提交数量为历史低点。

2016年, 193个联合国会员国中只有49个国家提交了2015年军费开支信息报告。<sup>3</sup> 截至2017年7月31日, 至少有42个国家已经提交2016年军费支出报告。<sup>4</sup> 非洲或中东还未有任何国家提交报告, 世界军费支出五强中还有四个国家未提交报告: 美国、中国、沙特阿拉伯和印度。

2016至2017年, 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机制运行情况是联合国政府专家组(GGE)讨论的主题, 上一届GGE成立于2011年。GGE就报告用途达成一致, 并就

报告机制微调提出建议。<sup>5</sup>GGE 提出报告参与率低可能存在的一些原因，包括提交报告的政府官员对能够构建国际互信已经产生疲劳；对提交报告的资料缺乏信心；特别是当政府资料已在其他公共渠道公布，再度提交报告看不到实际意义；对敏感数据的担忧挥之不去。然而，GGE 得出结论，应通过实证研究以更大信心建立报告机制，提升提交率。为此 GGE 制作了一份简单问卷，供联合国会员国完成。

6

GGE 工作成效一般、2017 年报告提交率继续低迷，14 个 GGE 代表所在国中就有 9 个出现在 2017 年报告缺失国家之列，联合国军费支出报告机制依旧路漫漫，其修远兮。

### 预算外机制中的军费开支

军费预算的核心部分常常作为“国防”、“国防与安全”或国防部开支等具体项目列入公共政府预算。此外，其他各部或职能预算线可包括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这些预算线通常可确定。例如，在美国能源部预算中，用于制造核武器的裂变材料支出被分项列示，在乌克兰和韩国，军事养老金被列在一个特定的养老基金项目之下。军费开支同时也可能包括预算中不太明确的项目，如中国的研发支出和武器进口支出。

甚至更多的问题是出现在许多国家预算外资金的使用之中：其支出通常在国家预算支出之外并且常常不透明。常常是通过自然资源出口获取资金。预算外资金可以用来购买武器装备，也可以用来从私营部门收取安保服务费用，也可以用于军方商业经营活动。如果并未遵循严格和透明的管理流程，预算外资金常常会成为政府官员和企业决策一夜暴富的良机。

很难对这种隐性支出的规模和扩散程度做出评估。然而，有理由相信此类隐性支出波及面极大，足以改变人们对一国军费开支规模和趋势的理解，秘鲁和委内瑞拉就是典型例子。

### 秘鲁

秘鲁预算外支出机制是在 2004 年一项立法基础上建立，根据该项法令构建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基金，国家油气田收入为其提供资金。<sup>7</sup>自 2004 年以来，一

直用于武器采购、武器现代化、技术创新、军备维护。按照预算外开支惯例，该基金经营及管控不受国会控制，由总理和外长、国防部长、经济和财政部长以及内政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专项管理。<sup>8</sup> 完全独立运行于国家预算之外，其支出往往不受一国经济整体走势影响。相反，预算外开支是基于自然资源而获取，取决于其开采率，需求大小或销量情况，以及商品价格波动而定。

表 4.6. 秘鲁预算外军费开支，2005 - 17 年

数据以美元为单位，以现行价格和汇率计算。由于四舍五入关系，分项简单合计可能和总计不一致。

	选取年份					合计 2005 - 17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56 号地块	-	54.4	700	423	196	3436
天然气	-	-	312	110	54.6	1228
液化天然气	-	54.4	388	313	141	2208
88 号地块	191	354	574	645	387	5380
天然气	14.9	59.2	114	185	218	1473
天然气 PLT	-	-	-	3.6	6.8	19.0
液化天然气	177	295	461	456	162	3888
56 号地块 30%		16.3	210	127	58.8	1031
88 号地块 20%(2005 年) ;						
88 号地块 40%(2006 年起)	38.3	142	230	258	155	2152
<b>军队和武装警察基金</b>	38.3	158	440	385	213	3183
75%划拨秘鲁军队	28.7	118	330	288	160	2387
首期给付	18.8	-	-	-	-	18.8
<b>预算外开支合计</b>	47.5	118	330	288	160	2406
SIPRI 最初估算军费开支	1149	1385	2025	2929	1926	
<b>军费开支合计 (SIPRI 估算修订)</b>	1197	1504	2355	3218	2086	

- =无数据.

资料来源: SIPRI 军费数据库, 2018 年 5 月; 秘鲁石油公司历年年报。

该基金共有 3 大资金来源: (a) 2005 年, 国库的初期一次性给付 2500 万美元 (其中 1880 万美元用于武装部队); (b) 2005 年卡米西天然气开采项目 88 地段特许权使用费的 20%, 以及 2006 年后每年 40%; 以及 (c) 卡米西项目 56 号地块使用费的 30%。<sup>9</sup> 88 号地块收入来自天然气和液化天然气 (LNG), 以及 (2014 年后) Pampa Melchorita 能源利马液化天然气厂收入。56 号地块收入来自于天然气和 LNG 收入。

该基金收入平均分配给秘鲁陆军、海军、空军和国家警察。因此, 75% 的预算外资金用于军费开支。<sup>10</sup> 从 2005 年的 2870 万美元 (不含首次一次性给付的 2500 万美元) 到 2013 年 11 月的 3.46 亿美元 (2005 年至 2017 年), 拨款总计 24 亿美

元(见表 4.6)。自 2005 年以来, 秘鲁军队预算外资金平均占秘鲁军费总支出的 7.7%, 从 2014 年油价暴跌后 3.3%的低点到 2011 年 14%的高点不等。

SIPRI 军费支出数据库已做出修改, 将预算外支出计入军费开支。然而, 这笔钱的确切用途—无论是用于军备采购还是现代化计划—仍不得而知。其他问题还包括问责制、议会监督和可能产生的腐败。这些问题都急需提升军费开支透明度。

### 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还未其军费建立了预算外资金机制: 创建于 2005 年的国家发展基金(FONDEN)。<sup>13</sup>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管理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与发展相关领域的投资, 并进行公共债务融资。资金来源主要是委内瑞拉央行和国有石油公司(PDVSA, 见图 4.5)。<sup>14</sup>2012 年之后, FONDEN 资金来源没有任何信息。多年来, FONDEN 一直用于为各类项目进行融资, 范围极广。其资金覆盖领域和预算规模较成立之初大为扩大。从成立到 2015 年, 总计共有 1760 亿美元用于 791 个项目。<sup>15</sup>FONDEN 资金规模几乎等于一个小国财政支出: 根据一项研究, 2010 年 FONDEN 拨款为尼加拉瓜国家预算的七倍。然而, 尽管 FONDEN 基金规模庞大,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对其投资却没有任何监督。<sup>1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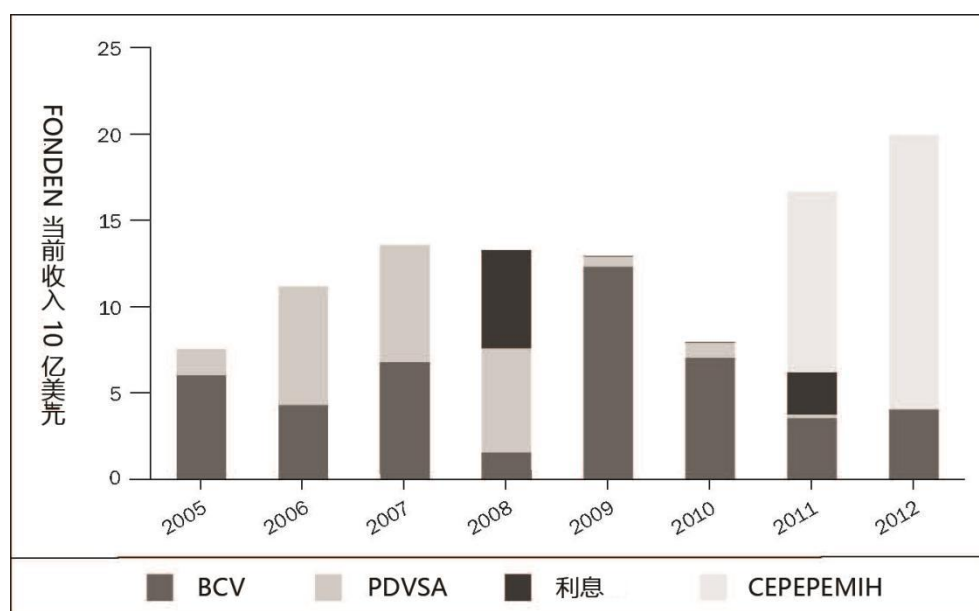


图 4.5. FONDEN 累积收入, 2005 - 12 年

BCV=委内瑞拉中央银行; CEPEPEMIH=对国际碳氢化合物市场中特殊和过高价格的特殊贡献; FONDEN=国家发展基金; PDVSA=委内瑞拉国家石油公司。

资料来源：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大众部（MPPPF），2012 年报告和账目（MPPPF：加拉加斯，2013 年）。

众所周知，军队从 FONDEN 获取大量预算外拨款。<sup>17</sup>但 FONDEN 缺乏透明度意味着，拨款规模仍存在争议，不同估算的差别极大。一些人认为，军事预算的大幅增加，而社会投资仍相对不变。<sup>18</sup>另外一些人认为，包括预算外资金在内的军事预算只相当于委内瑞拉国家预算的一小部分。<sup>19</sup>

2010 年，国民议会账目委员会要求财政和国家规划部就 FONDEN 资金用途进行详细说明。几个月后，规划部长豪尔赫乔尔达尼提交了一份文件，详细说明了自 2010 年 FONDEN 所有划拨资金详细账目。<sup>20</sup>这是第一份来自官方的可信信息，也印证了人们先前对委内瑞拉预算外资金用于的猜测。也让人们对石油收入来源的预算外资金武器装备采购类型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列出了截至 2010 年年底已全部或部分给付的现有和新购武器。

根据委内瑞拉国防部的报告，SIPRI 开始对委内瑞拉军费支出数据做出修正，将 FONDEN 预算外拨款计入其中。<sup>21</sup>SIPRI 对财政和国家规划部和经济财政部年度报告和账目进行分析，这些报告和账目详细记录了 FONDEN 支付的所有项目信息。

22

这些报告和账目对委内瑞拉军费开支进行了进一步说明。例如，2005 年到 2013 年，FONDEN 向军方 39 个项目拨款约 62 亿美元。2005 年至 2012 年，FONDEN 向委内瑞拉军方预算外拨款增加了 26%。拨款规模随着石油价格波动而波动（见图 4.6）。例如，2009 年和 2014 年，石油价格大幅下挫，而 FONDEN 军费拨款出现大幅下降。

2010 年提交给国民议会的报告显示，FONDEN 预算外资金主要用于购买武器系统。如 2006 年至 2008 年，FONDEN 为从俄罗斯购买 24 架苏-30 战斗机拨款 22 亿美元。然而，俄罗斯消息人士表示，俄战机价格应在 15 亿美元左右，这也凸显出极可能存在资金滥用或腐败。<sup>23</sup>此外，FONDEN 也用于支付运营和人费成本以及小型武器军购。

已有数据还表明，较其他部门，军队资金拥有相对的优先权。2005 年至 2013 年，FONDEN 共向 31 个领域下拨款项，向军方共拨款 69 亿美元（合 213 亿玻利瓦尔），位列第 6 大拨款领域。相较之下，医疗卫生则排在第 12 位，8 个项目共接收拨款 14 亿美元（43 亿玻利瓦尔）。FONDEN 教育拨款甚至更低，4 个项目共接收 12 亿美元（37 亿玻利瓦尔）。<sup>2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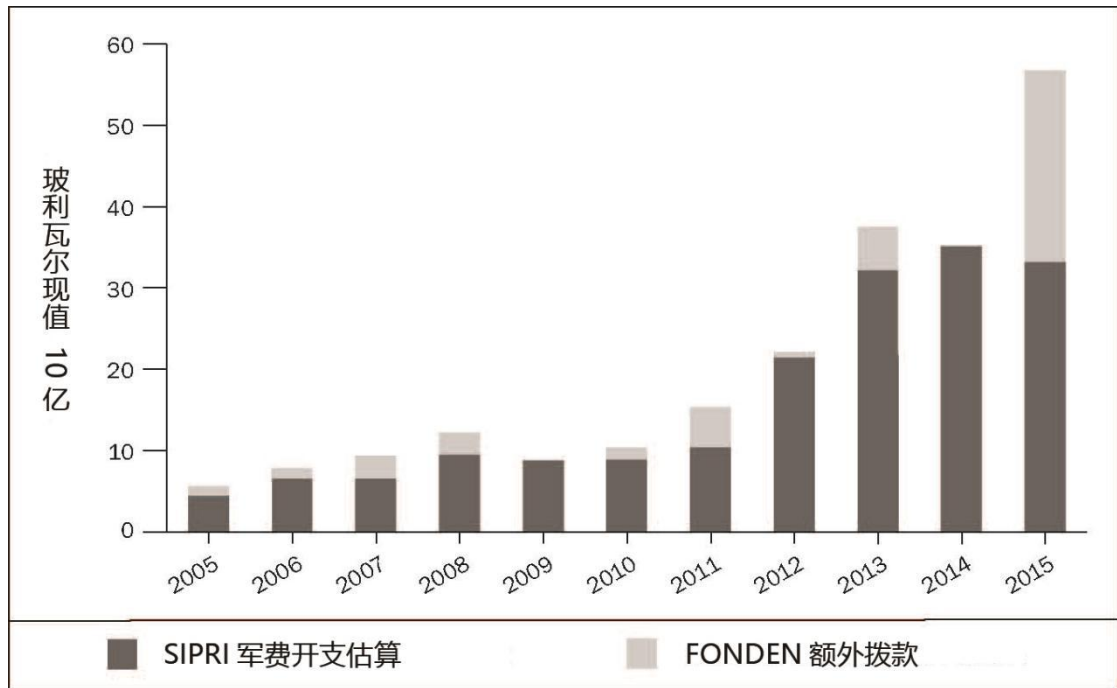


图 4.6. 委内瑞拉部分军费来自 FONDEN 预算外拨款，2005–2015

FONDEN=国家发展基金

注：以上数据均为现价玻利瓦尔富尔特，而非美元，因为玻利瓦尔富尔特兑美元汇率自 2014 年以来存在严重的货币贬值和不确定性。

资料来源：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部 (MPPPF)，备忘录

资料来源：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大众部 (MPPPF)，[报告和账目]，2011–15 (MPPPF：加拉加斯，2012–16)；科尔根·J，《委内瑞拉与军费数据》，《和平研究杂志》，第 48 卷 No. 4 (2011 年 7 月)，第 547–56 页；委内瑞拉计划和金融大众部，[2010 年 FONDEN 和中国基金的项目和资源]，2011 年 4 月。

尽管对 FONDEN 预算外拨款进行核算是数据朝着更为准确、更为可靠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委内瑞拉军费支出仍处于低估状态。除 FONDEN，委内瑞拉武装部队资金来源还有中国-委内瑞拉联合基金和大宗长期基金。今后应着力收集此类来源的信息数据。

SIPRI 对委内瑞拉军费支出数据修正尤为及时。委内瑞拉此时正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危机。2017 年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较 2013 年下降 34%，而人均 GDP 下降 37%。<sup>25</sup> 经济前景一片萧条，而政治日益动荡更是雪上加霜。FONDEN 军事部门拨款披露也有助于表明委政府是否按照人民的最大利益对其稀缺资源进行合理管理。

### 军费开支预算外机制效果

预算外资金的不透明管理对民主制度是一种伤害。问责和监管机制的缺位，



制度漏洞极易滋生腐败。这类资金管理的问题已经被反复提及。<sup>26</sup>

委内瑞 FONDEN 的秘密军购，对民主管控是一种打击，秘鲁卡米西油气田项目资金存在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略轻。它们都对此类军购战略性必要性进行更为全面评估构成障碍。

分析揭示出秘鲁和委内瑞拉更为庞大的军费支出，只能更加说明 SIPRI 当下工作的重要性，对整个南美国家预算外军费开支拨款进行全面梳理。人们有理由怀疑预算外资金已成为一种常规操作(而非南美洲独有)，正如上述两个案例表明的那样，预算外支出可能对军费支出水平造成重大影响。预算外资金管控机制有利于加强军事部门内部透明度，建立国家问责机制，提高国家间相互信任和信心，并且有助于打击军事腐败。

1 见“透明国际”、“政府国防反腐败指数”。

- 2 戈尔巴诺夫·M 和瓦洛·L, 国防预算的透明度:初步审查(透明国际英国:伦敦, 2011 年 10 月)。
- 3 凯利·N, 洛佩斯·D 和田·N, 军费开支数据透明度, SIPRI2017 年年鉴, 第 357 页。
- 4 联合国大会,“关于军事情况的客观情报,包括军事支出透明度”,秘书长报告, A/72/328, 2017 年 8 月 14 日。本报告列出 41 份提交材料。2017 年至少提交了 1 份额外报告:来自俄罗斯的报告,该报告已列入联合国在线数据库。俄罗斯的报告早于联合国公布报告提交,该报告对联合国报告的全面性提出质疑。
- 5 联合国大会,政府专家小组,评估联合国军事支出报告运作和进一步发展, A/72/293, 2017 年 8 月 4 日。
- 6 联合国, A/72/293(注 5), 第 11-12 页。
- 7 [依照法律创建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基金], 秘鲁法律 No. 28455, 2004 年 12 月 23 日签署成为法律,《秘鲁人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 8 [最高法令 No. 011-2005-DE 批准法律法规 No. 28455-创建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基金的法律], 2005 年 4 月 29 日,《秘鲁人报》, 2005 年 5 月 2 日。
- 9 为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设立基金的法律(注 7), 第 2 条。
- 10 为武装部队和国家警察设立基金的法律(注 7), 第 3 条。
- 11 除另有说明,所有支出数字均以当前美元报价。
- 12 [收集版税的历史报告], 各年份。
- 13 法令号 3854,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官方公报, No. 38. 261, 2005 年 8 月 30 日。
- 14 2011 年, 委内瑞拉国民议会实施一项新法律, 建立一种特殊机制, [特别贡献国际碳氢化合物市场的特殊和过高的价格] (CEPEPEMIH)。法令 No. 8163 生效, 为国际碳氢化合物市场中的特殊和过高价格创造特殊贡献, 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官方公报(特别), No. 6. 022, 2011 年 4 月 18 日。
- 15 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部(MPPPF), 2015 年报告和账目(MPPPF: 加拉加斯, 2016 年)。没有关于 FONDEN2016 年和 2017 年资助项目信息。
- 16 委内瑞拉机构, 预算报告, No. 11(2010 年 12 月 15 日), 第 8 页。
- 17 布鲁姆利·M 和索尔马里诺·C,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军事支出和武器采购透明度, SIPRI 政策文件 No. 31(SIPRI:斯德哥尔摩, 2012 年 1 月), 第 15 页。
- 18 科拉莱斯·J 和彭福德·M,《热带之龙:乌戈·查韦斯与委内瑞拉革命的政治经济》(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华盛顿特区, 2011 年 2 月)。
- 19 戈特·R, 乌戈·查韦斯与玻利瓦尔革命,《新经济时报》(Verso:纽约, 2011 年);琼斯·B, 乌戈·查韦斯的故事:从土屋到永恒的革命(斯提福兹:汉诺威, 2007)。
- 20 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部, [2010 年 FONDEN 和中国基金的项目和资源], 2011 年 4 月。
- 21 天·N 和田·洛佩斯·达·席尔瓦, 完善南美军费开支数据, SIPRI 评论, 2017 年 9 月 4 日。
- 22 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部(MPPPF), 报告和数字, 2011-15(MPPPF:加拉加斯 2012-16)。这些报告提供了 2011-15 年支出数据。在撰写本文时, 还未有 2016 年和 2017 年报告。2005-2009 年数据来自科尔根·J, 委内瑞拉与军费支出数据,《和平研究杂志》, 第 48 卷 No. 4(2011 年 7 月), 第 547-56 页。2010 年数据来自委内瑞拉计划和财政部(注 20)。
- 23 马基延科·K, 委内瑞拉合同, 莫斯科防务简报, 第 1 卷 No. 7(2007)。
- 24 玻利瓦尔医疗和教育拨款数据计算基于平均汇率口径计算, 以使其与 SIPRI 计算的军事拨款保持一致。
- 2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2017 年 10 月。
- 26 委内瑞拉, 我们的预算:追踪 2012 年国家预算, No. 25 (2012 年 6 月)。

# 第五章. 国际武器转让和武器生产

## 概述

2008-12 年至 2013-17 年期间，国际间主战武器转让总量增长了 10%，达到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见本章第 1 节)。这标志着始于本世纪初的稳步上升趋势还在延续。

2013 年至 2017 年，全球五大武器供应国分别是美国、俄罗斯、法国、德国和中国，它们占到全球主战武器出口总量的 74%。自 1950 年以来，美国和俄罗斯(或 1992 年前的苏联)一直是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与西欧国家一道，长期盘踞全球 10 大武器供应国。

前五大武器进口国分别是印度、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和中国，其武器进口总额占到全球武器进口总额的 35%。亚洲和大洋洲是最大的武器进口地区，2013-17 年，其武器进口总额占全球总量的 42%，其次是中东地区，占 32%。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中东地区武器进口增长 103%。而同期流入亚洲和大洋洲的武器也增加了 1.8%。相比之下，欧洲武器进口则明显减少，下降 22%，美洲武器进口减少 29%，非洲武器进口减少 22%。

虽然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并不列出其财务价值，但许多武器出口国家还是公布了其武器出口财务数据(见第 3 部分)。在这些数据基础之上，SIPRI 估计，2016 年全球武器贸易总额超过 884 亿美元。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已经有所感受，2017 年武器转让的官方透明度更是已经出现积极变化(见第 2 节)。虽然武器进出口数据上报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UNROCA)的国家已降至历史最低，各类国家和地区报告机制也未出现任何实际性变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那些批准 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的国家中，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履行武器进出口报告义务。

SIPRI 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百强企业是军工行业(不含中国)中销售额(包括国内和出口)最大的公司。2016 年 SIPRI 军工百强总销售额(根据最新数据)接近 3750 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 1.9%(见第 4 节)，这是自 2010 年峰值以来首次出现增长。主要是因为 SIPRI 军工百强中的美国企业总体增长，而美国军工企业占据了 SIPRI 百强半壁江山。总体而言，2016 年西欧武器生产商的武器销售整体

保持稳定。2016年，俄罗斯军工企业销售额继续增长，而一些新兴国家还有其他一些老牌军火商则是喜忧参半趋势。百强销售额增长的主要推手就是国际形势紧张和武装冲突背后旺盛的军火需求，以及一些武器出口大国在国家层面推行军事工业现代化战略。百强销售规模逐年变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是公司并购和资产剥离。

西蒙·T·魏泽曼， 奥德·弗勒兰特

## 第一节. 2017 年武器转让<sup>1</sup>

西蒙·T·魏泽曼， 奥德·弗勒兰特， 亚历山大·库伊莫娃， 田楠和皮耶特·D·魏泽曼

2013年至2017年的5年间，主战武器国际转移总量较2008-12年增长了10%。<sup>2</sup>这一增长标志着自本世纪初以来的大规模武器转让，继续保持稳步上升趋势(见图5.1)。

SIPRI 数据涵盖的任何5年间的最大武器转让量发生在1980-84年。1980年至1984年之后，武器转让数量有所下降，直到2000年至2004年，仅为峰值56%。最近5年间(2013-17年)的总数较2000-2004年高出51%，为1989-93年(冷战结束影响最为直接的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然而，2013-17年的总量仍较1980-84年总量下降33%。

### 头部武器供应国

SIPRI 确定2013-17年间，共有57个国家出口主战武器。在此期间，最大的武器供应商为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德国(按排名先后)。它们合计占到主战武器出口总额的74%(见表5.1)。2008年至2012年间，也是这五个国占据武器出口五强，其出口总额也是占到全球武器出口总量74%。然而，由于在2008-12年至2013-17年期间，武器转让总量有所增加，2013-17年前五名的武器出口较2008-12年增加了11%。增长主要是因为美国、法国和中国加大出口量。到目前为止，美国和俄罗斯是2013-17年度最大出口国，合计占全球出口总额56%，高于2008-12年度的52%。

总体而言，北美和欧洲以外的国家在全球武器出口占比较小，仅占2013-17年主战武器出口总量的12%。2013-17年全球武器出口25强，17个为北美和欧洲国家，3个来自亚洲和大洋洲，1个来自非洲，1个来自南美(见表5.1)。<sup>3</sup>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覆盖的整个数据跨度(即1950-2017年)，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欧洲和大西洋区域的军火供应商高度集中。2013-17年度武器出口25强中的许多国家，也在前几个时间段反复出现。

表 5.1. 2013 年-2017 年前 50 位主战武器提供国

该表格包括 2011-2015 年的 5 年间主战武器出口国家。排名根据 2013 - 2017 年出口总额。数字为 SIPRI 趋势指标值 (TIVs)。百分之十以上的百分比已被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位, 低于 10% 的百分数则舍去。由于四舍五入, 数字合计可能不一定和总数相符。

排名			出口额 (TIV, 百万)		2013-17 占比 (%)	较 2008-12 年 变化 (%)
	2013-17	2008-12a	2017	2013-17		
1	1	美国	12394	50062	34	25
2	2	俄罗斯	6148	31722	22	-7.1
3	4	法国	2162	9706	6.7	27
4	3	德国	1653	8469	5.8	-14
5	5	中国	1131	8312	5.7	38
6	6	英国	1214	6952	4.8	37
7	7	西班牙	814	4262	2.9	12
8	10	以色列	1263	4248	2.9	55
9	9	意大利	660	3590	2.5	13
10	11	荷兰	1167	3101	2.1	14
11	8	乌克兰	240	2481	1.7	-26
12	15	韩国	587	1784	1.2	65
13	13	瑞士	186	1322	0.9	-11
14	12	瑞典	83	1256	0.9	-53
15	21	土耳其	244	1164	0.8	145
16	14	加拿大	87	1095	0.8	-18
17	16	挪威	134	862	0.6	14
18	20	白俄罗斯	23	653	0.4	12
19	22	澳大利亚	97	469	0.3	15
20	36	捷克	110	448	0.3	467
21	17	南非	74	356	0.2	-51
22	38	阿联酋	72	319	0.2	320
23	24	芬兰	58	313	0.2	-5.7
24	23	巴西	45	279	0.2	-20
25	29	葡萄牙	56	253	0.2	74
26	28	约旦	77	242	0.2	36
27	53	印度尼西亚	102	196	0.1	2078
28	42	印度	56	189	0.1	278
29	26	波兰	3	184	0.1	-12
30	46	保加利亚	-	166	0.1	337
31	31	罗马尼亚	-	108	0.1	-2.7
32	18	乌兹别克斯坦	-	102	0.1	-84
33	30	新加坡	-	98	0.1	-32
34	19	比利时	12	97	0.1	-84
35	27	奥地利	22	91	0.1	-49
36	34	丹麦	12	89	0.1	-4.3
37	25	伊朗	10	88	0.1	-63
38	35	塞尔维亚	2	81	0.1	-12
39	52	斯洛文尼亚	22	51	0	292
40	..	匈牙利	-	41	0	..
41	..	爱尔兰	-	39	0	-63
42	..	希腊	30	30	0	..
43	..	埃及	-	30	0	..
44	33	智利	0	20	0	-80
45	39	新西兰	4	17	0	-77
46	..	格鲁吉亚	7	14	0	..
47	50	吉尔吉斯斯坦	5	14	0	0
48	47	文莱达鲁萨兰国	-	12	0	-50
49	..	苏丹	-	11	0	..
50	61	哥伦比亚	10	10	0	..

..	..	17 个其他国家	30	112	0.1	..
		<b>总计</b>	<b>31106</b>	<b>145623</b>	..	10

.. - 不可用或不适用; - - 未交付。

注：SIPRI 武器转让数据与主战武器实际交付有关。为了便于对不同武器交付数据进行比较，并确定其一般趋势，SIPRI 使用了一个趋势指标值 (TIV)。其数值只是武器转让量的一个指标，而并非武器转移的财务价值。因此，它不能与经济统计数字相比。TIV 计算方法可参见图表 5.1 相关描述。

a 2008-2012 年度供应商排名与 SIPRI 2013 年年鉴排名有所不同，因为年度数据随后进行了修订。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 2018 年 3 月。

### 美国

2013 年至 2017 年，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主战武器出口国，自冷战结束以来一直占据这一位置。其武器出口在 2017 年创下自 199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其中大部分武器出口为执行数年前的合同。

2013 年至 2017 年，美国占全球交付量的 34%，而 2008 年至 2012 年，这一比例为 30%。2008-12 年至 2013-17 年期间，美国武器出口增长了 25%，进一步拉大了美国与所有其他武器出口国之间的差距。2013 年至 2017 年，美国武器出口比同期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高出 58%。2008 年至 2012 年，美国的武器出口仅比俄罗斯高出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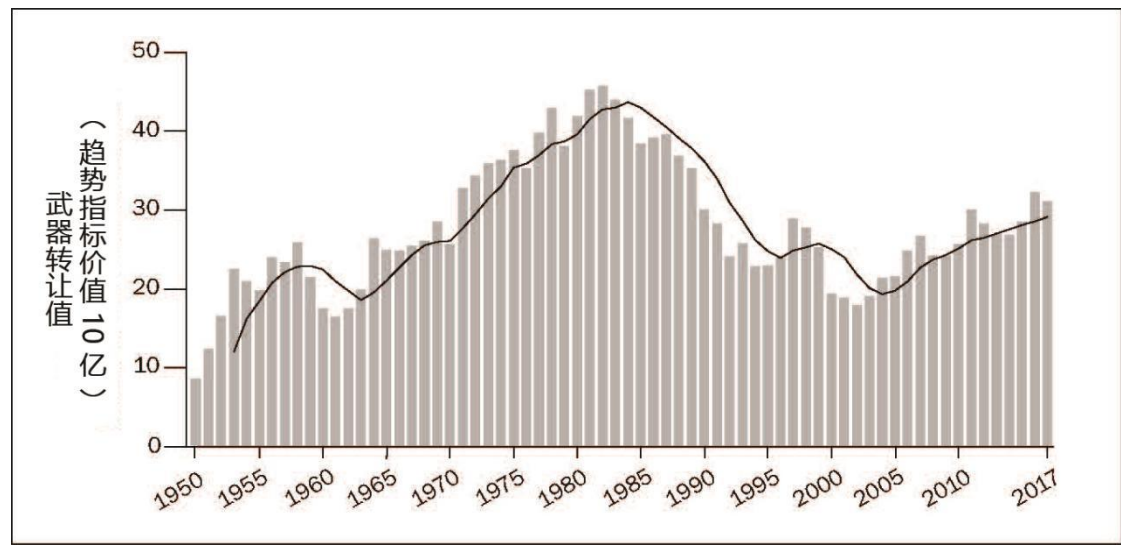


图 5.1. 1950-2017 年主战武器国际转让趋势

注：柱状图显示为年度总计数，折线图显示为 5 年移动平均线（每 5 年期的最后一年绘制）。相关 SIPRI 趋势值说明，参见方框图 5.1。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2018 年 3 月。

2013-17 年，中东国家占美国武器出口 49%，其次是亚洲和大洋洲国家 (33%)、欧洲国家 (11%)、美洲国家 (4.8%) 和非洲国家 (2.2%；见表 5.2)。

2013-17年，美国至少向98个国家交付主战武器，这一数字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美国很可能在2017年向叙利亚叛军交付少量轻型装甲车。在2013-17年度全球最大的50个武器进口国中，只有7个国家在此期间未接收或订购美国主战武器。2013年至2017年，美国武器出口主要目的地是沙特阿拉伯，占美国武器出口18%。2008-2012年至2013-2017年期间，美国对沙特武器出口增长了448%。由于大量未完成订单，包括154架F-15SA战斗机(2016年开始交付)，美国流入沙特的武器数量可能会在至少5年内都将保持高位。美国对沙特的大量武器出口导致美国国会在2016年和2017年呼吁限制对沙特的武器供应，以回应沙特阿拉伯在也门的军事行动(2015年)。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且被认为是无差别杀戮。<sup>4</sup>然而，美国国会中的一小撮人支持美国政府决定，即允许继续按照现有订单进行武器交付，并同意新订单数量可超越近年订单数量。

5

美国对长期盟友的武器出口有时会因这些国家的武器需求而出现波动。如希腊为了应对严重的经济危机而采取紧缩政策，美国对希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成员国)的武器出口在2008-12年至2013-17年间下降79%，原因就是2009年后希腊削减了武器采购数量。其他情况下，武器转让被用作美国外交政策工具，以此打造新的战略伙伴关系。例如，为了对抗中国在亚洲影响力的日益壮大，美国一直在加强与印度的关系：2008-2012年至2013-2017年间，美国向印度的武器交付增加了557%。近年来，美国也开始加强与越南的安全合作。2017年，美国以军事援助的形式向越南交付了一艘大型巡逻船——这也是美国首次向越南转让主战武器。

美国武器出口种类繁多，数量庞大。飞机，尤其是战斗机，占比极大：2013-17年占56%，美国共交付战机200架。包括50架F-35战斗机，其中英国12架，挪威10架，以色列和意大利9架，日本6架，澳大利亚和荷兰各2架。美国还向沙特阿拉伯交付了30架F-15SG战斗机，新加坡16架。相比之下，美国军舰出口量相对较小。例如，2013-17年间，德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军舰出口量都超过了美国。



## 俄罗斯

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 俄罗斯主战武器出口减少 7.1%, 而其在全球武器出口总额所占份额从 26% 降至 2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罗斯降低了对一些主要武器进口国的出口。比如, 阿尔及利亚和中国的武器交付在 2013-2017 年间还在持续, 但只是 2008-12 年间的较低水平。两个国家还在继续向俄罗斯订购武器。此外, 尽管俄罗斯在 2013 年向委内瑞拉输送了大量武器, 但在 2015 年至 2017 年期间, 由于委内瑞拉深陷经济危机, 俄罗斯便不再向委内瑞拉出口武器。<sup>6</sup>

俄罗斯武器出口国较美国少。2013-17 年间, 俄罗斯共向 47 个国家和乌克兰叛军出口武器。俄罗斯武器出口大部分 (68%) 只流向四个国家: 印度 35%, 中国 12%, 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各 10%。其他 44 个国家占比不到 5%。区域层面上, 2013-2017 年间俄罗斯武器出口, 亚洲和大洋洲占 66%, 非洲 13%, 中东 11%, 欧洲和美洲分别为 4.2% 和 6.2%。

表 5.2. 2013 年-2017 年 10 大主战武器接收国和提供国

数字为供应国对每个接受国出口在其全部武器出口占比。由于四舍五入, 数据累加可能不一定契合。对于各区域和次区域国家详尽数据, 请参阅 SIPRI 网站相关数据。

接收区域	供应国									
	美国	俄罗斯	法国	德国	中国	英国	西班牙	以色列	意大利	荷兰
非洲	2.2	13	7.5	8.4	21	1.2	1.4	1.1	12	1.9
北非	1.8	10	6.1	8.3	10	1.0	—	—	10	1.2
撒哈拉以南非洲	0.4	2.8	1.3	0.2	11	0.2	1.4	1.1	1.8	0.6
美洲	4.8	4.2	9.1	13	4.9	4.5	7.2	10	9.7	33
南美	1.4	3.8	4.6	4.6	4.7	0.8	2.9	3.7	6.7	4.9
亚洲和大洋洲	33	66	31	24	72	25	49	62	18	20
中亚	0.1	3.3	1.0	0.6	2.8	—	3.4	<0.05	1.2	1.5
东亚	12	12	9.2	14	—	5.1	—	3.5	0.1	—
大洋洲	7.0	—	4.3	0.6	—	0.3	34	0.2	4.5	—
南亚	7.7	38	9.1	1.6	54	8.6	0.5	49	5.5	0.9
东南亚	5.5	12	7.4	7.2	15	11	11	9.2	6.4	18
欧洲	11	6.2	10	29	0.2	4.8	1.7	24	17	13
欧盟	9.4	<0.05	10	28	0.2	4.7	1.7	11	15	13
中东	49	11	42	26	2.0	64	40	1.9	43	32
其他	<0.05	—	—	—	—	—	—	1.4	0.2	—

.. = 不可用或不适用; - = 零; <0.05 = 0 和 0.05 之间

资料来源: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 2018 年 3 月。

## 西欧和中欧国家

2013 至 2017 年, 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这 6 个西欧国家跻身主战武器供应国 10 强。在此期间, 6 国武器出口占全球武器转让总量的

25%。除这6个国家，2013-17年武器出口25强中，还包括另外6个西欧和中欧国家(见表5.1)。这12个国家中有10个是欧盟成员国。2013-17年，欧盟所有28个成员国的武器出口总额较2008-12年增长6.7%。然而，武器转让总额的增加却意味着，欧盟成员国在全球武器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从2008至2012年的29%，降至2013至2017年的27%。

### 法国

2013至2017年，法国位列第三大主战武器出口国，占全球武器贸易总量6.7%。2008至2012年到2013至2017年间，法国武器出口增长了27%。2013年至2017年，法国共向81个国家交付武器。区域一级，法国武器出口42%流向中东，亚洲和大洋洲31%，欧洲10%，美洲9.1%，非洲7.5%。埃及(25%)是2013至2017年法国武器最大接收国。这是由于法国政府激进的武器销售策略。法国为本国军队生产的战斗机和军舰转向出口，并迅速交付埃及。<sup>7</sup> 2013至2017年，法国还签署了另外7项重大武器贸易协议，包括为印度和卡塔尔各提供36架战斗机，为澳大利亚提供12艘潜艇。

### 德国

2013至2017年，德国是全球第4大主战武器供应国。2008-12年至2013-17年间，德国武器出口下降14%，全球武器出口占比从7.4%降至5.8%。2013-17年，德国共向60个国家出口主战武器。主要的接收国是其他欧洲国家，占德国出口总量29%，亚洲和大洋洲24%，美洲13%，非洲8.4%。2013至2017年，尽管德国对中东国家武器出口展开重大政治辩论，但是对中东的武器出口依旧占到德国武器出口总量26%。最初，德国是担心武器会用于政治镇压。然而，2015年伊始，辩论的焦点还包括对武器会用于也门冲突的担忧。也门冲突也最终使得德国在2018年初加大了对沙特和其他冲突国家的武器出口限制。<sup>9</sup>

### 英国

2008至2012年到2013至2017年间，英国武器出口增长37%。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出口，尤其是战斗机及其配套武器装备，占英国武器出口总量49%。英

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也饱受诟病。例如 2017 年，民间团体向英格兰和威尔士高等法院申请司法审查，以确定英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武器是否符合其武器出口规定。法院驳回了这一申请，认为英国政府继续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武器的决定“并非不合理或非法”。<sup>10</sup> 英国政府没有改变对沙特阿拉伯的武器出口政策，并警告说，对沙特阿拉伯在也门使用武器的批评正在危及英国与沙特阿拉伯即将签订的军购大单。<sup>11</sup>

### *中国*

2008 至 2012 年到 2013 至 2017 年间，中国的主战武器出口增长了 38%，其全球武器出口占比从 4.6% 上升至 5.7%。2013-17 年，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占到中国武器出口总量 72%，非洲为 21%，美洲 4.9%，中东 2%（和另外 4 个武器出口 5 强相比，占比显著偏小）。2013-17 年，中国共向 48 个国家交付主战武器。巴基斯坦是最大的接收国（35%），自 1991 年以来的所有五年时间段一直如此。2013 至 2017 年，中国对孟加拉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武器出口大幅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武器出口增长。

### *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其他出口国*

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其他武器出口国一般在国际主战武器出口中占比较小。2013-17 年，武器出口 25 强中，共有 8 个非欧洲或北美国家：中国、以色列、大韩民国（南朝鲜）、土耳其、澳大利亚、南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UAE）和巴西（按出口量计）。这些国家中，只有中国和以色列跻身 10 强。

2008 至 2012 年到 2013 至 2017 年间，以色列（55%）、韩国（65%）和土耳其（145%）武器出口大幅增长。几十年来，以色列一直位列世界武器出口 15 强。2013 至 2017 年，以色列军备产品至少销往 42 个国家，包括导弹、雷达和其他传感器，以及无人机。韩国和土耳其的军工产业政策是基于本国日益增长的武器装备需求，大量投入本国武器工业，以期成为全品类主战武器出口国。2013 至 2017 年，韩国首次向欧洲国家出口主战武器：向波兰出口大炮，向英国出口一艘支援船。2013 至 2017 年，土耳其明显增加了对中东其他国家的武器出口（主要是装甲车）。

## 主要武器接收国

2013-17年，亚洲和大洋洲是主战武器的主要接收地区，全球武器进口占比42%，其次是中东32%。欧洲(11%)、非洲(7.2%)和美洲(7.1%)占比要小得多，这三个地区2013-17年的进口额都低于2008-12年。

2013-2017年，前5大武器进口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和中国—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35%(见表5.3和表5.4)。这些国家中，印度和中国在2008-12年和2013-17年都是前5大进口国。

## 非洲

2008-12年至2013-17年间，非洲国家武器进口下降22%。2013-17年间，非洲最大的三个进口国是阿尔及利亚(占非洲武器进口总量52%)、摩洛哥(12%)和尼日利亚(5.1%)。非洲武器进口的最大供应国是俄罗斯、中国和美国。

2013-2017年，俄罗斯对非洲武器出口同比下降32%。尽管出现减少，俄罗斯仍然是非洲最大的武器出口国，占区域进口总额39%。2013-2017年，阿尔及利亚占俄罗斯对非洲武器出口78%。

2008-12年至2013-17年间，中国对非洲的武器出口增加55%，非洲武器进口总量占比从8.4%上升到17%。2013-2017年，共有22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从中国采购主战武器，中国武器占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武器进口总额27%，2008-12年占比16%。在北非，中国在2013-17年成为阿尔及利亚重要的武器供应商，交付包括三艘护卫舰和大炮。

表 5.3 2013 年-2017 年世界前 50 位主战武器接收国

该表格包括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在 2013-2017 年的 5 年间主战武器进口。排名根据 2013-2017 年进口总额，数字为 SIPRI 趋势指标值(TIVs)。百分之十以上的百分比已被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位，低于 10% 的百分数则舍去。由于四舍五入，数字合计可能不一定和总数相符。

排名		接收国	出口额(TIV, 百万)		2013-17 占比	自 2008-12 年 变化 (%)
2013-17 年	2008-12 年 a		2017 年	2013-17 年		
1	1	印度	3358	18049	12	24
2	9	沙特	4111	14805	10	225
3	21	埃及	2355	6573	4.5	215
4	10	阿联酋	848	6370	4.4	51
5	2	中国	1117	5786	4.0	-19
6	8	澳大利亚	1806	5558	3.8	7.5
7	5	阿尔及利亚	905	5414	3.7	0.8
8	17	伊拉克	712	4928	3.4	118
9	3	巴基斯坦	710	4147	2.8	-36
10	26	印度尼西亚	1196	4014	2.8	193
11	19	越南	690	3990	2.7	81
12	11	土耳其	410	3539	2.4	-14
13	4	韩国	918	3239	2.2	-50
14	7	美国	547	2930	2.0	-44
15	41	台湾	493	2846	2.0	261
16	59	阿曼	783	2546	1.7	655
17	36	以色列	528	2474	1.7	125
18	16	英国	899	22260	1.6	-1.5
19	57	孟加拉国	320	2239	1.5	542
20	40	卡塔尔	670	2212	1.5	166
21	6	新加坡	428	2149	1.5	-60
22	37	意大利	794	2043	1.4	111
23	32	阿塞拜疆	279	1907	1.3	55
24	18	日本	500	1805	1.2	-19
25	13	委内瑞拉	----	1533	1.1	-40
26	28	加拿大	295	1470	1.0	14
27	65	科威特	113	1435	1.0	488
28	15	希腊	56	1402	1.0	-44
29	44	泰国	310	1309	0.9	93
30	12	摩洛哥	351	1288	0.9	-52
31	63	哈萨克斯坦	209	1133	0.8	308
32	55	芬兰	100	1110	0.8	208
33	39	约旦	386	1104	0.8	26
34	22	阿富汗	250	1064	0.7	-48
35	43	墨西哥	218	1041	0.7	53
36	29	缅甸	167	1024	0.7	-20
37	30	巴西	103	882	0.6	-31
38	31	波兰	197	872	0.6	-30
39	50	土库曼斯坦	75	820	0.6	96
40	20	挪威	361	749	0.5	-65
41	91	菲律宾	271	744	0.5	691
42	14	马来西亚	187	700	0.5	-72
43	71	秘鲁	64	668	0.5	312
44	79	俄罗斯	34	663	0.5	360

45	38	哥伦比亚	102	651	0.4	-33
46	27	西班牙	72	604	0.4	-54
47	33	荷兰	35	556	0.4	-52
48	52	尼日利亚	26	536	0.4	42
49	74	白俄罗斯	145	491	0.3	221
50	45	苏丹	54	462	0.3	-31
..	..	153 个其他国家	1556	9488	6.7	..
		总计	31106	145623	..	10

.. -不可用或不适用；- -未交付。

注：SIPRI 武器转让数据与主战武器实际交付有关。为了便于对不同武器交付数据进行比较，并确定其一般趋势，SIPRI 使用了一个趋势指标值 (TIV)。其数值只是武器转让量的一个指标，而非武器转移的财务价值。因此，它不能与经济统计数字相比。TIV 计算方法可参见方框图 5.1 相关描述。

a 2008-2012 年度供应商排名与 SIPRI 2013 年年鉴排名有所不同，因年度数据随后进行了修订。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 <http://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2013 至 2017 年间，美国对非洲武器出口占到非洲武器进口总量 11%。大部分流向摩洛哥(美国对非洲出口的 63%)。美国向非洲的其他物资转移通常是小规模武器，通常是作为援助物资，包括交付肯尼亚的 8 架直升机，乌干达 5 架直升机。

2013 至 2017 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武器进口占非洲武器总进口 32%。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5 大武器进口国分别是尼日利亚、苏丹、安哥拉、喀麦隆和埃塞俄比亚。5 国武器进口占到次区域武器进口总量的 56%。2008-2012 年，尼日利亚武器进口增长 42%。主战武器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军事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囊中羞涩，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常常只能购买少量老旧或较为落后的主战武器。比如，肯尼亚国内政治暴力冲突猖獗，自 2011 年就在国内和索马里同索马里青年党争斗不休。2013-2017 年间，内务部队采购的也仅仅是 13 架运输直升机、2 架二手战斗直升机、65 辆轻型装甲车和少量自行式榴弹炮。<sup>12</sup>

表 5.4. 2013-2017 年 10 大常规主战武器接收国及其供应国

表中数据系接收国接收主战武器在该国武器总量中所占比例。该表只有份额在 1% 以上的接收国或进口总量占前十的接收国的数据。较小的接收国包括在“其他”一栏。因四舍五入，数据累加可能无法完全契合。

供应国	接收国									
	印度	沙特	埃及	UAE	中国	澳大利 利亚	阿尔及 利亚	伊拉克	巴基 斯坦	印度尼 西亚
澳大利亚	-	-	-	-	-	..	-	-	-	3.3
白俄罗斯	-	-	-	-	2.9	-	-	0.8	-	-
巴西	0.1	-	-	-	-	-	-	-	0.6	2.2
保加利亚	-	0.1	<0.05	-	-	-	-	2.3	-	-
加拿大	0.7	1.4	0.6	0.7	-	0.3	-	-	0.4	0.5
中国	-	0.2	0.2	0.5	..	-	15	0.3	70	5.6
捷克	-	-	-	-	-	-	-	4.0	-	0.1
法国	4.5	3.6	37	13	14	6.9	0.5	-	0.4	6.8
德国	0.7	1.8	6.3	2.1	0.7	0.7	13	0.6	0.1	7.3
以色列	11	-	-	-	-	-	-	-	-	-
意大利	0.2	1.5	0.3	6.6	-	2.9	6.5	3.4	3.5	0.4
约旦	-	-	-	-	-	-	-	-	3.3	-
荷兰	0.2	0.5	0.6	2.6	-	-	0.7	-	-	11
俄罗斯	62	-	21	1.4	65	-	59	22	5.7	10
南非	0.2	0.1	<0.05	1.3	-	-	0.4	<0.05	-	-
韩国	-	-	0.9	-	-	-	-	8.7	-	12
西班牙	-	2.4	3.8	4.6	-	26	-	0.6	0.2	2.7
瑞典	-	1.1	-	3.4	-	0.4	1.9	-	0.5	0.2
瑞士	0.4	1.8	-	-	3.9	0.9	-	-	0.9	3.4
土耳其	-	1.3	-	4.4	-	-	-	-	1.3	-
UAE	-	-	2.5	..	-	-	0.1	-	-	-
乌克兰	1.2	-	-	-	8.4	-	-	1.0	0.5	0.1
英国	3.2	23	-	1.0	2.8	0.3	1.3	-	0.3	17
美国	15	61	26	58	-	61	0.4	56	12	16
乌兹别克斯坦	-	-	-	-	1.8	-	-	-	-	-
其他国家	0.1	0.6	0.3	0.4	-	0.7	0.6	0.9	0.1	1.0

--- =无数据, <0.05=0 到 0.05 之间

数据来源: SIPRI 数据库<<http://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 美洲

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 美洲国家主战武器进口减少 29%。2013-17 年, 美国是该地区主战武器最大进口国。

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 南美国家武器进口下降 38%。2013 至 2017 年, 南美国家武器进口占美洲武器进口总量 43%。俄罗斯占到南美武器进口 27%, 其次是美国 (15%) 和法国 (9.8%)。南美洲国家武器进口总体下降的同时, 该地区近年来的国家间紧张关系普遍较为缓和, 国内冲突也有所减少。<sup>13</sup> 然而, 各国对主战武器的需求差别依旧很大。

**委内瑞拉.** 1999 年委内瑞拉政坛更迭, 委内瑞拉同当时几大武器供应国的关系也基本宣告破裂, 美国和几个欧洲国家基本退出委内瑞拉市场。委内瑞拉利用

俄罗斯和中国武器完成自身武装力量重建。2008-17 年的 10 年间，委内瑞拉成为南美洲最大的武器进口国。然而，2014 年委内瑞拉爆发经济危机之后，直至 2017 年，委内瑞拉主战武器降至零。<sup>14</sup>

**巴西.** 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巴西武器进口下降 31%。然而，2008 至 2017 年，巴西的主战武器合同都将在 2018-25 年完成交付。其中包括来自法国的 5 艘潜艇和来自瑞典的 36 架战斗机。

### *亚洲和大洋洲*

2013-17 年，最大的 10 个主战武器接受国中，有 5 个国家位于亚洲和大洋洲—印度、中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见表 5.3 和表 5.4)。2013 至 2017 年，这一地区武器进口占到全球武器进口总量 42%，而 2008 至 2012 年，这一比例为 46%。亚洲和大洋洲国家武器进口在这两个期间增加了 1.8%。俄罗斯占到该地区武器进口总量 34%，美国 27%，中国 9.7%。亚洲和大洋洲的主要进口国都希望提高本国武器研发和生产能力，以期减小对外依存度，都取得不同程度成功。

过去几十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位列世界最大武器进口国行列。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主战武器进口国。巴基斯坦在 2008-12 年是全球第 3 大武器进口国，2013-17 年为第 9 大武器进口国。1947 年印巴战争以来，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一直冲突不断。印巴紧张关系因两国与中国的关系而进一步加剧。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一直是巴基斯坦的亲密战友，并与印度长期存在边界纠纷。过去的几年里，边境摩擦已呈常态化。<sup>15</sup> 中国在印度洋地区日益膨胀的自信，加上其不断壮大的军事实力，让印度愈发惴惴不安。<sup>16</sup> 作为回应，印度一直在推进武装力量的现代化和扩张，其主要手段就是武器装备的大量进口。

**印度.** 2013 至 2017 年，印度武器进口占到全球武器进口 12%。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印度武器进口增长 24%。俄罗斯是印度主战武器的重要供应国，现有合同的逐步交付，至少未来几年俄罗斯都将是印度主战武器的主要供应商。2013 至 2017 年，俄罗斯占到印度武器进口 62%，俄罗斯对印度武器出口量几乎与 2008 年至 2012 年保持持平。然而，随着印度寻求武器进口来源多样化，俄罗



斯正面临来自其他武器出口国的激烈竞争。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美国进口武器增加 557%，成为印度第二大武器供应国。这也是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的举措之一，美国已开始向印度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2013-17 年，美对印出口包括远程海上巡逻机、战略运输机和战斗直升机。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印度从以色列的武器进口也大幅增长(235%)，以色列已成为印度第 3 大武器供应国。

俄罗斯的竞争对手努力打入印度市场之际，印度也对军购采取了新政策——“印度制造”。先前的政策就此作古，此前印度鼓励国有军工企业和国家军事研究组织研发和生产印度武器。如有必要，可以通过外国援助或获得生产许可的方式换取武器技术。<sup>17</sup> 这些印度国有实体与俄罗斯国有企业和国有实体有着长期的合作关系。新的“印度制造”政策将更多的机会向私营部门倾斜，参与武器订单竞争。印度私营部门常常和俄罗斯以外其他国家的企业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这样在完成印度武器订单之时，常常会与这些企业构建合作关系。

对于过分倚重俄罗斯作为主战武器供应商，印度政界和军界已经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的声音。这种抵制是基于这样一种看法，俄罗斯既不是也无法实现和兑现人们的期望和承诺。印度和俄罗斯联合开发生产的五代战机(FGFA)(苏-57 衍生版)和多用途运输机(MTA)，各类问题层出不穷，便可见一斑。2017 年印度空军已经表达了自己对 FGFA / Su-57 的不满，2018 年初又传出印度已着手寻找替代机型，其中就包括美国的 F-35。<sup>18</sup> 由俄罗斯设计、印度国有企业生产的 MTA，在同俄方经历了长达 15 年的漫长设计论证讨论之后，印度已在 2017 年初宣布取消该项目。印度转而开始同西班牙谈判，进口一款西班牙运输机，由印度私营企业负责生产。此外，印俄在 2017 年未签订任何军购大单。几个原计划在 2017 年年底签订的大单，也一再推迟。然而，俄罗斯官员似乎对谈判进展缓慢不以为然，因为这对规模庞大、架构复杂的军购合同本就稀松平常。他们还声称这是由于印度军购程序发生变化，印方武器装备采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周期性。根据俄罗斯官员的说法，2016 至 2017 年军购量下滑与 2008 至 2010 年的下滑并不存在什么差异，本身就介于 2004 至 2008 年和 2010 至 2012 年两个军购峰值区域之间。

20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经营自身军火工业多年。然而，巴基斯坦远没有印度那般雄心勃勃。巴基斯坦军工业并没有冀望本国独立研发先进武器，而是集中精力

搞好许可证代工和进口部件组装和总成。自上世纪 60 年代以来，设计和部件主要来自中国，都让巴基斯坦也确实以许可代工的形式，完成了其他国家主战武器生产。

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瑞典许可证项下生产的 RS-70 地空导弹，以及 2017 年荷兰和土耳其许可证项下战舰生产。尽管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巴基斯坦国内冲突仍在继续，但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期间，巴基斯坦武器进口下降 36%，2013 至 2017 年间，巴基斯坦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量 2.8%。2013 至 2017 年，巴基斯坦大部分武器进口自两个国家：中国 (70%) 和美国 (12%)。

2013 至 2017 年，中国对巴基斯坦武器出口额与 2008 至 2012 年大致持平。然而，由于 2013-17 年美国对巴基斯坦武器出口下降，中国在巴基斯坦武器进口占比从 2008-12 年的 45% 跃升至 2013-17 年的 70%。

2008 至 2012 年，巴基斯坦接受美国大量军事援助，其中包括 28 架战斗机和 5 架海上巡逻机。2013 至 2017 年，巴基斯坦得到的美国军事援助大幅降低，从美国进口的武器也减少 76%。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对巴基斯坦应对恐怖主义方面不思进取也颇有微词。2016 年，美国国会否决了巴基斯坦计划采购的 8 架战斗机，该采购原计划由美国军事援助提供资金支持。2017 年，美国政府指责巴基斯坦窝藏恐怖分子，并于 2018 年 1 月决定暂停对巴基斯坦实施军事援助。<sup>22</sup>

**日本和韩国.**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韩国武器进口下降 50%，日本下降 19%。然而，日本同中国的紧张关系，韩国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或北朝鲜) 剑拔弩张也成为日韩两国军购大单的背后推手，新武器陆续在 2013-17 年交付。日本和韩国都拥有庞大的武器工业系统，但仍部分依赖武器进口。两国都向美国寻求几种先进武器。例如，在 2013-17 年，日本从美国订购的 42 架 F-35 战斗机首批开始交付，韩国订购了 40 架。同一时期，两国都从美国订购了先进的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2013 年和 2017 年，韩国从德国订购了远程对陆攻击巡航导弹，首枚于 2016 年交付。2017 年，日本从挪威订购了类似导弹。

23

**中国.** 中国正变得越来越有能力独立生产 (并出口) 先进武器。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间，中国武器进口下降 19%。尽管进口总量有所下滑，但 2013 至 2017 年，中国仍是全球第 5 大武器进口国，包括来自俄罗斯的先进战斗机和防空系统。

中国决定购买这些武器的原因很多。此次采购的目的可能是为了防止中国同类武器研发可能出现迟滞。军购决策同样也可能是因为，中国认为其先进武器研发水平仍落后于俄罗斯。然而，现在的中国在战机领域的研发水平可能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俄罗斯。2017年年末，中国宣布其 J-20 “第五代” 战斗机列装，较俄罗斯同类战斗机提前数

过去的十年间，中国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南中国海诉求争端，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东南亚国家主战武器需求。<sup>25</sup> 尽管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次区域国家武器进口总量并未呈现出显著差异，但 2008 - 17 年较 1997 - 2006 年进口总量增长一倍以上。2008 - 17 年的 10 年间，大部分进口均为海空系统，表明这些国家高度重视海上安全。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安全和武装冲突是武器进口的另一推动因素。有些武器出口国，由于担心此类武器的使用而对武器出口进行了限制，比如 2017 年的缅甸。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民使用武力，2017 年 8 月更加肆无忌惮，国际社会强烈谴责。<sup>24</sup> 如果报告证实无误，先进战斗机可能是中国不再需要进口的另一型武器。

**东南亚.** 包括所有欧盟成员国和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对缅甸实行了长期武器禁运。2013 年至 2017 年，中国占缅甸武器进口 68%，其次是俄罗斯 15%。

## *欧洲*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间，欧洲各国武器进口下降 22%。2013 年至 2017 年，欧洲武器进口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额 11%。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几个欧洲国家被迫缩减武器进口订单，直接导致数年后武器交付数量减少。然而，2013 至 2017 年，俄罗斯与其他欧洲国家紧张关系日益加剧，成为这一时期军购增加的一个推动因素，并促成几个武器进口大单。这几项军购大单并未在 2013-17 年趋势中体现，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武器交付都是在 2017 年后进行。例如 2017 年，波兰、罗马尼亚和瑞典分别决定从美国购买远程防空和导弹防御系统，立陶宛订购了来自挪威和美国的中程防空系统。欧洲对远程对地攻击导弹的需求也显著增加。2013 至 2017 年，芬兰和波兰从美国购买了射程约 400 公里的空基巡航导弹 (ALCM)。2017 年，波兰又从美国订购了射程为 1000 公里射程的 ALCM 系统。

欧洲武器进口的短期趋势很大程度取决于美国同欧洲国家的 F-35 战机大单影响，美国与意大利(90 架)、荷兰(37 架)、挪威(52 架)和英国(138 架)，这些战机采购合同大多是在 2007 年前后签订。2013-17 年，共有 37 架 F-35 交付，预计未来几年交付速度将会加快。丹麦已经开始订购 27 架 F-35 战斗机，而包括比利时和德国在内的其他几个欧洲国家也在考虑订购 F-35。<sup>28</sup>

尽管自 2014 年就开始的东乌冲突，战火连天，但 2013-17 年乌克兰政府的武器进口数量依然不大。<sup>29</sup> 存在几个原因，其中就包括美国和欧洲武器生产国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乌克兰本国武器自给水平高，同时乌政府囊中羞涩也是重要原因。<sup>30</sup> 乌东叛军收到了来自俄罗斯的坦克、装甲车、便携式反坦克和地空导弹。然而，由于缺乏可靠的信息源，我们无法准确估计装备数量。

同往年一样，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在 2017 年再次爆发军事摩擦。<sup>31</sup> 2013-17 年亚美尼亚主战武器进口数量相对较少，并且全部来自俄罗斯。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间，阿塞拜疆武器进口增长 55%。两个时期，阿塞拜疆的武器进口都是亚美尼亚的 12 到 14 倍。2013 至 2017 年，其主要武器供应国为俄罗斯(65%)和以色列(29%)。

## 中东

2013-17 年，中东多数国家都直接卷入暴力冲突，2008-12 年至 2013-17 年间，中东地区国家武器进口增长 103%。2013 年至 2017 年期间，中东地区 31% 的武器转让都流向沙特阿拉伯，埃及 14%，阿联酋 13%。伊朗是中东第二大人口大国，由于受到联合国武器禁运限制，其武器进口仅占中东地区 1%。<sup>32</sup> 中东武器出口美国占比 52%，其次是英国(9.4%)和法国(8.6%)。

2013-17 年，中东许多国家都通过军购扩大其自身军事影响力。例如，埃及从法国购买 ALCM；沙特阿拉伯从英国和美国购买 ALCM；科威特从英国购买 ALCM；卡塔尔从法国购买 ALCM，从中国采购弹道导弹；阿联酋从美国购买弹道导弹。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在也门使用新购导弹。也门胡塞叛军从伊朗获得精确不高的弹道导弹并于 2017 年向沙特发射。

**沙特阿拉伯.** 2013 至 2017 年，沙特是全球第二大武器进口国，武器进口同比增长 225%。2013 至 2017 年，沙特武器进口 61% 来自美国，23% 来自英国。其

间交付包括 78 架战斗机、72 架战斗直升机、328 辆坦克和大约 4000 辆其他装甲车。到 2017 年底，又签订了更多武器大单，表明至少在未来 5 年内，武器转让仍将保持在水准。沙特上一次武器进口高峰出现在 1995-99 年，沙特那个时候也是世界第二大武器进口国。然而，2013-17 年沙特武器进口较 1995-99 年高出 48%。与上世纪 90 年代末不同的是，今天的沙特正在大规模作战中使用进口武器，尤其是在也门。

**卡塔尔.** 从 2011 年左右起，卡塔尔开始在中东和北非外交政策上变得越来越强硬，并且开始大干快上提升武装力量。<sup>33</sup>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卡塔尔武器进口增长 166%。2013 至 2017 年，卡塔尔武器进口中的 67% 来自美国，20% 来自德国。卡塔尔在 2013-17 年签署了几项武器大单，其中包括 2015 年从法国购买 24 架战机；2016 年从意大利采购 2 艘护卫舰和 4 艘巡洋舰；2017 年，从美国购入 36 架战斗机，英国 24 架，法国 12 架。卡塔尔与以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彻底决裂，2017 年军购大单旋即敲定。<sup>34</sup>

**埃及.**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埃及武器进口增长 215%，成为全球第三大进口国。自上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美国一直是埃及的主要武器供应国，2008 至 2012 年，美国占埃及武器进口总量 45%。然而，2013 至 2015 年，美国停止向埃及交付某类武器，尤其是战斗机。2014 年，埃及与法国签署重大军购协议，并于 2015 年开始交付。因此，2013 至 2017 年，法国占埃及武器进口 37%，并一举超过美国，成为埃及同期主要武器供应国。尽管美国在 2015 年取消对埃及的武器出口限制，并在 2008 - 12 年至 2013 - 17 年间将对埃及武器出口总量增加 84%，但依旧被法国超越。

**以色列.** 2008 至 2013 年间，以色列武器进口增长 125%。美国占到以色列武器进口的 60%。2013-17 年的主要交付武器包括 9 架 F-35 战斗机(总订单数 50 架)。F-35 战机大大加强了以色列在整个中东的目标打击能力。2013 至 2017 年，德国向以色列交付了两艘潜艇，占以色列同期武器进口 30%。2017 年，德国同意再向以色列提供三艘潜艇。

## 方框图 5.1 方法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 < <http://www.sipri.org/databases/armstransfers/>> 含有 1950 年至 2017 年的主战武器交付信息，交付对象有国家，国际组织和非政府武装组织。每年出版最新数据，更新 SIPRI 年鉴信息以及 SIPRI 其他出版物相关数据。SIPRI 对“转让”之定义涵盖销售，授权制造，武器援助，赠予以及大部分形式武器贷款和租赁。转让是指必须用于军事用途：接收方必须是另一个国家、非国家武装组织或国际组织的武装部队或准军事部队或情报机构。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只包括“主战武器”，它被定义为 (a) 大多数飞机 (包括无人驾驶)，(b) 大多数装甲车，(c) 100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d) 传感器 (雷达、声纳及众多被动电子传感器)，(e) 防空导弹系统和较大口径防空炮，(f) 制导导弹、鱼雷、炸弹和炮弹，(g) 大多数舰船 (h) 战斗机、其他大型飞机、战舰、大型支援舰艇及武装装甲车用发动机；(i) 大多数装甲车辆用炮塔机枪及火箭弹，(j) 侦察卫星 (k) 空中加油系统，(l) 舰炮，火箭发射系统及反潜武器。

鉴于传感器，发动机，炮塔，加油系统或舰炮以及其他系统 (d, h, i, j, k, l) 均为安装在平台之上 (汽车、飞机或船只)，如果上述装备同平台不是出自同一供应商，则视为单独项计入武器转让数据库。

SIPRI 创建了使用同一单位衡量主战武器转让量指标的独特系统，趋势指示值 (TIV)。TIV 的目的是体现军事资源的转移。每一件武器都有其特有的 TIV。二手和二手但已现代化的武器，其 TIV 赋值较低。SIPRI 通过将单件武器 TIV 乘上给定年份的武器数量，计算特定年份武器转让量。SIPRI TIV 数据并不代表武器转让销售价格。

1 除另有说明，本章所述武器交付和合同信息均来自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2018 年 3 月。该数据库包含 1950 年至 2017 年间主战武器转让数据。SIPRI 武器转让数据是指主战武器实际交付，包括销售、许可生产、援助、赠予和租赁。SIPRI 使用趋势指标值 (TIV) 比较不同类型武器交付数据并确立整体趋势。TIV 仅仅表示国际武器转让数量-基于对武器能力评估-而非其财务价值。有关“主战武器”定义以及对 TIV 描述及计算，请参见方框 5.1。本章数值可能与以前版本 SIPRI 年鉴数据存在差异，因武器转让数据库每年进行更新。

2 由于年交付量可能存在较大波动，因此采用 5 年动态平均数来显示更为稳定的主要武器转移趋势。

3 SIPRI 关于区域划分更多细节见 SIPRI 网站“区域覆盖”页面。

4 也门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5 斯韦特·O，“为什么国会支持沙特武器销售”，国家利益，2016 年 9 月 26 日；德佩特里斯·D，“国会必须采取行动应对沙特阿拉伯大规模军售”，美国《防务快讯》，2017 年 6 月 6 日；库佩·H，“参议院勉强支持特朗普向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纽约时报》，2017 年 6 月 13 日。

6 委内瑞拉军费支出、债务及透明度见本卷第 4 章第 2 节和第 3 节。

- 7 埃谢尔·T, 巴黎和开罗即将就阵风战机达成协议, FREMM 交易价值 50-60 亿欧元, 《防务新知》, 2015 年 1 月 16 日; 霍伊尔·C, 阵风战机出口与埃及交付, 飞行全球网站, 2015 年 7 月 20 日。
- 8 魏泽曼·S·T, 武器转让发展, 2014 年, SIPRI 年鉴 2015, 第 413 至 414 页。
- 9 德国政府, [2018 年 1 月 22 日政府新闻发布会], 2018 年 1 月 22 日。
- 10 女王(适用于反对武器贸易运动)国际贸易和干预事务国务秘书, 案件编号:CO/1306/2016, 英格兰及威尔斯高等法院文书主任, 《新闻摘要》, 2017 年 7 月 10 日。参见“英国向沙特出售武器是合法的, 高等法院”, 《每日电讯报》, 2017 年 7 月 10 日。
- 11 邦德·D 和霍林格·P, “指责沙特阿拉伯对英国武器销售“毫无帮助”, 英国《金融时报》, 2017 年 10 月 25 日。
- 12 肯尼亚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 13 见本卷第 2 章第 2 节。
- 14 见本卷第 4 章第 2 节。
- 15 安德森·G, 2017 年度国防报告,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12 月 13 日, 第 27 页; 克里希南·A, 与印度的另一场武装冲突也不是不可能, 《今日印度》, 2017 年 7 月 4 日; 帕特诺比斯·S, 中国指责印度军队制造了拉达克冲突, PLA 进行了军事演习, 以打击“无畏”, 《印度斯坦时报》, 2017 年 8 月 22 日。参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 16 安德森(注 15)第 27 页。
- 17 印度政府, 印度网站, 美国国际贸易管理局, 印度:国防, 2017 年 7 月 27 日; 尤尼坦·S, 非印度制造, 《今日印度》, 2017 年 2 月 27 日。
- 18 诺罗尼亚·J, 印度空军五代战机:海市蜃楼还是真实现实?, 《印度国防评论》第 32 卷 No. 4(2017 年 10 月至 12 月); 拉古凡什·V, 印度空军萌生退意, 计划退出与俄罗斯的战斗机项目, 《国防新闻》, 2017 年 10 月 20 日; 舒克拉·A, “能力跃升:印度空军计划购买五代机 F-35 战斗机”, 《商业标准》, 2018 年 2 月 15 日。
- 19 多明格斯·G, 报告称, 俄罗斯、印度终止 MTA 项目,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4 月 5 日, 第 14 页; 梅农·J·C, 印度空军:远大抱负, 欧洲安全与防务, 2017 年 2 月, 第 39 页。
- 20 《生意人报》, (那些批评伊朗的人们, 今天就将付出代价), 2018 年 2 月 7 日(俄语)。
- 21 美国告诉巴基斯坦得自己出钱购买 F-16 战机, 路透社报道, 2016 年 5 月 2 日。
- 22 美国国务院部门新闻发布会, 2018 年 1 月 4 日。
- 23 雷诺兹·I, 朝鲜步步紧逼, 日本批准创纪录的国防预算, 彭博社, 2017 年 12 月 22 日; 麦科里·J, 《卫报》, 2017 年 12 月 22 日。
- 24 沟上·K, 中国歼-20 隐形战机服役, 《大众机械》, 2017 年 9 月 29 日; 《国家利益》, 马宗达, 中国歼-20 隐形战机真的服役了吗? 《国家利益》, 2018 年 2 月 10 日。
- 25 更多细节见魏泽曼·S·T, SIPRI 政策文件即将于 2018 年出版。
- 26 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 27 欧盟武器禁运, 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 28 贝尔加, [购买 F-16: ‘政府没有义务在欧洲战斗机和 F-35 之间做出选择’] 《标准报》, 2017 年 2 月 14 日。
- 29 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 30 魏泽曼·S·T 和库伊莫娃·A, “乌克兰与黑海安全”, SIPRI 背景文件, 即将于 2018 年出版。
- 31 日萨那美亚·E, 卡拉巴赫: 2018 年(相对)更平静?, 欧亚网, 2018 年 1 月 12 日。参见本卷第 2 章第 4 节。
- 32 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 33 阿卜杜拉·J, 分析: 卡塔尔外交政策: 新瓶旧酒’, 半岛电视台报道, 2014 年 11 月 21 日。
- 34 霍林格·P, BAE 系统公司与卡塔尔签下 50 亿英镑 24 架台风战斗机大单, 《金融时报》, 2017 年 12 月 10 日。

## 第二节. 武器转让透明度

马克·布鲁姆利和西蒙·T·魏泽曼

官方和公开的武器转让数据——包括出口和进口——对评估各国武器出口、武器采购和国防政策非常重要。虽然在武器转让方面发布数据对几乎所有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敏感问题,但大多数国家在过去 25 年里至少已经发布了一年的信息。然而,各州之间公布的信息数量各不相同。1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已有 36 个国家提交了至少一份自 1990 年以来的相关武器出口的国家报告。2 与 2015 年和 2016 年一样,没有哪个国家在 2017 年发布的武器出口国家报告中没有发布过类似的报告,无论是数据类型还是提供的细节水平,都没有重大进展。3 自 1990 年代初以来,已授权或设立了若干区域报告文书(特别是在西非、美洲和欧盟)。4 2017 年,此类报告机制工具并未能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国际武器转让领域的主要报告机制是指《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UNROCA)和《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报告文书。本节将就两项国际报告机制进行分析。UNROCA(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机制于 1991 年启动,并于 1993 年开始报告(为了统计 1992 年武器转让)。UNROCA 的目标是在各国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防止武器装备过度和破坏稳定”。每年所有联合国成员国都要求在自愿的基础上,就其某些类型武器,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是“最致命”武器的进出口情况予以上报。并且,也邀请他们将武器保有量和军购背景信息予以上报。自 2003 年,联合国成员国也被邀请提供小武器和轻武器(SALW)进出口背景信息。



##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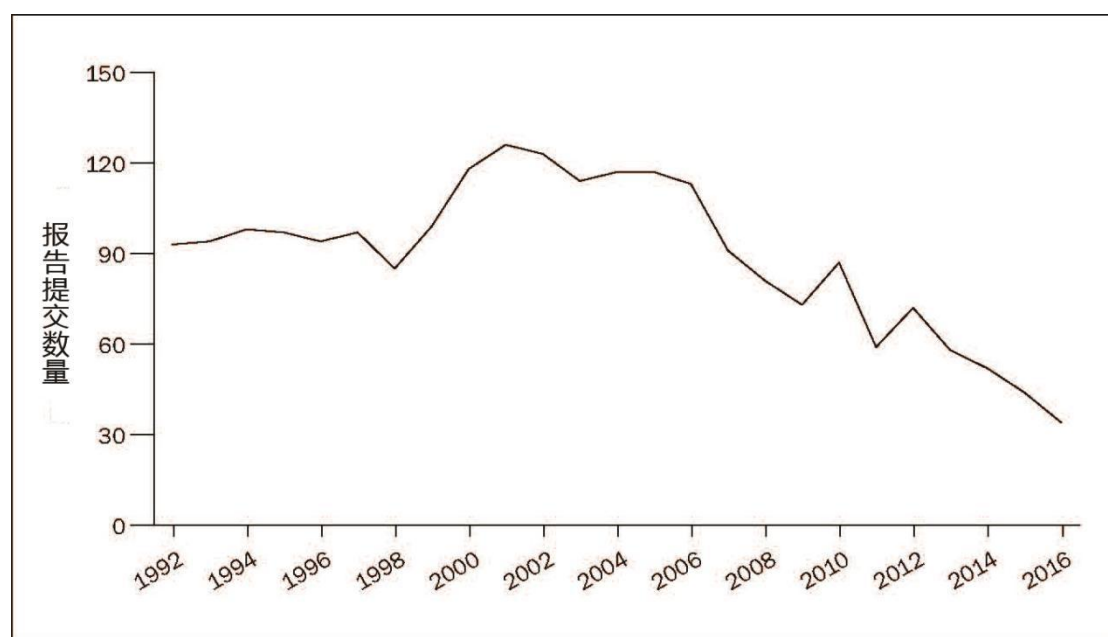


图 5.2. 1992–2016 年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UNROCA) 提交的报告数

注:年份是指报告数据所涉及年份,而非报告提交年份。

资料来源: UNROCA 数据库。

UNROCA 报告水平自 2000 年中期以来一直呈现下降趋势:2000 至 2006 年期间,每年提交报告国家超过 100 个,而 2015 年和 2016 年提交报告国家分别为 44 个和 34 个—创下自报告机制建立以来的最低水平(见图 5.2)。和 1993 年以来的大多数年份一样,2016 年非洲和中东国家报告排名极低: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53 个非洲国家无一提交,中东地区也只有 2 个国家(即 13%)提交报告。其他地区,2012 年至 2016 年报告国家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见表 5.5)7 报告水平急剧下降,很大程度是因为“零报告”(即在特定时间,一国既无主战武器出口,也无主战武器进口)。2007 年所有提交报告中,零报告占比超过 50%,而在 2014 年提交的所有报告中,这一比例为 23%,2015 年为 32%,2016 年为 6%(仅有两份零报告)。

表 5.5. 2012–2016 年向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UNROCA）提交的报告数（按地区分类）

年份是指报告所涵盖年份，而非报告提交时点年份。最左列括号内的数字是每个地区的联合国成员或 ATT 总数。括号内的其他数字是联合国成员国或 ATT 各自报告占比。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UNROCA					
非洲	3 (6%)	1 (2%)	0 (0%)	1 (2%)	0 (0%)
美洲	11 (31%)	9 (26%)	8 (23%)	8 (23%)	3 (8.6%)
亚洲	12 (41%)	5 (17%)	7 (24%)	5 (17%)	3 (10%)
欧洲	43 (91%)	39 (83%)	36 (77%)	27 (57%)	28 (60%)
中东	1 (6.7%)	3 (20%)	0 (0%)	0 (0%)	2 (13%)
大洋洲	2 (14%)	1 (7.1%)	1 (7.1%)	3 (21%)	0 (0%)
合计	72 (37%)	58 (30%)	52 (27%)	44 (23%)	34 (18%)
ATT					
非洲	..	..	..	4 (57%)	6 (46%)
美洲	..	..	..	8 (47%)	6 (30%)
亚洲	..	..	..	1 (100%)	1 (100%)
欧洲	..	..	..	32 (94%)	34 (92%)
中东	..	..	..	..	..
大洋洲	..	..	..	3 (100%)	2 (50%)
合计	..	..	..	48 (79%)	49 (65%)

.. =数据缺失或不可用；ATT =武器贸易协议；UNROCA = 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

资料来源：UNROCA 数据库；多年来由 UN 秘书长提交至联合国大会的 UNROCA 报告；多年来 ATT 秘书处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已知某些国家在 2015 年、2016 年或两年期间出口 UNROCA 项下武器，但这些国家没未在任何一年或两年提交报告。此类国家包括中国、法国、以色列和意大利。根据 SIPRI 数据，此类国家均位列世界最大武器出口国行列(见第 1 节)。

## ATT 报告机制

第十三条 ATT 要求缔约国提供年度报告，按 UNROCA 类似格式就授权或实际进出口常规武器进行报告。<sup>8</sup>各缔约国在推动报告进程方面作出了重大努力：同意采用报告提交模板，并设立工作组推进报告提交及透明度等相关事务。2017 年，工作组完成一份指导文件(2017 年第 3 届 ATT 缔约国会议获得通过)，告知缔约国具体操作，并鼓励缔约国更及时、更完整地提交报告。<sup>9</sup>尽管如此，ATT 报告还远未普及，2017 年再次出现下降。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原定于 2016 年提交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的 75 个缔约国中，有 49 个国家(65%)已经提交了报告。只有 28 个国家(37%)在 2017

年 5 月 31 日法定截至线之前完成提交。这也表明，年度报告提交国家比例和在规定截止日期之前提交年度报告的国家比例都较上一年度有所下降。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应于 2015 年提交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的 61 个缔约国中，有 48 个缔约国 (79%) 已提交报告。<sup>11</sup> 共有 28 个国家 (46%) 在规定的截止日期 2016 年 5 月 31 日之前完成提交。不按要求提交 ATT 报告背后的原因进行独立分析可知主要是因为如下原因，包括信息难以获得、政府机构间缺乏协调以及对信息敏感性的担忧。<sup>12</sup>

迄今为止，ATT 报告文书对国际武器贸易透明度总体水平的影响似乎是喜忧参半。一方面，有迹象表明，加入 ATT 实质上就是在鼓励各国将以前未提交给 UNROCA 的武器转让数据公之于众。例如，奥地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利比里亚的 2015 年 ATT 武器转让报告中都提交小武器转让资料；这些国家从未向 UNROCA 提交此类资料。<sup>13</sup> 另一方面，也有迹象表明，对于将 ATT 报告只向其他公约国公开，各国倒是越来越有兴趣。ATT 并未要求公布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不同于 UNROCA 模板，ATT 模板要求各国就其报告是公开还是只向其他缔约国分发进行具体说明。只有一个国家 (斯洛伐克) 选择不公开其 2015 年武器转让年度报告。然而，有 3 个国家 (利比里亚、巴拿马和塞内加尔) 选择对其 2016 年武器进出口报告保密。上述所有国家的 2015 年报告均已公开。

1 本节只涉及武器转让领域的公开报告文书。保密的信息交换，例如在欧洲安全合作组织瓦塞纳尔安排范围内发生的信息，未涉及。SIPRI 年鉴此前的版本涵盖了关于武器出口的国家报告的发展情况，但本版不予讨论。

2 SIPRI 收集所有公布的武器转让国家报告，并将其纳入国家报告数据库。

- 3 一些国家不公布其武器出口国家报告数据，以及武器出口整体价值。此类国家包括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和俄罗斯。
- 4 主要区域报告工具包括（a）根据 2006 年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小武器、轻武器及其弹药及其他相关材料公约”设立报告机制；（b）美洲国家组织制定报告机制；（c）欧盟年度报告。区域报告工具更多详细信息，见布鲁姆利·M 和魏泽曼·S·T，《武器转让的透明度》，SIPRI 年鉴 2016，第 595-603 页。
- 5 联合国大会决议 46/36L，1991 年 12 月 9 日。
- 6 此类器包括战斗坦克，装甲战车，大口径火炮系统，作战飞机，攻击直升机，军舰，导弹和导弹发射器。报告可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厅 (UNODA) 网站公开信息获取。
- 7 发现是基于 UNROCA 网站信息；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常规武器登记册”，秘书长报告，A/72/331，2017 年 8 月 14 日。
- 8 ATT 总结和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ATT2017 年进展，见本卷第 10 章第 1 节。
- 9 武器贸易条约, 透明度和工作组报告, 联席主席报告草案 CSP3, ATT/CSP3. WGTR/2017/CHAIR/159/Conf. Rep, 2017 年 7 月 31 日，附件 D，“授权报告或常规武器实际进出口: 问答”。
- 10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报告”，2018 年 3 月 8 日。尽管未被要求，希腊也提交了一份报告。
- 11 尽管未被要求，比里亚、巴拉圭和瑞士也提交了报告。
- 12 霍尔顿·P 和斯塔尔·R，报告评估: 评估 ATT 报告经验 (武器贸易条约基线评估项目: 华盛顿特区，2017 年 8 月)，第 15 页。
- 13 霍尔顿·P 和帕韦西·I，2017 年贸易更新: 走出阴影 (小武器调查: 日内瓦，2017 年 9 月)，第 13 页。

### 第三节. 国家武器出口金融价值

马克·布鲁姆利, 乔安娜·特里滕巴赫

长期以来,人们对衡量各国武器出口的财政价值有着浓厚的兴趣,作为一种评估进口国武器转让成本和出口国经济利益的手段。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并不是用来衡量国际武器贸易的财务价值的。相反,该数据库所产生的趋势指标价值(TIV)数据是用来作为军事装备转让数量的指标(见第1节)。关于各国武器出口的财务价值的唯一数据来源是各国政府提供的官方数据。然而,使用官方国家数据来衡量国家间武器贸易的财务价值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这些数据是根据国家的定义和方法编制,因此不一定具有可比性。<sup>1</sup>然而,只要理解了这些限制,数据就可以作为重要的信息来源。

表 5.6 列出了各国 2007-16 年武器出口财政价值的官方数据。表中所列的国家是提供“武器出口”、“武器出口许可证”、“武器出口协定”或“武器出口订单”财务价值数据的国家,其平均价值超过 1 000 万美元。这些数据来自各国政府的报告或直接引用。所述数据覆盖率反映了原始来源所使用的语言。各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各不相同,但“武器出口”一词一般指实际交付的武器的财务价值;“武器出口许可证”一般指国家出口许可证管理部门签发的武器出口许可证的财务价值;“武器出口协议”或“武器出口订单”是指为武器出口而签订的合同或其他协议的财务价值。转换为不变(2016)美元使用报告年度的市场汇率和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根据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提供有关其武器出口财政价值的官方数据的国家占主要武器交付总量的 90%以上。因此,可以利用表 5.6 中的数据粗略估计全球武器贸易的财务价值。然而,以这种方式使用数据是有问题的。首先,如上所述,所使用的数据集基于不同的定义和方法,不能直接进行比较。第二,一些国家(如英国)不公布武器出口数据,而只公布武器出口许可证数据,而其他国家(如中国)不公布任何武器出口、许可证、协议或订单数据。尽管如此,通过添加数据的存在,可以在武器出口的经济价值,以及估计对于那些只在武器出口许可证提供数据,协议或订单,可以估计,2016 年全球武器贸易的总额至少 884 亿美元。<sup>2</sup>然而,真实数字可能更高。

1 在国际上，对于“武器”的定义没有统一的定义，政府在收集和报告武器出口的财务价值时使用不同的清单。此外，还没有关于如何收集和报告这些数据的标准化方法，一些国家利用从海关机构收集的数据报告出口许可证或使用和其他国家。

2 如有可用武器出口数据，就会计入。就加拿大而言，其武器出口翻倍。原因就是加拿大上年武器出口数据剔除对美出口，而加拿大当局声称对美出口占据加拿大军事技术出口的一半以上。遇 2016 年出口数据无法获取，而 2015 年军售出口协议数据可知，故将 2015 年数据代入。如遇 2016 年或 2015 年武器出口数据缺失，则可以使用 2015 年武器出口协议或订单数据。在分析过去几个国家公布的武器进出口协议数据基础之上，全部使用出口协议数据，但会有一年的时间滞后期。如遇武器出口协议数据无法获取，则使用 2016 年武器出口许可证数据。在分析过去几个国家公布的武器进出口许可证数据基础之上，对当前年度有一半情况是使用的许可证数据。尽管德国已提供出口数据，但还是采用了以许可证为基础的估算数据。原因在于德国武器出口数据口径只包括“战争武器”，而这一口径下所涵盖商品及服务品类远少于许可证项下品类，因此此类数据严重低估德国武器出口总价值。

表 5.6. 2007-2016 年各国武器出口额（基于国家政府和工业部门统计数据）

国家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数据备注
奥地利	196	343	541	544	638	611	720	722	377	707	武器出口
	2185	1545	3497	2577	2421	2087	3247	1215	1217	4403	武器出口许可证
比利时	1426	2180	1713	1462	1239	1301	839	6070	1252	1381	武器出口许可证
波黑	..	46	36	15	61	55	53	..	..	..	武器出口
	60	95	71	41	85	62	153	..	...	..	武器出口许可证
保加利亚	234	245	225	376	343	294	321	543	1574	1122	武器出口
	599	776	491	431	331	469	672	1113	718	1392	武器出口许可证
加拿大 a	351	583	530	437	685	1090	681	731	535	541	武器出口
克罗地亚	..	..	..	79	52	68	118	95	44	82	武器出口
	..	..	348	649	227	320	974	648	429	419	武器出口许可证
捷克	276	310	272	316	271	368	394	575	632	762	武器出口
	756	346	606	657	513	356	449	673	833	380	武器出口许可证
丹麦	311	266	392	548	352	298	1070	197	150	224	武器出口许可证
爱沙尼亚	5	10	5	<1	4	<1	1	4	4	4	武器出口
	5	10	12	3	519	4	4	5	16	10	武器出口许可证
芬兰	119	152	135	86	144	78	305	300	110	146	武器出口
	90	550	291	89	273	158	471	305	407	108	武器出口许可证
法国	7158	89	543	287	88	270	157	465	302	401	武器出口
	8967	10751	126888	7461	9666	6470	9403	11054	19004	15420	武器出口许可证
德国	2392	2330	2081	3089	1906	1271	1276	2452	1746	2767	武器出口 b
	13817	13609	10939	8005	16012	11922	11408	8768	14936	7638	武器出口许可证 c
希腊	52	78	353	430	335	457	..	..	..	..	武器出口许可证
匈牙利	27	24	26	28	27	36	42	45	52	21	武器出口
	152	194	197	201	231	363	702	581	1441	651	武器出口许可证

印度 a	96	220	77	..	..	90	121	165	325	223	武器出口
爱尔兰	52	51	70	35	40	63	85	116	48	70	武器出口许可证
以色列	..	..	7719	7925	7469	7809	..	..	..	..	武器出口
	6482	7052	8279	8035	6210	..	6738	5738	5772	6500	武器出口协议
意大利	2007	2902	3427	898	1517	4043	3792	4479	3609	3157	武器出口
	7516	9244	10402	4739	7806	5587	2940	3566	8853	16188	武器出口许可证
韩国	978	1153	1304	1308	2542	2460	3519	3662	3586	2548	武器出口协议
立陶宛	70	51	68	22	71	26	22	25	30	45	武器出口
	100	77	123	34	76	27	30	21	66	102	武器出口许可证
黑山	..	28	12	9	..	4	4	12	4	..	武器出口
	49	33	12	15	6	7	8	15	12	..	武器出口许可证
荷兰	1385	816	881	985	1145	1104	346	337	665	626	武器出口
	1136	2054	2044	1331	617	1264	1317	2778	980	1566	武器出口许可证
挪威	632	769	801	668	681	697	579	473	410	427	武器出口
巴基斯坦 e	22	58	16	19	11	14	13	17	61	..	武器出口
	56	27	..	37	26	29	23	57	95	..	武器出口协议
波兰	455	601	162	666	1259	850	1174	1237	1425	1357	武器出口许可证
葡萄牙	..	116	25	29	37	42	241	211	214	660	武器出口
	43	124	44	31	46	70	200	343	76	270	武器出口许可证
罗马尼亚	97	93	110	135	140	87	182	161	163	181	武器出口
	196	133	185	167	196	187	305	252	223	241	武器出口许可证
俄罗斯	8566	9308	9509	11007	14618	15889	16175	15816	14683	15000	武器出口
塞尔维亚	147	366	227	281	243	207	317	360	..	..	武器出口
	475	949	726	1105	547	618	1051	995	..	..	武器出口许可证
斯洛伐克	59	62	68	22	15	34	42	49	64	66	武器出口
	117	116	166	85	44	98	167	360	318	230	武器出口许可证



斯洛文尼亚	5	10	8	9	13	5	4	12	12	18	武器出口
	8	10	19	16	18	12	12	4	35	48	武器出口许可证
南非	657	796	1031	1252	1350	1350	337	278	217	283	武器出口许可证
西班牙	1478	1525	2093	1644	3606	2623	5346	4308	4178	4481	武器出口
	3108	4125	4962	3262	4258	10698	5911	4931	11990	6138	武器出口许可证
瑞典	1645	2148	1982	2099	2286	1506	1889	1176	896	1283	武器出口
	1170	1624	1623	2020	1791	1224	1555	662	594	7224	武器出口许可证
瑞士	448	743	748	677	1049	780	512	624	470	418	武器出口
土耳其	486	642	750	698	872	1254	1432	1673	1681	1678	武器出口
英国	22353	8929	12637	9913	9231	14523	15784	14190	11912	7961	武器出口命令 f
	2079	4027	5380	4136	10387	3578	7157	3478	9005	4369	武器出口许可证
乌克兰	810	892	895	1053	1071	1070	1030	..	570	770	武器出口
美国	24571	50148	23993	20035	20870	18347	20948	19696	21524	21665	武器出口 h
	19297	30443	32412	23375	27618	65629	24260	31873	45516	27532	武器出口协议 i
	28396	38114	40244	37516	46813	35094	21426	63905	74883	49840	武器出口许可证 j

注：本表所列国家是提供关于“武器出口”，“武器出口签订合同”，“武器出口订单”或“武器出口许可证”至少6个的财务价值的官方数据的国家。在所涵盖的10年中，至少有1个数据集的平均值超过1000万美元。此表所列不同国家的武器出口数据不一定具有可比性，而且可能基于不同的定义和方法。

a. 加拿大的数据不包括对美国的出口。

b. 这些数字只包括根据德国法律规定的“战争武器”的出口。

c. 这些数字包括国际合作项目的武器出口许可证。

d. 2007-2008和2012-16印度数据涵盖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期间（例如2016年数据涵盖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期间）。2009年数据涵盖2009年4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

e. 巴基斯坦数据涵盖了4月1日至次年3月31日期间的情况（例如2016年数据为2016年4月1日至2017年3月31日）。

f. 这些数字包括国防设备和额外的航空航天设备和服务。

g. 美国数据为10月1日至次年9月30日期间（如2015年10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

h. 数据包括政府间海外军售计划中出售品类，以及美国公司直接向外国政府军售。

i. 数据只包括在政府间海外军售项下销售。

j. 数据数字只包括美国公司直接向外国政府军售。

资料来源:公开发布信息或与政府或官方行业机构直接沟通。来源完整列表和所有可用金融武器出口数据见 SIPRI 网站信息。

## 第四节。 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

奥德·弗勒兰特和田楠

### 2016 年武器工业核心发展趋势和概述

2016 年，根据 SIPRI 统计的世界武器和军事服务销售百强(不含中国)销售额接近 3750 亿美元，较 2015 年增长 1.9%(见表 5.7)。<sup>1</sup>这是 2010 年百强销售额达到 4200 亿美元峰值以来，连续 5 年下滑后，首次实现同比增长。尽管 2016 年销量有所增长，但武器百强总销量仍较 2010 年降低 13%。然而，这一数字比 2002 年高出 38%。2002 年，SIPRI 开始公布各国武器销量数据。

2016 年全球武器百强销售总额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公司武器销量增长 4.0%推动(见表 5.8)。美国军售对每年全球武器销售趋势有着决定性影响，因为(a)美国军工企业全球百强占比极高(2016 年 38 家企业位列百强);(b)美国头部军工企业同其他国家武器销售规模对比(2016 年全球排名前 10 位的公司中有 6 家美国公司，其中前 3 名总部都在美国)。2016 年，美军工企业武器销售占全球百强销售总额 58%。

全球百强武器销售年度趋势也很大程度取决于西欧企业。2016 年，排名前 25 位西欧企业武器销售总额达到 916 亿美元，占百强销售总额 24%。2016 年，共有 8 个西欧国家公司，以及 2 家被归为“西欧”的实体，进入榜单(见表 5.8)。<sup>2</sup>德国、挪威、瑞典、瑞士和英国公司武器销售总体有所增加。相比之下，这两家西欧实体以及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军工企业的武器销售总量略有下降。尽管西欧武器销售趋势存在差异，但 2016 年地区军企器销售总额保持稳定，较 2015 年增长 0.2%，主要原因是英国和德国武器销量增长。

表 5.7. SIPRI 军火百强公司销售趋势, 2007 - 16

超过 10%的百分比已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位, 即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百分。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武器销售, 当前美元价格和汇率										
合计 (\$b.)	349	392	406	420	420	405	406	397	370	375
变动 (%)	11	12	3.4	3.6	0.0	-3.7	0.3	-2.1	-6.9	1.3
武器销售, 连续美元价格 (2016) 和汇率										
合计 (\$b.)	371	398	426	432	408	389	381	369	368	375
变动 (%)	4.6	7.1	7.1	1.3	-5.4	-4.7	-2.2	-3.0	-0.4	1.9
累积变化 自 2007 (%)	0	7.1	15	16	10	4.9	2.5	-0.6	-1.0	0.9

注: 本表中的数字指的是 SIPRI 年度百强公司, 意味每年引用的数据中公司为动态变化, 排名也在相应变化。  
资料来源: SIPRI 军工业数据库, 2017 年 12 月。

俄罗斯军企武器销售上升 3.8%。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国内需求和推进长期全面武器装备现代化, 其目的就是为了俄罗斯武器工业的提升和升级换代, 产品性能达到更高要求。2016 年, 共有 10 家俄罗斯公司跻身百强, 其中 7 家入围 50 强。然而, 没有一家俄罗斯公司进入前 10。

SIPRI2016 年百强排名也凸显出世界顶级武器生产商和军事服务企业具备极强的稳定性。2016 年上半年上榜的洛克希德·马丁、BAE 系统公司、泰雷兹和莱茵金属等多家公司, 自 2002 年起就长期榜上有名, 年年如此。2002 年是 SIPRI 创建武器行业数据库的元年。百强中, 排名前 50 的公司位次变化常常是因为合并、收购或资产剥离。相对而言, 百强中后排公司排名波动往往更大。后排军企 (武器销售规模较小) 年度销售规模变化对排名的影响更大, 而前排企业 (武器销售规模较大) 排名受销售业绩影响相对更小。武器销售基数越小, 其销售额变化影响就越大。

### 三类军火生产商: 头部武器生产商、其他老牌生产商和新兴武器生产商

SIPRI 百强中的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西欧国家武器生产商或军事服务公司, SIPRI 将其列为头部武器生产商, 因其具备公认的综合武器生产能力。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商包括百强上榜企业, 它们具备成熟且可在各种情况下生产重大武器之能力, 但也不打算进一步拓展其武器装备能力。2016 年, 这类国家包括澳大利亚、以色列、日本、波兰、新加坡和乌克兰。新兴生产商包括入围百强的军工企业和军事服务公司, 它们目标明确, 旨在建立健全本国武器生产能力, 并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军购自给。2016年，此类国家包括巴西、印度、韩国(南朝鲜)和土耳其。

毋庸置疑，这样粗略的划分远非完美，但是它可以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可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武器生产能力发展趋势和走向提出我们的见解。以下我们将更详细的讨论2016年趋势及各类别的长期走势(2002年至2016年)。

### **头部武器生产商**

2002至2016年间，百强生产国武器销售增长35%，但同期武器销售总额占比却出现下降，下滑3个百分点(从93%降至90%)。换句话说，2002年至2016年间，全球百强武器整体销量增速快于(39%)百强中头部武器生产商武器销量增速。<sup>3</sup>2016年，头部公司数量(74家)较2002年(81家)出现减少。此外，10大武器制造商(美国6家，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各1家，西欧1家)武器销售百强占比，从2002年的60%降至2016年的52%。这表明，军工行业集中度正在略微下降，头部公司在百强中的市场份额占比越来越小。

表 5.8. SIPRI 百强军火商占地区和国家军火销售份额（不含中国）（2016 年对比 2015 年）<sup>a</sup>  
超过 10% 的百分比已四舍五入到最近整数位，即精确到小数点后 1 位百分。

公司数量	地区/ 国家 <sup>b</sup>	武器销售(\$10 亿.)		武器销售变化 2016-2015(%)		武器销售 百强占比 2016(%)
		2016	2015 <sup>c</sup>	名义 <sup>d</sup>	实际 <sup>e</sup>	
<b>39</b>	<b>北美</b>	<b>218</b>	<b>207</b>	<b>5.3</b>	<b>4.0</b>	<b>58</b>
38	美国	217	206	5.3	4.0	58
1	加拿大	0.8	0.8	2.6	4.8	0.2
<b>25</b>	<b>西欧</b>	<b>91.6</b>	<b>95.9</b>	<b>-4.5</b>	<b>0.2</b>	<b>24</b>
8	英国	36.1	39.8	-9.2	2.0	9.6
6	法国	18.6	18.7	-0.9	-0.8	5.0
2	泛欧洲 <sup>f</sup>	15.8	16	-1.5	-1.6	4.2
2	意大利	10.1	10.8	-6.5	-6.1	2.7
3	德国	6.0	5.6	6.8	6.6	1.6
1	瑞典	2.8	2.6	4.9	5.5	0.7
1	瑞士	0.8	0.8	0.0	2.8	0.2
1	挪威	0.7	0.7	5.5	6.1	0.2
1	西班牙	0.7	0.7	-4.1	-3.6	0.2
<b>10</b>	<b>东欧</b>	<b>26.6</b>	<b>26.3</b>	<b>1.0</b>	<b>3.8</b>	<b>7.1</b>
10	俄罗斯	26.6	26.3	1.0	3.8	7.1
<b>12</b>	<b>其他老牌供应商</b>	<b>20.9</b>	<b>20.3</b>	<b>2.8</b>	<b>-1.2</b>	<b>5.6</b>
5	日本	8.2	7.9	4.1	-6.4	2.2
3	以色列	7.8	7.7	1.6	0.9	2.1
1	新加坡	1.7	1.7	1.8	2.8	0.5
1	波兰	1.1	1.2	-4.2	0.8	0.3
1	乌克兰	1.1	0.9	22	25	0.3
1	澳大利亚	0.9	1.0	-4.1	-4.3	0.3
<b>14</b>	<b>新兴供应商</b>	<b>17.8</b>	<b>16</b>	<b>12</b>	<b>12</b>	<b>4.7</b>
7	韩国	8.4	7.0	19	21	2.2
4	印度	6.2	6.2	-1.0	-1.2	1.6
2	土耳其	2.3	1.9	24	28	0.6
1	巴西	0.9	0.8	15	11	0.2
<b>100</b>	<b>总计</b>	<b>375</b>	<b>366</b>	<b>2.5</b>	<b>3.1</b>	<b>100.0</b>

注：军火销售计价单位美元<sup>b</sup>，按当前价格和汇率计算。由于四舍五入，分项数据并不一定总是与表尾合计数一致。

<sup>a</sup> 尽管众所周知，几家中国军火制造企业规模之大，足以跻身 SIPRI 百强，但缺乏可比較的、足够精确的数据，使得我们无法将其列入其中。

<sup>b</sup>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销售数字指总部设在该国家或该地区的百强军售情况，包括在其境外子公司的军售情况，并不反映在该国或地区实际生产的武器销售量。

<sup>c</sup> 2015 年武器销售数据是指 2015 年 SIPRI 百强企业，而非 2016 年百强企业。数据以当前（2016 年）价格和汇率给出。

<sup>d</sup> 本栏给出 2014-2015 年武器销售变化数据（当前美元计）。

<sup>e</sup> 本栏给出 2014-2015 年的武器销售变动(2015 年)（非定值美元计）。

<sup>f</sup> 被归为跨欧洲类公司是指 EADS(空中客车)和凯斯纽荷兰工业公司。

资料来源：SIPRI 武器工业数据库，<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armsindustry>。

## 美国

旺盛的国内需求加上巨大的国际市场份额(见第 1 节)，让美国军工企业受益颇丰。2016 年，美国军购近 1030 亿美元，研发、测试和评估资金为 649 亿美元。

<sup>4</sup>此外，美国为了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长期的战略备战姿态和外交政

策要求美国保持庞大、先进且全面的国家武器生产能力。<sup>5</sup>

自 SIPRI 开始收集全球军工行业数据以来，全球军工百强销售走势长期被美军工企业左右，无一例外，2016 年也是如此。2016 年，百强中的 38 家美国公司总销售额达到 2,170 亿美元，占百强销售总额 58%。全球最大武器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2016 年的武器销售额增长 11%，达到 408 亿美元，极大地拉开了其与第二大武器制造商波音公司之间的差距。2015 年从联合技术公司手中收购直升机制造商西科斯基，F-35 战斗机交付加速之后，预计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武器收入还将继续增长。

2017 年几大事件，可能会影响 2017 年百强年度销售总额走势。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在 2017 年就职后，首次向美国国会提出预算请求，承诺将继续实施上届政府启动的军事核能力现代化计划。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这项横跨 30 年的计划，成本将达到 1.2 万亿美元。<sup>6</sup>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国会预算办公室已经考虑通胀因素，但其他估计预计，总成本将接近 1.7 万亿美元。<sup>7</sup>军事现代化计划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和可携带核弹头的远程轰炸机等主战武器平台系统，美国武器制造商将显著受益。<sup>8</sup>然而，2017 年底实施的对美国政府税收削减可能会给美国军事预算带来附加限制，并使得美国无力实施这一计划及其他(非核)军事现代化计划。<sup>9</sup>此外，2011 年预算控制法，2017 年依然生效，将对美政府预算的支出限制将继续对美军工企业武器销售产生影响。

<sup>10</sup>

## 西欧

2016 年，西欧军工企业武器销售总额达到 916 亿美元。与 2016 年相比，西欧总体销售保持平稳。然而，虽然西欧超大型军企百强排名，每年变化都不大，但西欧国家各自武器销售总额却遵循着不同的轨迹，其原因就是欧洲市场和军工业在西欧国家间的分布还是差异极大。

2016 年英国武器销售额达 361 亿美元，英国的 8 家军工企业百强销售占比 9.6%，在所有西欧国家中所占比例最大。与 2015 年相比，英国企业武器销售总额增长 2.0%。BAE 系统公司——英国最大的武器制造商，销售额增加了 0.4%，而英国第二大的武器制造商劳斯莱斯，增长了 4.5%，航空零部件制造商 GKN，录得 2015

至 2016 年间，英国最高增速(43%)。2016 年英国决定脱欧，英国军工企业前景，短期而言仍不明朗。

百强中的 6 家法国公司武器总销售额达到 186 亿美元，2016 年百强占比 5.0%。这也意味着法国武器销售额同比下降 0.8%。与 2015 年相比，阵风战斗机(达索公司)交付速度有所放缓，这也是法国武器销量小幅下滑的主要原因。2016 年，达索公司武器销售下降 25%。地面武器装备生产商 Nexter 武器销售也下降 19%。

意大利最大的武器生产商芬梅卡尼卡集团在重组后，于 2016 年 11 月更名为莱昂纳多。<sup>11</sup>除总部位于美国的莱昂纳多 DRS 之外，莱昂纳多子公司(如阿古斯塔)都并入母公司。莱昂纳多公司还将民用运输业务剥离，现主攻航空航天和军工研发。2016 年，莱昂纳多武器销售额达到 85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 8.5%。2016 年，意大利第二大武器制造商芬坎提尼海军造船厂武器销售总额为 16 亿美元，同比增长 7.1%。这是由于向美国交付濒海战斗舰、向意大利交付护卫舰和潜艇。

2016 年，百强的 3 家德国公司武器销售总额增长 6.6%，达到 60 亿美元。由于德国加大军购，地面武器装备生产商克劳斯-马菲-韦格曼和莱茵金属公司武器销售均增长 13%。相比之下，蒂森克虏伯武器销售则下降 6.6%。

有两家公司被归为“西欧”：法国 MBDA(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和空客集团(德国、西班牙和英国)。MBDA 曾是空客的子公司，但在 2016 年 12 月，脱离集团成为一家独立公司，其武器销售额增长 3.1%，达到 33 亿美元。2016 年排名前 10 的空客集团武器销售额总计 125 亿美元，较 2015 年下降 2.7%。部分原因是 A400 军用运输机延期交付。

西欧武器生产国面临的一个长期问题是，由于国家资源紧张，换代武器成本高昂，武器生产能力可持续性难以维持。构建更大的跨欧洲合作和组建欧洲军火公司处处受限。2017 年，美国和俄罗斯宣布持续性武器现代化计划后，欧盟启动一项计划，旨在为欧盟成员国之间武器生产合作创造更好条件，即永久结构化合作(PESCO)。根据计划，欧盟首次划拨专款用于武器研发。<sup>14</sup>获得拨款的条件是提出跨国合作项目，其目标是构建更为宏大的、跨欧洲军工企业。



## 俄罗斯

2016年，俄罗斯共有10家公司跻身百强，销售占比7.1%。2016年，俄罗斯武器总销量增长3.8%，达到266亿美元。然而，这一增速较2014年至2015年增速有所减缓。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财政捉襟见肘以及欧盟和美国制裁的影响。制裁限制了俄罗斯公司获取某些零部件和子系统，导致武器生产和交付延期。2016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双重打压下，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7%。<sup>15</sup>

2011-20年俄罗斯国家军备计划，与2017年12月结束。<sup>16</sup>新GPV计划，时间跨度2018年至2027年，包括用于军购的2830亿美元(19万亿卢布)基金和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49亿美元(1万亿卢布)。<sup>17</sup>据报道，2018-27年GPV旨在为俄罗斯提供新一代主战武器系统，如高超音速武器，最新代战斗机(及其发动机)和现代化核武库。<sup>18</sup>精确制导武器和空中防御系统也被俄罗斯国防部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sup>19</sup>然而，现在俄罗斯军费预算有限，假设西方制裁继续生效，石油天然气价格又不能大幅提升，俄罗斯是不是有能力完成军事现代化，尤其是新一代武器的研发，质疑之声已不绝于耳。<sup>20</sup>

## 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国

对于老牌武器生产商，各国所采取的一般办法就是有选择的扶持本国某类武器生产能力。各国政策也折射出各自的偏好、资金优先次序和预算上限。这类企业中，在2016年加入百强数量最多的国家是日本(5家)，其次是以色列(3家)。澳大利亚、波兰、新加坡和乌克兰各有一家公司跻身百强。此类公司武器销售总额在2016年下降1.2%，至209亿美元。然而，只有日本公司(下跌6.4%)和澳大利亚公司(下跌4.3%)的武器销售出现整体下滑。

其他老牌生产商整体走势，很大程度受制于日本，原因就是入围日本公司数量较多、武器销量相对占比较高。2016年，日本武器销量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其最大武器公司出现销量下滑：三菱重工(-4.8%)、川崎重工(-16%)和三菱电机(-29%)。日元汇率下跌，部分原因是由于日元对美元升值，导致订单锐减。

乌克兰国防工业公司武器销售额在2016年增长25%。这主要是由于乌克兰东部冲突持续不断导致乌国内需求大增、乌克兰在2016年兼并飞机制造商安东

诺夫以及武器出口等因素。

长期来看,2002至2016年,百强中的其他老牌武器生产国武器销售增长44%,略高于同期百强总体销售增速(39%)。因此,这一时期,此类公司在全球百强销售占比略有提升:从2002年的5.4%升至2016年的5.6%。与2002年相比,2016年这类公司的数量减少了两家。

### *新兴武器生产国*

2016年,入围百强数量最多的新兴武器生产国是韩国,共有7家公司,其次是印度(4家)、土耳其(2家)和巴西(1家)。对于其中一些国家,例如土耳其和韩国,在出口市场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见第1节)。<sup>21</sup>2016年,此类公司武器销售总额增加了12%,达到178亿美元。

新兴武器生产国的年度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韩国的成绩。2016年,新兴武器生产国武器销售总额达到84亿美元,较2015年增长21%,自2002年以来增长430%。2016年,韩国武器生产商在全球百强武器销售总量中占比2.2%,使得韩国得以与以色列和日本这样的其他老牌生产国一较高下。巴西和土耳其的武器销售在2016年也有所增长,分别增长11%和28%。2016年,百强新兴武器生产国中唯一一个出现销量下降的国家就是印度(下降1.2%)。

长期趋势显示,新兴武器生产国在全球百强中的份额占比从2002年的2.1%升至2016年的4.7%。新兴武器生产国份额上升似乎与此前讨论的头部武器生产国所占份额下降有关。2016年百强中,新兴武器生产国(14家公司)的数量也高于2002年(5家公司)。

### **武器销售驱动因素**

由于百强数据口径的限制,要确定各类别以及国家武器销售水平背后的具体驱动因素存在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提出一些一般性的意见。军售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驱动因素就是军企所在国强劲的国内需求。入围百强的所有企业也概莫如此,但是在军火工业突飞猛进的国家如韩国,尤其如此。其他推动因素如周期性武器现代化,地区紧张和武装冲突,推动了国家武器需求。就武器现代化周期而言,一些主战武器生产强国正在规划种类庞杂、耗资巨大的武器项目,其中就包

括已经开始或即将开始的核武现代化项目。美国、俄罗斯和法国的情况尤其如此。一般来说，一国宣布新一代武器军购计划和相关军火公司销售增加之间存在时间差，这些方案的真正执行通常横跨数十年。但是，这些计划项目一旦实施，未来几年对百强企业业绩会有显著影响。

地区局势紧张和潜在战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武器百强在 2000 年开始进入上升通道，2010 年达到顶峰，主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成员国以及参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国家需求旺盛。这一驱动力也常常是一国全面执行军事工业化的催化剂。事实上，庞大的军事工业化军购资金恰恰是新兴生产国武器销售飙升的主要推手，因为军事工业化项目通常涉及海量研发和军事资源采购。推动武器销售逐年变化的其他关键因素还包括并购和资产剥离，都可能对单体军企业绩增减产生影响，同时也会影响一国(或地区)在全球百强整体销售中的份额占比。

1 SIPRI 年度百强名单所包括的公司可能每年都会发生变化，尤其是那些排名较后的公司。因此，对总销售收入的比较并不一定代表每年都是相同的公司。SIPRI 估计，数家中国军工企业规模足以进入百强。然而，由于缺乏可比较和足够准确的数据，因此无法将其计入排名。“武器销售”是指向全世界武装部队和国防部销售军事装备及服务；销售仅适用于排名靠前的公司。除另有说明，本节所有军售数据均以名义（当前）美元表示，而百分比变化和占比则以 2016 年美元计（即实际金额）。相关详细信息，见 2017 年 12 月 SIPRI 武器工业数据库。另参见弗勒兰特·A，“2016 年 SIPRI 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十强”，SIPRI 简报，2017 年 12 月。

- 2 “西欧”指所有权和控股结构基于一个或多个欧洲国家的公司。2016年入选百强的西欧公司是空客和MBDA。
- 3 注意 SIPRI 百强每年的变化。
- 4 美国国防部(DOD), 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审计长), 2018财年国防预算(修订版)(DOD:华盛顿特区, 2017年8月)。关于国际武器贸易, 见上文第1节;以及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
- 5 欧汉龙·M, 《国家安全工业基地:美国核心竞争力——美国的未来可能岌岌可危》, 《21世纪国防倡议政策文件》(布鲁金斯:华盛顿特区, 2011年2月)。
- 6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美国核力量成本管理方法, 2017-2046(CBO:华盛顿特区, 2017年10月)。
- 7 赖夫·K, “特朗普继续使用奥巴马的核资金”, 《今日军控》, 2017年7月/8月;赖夫·K, CBO:耗资1.2万亿美元核武库, 《今日军控》, 2017年12月。
- 8 美国核力量现代化计划, 见本卷第6章第1节。
- 9 古肯德·N, 据高级将领称, 共和党的税收法案可能会伤害美国军方, 《新闻周刊》, 2017年12月12日;古尔德·J, 美国国防工业对国会:不要让减税加剧赤字, 《国防新闻》, 2017年10月28日。
- 10 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 美国公共法律 No. 112-25, 2011年8月2日签署成为法律。参见思肯斯·E和皮尔诺·弗里曼·S, 美国军费开支与2011年预算危机, SIPRI 2012年年鉴, 第162-66页。美国预算支出限制, 参见本卷第4章第1节。
- 11 莱昂纳多, 芬梅卡尼卡:股东大会通过公司名称变更和2015年财报, 新闻发布, 2016年4月28日。
- 12 MBDA 重新评估后, 其状态已从“合资企业”变更为“公司”。其此前数年的 SIPRI 百强排名也相应做出调整。
- 13 如 KMW(德国)和 Nexter(法国)组建的装甲车制造商联盟。2016年, 由于这两家公司的合并组建的 KNDS 仍为控股公司, 故销售仍以单个公司口径计算。路透社, “KMW 和 Nexter 完成法德坦克交易”, 2015年12月5日。
- 14 欧盟对外行动服务处, 永久结构合作(PESCO):深化欧盟成员国防务合作, 简报, 2018年3月5日。
- 15 卢恩·A, 由于制裁和低油价的双重打击, 俄罗斯 GDP 下降 3.7%, 《卫报》, 2016年1月25日;阿克肖诺夫·P, 乌克兰危机:为什么缺少零件会阻碍俄罗斯军队发展, BBC 新闻, 2015年8月8日。
- 16 米尔斯·C, “俄罗斯重整军备计划”, 下议院图书馆, 简报 No. 877, 2017年1月24日。
- 17 俄罗斯国防部, 2018-2027年新的国家军备计划规定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首次专项拨款, 2018年1月10日。
- 18 戈伦伯格·D, 俄罗斯的军事现代化计划:2018-2027, Ponars Eurasia 网站, 政策备忘录 No. 495(2017年11月)。
- 19 布阿莱格·M,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专家评论, 2017年11月27日
- 20 魏泽曼·S·T, 中国、俄罗斯和不断变化的武器销售格局, SIPRI 评论, 2017年7月5日。
- 21 更多细节见 SIPRI 武器转让数据库。

# 第六章. 世界核力量

## 概述

截至 2018 年初, 共有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或朝鲜) 拥有约 14 465 枚核武器, 其中 3750 枚部署在作战部队 (见表 6. 1)。其中近 2000 枚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总体而言, 核弹头存量继续下降。主要由于美国和俄罗斯合计拥有全球约 92% 的核武器, 而 2010 年《美俄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新 START) 生效, 同时美俄两国都单边削减了核弹头库存。与此同时, 美俄两国都推行了全面和耗资巨大的核武现代化计划, 以便对老旧弹头、导弹、投射系统以及核武生产设施一并进行现代化升级换代 (见本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其他核武器国家的核武库规模就要小得多 (见第 3 至 9 节), 但所有核武国家都在研发或部署新的武器系统, 或已宣布类似计划。中国、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都被认为正在扩大其核武库规模。

核武库具体状态以及核武库能力规模相关可靠信息能否获取, 各个核武国家之间相差巨大。美国公布了核武库存和核力量的大量信息, 英国和法国也公布了一些相关信息。尽管俄美之间已经实现信息共享, 但俄罗斯拒绝披露其在新 START 下的核力量的具体分类信息, 美国政府也已停止公布俄罗斯和中国核力量相关详细信息。印度和巴基斯坦政府虽对导弹试验发表声明, 但并未提供相关核武库状态或规模信息。以色列未对其核武库发表任何评论, 朝鲜也没有提供其核力量相关信息。

朝鲜继续将其军事核计划视作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要素, 并在 2017 年进行了第 6 次核试验。这些测试都已计入 1945 年全球核爆总数, 已达 2058 次 (见第 11 节)。核武器的原料为裂变材料, 即高浓缩铀 (HEU) 或分离态钚。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都已生产出核武级 HEU 和钚; 印度和以色列主产钚; 巴基斯坦主产高浓缩铀, 但正在提升钚的生产能力。朝鲜已经生产出核武级钚, 但可能也产生出高浓缩铀。所有拥有民用核工业的国家都能生产裂变材料 (见第 10 节)。

表 6.1 2017 年世界核力量

国家	第一次核试验年份	部署弹头 a	储存核弹头 b	其他核弹头	总核武库
美国	1945	1750 <sup>c</sup>	2050 <sup>d</sup>	2650 <sup>e</sup>	6450
俄罗斯	1949	1600 <sup>f</sup>	2750 <sup>g</sup>	2500 <sup>e</sup>	6850
英国	1952	120	95	---	215
法国	1960	280	10	10	300
中国	1964	---	280	---	280
印度	1974	---	130-140	...	130-140
巴基斯坦	1998	---	140-150	...	140-150
以色列	...	---	80	...	80
朝鲜	2006	---	...	(10-20)	(10-20) <sup>h</sup>
总计 <sup>i</sup>		3750	5555	5160	14465

.. - =无数据或数据不适用; - =零; () =数据不确定

a 部署态，是指安装在导弹上的弹头或存放在有现役战斗力基地的弹头。

b 处于中央存储态，在完成部署态之前还需完成若干准备工作（如运送和装载至发射装置）。

c 此处数据包含大约 1600 枚战略核弹头（约 1300 弹道导弹和 300 枚轰炸机弹头），同时还有 150 枚非战略核弹头部署在欧洲，以装备美军和北约其他国家空军。

d 这一数字包括储备在美国的 50 枚非战略核弹头。

e 这一数字为等待拆解的退役核弹头。

f 这一数字包括近 1400 枚弹道导弹核弹头，以及 200 枚重型轰炸机装备核弹头。

g 这一数字包含 920 枚用于战略轰炸机和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核弹头，以及用于近海海军、空军和防空部队的约 1850 枚非战略核弹头。

h 尚无公开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制造或部署具备战斗力的核弹头。

i 估算时取区间最大值。

香农·N·凯尔和汉斯·M·克里斯滕森

## 第一节. 美国核力量

汉斯·M·克里斯滕森

截至 2018 年 1 月，美国共计拥有核弹头约 3800 枚，较 2017 年初，减少了约 200 枚。<sup>1</sup>美国在役核武库包括大约 1750 枚部署态核弹头，其中含近 1600 枚战略核弹头和 150 枚非战略弹头。此外，美国还有大约 2050 枚储备核弹头，另有约 2650 枚退役核弹头待拆解，总计约 6450 枚核弹头(见表 6.2)。核弹头数量减少是由于美国在 2012 年 2 月开始实施核弹头延寿计划，并将继续执行《2010 年进一步削减和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措施条约》(新 START)。<sup>2</sup>

### 核武现代化

美国已启动大规模核现代化计划(称为“记录计划”),旨在取代或升级(a)美国陆基,海基和空基核投送平台系统;(b)美国国防部指挥和控制系统;(c)美国能源部国家核安全管理局核弹头及其配套基础设施。<sup>3</sup>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2017年2月公布的估计数据,2017-26年间美国核武库现代化及运营设施将耗资约4,000亿美元(相对于2015-24年间CBO估计增加15%)。<sup>4</sup>核现代化(和维护)计划将持续到2026年前后,根据CBO估计,2017-46年期间将花费1.2万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虽然CBO已将通胀因素考虑在内,但另有估算预测总成本将接近1.7万亿美元。<sup>5</sup>CBO估计,如果说只是对现有已部署核力量进行维护和运营支持,核武库现代化计划将使2017-46年美国核力量总成本增加约50%。<sup>6</sup>美国国会将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为这些耗资巨大的项目买单(而非对既有核武库进行延寿),还是会推迟一些项目,一切都还有待观察。

表 6.2 2018 年 1 月美国核力量

型号	名称	部署数量 a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 (公里)b	弹头 x 当量	弹头数量 b
战略力量						3600
轰炸机 c		60/107c				880d
B-52H	同温层堡垒	44/87	1961	16000	20x 空基巡航导弹 5-150kt e	528
B-2A	幽灵	16/20	1994	11000	16xB61-7, -11, B83-1 炸弹 f	282
洲际弹道导弹		400				800g
LGM-30G	民兵 3					
	Mk-12A	200	1979	13000	1-3xW78335kt	600h
	Mk-21SERV	200	2006	13000	1xW87300kt	200i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潜射弹道导弹		240j				1920k
UGM-133A	三叉戟 2 (D5/D5LE)					
	Mk-4	...	1992	>7400	1-8xW76-0100kt	216
	Mk-4A	...	2008	>7400	1-8xW76-1100kt	1320
	Mk-5	...	1990	>7400	1-8xW88475kt	384
非战略力量						300l
F-15E	攻击鹰	...	1988	3840	5xB61-3, -4m	70
F-16C/D	战隼	...	1987	3200n	2xB61-3, -4	70
F-16MLU	战隼 (北约版)	...	1985	3200	2xB61-3, -4	30
PA-200	龙卷风 (北约版)	...	1983	2400	2xB61-3, -4	30
核弹头总计						3800o
部署态核弹头						1750
储备核弹头						2050
退役等待拆卸核弹头						2650
核武库总计						6450p

.. =无数或不适用; () =数据不确定; ALCM=空基巡航导弹; ICBM=洲际弹道导弹; kt =千吨, NATO=北约, SERV=安全加强型再入大气层载具; SLBM=潜射弹道导弹; SLCM =海基巡航导弹; SSBN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注: 由于条约计数规则, 美国新 START 条约声明中的数据不一定与表中所含数据完全一致。

a 最大不加油航程。所有具备核武平台能力的飞机均可空中加油。实际航程取决于机型和武器载荷。

b 表中的总弹头数量为指派给具备核投送平台的总数量, 其中只有部分已部署在导弹和空军基地。

c 轰炸机有两个数字: 其一为已指定为执行核投送任务的轰炸机, 其二为具备核投送能力的整体轰炸机数量。美空军拥有 66 架具备核投送能力轰炸机 (20 架 B-2S 和 46 架 B-52HS), 其中在役不超过 60 架。

d 轰炸机基地共部署了 300 枚核弹头 (200 枚空基巡航导弹和 100 枚核炸弹), 其余均储存在中央仓库。炸弹总库存数量高于 2017 年 SIPRI 年鉴数据, 以对 ICBM 弹头数量估计进行重新修正, 但许多重力炸弹不再完全活跃, 并计划在 2020 年 B61-12 列装后退役。

e B-52H 不再投送核重力炸弹。

f B-2 轰炸机为指定投送核重力炸弹的唯一机型。战略轰炸机携带弹头最大当量为 B-61-3 (360 吨)、B61-11 (400 吨) 以及 B83-1 (1200 吨), 但其当量也可调整。很多 B83-1 已被转至非活跃库存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决定, 一旦 B61-12 部署, B83-1 就将退役, 但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政府已经表示可能会在更长的时间内保留 B83-1。

g ICBM 弹头中, 只有约 400 枚被部署在发射井中, 余下的都存放在中央仓库。

h W78 弹头中只有 200 枚被部署, 其余均存放在中央仓库。

i 另有 340 枚 W87 可能划为长期储备, 以便将来进行可替代互换弹头。

j 14 艘 SSBN 中, 有 2 艘为轮班正常大修。他们不承担核投送任务。其他 2 艘或更多将在任何时间承担战备值班, 有时也会不携带核弹头。到 2018 年核弹头数量将会将至 240 枚。

k 此类弹头中, 约 900 枚部署在潜艇, 其余都存储在中央仓库。虽然在新 START 条约下, 每个可携带 8 枚核弹头 D5 导弹都将计数, 同时也有飞行测试曾经监测到曾搭载 14 枚弹头, 美海军已将其将至 4-5 枚核弹头。现在所有战备态 W-76 核弹头均为 W76-1 型新型核弹头。一旦 2019 年, W76-1 生产完工, 则所有的 W76-0 系列都将退役。

l 有大约 150 枚战术炸弹部署在欧洲基地, 剩余弹头在美国进行中央集中储存。一旦 B-61-12 服役, 则其



他 B-61 型号都将退役。

m 战术核炸弹最大当量不等, B61-3 (170 kt), B61-4 (50 kt) 和 B61-10 (80 kt)。所有当量均可下调, B61-10 于 2016 年退役。

n 大多数资料都列出了 2400 公里的不加油航程, 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 F-16 航程数据为 3200 公里。

o 在这些核武弹头中, 大约 1750 弹头枚被部署在弹道导弹、轰炸机基地以及欧洲各地, 剩余的为中央集中储存。

p 除上述成品核弹头, 美国还有大约 20 吨钚储存在德克萨斯州的潘太克斯核工厂, 可能有 4 吨铀的二级分离物储设施在田纳西州的橡树岭 Y-12 掩体设施区。

资料来源: 美国国防部, 各种预算报告和新闻稿; 美国能源部, 各种预算报告和计划; 美国国防部, 根据《信息自由法》获得的各种文件; 美国空军, 美国海军和美国能源部, 个人通信; 核笔记本, 《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期; 作者的估算和评估。

## 轰炸机

美国空军目前共拥有 169 架重型轰炸机: 62 架 B-1B、20 架 B-2A 和 87 架 B-52H。其中 66 架 (20 架 B-2A 和 46 架 B-52H) 在 2017 年 9 月 1 日被宣布具有核武投送能力, 尽管只有 60 架 (18 架 B-2 和 42 架 B-52H) 被认为可执行核武器投送任务。<sup>7</sup> 美轰炸机正在装备新的指挥和控制系统, 以改进与其他部队和美国国家指挥中心的互联互通。<sup>8</sup>

新一代远程攻击轰炸机 B-21 的研发工作正在推进。B-21 计划在 2020 年中期投入使用。<sup>9</sup>

为装备新型轰炸机, 美空军正在研制一种颇具争议的新型空基巡航核武导弹, 称为 LRSO (远程防区外巡航导弹), 计划 2030 年列装。<sup>10</sup> LRSO 将基于三型战略轰炸机进行集成 (B-2、B-52H 和 B-21)。<sup>11</sup>

## 陆基弹道导弹

为执行新 START, 2017 年美国已将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数量从 450 枚削减至 400 枚民兵 3 导弹, 部署在发射井或是通过上述三型“导弹之翼”发射。削减工作完成之后, 三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均部署 133-34 枚导弹。已被清空的 50 个发射井依旧处于待命状态, 如有必要即可将储备导弹重新装填。民兵-3 可搭载一枚 33.5 万吨当量 W78/Mk12A 弹头或一枚 30 万吨当量的 W87/Mk21 弹头。如搭载 W87 弹头最多可再多携带两枚弹头, 共 3 枚分导弹头 (MIRV)。2015 年, 整个民兵 3 导弹序列都已完成长达 10 年之久的升级延寿工作, 可服役至 2030 年前后。同时, W87/Mk21 再入大气层新型引信的升级 (新型保险、引信和火控模块) 也在有序进行。<sup>12</sup>

空军也开始着手研发下一代洲际弹道导弹, 称为陆基战略威慑力量 (GBSD),

计划于 2028 年开始替代民兵 3。计划购买 642 枚导弹，其中 400 枚为部署态，50 枚储备，其余用于发射测试和备件。GBSD 的研发和生产预期成本日益增长，预计 2017 年将达到 800-1000 亿美元，高于 2015 年最初估计的 623 亿美元。<sup>14</sup> 美空军在 2017 年对民兵 3 进行了 4 次测试发射。测试时间为 2 月 8 日，4 月 26 日，5 月 3 日和 8 月 2 日。<sup>15</sup> 所有 4 枚导弹均由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AFB）发射，分导弹头击中 6760 公里外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的罗纳德·里根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基地。2017 年还进行了若干 ICBM 模拟发射，重新进行入境车辆在距离马绍尔群岛的夸贾林环礁的罗纳德里根弹道导弹防御试验场约 6760 公里处撞击。2017 年还进行了几次模拟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包括在怀俄明州的 F·E·沃伦空军基地的一次试射，共发射了 6 枚导弹。<sup>16</sup>

## 战略导弹潜艇

2017 年，美国海军完成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发射管的缩减工作 (从 24 根减少到 20 根)。为了满足新 START 规定的不超过 700 具部署态战略核导弹发射平台的限制，削减发射筒数量是必要的。此后，海军 SSBN 舰队最多可部署 240 枚战略导弹。<sup>17</sup>

美国海军共拥有 14 艘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 (SSBN)，其中 8 艘部署在太平洋，6 艘在大西洋，携带三叉戟 2 型 (D5) 潜射弹道导弹 (SLBM)。通常情况下，14 艘潜艇中 12 艘为巡航值班态，任何时候都有 2 艘在进行燃料补给。通常有 8 到 10 艘 SSBN 保持海上游弋，其中 4 艘或 5 艘在指定巡逻区域警戒，并可在接收到发射命令后的 15 分钟内发射导弹。

2017 年，海军三叉戟 2 型 D5SLBM 将被其升级版所取代，即被称为 D5LE 的新版本。新版本配备了 Mk-6 制导系统，旨在提高其精度。俄亥俄级潜艇直至其服役期满 (截至 2042 年) 都将装备 D5LE，同时也将部署在英国的三叉戟潜艇上 (见第 3 节)。同时 D5LE 还将现行装备在新的哥伦比亚级 SSBN，计划首舰将于 2031 年开始巡航值班，但最终将在 2040 年完成升级换代。<sup>18</sup>

海军装备的三叉戟 SLBM 弹头有两种基本型：475 吨当量 W88 和 100 吨当量 W76。海军 W76 延寿型弹头几乎全部部署到位，也被称为 W76-1。W76-1 配备了新的引信装置，可提高其定位精度。两型潜射弹道导弹均可携带多达 8 枚弹头，但通常

携带的弹头不会如此多。美国海军并未透露潜艇共携带了多少枚弹头，但实际上，根据任务要求每枚导弹可能携带 3 至 6 枚弹头。单枚 SLBM 最多可携带 8 枚弹头，但通常携带的弹头较少。美国海军没有透露每艘潜艇携带了多少弹头，但实际上，每枚导弹平均携带 4 至 5 枚弹头，具体取决于任务需求。新 START 数据表明，截至 2017 年 9 月，SSBN 舰队共携带 945 枚核弹头。<sup>19</sup>

2017 年，作为后续指挥官评估测试的一个环节，美国海军从一艘 SSBN 共试射了 4 枚三叉戟 II (D5) SLBM。导弹由游弋在太平洋的肯塔基号 USS (SSBN-737) 发射，历时 3 天。<sup>20</sup> 这也标志着三叉戟 II (D5) 终试拉开大幕。今后所有的三叉戟 II 试射都将围绕 D5LE 进行。

## 非战略核武器

美核武库中有一种非战略武器—B61 重力炸弹。B61 现有 2 种改进型：B61-3 和 B61-4。以前的改进型 (B61-10) 已于 2016 年末退役。据估计，美国共储备有 200 枚战术 B61 炸弹。其中大约 150 颗 (3 型和 4 型) 部署在 5 个北约欧洲国家的 6 个：意大利的阿维亚诺和盖迪；德国布切尔；土耳其因吉尔立克；比利时小布罗赫尔；荷兰沃尔凯尔。比利时、荷兰还有可能土耳其空军，都在使用 F-16 战斗机，德国和意大利空军，使用 PA-200 龙卷风战斗机，可搭载美 B61 炸弹执行核打击任务。然而，在和平时期，炸弹被置于美空军人员的监护之下。

2016 年 7 月土耳其未遂政变期间，人们对因吉尔立克基地的核武器安全表示担忧。2017 年底有报道称，这些核武器可能已经“悄然撤回”。<sup>21</sup> 报告尚未得到证实，因吉尔立克基地仍被列入 2019 年核武库升级计划之中。<sup>22</sup> 余下的 50 枚 B-61 由美国 (本土) 进行储存，以便美国的欧洲大陆之外 (包括东北亚和中东) 的盟友受到威胁之时，美军战机可伸出援手，以备不时之需。

北约已批准其在欧洲核态势现代化，具体就是通过 2022 年至 2024 年，在欧洲部署 B61-12 制导重力炸弹。<sup>23</sup> B61-12 将使用 B61-4 的核爆炸包，最大当量约为 50 吨，但会新增一个尾翼装备，以提高精度和防御能力。B61-12 将能摧毁 B61-3 或 B61-4 无法穿透的硬质目标。同时还可根据现有目标选择较低当量，从而降低附带伤亡。<sup>24</sup>

目前已开始在 F-15E，F-16 和龙卷风战斗机进行 B61-12 炸弹适配性飞行测

试。B61-12 还将集成在美制 F-35A 战机，预计将在 2024 年至 2026 年获得核认证。<sup>25</sup> 意大利和荷兰已经接收到其首架 F-35A 战机，两国的 F-35A 战机中一部分将担负起核投放任务。<sup>26</sup> 比利时正在考虑是否购买 F-35A，如果比利时计划继续维持其核武角色，可能会购买。<sup>27</sup> 德国目前暂无计划替代目前的 PA-200 型龙卷风战机，但预计德国将会延长其服役至 2020 年，尽管德国明显倾向 F-35A。<sup>28</sup>

1 克里斯滕森·H·M，“尽管言辞激烈，但是美国核武库仍在继续减小”，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原子能科学家联合会，2018 年 3 月 22 日。

- 2 新 START 的概述和其他细节, 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关于新 START 执行情况, 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 3 克里斯滕森·H·M, “美国核力量”, SIPRI 年鉴 2017, 第 413 至 415 页。
- 4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 “2016 年至 2017 年, 美国核力量项目成本”, 2017 年 2 月, 第 1 页。
- 5 见赖夫·K, “美国核现代化计划”, 军控协会, 2018 年 3 月。
- 6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美国核力量成本管理方法, 2017 年到 2046 年(CBO: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10 月), 第 1 页。
- 7 美国国务院, “新 START 将进攻性战略武器进行合计”, 简报, 2018 年 1 月 12 日。
- 8 美国空军、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代表、战略力量小组委员会, 主题: FY19 国防部核力量姿态, 兰德·R(将军)声明, 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司令, 2018 年 3 月 22 日。
- 9 格特勒·J, 美空军 B-21 远程攻击轰炸机, 国会研究服务局(CRS)报告, R44463(美国国会, CRS: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6 月 7 日)。
- 10 LRSO 背景信息, 见克里斯滕森·H·M, “LRSO: 核巡航导弹任务”, FAS 战略安全博客,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2015 年 10 月 20 日; 克里斯滕森·H·M, 2015 年 12 月 16 日; FAS 战略安全博客, 美国科学家联盟; 赖夫·K, “检验新型核空射巡航导弹存在缺陷”, 《今日军控》, 第 8 卷第 2 期(2016 年 6 月 12 日)。
- 11 美国空军, “美空军同洛克希德雷神公司签订新一代核导弹合同”, 2017 年 8 月 23 日; 斯通·M, “美国空军选择雷神公司,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发下一代巡航导弹”,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24 日; 马宗达·D, “B-52、B-2 和 B-21 轰炸机正在装备核弹头巡航导弹”, 《国家利益》, 2017 年 8 月 24 日。
- 12 伍尔夫·A·F, 美国战略核力量: 背景、发展和问题, 国会研究服务局(CRS)报告(美国国会, CRS: 华盛顿特区, 2018 年 3 月 6 日), 第 24 至 26 页。
- 13 赖夫·K, “空军拟订后洲际弹道导弹计划”, 《今日军控》, 2015 年 7 月 8 日。
- 14 赖夫·K, “新洲际弹道导弹替代成本披露”, 《今日军控》, 2017 年 3 月。
- 15 美国空军, 范登堡空军基地, 第 30 届太空翼公共事务, “民兵 3 在范登堡发射”, 2017 年 2 月 9 日; 美国空军, 全球打击司令部, “在范登堡 F·E·沃伦试射民兵 3”, 2017 年 4 月 26 日; 美国空军, 全球打击司令部, “在范登堡马姆斯特罗姆基地测试民兵 3 导弹”; 美国空军, 全球打击司令部, 在范登堡 F·E·沃伦试射民兵 3, 2017 年 8 月 2 日。
- 16 美国空军, “90 MW 提供了坚定的核威慑”, 2017 年 4 月 13 日。
- 17 伍尔夫(注 12)。
- 18 伍尔夫(注 12)。
- 19 美国国务院(注 7)。
- 20 丹尼尔斯·J·M, 美国海军战略系统项目公共事务, “FCET 成功: SSBN 发射舰队弹道导弹, NNS170216-21, 2017 年 2 月 16 日。
- 21 哈蒙德·J, “空军基地的未来”, 美国防务新闻网, 2017 年 11 月 30 日。
- 22 背景信息及文本见核威胁倡议(NTI), 构建一个安全、可靠、可信的北约核态势(NTI: 华盛顿特区, 2018 年 1 月)。
- 23 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GAO), 核武器: DOD 和 NNSA 需要更好地管理未来的维护以及对北约承诺的风险, 国会报告, GAO-11 - 387(GAO: 华盛顿, 2011 年 5 月), 第 13 页。
- 24 对 B61-12 及其影响的描述见克里斯滕森·H·M, “B61 LEP: 增强 NATO 核能力和低当量打击精度”, FAS 战略安全博客, 美国科学家联盟, 2011 年 6 月 15 日。
- 25 克里斯滕森·H·M 和诺里斯·R·S, “B61 核弹家族”, 《原子科学家公报》, 第 70 卷第 3 期(2014)。
- 26 塞利格曼·L, “F-35 在荷兰着陆”, 国防新闻, 2016 年 5 月 23 日; 佩鲁奇·L, 意大利接收到第一架卡梅里组装的 F-35A 战机, 《全球航班》, 2015 年 12 月 8 日。
- 27 国防安全合作局, “比利时: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 新闻发布 17-80, 2018 年 1 月 18 日。
- 28 路透社, 德国国防军的 F-35? 空军急需“狂风”战机的继任机型, 《明镜周刊》, 2017 年 11 月 8 日。

## 第二节. 俄罗斯核力量

汉斯·M·克里斯滕森

截至 2018 年 1 月，俄罗斯共拥有约 4350 枚核弹头。其中约 2520 枚为战略弹头，其中近 1600 枚为部署态，陆基弹道导弹，海基弹道导弹，或是部署在轰炸机基地。俄罗斯还拥有大约 1830 枚非战略(战术)核弹头，所有战术核弹头都由中央统一储存。<sup>1</sup>另有约 2500 枚核弹头或已退役或待拆解，各型核弹头总计约 6850 枚(见表 6.3)。俄罗斯部署态战略核弹头从 2017 年初的 1950 枚降至当前水平，是因为俄罗斯继续执行新 START。<sup>2</sup>

### 战略轰炸机

俄罗斯远程航空司令部共有约 13 架图-160(海盜旗)，30 架图-95MS16(熊-H16)和 25 架图-95MS6(熊-H6)轰炸机。其中一些战机可能还未完全列装，另外还有一些正在进行升级。俄核轰炸机最大载弹量合计 600 多枚核弹头，其中约 200 枚可能部署在两个战略轰炸机基地。轰炸机现代化进程进展良好。几乎所有的图-160 和部分图-95 都将升级，以维持 50-60 架的轰炸机大队。升级后的轰炸机能够携带新的 Kh-102(AS-23B)型空基巡航核弹。<sup>3</sup>俄政府还宣布，计划从 2023 年重启图-160 生产线，生产 50 架图-160 改进型，即图-160M2。<sup>4</sup>新增轰炸机可能会取代许多老旧的图-95(MS16 和 MS6)，并顺利过渡到下一代轰炸机，称为 PAK-DA，计划于 2020 年代后期部署。<sup>5</sup>

### 陆基弹道导弹

截至 2018 年 1 月，俄罗斯战略火箭部队(SRF)——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武装部队下辖 12 个导弹师，隶属于 3 个军，部署 7 种型号及不同版本洲际弹道导弹共 316 枚。洲际弹道导弹可搭载 1138 枚核弹头，但 SIPRI 估计已被削减至 800 枚，约占俄罗斯已部署战略弹头的 50%。美国空军国家情报和空间中心(NASIC)估计，由于军控协议、导弹年迈老化和资源的限制，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部队导弹数量还将继续减少。<sup>6</sup>

俄罗斯洲际弹道导弹部队正在推进一项重大现代化计划。前苏联时代的导弹正逐渐被替换，尽管并非是逐一替换。始于 1997 年的升级换代，进展似乎比计

划的要慢。至 2017 年底，大约 60%的部队已完成升级。苏联时期遗留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将于 2024 年之前全部退役，比之前宣布的时间推迟了三年。除新导弹采购，现代化还包括大规模重建发射井、发射控制中心、警卫部队及相关辅助设施。<sup>7</sup>

俄罗斯目前的洲际弹道导弹现代化主要是白杨 RS-12 的多弹头版本，即被称为 RS-24 亚尔斯(SS-27-2 型)，已完成在 3 个摩化师部署，还有两个师团正在进行，另外两个师团将在 2020 年开始升级。<sup>8</sup>白杨 RS-24 导弹 1 团共装备 10 枚导弹，驻扎在科泽利斯科的发射井基地，2 团还在前期建设之中。俄罗斯正在研发白杨 RS-12M 的第 3 改进型，即白杨 RS-26（亚尔斯 M，SS-X-28），将比 RS-24 更轻一些。白杨 RS-26 的研发和部署也被推迟。<sup>9</sup>俄罗斯也正在研发一种新型液体燃料助推，并基“重型”洲际弹道导弹，被称为 RS-28(撒旦 2，SS-X-29)，以替代 RS-20V。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尤里·鲍里索夫的说法，RS-28 将搭载“新型弹头”，其中包括“可操控弹头”。<sup>10</sup> 200 吨导弹的试射工作已经开始，随后将进行批量生产，最终将在几年内完成部署。铁路机动型 ICBM 的生产和研发似乎也已被推迟或是取消。<sup>11</sup>

表 6.3 2018 年 1 月俄罗斯核力量

型号/俄罗斯名称 (北约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 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 a	弹头 当量	弹头 数量 b
战略进攻力量					2520c
轰炸机	50/68d				616e
图-95MS6 (熊式-H6)	14/25	1981	6500-10500	6xAS-15A 空基巡航导弹, 炸弹	84
图-95MS16 (熊式-H16)	25/30	1981	6500-10500	16xAS-15A 空基巡航导弹, 炸弹	400
图-160 (海盜旗)	11/13	1987	10500-13200	12xAS-15B 空基巡航导弹或 AS-16 短程空基导弹, 炸弹	132
洲际弹道导弹	318				1138f
RS-20V (SS-18 撒旦)	46	1992	11000-15000	10X500-800 千吨	460
RS-18 (SS-19 匕首)	20	1980	10000	6X400 千吨	120
RS-12M 白杨 (SS-25 镰刀)	72g	1985	10500	1X800 千吨	72
RS-12M2-M (SS-27)	60	1997	10500	1X800 千吨	60
RS-12M1 白杨-M (SS-27)	18	2006	10500	1X800 千吨	18
RS-24 (SS-27 Mod2)	90	2010	10500	4X100 千吨	360
RS-24 (SS-27 Mod2/井基)	12	2014	10500	4X100 千吨	48
RS-26 白杨 (SS-X-28)	...	(2018)	5500+	MIRV (... X 千吨)	..
RS-26 萨尔马特白杨 (SS-X-29)	...	(2020)	10000+	MIRV (... X 千吨)	..
潜射弹道导弹	11/ 176h				768h
RSM-50 波浪 (SS-N-18M1 黄貂鱼)	2/32	1978	6500	3X50 千吨	96
RSM-54 蓝天 (SS-N-23M1)	6/96	1986/2007	9000	4X100 千吨	384
RSM-56 布拉瓦 (SS-NX-32)	3/48	2014	>8050	6X (100 千吨)	288
非战略力量					1830i
反弹道导弹, 空中/沿海防御	898				373
53T6 (SH-08, 羚羊)	68	1986	30	1X10 千吨	68
S-300 (SA-10/12/20)	800j	1980/1992	...	1X 不足千吨	290
3M-55 红宝石 (SS-N-26)	20	(2014)	400+	1X (...千吨)	10
SSC-1B (SPEAL)	10	1973	500	1X350	5
空中武器 k	358				498
图-22M3 (逆火式-C)	100	1974	...	3X 空对地导弹, 炸弹	250
苏 24M/M2 (剑客-D)	150	1974	...	2X 炸弹	150
苏 34 (后卫)	98	2006	...	2X 炸弹	98
米格-31 捕狐犬	10	1983	...	1XASM	...
陆军武器	148				148
圣甲虫导弹 (SS-21)	12	1981	120	(1X10-100 千吨)	12
伊斯坎德尔导弹 (SS-26)	120	2005	3501	(1X10-100 千吨)	120
9M729 (SSC-8) 导弹	16	2016	(2500)	1X... 千吨	16
海军武器					810
潜艇/水面/舰艇/空中	海基巡航导弹, 反潜武器, 地对空导弹, 深水炸弹, 鱼雷 m				



总库存	4350	
部署态弹头		1600n
预备态弹头		2750
退役等待 拆卸的弹头		2500
总数		6850
核武库弹头总数		

…=不可用或不适用; ()=不确定; ABM=反弹道导弹; ALCM=空射巡航导弹; ASM=空对地导弹; ASW=反潜作战; ICBM =洲际弹道导弹; kt -吨;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SAM -地对空导弹; SLBM=潜射弹道导弹; SLCM -海上发射巡航导弹; SRAM -短程攻击导弹。

注: 本表所列为估计可部署于投送系统的弹头总数。其中只有部分为部署态, 并且其数量并非一定符合新 START 条约计数规则。

-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 真正的作战航程在机型和武器载荷的不同条件下, 各有不同。
  - b 该数据表示分配给投送系统的可用弹头总数 (已部署和预备态)。
  - c 战略弹头中约有 1600 枚部署在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基地, 及核潜艇。其余核弹头均集中储存。
  - d 第一个数据是根据新 START 条约归属轰炸机类的部署弹头估计数; 第二个数字为武库中具备核投送能力的轰炸机总数。
  - e 据估算在划拨给轰炸机的 616 枚核弹头中, 只有 200 枚据认为是部署于两个战略轰炸机基地, 其余核弹头均集中存储。
  - f 在可用于作战洲际弹道导弹的 1138 枚弹头中, 有近 800 枚为部署态, 其余弹头则为储存态。可能 RS-12 的数量会少一些, 大约 72 枚。
  - g 这一数据不确定, 因为几个 SS-25 部队正在进行 SS-27 Mod 2 升级。
  - h 其中两艘德尔塔级 SSBN 可在任何特定时间进行大修, 且不携带指定核导弹及弹头。可能只有一艘德尔塔 3 核潜艇巡航。
  - i 据俄罗斯政府称, 非战略核弹头不与其投送系统一起部署, 而是保存在中央储存设施中, 此类设施常设置在基地周围。
  - j 俄罗斯全境至少有 80 处 S-300 发射点, 每个发射点平均配备 12 具发射架, 配 2-4 枚拦截导弹。每个发射架都有若干备份弹。SA-10 已经几乎完全被 SA-20 所取代。
  - k 图表数据中的飞机, 其中只有部分被认为具备核武作战能力。大多数能携带超过 1 枚核武器。其他具备核投送能力的可能机型包括苏-25 蛙足和米格-25 狐蝠。
  - k 只有潜艇被认为装备了核鱼雷。
  - l 虽然许多非官方消息和新闻媒体报道称 SS-26 射程近 500 公里, 但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航天情报中心 (NASIC) 将射程列为 350 公里。
  - m 只有潜水艇被认为搭载了核鱼雷。
  - n 请注意, 由于条约计数规则的要求, 此表中部署态核弹头数据与新 START 条约数据并不相同。
- 资料来源: 俄罗斯国防部新闻稿; 美国国务院, START 条约谅解备忘录, 1990 年至 2009 年 7 月; 新 START 条约综合数据发布, 各年;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NASIC), 《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俄亥俄州, 2017 年 7 月); 英国广播公司 (BBC) 监听台; 俄罗斯新闻媒体; 俄罗斯的战略核力量, < <http://www.russianforces.org/> >; 国际战略研究所, 《军事力量对比》(劳特利奇出版社: 伦敦, 历年); 科克伦, T. B. 等, 《核武器数据手册》, 第 4 卷, 《苏联核武器》(哈珀与罗出版公司: 纽约, 1989 年); 《简氏战略武器系统》, 各期, 《核笔记本》, 《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期; 作者估算。

俄罗斯通常每年进行两次大规模公路机动洲际弹道导弹演习。2017 年的双年度演习中, RS-12M 白杨 (SS-25), RS-12M1 白杨-M (SS-27 改进型 1) 和 RS-24 机动发射平台悉数登场。移动发射平台部署较往年距离基地更远, 时间也更长。俄罗斯 ICBM 全方位参与战略演习,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和轰炸机也一同参与。<sup>12</sup> 进行了若干战略导弹试射, 其中一些是在 2017 年 9 月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西方-17 联合军演进行试射。<sup>13</sup>

## 弹道导弹潜艇和海基弹道导弹

俄罗斯海军共有 11 艘现役核动力核弹道导弹潜艇 (SSBN), 其中包括 9 艘苏

联时代 SSBN 和 2 艘 (计划共 8 艘) 新型 SSBN, 新一级潜艇计划在未来 10 年逐步取代老旧潜艇。退役 SSBN 将被改造为海基弹道导弹试射平台, 但将不搭载核弹头。

俄罗斯 SSBN 舰队当前的主力舰队由 6 艘海豚级, 667BDRM 型 (NATO 命名德尔塔 4 级) 弹道导弹核潜艇组成, 隶属于俄罗斯北方舰队。另外 2 艘 667BDR 卡尔玛 (德尔塔 3 级) 老旧潜艇目前已划归太平洋舰队, 虽然 2018 年初就有报道称, 可能仅有 1 艘德尔塔 3 级在役。<sup>14</sup> 第 3 艘 667BDR SSBN 还在大修。所有的卡尔玛核潜艇在不久的将来, 都将退役。

3 艘北风之神级 SSBN (955/A) 已经列装: 两艘隶属于太平洋舰队, 一艘隶属于北方舰队。5 艘改进型, 被称为北风之神-A (955A 项目) 正在建设中, 预计将在 2018 年到 2022 年间下水。北风之神 SSBN 可携带 16 枚 RSM-56 布拉瓦 (SS-N-32) SLBM。俄罗斯有可能再购买 4 艘北风之神级 SSBN, 以保持同美国 SSBN 舰队规模相当。<sup>15</sup>

## 非战略核武器

SIPRI 数据显示, 截至 2018 年 1 月, 俄罗斯非战略武装力量现有约 1830 枚弹头可供使用。更多的苏联时期的非战略弹头或已退役, 或正等待拆解 (见表 6.3)。

俄罗斯庞大的非战略核武库, 主要是为了弥补其常规军力的短板。关于非战略核武器在俄罗斯核战略中所起作用, 包括可能存在的先发制人, 都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新型核常兼备双功能武器的研发表明, 俄罗斯将继续把非战略核武器视为其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瞄准精度的提升, 一些武器装备的弹头当量比冷战时期低。未来 10 年, 这类武器可能会被先进的常规武器所取代。

海军最重大的进展是新型远程对地攻击口径式海基巡航导弹 (SLCM) 核版本列装, 称为 3M-14 (SS-N-30A)。<sup>17</sup> 其常规版本广泛部署在舰船和潜艇, 核版本可能会集成在核动力攻击型潜艇, 以取代 S-10 (SS-N-21 石榴石) SLCM。但是, 核版本 3M-14 也可能集成在某些水面舰艇上。据估计, 非战略性海军核武库大约有 810 枚核弹头, 其中包括对地攻击巡航导弹, 反舰巡航导弹, 反潜火箭, 深水炸弹, 鱼雷和海军航空兵。

2018年1月,3M-55 红宝石(SS-N-26)SLCM 已被计入俄罗斯非战略部队核武库,因为NASIC 将其列为“可能具备核能力”,并指出其可装备潜艇、舰艇和海防部队提供武器(见表6.3)。<sup>18</sup>3M-55型正在取代SS-N-9(P-120)、SS-N-12(P-500)和SS-N-19(P-700)反舰巡航导弹,上述导弹均有核常两型版本。<sup>19</sup>

据估计,俄罗斯空军共有498架图-22M3(逆火-C)中程轰炸机,苏-24M(击剑手D)战斗轰炸机,并引入新的苏-34(后卫)战斗轰炸机。正在研发一型新型空基对地攻击导弹(Kh-32)以替代图-22M3上使用的Kh-22N(AS-4)。俄罗斯空军似乎也即将部署一种高超音速空基弹道导弹,即Kh-47M2匕首。<sup>20</sup>

据估计,俄罗斯共有大约373枚核弹头装备核常防空部队,莫斯科A-135导弹防御系统及海岸防御导弹部队(尽管只有少量弹头部署在沿海防御部队)。上述所有防御系统都在举行现代化升级。<sup>21</sup>

据估计,约有148枚弹头装备俄罗斯短程弹道导弹(SRBM)和陆基巡航导弹(GLCM)。地面非战略核力量包括核常兼备伊斯坎德尔-M(SS-26)SRBM,至少有10个导弹旅完成圆点(SS-21)SRBM的换装工作。2004年开始部署,2017年底完成,俄军共完成10个伊斯坎德尔-M旅列装工作。<sup>22</sup>加里宁格勒州的导弹设施已于2017年底接近完工,预计将于2018年初开始接收伊斯坎德尔-23。加里宁格勒尚未确定是否建造一个同其他伊斯坎德尔基地类似的发射设施。

陆军非战略核武器还包括一型核常两用GLCM,称为9M729(SSC-8),它是伊斯坎德尔9M728(SSC-7)的改进型。<sup>24</sup>美国指责俄罗斯违反了1987年的《苏美条约》(INF条约),俄方否认了这一指控。<sup>25</sup>未经证实的报告表明9M729已完成一个守备部队装备,似乎还计划继续部署。<sup>26</sup>

1 俄罗斯核武存储设备概况见波德维格·P和塞拉特·J,“把他们关起来:在欧洲非战略核武的零部署”,联合国裁军研究所,2017年。

- 2 新 START 的概述和其他细节见附件 A 第 3 节。关于新 START 执行情况，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
- 3 罗布林·S，“图-95-熊：花甲之年的俄罗斯战略轰炸机依旧翱翔全球”，《国家利益》，2017 年 6 月 11 日。
- 4 塔斯社，“俄罗斯将升级图-160M2 轰炸机，确保其继续服役 40 年仍能保持技术领先”，2017 年 11 月 1 日。
- 5 塔斯社，“俄罗斯研发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原型机将在 2020 面世”，2017 年 4 月 13 日。
- 6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威胁 (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2017 年 7 月)，第 27 页。关于俄罗斯声称的核“集结”，请参见格茨·B，“俄罗斯急速扩大核武库规模，升级地下核武设施”，《华盛顿自由灯塔报》，2017 年 12 月 13 日。
- 7 阿扎诺夫·R，“俄罗斯将战略导弹部队作为其防御中坚力量”，塔斯社，2017 年 12 月 19 日。
- 8 阿扎诺夫·R(注 7)；安德烈耶夫·D，左托夫·I，核盾牌是可靠的，克罗斯瑙伊·兹韦兹达，2017 年 12 月 14 日(俄语)
- 9 克里斯滕森·H·M，“NASIC 2017 年报告回顾：核力量发展”，FAS 战略安全博客，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17 年 6 月 30 日。
- 10 加夫里洛夫·Y，“萨尔马特将飞越北极：俄罗斯设计独特的导弹”，《俄罗斯日报》，俄语翻译，BBC 监听。
- 11 塔斯社，“俄罗斯将铁路机动的 ICBM 武器系统排除在外，着力研发萨尔玛特导弹”，2017 年 12 月 6 日。铁基 ICBM 相关计划更多细节见克里斯滕森·H·M，“俄罗斯核力量”，SIPRI 年鉴 2017，第 423 页。
- 12 见塔斯社，“大约 20 枚白杨，亚尔斯机动 ICBM 系统参与俄罗斯中央军事演习”，2017 年 3 月 28 日；塔斯社，“11 个导弹团在俄罗斯全境举行大规模演习”，2017 年 9 月 26 日；“从俄罗斯南部试射托波尔弹道导弹”，2017 年 9 月 26 日。
- 13 西部-17 演习更多细节，见约翰逊·D，“中部 2017 军事演习和欧洲-大西洋安全”，北约评论，2017 年 12 月 14 日。
- 14 计划首先由 Rosatom 发布，并在 Twitter 上由 @7FBTK 报道。俄罗斯国家原子能机构不再发出通告，Russianforces.org 网站已有报道，帕乌丁·P，“两艘 667BDR 项目潜艇退役”，文·布鲁加德·K，“俄罗斯神话般的核武门槛降低了”，Russianforces.org 网站，2018 年 3 月 14 日。
- 15 波格丹诺夫·K，《地平线上的伟大舰队》，俄罗斯 Lenta 新闻网，2015 年 1 月 23 日(俄语版)。
- 16 见 斯卡帕罗蒂·C·M，“NATO 军事司令部关注俄罗斯部署在欧洲的核武器”，大西洋理事会，NATO 消息来源，2017 年 5 月 3 日；文·布鲁加德·K，“俄罗斯神话般的核武门槛降低了”，《战争困境》，2017 年 9 月 22 日。
- 17 克拉布导弹
- 对克拉布导弹的命名体系，人们存在相当大的误解。克拉布实际上并非指一型导弹，而是一系列武器的统称，除 3M-14 (SSN30/a) 陆地攻击版本之外，还包括 3M-54 (SS-N-27) 反舰巡航导弹和 91R 反潜导弹。美国海军，海军情报办公室 (ONI)，俄罗斯海军：历史性过渡 (ONI: 华盛顿特区，2015 年 12 月)，第 34 至 35 页；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注 6)，第 37 页。
- 18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6)，第 37 页。
- 19 美国海军，海军情报办公室(注 17)，第 34 页。
- 20 塔斯社，“俄罗斯空天部队试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2018 年 3 月 11 日。
- 21 塔斯社，“俄罗斯的导弹预警系统可以帮助抵御任何威胁，2017 年 6 月 29 日；诺维奇科夫·N，俄罗斯国防部长总结俄 2017 年国防现代化进程，简氏防务周刊，2018 年 1 月 4 日。
- 22 国际文传电讯社，“10 个旅的伊斯坎德尔-M 导弹系统交付给俄罗斯地面部队”，2017 年 12 月 22 日。
- 23 布兰科·S，波罗的海集结，《简氏情报评论》第 29 卷 No. 5(2017 年 5 月)，第 6 至 13 页。
- 24 美国国务院，武器管制局，“INF 条约：匆匆一瞥”，简报，2017 年 12 月 8 日，第 1 页。
- 25 INF 条约概述和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关于 INF 条约争议见本卷第 7 章第 2 节；凯勒·S，“俄美核武控制与裁军”，SIPRI 年鉴 2017，第 477 至 478 页。
- 26 戈登·M，“俄罗斯部署导弹，违反条约，挑战特朗普”，《纽约时报》，2017 年 2 月 14 日。

### 第三节. 英国核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克利斯滕森

截至 2018 年 1 月，英国核武库共有约有 215 枚核弹头(见表 6.4)。在英国政府 2015 年发布的《战略防御与安全评估》(SDSR)中，英国政府重申其削减核武库规模计划，现役核弹头已缩减至 120 枚。到 2020 年中期，包括未部署弹头在内的核武库总规模将降至不超过 180 枚。<sup>1</sup>

英国核威慑力量全部由海基核力量组成:4 艘先锋级三叉戟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SSBN)。<sup>2</sup>英国 SSBN 保持在任何时间有 1 艘 SSBN 巡逻值班，以维持其连续海上威慑姿态。<sup>3</sup>第 2 艘、第 3 艘可迅速反应，由于周期性大修和维护，第 4 艘相对反应时间较长。2017 年 9 月，英国国防部(MOD)宣布英国皇家海军潜艇完成了自 1969 年以来的第 350 次威慑巡逻。<sup>4</sup>

先锋级 SSBN 可搭载 16 枚 UGM-133 三叉戟 II (D5) 潜射弹道导弹(SLBM)。英国并没有这些导弹的所有权，58 枚导弹均为从美国海军租借。在 2010 年 SDSR 的限制下，所有潜艇在巡逻值班中，均不得搭载超过 8 枚导弹，合计不超过 40 枚核弹头。导弹保持低级别警戒状态并且发射前必须提前数天通知美方。<sup>6</sup>

2017 年 1 月，三叉戟项目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当地报纸报道称，英国政府并未公开披露去年夏天三叉戟弹道导弹试射失败，而就在此前不久，英国下议院刚就三叉戟导弹更新进行了投票(见下文)。<sup>7</sup>美国官员证实，2016 年 6 月，美国佛罗里达海岸的试验靶场发射导弹，导弹偏离程序设计路线，坠入大海。<sup>8</sup>这是三叉戟导弹的第一次飞行测试失败，英国国防部拒绝对此次失败发表评论。<sup>9</sup>英国曾在 2000 年、2005 年、2009 年和 2012 年成功进行过此类飞行试验。

#### 三叉戟替代计划

2016 年，下议院以绝大多数通过了一项动议，支持政府计划用四种新型 SSBN 取代目前的先锋级 SSBN。尽管英国依旧承认核威慑力量对英国当下的安全极为重要，但就像过去 60 多年那样，该动议最终并未批准新的潜艇项目。为控制成本，政府此前曾宣布，投资审批将分阶段进行，而不是作为一个单一的“大门”来决定。<sup>11</sup>

新 SSBN 被命名为无畏级，将携带新的延寿后的三叉戟 II 型 D5LE SLBM，但

其导弹舱将只配备 1 具 12 筒导弹发射管，即将先锋级的 16 筒进行缩减改装。为达成缩减成本目的，英国海军正在与美国海军合作设计一型通用导弹舱，此型导弹舱也将装备于哥伦比亚级新型 SSBN。<sup>12</sup> 三叉戟 II (D5) 导弹换装并非无畏级发展计划之列。然而，英国还是参与了美国海军当前的研发项目，将三叉戟 II (D5) 导弹的使用寿命延长到本世纪 60 年代早期。<sup>13</sup>

无畏级潜艇最初预计在 2028 年开始服役，但现在预计将在 2030 年后投入使用。2015 年 SDSR 宣布继续扩大研发和采购计划的调整，所以导致无畏级延后服役。先锋级 SSBN 的服役期也相应延长。<sup>14</sup>

表 6.4 2018 年 1 月英国核力量

型号	名称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 (公里) a	弹头当量	弹头数量
潜射弹道导弹 b						
D5	民兵 2	48	1994	>7400km	1-3X100 千吨 c	215d

kt=千吨

a 飞机的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真正的作战航程在机型和武器载荷的不同条件下，各有不同。

b 在役 SSBN 共搭载不超过 8 枚三叉戟 II 导弹和 40 枚核弹头。永远保持一艘潜艇在任何时候处于战斗值班状态。

c 英军版弹头被称为霍尔布鲁克，为美国 W76-1 弹头的改进版，可进行当量调减。

d 目前库存的 215 枚弹头中，共有部署态 120 枚核弹头。到本世纪 20 年代中期，将核弹头武库数量减少至 180，目前正在推进之中。

资料来源：英国国防部，白皮书，新闻稿及网站；英国下议院，英国议会议事录，各类问题；《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及作者估算。

2015 年 SSSR 同样也将英国产霍尔布鲁克换装三叉戟 II 导弹弹头计划至少推迟至 2030 年代末。目前议会正在计划一项新弹头决议，并在继续研究替代方案。<sup>16</sup> 同时，英国核武自立 (AWE) 已着手实施一项计划，以提高当前三叉戟弹头的性能和延寿。同美国核武实验室共同合作，将美制 W76-1 弹头同 Mk4A 再入大气层技术进行整合。<sup>17</sup>

MOD 无畏项目成本预算 310 亿英镑 (474 亿美元)，其中已将项目周期通胀因素考虑在内。同时预留 100 亿英镑 (153 亿美元) 的储备资金，以防止可能出现的预算增加。<sup>18</sup> 据 2017 年最新议会信息，MOD 证实项目推进仍在预算之内，目前在设计和前期制造阶段已投入 43 亿英镑 (55 亿美元)。<sup>19</sup> 然而，有报道称，今年在下一代潜艇核反应堆推进装置相关研发成本将大幅超支。<sup>20</sup> 时至岁末，英国议会对 MOD 是否能够负担耗资巨大的三叉戟后续研发计划深感担忧。<sup>21</sup>

1 英国政府，国家安全战略、战略防御和安全审查 2015：一个安全、繁荣的英国，Cm9161 (文书局：伦敦，2015 年 11 月)，第 4.66 段。

- 2 前卫级先锋号核潜艇 1994 年 12 月服役, 而该型的最后一艘复仇号 2001 年 2 月服役。米尔斯·C 和邓普西·N, “英国核威慑力量升级: 无畏级的进步”, 简报 8010, 下议院图书馆, 2017 年 6 月 19 日, 第 7 页。
- 3 英国政府(注 1), 第 4. 65 段。
- 4 英国皇家海军, “标志性的英国第 350 次核威慑巡逻”, 新闻发布, 2017 年 9 月 29 日。
- 5 英国国防部,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确保英国: 战略防御和安全审查, Cm7948 (文书局: 伦敦, 2010 年 10 月), 第 5 页, 第 38 页。
- 6 英国核威慑力量, 简报, 2016 年 3 月 24 日更新, 第 1 页。
- 7 《星期日泰晤士报》, “核掩盖”, 2017 年 1 月 22 日。
- 8 斯塔尔·B 和马斯特斯·J, “美国官方证实三叉戟导弹试射失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017 年 1 月 23 日。
- 9 库恩斯伯格·L, “三叉戟: 国防部长拒绝提供导弹测试细节”, BBC 新闻, 2017 年 1 月 23 日; 麦卡斯基尔·E, “三叉戟导弹测试是如何失败的? 特里萨·梅知道吗?”, 《卫报》, 2017 年 1 月 23 日。
- 10 英国国会下院, 英国核威慑力量, 下议院议事录, 专栏 559, 第 613 卷, 2016 年 7 月 1 日; 库恩斯伯格·L, “议员投票决定更新三叉戟武器系统”, BBC 新闻, 2016 年 7 月 19 日。
- 11 英国政府(注 1), 第 4. 75 段。
- 12 英国国防部, “英国未来核威慑力量: 无畏计划”, 2017 年议会更新, 2017 年 12 月 20 日; 艾力绅·G, “无畏级核潜艇指南”, 英国国防期刊, 2018 年 1 月 3 日; 美国海军, “美国海军: 简报: 三叉戟 II (D5) 导弹”, 2017 年 5 月 11 日。
- 13 米尔斯·C 和布鲁克·霍兰德·L, “英国战略核威慑成本”, 简报 08166, 英国下院, 2017 年 12 月 8 日, 第 9 页。
- 14 米尔斯和邓普西(注 2)。
- 15 英国政府(注 1), 第 4. 72, 4. 76 段。
- 16 米尔斯和邓普西(注 2), 第 3 页; 英国国防部(注 12)。
- 17 核信息服务, “AWE: 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 2016 年 6 月, 第 26 至 28 段。
- 18 英国政府(注 1), 第 4. 76 段。
- 19 英国国防部(注 12)。
- 20 胡卡姆·M 和里普利·T, “关于三叉戟反应堆成本的红色警报”, 《星期日泰晤士报》, 2017 年 7 月 23 日。
- 21 卡吉尔·E, “英国国防部可能会从国防预算中提出三叉戟导弹”《卫报》, 2017 年 12 月 18 日; 海恩斯·D, “国防预算削减: 从国防部预算中拿掉昂贵的三叉戟”, 《星期日泰晤士报》, 2017 年 11 月 25 日。

## 第四节. 法国核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M·克里斯滕森

法国核武库共有约 300 枚核弹头，近些年来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弹头搭载于 48 枚潜射弹道导弹 (SLBM) 和 54 枚空基巡航导弹 (ALCM)，组成法国战略及战术核力量。<sup>1</sup>

法国战略核威慑力量的主要包括 4 艘凯旋级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每艘都搭载 16 枚潜射弹道导弹 (SLBM)。潜艇于 1997 年下水服役。法国海军保证在任何时间都有 1 艘 SSBN 执行巡逻任务。陆地战机和海上战机同样具备核投送能力，可作为 SSBN 的补充 (见表 6.5)。

法国继续推进其战略海洋部队 (FOST) 现代化进程。法国海军正在改进凯旋级核潜艇，以使其可搭载 M51SLBM，已取代老旧的 M45 导弹。<sup>2</sup>截至 2017 年 12 月，全部 4 艘潜艇全部完成 M51.1SLBM 换装工作。<sup>3</sup>每枚导弹都可携带 6 枚独立分导弹头 (MIRV)。据信，已缩减弹头搭载数量以提高瞄准灵活性。

凯旋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成功试射 M51.2 导弹，之后导弹获得军方认证并投入使用。2017 年 12 月，法国武装部队部长弗洛朗丝·帕利证实 M51.2 已投入使用。<sup>5</sup> M51.2 旨在携带新型、更为隐蔽的核武 (TNO，海洋核武器)，当量可达 15 万吨。<sup>6</sup>法国已开始研发精度更高的 M51.3 SLBM。<sup>7</sup>计划 2025 年开始列装。<sup>8</sup>同时法国也开始进行第三代 SSBN 开发工作，命名为 SNLE 3G，将装备 M51.3 SLBM。其目标是在 2035 年首舰交付海军，开始凯旋级的换装。<sup>9</sup>



表 6.5 2018 年 1 月法国核力量

型号	部署数量	首次部署年份	射程 (公里) a	弹头 x 当量	弹头数量
陆基飞机					
幻影 2000N	20	1988	2750	1x300 千吨空基核弹头	20
阵风 F3b	20	2010-2011	2000	1x300 千吨空基核弹头	20
航母舰载机					
阵风 MF3	10	2010-2011	2000	1x300 千吨空基核弹头	10
潜射弹道导弹 c					
M51.1	32	2010	>6000	4-6x100 千吨 TN-75 弹头	160d
M51.2	16	2016	>6000e	4-6x100 千吨 海基核弹头	80
M51.3g	0	(2025)	>(6000)	至 6x150 千吨 TN-75 核弹头	0
预备					10g
总计					300h

( ) =数据不确定; kt=吨; TNA=空基核弹头; TNO=海基核弹头。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进行说明; 真正作战航程取决于机型和武器载荷, 各有不同。

b 幻影 2000N 和阵风战斗机携带 ASMP-A, 改进中程空基巡航导弹。ASMP-A 中期升级计划于 2022 年开始。

c 法国保持足够装备 3 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核潜艇处于战备值班, 第 4 艘核动力潜艇可在任何时候进行检修维护。

d 虽然 M45 和 M51SLBM 都可携带多达 6 枚弹头, 但为提高目标的灵活性, 据信已经将弹头数量减少。

其余 M45SLBM 在 2016 年 12 月退役, 即无畏号开始装备 M51SLBM 之时。

e 据法国国防部称, M51.2 射程远超 M51.1。

f M51.3 正在研发中, 尚未列装。

g 预备型导弹包括 4 枚 ASMP-A 导弹。

h 奥朗德总统已在 2015 年 2 月的演讲中, 明确法国核弹头数量上限为 200 枚。

资料来源:奥朗德·F, 关于核威慑的演, 参观战略空军, 2015 年 2 月 25 日; 法国总统, 萨科齐, 国防与国家安全的演讲, 2008 年 6 月 17 日; 无畏号核动力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仪式, 演讲, 瑟堡, 2008 年 3 月 21 日; 希拉克, 法国总统, 在访问战略部队时的讲话, 2006 年 1 月 19 日, 兰迪华·勒·朗格, 布列斯特; 法国外交部, 各类出版物; 法国国民议会, 各种国防法案; 《航空与空间技术周刊》, 《核笔记本》, 《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期和作者估算评估。

法国空基核力量主要由两个幻影 2000N 和阵风战斗机中队组成。其余的幻影 2000N 将在 2018 年内被阵风 B 替代。法国海军还在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部署了一个阵风 MF3 战斗机中队。

阵风装备增程型阿斯姆普 (ASMP-A, 中程空对地) 空基巡航导弹, 该型导弹于 2009 年列装。法国核武库共有 54 枚 ASMP-A。<sup>11</sup> ASMP-A 中期改款计划将于 2022 年开始实施, 以期对其延寿服役至本世纪 30 年代中期。<sup>12</sup> 导弹装备 Tete Nucleaire Aeroportee (TNA, 空基核弹头), 据报道其当量可达 30 万吨。法国国防部已开始研发一种新型导弹, 即 ASN4G (空对地 4 代核弹), 具备更强的隐身性和机动性, 以对抗潜在的空防技术进步。<sup>13</sup>

法国政府长期致力于海空核威慑力量现代化, 需要耗费大量军事核开支。<sup>14</sup> 2019-25 年军事规划法草案已拨款 370 亿欧元, 用于维护法国核力量和基础设施并完成现代化。<sup>15</sup> 较 2014-19 年军事规划法中划拨的 230 亿欧元显著增加。<sup>16</sup>

- 1 奥朗德·F, 法国总统, “关于核威慑力量的演讲:访问战略空军基地”, 伊斯特尔, 2015年2月19日。
- 2 法国海军, 战略海军现代化: 法国凯旋级 SSBN 改装以装备 M51, 2015年8月13日。
- 3 法国武装力量部长, “弗洛伦斯·帕尔丽, 访问 Mureaux 工厂: 阿丽亚娜集团, Mureaux, 2017年12月14日, 第6页。
- 4 格罗塞列·V。在2016年12月8日, “DCNS 集团开始凯旋级核潜艇船体浇注, 2016年12月8日; 法国国防部, 凯旋级/M51SSBN 武器系统操作验证, 新闻发布, 2016年9月20日更新。
- 5 法国武装力量部长(注3)。
- 6 法国参议院, 外交、国防和军队委员会提交的意见(1)关于国民大会通过的《2014年财政法草案:国防:军队装备与国防工业技术优势》158, 2013年11月21日, 第51至52页。
- 7 2014年至2019年法国军事计划法案, 法国法令 No. 2013-1168, 2013年12月18日。
- 8 法国武装力量部(注3)。
- 9 奥朗德(注1); 让·伊夫·勒德里昂, 法国国防部长“核威慑50周年大会闭幕式演讲”, 法国国防部长, 巴黎, 2014年11月20日。
- 10 奥朗德(注1)。
- 11 奥朗德(注1)。
- 12 法国参议院(注6), 第52页。
- 13 勒德里昂(注9); 德兰·P, “法国研究核弹头更换”, 《国防新闻》, 2014年11月29日。
- 14 吉内尔·J, 核威慑现代化的财政难题, 《观点周刊》, 2016年5月12日。
- 15 法新社, 法国2019至2025年, 将花费2950亿欧元, 《费加罗报》, 2018年2月7日。
- 16 科林·J·M, 核威慑: 法国的坚持, 法国和平与安全研究与信息小组(GRIP)报告, 2015年2月19日。

## 第五节. 中国核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克里斯滕森

中国拥有大约 280 枚核弹头。过去 10 年间，中国核武库规模一直相当稳定，但现在出现缓慢增长。中国陆基和海基弹道导弹共装备 234 枚核弹头。其余装备给其他非作战部队，包括正在研发的新的系统，未来作战系统和储备都可能会在数量上有所增加。中国可能还具备一些核空袭能力(见表 11.6)。据信，中国的核弹头已从投送平台上“卸下”，即已进行单独储存，不能实时投入使用。<sup>1</sup>

作为一项长期计划，中国将继续推行其核武库现代化，以发展生存能力更为强大、更为强劲的核力量，确保其核报复的战略。中国政府宣称的目标就是通过提高核力量的早期战略预警、指挥和控制、快速反应和生存能力和保护能力，来“加强(中国)战略核威慑和核反击能力”。根据中国政府自我宣称的最低威慑态势，中国一直致力于对其核武库进行质量改进，而并非大幅增加其规模。<sup>3</sup>其中包括发展针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在部署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精确制导常规攻击系统的新能力。<sup>4</sup>

中国政府对其核武装力量进行了整编，其目的就是在更为精简的指挥系统下，对军队进行更大范围的重组和现代化。2016 年初，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PLARF)，成为中国第 4 军种。PLARF 拥有中国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指挥权，同时负责维护核弹头和陆基导弹的存管和操作控制。<sup>6</sup>在保持其“战略威慑核心力量”的同时，PLARF 还负责常规导弹系统，并负责加强中国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sup>7</sup>

中国官员强调，火箭军的建立并不预示着中国核战略姿态会发生变化。中国仍然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并将保持其“核能力达到维护国家安全所需的最低水平”。<sup>8</sup>中国政府并无任何暗示，将在和平时期改变其长期保持的低警戒水平核力量政策，尽管中国军方内部有声音中国应提高警戒级别，并向更为主动的预发射姿态转变。<sup>9</sup>

### 陆基弹道导弹

随着新型移动固体燃料模块取代日益老迈的井基液体燃料导弹，中国陆基弹道导弹核武库正逐步实现现代化。向生存能力更强的机动导弹的转变，是出于对

美国情报、监测和侦察能力(ISR)能力的现实担忧，以及精确制导常规武器对导弹固定发射阵地和配套设施具备先发威胁。<sup>10</sup>

根据美国公布的最新中国军事发展年度报告，美国国防部(DOD)估计，2017年中国共部署75-100枚洲际弹道导弹(ICBM)。<sup>11</sup>井基两级液体燃料东风(DF)-5A和公路机动三级固体燃料DF-31A，是目前中国射程最长的洲际弹道导弹，也是中国唯一能覆盖美本土全境的弹道导弹。

中国正在研发新型远程洲际弹道导弹：公路机动型，固体推动，三级东风-41，估计射程可超过12000公里，使其可完全覆盖美国本土全境。<sup>12</sup>同时也被认为是中国正在研发铁路机动型固体燃料导弹。<sup>13</sup>据中国官方媒体2017年报道，东风-41可能在2018年上半年投入使用。2017年11月6日，解放军在南海附近进行了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飞行测试，显然携带的是两枚空弹头。这是该系统自2012年15月以来的第8次测试。<sup>15</sup>

表 6.6 2018 年 1 月中国核力量

型号/中国名称 (美国名称)	部署 数量	首次 部署 年份	射程 (公里) a	弹头载荷	弹头 数量 b
陆基导弹 c	131d				186
东风-4(CSS-3)	5	1980	5500	1x3.3Mt	10
东风-5B(CSS-4 改进型 2)	10	2015	12000	3x200-300kt	10
东风-5C(CSS-4 改进型 3)	10	...	...	MIRV	30
东风-15(CCS-6 改进型 1)	...	1994	600	1x10-50kt	...e
东风-21 (CSS-5 改进型 s 1/2)	<50	1991	2100f	1x200-300kt	80
东风-21 (CSS-5 改进型 6)	...	2016	2100f	1x200-300kt	...
东风-26 (CSS-...)	16	(2018)	>4000	1x200-300kt	16
东风-31(CSS-10 改进型 1)	8	2006	>7000	1x200-300kt	8
东风-31AG(CSS-10 改进型...)	...	(2018)	...	...	...
东风-41 (CSS-X-20)	...	(2018)	(12000)	MIRV	...
海基导弹 g	48				48h
巨浪-2(CSS-NX-14)	48	(2016)	>7000	1x200-300kt	48
战斗机 i	(20)				(20)
轰-6(B-6)	(20)	1965	3100	1x 炸弹/ (ALCM)	(20)
强击机 (..)	...	1972-...	...	1x 炸弹	...
巡航导弹	...				...
总计					280K

- =无数据或不适用; ( ) =数据不确定; ALCM=空基巡航导弹; GLCM=陆基巡航导弹; kt=千吨; Mt=百万吨; SLBM=潜射弹道导弹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真正的作战航程各有不同。

b 估计每具发射装置均搭载 1 枚核弹头，除 DF-5B，经评估可搭载 3 枚核弹头。东风-4 和东风-21 可加载多种弹头。一般情况下，核弹头均处于集中存储态，而非部署在发射平台。所有估算数据均为大致估算值。

c 中国将导弹射程定义为短程导弹射程小于 1000 公里；中程导弹射程为 1000-3000 公里；远程导弹射程为 3000-8000 公里；洲际导弹射程大于 8000 公里。

d 只将核武发射装置平台计入数据，其中一些发射平台可搭载多枚弹头。

e 美国中情局 1993 年得出结论，中国“几乎可以肯定”已经为 DF-15 研发中一款弹头，尽管无法确定是否已经列装。

f 东风-21 改进型 (CSS-5 I 型和 2 型) 的射程据认为比通常报告 1750 公里要远。

g 巨浪 1SLBM 历史可追溯至 80 年代，但现在不再认为其仍在服役。

h 这一估算是基于中国已经为 094 级 (晋级) 核潜艇的巨浪-2 型潜射弹道导弹生产出核弹头，但导弹是否列装尚不确定。

i 中国使用轰炸机进行了多次核武试验 (还有一次使用战斗机) 并在军事博物馆展示了核弹模型。然而，飞机在中国的核打击配置作用仍不确定，即便存在，也只占据次要作用。表中飞机数字仅为具备核配置能力的飞机数量。

j 中国空军当前还不具备核投送能力，但这里推测中国军方依旧具备一定的空基核能力。

k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 (NASIC) 2013 年关于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评估中将 DH-10 列为核常兼备，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 2013 年指挥简报将 CJ-20 列为核武器。此类名称并未用于 2017 年 NASIC 对弹道和巡航导弹威胁评估之中，但中国有可能正在研制具有核能力的巡航导弹。

除了 c 中所述的 254 枚核弹头被认为是分配给作战部队，另有约 26 枚弹头被认为是储存或装备东风-26 以及未来的东风-41 导弹。据信中国核弹头总量约在 280 枚，并在继续缓慢攀升。

资料来源：美国空军，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和安全发展》，历年；美国国防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力量》历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 (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历年；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国中央情报局各类文件；克里斯滕森·H·M，诺里斯·R·S，麦克金兹·M·G，《中国核力量与美国核战争计划》(美国科学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华盛顿特区，2006 年 11 月)；《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谷歌地球；作者估算和评估。

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发展，中国已对少量 ICBM 进行改装，使其具备可搭载多弹头分导弹头 (MIRV) 的能力。中国已优先部署 MIRV，以提高其弹头突防能力，

以应对美国在技术上的领先优势，至少是可制衡印度和俄罗斯的导弹防御技术。<sup>16</sup>具备 MIRV 技术的导弹，已被确认是 DF-51 改进型，DF-5B。2017 年 2 月，中国国防部承认试射了一种新型导弹 DF-5C，并援引美国媒体的报道称，它可能携带多达 10 枚弹头。然而，这些报道都未得到证实。<sup>18</sup>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在老迈的井基东风-5B 上部署 MIRV 不过是权宜之计，其背后是公路机动型 DF-41 研发的滞后，曾被广泛认为将搭载 MIRV 的正是 DF-41。<sup>19</sup> DF-41 可携带 6-10 枚分导弹头，虽然实际上还存在重大不确定性。<sup>20</sup> 2017 年，中国官媒报道指出，DF-31A 洲际弹道导弹的改进型 DF-31AG 可装备分导弹头。<sup>21</sup> 然而，分导弹头需要对 DF-31A 进行重大修改。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的说法，DF-31A 只能携带一枚弹头。<sup>22</sup> 因此 DF-31AG 可能是现有 DF-31A 的改进型。

2016 年，中国开始部署新型 DF-26 中程弹道导弹 (IRBM)，能够对地面目标进行精确的常规或核打击，以及对海上目标进行常规打击。据估计，其最大射程超过 4000 公里，可覆盖包括美国关岛在内的西太平洋目标。<sup>23</sup>

PLARF 目前部署了一型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DF-21 为两级固体燃料助推机动导弹，于 1991 年首次列装。其改进型 DF-21A 从 1996 年 6 月 24 日开始部署。<sup>24</sup> 报告显示 DF-21 的新版本于 2016 年部署。<sup>25</sup>

## 弹道导弹核潜艇

中国继续奉行发展和部署海上核威慑力量的长期战略目标。根据美国国防部 2017 年中国军力年度报告，中国海军 (PLAN) 目前已有 4 艘 094 型 SSBN 在役。<sup>26</sup> 第 5 艘可能也正在建造中，船体结构将有所改良，被称为 094A 型。<sup>27</sup>

094 型 SSBN 可携带 12 枚三级固体燃料巨浪-2SLBM。巨浪-2 是东风-31 的海基版，其估计最大射程超过 7000 公里，据信搭载单一核弹头。PLAN 正计划部署巨浪-2SLBM。根据美国国防部 2017 年年度报告，现役 4 艘 094 型 SSBN 均可搭载 12 枚巨浪-2。<sup>28</sup>

人们纷纷猜测，究竟何时 094 型 SSBN 将携带巨浪-2 核弹头 SLBM 开始核威慑值班。尽管 2016 年就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很快将开始核威慑巡逻，但时至 2017 年依旧没有证据证实。2017 年 5 月 29 日，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文森特·斯图尔特表示，一旦中国海军 094 型潜艇装备巨浪-2，北京就将第一次获得海基核威慑

力量。<sup>30</sup>美国国防部年度报告推测，自2014年起094实现带弹巡逻就已是箭在弦上，但是直到2017年都没有证据表明094已开始巡逻。中国在SSBN上例行部署核武器，将是中国长期坚持的和平时期将核弹头集中储存做法的一次重大转向。

中国海军正在研发新一代SSBN，096型潜艇。美国国防部在2017年评估说，中国可能在本世纪20年代初开始建造。<sup>31</sup>各种报道在设计参数上差别极大，但096型比094型舰体更大、更安静、导弹发射管更多。据报道，096型将装备巨浪-2的后续改进型巨浪-3，其射程更大。<sup>32</sup>

### 空基核力量和巡航导弹

根据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力的2017年年度报告，中国空军(PLAAF)目前没有核任务。<sup>33</sup>但是，中国空军可能保留了少量核能力。2016年，PLAAF通过官媒证实，军方正在建造一架远程战略轰炸机。<sup>34</sup>据中国军方消息，这架被命名为轰20的战略轰炸机，将拥有可媲美美B-2的隐身性能。<sup>35</sup>据报道，解放军空军自2012年起，就肩负起“战略威慑”任务。<sup>36</sup>轰20是否将作为核武投送平台，尚未证实。

解放军共部署数型陆基、海基核空基巡航导弹。NASIC在其2017年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评估中，并未列出任何中国巡航导弹具有核能力。<sup>37</sup>此前的2013年NASIC将陆基东海-10(DH-10，也被称为长剑-10, CJ-10)列为具备核常投送能力。斯图尔特在2017年5月的一份声明中指出，中国正在研发两种新型空基弹道导弹，“其中一型可能具备核投送能力”，但他并未具体说明是何种武器系统。<sup>38</sup>

1 斯托克斯·M·A，中国核弹头储存和处理系统(2049项目研究所:阿林顿，弗吉尼亚州，2010年3月12日)，第8页;本·L，《中国多边核裁军空间》，《今日军控》第41卷第2期(2011年3月)，第17至21页。

- 2 中国国务院, 中国军事战略, 国防白皮书, 第 4 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北京, 2015 年 5 月)。
- 3 坎宁安·F, 弗拉维尔·M·T, “确保核报复: 中国核姿态和中美战略稳定”, 《国际安全》第 40 卷第 2 期(2015 年秋季), 第 12 至 15 页。
- 4 萨尔曼·L, “中国在高超音速滑翔上的计划”, SIPRI 评论, 2017 年 8 月 15 日。
- 5 中国国防部, 中国建立火箭军和战略支援部队, 2016 年 1 月 1 日。
- 6 科德斯曼·A 和肯德尔·J, 人民解放军火箭军: 组建于第二炮兵(SAC)部队和核维度(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华盛顿特区, 2016 年 10 月 13 日); 蒂耶兹·S, “掌管中国核武的军事新力量”, 《外交官》, 2016 年 1 月 5 日。
- 7 中国国防部(注 5)。
- 8 新华社, “中国核政策、核策略的一致性: 发言人”, 2016 年 1 月 1 日。
- 9 见赫金博瑟姆·E, 中国发展核威慑力量: 主要动力和对美事务(兰德公司: 圣塔莫尼卡, 加州, 2017), 第 131 至 133 页; 库拉基·G, “中国军方呼吁将其核力量保持战备状态”, 科学家联盟, 2016 年 1 月。
- 10 奥康纳·S, “锐利的东风: 中国 ICBM 现代化改变了威胁态势”, 《简氏情报评论》, 第 27 卷第 12 期(2015 年 12 月), 第 44 至 49 页。
- 11 美国国防部(DOD), 2017 年中国军事和安全发展, 国会年度报告(国防部: 华盛顿, 2017 年 5 月), 31 页。
- 12 加迪·F·S, “中国试射的新型导弹可覆盖美国全境”, 《外交家》, 2015 年 8 月 19 日。
- 13 奥·哈洛伦, 东风-41, IHS 简氏武器: 战略, 2015 至 16 年(IHS 简氏: 库尔斯登, 2015 年), 第 21 至 22 页。
- 14 邓·X, “东风-41 已经相当成熟, 将在数月内列装 PLA: 分析师”, 《环球时报》, 2017 年 11 月 19 日。
- 15 格茨·B, “中国确认试射东风-41 导弹”,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 2017 年 12 月 6 日。
- 16 刘易斯·J, “MIRV 中国姗姗来迟的拥抱”, M·克雷庞·T 和 S·梅森, “MIRV 的诱惑和陷阱: 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核弹头”(美智库斯廷森中心: 华盛顿特区, 2016 年 5 月), 第 95 至 99 页。
- 17 美国国防部(注 11)。
- 18 中国国防部, “中国表示 DF-5C 导弹试射正常”, 新闻发布, 2017 年 2 月 6 日; 格茨·B, “中国试射了携带 10 枚弹头的导弹”,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 2017 年 1 月 31 日报道。
- 19 明尼克·W, “中国阅兵证明习近平掌权”, 《国防新闻》, 2015 年 9 月 6 日。
- 20 邓(注 14); 格茨(注 15)。
- 21 费舍尔·R,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 DF-31AG ICBM 能携带多弹头”,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8 月 16 日, 第 9 页。
- 22 美国空军,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俄亥俄州, 2017 年 7 月), 第 29 页。
- 23 美国国防部(注 11), 第 31, 49 页; 威尔逊·J, “中国导弹常规打击能力增强, 可覆盖关岛”, 中美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 2016 年 5 月 10 日, 第 8 页。
- 24 奥·哈洛伦, 东风-41, IHS 简氏武器: 战略, 2015 至 16 年(IHS 简氏: 库尔斯登, 2015 年), 第 15 至 17 页。两个后续版本为执行常规反舰和反介入和区域阻绝武器(A2/AD)任务。
- 25 美国国防部(DOD), 201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和国防事务年度报告(国防部: 华盛顿, 2016 年 5 月), 第 58 页。
- 26 美国国防部(注 11), 第 24 页。094 型 SSBN 被美国和北约命名为“晋”级。
- 27 费舍尔·R, “图片显示中国 094 型 SSBN 可能有了新的衍生版本”, 《简氏防务周刊》, 2016 年 7 月 15 日。
- 28 美国国防部(注 11), 第 60 页。
- 29 博格·J, “中美关系紧张的背景下, 中国将核武潜艇派往太平洋”, 《卫报》, 2016 年 5 月 26 日。
- 30 斯图尔特·V·R, 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 正式声明, “世界范围威胁评估声明”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23 日, 第 10 页。
- 31 美国国防部(注 11), 第 24 页。



32 邓普西·J 和博伊德·H,《超越巨浪-2:中国后续 DDD 弹道导弹发展》,国际战略研究所军事平衡博客,2017 年 8 月 7 日。

33 美国国防部(注 11),第 61 页。中程战斗机是中国最早的核武运载工具。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进行过超过 12 次大气核试验。诺里斯·R,巴罗斯·A·S 和菲尔德豪斯·R·W,《核武器数据手册》第 5 卷:英国、法国和中国的核武器,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美国西景出版社:博尔德,科罗拉多州,1994),第 367 至 368 页。

34 赵·L,“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确认新型战略轰炸机”,《中国日报》,2016 年 9 月 2 日;赵·L,“远程战略轰炸机可能已在中国的计划之中”,《中国日报》,2015 年 7 月 7 日。

35 泰特·A,“有关中国新型战略轰炸机需求的细节浮出水面”,《简氏防务周刊》,2017 年 1 月 4 日,第 4 页。

36 美国国防部(注 25),第 38 页。

37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22)。

38 斯图尔特(注 30)。

## 第六节. 印度核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M·克里斯滕森

据估计,印度共拥有 130-140 枚核武器,核武库规模一直在扩大(见表 6.7)。这一数字是根据印度武器级钚清单和在役核投送平台数量计算得出。人们普遍认为,印度正逐步扩大其核武库储备规模,同时也在大力推进其核弹头生产基础设施建设。

### 武器级核武放射材料生产

印度的核武器基于钚。钚是由孟买特罗姆贝的巴巴原子研究中心(BARC)40兆瓦(MW(t))CIRUS 重水反应堆(该反应堆在 2010 年底被关闭)和 Dhruva 重水反应堆生产。印度 BARC 有一个武器级钚分离工厂。<sup>1</sup>

印度计划在 2030 年前建造 6 座快速增殖反应堆,将大大提高印度武器级钚生产能力。<sup>2</sup>在泰米尔纳德邦卡尔巴卡姆的英迪拉·甘地原子研究中心(IGCAR),一个未加设保护设施的 500 兆瓦原型增殖反应堆(PFBR)正在建造中。由于技术问题,数次延迟,PFBR 预计将在 2018 年投入使用。<sup>3</sup>IGCAR 已经宣布,将在卡尔巴卡姆建造一个快速反应堆核乏料循环设施(FRFCF)以处理 PFBR 和未来快速增殖反应堆所产生的核乏料。工厂计划于 2022 年投产。<sup>4</sup>

印度目前正在扩大其铀浓缩能力。印度继续在迈索尔(卡纳塔克邦)Ratthalli 的稀有材料工厂(RMP)中小型气体离心机设施中进行铀浓缩,以生产高浓缩铀(HEU)作为军舰反应堆燃料,而且印度似乎正在这一地点建造第二座铀浓缩设施。印度已经开始在卡纳塔克邦建造一座新的工业规模离心机浓缩工厂,即特殊物质浓缩设施(SMEF)。这将是一座军民两用高浓缩铀生产设施。<sup>5</sup>

表 6.7 2018 年 1 月印度核力量

型号 (美国/印度)	部署 数量	首次部署 年份	射程 a	弹头 载荷 b	弹头 数量 c
飞机 d	48				48
幻影 2000H	32	1985	1850	1x 炸弹	32
美洲虎 IS	16	1981	1600	1x 炸弹	16
陆基弹道导弹	60				60
大地-2	24	2003	250	1x12kt	24
烈火-1	20	2007	>700	1x10-40kt	20
烈火-2	8	2011	>2000	1x10-40kt	8
烈火-3	8	2014	>3200	1x10-40kt	8
烈火-4	0	(2018)	>3500	1x10-40kt	0
烈火-5	0	(2020)	>5200	1x10-40kt	0
海基弹道导弹	14				16
丹努什	2	(2013)	400	1x12kt	4e
K-15 (B-05) f	(12) g	(2018)	700	1x12kt	(12)
K-4	(4) g	...	3500	1x10-40kt	0
巡航导弹	...	...	...	...	...
无畏巡航导弹 h	...	...	(>700)	...	...
总计					130-140i

...=无数据或不适用；（）= 数据不确定；kt=千吨。

a 飞机航程只是为了说明问题，根据飞机型号和武器负载的情况，航程各有不同。有时为了达到极限航程，不得不降低武器载荷。

b 印度核弹头当量尚不清楚。1998 年的核试验证明印度已经最高可达 1.2 万吨。从那时起，就有存在印度在不断提升弹头当量的可能性。尚无公开证据表明印度已经发展出两级热核弹头。

c 飞机和几型导弹都具双重性能。巡航导弹可搭载多枚弹头。作为估算，视作每具发射平台均配备一枚核弹头。核弹头并不装备在发射平台，而是保存在独立的储存设施中。所有估算均为近似值。

d 其他可能担负二次核打击任务的战斗机-轰炸机包括苏 30MKI。

e 丹努什导弹被认为是单弹头导弹。

f 一些消息来源将 K-15 潜射弹道导弹 (SLBM) 称为萨加里卡，这也是其导弹研发项目名称。

g K-15 和 K-4 在歼敌者号核动力 SSBN 才使用相同的 4 筒发射管。每个发射管可以容纳 3 枚 K-15，置于一个三连发装置，或是放置 1 枚体积更大的 K-4（一旦 K-4 投入使用）。因此，根据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 (NASIC)，K-15 有 12 具发射器，而 K-4 有 4 具。

h 据报道，正在开发中的歼敌者级具备核投送能力，但印度政府尚未证实。

i 除了已部署的 124 枚弹头之外，可能也为烈火-3 和未来的中程弹道导弹烈火-4 预留了核弹头，印度弹头总储备约 130-40 枚。

资料来源：印度国防部，年度报告和新闻稿；国际战略研究所，2016 年军事平衡（劳特利奇出版社：伦敦，2016 年）；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 (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 2013 年 5 月)；印度新闻媒体报道：《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各期；作者的估算和评估。

印度不断扩大的离心机浓缩能力，其背后的推手是建造军舰动力核反应堆计划。然而，工厂所生产的 HEU 同样也可以被用来制造热核武器或是裂变核武器。

6

## 战斗机

战斗机是印度核打击能力中最为成熟的一个环节。据报道，印度空军已证实印度使用幻影 2000H 多用途战斗机作为核重力炸弹的投送平台。<sup>7</sup> 人们普遍猜测，印度空军美洲虎战斗机-轰炸机可能也扮演着核投送角色。<sup>8</sup>

## 陆基导弹

1983年，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开始其综合导弹发展计划，研发了两大家族系列陆基弹道核导弹：大地家族(尽管只有大地 II 被认为具备核能力)，大地导弹有公路机动型和短程导弹共3种版本；射程更长的固体燃料烈火导弹。后者的设计目的旨在提供快速核反应，并且已经大面积替代大地，肩负起核投送任务。

烈火1是一种单级公路机动导弹，射程700公里。烈火-1具备核投送能力，2007年首次部署。烈火2是一种两级固体燃料铁路机动弹道导弹，最大载荷1吨，最大射程2000公里。导弹隶属于印度陆军，受战略部队司令部(SFC)指挥，SFC是印度核武器作战指挥和管理机构。烈火-2似乎长期受到技术问题困扰；据估计，至2017年其导弹发射平台部署还不到10架。2017年5月4日，烈火-2试射失败，导弹发射后不久被迫中止测试。印度国防官员并未就失败原因发表评论。

10

烈火-3为铁路机动两级弹道导弹，最大射程超过3200公里。2011年投入使用，但据估计截至2017年，导弹发射平台部署还不到10架。<sup>11</sup>2017年4月27日，SFC成功完成交付试验。试射导弹为批次生产随机即选取。<sup>12</sup>

印度正在研发两种射程更远的弹道导弹，烈火-4和烈火-5，这将使得印度导弹首次可覆盖中国全境目标。烈火-4为公路机动型两级导弹，最大射程超过3500公里，正在研发并进行交付试验。截至2017年1月2日，共成功完成6次飞行测试。<sup>13</sup>

DRDO已将射程超过5000公里的公路机动三级烈火-5导弹，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与其他烈火导弹不同，烈火-5被设计为在新型机动发射筒存储和发射。这样一来，辅以其他设施，在面对危机之时，导弹发射准备时间得以大大缩短。<sup>14</sup>2018年1月18日印度在卡拉姆岛(以前叫惠勒岛)综合实验靶场，从一辆卡车的密封发射筒上对烈火-5进行试射。导弹按照预定轨迹飞行4900公里。这是连续第3次在公路机动发射筒机型试射，也是自2012年以来的第5次成功发射。

<sup>15</sup>实际交付使用前，导弹还将进行若干测试飞行。

印度志在研发多弹头分导(MIRV)技术。但是，印度DRDO官员对于在烈火-5

或是未来射程更远的烈火-6 上是否部署 MIRV 技术，其表述却自相矛盾。烈火-6 尚处于设计阶段，等待最终审批，但可能最早将于 2018 年开始测试。

## 海基导弹

印度继续发展其三位一体核力量的海基一级，以寻求可靠的二次打击能力。印度正在建造 5 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舰队，这也是印度 40 年来一直推行的先进技术海军的一个很重要环节。

印度第一艘国产核动力潜艇，歼敌者号，于 2009 年下水，并与 2016 年正式开始海试。<sup>17</sup> 据印度媒体报道，2018 年 1 月，歼敌者号离港时，舱门由于误操作而导致大量海水灌入舱体，推进隔间严重受损。被迫进坞维修 10 个月。<sup>18</sup> 第 2 艘歼敌者级核潜艇 (最初被命名为阿里达曼号) 的建造工作在 2017 年 11 月开始。<sup>19</sup> 而第 3、4 艘潜艇计划分别于 2020 年和 2022 年开始。<sup>20</sup>

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歼敌者级配备 8 套发射管，可携带多达 24 枚 K-15 导弹 (每管 3 枚)，但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在 2017 年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报告中并未提及第 2 艘潜艇增量发射管。据报道，2015 年 11 月战略部队司令部 (SFC) 和国防研究和发展组织 (DRDO) 联合进行了第一次水下空包弹弹射试验，但直到 2017 年底潜射 K-15 飞行测试能未进行。<sup>22</sup>

DRDO 正在开发一型两级射程 3500 公里的 SLBM，称为 K-4，并将最终取代 K-15。<sup>23</sup> 歼敌级核潜艇只能携带 4 枚 K-4SLBM，但是舰体更大的安达曼号装备 8 具发射管，将可携带 8 枚导弹。2017 年 12 月 17 日，孟加拉湾水下平台试射 K-4 失败，印度官员并未公布失败原因。<sup>24</sup> 该型导弹此前有过 4 次试射，包括 2016 年歼敌者级潜艇试射。<sup>25</sup> DRDO 目前正在研发新型 K-5，预计射程超过 5000 公里，并已宣布将研发射程更远的 K-6。<sup>26</sup>

最大射程 400 公里，弹头重量 500 公斤的丹努什导弹就是大地 2 导弹的海基版本，具备核投送能力。由水面舰艇平台发射，可用作反舰武器并可打击沿岸目标。<sup>27</sup> 丹努什装备在驻扎在印度西海岸卡尔瓦尔附近海军基地的两艘苏卡尼亚级海岸巡逻舰上，已正式服役印度海军。

## 巡航导弹

自 2004 年以来，DRDO 一直在研发具备核投送能力的亚音速巡航导弹，被称为无畏的巡航导弹，共有陆基、海基和空基版，射程超过 700 公里。因飞行控制软件和导航系统的技术问题而推迟。2016 年 12 月的第二次试飞失败后，DRDO 内部消息人士指出无畏导弹项目可能会终止。然而，2017 年 11 月 7 日，印度国防部宣布 DRDO 在阿卜杜勒卡拉姆岛上的综合试验场成功试射了一枚无畏巡航导弹，“已经完成了所有任务目标”。<sup>29</sup>对于媒体报道无畏可携带核弹头的报道，印度政府也未予证实。<sup>30</sup>

1 国际裂变材料小组(IPFM)，“设施：再加工工厂”，2018 年 2 月 12 日。

2 拉马纳·M·V，“不惜代价建造一个快速反应堆：印度对增殖反应堆的不懈追求”，《原子科学家公报》，2016 年 11 月 3 日。

- 3 《德干先驱报》,“到 2039 年计划建成 6 个反应堆”,2017 年 11 月 5 日。
- 4 《印度教徒报》,“HCC 在卡帕坎建造燃料加工设施”,2017 年 8 月 7 日;《世界核新闻》,“印度授予快堆燃料循环设施合同”,2017 年 8 月 8 日。
- 5 奥尔布赖特·D 和凯勒赫-佛尔甘帝尼·S,印度民用、军用钚和高浓缩铀储备,2014 年底(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华盛顿特区,2015 年 11 月 2 日)。
- 6 利维·A,“专家称,印度正在建设一座生产热核武器的绝密核城市”,《外交政策》,2015 年 12 月 16 日。
- 7 坎帕尼·G,“新德里漫长的核旅程:秘密制度和体制障碍如何延缓印度的武器化”,《国际安全》第 38 卷第 4 期(2014 年春季),第 94,97 至 98 页。
- 8 科恩·S 和达斯古普塔·S,没有目标的武装:印度的军事现代化(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华盛顿特区,2010 年),第 77-78 页;印度国防更新,“美洲虎是印度唯一的战术核武平台和地面攻击机”,2016 年 12 月 13 日。
- 9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威胁(NASIC: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2017 年 7 月),第 25 页。
- 10 潘迪特·R,“印度烈火-2 弹道导弹试射失败”,《印度时报》,2017 年 5 月 4 日。
- 11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9)。
- 12 《新印度快报》,“印度成功地在奥里萨邦海岸试射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3 导弹”,2017 年 4 月 27 日。
- 13 萨勃拉曼尼亚·T·S,“烈火-4 试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印度教徒报》,2017 年 1 月 2 日。
- 14 阿罗奥尔·S,印度军事研究中心新任主任透露了雄心勃勃的新使命,《今日印度》,2013 年 7 月 13 日。
- 15 古隆·S·K,印度成功试射了可携带核弹头的烈火 5 弹道导弹,《经济时报》,2018 年 1 月 18 日。
- 16 巴苏尔·R 和桑卡兰·J,“印度缓慢而不可阻挡地向 MIRV 进军”,M·克雷庞, T·惠勒和 S·梅森,《MIRV 的诱惑与陷阱:从第一核时代到第二核时代》(史汀生中心:华盛顿特区,2016 年 5 月),149-76 页。
- 17 蒂纳格尔·P,“现在,印度拥有了三位一体的核力量”,《印度教徒报》,2016 年 10 月 18 日。
- 18 佩里·D 和约瑟夫·J,“歼敌者在 10 个月前的事故中致残”,《印度教徒报》,2018 年 1 月 8 日。
- 19 加迪·F·S,“印度海军第二艘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在 11 月低调下水”,《外交官》,2017 年 12 月 13 日。
- 20 乌宁唐·S,“窥探印度最高机密、成本最高的国防项目—核潜艇”,《今日印度》,2017 年 12 月 10 日。
- 21 印度国防更新,“印度的第 2 艘核潜艇”阿里达曼号比歼敌者号战斗力更为强大,2016 年 12 月 27 日;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9)。
- 22 印度国防新闻,“证实:歼敌者 SSBN 第一次试射 K-15 (B-05) SLBM”,2015 年 11 月 28 日。
- 23 杰哈·S,“印度的海底威慑力量”,《外交官》,2016 年 3 月 30 日;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注 9),第 33 页。
- 24 帕比·M,“印度导弹计划受挫:一周两次失败,潜艇版本卡壳”,The Print 网站,2017 年 12 月 24 日。
- 25 鲁特·H·K,“歼敌者号潜艇进行 K-4 导弹的首次水下试射”,《新印度快报》,2016 年 4 月 9 日。
- 26 乌宁唐(注 20);杰哈(注 23)。
- 27 马利卡尔琼·Y,“丹努什弹道导弹成功完成水面试射”,《印度教徒报》,2016 年 11 月 3 日更新;美国空军,国家航空和空间情报中心(注 9),第 33 页。
- 28 萨勃拉曼尼亚·T·S,无畏导弹试验彻底失败,《印度教徒报》,2016 年 12 月 23 日;鲁特·H·K,“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巡航导弹项目接近尾声”,《印度时报》,2016 年 12 月 23 日。
- 29 印度国防部,新闻信息局,“DRDO 成功试射无畏亚音速巡航导弹”,2017 年 11 月 7 日。
- 30 潘迪特·R,“印度成功试射第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巡航导弹”,《印度时报》;加迪·F·S,“印度成功试射第一枚可携带核弹头的本土巡航导弹”,《外交官》,2017 年 11 月 8 日。

## 第七节. 巴基斯坦核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M·克里斯滕森

为了制衡印度“全天候威慑态势”，巴基斯坦继续优先发展和部署新的核武器和投送系统。据估计，截至 2018 年 1 月，巴基斯坦拥有 140-50 枚弹头(见表 6.8)。尽管对其核弹头数量的具体数量估算分歧极大，但未来十年内巴基斯坦核武库规模很可能会大幅增长。<sup>1</sup>

据信，巴基斯坦正在逐步增加其军事裂变材料储备，其中包括高浓缩铀和钚(见第 10 节)。巴基斯坦有 4 座重水核反应堆和一个重水工厂。巴基斯坦似乎正在提高其核乏料再处理能力，也就是从辐照反应堆燃料中化学分离钚。已对巴基斯坦科学技术研究所(PINSTECH)新实验室下属的一个小型核乏料再处理工厂(位于拉瓦尔品第附近)进行扩建。规模更大的再处理工厂，其目的是为旁遮普的恰希玛核电站进行配套，也已完工并可能已经开始运营。

旁遮普卡胡塔的可汗研究实验室(KRL)的气体离心机工厂，以及位于旁遮普加德瓦尔的一个规模相对较小的工厂进行浓缩铀工作。巴基斯坦卡胡塔的 KRL 工厂可能正在建造一座新的铀浓缩离心机。<sup>4</sup>巴基斯坦核武级高浓缩铀的生产受限于本国天然铀匮乏。<sup>5</sup>

### 战斗机

巴基斯坦空军(PAF)幻影 3/5 战斗机是最有可能具备核投送能力的飞机。

幻影 3 已被用来试射具备核能力的阿拉德空基巡航导弹，而幻影 5 挂载核重力炸弹，则担负起空地打击任务。<sup>6</sup>



表 6.8 2017 年 1 月巴基斯坦核力量

类型	发射平台数	首次服役时间	射程 (km) a	弹头当量 b	弹头数量 c
美国/巴基斯坦					
飞机	36				36
F16A/Bd	24	1998	1600	单弹头	24
幻影 3/5	12	1998	2100	单弹头或拉阿德	12
陆基弹道导弹	102e				102
阿布达力(哈塔夫-2)	10	(2015)	200	1x12kt	10
加纳维(哈塔夫-3)	16	2004	290	1x12kt	16
沙欣 1(哈塔夫-4)	16	2003	750	1x12kt	16
沙欣 1A(哈塔夫-4) f	...	(2017)	900	1x12kt	...
沙欣 2(哈塔夫-6)	12	2014	1500	1x10-40kt	12
沙欣 3(哈塔夫-6) g	...	(2018)	2750	1x10-40kt	...
高里(哈塔夫-5)	24	2003	1250	1x10-40kt	24
纳赛尔(哈塔夫-9)	24	(2013)	60-70	1x12kt	24
Ababeel(哈塔夫-. .)	0	...	2200	MIRV 或 MRV	0h
巡航导弹	12				12
巴布尔(哈塔夫-7)	12	(2014)	350i	1x12kt	12
巴布尔-2(哈塔夫-. .)	...	...j	700	1x12kt	...
巴布尔-3(哈塔夫-. .)	0	...k	450	1x12kt	0
拉阿德(哈塔夫-8)	...	(2017)	350	1x12kt	...
拉阿德-2(哈塔夫-. .)		(2018)	>350	1x12kt	...
总计					140-150

- 无数据或不适用; ( ) - 不确定的数字; ALCM - 空基巡航导弹;

GLCM - 陆基巡航导弹; SLCM-海基巡航导弹; MIRV-多弹头再入大气层载具; kt - 千吨。

a 飞机航程仅用于说明问题; 实际航程将有所不同, 取决于飞机型号和武器负载情况。为达到航程极值, 通常不得不压缩载荷。

b 巴基斯坦核弹头当量不得而知。1998 年巴基斯坦核试验总当量达到 1.2 万吨。从那以后, 巴基斯坦有能力进一步提高弹头当量。没有公开证据表明巴基斯坦已研发出两级弹头

c 飞机和几型导弹均为核常兼备。巡航导弹发射平台可发射一枚以上的导弹, 我们的估算基于单枚对应单架发射装置。核弹头并未部署在发射架, 而是储存在独立储存设施之中。

d 未经证实的消息称, 巴基斯坦将其 80 年代从美国购入的 40 架 F-16 进行改装, 执行核投送任务。

e 有些发射平台可能备有多枚导弹, 以便重装发射。

f 目前尚不清楚沙欣 1A 是否与沙欣 1 具有相同的番号。

g 目前尚不清楚沙欣 3 是否与沙欣 2 具有相同的番号。

h 按照巴基斯坦空军说法, 此型导弹具备多弹头分导能力, 即 MIRV 技术。

i 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射程为 700 公里, 为美国空军及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估算范围 350 公里的两倍。

j 巴布尔-2, 在 2016 年 12 月 14 日首次试射, 为巴布尔 GLCM 的改进型。

k 巴布尔-3 的首次试射是于 2017 年 1 月 9 日在水下平台进行。

来源: 巴基斯坦国防部; 美国空军,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局中心(NASIC),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 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俄亥俄州, 2013 年 5 月); 国际战略研究所, 2015 年军事平衡, (劳特利奇: 伦敦, 2015); 《核笔记本》, 《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种问题; 作者估算。

巴基斯坦正在采购 JF-17 雷电战斗机, 雷电是巴基斯坦同中国联合开发的低成本多用途轻型战斗机, 以取代日渐老迈的幻影。有报道称, 虽然巴基斯坦空军 PAF 可能打算将新型阿拉德巡航导弹整合到雷电, 但 JF-17 是否担负核投送角色尚不清楚。<sup>7</sup>

80 年代中期, 巴基斯坦从美国采购了 40 架 F-16A / B 战机。有人猜测, 其中一些被改装用来作为核武投送载具。<sup>8</sup>

## 陆基导弹

巴基斯坦正在扩大其可携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核武库，其中包括一系列短程和中程弹道导弹。目前部署的有加兹纳维导弹（也称为哈塔夫-3）和沙欣 1（哈塔夫-4）固体燃料助推公路机动型短程弹道导弹（SRBM）。沙欣 1 的一个改进增程型版本沙欣 IA，正在研制之中。

巴基斯坦共部署了两型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程弹道导弹（MRBM）：液体燃料、公路机动的高里（哈塔夫-5），射程 1250 公里；两级助推、固体燃料、公路机动的沙欣 2（哈塔夫-6），射程 1500 公里。射程更远的沙欣 3 型导弹目前正在研发之中，于 2015 年首次试射，射程 2750 公里，是迄今为止巴基斯坦测试的最远射程导弹。

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正在研制一款新型 MRBM，阿巴比，其气动弹体结构和固体燃料发动机均移植于沙欣 3。<sup>11</sup> 2017 年 1 月 24 日，巴基斯坦宣布阿巴比首次试射成功，其目的就是“验证武器系统的各种设计和技术参数”。<sup>12</sup> 根据巴基斯坦军方新闻报道，该型导弹“运用分导技术，使之可搭载多弹头，”并可在地区弹道导弹防御（BMD）背景下，不断提升巴基斯坦弹道导弹生存能力。<sup>13</sup> 据报道，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正在开发部署多弹头分导技术，以对抗印度未来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sup>14</sup>

巴基斯坦优先研发可携带核弹头的短程导弹，其目的是肩负战术核角色及任务。为追求“全方位威慑”姿势，巴基斯坦国防决策者们对核武寄予厚望，应对印度的军事战略。印方的策略就是调拨前线部署部队，可对巴基斯坦发动迅速且有限度的常规打击。<sup>15</sup>

巴基斯坦国防综合体正在研制两型可携带核弹头的短程弹道导弹，其设计理念是短程投送低当量核弹头：射程 200 公里的公路机动型阿布达力（哈塔夫-2）导弹；射程 60 公里的公路机动型纳瑟（哈塔夫-9）导弹。<sup>16</sup> 2011 年，在单筒发射平台上对纳瑟导弹进行了首次试射，但随后曝光了多筒移动发射平台，可实现 4 弹联发。射程为 70 公里的改进型版本，在 2017 年 5 月 5 日开始测试。<sup>17</sup>

## 海基导弹

为确保其二次打击能力，巴基斯坦正在寻求通过发展海基核力量来抗衡印度

三位一体核战略。2017年1月9日，巴基斯坦宣布已从巴部署在印度洋的水下移动发射平台上，第一次成功试射潜射导弹，即巴布尔-3导弹。<sup>18</sup>据说巴布尔-3是巴布尔-2陆基巡航导弹的海基版，射程450公里(见下文)。巴布尔-3是最可能部署在巴基斯坦海军在役阿格斯塔柴电核潜艇上。<sup>19</sup>

2012年，巴基斯坦组建海军战略部队司令部，核武器是“国家二次打击能力的守护者”。<sup>20</sup>目前尚不清楚巴基斯坦海军是否已建立指挥和控制基础设施，以管理其潜艇为核心的巴基斯坦核力量，同时负责巡逻舰艇上核弹头的安全管控。

21

### 陆基和空基巡航导弹

在海基巴布尔-3的基础上，巴基斯坦还在继续研发两型具备核能力的巡航导弹，以发展其全方位核威胁姿态。射程700公里的巴布尔-2是巴布尔(哈塔夫-7)GLCM的改进型，该型导弹具备隐身特性，于2016年进行首次试射。<sup>22</sup>巴基斯坦宣称具备核常两用能力的阿拉德(哈塔夫-8)ALCM，射程超过350公里，自2007年以来共进行了7次试射。<sup>23</sup>虽然最初是空军的幻影3战斗机，有些报道指数导弹可能已被集成到雷电-17战机。<sup>24</sup>2017年巴基斯坦公布其改进型版本，阿拉雷-2ALCM，据报道其射程更远。<sup>25</sup>

1 道尔顿·T和克雷庞·M，一个正常的核巴基斯坦(史汀生中心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特区，2015年8月);克里斯滕森·H·M和诺里斯·R，“巴基斯坦核力量，2016年”，《原子科学家公报》第72卷第6期(2016

- 年10月至11月),第368至376页。
- 2 伯克哈特·S,拉克·A和帕比安·F,“胡沙布更新”《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最新报告》,2017年9月7日。
- 3 奥尔布赖特·D和凯莱赫·韦尔甘蒂尼·S,“巴基斯坦恰希玛钚分离工厂:可能在运行”,《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最新报告》,2017年9月7日。
- 4 卡特赖特·C和杜威·K,“策略:可能在巴基斯坦发现铀设施”,《简氏情报评论》,第28卷第11期(2016年11月),第48至52页。
- 5 国际裂变材料小组(IPFM),“巴基斯坦可能会建立一个新的铀浓缩设施”,IPFM博客,2016年9月16日。
- 6 克尔·P和尼基丁·M·B,巴基斯坦核武器,美国国会服务局(CRS),国会报告RL3248(美国国会,CRS:华盛顿特区,2016年8月1日),第7页。
- 7 费舍尔·R,“JF-17 枭龙 II 加装空中加油探管”,《简氏防务周刊》,2016年1月27日;安萨里·U,“尽管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JF-17)集成了导弹,但不太可能发挥核武平台作用”,《国防新闻》,2013年2月7日。
- 8 F-16角色的更多分析,见克里斯滕森和诺里斯(注1)。
- 9 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NASIC: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俄亥俄州,2017年7月),第25页。
- 10 巴基斯坦公共关系,“夏欣3导弹试验”,新闻发布PR-61/2015-ISPR,2015年3月9日。
- 11 巴基斯坦国际综合体(也称为国家发展综合体或国家发展中心)和其监管组织,国家工程科学委员会(NESCOM),主要机构负责巴基斯坦导弹发展计划。《核威胁倡议》,“国防综合体”,2011年9月27日更新。
- 12 巴基斯坦国际公共关系服务,新闻稿PR-34/2017-ISPR,2017年1月24日。
- 13 巴基斯坦国际服务公共关系(注12)。
- 14 塔斯林·S,《没有印度的BMD就没有巴基斯坦的MIRVS》,史汀生研究中心,出路倡议,论文,2017年10月2日。
- 15 艾哈迈德·M,《巴基斯坦的战术核武器及其对稳定的影响》,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区域洞察,2016年6月30日;桑卡兰·J,《巴基斯坦战场核政策:对夸大威胁的危险解决方案》,《国际安全》第39卷No.3(2014/15冬季),第118-51页。
- 16 安萨里·U,2015年3月24日,《国防新闻》,“巴基斯坦7年后举行阅兵”;巴基斯坦试射哈塔夫-9,新闻发布台报道,2014年9月26日。
- 17 巴基斯坦国际公共关系服务,新闻稿PR-344/2017-ISPR,2017年7月5日。
- 18 巴基斯坦国际公共关系服务,新闻稿PR-10/2017-ISPR,2017年1月9日。
- 19 见可汗·F·H,“研发战术:巴基斯坦核态势及其对稳定的影响”,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IFRI),核扩散文件, No. 53, 2015年9月,第41页。
- 20 伊斯坎德尔·R,黑暗水域:印度洋的海军核动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华盛顿特区,2015年3月),第17页。
- 21 潘达·A,纳兰·V,“巴基斯坦试射了可搭载核弹头的潜射巡航导弹:现在进展几何?”,《外交官》,2017年1月10日。
- 22 巴基斯坦国际公共关系服务,新闻稿PR-482/2016-ISPR,2016年12月14日。
- 23 巴基斯坦国际公共关系服务,新闻稿PR-16/2016-ISPR,2016年1月19日。
- 24 费舍尔(注7)。
- 25 可汗·B,“巴基斯坦正式推出射程更远的雷电竞空基巡航导弹”,库瓦防务新闻与分析集团,2017年3月23日。

## 第八节. 以色列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M·克里斯滕森

以色列继续维持其一贯坚持的核不透明度政策：以色列既没有正式承认，也没有否认其拥有核武器。<sup>1</sup>与印度和巴基斯坦一样，以色列从未加入过 1968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sup>2</sup>

美国和以色列相关解密政府文件表明，自 60 年代早期，以色列就开始建立核武储备，其核武级钚来自于迪莫纳附近的内盖夫核研究中心（NNRC）的重水反应堆。<sup>3</sup>缺乏安全保护的 IRP-2，其历史运行和功率容量公开信息却鲜为人知。以色列老迈的重水反应堆，尽管结构上存在许多问题，却直至 2017 年仍在运行。<sup>4</sup>主要用于产生氙。<sup>5</sup>

据估计，以色列拥有约 80 枚核武器（见表 6.9）。其中大约 30 枚是由飞机投送的重力炸弹。人们认为在特拉维夫以南的特拉诺夫空军基地有储存有核弹头的军事掩体。余下的 50 枚由陆基弹道导弹负责投送。以色列核武库包括固体燃料两级杰里科 2 中程弹道导弹。据信这些导弹部署在耶路撒冷以东军事基地的洞穴中的移动发射装置。<sup>6</sup>射程超过 4000 公里，三级杰里科 3 型中程弹道导弹，于 2011 年宣布研制成功。2013 年，以色列对装备有新发动机的杰里科 3 进行了试验。一些消息人士认为，此种发动机可将其射程提升至 5500 公里，达到洲际导弹射程。<sup>8</sup>其具体研发状况，尚不得而知。

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以色列为其德制海豚级柴电潜艇配备携带核弹头的潜射巡航导弹，使其具备二次打击能力。德国和以色列官员一如既往予以否认。以色列已购买 6 艘海豚级潜艇，5 艘已交付以色列。第 6 艘计划在 2019 年年底交付。<sup>9</sup>2017 年 10 月，德国政府宣布同意向以色列出售 3 艘新潜艇，并提供资助，以帮助以色列替换 90 年代末服役的 3 艘老迈海豚级潜艇。<sup>10</sup>新潜艇将于 2027 年服役。

表 6.9 2018 年 1 月以色列核力量

型号	射程 (公里) a	有效载荷 (公斤)	服役状态	弹头 数量
飞机 b				...
F-16/A/B/C/D/I 猎鹰	1600	5400	共 205 架; 有些被认为已在执行核武发 射认证	30
陆基弹道导弹 c				...
杰里科 2	1500-1800	750-1000	约 25 枚; 1990 年首次部署	25
杰里科 3	>4000	1000-1300	首次投入使用是在 2011-15 年, 并将逐 步取代杰里科 2	25
海基弹道导弹				
...	...	...	据传以色列为德制海豚级柴电潜艇配 备核弹头潜射巡航导弹, 以色列官员予 以否认	
合计				80d

a 飞机航程只用于说明问题, 真正的作战航程将有所不同。为达到最大射程, 导弹的有效载荷将可能不得不降低。

b 以色列 25 架 F-151 飞机其中一些, 也可以担负远程核投送任务。

c 沙维特运载火箭, 如果转变为导弹, 可以将 775 公斤的有效载荷发射到 4000 公里之外。

d 根据 SIPRI 大致估算, 以色列当前拥有大约 80 枚核弹头储备。以色列核武库规模及其核弹头能力都极具不确定性。

来源: 科恩·A, 路人皆知的秘密: 以色列的原子弹交易 (哥伦比亚大学); 科恩·A 和伯尔·W, 以色列已经迈过了核门槛, 《原子科学家公报》, 第 62 期, No. 3 (2006 年 5 月/6 月); 科恩·A, 以色列和原子弹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 1998); 奥尔布赖特·D, 贝尔库特·F 和沃克尔·W, SIPRI, 钚和高浓缩铀: 全球库存、能力和政策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1997 年); 简氏战略武器系统, 各种问题; 费特·S, 以色列的弹道导弹能力, 物理学和社会, 第 19 期, No. 3 (1990 年 7 月); 《核笔记本》, 《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种问题; 作者估算。

1 这项政策在以色列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作用, 见科恩·A, H·伯恩, B·吉尔和 H·哈格里, SIPRI, 《原子弹的管理: 核武器的平民控制与民主责任》 (牛津大学出版社: 牛津, 2010 年)。

2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概述和其他细节, 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3 以色列核武计划的历史, 见科恩·A, 世人皆知的秘密: 以色列核武的故事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纽约, 2010 年)。

4 《以色列时报》, “以色列政府并无关闭老化迪莫纳核设施的计划”, 2017 年 9 月 19 日。

5 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 (IPFM), 全球裂变材料报告 2015: 核武器和裂变材料的储存和生产 (IPFM: 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2015 年 12 月), 第 26 页。

6 奥·哈洛伦·J, “耶利哥导弹”, 《IHS 简氏武器: 战略、2015-16 年 (IHS 简氏: 库尔斯顿, 2015), 第 53 页。

7 奥·哈洛伦 (注 6)。

8 本·大卫, “以色列测试杰里科 III 导弹”, 《航空周刊与太空技术》, 2013 年 7 月 22 日。

9 欧帕尔·罗姆·B, “以色列海军支持内塔尼亚胡的潜艇计划”, 《国防新闻》, 2017 年 4 月 19 日。

10 路透社, “德国为以色列潜艇出钱出力”, 《镜周刊》, 2017 年 10 月 23 日。

## 第九节. 朝鲜核武装力量

香农·N·凯尔和汉斯·M·克里斯滕森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或北朝鲜), 其核计划异常活跃, 同时又极度不透明。据估计, 朝鲜可能已经制造出多达 10 至 20 枚核武器(见表 6.10)。估算主要基于朝鲜可能从乏燃料中分离出钚的数量, 其来源就是宁边核科学研究中心 (YNSRC) 5 兆瓦石墨慢化研究目的反应堆, 估算的另外一个假设就是朝鲜具备武器设计和制造工艺。据信, 朝鲜正在扩大其核武器级钚储备(见第 10 节), 尽管对规模和增速各种评估差异很大。<sup>1</sup> 2017 年商业卫星图像和热成像图像都表明, YNSRC 的放射化学实验室也许还在间歇性从乏燃料中分离出钚。<sup>2</sup>

2016 年, 朝鲜公开承认正在生产核武器级高浓缩铀 (HEU)。<sup>3</sup> 人们普遍猜测, 朝鲜正寻求以浓缩铀作为裂变材料制造核武器, 以克服其武器级钚储备有限的限制。但是, 目前尚不清楚朝鲜是否已经这样做。此外, 人们对于朝鲜的 HEU 和其铀浓缩水平究竟几何知之甚少。<sup>4</sup>

2017 年 9 月 3 日, 朝鲜在朝鲜东北部丰溪里地下核试验场进行了第六次核试验爆炸。<sup>5</sup> 爆炸发生后, 朝鲜核武器研究所宣布, 这是一枚氢弹的成功试验, 可由洲际弹道导弹 (ICBM) 发射。<sup>6</sup> 根据间接证据, 许多评论人士认为, 朝鲜声称测试的核爆炸装置是一种热核武器的说法是可信的。<sup>7</sup> 然而, 一些专家指出, 在没有检测到热核爆炸泄露的放射性碎片特征的情况下, 不可能排除朝鲜对新型武器进行了测试, 比如一种助推复合装置, 甚至是一种大型裂变装置。<sup>8</sup>

朝鲜曾于 2006 年 10 月、2009 年 5 月、2013 年 2 月和 2016 年 1 月和 9 月在该基地进行过多次核试验。

### 弹道导弹

朝鲜正在扩大其弹道导弹部队规模, 并进行现代化升级。朝鲜核弹道武库共有 10 型已部署或研发中、国产中短程及跨中程导弹组成。朝鲜还在研发一型公路机动型洲际弹道导弹 (ICBM)。2017 年, 朝鲜各型导弹系统共进行了 20 次飞行测试, 2016 年共进行 24 次。在 2017 年测试的 7 型导弹中, 4 个型号都是以前未测试过的新型导弹。<sup>10</sup>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 2018 年 1 月 1 日的一次讲话中表示, 朝鲜将开始大规模

模生产核弹头和弹道导弹。<sup>11</sup> 目前没有公开证据表明朝鲜的说法，即朝鲜已制造出一种可用于弹道导弹的核弹头。据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朝鲜已成功设计并生产出一种可由弹道导弹投送的核武器。<sup>12</sup> 韩国国防部在其 2016 年发布的国防白皮书(两年一次)支出，朝鲜在核弹头小型化取得“重大”技术进步，但也未表明朝鲜是否已成功做到这一点。<sup>13</sup> 美国情报界和军方对此表示怀疑，尤其是对朝远程弹道导弹作战能力表示质疑。2017 年 8 月，韩国国防部副部长徐洙石表示，“美国和韩国都不相信朝鲜完全掌握了多弹头分导材料技术”。<sup>14</sup> 2018 年 1 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美国将军保罗·塞尔瓦表示，“朝鲜尚未表现出其已掌握多弹头分导瞄准和引信技术”。<sup>15</sup>

表 6.10 2018 年 1 月朝鲜具备的潜在核力量

型号 a	射程 (公里)	有效载荷 (公斤)	状态	弹头 数量
弹道导弹				...
火星-7 (芦洞)	>1200	1000	单级, 液体燃料。不足 100 个发射装置;首次部署于 1990 年。	
火星-9 (飞毛腿 ER)	1000	500	飞毛腿导弹变种, 加长弹身以增加燃料, 可能承担核任务	
北极星-2 (KN-15)	1000	...	二级固体燃料, 发射筒发射。北极星-1 潜射弹道导弹的陆基版;2017 年进行了两次试射。	
火星-10 (舞水端 BM-25)	>3000	(1000)	研发中, 单级液体助推, 2016 年多次试射, 未获成功。	
火星-13 (KN-08) b	>5500	...	研发中, 3 级洲际弹道导弹, 不确定是否进行试射。	
火星-14 (KN-20)	6700-1040 0	500-1000	正在研发中的 2 级液体燃料导弹; 2017 年进行了两次测试。	
火星-15 (KN-22)	8500-1300 0	1000-150 0	正在研发中的 2 级液体燃料导弹; 2017 年进行过一次测试。	
大浦洞-2c	12000	...	研发中; 2012 年 12 月和 2016 年 2 月, 作为 3 级运载火箭将卫星送入轨道	
海基弹道导弹				
北极星-1 (KN-11) d	...	...	研发中, 两级固体助推, 取代了之前的液体燃料版本。	
合计				(10-20) e

.. -无数据或不适用, ( ) =数据不确定, SLBM=潜射弹道导弹

a 没有任何公开证据表明朝鲜已经开发和测试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分级远程弹道导弹, 并为此设计出尺寸足够紧凑的核弹头, 或已列装具有完备战斗力的此类武器。

b 两级助推变种, KN-14, 还在研发之中, 并未进行试射。

c 两级助推的大浦洞-1 导弹曾在 1998 年试射, 但未获成功。

d SIPRI 估计朝鲜储备的核材料, 可生产 20-30 枚核弹头。

e 经过 6 次试验, 其中 1 次试验当量超过 20 万吨, 朝鲜可能拥有少量可运载核弹头。

资料来源:美国空军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威胁;简氏战略武器系统;国际战略研究所, 军事平衡 2018(劳特里奇:伦敦, 2018);《核笔记本》,《原子科学家公报》, 各种问题;作者的估算。

## 中程弹道导弹

假设朝鲜真能生产一枚小型核弹头, 一些观察人士估计, 以朝鲜导弹的规模、



射程和作战状态，火星-7(又称芦洞中程导弹)最有可能担当核投送任务。<sup>16</sup> 以前苏联时期飞毛腿导弹设计为原型，芦洞为单级液体燃料导弹，估计最大射程超过1200公里。朝鲜战略火箭部队在2016年，先后对芦洞导弹进行了5次实验发射。<sup>17</sup>2017年未进行任何试射。

朝鲜已研发出单级液体燃料火星-9，也成为分毛腿-ER(增程)导弹。飞毛腿-ER是基于火星-6(飞毛腿C变体)，弹体加长以增加燃料携带量，该型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sup>18</sup>2017年3月6日，朝鲜西北部的卫星发射基地同时发射了4枚飞毛腿-ER。<sup>19</sup> 据报道，第5枚发射失败。<sup>20</sup> 导弹飞行近1000公里，最后落入距日本约350公里的日本海。<sup>21</sup> 试射引起日本严重关注，其原因就是面对日本的导弹防御系统，朝鲜导弹当前已具备突防能力，同时未来将部署的导弹也是如此。

<sup>22</sup>

火星-10导弹，也被称为舞水端或BM-25，为液体燃料单级助推型导弹，估计射程超过3000公里。舞水端首次亮相是于2010年阅兵式，但只到2016年飞行测试前从未公开。2016年开始飞行测试，屡试屡败。<sup>23</sup> 2017年并未进行飞行试验，究竟研发进展到何种程度，尚不得而知。

火星-12(美国国防部DOD编号KN-17)是一种单级中程导弹。该型导弹据信装备了新的液体燃料助推发动机，同时也有许多设计特征，可作为未来ICBM技术的试验平台。<sup>24</sup> 一些分析人士推测，导弹携带一个小型尾端增程装置，一是增大射程，二是提升弹头精准度。<sup>25</sup> 该型导弹估计射程为3300至4500公里，足以打击包括关岛在内的西太平洋美军基地。2017年5月14日，火星-12成功完成首次试射。<sup>26</sup> 上月举行的3次试射均告失败。<sup>27</sup> 8月27日，朝鲜军队战略火箭部队司令部试射了一枚火星-12导弹，导弹飞行了2700公里，飞跃日本北部北海道上空，随后分解成3块坠入太平洋。<sup>28</sup> 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引发日本政府强烈谴责。<sup>29</sup> 9月15日试射的一枚火星-12也飞越了日本领空，最后坠入太平洋。3700公里的飞行距离也创下了此前朝鲜导弹射程之最。<sup>30</sup> 同以前的钢筋混凝土发射平台不同的是，此次为机动平台发射车发射，这表明朝鲜导弹的作战准备已上升到更高水准。<sup>31</sup>

朝鲜正在研制一种潜射弹道导弹(SLBM)，命名为北极星2号(“波利斯-2”，美国国防部编号KN-11)，是北极星-1SLBM的陆基版。导弹为两级助推，射程

超过 1000 公里。2017 年 2 月 12 日进行了首次试验，随后在 2017 年 5 月 21 日进行了第 2 次试验。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开发北极星-2，其目的就在于提升其核弹道导弹系统生存能力。相较固体燃料，液体燃料发射更迅速，同时相关发射配套车辆更少，暴露在敌方监控下的概率就更低。<sup>34</sup>

## 洲际弹道导弹

外界普遍认为，朝鲜优先考虑制造和部署一种能够向美国本土目标发射核弹头的远程弹道导弹。近年来，朝鲜已连续研发了数个导弹系列，其射程越来越远，运载能力也越来越强大。

朝鲜最先推出火星-13（美国国防部代号 KN-08）是在 2012 年 4 月的阅兵式，火星-13 为公路机动型三级洲际导弹。尽管一些民间分析人士认为阅兵式上的导弹只是实物模型。<sup>35</sup>对其射程和载荷的估计只能说存在极大不确定性。截至 2017 年底，该型导弹还未进行试射。

朝鲜已研发火星-14（美国国防部代号 KN-20），其原型机首次出现在 2015 年的阅兵式上。<sup>36</sup>两级导弹似乎是使用和单级火星-12 导弹一样的高性能液体推进剂助推发动机。<sup>37</sup>2017 年 7 月 4 日和 7 月 28 日，在移动平台上进行了两次试射。导弹都被推入高空轨道，以免飞越日本领空，最大飞行行程分别达到 2800 公里和 3700 公里。第 2 次试射并不能视为完全成功，因为导弹携带的分导弹头在未触及地面时便已明显解体。据估计，火星-14 射程可到 10400 公里，取决于其有效载荷和飞行轨迹。<sup>39</sup>

朝鲜正在研发一种新型两级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5（美国国防部指定代号 KN-22），其二级发动机明显比火星 14 更大，助推器引擎也更强大。2017 年 11 月 28 日进行了首次试飞，当时一枚火星-15 导弹被送入高层轨道，比以往的朝鲜导弹飞的更高，飞的更久。有人估计火星-15 正常轨道的理论射程极值可达 13000 公里——足够覆盖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美国东海岸其他目标。<sup>40</sup>导弹载荷较轻，但如果增加载荷，其射程将大幅度下降。据朝鲜政府在核试验后发表的一份声明，火星-15 是“装备超大型重型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全境”，“完成导弹武器战略目标”。<sup>42</sup>

总体而言，2017 年，是朝鲜在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技术方面取得跨越式发

展的一年，其发展速度让众多业内专家叹为观止。<sup>43</sup>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朝鲜尚未证实其洲际弹道导弹性能可靠性，尤其是其多弹头分导技术及可靠性方面。<sup>44</sup>但是，过去一年朝鲜所取得的成绩让人们相信，这一进程将大幅缩短。根据2017年6月媒体报道，美国国防情报局得出结论，朝鲜将能够在2018年某个时候生产中一种“可靠、可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美国情报界此前曾评估，朝鲜最早要到2020年才能拥有可靠的洲际弹道导弹(ICBM)能力。<sup>45</sup>韩国国防部副部长徐柱锡2017年8月表示，朝鲜“至少需要一至两年，才能掌握远程导弹运载系统中的多弹头分导技术”。<sup>46</sup>

### 潜射弹道导弹

朝鲜正在研制一种潜射弹道导弹(SLBM)，命名为北极星1(“波利斯-1”，美国国防部编号KN-11)。导弹现定型为两级助推型，在液体燃料试射失败后转为使用固体燃料设计。<sup>47</sup>在经历了一系列失败之后，2016年8月朝鲜成功的从一艘实验潜艇上发射北极星1导弹。<sup>48</sup>2017年朝鲜成功的进行了一系列水下发射，旨在对导弹稳定性进行评估。同时也进行了若干水下发射管试射，但并未进行任何的飞行试验。<sup>49</sup>多数观察人士认为，朝鲜在设计、建造和部署一支潜射弹道导弹部队之前，还有很多技术挑战需要克服。然而，自2017年11月以来的商业卫星图像显示，新浦船厂似乎正在建造一艘新潜艇，可发射SLBM且体型更大。<sup>50</sup>时至年末，朝鲜的技术进步，让美日韩更加忧心忡忡，举行联合军演以应对未来朝鲜潜艇可能带来的威胁。<sup>51</sup>

1 见韩国联合通讯社，“朝鲜已有50公斤武器级钚：韩国国防白皮书”，2017年1月11日；奥尔布赖特·D和凯莱赫-维甘蒂尼·S，“宁边核设施钚、氚和高浓缩铀生产”，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图片简报》，2016年6月14日。

- 2 贝穆德斯·J, “朝鲜宁边核设施:可能生产更多用于核武器的钚”, 38North 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7 年 7 月 14 日。
- 3 共同社, “朝鲜确认重启钚处理”, 《日本时报》, 2016 年 8 月 17 日。
- 4 奥尔布赖特和凯莱赫·韦尔甘蒂(注 1);赫克·S, “协议框架后的朝鲜核设施”, 工作文件(弗里曼·斯波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 斯坦福大学:斯坦福, 加利福尼亚, 2016)。
- 5 试验技术评估和 1945 年以来的全球核武试验概述见本章第 11 节。
- 6 朝鲜中央通讯社, “朝鲜核武器研究所成功试射可搭载氢弹弹头的 ICBM”, 2017 年 9 月 3 日。
- 7 见刘易斯·J, “欢迎来到朝鲜核热俱乐部!”, 《外交政策》, 2017 年 9 月 4 日。
- 8 多明格斯·G, “朝鲜进行了第 6 次也是最大的一次核试验”,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9 月 13 日, 第 6 页。
- 9 早期核试验, 见费琴科·V 和费尔姆·赫尔格伦·R, 核爆炸 1945-2006, SIPRI 年鉴 2007;费琴科·V, 核爆炸 1945-2009, SIPRI 年鉴 2010;费琴科·V, 核爆炸 1945-2013, SIPRI 年鉴 2014;费琴科·V, 核爆炸 1945-2016, SIPRI 年鉴 2017。
- 10 詹姆斯·马丁不扩散研究中心, 朝鲜导弹测试数据库, 2017 年 11 月 30 日。朝鲜在 2017 年进行了一次额外的试验, 但导弹类型尚不清楚。
- 11 朝鲜中央通讯社, “金正恩发表新年致辞”, 2018 年 1 月 1 日。
- 12 沃里克·J, 中岛·E 和法菲尔德·A, “美国分析人士表示, 朝鲜目前正在制造可用于导弹的核武器”,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8 月 8 日。
- 1314 “北朝仍然需要时间完善重返大气层技术:韩国国防部副部长”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13 日。
- 15 阿里·I, “美国将军称朝鲜没有展示 ICBM 的所有部件”, 路透社, 2018 年 1 月 30 日。
- 16 见菲茨帕特里克·M, “朝鲜暂停核试验?”, 《香格里拉之声》, 国际战略研究所, 2014 年 5 月 27 日。
- 17 3 枚导弹飞行测试显然是成功的, 但是 2 枚导弹在发射后不久爆炸(2016 年 7 月 1 枚, 2016 年 8 月 1 日 1 枚)。权·K, 贝林格·J 和汉娜·J, “韩国和美国表示, 朝鲜发射了 2 枚弹道导弹”, CNN, 2016 年 8 月 3 日。
- 帕克·B, “2016 年国防白皮书, 估计朝鲜拥有 50 公斤钚”, 《韩民族日报》, 2017 年 1 月 12 日。
- 18 美国空军,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NASIC), 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威胁(NASIC:赖特-帕特森空军基地, 俄亥俄州, 2017 年 7 月), 第 18 页, 第 25 页。
- 19 贝穆德斯·J 和刘·J, “朝鲜西海卫星发射站:可见飞毛腿发射场;2017 年 3 月 17 日, 美朝研究所, 38 度北网站。
- 20 席姆勒·D, “朝鲜上周试射了第 5 枚导弹吗?”, 《北朝新闻》, 2017 年 3 月 16 日。
- 21 汉考克斯·P 和威斯克·B, “朝鲜向日本海发射了 4 枚导弹”, CNN, 2017 年 3 月 7 日。
- 22 里克·M, “日本分析人士说, 朝鲜的发射可能是对新攻击战略的考验”, 《纽约时报》, 2017 年 3 月 6 日。
- 23 扎韦尔斯贝格·R 和基斯林·J, “朝鲜舞水端导弹:性能评估”,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6 年 12 月 20 日。2016 年, 朝鲜对舞水端导弹系统进行了 8 次飞行测试。只有一次测试被认定为成功。其他测试中, 导弹在发射时或发射后不久就爆炸了。
- 24 易·Y, “火星-12 是北朝 ICBM 研发进程中的里程碑”, 《韩民族日报》, 2017 年 5 月 16 日;扎韦尔斯贝格·R, “对火星-12 导弹的快速技术分析”,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7 年 5 月 19 日。
- 25 埃勒曼·M, “朝鲜发射‘火星-12’:一个令人不安的事态”,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7 年 8 月 30 日。
- 26 费尔斯特德·P 和吉布森·N, “朝鲜向 2000 公里高空发射新型导弹”,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5 月 24 日, 第 8 页。
- 27 潘达·A, “独家报道:2017 年 4 月朝鲜进行了 3 次新型中程弹道导弹试验”, 《外交官》, 2017 年 6 月 3 日。
- 28 埃尔曼(注 25);费尔斯特德·P 和吉布森·N, “北朝 IRBM 飞越日本上空”,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9 月 6 日, 第 5 页。
- 29 菲尔德·A, “朝鲜导弹飞越日本上空, 加剧了紧张局势, 迫使东京做出愤怒回应”,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8 月 28 日;麦科里·J, “在朝鲜向日本发射导弹后, 特朗普和安倍誓言加大对朝压力”, 《卫报》, 2017 年 8 月 29 日。
- 30 朝鲜发射导弹第二次飞越日本上空, BBC 新闻, 2017 年 9 月 15 日。
- 31 格雷厄姆·C, 博伊尔·D 和康纳·N, “朝鲜向日本发射第二枚导弹, 美国要求中国和俄罗斯采取直接行动”, 《每日电讯报》, 2017 年 9 月 15 日;潘达·A, “朝鲜对火星-12 导弹的信心越来越大”, 《外交家》, 2017 年 9 月 17 日。”
- 32 美国空军, 国家航空航天情报中心(注 18), 第 25 页。
- 33 费尔斯特德·P 和吉布森·N, “朝鲜发射弹道导弹挑战特朗普的底线”,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2 月 22 日, 第 16 页;BBC 新闻, “朝鲜证实”新的弹道导弹试验“成功”, 2017 年 5 月 21 日。
- 34 潘达·A, “这不是洲际弹道导弹, 但朝鲜 2017 年首次导弹试射意义重大”, 《外交官》, 2017 年 2 月 14 日。
- 35 席勒·M 和凯利·R, “演变的威胁:朝鲜对 ICBM 的追求”, 《简氏防务周刊》, 2017 年 1 月 18 日, 第 24 页。
- 36 席勒和凯利(注 35)。
- 37 一位民间分析师表示, 朝鲜可能通过非法渠道从俄罗斯或乌克兰获得发动机。埃尔曼·M, “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秘诀”, IISS voice 博客, 国际战略研究所, 2017 年 8 月 14 日。
- 38 席林·J, “朝鲜 ICBM 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7 年 8 月 1 日。

- 39 赖特·D, “朝鲜 ICBM 看起来可以打到美国大城市”, All Things Nuclear (一切为核) 博客, 忧思科学家联盟, 2017 年 7 月 28 日。
- 40 赖特·D, “朝鲜火星-15 导弹重返大气层”, All Things Nuclear (一切为核) 博客, 忧思科学家联盟, 2017 年 12 月 7 日。
- 41 埃勒曼·M, “朝鲜第三次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7 年 11 月 29 日; 赖特(注 40)。
- 42 朝鲜中央通讯社, 朝鲜政府声明成功试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 2017 年 11 月 29 日。
- 43 布罗德·W, 桑格·D, “美国情报机构是如何低估朝鲜的”, 《纽约时报》, 2018 年 1 月 6 日。
- 44 赖特(注 40); 埃勒曼(注 41)。
- 45 中岛美嘉·E, 法菲尔德·A 和沃里克·J, “美国官员在最新评估报告中警告称, 朝鲜明年可能突破洲际弹道导弹(ICBM)门槛”, 《华盛顿时报》, 2017 年 7 月 25 日。
- 46 “朝鲜仍然需要时间来完善再入技术: 韩国国防部副部长”(注 14)。
- 47 席林·J, “朝鲜试射了一种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6 年 4 月 25 日。
- 48 帕克·J·M 和金姆·J, “朝鲜向日本发射潜射弹道导弹”, 2016 年 8 月 24 日。
- 49 赖亚尔·J, “朝鲜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潜射导弹系统测试”, 《每日电讯报》, 2017 年 8 月 1 日。
- 50 贝穆德斯·J, “朝鲜潜射弹道导弹计划向前推进: 存在舰船制造和导弹试射的迹象”, 38 度北网站, 美朝研究所, 2017 年 11 月 16 日。
- 51 穆兰尼·G, “朝鲜潜射导弹的威胁促成美国主导的多国联合军演”, 《纽约时报》, 2017 年 12 月 11 日。

## 第十节. 2017 年全球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

莫里茨·库特，齐亚·米安，帕维尔·波德维格

国际裂变材料专家小组

对于所有类型核爆炸物，从第一代裂变武器到先进的热核武器，能够维持爆炸性裂变链式反应的材料都必不可少。这些裂变物质中最为常见的就是高浓缩铀 (HEU) 和钚。本节详细介绍了目前高浓缩铀 (表 6. 11) 和分离钚 (表 6. 12)，包括武器级裂变材料和民用材料库存情况，以及当前此类材料的生产能力 (表 6. 13 和表 6. 14)。表中信息根据全球裂变材料报告 (IPFM) 的最新估算。2017 年年末，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发布了最新的关于民用钚和高浓缩铀库存的年度声明，数据截至 2016 年年末。

高浓缩铀和钚的生产都是从天然铀开始。天然铀的成分几乎全是不能进行非链反应的铀-238 (U-238) 同位素，而铀-235 的含量约为 0. 7%，但铀-235 的浓度可以通过浓缩法提升——最常见的办法就是使用气体离心机。经过浓缩的铀，若铀-235 含量低于 20% (通常为 3% - 5%)，则适合用于核电反应堆。如果铀-235 含量达到 20% 以上，则被称为“HEU” (高浓缩铀)，通常被认为是武器级铀的最低浓度。然而，为了尽量最大限度核爆物质质量，武器级铀通常浓缩到超过 90% 含量。钚的生产是在反应堆中通过中子辐射铀-238，然后以化学后处理办法将其乏燃料中分离出来。钚的形态是多种同位素混合体，其中大部分可用于武器。武器设计师更倾向使用主要含钚-239 的同位素，其原因就在于它的中子和伽马射线自发放射较低，其放射性衰变所消耗的热能较小。武器级钚通常含有 90% 以上的钚-239 同位素。核电厂反应堆乏燃料里的钚 (反应堆级钚) 一般只含 50%-60% 的钚-239，但均已可用于核武器，甚至第一代核武器的设计原理就是如此。

表 6.11 2017 年全球高浓缩铀库存量

国家	库存量 (吨) a	生产状况	说明
中国 b	14±3	1987-1989 年停产	
法国 c	30±6	1996 年停产	包括已宣布的 4.8 吨民用铀
印度 d	4±1.4	继续生产	包括海军核反应堆高浓缩铀
以色列 e	0.3	——	
巴基斯坦	3.4±0.4	继续生产	
俄罗斯 f	679±120	1987-1988 年停产	并未为海军或民用目的保留燃料
英国 g	21.1	1962 年停产	包括 1.37 吨宣布为民用
美国 h	574.5 (其中 95 吨为 非军事用途)	1992 年停产	包括海军反应堆留存
其他国家 i	-15		
总量	1340 (78 其中 95 吨为非军事用途)		

HEU = 高浓缩铀

a 这些材料大部分是丰度为 90%-93% 的浓缩铀-235，通常被视为武器级。对一些重要的例外情况进行了说明。俄罗斯核美国截至 2016 年底分别稀释（即降低铀-235 的浓度）的过剩武器和民用 HEU 已计算在内。上表数据均为截至 2016 年年末。

b 修订后的估算是基于国际裂变材料小组（IPFM）对中国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的新评估做出。

c 截至 2016 年年底，法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宣布了 4.8 吨民用 HEU。此处认为这些浓度为 93% 的武器级高浓缩铀，虽然 1.54 吨是已被辐照的形态。只是对 26 吨军用库存的估量有不确定性，而对已宣布的民用库存并无不确定问题。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法国的武器级浓缩铀远低于前期估计（ $10 \pm 2$  吨或低至  $6 \pm 2$  吨）。然而，有证据表明，皮埃尔拉特浓缩铀工厂其有效运行时间及低等级武器级 HEU 均大幅低于此前估计。

d 据信印度正在生产高浓铀（浓缩至 30-45%）用作海军反应堆燃料。估计高浓铀的浓度为 30%。

e 以色列可能在 1965 年或之前从美国获得了大约 300 公斤的武器级高浓铀。

f 这个估计可能低估了俄罗斯的高浓铀量，因为假定俄罗斯在 1988 年停止生产所有高浓铀。然而，俄罗斯可能在 1988 年之后还在继续生产民用和非武器军事用途高浓铀。海军反应堆废料不计入当前库存，因为其浓度低于 20% 铀-235。

g 截至 2002 年 3 月 31 日，英国宣布储存 21.9 吨高浓铀，其平均浓缩没有给出。其中一些已经被用于海军燃料中。截至 2016 年底，英国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 1.37 吨民用高浓铀库存。

h 美国高浓缩铀的数量为实际吨量，并非 93% 浓缩当量等值换算。2016 年，美国宣布，截至 2013 年 9 月 30 日，美国 HEU 库存为 585.6 吨，其中 499.4 吨用于国家安全或非国家安全项目，含核武器，舰船推进燃料，能源及科研用途。余下的 86.2 吨，其中 41.6 吨如果不是作为低浓度废料，就可能被稀释成低浓度铀，另外还有 44.6 吨的乏燃料。已宣布的 95 吨剩余 HEU 以及需要稀释的相关核材料中，75.1 吨已完成稀释和 20 吨将被海运至稀释地的核材料。

i 2016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年度报告列出了截至 2015 年年底的非核武国家全面保障措施下存储 HEU 共 181 项核心数量数据。考虑到材料浓缩程度的不确定性，多数为实验堆燃料，将其假设为 15 吨 HEU。其中大约 10 吨在哈萨克斯坦，并已受到辐照；它最初为略高于 20% 的燃料。很可能，此材料经过辐照已不再是 HEU。

j 总数四舍五入至最接近的 5 吨数量。

资料来源：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中国：张·H。

法国：法国关于钚管理政策的来文，INF/CIRC/549/Add.5/21，2017 年 9 月 29 日；菲利普·S，格拉泽·A，《气体扩散浓缩工厂的核考古学》，《科学和全球安全》，第 66 期，No2。（2014 年），第 27-49 页。以色列：迈尔斯·H，“以色列第一种裂变材料的真正来源”，《今日军控》，第 37 期，No.8（2007 年 10 月），第 56 页；另见吉林斯基 V，马特森·R. J.，“重访 NUMEC 事件”，《原子科学家公报》，第 66 期，No2，（2010 年 3 月/2010 年）。英国：英国国防部（MOD），英国国防高浓缩铀历史记录，2006 年 3 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就其钚管理政策来文 INF/CIRC / 549 / Add.8 / 18，2015 年 10 月 8 日。美国：美国能源（DOE），高度浓缩铀，达到平衡：1945 年至 1996 年 9 月 30 日美国高浓铀生产，采购和利用活动的历史报告（能源部：华盛顿特区，2001 年）；个人通讯，美国能源部，裂变材料处置办公室，国家核安全局；新闻秘书白宫办公室，情况说明：美国高浓缩铀库存透明度”，2016 年 3 月 31 日；艾恩·C·W，“美国剩余高浓缩铀处置状况”，核材料管理学会，2016 年 7 月 26 日，亚特兰大，第 57 届年会“无核武器国家：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 2016 年年度报告”（国际原子能机构：维也纳，2017 年），附件表 A.4，第 123 页。

表 6.12 2017 年全球分离钚存量

国家	军用库存 (吨)	军用生产状况	民用库存 (吨) a
中国	2.9±0.6	1991 年停产	0.04
法国	6±1.0	1992 年停产	65.4 (不包括外国拥有的 16.3 吨)
德国 b	—	—	0.6
印度 c	0.58±0.15	继续生产	6.4±3.5 (包括受保护监督的 0.4 吨)
以色列 d	0.9±0.13	继续生产	—
日本	—	—	47.0 吨 (包括存放在英国和法国的 37.1 吨)
朝鲜 e	0.04	不确定	—
巴基斯坦 f	0.28±0.09	继续生产	—
俄罗斯 g	128±8 (申报 40 吨过剩量)	2010 年停产	57.2
英国 h	3.2	1995 年停产	110.3 (不包括外国拥有的 23.2 吨)
美国 i	87.8 (申报 49.4 吨过剩量)	1988 年停产	—
其他国家 j	—	—	2.3
总量 k	-230 (其中 83 吨为申报过剩)		-290

a 一些国家将所拥有的民用钚储存在海外，主要是在法国和英国，但不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按照 IAEA INFCIRC/549 宣言要求提交报告。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意大利、荷兰和西班牙，数据截至 2016 年底。

b 这一估计很可能是高估，因为即便燃料已经开始在反应堆中辐照，德国显然还是报告的是钚在未辐照混合氧化物 (MOX) 燃料。

c 作为 2005 印度-美国民用核合作倡议的一部分，印度已经将分离钚归于军用范畴。尽管钚在这里被打上了民用的标签，因为用作增殖反应堆燃料，但在印度政府和 IAEA 在 2009 年 2 月 2 日签订的“仅限印度”的保障协议中，钚并未被置于安全保障之列。印度再加工工厂的实际效率要比先前估计的要低得多。

d 据信，至 2015 年年底以色列仍在运行迪莫纳钚生产反应堆，但可能主要用于氙生产，数据截至 2016 年底。

e 据报道，朝鲜在 2008 年 6 月宣布钚储备为 37 公斤。朝鲜在 2009 年恢复了钚的生产，但在 2009 - 17 年进行的核试验中，可能消耗了一些材料。

f 截至 2016 年年底，巴基斯坦在胡沙布核电站运行了 4 个钚生产反应堆。这一估计假定，2016 年巴基斯坦从两座新反应堆的冷却乏燃料中分离出钚，其中一座在 2013 年某个时候开始运行，另一座在 2014 年末或 2015 年初开始运行。

g 不能用于武器的 40 吨钚包括储存在马雅克裂变材料储存设施的 25 吨武器来源钚，1995 年 1 月 1 日至 2010 年 4 月 15 日期间产生的约 15 吨武器级钚，随后最后一个钚生产反应堆关闭。根据 1997 年签署的美俄钚生产反应堆协议条款，目前储存在热列兹诺戈尔斯克的 1994 年后钚不能用于武器目的。俄罗斯承诺销毁 34 吨钚不可用钚。作为美俄钚管理和处置协议的一部分，武器 (包括储存在马雅克的所有 25 吨钚) 于 2000 年结束。俄罗斯在其 INFCIRC / 549 声明中不包括不可用于武器的钚。它也没有使它报告的钚作为平民可用于原子能机构的相应保障措施。

h 2015 年年底，英国宣布 110.3 吨钚为民用 (不包括存储海外的 23.2 吨钚)。这其中就包括 4.4 吨军用钚被宣布过剩，已被置于欧洲原子能机构的安全保障之下，以满足 IAEA 安全规程之要求。

i 截至 2009 年 9 月 30 日，美国宣布政府拥有的钚库存量为 95.4 吨。在 2016 年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 / 549 声明中，美国宣布 49 吨未经辐照的钚 (分离和 MOX) 作为库存的一部分被认定为军事目的过剩的人。由于这些材料大部分以分类形式存储，因此被视为军用库存。美国认为总共有 61.5 吨钚被宣布为超出国家安全需求。其中包括 49 吨未经辐照的钚，4.5 吨作为废物处理的钚，自 1994 年以来因放射性衰变而损失 0.2 吨，以及 7.8 吨经辐照的政府拥有的钚。INFCIRC / 549 报告的钚还包括 2016 年从日本、德国和瑞士运往美国的 0.4 吨钚 (分别为 331 千克，30 千克和 18 千克)。与 49 吨未经辐照的钚一样，这种材料不会用于武器。但是，它没有被置于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之下，因此它与军事材料一起计算在内。

j 估算是将 INFCIRC/549 报告中申报为“属于他人”的钚中减去“其他地方持有”的钚。

k 总数四舍五入至最近的 5 吨。

资料来源：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及生产 (IPFM: 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2015 年 12 月)。

民用库存 (印度除外): 各国向 IAEA 的申报, INFCIRC/549。中国: 张·H, 中国的裂变材料产品和库存 (IPFM: 普林斯顿, 新泽西州, 2017 年 12 月)。

朝鲜: 凯斯勒·G, 2008 年 7 月 2 日, 《华盛顿邮报》; 赫克·S, 《我们对朝鲜核武器的真正了解》, 《外交事务》, 2017 年 12 月 4 日。俄罗斯: 2000 年 8 月 29 日和 9 月 1 日签署的《关于不再用于国防目的和有关合作项目下钚的管理和处置协定》(俄美钚管理和处置协定), 经 2010 年 4 月修订, 于 2011 年 7 月生效。美国: 国家核安全局 (NNSA), 美国钚平衡, 1944-2009 (国家核安全局: 华盛顿特区, 2012 年 6 月)。



表 6.13 2017 年世界主要铀浓缩设施及产能

国家	设施名称及所在地	类别	状况	浓缩程序 A	浓缩能力 (SWU/年) B
阿根廷 C	皮尔卡尼耶乌	民用	恢复运行	GD	20
巴西	雷森浓缩铀厂	民用	扩建	GC	120
中国 D	兰州	民用	运行	GC	2600
	汉中（陕西）	民用	运行	GC	2000
	峨眉山	民用	运行	GC	1050
	贺平	军民两用	运行	GD/CP	230
法国	乔治贝斯浓缩厂 2 期	民用	运行	GC	7500
德国	格罗瑙厂	民用	运行	GC	4000
印度	Ratthalli	军用	运行	GC	15-30
伊朗 E	纳坦兹	民用	有限运行	GC	3.5-5
	库姆（福尔多）	民用	闲置	GC	...
日本	六所村 F	民用	恢复运行	GC	75
朝鲜	宁边 G	。。	不确定	GC	8
荷兰	阿尔默洛	民用	运行	GC	5400
巴基斯坦	加德瓦尔	军用	运行	GC	...
	卡胡塔	军用	运行	GC	15-45
俄罗斯 H	安加尔斯克	民用	运行	GC	4000
	新乌拉尔斯克	民用	运行	GC	13300
	谢维尔斯卡	民用	运行	GC	3800
	泽列诺戈尔斯克	民用	运行	GC	7900
英国	卡本赫斯特	民用	运行	GC	4700
美国 I	尤尼斯	民用	运行	GC	4700

A 气体分离（GC）是用于提高铀中的铀 235 含量的主要同位素分离技术，但还有一些设施继续使用气体扩散技术。（GD）

B SWU /yr 是一年的分离功；一个 SWU 是计量浓缩设施中把一定量的铀 235 分离成高低两种浓度的铀 235 所作的功。表中标出的能力范围是表示该设施正在努力扩大能力，或表示估量具有不确定性。

C 2015 年 12 月，阿根廷宣布计划恢复皮尔卡尼耶乌铀生产，该浓缩工厂曾于 20 世纪 90 年代关闭。

D 2015 年对中国浓缩能力的最新评估发现了新的浓缩场所，表明中国当前的浓缩能力大大高于先前预估。2017 年报告对上述估算进行了修正。

E 2015 年 7 月，伊朗同意了一项“联合综合行动计划”，结束了纳坦兹铀浓缩作业，但保留了离心机运行，并对纳坦兹的 50601R-1 离心机产能进行限制（相当于约 3500-5000 SWU /年），为期十年。

F 六所村离心机工厂正在改装新的离心机技术。截至 2016 年 12 月，运行能力非常低，每年约为 75 000 SWU。

G 北韩在 2010 年透露了其宁边浓缩设施，运行状况未知。

H 泽列诺戈尔斯克正在为快堆和研究堆燃料的高浓缩铀生产运行级联。

I 派克顿（美国浓缩公司，USEC）和伊格尔罗克（法国阿海珐）的新离心浓缩厂分别因技术和财务原因而搁置。

表 6.14 2017 年世界主要后处理设施

除特别标注外，所有设施均为轻水反应堆。

国家	设施名称或所在地	类别	状况	设计能力 (Thm/yr) a
中国 b	兰州试验厂	民用	运行中	50
法国	La Hague (UP-2)	民用	运行中	1000
	La Hague (UP-3)	民用	运行中	1000
印度 c	卡尔巴卡姆 (重水堆燃料)	军民两用	运行中	100
	塔拉普尔 (重水堆燃料)	军民两用	运行中	100
	塔拉普尔 (重水堆燃料)	军民两用	运行中	100
	特罗贝 (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50
以色列	迪莫纳 (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40-100
日本	JNC 东海	民用	将关闭 d	200
	六所村	民用	2021 年开始运行	800
朝鲜	宁边	军用	运行中	100-150
巴基斯坦	杰什玛 (重水堆燃料)	军用	在建	50-100
	尼罗里 (重水堆燃料)	军用	运行中	20-40
俄罗斯 e	马亚科 RT-1 奥焦尔斯克	民用	运行中	400
英国	BNFL B205 镁诺克斯反应堆	民用	2018 年将关闭	1500
	BNFL 塞拉菲尔德, 索普	民用	2020 年将关闭	1200
美国	萨凡纳河工厂	民用	运行中	15

HWR -重水反应堆

a 设计能力是指该后处理厂按设计要求能够处理的最大乏燃料量，是以一年的重金属吨位 (tHM/yr) 计量。tHM 是乏燃料中重金属数量的计量单位，在此处的重金属是铀。实际产量往往是设计产量的小部分。轻水堆乏燃料含量约为 1% 的钚，重水堆和石墨堆乏燃料中约有 0.4% 的钚。

b 中国正计划在酒泉建立一个年产能为 200tHM/yr 的后处理试点设施。

c 根据 2005 年签订的《印美民用核合作倡议》，印度决定它所有的后处理厂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核查。

d 2014 年日本原子能机构宣布计划关闭其东海后处理厂的前端设备，进一步有效结束了进一步的钚分离活动。2016 年，该厂仍在生产极少量的钚。

e 泽列诺戈尔斯克正在建设一个年产能为 250 tHM/yr 的试点实验中心。预计 2018 年开始投入运营。

表 6.13 资料来源：印度-亚洲新闻服务，'阿根廷总统为浓缩铀工厂剪彩'，商业标准，2015 年 12 月 1 日；张·H，“中国铀浓缩复合体”，《科学和全球安全》第 23 期，No. 3 (2015)，第 171-190 页；张·H，中国的裂变材料生产和库存（国际裂变材料小组：普林斯顿，新泽西州，2017 年 12 月）。增资能力数据基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核燃料循环信息系统 (INFCIS)；铀浓缩网站；和国际裂变材料小组 (IPFM)，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和生产 (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

表 6.14 资料来源：设计能力数据基于国际原子能机构，综合核燃料循环信息系统 (INFCIS)；和国际裂变材料小组 (IPFM)，2015 年全球裂变材料报告：核武器和裂变材料库存和生产 (IPFM：新泽西州普林斯顿，2015 年 12 月)。

## 第十一节. 1945-2017 年核爆炸

### 维塔利·费琴科

2017 年 9 月 3 日, 朝鲜进行了第 6 次核爆试验, 2016 年 1 月和 9 月、2013 年 2 月、2009 年 5 月和 2006 年 10 月进行了 5 次核爆试验。<sup>1</sup>

### 2017 年 9 月核试验

2017 年 9 月 3 日协调世界时 03:30(当地时间 12:00), 朝鲜在东北部曼塔普山下的丰溪里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地下核爆试验。<sup>2</sup>不久后, 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宣布, 成功举行了洲际弹道导弹(ICBM)氢弹试验, 并公布朝鲜核武器研究所(NWI)的一份声明, 详细介绍了该试验装置特点。<sup>3</sup>

在试验后将 NWI 对测试设备特性的讨论予以发表, 是一个新动向:2016 年 9 月的第 5 次核爆试验后首次发表。NWI 指出, 2017 年 9 月测试的是一枚“威力空前强大”的炸弹, 并宣称试验取得成功。NWI 同时表示, 朝鲜进行了“实验测量”, 以验证新型“氢弹”设计性能(a)“总爆炸威力”(当量);(b)“裂变与聚变能量”转化比;(c)“第一系统即氢弹高精度压缩技术和裂变链反应启动控制技术”即高爆炸药内爆组件和中子发射器的性能;以及(d)“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核材料利用率”, 或在主系统中进行裂变的比例, 而非由爆炸引起, 在第二系统中融化或裂变的材料的数量。<sup>4</sup>对测试装置特征的相关描述, 如“第一系统和第二系统的定向组合结构和多层辐射防爆结构设计”和“耐光热辐射材料和抗中子材料”, 在热核武器设计开源描述的基础上更难具体解释。然而, 这些声明似乎完全吻合泰勒热核设计, 所有热核武器国家都是在这一原理上发展而来。<sup>5</sup>

表 6. 15. 朝鲜核爆炸数据, 2017 年 9 月 3 日

来源 a	发震时刻(UTC)	纬度	经度	误差 b	体波震级 c
IDC	03:30:06.09 ± 3.7	41.3256° N	129.0760° E	±6.7 kme	6.07 ± 0.1
CEME	03:29:59.0	41.3° N	129.1° E	..	6.3
NEIC	03:30:01.760	41.332° N	129.030° E	±1.4 kmf	6.3
IES CAS	03:30:00	41.3° N	129.1° E	..	6.3
KMA	03:29:58	41.302° N	129.080° E	..	5.7
FOI	03:30	41.3° N	129.1° E	..	6.1

..=数据不可用;

CEME =俄罗斯科学院, 地球物理勘查, 中央实验系统科学考察队, 奥布宁斯克, 卡鲁加奥布尔, 俄罗斯; FOI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防研究局; IDC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CTBTO), 奥地利维也纳国际数据中心; IES CAS =中国科学院地球科学研究所, 中国北京; km =千米; KMA =韩国首尔韩国气象局; NEIC =美国地质调查局, 国家地震信息中心,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 UTC =协调世界时。

a 由于估算差异, 关于爆炸的确切地点和震级, 共提供 6 个来源数据, 1 个国际公认机构和 5 个国家组织以便比较 (如 IDC 和 CEME, NEIC, NORSAR)。

b 误差范围由数据源定义。

c 体波震级表示核爆规模。为合理准确地估算地下爆炸威力, 需要提供详细信息 (如爆炸发生地区地质条件)。体波大小是确定爆炸强弱的一种明确方法。

d IDC 只处于测试和临时运行模式, 核爆时, CTBTO 国际监测系统中的 50 个主要监测站 (共 120 个主要监测站) 中有 41 个在事件发生时提供数据。

e 该图是置信椭圆的半长轴的长度。置信椭圆面积为 109 平方公里, 比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现场视察制度 (1000 平方公里) 允许检查的最大面积小近 10 倍。

f 本图为水平位置误差, 定义为水平面上三个主要误差的最大投影长度。

资料来源: CTBTO, IDC, “技术简报”, 2017 年 9 月 3 日; CTBTO, IDC, ‘技术发现’, 2017 年 9 月 7 日; CEME, [关于 2017 年 9 月 3 日朝鲜发生地下核爆炸的消息], 2017 年 9 月 4 日 (俄文); NEIC, M 6.3 核爆炸: 朝鲜承旨白岩东北 21 公里 ENE, 美国地质调查局; IES CAS: 2017 年 9 月 3 日, 朝鲜核试验地震深度和等效估计的初步结果’, 2017 年 9 月 4 日; KMA, 地震火山监测部, “汉江北道发生人工地震”, 新闻稿, 2017 年 9 月 3 日; FOI, “朝鲜核武器试验”, 新闻稿, 2017 年 9 月 11 日。

与第 5 次试验一样, NWI 声明指出, “地面未见核物质泄露, 对周边环境也未造成任何不良影响”。

## 国际社会对 2017 年 9 月朝鲜核试验的核查

国际社会—国际组织、个别国家和众多研究机构, 综合利用现有技术 (包括地震学、放射性核素监测和卫星图像分析), 试图核实朝鲜的核试验。<sup>6</sup>

1996 年生效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为一项多边条约, 一旦生效, 禁止进行任何核爆。<sup>7</sup> 建立全面核禁试条约组织 (CTBTO) 筹备委员会, 为 CTBT 生效做好准备, 包括建立一套核爆炸国际监测系统 (IMS)。虽然截至 2018 年 2 月 1 日, 已有 166 个国家签署了 CTBT, 但仍有 44 个有核国家尚未签署, CTBT 无法生效。朝鲜就是这 44 个国家之一, 因此朝鲜也就未加入 IMS。

世界各地监测站所记录的地震数据用于估算 2017 年 9 月 3 日的爆炸时间、地点和规模 (见表 6. 15)。通过记录下的地震波类别, 判断出核爆炸试验深度 (不

足 1 公里)，而且相距很近，以及之前的 5 次核试验(特征距离只有几百米)表明，从而判断是爆炸而非地震。<sup>8</sup> 此次试验的特点就是其当量(见下文)产生的余震足以被地震监测站监测到。<sup>9</sup> 此外，监测万塔山山顶高度的综合孔径雷达 (SAR) 卫星图像现实，山峰高度“发生了明显沉降”，山脉西南侧 35 公顷侧移了好几米。<sup>10</sup> 据报道，核爆试验后的余震使得美国和中国得出结论，爆炸洞穴或隧道已经坍塌。<sup>11</sup>

即便是在对爆炸规模几乎不存在疑问的情况下，严格地说，单纯依据地震数据不足以证实地下爆炸为核爆。朝鲜 2006 年和 2013 年核试验之后，空气取样检测到核爆中释放出的氙放射性同位素时，核爆性质得以证实。<sup>12</sup> 在 2009 年朝鲜核试验之后，再未发现放射性氙或任何放射性物质的痕迹，2016 年也是如此。但是 2017 年，却得到一个相对模棱两可的结果。韩国政府宣布其核安全委员会在核试验后，在当地收集的“地面、空中和海上”样本中发现了氙 133。<sup>13</sup> CTBTO 还检测到放射性氙浓度升高并对此展开调查，但发现“9 月 3 日地震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性，尚无法做出结论。<sup>14</sup>

## 2017 年 9 月核试验结果之讨论

朝鲜并未公开其核爆试验计划或测量产量。各国研究人员做出的估算差异极大。公开的体波震级——一种记录地震程度的通用方式——在 5.7 至 6.3 之间。<sup>15</sup> 由于此类差异以及体波震级数值转换为爆炸当量在经验方法上的差异，当量估算从 5 万吨到百万吨不等。<sup>16</sup> 然而，多数研究人员同意，2017 年 9 月试验较 2016 年 9 月试验提升一个量级。比如，美国政府对爆炸当量的评估是 14 万吨，挪威政府评估为 12 万吨，瑞典政府和中国高校研究人员进行的独立评估，估计爆炸当量在 10-20 万吨之间。<sup>17</sup>

大多数评论人士都认为，朝鲜 2017 年 9 月 3 日测试的核爆炸装置是一种热核武器的说法还是说得过去的。<sup>18</sup>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虽然这些调查结果可能的确是正确的，但全部都是基于间接证据。公开资料对此事件的唯一直接证据描述是地震波数据。地震波可以作为爆炸当量的佐证，但并不能提供爆炸装置核、助推或热核性质相关信息，也不能证明爆炸装置是否使用铀或钚。放射性残留尤其是核爆放射性颗粒必须通过分析才能对具体细节进行判断。<sup>19</sup>

所测装置当量符合上述三种类型武器(核武器、助推装置或热核武器),因此不能用来彼此区分。例如 B61 核弹——目前美军核武库的一种真正的热核两级重力炸弹——据报道其各型当量在几千吨至 30 万吨之间。<sup>20</sup>相比之下,1952 年 11 月 16 日美国进行的常春藤之王试爆,是美国已知最大当量的存裂变核爆装置,当量约为 50 万吨。此外,一些评论人士指出如无尺寸和重量限制,在地下试验中获得 10 万吨当量在技术上而言,远较设计出 1 万至 2 万当量的小型核弹头来得容易。<sup>22</sup>

表 6.16. 核爆炸估算次数, 1945 - 2017 年

年份 a	美国 b		俄罗斯/ 苏联		英国 b		法国		中国		印度		巴基 斯坦		朝鲜		合计
	a	u	a	u	a	u	a	u	a	u	a	u	a	u	a	u	
1945	3	-	-	-	-	-	-	-	-	-	-	-	-	-	-	-	3
1946	2c	-	-	-	-	-	-	-	-	-	-	-	-	-	-	-	2
1948	3	-	-	-	-	-	-	-	-	-	-	-	-	-	-	-	3
1949	-	-	1	-	-	-	-	-	-	-	-	-	-	-	-	-	1
1951	15	1	2	-	-	-	-	-	-	-	-	-	-	-	-	-	18
1952	10	-	-	-	1	-	-	-	-	-	-	-	-	-	-	-	11
1953	11	-	5	-	2	-	-	-	-	-	-	-	-	-	-	-	18
1954	6	-	10	-	-	-	-	-	-	-	-	-	-	-	-	-	16
1955	17c	1	6c	-	-	-	-	-	-	-	-	-	-	-	-	-	24
1956	18	-	9	-	6	-	-	-	-	-	-	-	-	-	-	-	33
1957	27	5	16c	-	7	-	-	-	-	-	-	-	-	-	-	-	55
1958	62d	15	34	-	5	-	-	-	-	-	-	-	-	-	-	-	116
1960	-	-	-	-	-	-	3	-	-	-	-	-	-	-	-	-	3
1961	-	10	58c	1	-	-	1	1	-	-	-	-	-	-	-	-	71
1962	39c	57	78	1	-	2	-	1	-	-	-	-	-	-	-	-	178
1963	4	43	-	-	-	-	-	3	-	-	-	-	-	-	-	-	50
1964	-	45	-	9	-	2	-	3	1	-	-	-	-	-	-	-	60
1965	-	38	-	14	-	1	-	4	1	-	-	-	-	-	-	-	58
1966	-	48	-	18	-	-	6	1	3	-	-	-	-	-	-	-	76
1967	-	42	-	17	-	-	3	-	2	-	-	-	-	-	-	-	64
1968	-	56	-	17	-	-	5	-	1	-	-	-	-	-	-	-	79
1969	-	46	-	19	-	-	-	-	1	1	-	-	-	-	-	-	67
1970	-	39	-	16	-	-	8	-	1	-	-	-	-	-	-	-	64
1971	-	24	-	23	-	-	5	-	1	-	-	-	-	-	-	-	53
1972	-	27	-	24	-	-	4	-	2	-	-	-	-	-	-	-	57
1973	-	24	-	17	-	-	6	-	1	-	-	-	-	-	-	-	48
1974	-	22	-	21	-	1	9	-	1	-	-	1	-	-	-	-	55
1975	-	22	-	19	-	-	-	2	-	1	-	-	-	-	-	-	44
1976	-	20	-	21	-	1	-	5	3	1	-	-	-	-	-	-	51

1977	-	20	-	24	-	-	-	9	1	-	-	-	-	-	-	54
1978	-	19	-	31	-	2	-	11	2	1	-	-	-	-	-	66
1979	-	15	-	31	-	1	-	10	1	-	-	-	-	-	-	58
1980	-	14	-	24	-	3	-	12	1	-	-	-	-	-	-	54
1981	-	16	-	21	-	1	-	12	-	-	-	-	-	-	-	50
1982	-	18	-	19	-	1	-	10	-	1	-	-	-	-	-	49
1983	-	18	-	25	-	1	-	9	-	2	-	-	-	-	-	55
1984	-	18	-	27	-	2	-	8	-	2	-	-	-	-	-	57
1985	-	17	-	10	-	1	-	8	-	-	-	-	-	-	-	36
1986	-	14	-	-	-	1	-	8	-	-	-	-	-	-	-	23
1987	-	14	-	23	-	1	-	8	-	1	-	-	-	-	-	47
1988	-	15	-	16	-	-	-	8	-	1	-	-	-	-	-	40
1989	-	11	-	7	-	1	-	9	-	-	-	-	-	-	-	28
1990	-	8	-	1	-	1	-	6	-	2	-	-	-	-	-	18
1991	-	7	-	-	-	1	-	6	-	-	-	-	-	-	-	14
1992	-	6	-	-	-	-	-	-	-	2	-	-	-	-	-	8
1993	-	-	-	-	-	-	-	-	-	1	-	-	-	-	-	1
1994	-	-	-	-	-	-	-	-	-	2	-	-	-	-	-	2
1995	-	-	-	-	-	-	-	5	-	2	-	-	-	-	-	7
1996	-	-	-	-	-	-	-	1	-	2	-	-	-	-	-	3
1998	-	-	-	-	-	-	-	-	-	-	-	2e	-	2e	-	4
2006	-	-	-	-	-	-	-	-	-	-	-	-	-	-	1	1
2009	-	-	-	-	-	-	-	-	-	-	-	-	-	-	1	1
2013	-	-	-	-	-	-	-	-	-	-	-	-	-	-	1	1
2016	-	-	-	-	-	-	-	-	-	-	-	-	-	-	2	2
2017	-	-	-	-	-	-	-	-	-	-	-	-	-	-	1	1
小计	217	815	219	496	21	24	50	160	23	22	-	3	-	2	-	6
合计	1032		715		45		210		45		3		2		6	2058

- = 未知核试验; a = 大气层的 (少量情况为水下); u = 地下 f; USSR = 苏联。  
a 所有英国测试进行了从 1962 年与美国共同在美国内华达州试验场,但只有在“英国”表中列出。因此,美国测试的数量比显示的要多。英国进行的安全测试不包括在表中。  
b 表格包括这些年已知核爆炸。  
c 其中 1 次为水下核试验。  
d 其中 2 次为水下核试验。  
e 印度 1998 年 5 月 11 日和 13 日的爆炸被列为一次试验。1998 年 5 月 28 日巴基斯坦 5 次爆炸也被列为 1 次核试验。  
f 1990 年协议和 1974 年苏美禁止核试验门槛条约 (TTBT) 都将“地下核试验”定义为单个试验场地进行的地下核试验,两次或两次以上的地下核爆炸在直径 2 公里圆形区域内进行,总共时长不超过 0.1 秒(第 1 节,第 2 段)。1976 年的《苏美和平核爆炸条约》(PNET)将“地下核爆炸”定义为“用于和平目的的任何个人或团体的地下核爆炸”(第二条(a))。“组合爆炸”定义为“两次或多次单个连续爆炸,单个爆炸之间的时间间隔不超过 5 秒,各爆炸均在一条直线上,每两个爆炸点之间的距离不超过 40 公里(第二条(c))”。  
资料来源:贝里奎斯特·N·O 和费尔姆·R,核爆炸 1945 - 1998 (瑞典国防研究机构/SIPRI:斯德哥尔摩,2000 年 7 月);瑞典国防研究机构 (FOI),各类估算,包括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国际数据中心和瑞典国家数据中心于 2007 年 2 月和 2009 年 10 月提供给作者;来自澳大利亚地震中心、澳大利亚地质调查组织、堪培拉的报告;美国能源部(DOE),美国核试验:1945 年 7 月至 1992 年 9 月(DOE:华盛顿特区,1994 年);诺里斯·R·S,巴罗斯·A·S 和菲尔德豪斯·R·W。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核武器数据中心,第 5 卷,英国,法国和中国核武器(西景:博尔德,CO,1994);《核子实验指南》(DIRCEN)和《原子能委员会》(CEA),《法国核试验评估》(DIRCEN and CEA:巴黎,1998);俄罗斯原子能和国防部、苏联核武器试验和和平核爆炸部,1949 至 1990 年(俄罗斯联邦核中心(VNIIEF):萨罗夫,1996);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近年来“核数

据档案”。

### 1945-2017 年核爆数量估计

1945 年以来，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 8 个国家已进行 2057 次已知核爆(见表 6.16)。包括核武研发项目核试验、和平目的核爆炸以及 1945 年 8 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核弹，还包括法国、苏联和美国进行的安全试验，无论其当量大小，无论其是否造成核爆炸。<sup>23</sup>但总数不包括亚临界试验，即非持续性链式反应。同时发生的爆炸，也被称为齐射爆炸，美国(1963 年开始)和苏联(1965 年开始)进行该试验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考虑。<sup>24</sup>苏联 20%的核爆试验为此类型，美国占到 6%。

以色列从未承认就行过核试验。1979 年 9 月，美国双帆座 6911 卫星的意外发现“双闪”，标志着以色列在南非的协助下进行了核武试验。然而，这一论断从未得到任何政府官方证实。<sup>25</sup>

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自愿还是法律强制，一些核试验已经暂停。1958 年 11 月至 1961 年 9 月，苏联、英国和美国一度暂停核试验。1963 年签署的《部分禁试条约》(PTBT)于 1963 年 10 月 10 日生效，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就行核爆。<sup>26</sup>苏联在 1985 年 8 月至 1987 年 2 月期间，单方面暂停了核试验。苏联和其后的俄罗斯自 1991 年 1 月，美国自 1992 年 10 月都暂停了核试验直至双方于 1996 年 9 月 24 日签署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法国在 1992 年 4 月至 1995 年 9 月期间也采取了类似的暂停措施。尚未生效的 CTBT, 将禁止一切形式的核爆。<sup>27</sup>

1 早期试验见费琴科·V 和费尔姆·赫尔格伦·R, “核爆炸, 1945 年至 2006 年”, SIPRI 年鉴 2007; 费琴科·V, “核爆炸, 1945 年至 2009 年”, SIPRI 年鉴 2010; 费琴科·V, “核爆炸, 1945 年至 2013 年”, SIPRI 年鉴 2014; 费琴科·V, “核爆炸, 1945 年至 2016 年”, SIPRI 年鉴 2017。



- 2 李·M·Y·H, “朝鲜最近的核试验威力十分巨大, 其试验区上方的山体形状都已改变”, 《华盛顿邮报》, 2017年9月14日。
- 3 朝鲜中央通讯社, “朝鲜核武器研究所成功研发出可搭载在 ICBM 的氢弹弹头”, 2017年9月3日。
- 4 裂变与聚变的能量比值(裂变和聚变反应的能量在总收率中所占的份额)决定了放射性同位素的长期污染。较少的裂变意味着在辐射中较少长寿放射性同位素, 因此军事决策者可据此视为“更清洁”的武器。这可能对于那些考虑使用战术核武而言, 极为重要。
- 5 朝鲜中央通讯社(注3)。
- 6 美国国家科学院,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相关技术问题(国家科学院出版社: 华盛顿特区, 2002年), 第39至41页; 达尔曼·O, 检测和制止: 各国能否核查核试验禁令?(施普林格: 多德雷赫特, 2011年), 第29-76页。
- 7 CTBT 总结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1节。
- 8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国际数据中心, 研究成果, 2017年9月7日。
- 9 基托夫·I·O 和 罗日科夫·M·V, 《利用 P/S 谱振幅比识别朝鲜地下爆炸及其余震》, 康奈尔大学图书馆, 预印本, 2017年12月5日。
- 10 李(注2)。
- 11 迪尔·C, “朝鲜核试验: 隧道坍塌可能提供线索”, BBC 新闻, 2017年9月3日。
- 12 费琴科·V 和 费尔姆·赫尔格伦·R (注1), 第553页;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CTBTO)检测到的放射性与2月12日宣布的相一致, 新闻稿, 2013年4月23日。
- 13 韩联社, “美国在朝核武试验后发现氙的痕迹”, 2017年9月8日。
- 14 美国地球物理学联盟 (AGU), 2017年 AGU 秋季会议论文集。CTBT 相关放射性核物质和 CTBTO 程序检测及分析, 见德吉尔·L·E, “爆炸后环境的放射性核素特征”, 费琴科·V, SIPRI, “新的核取证: 分析核材料安全目的(牛津: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5年), 第128至155页。
- 15 体波震级更多细节, 见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
- 16 见表 6.15; 联合地震学研究机构, “2017 特别事件: 朝鲜核试验”, 2018年1月23日。
- 17 潘达·A, “美国情报: 朝鲜第六次核试验是一枚 140 吨重的“先进核装置”, 《外交家》, 2017年9月6日; NORSAR, “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大规模核试验”, 2017年9月3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USTC), “朝鲜 2017年9月3日核试验地点与成果: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震监测”, 瑞典国防研究机构 (FOI), “朝鲜核武器试验”, 新闻发布, 2017年9月11日。
- 18 见刘易斯·J, “欢迎来到朝鲜热核俱乐部!”, 《外交政策》, 2017年9月4日。
- 19 德吉尔(注14), 第128至155页。
- 20 汉森·C, “世界末日之剑”, 第5卷(查库利亚出版社: 森尼维耳市, 加州, 2007), 第473页。
- 21 汉森(20), 第96至97页。
- 22 凯利·R, “朝鲜第六次核试验: 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什么?”, SIPRI 专家评论, 2017年9月5日。
- 23 在安全实验中, 或安全测试中, 或多或少的在研发核设备事故模拟。核武器核心部件被常规炸药破坏, 核裂变能量要么不释放, 要么释放量极小。英国也进行了大量安全测试, 但并未包含在表 6.16。
- 24 1975年8月23日和1990年10月24日, 苏联使用8台设备进行同步测试(苏联的最后一次测试)。
- 25 韦斯·L, “过去的亮光: 为什么 1979 年以色列核试验对今天依旧意义重大?”, 《原子科学家公报》2015年9月8日
- 26 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缔约国。完整名单见本卷附件 A 第1节。
- 27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为缔约国。完整名单见本卷附件 A 第1节。

### 第三部分. 2017 年扩散、军控和裁军

#### 第七章. 核军控、不扩散和武器控制

#### 第八章. 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 第九章. 常规武器控制

#### 第十章.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制

## 第七章. 核军控、不扩散和武器控制

### 概述

2017年，在全世界的努力推动下，核裁军、不扩散和军备控制领域出现新势头。2017年《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谈判重启并且再次开放签字。该条约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禁止核武器国际协定，其最终目的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国际社会越来越意识到任何情况下核武器的使用都会导致人道主义灾难，2016年年底联合国大会通过协议，就条约谈判达成机制(见第1节)。这也体现出许多无核国家的沮丧，即核武国家没有认真履行1968年《不扩散条约》(NPT)规定的核武裁军义务。虽然TPNW的支持者承认条约可能不会立即对现有核武库产生影响，但强调其长期的规范性作用——条约将使核武非法化和污名化，实现核裁军的最终目标。与此同时，在2017年这一年中，人们逐渐认识到TPNW、NPT和相关协定之间的关系，以防止核裁军努力分散化。

俄罗斯和美国继续执行2010年《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START》)。俄美核武控制取得一定成就，然而冷战结束以来，要继续推进俄美核军控似乎希望越来越渺茫。除非俄美就延长条约达成一致，否则新START将于2021年到期，而且俄美也都未表示有兴趣就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进行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一如既往表示俄罗斯违反了冷战时期的重要军控条约，即1987年《苏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这些事态发展是在俄罗斯和美国政治关系进一步恶化的背景下发生的，这突出了两国在军备控制目标和优先事项上存在的根本分歧。

今年，核裁军、军备控制和防扩散等领域的多边条约和倡议都有不同程度的推进(见第3节)。2月，世界唯一一个军控和裁军协定多边论坛——裁军谈判会议(CD)举行。自2009年以来一直难以打破的僵局，终于得以打破。CD成立了一个工作组，以对CD各项工作进展情况进行评估，并确定谈判授权工作方案。2017年5月，2020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维也纳召开。多边裁军和不扩散议程中的两项“未完成工作”：裂变材料禁产条约(FMCT)和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7月至8月，一个高级别专业筹备小组在日内瓦举行

会议，审议如何就 FMCT 开始进行谈判。9 月，第 10 届促进 CTBT 生效会议在纽约举行。

朝鲜的核武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研发，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依旧引发国际社会大量关注(见第 4 节)。年内，安理会针对朝鲜核武研发和弹道导弹试验又通过了 3 项决议，决定对朝实施新的制裁。

2017 年，伊朗继续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以限制其核计划(见第 5 节)。2015 年 7 月，伊朗与 E3 / EU + 3 之间就 JCOPA 达成一致。然而，今年伊朗和美国之间紧张的政治关系，让 JCPOA 又蒙上了阴影。10 月，

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拒绝承认美国继续解除对伊制裁同伊朗 JCPOA 执行之间存在因果联系。根据美国法律，美国国会将有 60 天的时间来决定是否将按协议已经取消的制裁重新重启。尽管国会最终并未作出这样的决定，但特朗普的态度使得美国同其他 JCPOA 签字国已心生间隙。

香农·N·凯尔和泰蒂·埃拉斯托

## 第一节. 禁止核武器条约

香农·N·凯尔

短期谈判过后，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于2017年9月20日开放签署。该条约是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面禁止研发、部署或使用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其最终目标是彻底消除核武器。因此，它标志着为国际禁核运动的高潮，国际禁核进入建立规范和法律基础阶段。截至2017年12月31日，已有56个国家签署TPNW，3个国家批准。<sup>1</sup>该条约将在50个国家批准的90天内生效。

对TPNW仍存在争议，国际社会也远未说都支持这一协定。没有任何拥核国家及其盟国表示愿意加入该条约。诚然，TPNW其实际作用和规范性影响只能留给时间来判断，但它现在就已引发了人们对核武未来和多边核裁军法律框架的辩论。

本节论述了TPNW谈判的起源，对谈判中所涉及的主要议题和促成协议通过所采取的主要步骤进行了汇总，并对赞成和反对禁止核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最后，突出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以确保条约是对现有核军控相关管控机制的有益补充而非全面取代。

### 核武禁令条约谈判起源

对禁止拥核或是使用核武的条约，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兴趣，其背后是对任何核武使用多造成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的日益认知。<sup>2</sup>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2010年审查会议的最终文件中提到人道主义方面的问题。NPT缔约国对任何使用核武的灾难性人道主义后果表示深切关注，并重申所有国家在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包括国际人道主义法。<sup>3</sup>这一表述也被理解成，为了强调核武的人道主义影响而采取行动进行授权。

2013年3月4日至5日在奥斯陆、2014年2月13日至14日在墨西哥纳亚里特、2014年12月8日至9日在维也纳，世界各国、各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聚集在一起，召开了关于核武人道主义影响的一系列国际会议。

核武器的使用，将会对环境、气候、人类健康和生活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早已跨越国与国的边界。会议通过对核武巨大破坏作用详尽记

录文献的分析，引发国际社会对核裁军人道主义维度的关注，这也是会议的主要成就之一。会议得出结论，面对核武器爆炸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是单一国际组织有能力应对，也无能为苦难中的人们提供足够的援助。<sup>4</sup>

第3届和最后一届会议闭幕之时，奥地利做出国际承诺将努力填补禁核和消核的法律空白，有鉴于核武难以承受的人道主义后果和相关风险之重，就...展开合作已达到核武污名化，最终实现禁止和消除核武。<sup>5</sup>奥地利承诺随后得到国际社会认可，这一承诺于2015年12月7日在联大决议得以通过。<sup>6</sup>

### 裁军不限名额工作小组

在通过人道主义承诺的同时，联合国大会成立了一个不限名额工作小组(OEWG)，旨在推动多边核裁军谈判的具体法律措施、法律规范和建议，最终实现一个无核世界。<sup>7</sup>2016年2月、5月和8月，OEWG在日内瓦举行了3次会议，但没有任何一个拥核国家参会。

OEWG考虑的四中不同的核裁军手段，就是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和NPT审议大会讨论中经常的核裁军手段。这些方法的重点是：(a)一项全面的核武器公约，所有拥核国家从一开始就参与其中，并未禁核和消核制定各项规定，包括核查和视察的有效手段；(b)一项核武禁令条约，将为所有缔约国指定基本禁令和义务，并为完全消除核武框定政治目标，但不包括关于现有核武库及其销毁或核查之规定，并且并不强求从一开始就具备普遍性；(c)一个框架（或“初始”）协议，该协议将确立关键禁令，并为随后协议谈判做出规划，以制定消除核武和相关目标的措施；(d)在现有核裁军、不扩散和安全协定和安排的基础上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拟订平行法律和非法律措施以及建立信任措施，以便在达到“最低限度”后缔结一项全面的核武器公约。<sup>8</sup>

OEWG对于各种方法可行性和有效性的讨论表明，协议各参与方对推进多边核裁军优先手段存在明显分歧。这种分歧往往折射出一国家在NPT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其他条约机制和军事联盟中的成员地位。<sup>9</sup>

OEWG中的大多数无核对此项禁核条约表示支持。2016年5月的会议上，10个国家和地区共同提交一份工作文件，正式提议在2017年召开一次会议，就禁

核条约(上文 b)展开谈判。此项提议遭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反对,这些国家同澳大利亚、日本和大韩民国(南朝鲜)都同美国签有共同安保协定,包括核威慑。这些所谓的“核保护伞”国家赞成采取循序渐进的办法(上文 d),其基础是使用行之有效的法律和实际措施作为“基石”,在没有明确时间表的情况下支持核裁军进程。<sup>11</sup>

尽管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实质性分歧,OEWG 还是通过了一系列程序安排,并在 2016 年闭幕大会上通过一份最终报告。报告建议联大在 2017 年召开会议,就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和消除核武器文件展开谈判。<sup>12</sup>

###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禁令决议

2016 年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草案,将于 2017 年就“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最终实现完全销毁核武器的文件”进行谈判。<sup>13</sup>对草案投下反对票的国家中,法国、英国和美国发表了一项联合声明,就其反对票做出解释,他们表示决议中提出的禁止核武器的规定“绝对不能成为谈判可接受性之基础”。三国表示,以协商一致意见为基础的“循序渐进的手段是将裁军同维持全球安全结合起来的唯一办法”。<sup>14</sup>

2016 年 12 月 23 日,联合国大会以 113 票赞成、35 票反对、13 票弃权通过了第一委员会提出的决议草案第 71/258 号决议。<sup>15</sup>在已知或被认为拥有核武器的 9 个国家中,只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北朝)投了赞成票;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弃权;法国、以色列、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投了反对票。<sup>16</sup>在其他投票反对该决议的国家中,除了投了弃权票的荷兰,以及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这些获得美国核威慑保护承诺的国家之外,所有北约成员国都投了反对票。

## 条约谈判

### 谈判开始

联合国禁止核武器之具有法律约束力文件谈判大会开幕之前,2017 年 2 月 16 日在纽约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组织会议,共有 100 多个国家出席会议。哥斯达黎加大使埃莱恩·怀特·戈麦斯被与会各国推选为大会主席,并通过 3 月临时议程。<sup>17</sup>各国同意大会议事规则采用联大议事规则,即实质性事项需三分之二通过,议

程事项需简单多数通过。这也意味着没有一个国家或是一小群国家能够阻扰会议决议。<sup>18</sup>

大会开幕仪式于 2017 年 3 月 27 日至 31 日在纽约举行。130 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和民间团体代表参加会议。没有任何有核国家参会，美国盟国中只有荷兰参会。2016 年 10 月的一份备忘录中，美国警告其他北约成员国，禁核条约谈判将使核威慑丧失合法性，“从根本上与北约的核威慑政策相抵触”，并敦促北约国家不要参与禁核武条约谈判。<sup>20</sup>

揭幕仪式讨论集中在拟定条约的宗旨和适用范围。各国对条约文案中将编入条约文本的核心禁止性内容达成一致。其中包括禁止使用、拥有、发展、获得、转让和部署核武器以及对其他被禁止的活动提供协助。

然而，在条约使用范围的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分歧。包括是否禁止核武器威慑的使用。“在任何情况下，禁止使用核威慑”的表述最终被弃用，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北约非核武国家认为这同他们的北约义务相违背。禁止签字国之间核武器跨境转移的表述也从文本中剔除，其原因就是现有的无核武区条约中已有类似表述。各国在条约文本是否应包括禁止核试验的表述也存在争议；有些国家表示这将于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相冲突，从而破坏其生效。

21

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在现有 NPT 规定的核查协议之外，TPNW 是否还需要自己的核查协议，各国意见不一。关于该条约是否应包含拆除和削减核武库，或将此条款留置今后同核武国家的谈判，也将于这些国家加入该条约进程的讨论联系起来。关于该条约是否应正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所建立的核查机制联系起来，特别是与适用 IAEA 保障措施联系起来，也未达成协商一致意见。<sup>22</sup>

与会国一致认为，该条约应有一个较为简单的文本，在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达成广泛协议。将更为详尽的法律细节和具体技术措施，留待日后谈判，而初步协议则可较快缔结。包括伊朗和埃及在内的一些国家表示有兴趣缔结一项更为全面的条约，其中包括广泛的禁止和核查条款，而这些条款可能需要更久的时间进行谈判。<sup>23</sup>

## 谈判完结



2017年5月22日，会议主席分发了条约初稿。<sup>24</sup>第一轮谈判期间的辩论和非正式协商都在初稿文本中有所体现，并将作为第二轮谈判的基础。第二轮谈判于6月15日在联合国总部启动。

正如序言部分论述，各参会国就条约基本宗旨和第1条所规定的总体义务达成整体一致。条约规定所有缔约国禁止拥有、研发、生产、转让和使用核武器，并禁止对其他任何国家的此类活动提供协助。此外，条约禁止缔约国在其领土部署他国核武器。

文本草案禁止包括各方进行“任何核武试爆或其他任何核爆炸”，但并未列入最终文件。古巴和伊朗也提议增加禁止为核武提供资金和禁止核武跨境转让，也一样未列入最终文件。<sup>25</sup>

第二轮谈判中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相关保障措施和法律文书，目的是确保民用核材料和核设施不用于军事用途。以瑞典和瑞士为首的一些国家希望要求条约所有缔约国同意与IAEA就其保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进行谈判。<sup>26</sup>然而，巴西和其他国家反对将以前的自愿协议变为强制执行。最后文本要求尚未与IAEA就此达成全面保障协定的国家，以及所有其他国家至少保持其在条约生效前对IAEA履行其最低保障义务。一些观察家对此也颇有微词，条约制定者错过了推行最佳保障措施的时间窗口，一旦采纳将极大的推动核裁军事业。<sup>27</sup>

在大会主席的领导下，大会完成了一系列平行磋商后，条约最终文件于2017年完成，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71/258号决议建议的截止日期。与会国以122票赞成通过条约文本，一票反对(荷兰)，一票弃权(新加坡)。<sup>28</sup>

## 开放签字

2017年9月20日，《禁止核武器条约》在联合国总部开放签字。在联合国大会年度开幕式的间隙，50多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长出席签字仪式。<sup>29</sup>

50份批准书交存90天后，TPNW即可生效。这并不取决于任何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的批准。条约谈判期间，许多国家都认为，TPNW应具有生效的简单要求，以免陷入CTBT一样的生效程序性僵局(见第3节)。

## 对条约的不同意见

TPNW 开放签字也凸显出核武禁令长期以来就存在的争议和分歧。<sup>30</sup> 一些国家强调急需弥合拥核国家和无核国家之间的分歧。比如，唯一与会的 NATO 成员国荷兰表示，虽然荷兰在原则上支持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令。此项禁令必须是全面且可核查，并必须最终得到拥核国家的支持，否则毫无意义。<sup>31</sup>

## 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观点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支持者至少提出了 4 个论点，支持通过法律手段禁止核武器，主要集中在条约的规范性作用和法律影响方面。

第一，许多支持者认为禁核首先是一种道德和人道主义义务。<sup>32</sup> 正如大会中核武对人道主义影响的讨论一样，禁止核武的理由是明确的：从本质上说，核武是不人道和无差别伤害；核武具有独特的危险性，其原因就在于独特的破坏性。因此，禁核条约在序言中就表明“核裁军的伦理必要性以及实现和维护无核世界的紧迫性，其目的是维护全球公共利益的最高秩序”。<sup>33</sup>

第二，支持禁核条约也折射出众多的无核国家对 NPT 框架下的多边核裁军进展缓慢失望至极。<sup>34</sup> NPT 第 6 条规定“真诚参与谈判并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早日结束核军备竞赛、实现核裁军”，但核武国家并不愿意认真对待其承诺。<sup>35</sup> 2000 年和 2010 年 NPT 审议大会通过的措施，都未能一一落实，令人失望至极。<sup>36</sup> 反过来导致许多无核国家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就 NPT 文本外条款召开禁核条约谈判。

<sup>37</sup>

第三，禁核条约支持者认为，此举填补了国际法空白，也是一种法律义务。<sup>38</sup> 支持者指出，同样为非常规武器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被明令禁止，原因在于使用生化武器违背国际人道主义法。然而，尽管核武的人道主义影响更为深远，但国际法中并未有对拥核和使用核武器做出普遍禁止性规定。在许多禁核条约支持者看来，战争期间核武对平民造成的难以弥合的伤害，使得核武不可能合法或是在战时成为合法的选项。

最后，TPNW 的众多拥趸认为，保留 TPNW 将产生一个禁核武政治事业的标准转变，人们不再固执于长期以来认为核威慑所带来的安全保障，而是转向基于人道主义和道德责任考虑的替代性政治和外交战略。<sup>39</sup> 现有的 NPT 框架不能明确证

明使用核武和核威慑的非法性，原因就在于对拥核国家和非核武国家进行区别对待。TPNW 通过禁止拥核和禁止使用核武，反映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安全政策的反对之声，此类安全政策的特征就是以核威慑为前提。<sup>40</sup>

### 《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反对之声

TPNW 的反对者则倾向于认为，禁止核武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并可能对多边核裁军运动造成危害。

首先，一些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和荷兰，明确反对如下说法：禁止拥核的法律框架或法律规范缺位将构成法律空白。<sup>41</sup> 他们指出，虽然国际法院在 1996 年发布咨询意见，严格限制了核武的使用条件，但是根据现行的国际习惯法，拥核和使用核武并不违法。这些国家认为，NPT 将继续为推进核裁军提供必要和充分的法律基础。

许多反对者强调 TPNW 框架下的核裁军既不现实，同时又非常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不利影响。拥核国家和核保护伞对象国都埋怨，此项禁令并没有考虑到国际安全环境、当下的国际地缘政治局势以及核武在现有安全理论领域中的作用。美国警告到，推动核武非法化将破坏国际安全架构，进而威胁到地区长期安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该条约将“摧毁美国众多盟友和合作伙伴所依赖的核威慑”，条约“制定初衷就是为了摧毁这一基础”。<sup>42</sup> 就这一方面，一些观察员认为，不论有意为之或是无心之为，禁核条约都将在民主国家间制造裂痕，并可能削弱对非民主国家的核威慑效果，其原因就是按照条约所体现的标准和限制，非民主国家的公众舆论压力将骤然减轻。反过来，这也将使得现实的核裁军更加举步维艰。

<sup>43</sup>

其次，反对者表示担心，TPNW 的实施还可能造成混乱，使履行 NPT 核裁军义务变得复杂化。一些国家指出，TPNW 至少在审查机制上同 NPT 产生部分重叠。这可能导致裁军推进工作的分裂。<sup>44</sup> 还有人担心，禁核条约可能会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而原本人们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利用国际论坛机制对如何为降低核武风险和威胁而采取切实有效的重要步骤。<sup>45</sup>

最后，一些观察人士警告，TPNW 可能会加剧现有的不扩散挑战。比如，建立一个核武管控替代条约可能会导致“论坛依赖症”。这种情况下，一国原本因

为不遵守审查要求严格的 NPT，而饱受诟病。现在他会希望通过参与新的宽松条约，进而减轻国际舆论压力。<sup>46</sup> 此外，批评人士指出，TPNW 第 18 条中列入一项为期 3 个月的撤离程序，会造成一种风险，即一个下定决心发展核武的国家，可能会利用该条约并从中寻求保护，直至突然有一天，它决定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发动一场“核爆炸”。<sup>47</sup>

## 下一步行动

尽管 TPNW 得以通过并开放签字是一项重大成就，但该条约本身只是提供了核裁军一般性法律基础和规范框架。如果说真要弥合当前“有核者”和“无核者”之间的分歧，TPNW 最终必须辅以可核查、可执行的核裁军机制。制定一个核裁军原型机制的过程，必须要处理条约谈判中未能考虑到的问题，例如核武研发和生产相关的哪些活动、哪些材料和哪些设施必须禁止，以及如何管理和监测军事和民用核活动。<sup>48</sup>

虽然条约提供了核武国家的加入，并允许指定一个“主管国际机构”对不可逆裁军进行核查，但条约并未对“主管国际机构”进行界定。因此，有必要提高国家和国际透明度，并对解除核武的国家核查议定书予以公开，同时明确负责机制执行的国际机构和组织。<sup>49</sup>

在可预见的未来，TPNW 不太可能对 9 个拥核国家的核武库和现代化进程产生任何影响。<sup>50</sup> 这些国家也没有任何一个参加了条约谈判，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表示将加入该条约。在此背景之下，TPNW 的批评者很可能对条约支持者一直强调的条约中长期贡献表示质疑：条约将致力于核武合法化的污名化，进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实现核裁军的最终目标。

1 TPNW 概述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 2 克门特·A,《关于核武人道主义影响及其对国际核武辩论影响的国际倡议》,《国际红十字会评论》第 97 卷第 899 期(2015 年 9 月),第 681 至 709 页。
- 3 2010NPT 审议大会,最终文件,第 1 卷,NPT/ CONF. 2010/50(第 1 卷),第 80 段,2010 年 5 月 28 日,第 19 页;NPT 摘要和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 4 威廉姆斯·H,路易斯·P 和阿格拉尼·S,“核武器倡议的人道主义影响:裁军中的“大帐篷””,研究论文(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伦敦,2015 年 3 月),第 10 至 12 页。
- 5 奥地利联邦欧洲部、一体化与外交,“维也纳会议承诺对核武人道主义的影响”,2014 年 12 月 9 日。
- 6 联合国大会决议 70/48,“人道主义承诺禁止和消除核武器”,2015 年 12 月 7 日通过,A/RES/ 70/48,2015 年 12 月 11 日。
- 7 联合国大会决议 70/33,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2015 年 12 月 7 日通过,A/RES/70/33,2015 年 12 月 11 日。OEWG 在某种意义上是“开放的”,即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均可参与。
- 8 联合国,联合国大会,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报告,A/71/371,2016 年 9 月 1 日。“最小化点”指将当前核武数量大幅降至最低数量,下一步将是消除所有核武器。
- 9 尼尔森·J,2016 年开放工作组:2017 年核武器禁令谈判?,《武器控制专家》,2016 年 9 月 13 日。
- 10 联合国大会,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解决核裁军:无核武区角度建议”,阿根廷、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墨西哥、菲律宾、赞比亚提交工作报告,A/AC. 286/WP. 3 /Rev. 1,2016 年 5 月 11 日。
- 11 联合国大会,工作组的工作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一个无核武器世界进步的方法:重新构建块范式”,工作报告提交的澳大利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荷兰,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西班牙,/AC. 286/WP,2016 年 2 月 9 日,24 日。
- 12 联合国大会报告工作组的工作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A/71/371,1 2016 年 9 月,第 67 段。
- 13 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决议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A/C. 1/71/L,2016 年 10 月 14 日,第 8 段。
- 14 法国、英国和美国,法国发表“投票解释”,2016 年 10 月 27 日。
- 15 联合国大会决议 71/258,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2016 年 12 月 23 日通过,A/RES/71/258,2017 年 1 月 11 日。
- 16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联合国禁止核条约决议投票”,2016 年 12 月 23 日。
- 17 联合国,“联合国禁止核武器谈判会议第一次组织会议,通过 2017 实质性会议议程,新闻稿 DC/3685,2017 年 2 月 16 日;和韦尔·A,“联合国启动废核谈判”,2000 年废核,2017 年 2 月 24 日。
- 18 劳夫·T,“2017 年:今年就能禁止核武器?”,SIPRI 评论,2017 年 3 月 20 日。
- 19 在议会多数党的坚持下,荷兰政府出席会议,也反映出公民社会情绪。2016 年 5 月,荷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动议,敦促政府为国际禁止核武器而努力。范·奥斯特瓦尔德·S,“荷兰应积极通过谈判缔结国际禁止核武器条约”,国际消除核武器运动,2016 年 5 月 23 日。
- 20 美国驻北约代表团,联合国大会禁止核武器条约对国防的潜在影响,非纸质文件,AC/333-n(2016)0029(INV),2016 年 10 月 17 日;国际消除核武器运动,“美国向北约国家施压,要求其禁止核武器投反对票”,2016 年 11 月 1 日。
- 21 艾奇逊·R,禁止核武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准则和要素(国际和平与自由妇女联盟:日内瓦,2017 年 3 月);迈耶·O,科德斯·S 和苏·E,“禁核条约参与者(不)想要什么”,《原子科学家公报》,2017 年 6 月 9 日。
- 22 卡尔森·J,“禁止核武器公约:第一稿概述”,核威胁监测,亚太领导网络,2017 年 5 月 26 日;迈耶,科德斯和苏(注 21)。
- 23 波特·W·C,“裁军外交与禁核条约”,《生存》第 59 卷第 4 期(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第 96 页。
- 24 联合国具备法律约束力的禁核武条约大会,走向全面禁核,“禁止核武器公约草案”,A/CONF. 229/2017/CRP. 1,2017 年 5 月 1 日。
- 25 桑德斯-扎克尔·A,“通过禁止核武器条约”,《今日军控》,第 47 卷第 6 期(2017 年 7 / 8 月),21-22 页。
- 26 综合保障协议附加议定书大大提高了 IAEA 核查各国和平利用核材料的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附加议定书。
- 27 沃尔夫斯塔耳·J,“第二次并非禁核武条约魅力之所在”,《武器控制专家》,2017 年 6 月 29 日。
- 28 联合国新闻中心,“联合国大会通过禁核武条约”,2017 年 7 月 7 日。荷兰投票反对此条约,理由是该条约不符合 NATO 之义务,且核查条款不足可能导致违背 NPT。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荷兰对禁核武条约反对票的解释”,2017 年 7 月 7 日。
- 29 国际废除核武运动,“联合国禁核武器条约开放签字”,2017 年 9 月 20 日。
- 30 博里·J,禁止核武器:事务指南(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和国际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日内瓦和奥斯陆,2016 年 2 月)。
- 31 联合国大会达成一项具备法律约束力的禁核武条约,最终实现全面禁核,荷兰声明,议程项目 8(b),2017 年 3 月 28 日。
- 32 费恩·B,《禁止核武器的逻辑》,《生存》第 59 卷第 1 期(2017 年 2 月/ 3 月),第 43 至 50 页;萨奥尔·T,比勒陀利亚·J,《核武器与人道主义途径》,《全球变化、和平与安全》,第 26 卷第 3 期(2014 年 9 月),第 233 至 250 页。
- 33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注 1)。
- 34 尼尔森·J 和英格拉姆·P,“有效战略对话的契机:架起核威慑和裁军支持者之间的桥梁”,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BASIC),2017 年 1 月 1 日。

- 35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注 3)。
- 36 见 2000 年 NPT 审议大会, 最终文件, NPT 审议大会, 最终文档, NPT/CONF. 2000/28 (第 1 卷), 第 15 节, 2000 年 4 月 24 日, 第 14-15 页; 2010 年 NPT 审议大会, 最终文件(注 3), 第 19-29 页。
- 37 克隆伯格·T, “72 年后, 核武已被禁止”, SIPRI 评论, 2017 年 7 月 21 日。
- 38 尼史顿·G 和埃格兰·K, “法律空白”? “国际法下的核武器”, 《今日军控》, 第 46 卷第 3 期(2016 年 3 月)。
- 39 梅耶尔·P, “核威慑幻象”, 《NPT 和禁核谈判: 架桥构架范围》(UNIDIR: 日内瓦, 2017 年 5 月), 第 3 至 10 页。
- 40 米安·Z, “禁止核武条约之后: 新裁军政治”, 《原子科学家公报》, 2017 年 7 月 7 日。
- 41 联合国, 联大, 推进多边核裁军谈判不限成员名额工作组, “反思” 清除禁止核武器的法律鸿沟”, 加拿大提交, A/AC. 286/WP. 20, 2016 年 4 月 12 日。
- 42 美国驻北约代表团(20)。
- 43 哈瑞斯·M, “禁核武条约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核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7 年 3 月 15 日。
- 44 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 纽约(注 28)。
- 45 萨根·S 和瓦伦蒂诺·B, 《禁止核武器条约: 失去的机会》, 《原子科学家公报》, 2017 年 7 月 16 日。
- 46 芒特·A 和莱夫·R, “禁止核武条约首先不应有悖于 NPT”, 《原子科学家公报》, 2017 年 3 月 7 日。
- 47 沃尔夫斯塔尔(注 27)。
- 48, 伯科维奇·G, “禁止核武器条约: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核政策,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7 年 5 月 31 日。
- 49 伯科维奇(注 48); 军控协会, 《禁止核武器条约概述》, 简报, 2017 年 7 月。
- 50 9 个拥核国家核武库库存规模和组成见本卷第 6 章第 1 至 9 节。

## 第二节. 俄美核军控

香农·N·凯尔

2017年，俄美核武器控制和裁军议程依旧看不到曙光。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作为冷战后美俄战略关系基础之一的军备控制，正在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新政府强调，未来军备控制和裁军相关讨论，必须以有效核查既有协议的遵守情况为前提，这也使形势变得扑朔迷离。

### 新 START 执行情况

俄美执行执行《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的 2010 年双边条约》(新 START)。<sup>1</sup> 根据条约，双方同意将各自部署态战略核弹头数量限制在 1550 枚，并将各自部署态战略导弹发射平台和具备核投送能力的重型轰炸机数量限制在 700 架。<sup>2</sup> 条约执行数据一年汇总两次，2017 年 9 月数据表明，俄罗斯和美国的保有量大多低于条约限额(见表 7.1)。<sup>3</sup>

新 START 包含透明度和核查措施，例如每年两次的的数据交换、通报和每年多达 18 次的现场核查，这些措施有助于双方就对方战略核力量规模和构成建立相互信任。2017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1 日，新 START 双边磋商委员会在日内瓦举行，讨论条约执行中的相关实际问题。<sup>5</sup>

假设到 2018 年 2 月都是全面执行，按照新 START 俄美部署态战略核力量都将得到适度削减。然而，这仅占双方核武库相对较小比重。新 START 并不限制两国现有非部署态战略核弹头或待拆解的退役弹头数量，这类核弹头占到两国核武库的较大比例。俄罗斯也不限制其非战略(战术)核武，此类核武占到俄核弹头重量的近四分之一。截至 2018 年 1 月，俄罗斯拥有约 6600 枚核弹头，美国拥有 6800 枚核弹头。<sup>6</sup>

表 7.1. 新 START 下俄美战略进攻武器总数，2011 年 2 月 5 日至 2017 年 9 月 1 日

数据种类	条约数量 上限 a	俄罗斯		美国	
		2011 年 2 月	2017 年 9 月	2011 年 2 月	2017 年 9 月
完成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	700	521	501	882	660
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 导弹和重型轰炸机上的弹头 b	1 550	1 537	1 561	1 800	1 393
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 潜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及重型轰炸机	800	865	790	1 124	800

ICBM = 洲际弹道导弹；SLBM = 潜射弹道导弹

a 2018 年 2 月 5 日完成。

b 每架重型轰炸机，无论是配备巡航导弹还是重力炸弹，均只计为携带一枚弹头，即便其可携带更大的武器载荷。

资料来源：美国国务院，军控、核查和合规，‘新 START 条约下战略武器合计数’，简报，2011 年 6 月 1 日和 2018 年 1 月 18 日。

新 START 将于生效 10 年后，即 2012 年 2 月到期。但条约同时规定，如各方同可意将其再延长 5 年。在人们普遍对美俄军控的未来感到悲观的情况下，双方在今年年底能否同意延长，尚不得知。<sup>7</sup> 许多美国官员表示不愿延长同俄罗斯条约，而美国声称，俄方违反了一项影响深远的冷战协议。俄方在条约有效期内，就在研发特定类型的中程导弹。<sup>8</sup>

## INF 协议之争

2017 年，由于美国指控俄罗斯违反了 1987 年苏美条约，即取消中短程导弹条约 (INF 条约)，俄美关系继续紧张。<sup>9</sup> 根据 INF 条约，美国和苏联同意不拥有、生产或飞行试验射程为 500 至 5500 公里的弹道导弹或陆基巡航导弹 (GLCM)，或拥有或生产此类导弹发射装置。2014 年，美国声称俄罗斯正在对一种新型 GLCM 进行飞行测试，其射程在条约禁止之列。俄罗斯否认了美国的指控，称其毫无根据，并抱怨美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或具体事实来证明其对俄罗斯的指控。<sup>10</sup>

俄方否认其违反 INF 条约，并反唇相讥，指责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拦截系统，该系统也具备巡航导弹发射能力；利用具有类似特点的导弹防御试验来反制中程弹道导弹；根据条约对 GLCM 的定义制造武装无人机 (UAV，无人机)。自 2014 年以来，美国在多个场合同俄方官员接触，解释俄方关注的美国系统和活动均符合 INF 条约。<sup>12</sup>



## 关于俄罗斯违反条约的最新公开信息

美国决定将其情报系统获取的俄方导弹系统的更多信息公之于众，INF 之争在 2017 年从幕后走向台前。2017 年 3 月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保罗·塞尔瓦将军证实了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已经开始部署新导弹，违反了 INF“精神和宗旨”。<sup>13</sup> 塞尔瓦证实俄罗斯已经完成在作战部队的“刻意部署”，其目的就是“对 NATO 构成威胁”，并在北约防区完成部署。

2017 年 11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高级官员克里斯托弗·福特公开证实，俄完成导弹极地 9M729 (NATO 代号 SSC-8) 部署。<sup>14</sup> SSC-8 的存在已有一段时间，但其技术特点和现有俄导弹体系的隶属关系人们依然猜测不断。人们普遍认为极地 3M14 是口径海基巡航导弹的陆基版本。<sup>15</sup>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这种新型导弹是否可以和 INF 条约合规的伊斯坎德尔-M 导弹共用发射平台，这样就使得美国卫星很难区分这两型导弹。<sup>16</sup>

美国并未公开极地 9M729 违反 INF 条约的证据。美国国务院武器合规年度报告于 2017 年 4 月发布最新年度军控合规报告，对美国与俄罗斯共享的信息类型作出说明，以支持其对俄方违规的声明，但美方未披露信息实质性内容。<sup>17</sup> 一些分析人士推测，该型导弹可能还未从机动陆基发射平台进行满射程测试，也就是说并没有直接的违规证据，其射程能力评估是基于美方的技术计算。<sup>18</sup> 根据美国国务院 2017 年报告，美国向俄罗斯提供的信息显示，“违反 GLCM 的导弹射程在 500 至 5500 公里。”<sup>19</sup>

## INF 条约合规僵局继续

2017 年 12 月 8 日是 INF 条约签署 30 周年，美国国务院宣布解决 INF 条约争议的新战略。其中涉及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以引诱俄罗斯联邦回归合规”，其中包括对美国新“常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的审查。声明指出，如果俄罗斯恢复“完全且可核查地履行其 INF 条约义务”，美国将准备停止此类研发活动。<sup>20</sup> 此前一月，美国国会批准对 INF 条约框架下射程禁止的美国新 GLCM 系统的研发划拨经费。<sup>21</sup> 俄罗斯副外长里雅布科夫对美国声明作出回应，否认俄正在研发违反 INF 条约的中程导弹系统，表示其射程远小于美国声称的射程。<sup>22</sup> 俄罗斯外交部

的一份声明指责美国继续“对俄罗斯提出毫无根据的指控，诬陷俄罗斯违反条约”。声明还表示，“美方试图用最后通牒的语言方式同我们沟通或是通过制裁向俄罗斯施加军事和政治压力....是不可接受的”。<sup>23</sup>

2017年12月12日至14日，INF条约的5个缔约国代表，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在日内瓦就条约争议解决机制召开会议。<sup>24</sup>

代表团表达一致观点，INF条约在现有国际安全、核裁军和不扩散体系中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应予以保护和加强。然而，美俄双方互相指责对方不遵守INF条约，这一问题不得到解决就难有进展。

会后，美国的NATO盟友们表示全力支持美国，敦促俄罗斯遵守INF条约。北大西洋理事会——NATO的主要政治决策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引发严重关注的俄罗斯导弹系统，盟国已经得到确认。报告敦促俄方“采取切实措施，高效透明的处理这些关切，并积极与美国进行技术对话”。<sup>25</sup>

## INF 条约的未来

岁末将至，人们越来越担心，俄美INF条约之争正把条约推向破裂的边缘，而两方也都没有表现出维护条约的坚定决心。尤其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政府试图向俄方施压，要求其恢复“完全且可核查的遵守条约”。但结果是将俄罗斯推向研发新的巡航导弹系统，而非恪守INF条约，最终适得其反。一些专家预测，此举必将加速条约的崩溃，并引发一场新的俄美导弹竞赛，而非有助于修复和维护条约。<sup>26</sup> 同时还有一种声音发出警告，美国和其欧洲盟友不太可能接受俄方新型导弹部署，而且就像上世纪80年代INF条约签署之前的情况一样，此举可能会分裂北约(NATO)。<sup>27</sup>

此外，俄美两国在INF条约合规问题上僵局难破，极可能威胁到新START和其他条约的稳定。在这一过程中，俄美军控战略关系还将进一步恶化。新START将在2021年到期，届时再无条约规范双方的核平衡，同时也会出现冷战结束后第一次没有核约束性条约可谈之窘境。

1 新START概述及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A第3节。

- 2 由于新 START 计数规则，这些数字并不能反映实际部署的战略弹头和发射平台数量。主要是因为每架轰炸机只计携带 1 件核武，而实际可携带多枚空基巡航导弹。见下文和本卷第 6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 3 美国国务院、武器控制局、核查和合规，“新 START 下进攻性战略核武数量总计”，简报，2018 年 1 月 18 日。
- 4 核查活动总结见美国国务院，“新 START 核查活动”。
- 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办公室，“新 START 双边协商委员第 13 次会议”，媒体发布，2017 年 4 月 12 日。
- 6 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规模及构成详情见本卷第 6 章第 1 节，第 2 节。
- 7 斯图尔特·P，路透社，2017 年 9 月 23 日；科津·V，“俄美恢复互信之前，核裁军无法想象”，OrientalReview.org，2017 年 10 月 26 日。
- 8 布鲁克斯·L，“双边核武控制结束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 下一代核网络，2017 年 11 月 3 日。
- 9 当前 INF 条约各方包括美国和前苏联的 4 个条约继承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乌克兰。关于 INF 条约概述及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3 节。
- 10 俄罗斯外交部，俄罗斯外交部对美国国务院关于坚持和遵守军控、不扩散、和裁军协议和承诺报告的评价”，2014 年 8 月 1 日。
- 11 俄罗斯外交部（注 10）。
- 12 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核查和合规局，“驳斥了俄方指着美方不遵守 INF 条约的指控”，简报，2017 年 12 月 8 日。
- 13 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军事核威慑评估要求听证会记录”，2017 年 3 月 8 日，第 10 页；戈登·M·R，“俄罗斯部署导弹，违反条约，挑战特朗普”，《纽约时报》，2017 年 2 月 14 日。
- 14 马宗达·D，“创新者 9M729:俄罗斯导弹破坏了 INF 条约？”《国家利益》，2017 年 12 月 7 日。
- 15 波德维格·P。“INF 条约罪魁祸首是谁？”，俄罗斯战略核力量，2017 年 12 月 5 日。
- 16 吉本斯-劳夫·T，据报道这是俄罗斯刚刚部署的陆基巡航导弹，《华盛顿邮报》2017 年 2 月 15 日
- 17 美国国务院，坚持和遵守军控、不扩散、裁军协议及承诺(国务院:华盛顿,2017 年 4 月),第 14 页。
- 18 波德维格(注 15)。根据 INF 条约，如陆基巡航导弹射程达标即可定义为违反 INF 条约，而无需进行实际试射验证射程。
- 19 美国国务院(注 17),第 13 至 14 页。
- 20 美国国务院，“特朗普政府 INF 综合战略”，媒体声明，2017 年 12 月 8 日。中程 GLCM 的研究和开发工作不受 INF 条约禁止。然而，此类导弹生产和飞行试验都将违反条约。
- 21 赖夫·K，“希尔希望开发被禁导弹”，《今日军控》，第 47 卷第 10 期(2017 年 12 月)第 5 页；以及 2018 财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公法第 115 至 191，2017 年 12 月 12 日签署成为法律。
- 22 “对于美国职责俄方违反 INF 条约，俄方予以驳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之声，2017 年 12 月 10 日。
- 23 俄罗斯外交部，“INF 条约 30 周年新闻部评论”，2380-08-12-2017,2017 年 12 月 8 日。
- 24 俄罗斯外交部，INF 条约第 31 次特别核查委员会新闻发布会，2442 -15-12-2017, 2017 年 12 月 15 日。特别核查委员会的目的是作为“处理相关合规问题”的论坛，并“协商提高条约有效性和可行性所需要采取的措施”。INF 条约(注 9)第 13 条。
- 25 北大西洋理事会，北大西洋理事会就 INF 条约声明(注 9)，新闻稿(2017)180,2017 年 12 月 15 日。
- 26 皮斐尔·S，“INF 条约即将终结”，《混乱的秩序》，布鲁金斯学会，2017 年 12 月 8 日。
- 27 克雷庞·M，《对违反 INF 条约的回应》，军备控制专家，2017 年 3 月 5 日。

### 第三节. 多边核裁军和防扩散的其他进展

香农·N·凯尔

#### 2020 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

2017 年 5 月 2 日至 12 日, 1968 年核不扩散条约 2020 年审议大会筹备委员会(核不扩散条约, NPT)在维也纳举行第一轮会议, 会议计划共三轮。<sup>1</sup> 荷兰大使亨克·科尔·范德瓦斯特主持会议。<sup>2</sup>

大会讨论普遍受到限制, 其目的就是为了避免重蹈 2015 年 NPT 审议大会的覆辙, 陷入无休止的僵局。人们普遍认为, 2015 年 NPT 审议大会因缔约国未能就最终文件达成共识而以失败告终。<sup>4</sup> 在中东建立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区之具体步骤、5 个有核国家在核裁军方面明显缺乏进展, 以上林林总总的各类分歧却都未在 2017 年审议大会上进行讨论。<sup>5</sup> 这些分歧一直就是争议的源头, 2015 年审议大会正是因此未能一致通过最终文件。<sup>6</sup>

2017 年筹备委员会讨论期间, 缔约国就 NPT 三大核心问题:核裁军、不扩散和核能等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许多国家表示支持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生效;召开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专家小组会议;促进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保障监督,包括全面保障监督协定和 IAEA 附加议定书;并重申缔约国根据《联合国条约》第 4 条享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sup>7</sup> 各方还一致支持声明,谴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继续进行核武和弹道导弹试验。<sup>8</sup>

针对拟议中禁核条约的潜在影响进行讨论, 讨论中出现了一个核心问题, 这也是谈判中出现的一个问题(见第 1 节)。具体来说, 问题提出核武禁令, 一旦推出, 就可能分散人们在 NPT 框架下的禁核努力, 而且还会使得本就在 NPT 各缔约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更加明显。还有一些问题是, 各国是否会选择优先推进制定议定书、核查机制和其他后续行动, 其代价就是 NPT 框架。<sup>9</sup>

筹委会会议行将闭幕, 大会主席准备了一份会议审议情况说明摘要, 随后作为工作文件予以分发。<sup>10</sup> 在最后的全体会议中, 缔约国有机会对摘要发表意见。缔约国代表重申对 NPT 目标和宗旨的支持, 同时也强调 NPT 机制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长期存在的意见分歧。<sup>11</sup> 鉴于长期未能解决的一些分歧, 观察人士再次呼吁要考虑审议过程中程序性做出适当改变, 包括审议大会结束时最终文件必须一

致性通过的要求，这样一来，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也不会导致最后大会无功而返。<sup>12</sup>

### 未来开启裂变材料禁产条约谈判的准备工作

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是一项拟议的国际性条约，其目的就是禁止对裂变材料进行深加工以用于核武或其他核爆装置。<sup>13</sup>1995年，裁军大会(CD)批准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即在无前决条件的情况下推进“一项国际多边非歧视性、可进行有效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的条约”。<sup>14</sup>但是，除开1995年随后的两届大会，其余全都无法通过工作决议。主要原因是巴基斯坦在程序上难以通过。其理由就是，在FMCT通过之时，既有的核裂变材料应该计入条约内。迄今为止，还未有任何实质性谈判推进，拟议的条约条款也尚未敲定。

2016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敦促CD就一项全面平衡的工作方案达成一致，其中包括立即开始在1995年授权的基础之上就“禁产条约”展开谈判。<sup>15</sup>决议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建立一个由25个国家专家组成的“FMCT高级别专家筹备工作组”，在一致行动的基础之上，就未来国际多边非歧视性、可进行有效核查的禁止生产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裂变材料的条约之实质要素提出建议。工作组的审议工作将借鉴相关领域前期工作的经验，尤其是联合国秘书长组建的FMCT政府专家组2015年最终报告。<sup>16</sup>

2017年3月2日至3日，FMCT高级别专家筹备工作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进行非正式磋商。<sup>17</sup>目的就是提供机会，让所有联合国成员国对1995年授权中悬而未决的若干问题进行讨论，以期将来在谈判中得以解决。包括裂变材料的定义；未来条约的适用范围——尤其是条约是否适用于条约生效前的库存裂变材料；核查和监督机制要求；以及相关的法律和制度安排。<sup>18</sup>

专家组于2017年7月31日至8月11日在日内瓦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鉴于2018年9月向联大提交一份最终报告，相继阐述未来在禁产条约谈判中将涉及的讨论事项。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生效会议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166个国家批准了1996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另有 17 个国家签署了该条约。<sup>20</sup> 然而，CTBT 如要生效，还需等待附件 2 所列 44 个国家全部批准后方能最终生效。这其中还有 8 个国家——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以色列、朝鲜、巴基斯坦和美国——还未批准。<sup>21</sup> 2016 年 9 月，在 CTBT 诞生 20 周年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再次重申 CTBT 生效将有助于增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敦促附件 2 所列所有国家“不再拖延”，即刻批准 CTBT。<sup>22</sup>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了关于促进 CTBT (即所谓的第 14 条会议) 生效的会议。<sup>23</sup> 这也是自 1996 年 CTBT 开放签字以来的第 10 次此类会议。

会议重申了 CTBT 生效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重申停止一切核武器试验爆炸和其他类型核爆的重要性，此举也是核裁军和防扩散的有效措施。<sup>24</sup> 会议也对促成 CTBT 早日生效和促进条约普遍性的若干步骤及措施交换了意见。此类活动主要集中在教育、培训和公共宣传活动。会议还讨论了如何协助 CTBTO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筹备委员会) 完成条约核查机制工作。<sup>25</sup> 会议最终宣言指出，核查机制除了条约规定授权之外，还将带来“实实在在的科技和民用效果”，包括海啸预警以及其他可能的灾害预警系统。<sup>26</sup>

据说，朝鲜在 9 月 3 日进行了其热核装置的第 6 次核爆试验，此次会议的审议工作就变得更为紧迫。<sup>27</sup> 最终声明对此次朝鲜核试验及此前的所有核试验给予最大谴责。同时敦促朝鲜不要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并立刻全面遵守联合国安理会所有决议。声明还对 CTBT 核查机制在回应朝鲜核试验方面的有效性表示赞赏。

28

1 NPT 概述和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为加强条约审查进程，1995 年 NPT 审议和扩大会议决定 5 年一届的审议大会之间，每 3 年举行一次筹委会会议。筹委会的宗旨是“审议促进全面执行《条约》及其普遍性的原则、目标和方法，并就此向审议大会提出建议”。1995 年 NPT 条约缔约国审议和扩大会议，NPT/CONF.1995/32 (第 1 部分)，纽约，1995 年 5 月 11 日，第 1 号决议，第 4 段。

2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UNODA)，“2020 年 NPT 审议大会 2017 筹委会”。

3 见伊尔巴捷尼·H，“一纸空文：2017 年 NPT 筹委会的反思”，评论文章，欧洲领导网络，2017 年 6 月 26 日。

4 NPT 审议大会在 1980 年、1990 年和 2005 年也未能达成最终共识文件。

5 NPT 条约所指拥核国家是指在 1967 年 1 月 1 日之前起爆核装置的国家。5 个拥核国家为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

- 6 迈耶·O, 2015 年 NPT 审议大会的失败:对核秩序的影响(德国国际安全事务研究所:柏林, 2015 年 10 月)。
- 7 NPT 缔约国 2020NPT 审议大会筹委会, 第 1 届大会, “主席纪要(工作文件)”, NPT/CONF. 2020/PC. I/WP. 40, 2017 年 5 月 25 日。
- 8NPT 缔约国 2020NPT 审议大会筹委会, 第 1 届大会, “关于朝鲜民族主义共和国挑战 NPT 条约的联合声明”, NPT/CONF. 2020/PC. I/13, 2017 年 5 月 11 日。
- 9 皮茨-基弗·S 和威廉姆斯·I, “2017NPT 筹委会:昏昏欲睡的大会造成了持续的紧张局势”, 筹委会主席, 核威胁倡议(NTI), 2017 年 5 月 15 日。
- 10NPT 缔约国 2020NPT 审议大会筹委会, NPT/CONF. 2020/PC. I/WP. 40 (注 7)。
- 11 NPT 缔约国 2020NPT 审议大会筹委会, 第 1 届大会, 第 16 次分组会会议纪要, NPT/ CONF. 2020 PC. I / SR. 16, 2017 年 7 月 16 日。
- 12 克隆伯格·T 和范·德·梅尔·S, “为 2020 年 NPT 审议大会的成功而努力”, 政策简报, 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 2017 年 9 月。
- 13 FMCT 见, 核威胁倡议, 拟议裂变材料(停产)条约(FMCT), 2017 年 5 月 31 日。
- 14 裁军会议, 加拿大大使杰拉尔德·E·香农关于禁止核武及其他核爆装置用核材料生产条约谈判最佳安排的报告, CD / 1299, 1995 年 3 月 24 日。
- 15 联合国大会决议 71/259, “禁止生产核武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用核材料条约”, 2016 年 12 月 23 日通过, A/RES/71/259, 2017 年 1 月 11 日。
- 16 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 专家组提出建议虽无法达成谈判, 但至少有助于禁止生产用于核武或其他核爆装置用核裂变材料, A/70/81, 2015 年 5 月 7 日。
- 17 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 “高水平裂变材料禁产条约(FMCT)专家筹备小组”, 2017 年 7 月 28 日。联合国秘书长在地域平均分配的原则下发出邀请, 高级组由专家来自以下 25 个国家: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埃及、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墨西哥、摩洛哥、荷兰、波兰、俄罗斯、塞内加尔、南非、韩国、瑞典、英国和美国。
- 18 此类问题更多细节见凯乐·S·N 和凯利·R, 核裂变材料禁产条约:技术和组织考量, SIPRI 政策文件 No. 33 (SIPRI:斯德哥尔摩, 2012 年 1 月)。
- 19 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 高级别核裂变材料禁产条约(FMCT)专家筹备小组第一次会议闭幕, 2017 年 8 月 11 日。
- 20 CTBT 概述及相关细节, 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 21 经 44 个境内拥有核能或科研反应堆的 CD 成员国国家批准, 180 天后生效。截至 2017 年 12 月, 印度、朝鲜和巴基斯坦尚未签署该条约。这 8 个国家中的其他 5 个国家已经签署条约但尚未批准。
- 22 联合国安理会 2310 号决议, 2016 年 9 月 23 日。见劳夫·T, CNTB 周年际之“未竟事业”, SIPRI 评论, 2016 年 9 月 26 日。
- 23 CTBT 第 14 条, 对于已提交批准书的国家, 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其他国家可作为观察员国参加), 以采取相关措施促进条约早日生效。
- 24 促进 CTBT 条约生效大会, “会议报告”, CTBT 第 14 条. XIV/2017/6, 《最后宣言》, 第 1 段, 第 5 段。
- 25 CTBT 核查机制由一个国际监测系统 (IMS) 构成, 包括一个 321 个监测站和 16 个核爆炸证据监测实验室组成的全球网络; 国际数据中心 (IDC) 负责处理和分析监测站登记数据, 并负责将其传送到成员国。CTBT 筹备委员会, “国际监测系统如何运作”。
- 26 促进 CTBT 条约生效大会(注 24), 最终声明, 第 8 段。见文图里尼·G, “20 岁的 CTBT 筹委会:超越 CTBT? ”, 《防扩散期刊》, 第 23 期, 编号 3-4(2017 年), 第 345 至 356 页。
- 27 见本卷第 6 章第 9 节。
- 28 促进 CTBT 条约生效大会(注 24), 最终声明, 第 6 段。

## 第四节. 国际社会对朝鲜的核不扩散制裁

香农·N·凯尔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DPRK 或北韩) 发展核武器及弹道导弹运载系统, 国际社会再次发声予以强烈谴责, 并要求朝鲜立即停止一切相关活动。2017 年, 朝鲜进行了第 6 次核爆试验, 并对包括新型远程弹道导弹在内的 23 枚导弹实行了试射。<sup>1</sup> 这也迫使联合国和一些国家对朝实施额外的经济制裁, 同时对朝经济核心领域实施定向制裁, 并在现有武器禁运的基础之上对朝实施更为严格的武器封锁。<sup>2</sup> 另一方面, 执行和强化制裁都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日益猖獗的走私和欺骗行为使得朝鲜很容易规避上述制裁。

### 联合国安理会制裁

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 为应对朝鲜自 2006 年以来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 安理会已通过 9 项决议, 对朝鲜实施制裁和其他限制性措施 (见表 7.2)。9 项制裁决议得以一致通过, 并援引《联合国宪章》第 7 章之规定, 要求朝鲜全面、可核查且不可逆转地放弃核武器和核武器计划, 并立即停止一切相关活动。<sup>3</sup> 安全理事会通过第 1718 (2006) 号决议设立委员会汇同第 1874 (2009) 号决议设立专家小组, 监督制裁执行。<sup>4</sup> 小组定期对制裁及其执行情况提交报告。

2017 年, 安理会通过 3 项新制裁决议, 以对朝鲜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验作出回应。7 月朝鲜试射两枚远程弹道导弹后, 第 2371 号决议于 8 月 5 日获得一致通过。决议禁止北韩出口如煤、铁和铁矿石、铅和铅矿石以及海产品, 而此前的制裁决议只是限制此类产品出口。决议同时对包括外贸银行 (FTB) 在内的朝鲜个人和实体实施新制裁, 并禁止朝鲜与外国合作伙伴建立新的合资企业。<sup>5</sup>



表 7.2 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验的制裁决议摘要

日期	决议	核心条款
2006 年 10 月 14 日	1718	谴责朝鲜 2006 年 10 月 9 日核试验;呼吁各国对涉嫌贩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相关材料朝鲜进出口货物进行稽查;设立制裁委员会, 监察和评估制裁效果, 并向安全理事会提交报告。
2009 年 6 月 12 日	1874	谴责朝鲜 2009 年 5 月 25 日核试验;扩大制裁范围, 禁止朝鲜出口任何武器, 并禁止除小型武器外的大部分进口;禁止为提供、制造、维护或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导弹系统进行金融交易、技术培训或提供援助;成立一个 7 人专家小组, 协助第 1718 号决议制裁委员会工作
2013 年 1 月 22 日	2087	谴责朝鲜 2012 年 12 月 12 日发射远程火箭;在安全理事会先前通过的制裁措施基础之上添加新的制裁对象。
2013 年 3 月 7 日	2094	谴责朝鲜 2013 年 2 月 12 日核试验;扩大设备技术禁止清单, 并使新的实体和个人受到制裁;授权各国检查通过其领土的朝鲜所有进出口货物。
2016 年 3 月 2 日	2270	谴责朝鲜 2016 年 1 月 6 日核试验;禁止朝鲜出口煤炭和铁, 但“民生用途”除外;禁止朝鲜出口黄金、钽和稀土。
2016 年 11 月 30 日	2321	谴责朝鲜 2016 年 9 月 9 日核试验;禁止朝鲜出口有色金属(铜、镍、银和锌);限制朝鲜煤炭出口;限制朝鲜外交官和外交使团活动。
2017 年 8 月 5 日	2371	2017 年 7 月 3 日和 28 日, 朝鲜试射远程弹道导弹;禁止朝鲜出口铅、铁和海鲜;对朝鲜对外贸易银行实施了新限制;禁止朝鲜与外国合作伙伴建立新的合资企业。
2017 年 9 月 11 日	2375	谴责朝鲜 2017 年 9 月 3 日核试验;限制朝鲜进口原油和成品油;禁止朝鲜所有纺织品出口;要求终止与朝鲜实体的合资企业;禁止朝鲜公民在外国工作的新工作许可
2017 年 12 月 22 日	2397	谴责朝鲜 2017 年 11 月 28 日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对朝鲜每年的成品油进口实施新的限制;要求在两年内遣返所有在国外取得收入的朝鲜国民;加强针对朝鲜船只的海上封锁措施

WMD =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资料来源: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决议”。

联合国安理会于 2017 年 9 月 11 日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以回应朝鲜于 9 月 3 日进行的第 6 次核试验,该试验被认为是在试验氢弹。具体来说,2375 号决议规定朝鲜每年进口成品油(汽油、柴油、重油等)上限,同时将原油进口冻结在当前水平。该决议还禁止向朝鲜供应所有天然气和天然气凝析液,以防止朝鲜获取成品油替代品。决议禁止朝鲜出口任何纺织品,直指朝鲜最大经济领域,而此前安理会并未对纺织品加以限制。决议还禁止联合国成员国对朝鲜公民颁发新的工作许可证,从而消除了朝鲜一大重要收入来源。<sup>7</sup>最后,决议要求加强海事管控,使得各国可严厉打击朝鲜海上禁运品走私活动。<sup>8</sup>

2017 年 11 月 28 日,朝鲜试射新型远程弹道导弹。安全理事会于 12 月 22 日一致通过第 2397 号决议,进一步加大对朝制裁。<sup>9</sup>该决议将第 2375 号决议规

定朝鲜进口成品油的年度上限削减 75%，至 2018 年最高 50 万桶；2018 年，原油进口量控制在目前的 400 万桶。<sup>10</sup> 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在两年内遣返所有在其管辖范围内赚取收入的朝鲜国民，除人道主义工作外。最后，决议加强了海上封锁措施，以防止朝鲜逃避制裁，其中包括要求各国扣押并查封走私石油和煤炭等非法物品的船只。

### 制裁的不同声音

在安理会决议谈判中，中国、俄罗斯和美国在拟议制裁范围和制裁力度上存在分歧。美国寻求对朝鲜采取严厉措施，在第 2375 号决议谈判期间呼吁对朝鲜实施“可能最严厉”的制裁。<sup>11</sup> 中国和俄罗斯一贯拒绝美国的要求，称对朝鲜经济实施严厉制裁，不仅无效且可能破坏局势稳定。据报道，中国官员尤其担心石油禁运或类似措施可能导致朝鲜内部社会动荡，进而殃及邻国中国。<sup>12</sup> 朝鲜民众生活条件不断恶化的报告频见报端，也印证了这一担忧。<sup>13</sup> 为了得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美国最终放弃了一些制裁措施，其中就包括对朝实施彻底的石油禁运。<sup>14</sup>

中国和俄罗斯强调，在加强对朝经济金融制裁的同时，必须展开严肃认真的外交努力，以期促成全面政治解决。<sup>15</sup> 两国继续表示支持中国提议的“冻结换冻结”协议，以此作为过渡的权宜之计。朝鲜同意所有核武试验和导弹试射，以换取美国减少在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并停止所有美韩军事演习。然而，在朝鲜进行第 6 次核武试验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驳回了冻结提议，称这一提议简直是一种“侮辱”。<sup>17</sup>

### 联合国专家小组中期报告

2017 年 9 月，第 1874 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小组发表中期报告，向安理会提交最新调查结果和相应建议。<sup>18</sup> 小组报告称，朝鲜在核武计划及弹道导弹取得重大技术进步，“无视联合国历史上最全面、最具针对性的制裁制度”。调查显示，朝鲜继续通过使用一系列非法活动和欺骗手段规避经济制裁。报告还透露，朝鲜继续通过出口几乎所有决议禁止商品，利用间接渠道和第三国逃避制裁，逃避对其经济各部门的制裁。调查小组称，朝鲜半岛事态发展表明，“随着制裁范

围的扩大，逃避制裁的范围也在相应扩大”。<sup>19</sup>

小组报告指出，尽管向安理会提交国家执行情况报告比例有所提高，但“制裁的实际执行远远落后于实现非核目标所必需之力度”。<sup>20</sup> 报告称，部分原因是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缺乏适当的国内法律和监管框架”。<sup>21</sup> 实际结果就是，“制裁机制执行不力，加之(朝鲜)不断演变的规避制裁手法，正在破坏(朝鲜)放弃所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停止所有核武相关计划和活动的决议目标”。<sup>22</sup>

## 其他国家和国际制裁

2017年，一些国家和欧盟对朝鲜实施了自主制裁。在一些情况下，这些措施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范围。

9月20日，美国通过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金融体系为于朝鲜进行贸易往来的任何外国企业、组织或个人提供便利。据报道，这项新措施旨在对抗朝鲜规避制裁的策略，尤其针对中国金融机构。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单方面实施超越安理会制裁范围的制裁，特别是那些对中国实体和个人实行事实上的长臂管辖制裁。

<sup>25</sup>

美国此前曾对朝鲜实施单方面制裁，以回应朝鲜的网络攻击、侵犯人权、洗钱等活动。<sup>26</sup> 2017年8月2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颇有争议的法令，即《通过制裁打击美国对手法案》，以此扩大对朝鲜、伊朗以及俄罗斯的制裁。<sup>27</sup> 此项法案，辅以其他相关制裁，进一步加大美国对朝鲜的禁运以及劳工限制。<sup>28</sup>

2017年10月16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新的欧盟自主制裁措施，以补充和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其中包括禁止欧盟在朝鲜的所有投资；禁止向朝鲜出售成品油和原油；减少可汇入朝鲜的个人汇款；禁止延长目前在欧盟成员国的朝鲜国民的工作许可。欧盟还将个人和实体列入资产冻结和旅行限制清单。

<sup>29</sup>

2017年11月和12月，日本政府批准冻结更多个人和实体资产措施，其中包括一些位于中国和俄罗斯的机构。日本政府已确定，这些机构帮助朝鲜规避联合国安理会制裁。<sup>30</sup>

## 制裁的影响

2017年年末，国际社会对朝鲜实施了规模空前的严厉制裁，但没有迹象表明朝鲜准备放弃核武器或停止核武器研发。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297号决议后，朝鲜政府发表声明，谴责制裁是“美国及其追随者操纵的战争行为”。<sup>31</sup>这份声明发誓，尽管制裁措施已经“失效”，但朝鲜将“进一步巩固其自卫核威慑力量”，从根本上消除美国核威胁、勒索和敌对行动”。

这一声明也加剧了西方分析人士之间的争论，即制裁如何才能有效的迫使朝鲜停止并最终放弃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强硬执行日益加码的严厉金融和经济制裁，最终将迫使朝鲜领导层寻求无核化协议，以维护当前的政治体系。<sup>32</sup>另外一派则认为，制裁本身不会迫使朝领导层改变其核武成本收益战略计算。<sup>33</sup>尤其是，当前的贸易数据表明，制裁迄今都未奏效，即使进一步加大制裁力度，也不对可能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激进化和相关活动。<sup>34</sup>联合国现有制裁的执行仍然存在问题，朝鲜利用货船规避对朝石油出口限制的报道就证明了这一点。<sup>35</sup>进而表明，国际社会需要更多的关注非惩罚性外交选择同朝鲜接触，解决其核计划关注。

1 见本卷第6章第9节。

2 武器禁运，见本卷第10章第2节。

3 第7章权力（“对威胁和平、破坏和平及侵略行为所采取的行动”）必须用于建立安理会授权制裁制度之上，尽管并非是需要严格参照本章。联合国宪章，1945年6月26日签署，1945年10月24日生效。

4 本节所提及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见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 5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1 号决议, 2017 年 8 月 5 日。
- 6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 号决议, 2017 年 9 月 11 日。见本卷第 6 章第 11 节。
- 7 据美国政府估计, 约有 10 万朝鲜人在国外工作, 每年为朝鲜政府创造收入超过 5 亿美元。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安理会关于朝鲜问题的第 2397 号决议表, 2017 年 12 月 22 日。
- 8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 号决议(注 6)。
- 9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97 号决议, 2017 年 12 月 22 日。
- 10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注 7)。
- 11 史密斯·D, 美国表示, 朝鲜正在“自讨战争”, 呼吁对朝采取最严厉的制裁措施, 《卫报》, 2017 年 9 月 4 日。
- 12 拉恩·W, “为什么中国没有帮着美国对付朝鲜”, 《德国之声》, 2017 年 9 月 15 日。
- 13 如, 麦科里·J, “太多的士兵要养活”: 干旱后随之而来的饥荒, 朝鲜民众对制裁心存畏惧, 《卫报》, 2017 年 8 月 23 日。
- 14 森古普塔·S, “美国妥协之后, 安理会加大了对朝制裁力度”, 《纽约时报》, 2017 年 9 月 11 日。
- 15 尼科尔斯·M,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对朝制裁”, 路透社, 2017 年 9 月 11 日。
- 16 尼科尔斯(注 15)。关于冻结换冻结提议, 参见俄罗斯外交部, “中俄外交部关于朝鲜半岛问题的联合声明”, 新闻稿 1317-04-07-2017, 2017 年 7 月 4 日。
- 17 哈雷·N,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紧急会议上的发言,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2017 年 9 月 4 日。
- 18 联合国安理会, 的中期报告的专家小组根据 1874 号决议(2009 年)”, 2017 年 8 月 4, S / 2017/742, 5。2017 年 9 月 5 日。
- 19 联合国, S / 2017/742(注 18), 第 4 页。另见亚伯拉罕·A, “制裁的艺术: 扩大的制裁, 朝鲜应付得来吗?”, 北纬 38 度(网站), 2016 年 3 月 21 日。见本卷第 10 章第 2 节。
- 20 联合国, S / 2017/742(18), 第 5 页。
- 21 联合国, S / 2017/742(18), 第 60 段。
- 22 联合国, S / 2017/742(18), 第 5 页。
- 23 白宫, 对朝鲜实施额外制裁的总统行政令, 2017 年 9 月 20 日。
- 24 瑞斯·M, “随着制裁的到位,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中国”, 《法律战》, 2017 年 9 月 22 日。
- 25 迈耶斯·J, “中国谴责美对朝实施贸易战”, 《洛杉矶时报》, 2017 年 8 月 20 日。
- 26 艾伯特·E, “我们需要了解的朝鲜制裁”, 记者招待会,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 2018 年 1 月 3 日。
- 27 通过制裁法案对抗美国的敌手, 美国公法 155 - 44, 2017 年 8 月 2 日签署; 兰普顿·R 和曾格尔·P, “特朗普签署对俄制裁法案, 莫斯科称之为贸易战”,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2 日。
- 28 对抗美国的敌人通过制裁法案(注 27), 部分 314 - 15, 321; 2017 年 8 月 2 日, 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 “美国挥舞着制裁大棒”, 《我的国家》, 2017 年 8 月 2 日。
- 29 欧盟理事会, “朝鲜: 欧盟采取了新制裁”, 新闻稿 575/17, 2017 年 10 月 16 日。
- 30 共同社, 日本加大对朝经济制裁”, 《日本时报》, “日本扩大对朝单边制裁”, BBC 新闻, 2017 年 12 月 15 日。
- 31 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 朝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 2017 年 12 月 24 日。
- 32 斯坦顿·J, 李·S 和克林杰·B, “对朝鲜强硬起来: 如何打疼平壤”, 《外交事务》, 2017 年 5 月/ 6 月。
- 33 德勒里·J, “对朝制裁: 徒劳一场、适得其反、危险无比”, CNN, 2016 年 12 月 2 日; 阿尔卡罗·R 和格列柯·E, “来自朝鲜的挑战: 促进地区安全和核不扩散”, 国际机构和全球治理计划, 对外关系委员会, 2017 年 11 月 29 日。
- 34 弗兰克·R, “接触而非制裁, 值得再次一次”, 北纬 38 度线(网站), 2017 年 10 月 13 日。
- 35 朝鲜: 你来我往之中, 韩国截获了从事非法石油运输的邮轮, BBC 新闻, 2017 年 12 月 29 日。

## 第五节. 执行伊朗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 泰蒂·埃拉斯托

伊朗核计划从一开始，其目的、范围就置于国际社会的关注之下，早就是世人皆知的秘密。数年的经营之后，伊朗终于在 2015 年同意联合全面行动计划 (JCPOA)。<sup>1</sup>JCPOA 框架下，伊朗的承诺主要在于防止伊朗通过生产高浓缩铀和钷两个“路径”获取核武器。汇同更多的穿透式核查，旨在建立国际社会对伊朗的信心，使其核计划得到“与其他任何 [1968NPT] 无核国家同等待遇”。<sup>2</sup>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已连续 9 次报告证实伊朗遵守了 JCPOA。

尽管 JCPOA 得以成功实施，但是由于伊朗和美国之间的紧张政治关系，2017 年开始 JCPOA 的前景又开始变得扑朔迷离。本节首先对伊朗在 2017 年的 JCPOA 合规情况。随后介绍其政治背景，重点关注 JCPOA 其他各方对 2017 年 10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 JCPOA 的反应。按照特朗普的理解，美国继续解除对伊制裁与伊朗根据协议采取的行动不成比例。

### 伊朗 JCPOA 执行情况

根据 JCPOA 框架，伊朗必须限制其铀浓缩活动，削减浓缩铀库存，并在国际社会支持下重新设计并重建阿拉克重水反应堆。除了根据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签订的全面保障协定 (CSA) 所规定的长期义务外，伊朗还同意对其 CSA 暂时使用更为严格的附加议定书标准。

JCPOA 框架下，法国、德国、英国均为欧盟国家，被统称为 E3 国家，另外 3 个国家来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和美国。欧盟自身也在发挥着促进作用。这些国家统称为 E3/EU+3。他们在 JCPOA 框架下的主要承诺就是逐步解除对伊核相关制裁。

2017 年，IAEA 发布了 4 份报告，证实伊朗继续恪守其承诺。<sup>3</sup>

### 重水及后处理相关活动

伊朗阿拉克附近重水反应堆先前的设计引发了人们对核扩散的担忧，原因在于反应堆将生产含有武器级钷的乏燃料。JCPOA 中伊朗同意的新设计，将钷的产量降至最低。为了解决人们对核燃料再加工的担忧，其中就包括钷分离，伊朗

同意将新反应堆生命周期中生产的所有乏燃料运往国外。

伊朗还同意不储备超过其当前需要的重水(估计在新堆投入使用前为 130 吨,新堆使用后为 90 吨)。阿拉克核电站生产的重水如果超过所需数量,就会被卖到国外,据说卖到俄罗斯和美国。<sup>4</sup> 此类操作将一直持续到 2030 年。<sup>5</sup>

2017 年 IAEA 报告证实,伊朗严格恪守了上述承诺——包括其重水上限,2016 年其重水量暂时超量。<sup>6</sup> 伊朗并未按原有设计进行阿克拉反应堆的建造,包括天然铀芯块,燃料元件和组件。<sup>7</sup> 2017 年 4 月 12 日,伊朗原子能组织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签署了新反应堆设计合同。<sup>8</sup>

### **浓缩和燃料相关活动**

根据 JCPOA,伊朗还同意,伊朗还同意不进行 3.67%以上的铀浓缩,将浓缩铀库存控制在 300 公斤以下,并将铀浓缩活动限制在纳坦兹一个地点。此类限制措施将持续 15 年(直至 2030 年)。此外,伊朗同意将其运行中的离心机数量减少到 5060 台——约为 JCPOA 前四分之一水平——并将所有多余离心机存放 10 年(至 2025 年),将仅用于失效或损坏离心机更换。

2017 年 IAEA 报告再次确认,伊朗将继续遵守上述限制,其浓缩铀储备为 79.8 公斤至 101.7 公斤。<sup>9</sup> IAEA 对伊朗用储备离心机对 245 台失效或损坏离心机的更换进行了监控。2017 年 2 月,伊朗对位于伊斯法罕的二氧化铀浓缩粉末工厂(EUPP)的回收浓缩铀数量估算进行了修正。这些材料是在 EUPP 工艺生产线上保存。报告数量(99.9 公斤)符合 IAEA 此前评估。到 2017 年 6 月,伊朗已经将 35.7 公斤的浓缩铀材料降至天然铀浓度水平。<sup>11</sup>

### **离心机研发、制造、保存**

JCPOA 允许伊朗对新离心机开展有限度的研发。根据 IAEA2017 年的报告,伊朗的研发活动继续与 JCPOA 保持一致。2017 年 1 月,IAEA 首次对伊朗高级 IR-8 离心机 UF6 喂料过程进行了现场监督。<sup>13</sup>

### **透明度、附加议定书和其他问题**

2017 年,IAEA 再次确认伊朗继续适用附加议定书,并正按照附加议定书对

伊朗进行评估。IAEA 同时指出，伊朗同意其使用网络和电子监控技术，并未核查人员签发了长期签证。<sup>14</sup>

IAEA 继续对伊朗并未转为禁止用途的，且已申报核设施中的核材料进行核查。但 IAEA 也表示暂时仍无法对未申报的核材料和核活动进行核查，这方面的评估还在进行。<sup>15</sup> 为核实伊朗境内的所有核材料均用于和平用途，IAEA 需要在附加议定书加强授权的基础之上，得出一个“更为广泛的结论”。完成这一过程，通常需要数年的时间。<sup>16</sup>

2017 年，IAEA 报告说，对伊朗其他承诺执行情况的核查和监督仍在继续。<sup>17</sup> 包括附件 1JCPOA 第 1 节(有助于设计和研发爆炸装置的活动)。尽管 IAEA 并未对伊朗是否遵守第 1 节所述承诺表示质疑，但是当 IAEA 总干事天野之弥要求 JCPOA 联合委员会就如何核实这些承诺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之时，这个问题引发了 IAEA 批评人士的注意。<sup>18</sup>

IAEA 还证实，所有伊朗铀精矿(黄饼)都被送往伊斯法罕铀转化设施—包括据说是伊朗在 2017 年从哈萨克斯坦接收的 125.4 吨黄饼。<sup>19</sup> 伊朗也开始在 IAEA 监督下通过工艺线进行贫铀喂料，其目的是提升铀-235 含量，使其接近天然铀水平。<sup>20</sup>

2017 年 10 月，伊朗向 IAEA 通报了其“在近期为研究目的”建造轻水临界反应堆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违背 JCPOA，JCPOA 鼓励伊朗在未来依赖轻水(而非重水)反应堆。<sup>22</sup>

### 威胁 JCPOA 的紧张政治局势

2016 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地，JCPOA 前途却迷雾漫漫。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对 JCPOA 持保留态度。美国的伊朗核协议评估法案，要求美国总统每 90 天证明伊朗在技术上合规，并且更宽泛的说，“伊朗终止其非法核计划，那么暂停制裁就是恰当且核实之举”，同时“对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至关重要”。<sup>23</sup> 特朗普总统纵然心不甘情不愿的在 4 月和 7 月批准暂停对伊制裁，但是 2017 年 10 月，他选择不再这样做。<sup>24</sup> 尽管美国总统依照美国法律“取消”伊核协议与退出协议不同，但此举无疑启动了特别立法程序，使得美国国会暂时取得做出此类决定的权力。E3/EU+3 的其他成员国对美国这一决定做出反应，重申它们对协议的承诺，



但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导致众多的伊朗百姓不再相信 JCPOA 的价值。

### 决定取消认证和美国国会辩论

特朗普政府猛烈抨击 JCPOA，其理由就是过渡性质的协议使其无法有效制衡伊朗核计划。同时美政府呼吁 IAEA 更广泛的使用核查权力，要求进入伊军事基地。<sup>25</sup> 虽然伊朗已表示，核查人员不得进入此类场所，但实际上 IAEA 也未表示有任何增加核查的需要。2017 年 11 月，天野之弥重申：“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核查了所有需要核查的地方。然而，出于保密原因，我们没有披露细节，包括我们的核查人员检查了哪些地点，或者这些地点为民用或是军用……某一特定地点为民用或是军用均不属于 IAEA 工作范围。+”

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美国政府的疑虑与 JCPOA 实施本身无关。虽然美方也承认伊朗在“技术”遵守伊核协议，美国认为伊朗试射导弹、卫星发射及相关活动无一不在违背 JCPOA 和联合国安理会 2231 号决议精神，两者都呼吁伊朗“不再从事任何具备核投送能力的弹道导弹相关研发活动”。<sup>27</sup> 伊朗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发射了一颗卫星，这也触发美国国会对伊实施新制裁，这也是 JCPOA 谈判以来美国首次对伊实施制裁。<sup>28</sup>

特朗普取消核认证的决定为美国国会留下两个月的时间窗口，让他们可以考虑通过加快进程，重新对伊实施核相关制裁。特朗普敦促国家解决 JCPOA 的“许多严重缺陷”，通过立法使伊朗核活动的所有限制成为永久性限制，并阻止伊朗开发洲际弹道导弹。特朗普还警告说，美国可能单方面退出 JCPOA。<sup>29</sup> 国会无法就任何危及 JCPOA 的新立法达成一致。美参议员鲍勃·考克和汤姆·科顿提出的一项法案将使伊核协议的限制条款成为永久性限制，同时对伊离心机项目进行限制。然而，并未得到美议员足够支持，也从未正式推出。<sup>30</sup>

### E3/EU+3 其余国家的反应

2017 年全年，欧盟领导人积极维护 JCPOA。1 月，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的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写道，“尽管有批评说，JCOPA 协议欺骗性缺点...，但是很重要的一点，需要非常清楚地表述出来：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正在发挥作用，欧盟坚定地站在 JCOPA 一边。<sup>31</sup> E3 和欧盟本身都发表声明支持

JCPOA，以回应美国的做法。<sup>32</sup>就在特朗普总统认证的 10 月大限之前，欧盟委员会提议欧洲投资银行允许在伊朗开展业务并且欧洲进出口信贷机构可以为伊朗进出口业务提供信贷。<sup>33</sup>虽然大多数欧盟领导人强调 JCPOA 只涉及伊朗核活动，反对再次进行谈判，E3 在伊朗导弹试射和卫星发射问题上和美国站在一边。<sup>34</sup>法国总统纽埃尔·马克龙也呼吁就伊朗弹道导弹计划达成新的协议。<sup>35</sup>

俄罗斯外交部称美国取消核认证的决定“既违背 JCPOA 的规定，也违背了 JCPOA 的精神”，但希望它“不会对伊核协议产生不利影响”。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也批评了美国对伊朗新的制裁措施，称这些制裁措施“威胁到”JCPOA 的实现，表示伊核协议是“国际和地区稳定的关键因素之一”。俄罗斯反对重启 JCPOA 谈判。<sup>38</sup>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年 9 月表示，各方都应该看到 JCPOA 积极的一面，因为没有任何协议是完美的。如果放弃伊核协议，国际防扩散机制将受到严重挑战，中东局势可能出现进一步恶化。<sup>39</sup>

## 伊朗问题讨论

从伊朗的角度来看，美国违反了 JCPOA 第 26、27 和 28 条，制造出破坏解除制裁的负面氛围。<sup>40</sup> 伊朗在联合委员会大会上提出了自己的关切。<sup>41</sup> 伊朗将美国上述违反协议的行为同重新开启制裁的潜在可能区分开来，伊朗将美方行动定义为对 JCPOA 的“严重侵犯”。<sup>42</sup>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警告说，如果美国违反 JCPOA，伊朗将“撕毁”伊核协议，伊朗议会将对美方行动采取对等措施。<sup>43</sup> 然而，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和外交部长贾瓦德·扎里夫都表示，即便美方一意孤行，伊朗可能也还是会坚守伊核协议。<sup>44</sup>

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加上美国新一轮对抗，伊朗公众对 JCPOA 的支持已经出现下降。根据 2017 年 6 月的一项民意调查，尽管三分之二受访者仍支持 JCPOA，但多数民众认为协议并未带来经济改善，伊朗应通过重启部分核计划回应美国的违规行为。<sup>45</sup> 2017 年 12 月底，伊朗各地出现街头抗议活动，也反映出人们对经济状况和生活水平的普遍不满。<sup>46</sup>

呼吁伊朗限制其导弹计划的呼声并未在伊朗人中间找到多少共鸣。鲁哈尼总统在回应美国取消核安全认证时表示，我们的……导弹是用来自卫。我们一直下

定决心保卫我们的家园，今天的我们变得更加坚定。<sup>47</sup> 2017年6月的调查还发现，63%的伊朗人认为要求伊朗减少导弹试验不可接受。<sup>48</sup>

## 结语

伊朗继续履行其在 JCPOA 框架下的承诺，直至 2017 年。然而，由于美国正在重新考虑继续履行其互惠承诺究竟价值几何，伊核协议似乎前景黯淡。尽管美国国会在 10 月取消核认证的决定后，选择暂不退出 JCPOA，但时至 2018 年 5 月，特朗普总统可能决定不放弃制裁选型，而这作为 JCPOA 的一部分就已暂停，至此美方构成单方面违约。在这种情况下，伊朗可能会退出伊核协议。然而，如果集体承诺的互惠性仍被其他国家保留—尤其是欧洲拒绝遵守美国重新实施的治外法权制裁—伊朗可能会决定坚守伊核协议条款。

即使 E3/EU+3 的其他成员国在 5 月成功说服特朗普放弃制裁，他也可以通过每 90 天向国会提交一次制裁申请继续推动。<sup>49</sup> 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氛围将使商业及金融机构对进入伊朗市场抱有越来越为谨慎的态度，从而使得伊朗本应通过放松制裁而获得的好处又再次泡汤。伊朗国内对伊核协议的支持也日渐减少，对协议本身也会产生负面效应。鉴于局势的不稳定，JCPOA 也更易受到政治变化的影响，尤其是在伊朗导弹试射、地区问题或伊朗政府对可能发生的国内动荡的应对都非常容易加深美伊之间的政治敌意。

为保护 JCPOA, E3 /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将不仅需要特别努力预防直接违规行为,但也应着手解决解除制裁中一些不那么明显的障碍以及造成紧张局势升级 JCPOA 关联度不是那么直接的一些事务。

1 伊核协议(JCPOA), 2015年7月14日, 维也纳,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之附件, 2015年7月20日。相关背景信息, 见劳夫·T, “消除对伊核协议的担忧”, SIPRI 年鉴 2016, 第673至688页; 劳夫·T, “全面实施伊核协议”, SIPRI 2017年年鉴, 第505至510页。

2 JCPOA(注1), 序言。

- 3 IAEA 理事会,“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斯兰伊朗共和国的第 2231 号决议(2015)的核查和监督”,总干事报告,2017 年 2 月 24 日,;2017 年 6 月 2 日, GOV/2017/24;2017 年 8 月 31 日, GOV/2017/35;2017 年 11 月 13 日, GOV / 2017/48。
- 4 卡兹曼·K 和克尔·P·K,《伊朗核协议》,美国国会研究服务(CRS)报告, R43333(美国国会, CRS: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9 月 15 日), 第 12 页。
- 5 JCPOA(注 1), 附件 1。
- 6 伊朗重水存量在 111 吨至 128.2 吨之间。IAEA, GOV/2017/10, GOV/2017/24, GOV/2017/35 和 GOV/2017/48(注 3)。
- 7 IAEA, GOV / 2017/10, GOV / 2017/24, GOV / 2017/35 和 GOV / 2017/48(注 3)。
- 8 中国和伊朗签订阿拉克改造设计的首单合同, 世界核新闻, 2017 年 4 月 24 日。
- 9 IAEA, GOV/2017/10, GOV/2017/24, GOV/2017/35 和 GOV/2017/48(注 3)。
- 10 2 月, 该机构报告表示, 伊朗在报告期内已移除 124 台离心机。6 月为 48 台, 8 月 57 台, 11 月 16 台。
- 11 IAEA, GOV/2017/24(注 3)。
- 12 JCPOA(注 1), 附件 I。
- 13 IAEA, GOV/2017/10(注 3)。
- 14 IAEA, GOV/2017/10, GOV/2017/24, GOV/2017/35 和 GOV/2017/48(注 3)。
- 15 IAEA, GOV/2017/10, GOV/2017/24, GOV/2017/35 和 GOV/2017/48(注 3)。
- 16 见乔伊纳·D,“JCPOA 及更为宽泛的结论”, 军控法: 与军控相关法律问题的分析与讨论, 2015 年 12 月 8 日。
- 17 IAEA, GOV/2017/24, GOV/2017/35 和 GOV/2017/48(注 3)。
- 18 墨菲·F, IAEA 总干事呼吁澄清伊朗核协议的争议部分, 路透社, 2017 年 9 月 26 日。
- 19 IAEA, GOV/2017/10(注 3);“伊朗将进口 950 吨黄饼, 英国成了拦路虎”,《德黑兰时报》, 2017 年 2 月 25 日。
- 20 IAEA, GOV/2017/24(注 3)。贫铀是铀浓缩的副产品, 其铀 235 含量低于天然铀。
- 21 IAEA, GOV / 2017/48(注 3)。
- 22 伊朗承诺“跟上国际科技发展趋势, 在未来核电及科研中只依赖 JCOPA 附件 1 所规定的轻水反应堆(注 1), 这也同 E3 /欧盟+ 3 的承诺相一致, 即“促进伊朗获取轻水科研堆及核电反应堆, 以用于科研、开发和试验以及 JCPOA(注 1) 附件 3 所允许的电力供应和海水淡化”。
- 23 伊核协议审查法案, 美国公法 114-17, 2015 年 5 月 22 日签署成为法律。目前尚不清楚, 在认证被否后, 该项法律是否适用。
- 24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特朗普总统对伊策略讲话”, 2017 年 10 月 13 日。
- 25 “伊核检查人员应可实地探访伊军事基地: 哈雷”, 路透社, 2017 年 8 月 25 日。
- 26 天野之弥·Y, IAEA 总干事, 就伊朗问题发表讲话, 伊核协议和 IAEA, 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肯尼迪政府学院, 剑桥, 马萨诸塞州, 2017 年 11 月 14 日。
- 27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JCPOA)(注 1), 附件 B, 见拉波特·E, 可兰·L 和戴蒙德·J,“特朗普对伊核协议表示失望, 美国延长对伊制裁豁免”, CNN, 2017 年 8 月 15 日;“哈雷大使, 伊朗威胁退出伊核协议”, 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 2017 年 8 月 15 日。
- 28 哈里斯·B,“美国国会结束了自核协议以来对伊朗的首次新制裁”,《美国观察报》, 2017 年 7 月 25 日;通过制裁法案对抗美国的对手, 美国公法 115-44, 2017 年 8 月 2 日签署成为法律。
- 29 白宫(注 24)。
- 30 科克·B 和戈登·T, 美国参议院,“解决伊核协议:背景及关键细节”, [2017 年 10 月 13 日];曼森·K,“伊核协议的命运又到了特朗普手中”,《金融时报》, 2017 年 12 月 12 日。
- 31 莫盖里尼·F,“伊核协议取得成功, 全世界都因此变得更加安全”,《卫报》, 2017 年 1 月 17 日。
- 32 特朗普总统的美国对伊战略声明之后, 特蕾莎·梅首相, 安格拉·默克尔总理和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总统

发表联合声明，“法德英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言”，2017年10月13日；欧盟理事会，“伊核协议：欧盟关于伊核协议的声明”，新闻发布，590/17，2017年10月16日。

33 施密德·H，欧洲对外行动局秘书长，“欧洲对伊核协议的承诺”，主题演讲，苏黎世，2017年10月4日；卡迈利·迪根·S，“欧洲商界领袖不顾美国威胁，致力于维护伊核协议”，《卫报》，2017年10月6日；纳赛里·L，“特朗普的伊朗政策让欧盟的商人们头疼不已”，彭博社，2017年10月17日。

34 如联合声明(注 32)。同时见埃拉斯托·T，“欧洲是时候将伊朗导弹计划置于一个大背景下加以考虑了”，SIPRI 评论，2017年10月30日。

35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接受了 CNN 的独家专访，CNN，2017年9月19日。

36 “俄罗斯希望美国拒绝承认伊核协议将不会影响 JCPOA 的执行”，塔斯社，2017年10月13日。

37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S·V 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声明，2017年9月21日。

38 俄罗斯副外长谢尔盖在莫斯科核不扩散大会上的讲话，2017年10月21日。

39 新华社“中国呼吁支持伊朗核协议”，《中国日报》，2017年9月21日。

40 伊朗副外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在莫斯科核不扩散大会上的发言，2017年10月21日，YouTube；“伊朗外交部向议会提交 JCPOA 第 7 份报告”，伊朗新闻电视台，2017年7月21日。

41 见 JCPOA 联合委员会代表新闻发布(2017年1月10日)，JCOPA 联合委员会 2017年7月21日会议主席声明：“伊朗保留对美国违反 JCPOA 作出回应的权利：阿拉格奇”，伊朗新闻电视台，2017年7月21日。

42 “伊朗外交部向议会提交 JCOPA 第 7 份报告”(注 40)。

43 “伊朗哈梅内伊威胁如果西方违反协议，伊朗将撕毁伊核协议”，路透社，2017年6月14日；“伊朗议会通过议案，对抗美国的敌对行为”，伊朗新闻电视台，2017年7月29日。

44 见“总统的一次电视直播演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官方网站；“如果欧洲同意，我们将坚持伊核协议”；《德国之声》，2017年10月15日。

45 加拉格尔·N，“特朗普的核战略是对伊朗情绪的三种错误解读”，《对话》，2017年10月14日。

46 科塔索瓦·I，“推动伊朗抗议活动的经济力量”，CNN Money (CNN 财经频道)，2018年1月2日。

47 总统的一次电视直播演说(注 44)。

48 加拉格尔(注 45)。

49 阿利姆·Z，“特朗普把伊核协议这个球踢给了国会：国会只是把它踢了回去”，Vox 新闻网，2017年12月12日。

## 第八章. 化学和生物安全威胁

### 概述

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和各国政府继续评估2017年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联合国安理会和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责任问题上仍僵持不下(见第1节),包括4月4日在叙利亚汗-舍洪使用沙林毒气。这次化武袭击也促使美国对叙利亚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报复性打击。

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JIM)在叙利亚的任务期限于11月到期,原因是安理会无法就延期问题达成协议。JIM任务期间,共发布7份报告并得出结论,叙利亚政府应对4起事件负责,民间组织应对2起事件负责。禁化武组织宣言评估小组关于叙利亚向技术秘书处和禁化武组织实况调查团(FFM)申报的完整性和正确性的工作将在2018年继续进行,以评估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FFM向JIM提供了关于使用化武指控的基础信息。

随着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丢城失地,各国政府加大力度摧毁其化武相关能力和意图。国际刑事调查和起诉工作也有序展开,如联合国大会于2016年底设立的“自2011年3月起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承担的国际法下最严重犯罪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最终可能有助于实现对所有已确认CW使用定责达成国际共识。

2017年2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遇刺身亡,据信是使用化学物质(据信是VX)。但其取样和分析,并未有任何权威公开信息。马来西亚当局对两名女子进行了审判,监控摄像头记录下这两名女子在受害者脸上涂抹了某种物质。禁化武组织及其几个成员国为马来西亚的调查提供了技术支持,但未说明具体内容(见第2节)。

按照1993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的要求,曾是世界最大化学武器拥有国的俄罗斯在2017年完成库存销毁工作。2017年11月召开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二十二次缔约国会议(见第3节)审议将于2018年召开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四次审议大会规划情况,并选举西班牙大使费尔南多·阿里亚斯为

下任总干事。叙利亚于 2013 年成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它将如何在条约制度框架内运作(包括即将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高级领导层进行的变动)，各缔约方之间的关系将被告之，其基础是平权和义务。是否应将叙利亚视为不合作、完全不遵守其条约义务，或是是否应该将叙利亚视为一个“正常”缔约国，努力以诚意澄清国际社会对其条约义务的关切，国际社会其实尚未能达成共识。

12 月，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BTWC) 缔约国年度会议(MSP) 就 2018-2020 年间举行进一步的闭会期年度会议议程达成一致。双方将继续讨论和促进对既定议题的共识并采取有效行动。一些缔约国希望由成员国间的互动转向更为具体的合规性讨论。他们希望继续把重点放在对当前具有政治约束力的信息沟通、结构和处理方式的调整，其目的就是建立信任措施。2017 年会议成果也反映出当前状态的一种延续，在日内瓦执行援助小组 (ISU) 的支持下，年度专家会议和 MSP 就公约各项条款交换了信息、观点和经验。由于许多缔约国常年拖欠或不足额缴纳会费，BTWC 也继续面临财务压力 (见第 4 节)。

约翰·哈特

## 第一节. 叙利亚化武指控

### 约翰·哈特

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各国政府和民间组织在2017年继续调查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指控。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和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在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责任划分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本节介绍用于评估叙利亚根据1993年《化学武器公约》所作声明的特别国际安排,并审查禁化武组织真相调查团(FEM)的报告。<sup>1</sup>同时介绍了2017年叙利亚事态发展,包括4月4日汉谢洪沙林导弹事件。该事件也促使美国对叙利亚空军基地发射战斧巡航导弹进行报复打击。最后,本节讨论了禁化武组织在叙利亚未来的工作重点以及与化武相关制裁问题。

### 评估叙利亚 CWC 宣言的特别安排

自2014年成立以来,OPCW FFM对叙利亚境内多起涉嫌化武使用事件信息进行了收集和分析。<sup>2</sup>2015年8月,OPCW-UN联合调查机制(JIM)成立,而JIM的基础信息来源这是FFM。<sup>3</sup>JIM任务期间,共发布7份报告,并将CW使用归责于叙利亚政府和民间组织。<sup>4</sup>2017年11月16日,JIM授权结束。FFM和OPCE申报评估小组(DAT)的特别安排,继续调查叙利亚在CWC框架下申请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CWC谈判人员倾向于运用条约中关于化武使用或其他疑似违规行为相关条款规定,而非现在的特别安排。<sup>5</sup>但是,他们未曾预料一国可能在内战期间申请加入公约,更别提在一个更为广泛、更为长期的地区性武装冲突中申请加入。此外,一国的法律义务是基于其领土完全由政府管辖和控制的基础之上。自2013年叙利亚加入CWC以来,由于叙利亚安全形势动荡和究竟谁控制了叙大部领土缺乏明确认知,OPCW申报和核查程序不得不进行调整,以期反映出情况各异的实际安全情况。谈判方也未曾料到条约加入会呈现出一个地缘政治化过程,联合国安理会两大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美国——或是安理会和OPCW执委会将经历数年的联合监督,其最终结果其实诠释出的是更为广泛的政治利益博弈。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和OPCW执委会未能就JIM在叙利亚政府的归责问题上达成一致(见表8.1)。



表 8.1. 叙利亚化武指控联合调查机制责任归属摘要

地点	日期	责任归属	化武战剂
马雷亚	2015 年 8 月 21 日	非国家行为者	硫磺芥子气
乌姆哈伍什村	2016 年 9 月 16 日	非国家行为者	硫磺芥子气
塔尔米尼斯	2014 年 4 月 21 日	叙利亚政府	氯气
库梅纳斯镇	2015 年 3 月 16 日	叙利亚政府	氯气
沙尔曼	2015 年 3 月 16 日	叙利亚政府	氯气
汗-舍洪	2017 年 4 月 4 日	叙利亚政府	沙林(或类沙林)

资料来源：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三次报告”，S/2016/738，2016 年 8 月 24 日；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七次报告”，S/2017/904，2017 年 10 月 26 日。

在叙利亚最终宣布的 27 个化武生产设施(CWPF)中，最后两个仍在叙利亚政府控制之外—阿勒颇附近的 Al Dhamir 1 和大马士革附近的 Al Dhamir 2—在战斗稍显平息之后，OPCW 最终于 2017 年底对两处化武工厂进行了现场核查。

DAT 继续努力进一步理清叙利亚科学研究与研究中心(SSRC)附属设施的属性和用途。2017 年，OPCW 技术秘书处对 SSRC 设施进行了两轮核查，这也是因为此前现场核查时对所采集的样本进行分析后，所进行的进一步核查。样本分析结果表明，叙利亚并未完全披露其化武项目中所有相关化学品。这些化学品的具体信息并未正式向公众公布。<sup>6</sup>

2017 年 9 月 30 日，叙利亚对其 OPCW 最初声明进行补充，增补 SSRC 实验室信息。<sup>7</sup> 2017 年 10 月 2 日，叙利亚提供了一份 SSRC 活动概述信息，其中包括其研究所 3000。<sup>8</sup> 2017 年 11 月 10 日叙利亚向 OPCW 提交了 19 份文件(450 页)，详细说明 1995 至 2010 年间 SSRC 实验室研发活动。<sup>9</sup> 2017 年 11 月 14 日至 21 日，OPCW 对 SSRC 在拜尔宰和贾拉亚的试验设施进行第 2 轮检查。<sup>10</sup>

### OPCW 真相调查团报告

2017 年，FFM 至少发布了 8 份报告，涉及 3 起涉嫌使用化武事件，并对 2017 年全年调查活动做出简要报告。<sup>11</sup>

第一份报告是关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 Um-Housh 硫芥事件。<sup>12</sup> FFM 对伤员进行了走访，抽取血样并进行分析，并对俄罗斯专家小组提供的迫击炮弹进行检查。该小组由来自俄罗斯化学、生物、放射性物质及核技术专家组成，一直在跟进位于 Barzi 的 SSRC。FFM 发现，一枚 217 毫米口径的炮弹中含有硫磺芥末，两名遇

害者暴露在硫磺芥子气之中。

FFM 发布了两份报告 - 2017 年 5 月 12 日的初步报告，随后是 2017 年 6 月 29 日的完整调查报告 - 都是关于 4 月 4 日在汗-舍洪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sup>13</sup> FFM 得出结论认为，至少有 86 人因接触沙林或沙林类物质而死，但并未进行定责，因超出其职责范围。这种化学物质来由单个弹坑扩散而来，无论是空基导弹还是空投的炸弹。但是对于现场采集样本，并未进行标准 OPCW 监管链流程。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一直对 OPCW 尖锐抨击。FFM 并未达到汗-舍洪或沙伊特机场进行实地勘察，而实施化武空袭的飞机就驻扎在该机场。<sup>14</sup> 然而，FFM 成员在叙利亚邻国进行了尸体解剖，收集生物医学标本并从第三方接收环境样本。由第三方获得的生物医学样本的 DNA 分析和 FFM 团队收集的样本，使其能够与访谈过的人以及沙林检测呈阳性的人联系起来。FFM 还收到来自叙利亚政府的样本，OPCW 和两个指定实验室对样本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存在 CWC 相关化学品，如沙林，二异丙基甲基膦酸盐 (DIMP) 和六胺。<sup>15</sup> 叙利亚在 2013 年向 OPCW 宣布之前的项目中，曾使用六氯化二甲基和甲基膦酰基二氟化物 (DF) 已被叙利亚用于合成沙林毒气。

FFM 还对据称于 2017 年 3 月哈马省 Ltamenah 化武事件进行了调查。FFM 未能到事故现场实地勘察，但走访了邻国伤亡人员和医务人员，并获取环境样本，其中就包括弹片。通过对土壤和金属样本的分析，报告证实存在沙林毒气和一些相关降解物的存在，以及沙林相关化学成分。<sup>16</sup> 2017 年 11 月，FFM 就该事件公布的报告得出结论，“很有可能”在 Ltamenah 地区使用了沙林毒气。<sup>17</sup> FFM 再次以超出自身权限为由，并未进行定责。

## 2017 年叙利亚战事

叙利亚战事在 2017 年初持续加剧，但在年底时略有缓和。<sup>18</sup> 2 月中旬，政府军重新夺回胡姆斯的 Wadi Barada 和 al-Waar。而在 2 月和 3 月，反对派部队与努斯拉阵线进行了一些协调，在达拉、大马士革和哈马发动了进攻。<sup>19</sup>

2017 年 2 月 28 日，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该决议依据 JIM 叙利亚化武调查结果准备对叙实施制裁。<sup>20</sup> 2017 年 4 月 27 日，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重新任命 JIM 三人领导成员。危地马拉大使埃德蒙德·穆

莱特取代阿根廷大使维吉尼亚·甘巴，成为 JIM 新负责人。另外两名新成员分别是瑞士的斯特凡·莫格勒和马来西亚的朱迪·陈·霍普金斯。

### 汗-舍洪化武袭击事件

2017 年 4 月 4 日发生在伊德利卜南部汗-舍洪化武袭击事件，其背景是叙利亚政府军发动连续攻击，即将夺回刚刚失去的哈马北部领土。<sup>22</sup> 如上文所述，该事件导致至少 86 人死亡。<sup>23</sup> 4 月 7 日，美国向霍姆斯省沙依拉特机场发射了 59 枚雷神 RGM-109 战斧对地攻击导弹作为回应。<sup>24</sup> 按照美国国防部（DOD）的说法，空袭目的是“阻止[叙利亚]政权使用化学武器”，因此“空袭的效果是基于其结果而定”。<sup>25</sup> 美国表示沙依拉特空军基地曾存储过化武，而且美方非常肯定该空军基地就是连续发动化武空袭的基地。<sup>26</sup> 叙利亚总指挥部称美方的空袭是“赤裸裸的侵略行为”。<sup>27</sup>

伊朗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谴责美国罢工，而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英国对美国 USA。<sup>28</sup> 总统表示“支持”唐纳德·J·特朗普的攻击作为一个适当的回应，认为它是“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美国预防和遏制致命的化学武器的扩散和使用”。<sup>29</sup>

伊朗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空袭进行了强烈谴责，而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英国则对美国表达了“某种支持”。<sup>28</sup> 美国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辩解称空袭只不过是“对等回应”，认为此举“旨在预防和遏制致命的化学武器的扩散和使用，关乎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sup>29</sup> 根据美国 DOD 的说法，尽管美国没有“将天空作为一个活跃的化武场所进行跟踪”，但美国确实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导致有毒化学品或其前体释放的物品被击中。<sup>30</sup> 美方的此次空袭炸毁飞机约 20 架，还击毁一些地对空导弹系统和机库。<sup>31</sup> DOD 估计，飞机、加固机堡、航油和后勤储存、弹药掩体、防空系统和雷达都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sup>32</sup>

沙特阿拉伯认为美国的空袭是一次“勇敢的决定”。<sup>33</sup> 4 月 8 日，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呼吁对汗-舍洪袭击事件展开公正调查。<sup>34</sup> 第二天，他批评美国的空袭是“美国对叙利亚的悍然侵略”。<sup>35</sup> 同日由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和民兵组织组成的联合指挥中心，发表了一份声明，美国袭击叙利亚空军基地跨越了

“红线”，如叙利亚政府和其他武装力量的军事行动升级，美方都将承担全部责任。<sup>36</sup>

4月11日，白宫发布美国政府情报摘要，内容涉及叙利亚政府对化武袭击事件的责任。<sup>37</sup> 4月12日，俄罗斯对联合国拟议决议投下反对票。该决议草案由法国、英国和美国起草，旨在对4月4日的化武事件予以谴责，并呼吁叙利亚政府遵守OPCW FFM和JIM相关建议。<sup>38</sup> 10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下赞成票，两票反对(含俄罗斯)，而中国，埃塞俄比亚和哈萨克斯坦弃权。<sup>39</sup> 2017年4月13日发表的一次采访讲话中，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表示，叙利亚没有任何化学武器，并已放弃了化武库存，即便叙利亚确实拥有化学武器，叙利亚也不会使用。他补充到，叙利亚从未使用过化武，新闻镜头中看到的孩子很可能是从其他地方带来，基地组织成员早已知道“刮胡须并穿上白色头盔”[即活跃在反对派控制地区活动的叙利亚民防部队]，以及美国与“恐怖分子”携手炮制沙林毒气攻击事件。<sup>40</sup> 4月12日，叙利亚提议OPCW总干事向汗-舍洪和沙伊拉特空军派驻一支“技术代表团”，对化武袭击事件展开调查。<sup>41</sup>

### OPCW 执委会 4 月会议

4月13日，OPCW执委会召开会议，审议FFM对化武袭击事件的初步分析和调查结果。执委会的一些成员未就叙利亚是否应对此次袭击负责表态，而一些发表言论的成员其实并未同意OPCW在其网站发表个人意见。

加拿大指责“叙利亚及其盟友不想留下是在质疑调查可信度的印象，并引入竞争程序，其目的就是转移人们的视线”。<sup>42</sup>

相较之下，古巴则表示“指控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只不过是一个借口，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精神，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践踏，其结果只能是使得地区冲突加剧，并延缓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sup>43</sup>

伊朗表示：

OPCW在彻底清除和销毁叙利亚化学武器方面采取了一切必要步骤，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充分合作的情况下，取得了这一重大而显著的进展……在可核查的方式下，叙利亚政府被联合国解除了所有化学武器武装。因此，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除其他各方，努斯拉阵线和达伊沙分别是伊拉克和叙利亚两国唯一拥有化

学武器的机构组织，相关国际文件可以证明它们曾经使用过化学武器。在这方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呼吁成立一个客观公正的专业国际专家小组，对两起事件进行全面的现场勘查，并说明化武是通过何种方式进入叙利亚，以及究竟是如何使用。

44

爱尔兰支持将叙利亚可能犯下的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提交国际刑事法院。<sup>45</sup> 英国表示，根据对从汗-舍洪采集到的样本进行分析，样本沙林或类沙林检测均呈阳性，“很可能叙利亚政府应对4月4日汗-舍洪沙林袭击事件负责”。<sup>46</sup>

美国对俄罗斯的立场持批评态度：

4月7日，俄罗斯总统新闻处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声称“销毁叙利亚所有化学武器库存的事实已得到联合国专门机构OPCW的记录和核实”。……俄罗斯无疑是意识到真相可能无法进一步推进，其原因就在于总干事在一些场合明确表示，“秘书处并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矛盾和差异”，叙利亚于2013年9月27日提交的声明不能理解为完全准确、全面依照禁化武公约或是理事会决议EC-M-33 / DEC. 1。”俄罗斯应该立即对这种公然扭曲的说法发布官方声明。<sup>47</sup>

执委会于4月19日重新召开会议，讨论4月4日的化武袭击事件。OPCW总干事艾哈迈德·于聚姆居报告：

OPCW指定的两个实验室，对3名受害者尸检采集的生物医学样本进行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这些患者曾暴露于沙林或类沙林物质中。另外两个OPCW指定实验室，对7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的生物医学样本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结果表明患者曾暴露于沙林或类沙林物质……虽然后来还会有进一步的实验室分析细节，但分析结果不容置疑。<sup>48</sup>

“类沙林”可能是指在生物医学样品中检测到甲基膦酸盐部分(官能团)。使用的生物医学分析技术不能检测完整的沙林。原则上，甲基膦酸盐的部分可以从一种基于不同醇的类沙林物质中衍生出来。这个词也可以用来避免在法律和政治圈中进行武断的表述。

法国随后发表了关于4月4日化武袭击事件的非机密情报报告声明和摘要。

<sup>49</sup> 俄罗斯坚持认为，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叙利亚政府在化武袭击事件中需担责。<sup>50</sup>

执行委员会拒绝了伊朗和俄罗斯提出的一项决定草案，该草案要求重新组建一个技术调查机构。<sup>51</sup>

## JIM 定责工作

7月6日，穆莱特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了JIM进展情况。会后，穆莱特向媒体代表表示：“很遗憾的告诉大家，我们确实收到了来自各方的直接和间接的暗示，告诉我们该如何工作。”他补充说，差不多有20名人向JIM工作人员表达自己的看法——叙利亚政府是否应对所有(或一个都没有)化武袭击事件负责。

截至7月6日，FFM正在重点调查另外6起或7起涉嫌化武案件。如果安全情况允许的话，穆莱特对JIM到汗-舍洪和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实地勘察的想法持开放态度。穆莱特表示，叙利亚没有提供访问空军基地所需信息，比如飞行记录、基地周围异常情况的细节以及JIM到访名单。

穆莱特说，JIM正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并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支持其开展工作。穆莱特承诺任何发现都将基于事实和科学。<sup>52</sup>

## JIM10月报告

10月6日，俄罗斯致函联合国秘书长，批评FFM和JIM的工作方法。<sup>53</sup>俄罗斯表示，希望在决定是否将JIM任务期限再延长12个月之前，先对汗-舍洪报告进行评估。美国则坚持在其报告发布之前，完成JIM任务期限延期。<sup>54</sup>

俄罗斯外交部防扩散和军控司司长米哈伊尔·乌里亚诺夫表示：

JIM工作人员对汗-舍洪化武袭击事件进行了远程调查，大部分是发自海牙和纽约的办公室。尽管JIM应实地前往汗-舍洪(4月4日化武袭击事件发生地)和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按照美国人的说法，沙伊拉特空军基地是沙林毒气的储存地)．．．真实情况看起来是一种颠覆．．．首先联合国代表团拒绝实地前往汗-舍洪他们在叙利亚邻国调查叙利亚的化武事件，理由是缺乏必要的安全条件．．．

最近事实证明，这与现实不符。两周前，联合国秘书处安全与安全部在安理会确认，当地战地指挥官向联合国工作人员保证可以安全进入现场。<sup>55</sup>

叙利亚拒绝接受JIM的第7份报告调查结果，谴责“JIM依赖于那些在汗-舍洪犯下这种不道德行为的罪犯、嫌疑人的一面之词以及所谓的公开来源言论”。

JIM 任期于 11 月到期。<sup>57</sup> 因此, OPCW 只能通过 FFM 正式调查叙利亚持续使用化武的情况, 或者按照其成员之请求, 对据称使用化武的情况展开调查或进行质疑检查。2016 年 6 月成立的禁化武组织快速反应援助团 (RRAM) 有可能利用其法医鉴定能力开展工作。<sup>58</sup> 2018 年 7 月费尔南多·阿里亚斯接替乌祖姆库担任禁化武组织总干事时, 将会告知对这些因素的考虑。

## 其他相关进展

非军控专业国际机构的工作以及与叙利亚有密切或直接参与安全和国防部门官员的谅解和声明, 进一步深入了解了这一案件及其更广泛的地缘政治影响。2017 年, 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 2011 年设立的调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侵犯人权行为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指出, “整个 2016 年, 叙利亚空军在东部使用氯弹进行空袭叙东部城市阿勒颇。虽然接触氯气的平民可能表现出与接触芥子气类似症状, 如硫磺芥末, 但氯气在一些病例中被认为是最可能的病原体。”<sup>59</sup>

据报道, 萨卡特准将在 2013 年叛逃前曾是叙利亚陆军第五师化学战部队的指挥官。他在 2017 年对英国一家报纸说, 叙利亚政府并没有向 OPCW 申报 “大量沙林前体化学品和其他有毒物质”。<sup>60</sup>

2017 年 4 月 19 日, 以色列国防军 (IDF) 一名未具名的高级成员表示, 4 月 4 日的化武袭击事件是叙利亚政府高级官员授权, “可能在阿萨德总统本人完全知情的情况下”。<sup>61</sup> 这位军官表示: “过去, 阿萨德拥有大约 1200 吨化学武器, 用于导弹、炮弹和空投炸弹装填, 其中大部分已被摧毁。他现在有的只是剩下的几吨化学战剂。使用沙林毒气发动袭击也反映了阿萨德一方的绝望。”<sup>62</sup>

## 叙利亚化武事件未来走向

叙利亚化武事件未来的焦点将是: OPCW 未来在叙利亚的工作重点将是 (a) 对叙利亚声明的完整性和正确性予以说明, 并通过 DAT 重点关注 SSRC 设施; (b) 通过 FFM 调查, 为化武指控盖棺定论; (c) 核实两处 CWPf 的损毁情况; (d) 每年定期进行 CWC 规定的地下结构核查, 包括对化学武器设施的核查。DAT 关注的焦点将是: (a) SSRC 在叙利亚化武项目中的作用; (b) 对 OPCW 在叙利亚多地采集样本的分析结果做出说明; (c) 说明 2013 年叙利亚加入 CWC 之前发生的 “其他与化学

武器有关活动”的性质。<sup>63</sup>

此外，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化武受害者的科学研究，在 2017 年进行了出版前的业内评议。该研究包括 2015 年 8 月在叙利亚一个接触到硫芥的家庭的队列研究，以及分析莱温施泰因过程中产生的硫芥杂质降解产物特征。<sup>64</sup> 关于常规武器研发项目，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分支机构的简易爆炸装置 (IED) 的更多资料和研究已发表。由于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化武事件，生物医学样本取样和分析规程现在已成为化武裁军和军控领域的标准化流程，已被列入每年的 OPCW 实验室能力测试项目。初步程序于 2016 年开始实施，并在 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框架下获得临时性通过。OPCW 继续进行能力测试，以便指定特定实验室实行生物医学样本分析。<sup>65</sup>

最后，一些 JIM 工作人员将不再从事叙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因此将更方便在公开场合进行评论，这将有助于各国政府就所有记录在案的叙利亚化武事件达成共识。

### 叙利亚化武事件相关制裁

加拿大，法国，英国，美国和欧盟 (EU) 等公开发现了参与获取有毒化学品及其前体的个人和实体，以用于叙利亚战争。<sup>66</sup>

3 月 20 日，欧盟对参与化武袭击事件的 4 名叙利亚军官实施制裁。<sup>67</sup>

2017 年 1 月，美国财政部公布了与叙利亚化武相关活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名单，并参考了 JIM 调查结果。<sup>68</sup> 4 月 24 日，美财政部对 271 名 SSRC 工作人员实施了制裁，理由是他们参与汗-舍洪沙林毒气袭击。<sup>69</sup> 2017 年 6 月 12 日，美国财政部锁定了 IS 领导人贾布里，化武研发负责人。贾布里被描述为“伊拉克的[伊斯兰国]高级领导人，负责生产简易爆炸装置 [IED]，汽车炸弹 [IED] 和其他爆炸物，并且“参与化学武器的开发”。<sup>70</sup>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将马尔万·易卜拉欣·侯赛因·塔·阿扎维认定为“伊拉克伊斯兰国领导人，与对抗伊拉克安全部队的化武研发有关”。美国国务院还表示，自 2016 年年中以来贾布里就成为伊斯兰国在基尔库克省的“化学武器和爆炸物负责人”，2016 年 1 月中旬，伊斯兰国曾要求贾布里开始化武研发工作，用以对抗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库尔德武装“自由斗士”。美国表示，贾布里曾在叙利亚接受化学武器训练 (可能是在内战期间)，并



于 2015 年返回伊拉克。<sup>71</sup>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2 见哈特·J.，《冲突地区的化学裁军》，SIPRI 2015 年年鉴，第 584-85 页；哈特·J.，“在叙利亚和中东其他地区涉嫌使用化武的情况调查”，SIPRI 年鉴 2016，第 731 至 739 页；哈特·J.，澄清叙利亚向禁化武组织申报化学武器和继续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SIPRI 年鉴 2017，第 518 至 519 页。

- 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5 号决议, 2015 年 8 月 7 日。
- 4 联合国安理会, 禁化武组织的前 7 份报告, 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 S/ 2016/142, 2016 年 2 月 12 日; S/2016/530, 2016 年 6 月 10 日; S/2016/738, 2016 年 8 月 24 日; S/2016/888, 2016 年 10 月 21 日; S/2017/131, 2017 年 2 月 13 日; S/2017/552, 2017 年 6 月 28 日; S/2017/904, 2017 年 10 月 26 日。
- 5 这种侵犯人权的行不同于技术性或行政性等较为轻微的违反行为。CWC(注 1), 第 9 条, 第 8-25 段, 核查附件, 第 10 部分和第 11 部分。参见哈特·J,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所面临的政治和技术挑战》, 载于 2004 年 6 月 24 日至 25 日在维也纳举行的欧盟《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框架下“核查挑战”研讨会文件。
- 6 哈特, SIPRI 年鉴 2017(注 2), 第 514 至 515 页。
- 7 禁化武组织, “叙利亚化武销毁计划进展”, 总干事笔记 EC-87/DG.4, 2017 年 11 月 24 日, 第 8 段, 第 2 页。
- 8 禁化武组织, EC-87/DG.4(注 7)第 8 段第 2 页。
- 9 禁化武组织, EC-87/DG.4(注 7)第 10 段第 3 页。
- 10 禁化武组织, EC-87/DG.4(注 7)第 11 段第 3 段。
- 11 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 “禁化武组织叙利亚事实调查团关于 2016 年 9 月 16 日化武事件的报告见 2016 年 11 月 29 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普通照会第 113 号”, S/1491/2017, 2017 年 5 月 1 日; ‘禁化武组织驻叙利亚事实调查团关于汗-舍洪化武袭击事件的最新进展, 2017 年 4 月 4 日’; ‘禁化武组织驻叙利亚事实调查团关于汗-舍洪化武袭击事件调查报告, 2017 年 4 月’, S/1510/2017, 2017 年 6 月 29 日; “汗-舍洪化武袭击事件叙利亚政府提供样本的分析结果”, S/1521/2017, 2017 年 7 月 28 日;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涉嫌在哈马省 Ltamenah 使用化学武器的样本分析结果, 2017 年 3 月”, S/1544/2017, 2017 年 11 月 12 日; “进一步澄清禁化学武器组织为何未进驻汗-舍洪”, S/1545/2017, 2017 年 10 月 17 日; “禁化武组织叙利亚真相调查团对 Ltamenah 化武事件的调查报告, 2017 年 3 月 30 日”, S/1548/2017, 2017 年 11 月 2 日; “禁化武组织叙利亚真相调查团 2017 年开展活动的最新情况摘要”, S/1556/2017, 2017 年 11 月 14 日。
- 12 禁化武组织, S/1491/2017(注 11)。
- 13 禁化武组织, S/1497/2017(注 11); 禁化武组织, S/1510/2017(注 11)。
- 14 详细说明见禁化武组织, S/1545/2017(注 11)。
- 15 禁化武组织, S/1521/2017(注 11)。
- 16 禁化武组织, S/1544/2017(注 11)。
- 17 禁化武组织, S/1548/2017(注 11)。
- 18 里普利·T, “叙利亚政府完成了对 IS 武装分子的多次合围”, 《简氏防务周刊》, 第 54 卷 No. 35(2017 年 8 月 30 日), 第 4 页。叙利亚冲突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19 联合国, “叙利亚:随着美国对化武袭击做出军事回应, 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克制, 避免势态升级”,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4 月 7 日。
- 20 联合国, “俄罗斯阻扰安理会就叙利亚化武袭击报道采取行动”, 联合国新闻中心, 2017 年 4 月 12 日。
- 21 联合国秘书长任命来自危地马拉的埃德蒙德·穆莱特为叙利亚化武袭击事件安理会联合调查机制负责人,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27 日。
- 22 联合国(注 19)。
- 23 联合国(注 19)。
- 24 费迪·L, 美国国防部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7 日。有关当时俄罗斯在叙利亚的防空系统的摘要, 请参阅约翰逊·R·F, 《简氏防务周刊》第 54 卷第 1 期(2017 年 4 月 19 日), 第 4 页。
- 25 费迪南多(注 24)。
- 26 费迪南多(注 24)。
- 27 联合国(注 19)。
- 28 联合国(注 19)。
- 29 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 “特朗普总统叙利亚声明”,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6 日。
- 30 费迪南多(注 24)。
- 31 费迪南多(注 24)。
- 32 加拉蒙·J, “川普下令发动导弹袭击, 以报复叙利亚的化武袭击”, 新闻发布, 美国国防部, 2017 年 4 月 6 日。
- 33 “伊朗总统鲁哈尼谴责美国袭击叙利亚, 斥责海湾阿拉伯国家”, 路透社, 2017 年 4 月 9 日。
- 34 “伊朗总统鲁哈尼谴责美国袭击叙利亚, 斥责海湾阿拉伯国家”(注 33)。
- 35 “伊朗总统鲁哈尼谴责美国袭击叙利亚, 斥责海湾阿拉伯国家”(注 33)。
- 36 卡利迪·S, “阿萨德表示美国袭击叙利亚已经越过‘红线’”, 路透社, 2017 年 4 月 9 日。
- 37 白宫, “阿萨德政权在 2017 年 4 月 4 日使用化学武器”,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11 日。
- 38 联合国(20)。
- 39 联合国(20)。
- 40 ClarityNews43, “阿萨德总统:最新采访 4/13/2017”, 2017 年 4 月 13 日, YouTube; BBC 新闻, 2017 年 4 月 13 日。
- 41 提议本身似乎并未公开。加拿大在提交执委会的声明中提到这一点。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第 54 次会议, 加拿大声明, 2017 年 4 月 13 日, 第 1 页。

42 禁化武组织, 加拿大声明(注 41), 第 2 页。

43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第 54 次会议, 古巴声明, 2017 年 4 月 13 日, 第 1 至 2 页。

44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第 54 次会议, 伊朗声明, 2017 年 4 月 13 日, 第 1 至 3 页。

45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第 54 次会议, 爱尔兰声明, 2017 年 4 月 13 日, 第 2 页。

46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第 54 次会议, 英国声明, 2017 年 4 月 13 日, 第 1 至 3 页。

47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第 54 次会议, 美国声明, 2017 年 4 月 13 日, 第 1 至 3 页。

48 禁化武组织, “OPCW 总干事公布的实验室结果无可辩驳, 其中包括沙林毒气袭击”,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19 日。

49 法国欧洲事务暨外交部, “叙利亚化武袭击: 国防委员会会议马克·埃罗提交的国家评估报告”, 2017 年 4 月 26 日。

50 俄罗斯外交部, “新闻部门对法国发起的在汗-舍洪地区化武调查的评论,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27 日。

51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南部伊德利卜汗-舍洪地区据称使用化学武器局势的应对, 决定草案 EC-M-54/DEC/CRP.1, 2017 年 4 月 13 日

52 联合国电台, “叙利亚化武调查“客观、公正”, 2017 年 7 月 6 日。参见叙利亚-安理会联合调查机制, 2017 年 7 月 6 日。

53 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 2017 年 10 月 6 日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向联合国秘书长致信, S/2017/848, 2017 年 10 月 10 日; 《关于叙利亚联合调查机制的投票》(蓝色的是什么, 2017 年 10 月 23 日)。

54 兰德里·C, “美俄因联合国天然气袭击事件调查而起冲突”, 法新社, 2017 年 10 月 18 日。

55 “外交官称, 对叙利亚化学武器事件调查看起来像是一种颠覆”, 塔斯社, 2017 年 10 月 20 日。

56 德道赫·S, “叙利亚对将 4 月沙林毒气袭击归咎于叙利亚的报道予以否定”, 路透社, 2017 年 10 月 27 日。

57 JIM 工作, 见 SIPRI 年鉴 2016(注 2), 第 730 至 731 页; 哈特, SIPRI 年鉴 2017(注 2), 第 519 至 522 页。

58 RRAM 旨在加强条约体制的总体应对能力, 并非针对叙利亚。见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 “建立快速反应援助小组”, S/1381/2016, 2016 年 5 月 10 日。

59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 A/HRC/34/64, 2017 年 2 月 2 日, 第 17 段第 6 页。

60 恩索·J, “前叙利亚武器研究主管称, 巴萨尔·阿萨德仍囤积着“数百吨”化学物质”, 《每日电讯报》, 2017 年 4 月 15 日。

61 海勒·O, “叙利亚高级官员下令对伊德利卜进行化学袭击”, 以色列国防, 2017 年 4 月 20 日。更多完整信息参见希伯来语版本。

62 海勒(注 61)。参见朱洛夫·M, “卡塔尔王室成员被用作叙利亚人口交换的筹码”, 《卫报》, 2017 年 4 月 14 日。

63 禁化武组织执行委员会, “销毁叙利亚化武进展”, EC-87/DG.2, 2017 年 10 月 23 日, 第 8 段, 第 2 至 3 页。

64 赛金格·S, “在德国联邦国防军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所举行的第 16 届医学化学防御会议上, 健康科学大学(安卡拉)和塔尔苏斯国家医院(梅尔辛)展示的海报”, 慕尼黑, 2017 年 4 月 5 至 6 日; 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 “科学咨询委员会第 25 届会议报告”, SAB-25/1, 2017 年 3 月 31 日。见布卢姆·M 和比克尔豪普特·M 和珀艾特·J, “根据莱温施泰因芥子气密度泛函理论 (DFT) 进行的 P01 硫芥、多硫化物类似物及反应中间体的研究”, 德国联邦国防军药理学和毒理学研究所第 16 届医学化学防御大会, 慕尼黑, 2017 年 4 月 5 至 6 日, 第 76 页。莱温施泰因反应包括二硫二氯和乙烯的反应。这个过程通常会生成大约 70% H/HD 混合物。

65 见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 “指定用于分析真实生物学样本实验室现状”, 总干事笔记, S/1516/2017, 2017 年 7 月 11 日。

66 如加拿大, “《特别经济措施法: 修正特别经济措施(叙利亚)条例》”, 加拿大公报, 第 151 卷 No.9(2017 年 5 月 3 日); 欧盟, 欧洲理事会, “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欧盟对另外 16 人实施制裁”, 新闻发布, 2017 年 7 月 17 日; 法国财政部, “资产冻结单一清单”; 英国财政部, “指导方针: 金融制裁目标、所有资产冻结目标清单”, 2018 年 3 月 1 日。

67 欧洲理事会, “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 欧盟对 4 名高级军事官员实施制裁”, 新闻发布 137/17, 2017 年 3 月 20 日。

68 美国财政部, “美国财政部对叙利亚官员实施制裁, 原因是禁化武组织和联合国发现叙利亚政权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 新闻发布, 2017 年 1 月 12 日; 美国财政部, “资源中心: 不扩散任务; 叙利亚任务; 取消对津巴布韦的制裁”, 2017 年 1 月 12 日。

69 美国财政部, “作为对汗-舍洪沙林毒气的回击, 美财政部对 271 名叙利亚科学研究中心工作人员实施制裁”,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24 日; 美国财政部, “叙利亚任务”, 2017 年 4 月 24 日。

70 美国财政部, “财政部目标是参与化武研制的 ISIS 头目”, 新闻发布, 2017 年 6 月 12 日。

71 美国财政部(注 70)。

## 第二节. 关于在伊拉克和朝鲜使用化学武器的指控

约翰·哈特

### 伊拉克

2016年10月,伊拉克军队开始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对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的控制权。2017年3月3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ICRC)谴责在摩苏尔使用化学武器。<sup>1</sup> ICRC表示,有7名患者的症状“与接触有毒化学物质相一致”,目前正在鲁兹哈瓦医院接受治疗。<sup>2</sup> 虽然ICRC并没有指出化武使用的背后凶手,但是攻击发起的区域似乎是在伊斯兰国控制区。<sup>3</sup> 但是,伊拉克驻联合国大使穆罕默德·阿里·阿尔哈基姆3月10日表示,“没有证据”现实伊斯兰国在摩苏尔使用了化学武器。<sup>4</sup>

也有报道称,2017年1月发现证据表明,伊斯兰国人员已将摩苏尔大学化学实验室改造成化学武器生产基地。<sup>5</sup> 据报道,摩苏尔部分地区被夺回后,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发现了硫磺芥末和俄制地对地导弹。<sup>6</sup> 伊拉克陆军少校海德尔·法迪尔表示,法国专家发现从摩苏尔提取的化学样品中发现硫磺芥子气试剂呈阳性。<sup>7</sup> 法迪尔补充到,最初位于摩苏尔郊外尼尼微的废墟中一个化学武器生产设施,随后大部分被移到居民区,以保证操作安全。<sup>8</sup> 伊拉克官员表示,伊斯兰国人员似乎一直试图用化学制剂装填导弹。<sup>9</sup> 2017年6月,哈贾尔·伊斯梅尔少校表示,伊拉克安全部队需要保护Al Mishraq附近的数千吨硫磺和氯。<sup>10</sup>

人们对伊斯兰国化武研究的性质及其武器生产能力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包括其简易爆炸装置。<sup>11</sup> 伊斯兰国努力实现武器部件标准化,包括注塑弹药保险丝,肩部发射火箭,迫击炮弹,模块化炸弹部件和塑料弹体地雷。<sup>12</sup> 在摩苏尔发现了12枚未发射的火箭推进榴弹,其中含有一种类似芥子气的粗糙发泡剂。<sup>13</sup> 总部位于伦敦的武装冲突研究组织(CAR)和其他一些研究机构已经发现相关文件记录,并参观了一些设施。这些设施表明,伊斯兰国从事的是“一套将研发、大规模生产和有组织配给相结合的军备生产体系,以提升(该组织的)持续作战能力”。<sup>14</sup> CAR没有发现伊斯兰国将化学品用作制造爆炸物以外的任何其他用途。<sup>15</sup>

最后,荷兰的一个非政府组织PAX设法对摩苏尔附近的Mishraq硫磺厂的元素硫燃烧对环境的影响进行了记录。报告称,伊斯兰国在摩苏尔以北的Al-Hekma

制药厂生产了氯和硫芥。<sup>16</sup>

## 北朝鲜

2007年2月1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金正男在吉隆坡国际机场被暗杀，两名袭击者将一种被认为是 VX 的物质涂抹在他的脸上。<sup>17</sup> 朝鲜当局否认对这一行为负责。<sup>18</sup>

马来西亚当局在机场进行了化学品去污工作，并于2月26日宣布机场安全。<sup>19</sup>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OPCW) 向马来西亚提供了“协助其内部调查的技术材料”。<sup>20</sup> 关于抽样和分析工作没有任何权威资料发布。<sup>21</sup>

在对这些袭击者的审判中，有消息称，袭击发生时金正男携带了12片阿托品。<sup>22</sup> (阿托品可用于治疗有机磷中毒病例，通常用于静脉注射)。

美国财政部确认，韩国永邦总公司 (简称永邦) 专门从事为朝鲜国防工业进行收购，并为其与军事相关的销售提供便利支持。报告的结论是，该公司的采购“可能支持朝鲜化学武器计划”。<sup>23</sup>

1 ICRC, “伊拉克: ICRC 强烈谴责在摩苏尔使用化武”, 新闻发布, 2017年3月3日; 哈特·J, “伊拉克使用化武的指控”, SIPRI 年鉴 2017, 第 523 至 525 页。

- 2 ICRC(注 1)。
- 3 摩苏尔遭受的“第一次化学袭击”就有 12 人受伤, BBC 新闻, 2017 年 3 月 3 日。
- 4 伊拉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摩苏尔遭受化武袭击, 路透社, 2017 年 3 月 10 日。
- 5 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发现化学战剂, 美联社, 2017 年 1 月 28 日。
- 6 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发现化学战剂(注 5)。
- 7 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发现化学战剂(注 5)。
- 8 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发现化学战剂(注 5)。
- 9 伊拉克部队在摩苏尔发现化学战剂(注 5)。
- 10 温菲尔德·G,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核化生爆世界, 2017 年 6 月, 第 22 页。
- 11 伊斯梅 J, 吉布森-劳夫 T 和奇弗斯 CJ, 《纽约时报》, 2017 年 12 月 10 日。
- 12 伊斯梅, 吉布森-劳夫和奇弗斯(注 11)。
- 13 伊斯梅, 吉布森-劳夫和奇弗斯(注 11)。
- 14 伊斯梅, 吉布森-劳夫和奇弗斯(注 11)。
- 15 冲突武器研究(CAR), 伊斯兰国家武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的一项为期三年的调查(CAR:伦敦, 2017 年 12 月)。
- 16 兹温伯格·W 和波斯特马·F, 《生活在黑暗的天空下:伊拉克冲突、污染和环境健康问题》(版本记录:乌得勒支, 2017 年 11 月), 第 16-18 页。报告信息基于媒体报道。
- 17 法菲尔德·A, “警方表示, 朝鲜领导人同父异母的弟弟遭毒杀身亡”,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2 月 15 日。关于暗杀在国际人权法中的法律地位, 见默里·D, 《武装冲突中的人权法实践指南》(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 2016), 第 5.171 节, 第 159 页。
- 18 朝鲜中央通讯社(KCNA), “美韩针对朝鲜公民海外死亡问题的荒谬诡辩遭到猛烈抨击”, 2017 年 3 月 1 日。
- 19 斯帕兰·J 和泰奥·A, “神经毒剂袭击事件后, 马来西亚宣布机场安全”, 路透社, 2017 年 2 月 26 日。
- 20 OPCW, “总干事在第 84 届执行理事会会议上的开幕词, EC-84/DG. 26, 2017 年 3 月 7 日, 第 9 段第 2 页。
- 21 蔡·P·R, “有毒化学武器的暗杀和战争:神经毒气 VX 和沙林毒气”, 《毒物学通信》, 第 1 卷 No. 1(2017), 第 21 至 23 页。
- 22 哈里斯·B, “法院称, 金正恩被毒死的同父异母兄弟当时携带解毒剂”, 《金融时报》, 2017 年 12 月 2 至 3 日, 第 6 页。
- 23 美国财政部, 财政部对与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金融网络有关联的特工实施制裁, 新闻发布, 2017 年 3 月 31 日。

### 第三节. 化学武器控制和裁军

#### 约翰·哈特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 (CWC) 是禁止化学战的主要国际法律基础。<sup>1</sup> 2017 年没有任何国家加入该公约, 尽管南苏丹表示打算很快加入。截至 2017 年 12 月, 公约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OPCW) 执行, 共有 192 个缔约国。<sup>2</sup>

#### OPCW 工作进展

OPCW 禁化武组织将大部分注意力和资源集中在调查伊拉克和叙利亚继续使用化武的指控, 并确认叙利亚声明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见第 1 节和第 2 节)。

自 2017 年 1 月 1 日起, 2017 版统一商品描述和编码系统 (HS) 命名体系为 33 种贸易量最大的 CWC 清单化学品分配了特殊的国际代码。<sup>3</sup> 与此同时, 印发 OPCW 化学品手册修订版。<sup>4</sup>

2017 年 1 月, 在联合国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 (UNCTITF) 的主持下, OPCW 技术秘书处举办了一次桌面应急演练, 以测试针对化学或生物武器攻击的机构间合作。演习中使用了 2016 年成立的快速反应援助团 (RRAM)。<sup>5</sup>

2017 年, 技术秘书处发布了一份关于运用生物学仲裁流程程度的调查结果。<sup>6</sup> 对调查作出回复的 32 个缔约国中, 至少有 12 个缔约国保留了向 OPCW 宣布通过化学, 生物化学或生物过程产生的相关离散有机化学品 (DOC) 的政策。中国, 德国和印度是没有参与调查的几个化工生产大国。调查 (a) 深入了解 OPCW 例行核查程序; (b) 提出修改 CWC 的成本, 范围和程度可能产生的影响; (c) 说明化学和生物武器管制核查之间可能存在的重叠。

CWC 化学工业常规申报和核查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关注通过合成产生某类 DOC 的化学工厂。各方长期以来一直在考虑这种生产的定义是否应包括生物和生物介入过程, 主要是为了将某些类型的酶催化过程包括在内。<sup>7</sup> OPCW 已经对 DOC 选择方法进行了调整, 以减少需要接受检查的企业数量, 如尿素生产厂家。<sup>8</sup> 可能也会对生物介入过程做出类似调整。这一问题在 OPCW 产业集群内部和其他机构都还在讨论。此类信息的收集和分析方法还有进一步提升和协调的空间。

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 (SAB) 认为, 将现有的核查实践与化学取证和证据管理能力结合的可能性, 部分工作可通过无人机完成。这一做法将提升化学品应急

反应能力，包括加强自身的检测、鉴定和监测能力。<sup>9</sup> 如果是配合开展指称用途调查或进行质疑性检查，缔约国会议（CSP）和执行理事会首先必须对基本工作指示和标准操作程序进行评估和批准，以确保 CWC “管控访问” 验证原则和流程得以遵守。最后，化学取证国际技术工作组 (CFITWG) 于 2017 年 4 月成立，其任务是解决化学取证在化学品武器化性能层面存在的理论科学与实践能力之间的差距。从 2018 年开始，新成立的 SAB 科学技术调查临时工作组将对 CFITWG 工作进行进一步审议。

## 缔约国大会

CSP 大会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举行。大会通过 2018 年预算方案 67 248 655 欧元（约合 8,200 万美元），其中 28 984 106 欧元（约合 3550 万美元）核查相关费用，37, 830, 816 欧元（约 4600 万美元）行政及其他费用。<sup>10</sup> 结余款项主要用于第 4 次 CWC 审议大会。经协商一致西班牙大使费尔南多·阿里亚斯当选第 4 届 OPCW 总干事，并将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履新。<sup>11</sup>

各方普遍认为，条约机制已进入“化武销毁后阶段”。俄罗斯在开幕式全体发言中表示，对叙利亚对 OPCW 叙利亚宣言的正确性和完整性指手画脚，同时 OPCW-UN 联合调查机制 (JIM) 得出叙利亚因为化武事件负责的结论都是基于政治动机。<sup>12</sup> 叙利亚重申继续愿意与 OPCW 就有关其声明的完整性和正确性的问题进行合作。叙利亚同时强调将恪守 OPCW 目标和宗旨，并呼吁建立一个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中东地区。<sup>13</sup>

美国表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使用化武仍然是 CWC 二十年历史上最严重的违反公约行为，也是对禁止使用化学武器全球准则的最大挑战”。<sup>14</sup>

就本质而言，在大会声明中，只有西欧国家和其他国家集团表示要叙利亚政府对化武袭击事件负责。<sup>15</sup> 中国、印度、约旦和巴基斯坦以及非洲集团和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国家集团就未对化武事件中叙利亚政府的责任几何公开表明立场。原因尚不清楚，但已有一些推测。大多数政府私下都表示，叙利亚政府应对某类化武袭击事件负责。有着国家则不希望陷入俄美双雄之争。还有很多国家认为，如果其他人的立场正好和自己一样，自己就无需再公开表明立场。政府之间的情报和安全分析能力各不相同。一些政府不一定有能力（或意愿）自己劳心费神去分



析，并且据此采取行动，得出自己的分析结论并采取行动。

借鉴澳大利亚和瑞士近年来的努力，39个国家发表了一份联合文件，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影响中枢神经系统（CNS）的化学品对CWC目标和宗旨构成的潜在风险。<sup>16</sup> 这些国家呼吁进成员国就此事件进一步表明各自立场。为支持这一倡议，美国表示：“如果我们的救援人员遇到非法芬太尼使用时自身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当雾化芬太尼被用作执法工具时，我们毫无戒心的民众如何保证自身的安全？”尽管存在这些危险，各国仍在进行此类化学品研发……CNS类化学品对CWS构成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威胁将会越来越增加，而非降低。<sup>17</sup>

附属事件包括(a)关于升级或建造新的禁化武组织中央实验室的最新情况；(b)介绍和讨论《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作用化学品及其与《禁止化学武此类事件还包括(a)关于升级或建造新的OPCW中央实验室的最新进展；(b)介绍和讨论CNS类化学品及其与CWC条款的关系，以避免化学战战火重燃以及“执法”条款滥用(c)介绍和讨论CWC条款对海上倾倒化学武器的潜在适用性以及环境评估和弹药修补活动的最新进展；(d)介绍OPCW在缔约国和技术秘书处之间为进行数字传输而进行的安全信息交换(六)；(e)在最近的SAB活动和报告中介绍了“外交官的科学”；(f)法国关于防止滥用化学设施和化学产品的报告；(g)关于OPCW员工代表大会活动最新情况；(h)日本代表团：日本销毁在华遗弃化武行动进展展览；(i)举办的关于2016年从利比亚运往德国化学剂和污染物处置股份有限公司(GEKA mbH)化学品销毁的情况展览；(j)介绍接触CW对长期健康的影响，如1980-88年两伊战争期间接触者的队列研究；(k)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驻叙利亚实况调查团工作的最新情况；(l)介绍一本关于CW历史的新书。<sup>18</sup>

## 销毁化学武器

截至2017年12月，约96%的化学武器库存已被销毁。自公约生效以来，已有8个缔约国宣布了化学武器库存：阿尔巴尼亚、印度、伊拉克、大韩民国(韩国)、利比亚、俄罗斯、叙利亚和美国。2017年，禁化武组织在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巴拿马和英国对废旧化武进行了6次核查。中日两国在销毁二战遗留的ACW问题上继续开展合作。截至2016年底，共有10个CW设施被销毁(见表8.2)，并且运用了同销毁ACW和OCW的不同技术。

## 中国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已发现 62416 处化武残留 (ACW)，共清除 48 851 处。<sup>19</sup> 截至 2017 年 10 月 19 日，日本共支出约 13 亿欧元 (合 16 亿美元) 用于在中国的 ACW 清理工作。<sup>20</sup>

日本表示希望在 2022 年前完成中国已发现的所有 ACW 销毁工作。<sup>21</sup> 日本计划在 2022 年之前完成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或之前宣布的所有 ACW 清理工作。<sup>22</sup> 2017 年 6 月 13 日至 27 日，日本在珲春回收了 81 件 ACW，7 月 3 日至 16 日从尚志回收了 62 件 ACW (见表 8.3)。<sup>23</sup>

表 8.2. 运行中或在建的化学武器销毁设施-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设施	地点
Rabta 有毒化学品销毁设施	利比亚
德国化学剂和污染物处置股份有限公司	下萨克森州, 德国 a
Kiznerb	乌德穆尔特, 俄罗斯
普韦布洛化学剂 - 销毁试验工厂 (PCAPP)	科罗拉多, 美国
普韦布洛化学剂 - 破坏试验工厂爆炸物破坏系统 (PCAPP-EDS)	科罗拉多, 美国
蓝草化学剂 - 销毁试验工厂 (BGCAPP)	肯塔基, 美国
蓝草化学剂 - 清除试验工厂静电爆炸室 (BGCAPP-SDC)	肯塔基, 美国
原型爆轰测试和销毁设施 (PDTDF)	马里兰, 美国
阿伯丁试验地面化学转移设施 (APG/CTF)	马里兰, 美国
化学武器销毁设施 (RCWDF)	美国

a 该设施销毁旧化学武器以及从利比亚撤走的化学武器。

b 该工厂的破坏作业于 2017 年完成。

资料来源: 禁化武组织, 技术秘书处, “2016 年核查活动摘要”, 总干事记录, S/1537/2017, 2017 年 9 月 19 日, 表 4, 第 11 页。

## 伊拉克

伊拉克宣布, 萨达姆·侯赛因时代遗留在萨拉丁省穆萨纳基地的两处化学武器掩体已完成混凝土包封。<sup>24</sup>

## 利比亚

包括欧盟 (EU) 成员国在内的一些 CWC 缔约国继续提供资金, 以协助对利比亚东南部鲁瓦哈仓库的 350 吨硫芥水解产物实施保护。<sup>25</sup> 欧盟在 2017 年资助了

一项现场环境范围研究，该研究由热点地区解决小组完成。待销毁化学品从鲁瓦哈运往德国 GEKA，并在 2018 年 1 月完成销毁工作。<sup>26</sup>

表 8.3. 中国遗弃化学武器销毁工作现状

地点	销毁手段	状态
广州 MDF	. .	正在进行最后的定位
哈尔滨 TDF	CDC 和 SDC	2014 年开始销毁工作;截至 2017 年 11 月共有 7112 件 ACW 被销毁
南京 MDF	CDC	正在进行
石家庄 MDF	CDC	2012 年销毁工作完成;35 861 件 ACW 被销毁
太原 MDF	. .	2016 年 12 月销毁工作完成;2567 件 ACW 被销毁
武汉 MDF	CDC	正在进行最后的定位
		2015 年销毁工作完成;264 件 ACW 被销毁

ACW =废弃化学武器; CDC =冷爆轰室/控制爆震室; MDF =移动销毁设施; SDC =静态爆震室; TDF =临时销毁设施。

资料来源: 日本, 概述: 销毁行动, 图片式讨论会, 第 22 届 CSP 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在海牙举行。

### 巴拿马

二战期间, 美国曾在巴拿马太平洋沿岸的圣何塞岛上建成一座 CW 试验设施。

<sup>27</sup> 2002 年, 巴拿马宣布在其领土发现 ACW。但是, 随后将其重新划归 OCW。

2017 年, 巴拿马宣布 8 处 OCW, 均位于岛屿。包括: 6 枚 M79 1000 磅 (454 公斤) 气体炸弹, 据信最初装填物为光气 (CG); 1 枚 M78 500-1b (227 公斤) 空气炸弹, 据信最初装填物为氯氰 (CK); 今年晚些时候, 巴拿马在雨季通过爆炸通风就地销毁了这些炸弹。固体用苛性碱溶液进行漂洗, 漂白剂收集在符合国际标准的容器中, 再由具备合格资质的转场处理、储存和处理设施进行再处理。炸弹爆炸部使用供体炸药引爆, 金属碎片收集并检查是否受到污染, 然后回收。<sup>28</sup>

### 俄罗斯

俄罗斯于 2017 年 9 月 27 日完成化武库存销毁工作, 并对协助销毁化武的国家表示感谢。这些国家在过去 20 年间的捐款总额约占全部销毁费用的 10%。<sup>30</sup>

### 美国

截至 2017 年 10 月 31 日, 美国已销毁了 91% 一类化武。位于肯塔基州蓝草镇的最后一个化武设施销毁设施建造工作也接近完结, 预计将于 2020 年全面投

入使用。<sup>32</sup>

1 关于《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概述及其他相关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2 其他非成员国为埃及、以色列和朝鲜。以色列是签约国。

3 禁化武组织，第 84 届大会总干事开幕词，EC-84/DG.26，2017 年 3 月 7 日，第 49 段，第 7 页。HS 命名法是根据的《商品统一描述和编码系统国际公约》制定（1983 年 6 月 14 日开放供签署、1988 年 1 月 1 日生效）。

4 禁化武组织化学物质手册，2017 年，第 1 次修订（禁化武组织：海牙，2017 年 1 月）。

5 禁化武组织（注 3），第 19 段，第 3 段。关于 RRAM 职权及能力范围，见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建立快速反应援助小组”，S/1381/2016，2016 年 5 月 10 日。

6 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生物修复过程调查结果”，S/1534/2017，2017 年 9 月 14 日。另见禁化武组织科学咨询委员会，“科学咨询委员会化学生产趋势研讨会报告”，SAB-26/WP.2，2017 年 10 月 19 日。

7 OPCW（注 6），第 5(a) 段，第 3 页。32 个国家是安道尔、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巴西、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捷克共和国、法国、希腊、伊朗、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荷兰、新西兰、葡萄牙、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士、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和乌兹别克斯坦。

8 DOC 和磷、硫或氟（PSF）等农业生产相关化学品，由于可在短时间进行重新配比而用于违禁用途，因而也受到 OPCW 的监管。尿素是一种广泛应用的有机化合物，其用途包括制造炸药。然而，其对 OPCW 目标和宗旨构成的风险并不大。

9 禁化武组织、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报告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新兴技术研讨会，SAB-26 / WP。2017 年 7 月 1 日。

10 OPCW “禁化武组织 2018 年的决定、计划和预算”，C-22/DEC.5，2017 年 11 月 5 日，第 9(c) 段，第 3 页。

11 澳大利亚的约翰·吉博士，第一副总干事，曾短暂任职代理总干事。

12 俄罗斯，[俄罗斯联邦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俄罗斯代表团团长卡拉马诺夫在 OPCW 第 22 届缔约国大会上的发言]，（无编号），2017 年 11 月 27 日，海牙（俄语）。

13 叙利亚大会全体声明（英语同传）。

14 禁化武组织缔约国大会，“美利坚合众国：美利坚合众国出席缔约国会议第 22 届大会，国家安全理事会代表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反扩散事务高级主任安德里亚·霍尔的发言”，C-22/NAT.7，2017 年 11 月 27 日，第 2 页。

15 除了西欧国家外，该集团还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和美国。

16 这些国家为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厄瓜多尔、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希腊、爱尔兰、日本、拉脱

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韩国、西班牙、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和乌拉圭。OPCW 缔约国大会，““联合文件：用于执法目的的中枢神经系统作用化学品雾化”，C-22/NAT.5, 2017 年 11 月 28 日。又见 OPCW(注 9);以及 OPCW, 科学咨询委员会，““应总干事要求科学咨询委员会提供审议的要求，以便根据《化学武器公约》对防暴管制人员进行申报”，SAB-25/WP.1, 2017 年 3 月 1 日。

17 OPCW, C-22/NAT.7(注 14), 第 2-3 页。

18 弗里德里希·B, 百年化学战: 科研, 列装, 恶果(施普林格: 卡姆, 2017); “实现目标: 将 OPCW 化学实验室升级为化学和技术中心”, 私人承包商演讲幻灯片, 海牙; OPCW 技术秘书处: “总干事要求缔约国自愿捐款设立一个新的信托基金, 将 OPCW 化学实验室升级为化学和技术中心,” S/1561/2017, 2017 年 12 月 8 日。19 日本“成就与计划”, 海报 No. 5, 在第 22 届 CSP 大会上展示的海报, 海牙,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

20 日本, “日本常驻禁化武组织代表井上博在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第 86 届会议上的发言”, 2017 年 10 月 10 日至 13 日, 第 3 页。

21 OPCW 执行委员会, “日本: 日本常驻 OPCW 代表井田博史大使在 OPCW 执行理事会第 86 届会议上的发言”, EC-86/NAT.14, 2017 年 10 月 10 日, 第 3 页。

22 日本, “2. ACW 销毁项目之特点”, 海报 No. 2, 在第 22 届 CSP 大会上展示的海报 No. 2, 海牙,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

23 日本, “4. 哈尔巴岭地区”, 在第 22 届 CSP 大会上展示的海报 No. 4, 海牙,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 日。

24 OPCW 缔约国大会, “总干事在缔约国会议第 22 届大会上的开幕词”, C-22/DG.20, 2017 年 11 月 20 日, 第 17 段第 3 页。

25 OPCW 执行委员会, “利比亚境内剩余二类化武销毁计划执行情况”, 总干事报告, EC-87/DG.1, 2017 年 10 月 1 日 23 日, 第 15 段, 第 3 页。

26 NDR1, [500 吨化学武器在明斯特销毁], NDR, 2018 年 1 月 11 日; 德国联邦外交部, “德国成功完成利比亚残余化武的销毁”, 新闻发布, 2018 年 1 月 5 日。

27 布罗菲·L·P 和费舍尔·G·J·B, 化学战服务: 战争组织, 二战中的美国, 技术服务处(美国陆军历史研究中心: 华盛顿特区, 1959 年, 1989 年再版), 第 106 页。参见林赛·波兰德·J, 《丛林大帝: 美国巴拿马秘史》(杜克大学出版社: 达勒姆, 北卡罗来纳, 2003); 约翰斯顿·H, 一座未被攻击的桥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化学战民用研究(世界科学: 伦敦, 2003)。

28 OPCW 执行委员会, “巴拿马: “巴拿马: 销毁 8 类旧化学武器的概念计划”, EC-85/NAT.2, 2017 年 6 月 2 日。

29 OPCW, “OPCW 表示俄罗斯已经完成化武库存的销毁”, 新闻发布, 2017 年 10 月 11 日。

30 这些国家是比利时、加拿大、捷克、芬兰、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瑞士、瑞典、英国和美国。俄罗斯对化武销毁的援助, 见哈特·J, “协助销毁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化学武器: 政治和技术方面”, 在加强欧洲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不扩散和裁军行动会议上提交的文件: 共同文件如何作出贡献?, 2005 年 12 月 7 日至 8 日, 布鲁塞尔。

31 OPCW, C-22/DG.20(注 24), 第 9 段第 2 页。第 1 类化武是指根据 CWC 附件 1 所列化学武器及其零部件及成分。第 1 类化武的销毁禁令(注 1), 核查附件第 4 部分(A), 第 15-17 段。

32 OPCW, C-22/DG.20(注 24), 第 9 段第 2 页。

## 第四节. 生物武器控制

### 约翰·哈特

针对生物战的主要法律文件是 1972 年的生物与毒素武器公约 (BTWC)。<sup>1</sup> 萨摩亚于 2017 年加入公约, 截至 2017 年 12 月, 公约已有 179 个缔约国。

### BTWC 条约机制

BTWC 条约机制沿革历史可追溯至 2002 年, 当时重新召开的第 5 届审议大会通过了闭会期进程年度大会的一套初步方案。2016 年第 8 届审议大会和 2017 年缔约国大会 (MSP) 中最具分歧性的问题就是, 年度闭会期进程是否应将形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 (LBI) 作为谈判目标, 如果是, 是否闭会期间进程的任务授权应包含召开专家会议重新考虑 LBI 的可能性, 或建议第 9 届审议大会对 1995 - 2001 年谈判进行重新审议, 设立一个提升条约执行力的特设小组。<sup>2</sup> 第 8 届审议大会最终文件也未提到 LBI, 但 2017 年 MSP 最终文件提及 LBI。<sup>3</sup>

由于各国政府拖缴或不缴会费, 条约机制继续面临经费紧张局面。<sup>4</sup> 2017 年 12 月 7 日, 公约履约支持机构 (ISU) 对条约机制的预算状况和要求进行了汇总。<sup>5</sup> 预计 2017-20 年举办 MSP 的会务成本为 208100.6 美元, 并汇总了迄今为止每次 BTWC 会议成本 (见表 8.4)

表 8.4. BTWC 闭会期进程成本估算

闭会期安排	每年成本 (US\$)
2017 - 20 缔约国大会	1 109 500*
2016 年 第 8 届审议大会	1 966 700
2012 - 15	1 943 400
2011 第 7 届审议大会	2 010 300
2007 - 10	721 700
2006 第 6 届审议大会	1 344 900
2003 - 2005	542 700
2001 特别小组	1 357 100
2000 特别小组	2 926 300
1999 特别小组	2 489 739
Total	16 412 339

\* =估计数字;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

资料来源:费克斯·D, “潜在的成本影响”, BTWC 履约支持机构, 2017 年 12 月 7 日。

## 2017 年缔约国大会

2016 年召开的 BTWC 第八次审议大会将继续推进专家闭会期间会议 (MX) 和年度 MSP 问题推迟到 2017 年讨论, 如果是这样, 工作计划应如何安排。<sup>7</sup> 这些都是 12 月 4 日至 8 日在印度大使辛格·吉尔主持下召开的 2017 年 MSP 审议的主要议题。

为了筹备 MSP, 召开了许多会前会议, 部分原因是认为有必要降低生物恐怖主义风险, 并更好地防备疾病暴发。例如, 俄罗斯外交部 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2 日在索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俄罗斯对外展示了其移动实验室。<sup>8</sup> 其他会议则设法增加条约成员国数量, 并提升条约各项规定执行情况。斐济于 7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厅、ISU 和欧洲联盟 (EU) 的支持下主办了太平洋岛国讲习班。<sup>9</sup> 欧盟于 3 月 28 日至 29 日资助了一个讲习班, 以支助非洲临时过渡委员会延长援助方案; 非洲区域议会讲习班于 3 月 27 日至 28 日举行, 召集非洲官员讨论和审查临时过渡委员会工作情况。<sup>10</sup> 学院间合作伙伴关系 (IAP) 于 10 月在德国举办了一次关于基因组编辑技术安全影响评估研讨会。<sup>11</sup> 瑞士什皮兹实验室于 6 月举办了第 3 届网络实验室开发研讨会, 以声援 6 月召开的大会。<sup>12</sup> 罗伯特·科赫于 9 月举办了一场生物样板实验室研讨会。<sup>13</sup>

BTWC 条约保管国-俄罗斯, 英国和美国-共同制定了统一流程以进一步推动闭会期各项工作。会议成果以工作文件的形式在 MSP 分发, 得到各方广泛支持。<sup>14</sup> 由于这三个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 各国政府都认为这份工作文件是一份不同寻常的治国方略, 对此都持欢迎态度。

欧盟在提交给 MSP 的立场文件中坚持, “应在所有关键问题上取得进一步具体进展”, 尤其是具体实施和合规、信任机制建设 (CBM)、科学和技术、关于磋商与合作的第 5 条、关于援助的第 7 条以及实现条约成员资格的普世化。欧盟立场文件也得到其他 9 个国家的支持。<sup>15</sup> 欧盟表示, 它认为会议的“主要目标”是“就一项能够加强 [BTWC] 并促进其实施和普及的闭会期方案达成一致”。<sup>16</sup>

欧盟建议会议重点关注六个方面: (a) “国家实施和遵守情况, 包括国家立法和实施措施的信息共享, 以 [维持] 对病原微生物的控制, 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标准, 与非政府利益攸关方的接触” (b) “进一步开展 [CBM] 工作, 通过信息交流和加强透明度, 提升合规保证, 包括提高 CBM 表格的相关性和开展自愿同行互

审活动”；(c) “第七条规定的援助与合作，将应对传染病爆发的紧迫能力建设需求纳入考虑范围”；(d) “科学和技术，以更为系统的方式审查相关发展，并评估其对 BTWC 的积极和消极影响”；(e) “审查协商委员会流程，使缔约国能够采取第 5 条之规定开展双边和多边协商与合作；和 ( f ) “普世化，包括通过行动计划和专门会议，以促进普遍加入 BTWC”。<sup>17</sup>

自 2006 年以来，欧盟已花费 630 万欧元（约 770 万美元），并组织了 26 个研讨会，以支持实现条约成员资格普世化和促进条约有效实施。<sup>18</sup> 各方继续支持建立指定实验室网络，以支持联合国秘书长调查机制，对化学或生物武器指控展开调查。<sup>19</sup> 德国和瑞士于 12 月 7 日举行了一次专门讨论这一议题。

## MSP 成果

MSP 成果主要是闭会期进程架构及相关表述，公约三个保存国联合公布的结果文件有详细论述。<sup>20</sup> 2008 - 20 年期间，将举行 3 次年度 MSP 和 5 次专家会议。

<sup>21</sup>

MX1 将举行三次会议，每次为期两天，讨论和促进合作与援助层面的共识及有效举措，特别强调加强第 10 条框架下的合作与援助，该条鼓励和平利用生命科学和有关技术。在其他事项基础上，这些会议还将评估 ISU 援助和合作数据库运作情况。

MX2 将举行三次会议，每次为期两天，讨论并促进达成共识及有效举措，以评估公约相关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发展，其中就包括基因组编辑技术。这将包括考虑任何其他科学技术发展相关的公约和有关多边组织的活动如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国际植物保护公约 (IPPC) 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OPCW)。这将需要禁化武组织科学咨询委员会 (SAB) 与 BTWC 框架工作会议和进程之间的进一步互动。

MX3 将举行三次会议，每次为期一天，讨论和促进对加强各国对条约执行的共识和有效举措。这将包括考虑 CBM 提交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完全符合公约所有条款，包括第 10 条的有效出口管控机制”。尽管第 10 条提到，但这并不意味着各方对战略贸易管控机制的普遍接受。

MX4 将举行三次会议，每次为期两天，讨论和促进在援助、反应和准备层面



的共识和有效举措。这将需要进一步审议俄罗斯以前提出的建议，以评估移动式生物实验室概念，将在缔约国抵御意外或人为生物威胁快速反应起到何种作用。

MX5 将举行三次会议，每次为期一天，讨论和促进关于加强公约机制的共识和采取有效行动。这些会议将审议加强公约的各种途径和选择，包括通过“在公约框架内可能采取的其他法律措施或其他措施”。这可能意味着对 CBM 内容、结构和法律地位进行修改，或与现有或提议的其他法律制度进行互动。例如，各方可能同意在第 9 次审议大会上使 CBM 措施具有法律约束力。

每年的 MSP 将讨论和促进对 MX 成果的共识和有效行动。2008 - 20 年闭会期进程并无决策权。2021 年，第 9 届审议大会将对这一进程的工作和成果进行审议，以评估其法律约束力或其他类型决议底层框架的可能性。

有些缔约国希望成员国之间的互动能够更为专注于具体的合规性讨论——要么更全面和系统的证明当前的遵守情况，要么重新评估故去的违规指控——继续专注对内容、结构的修改，处理当前具有政治约束力的信息交换，其目的就是服务 CBM，其中就包括 2015 年在比荷卢经济联盟中队生命科学设施现场核查。<sup>22</sup> 一些缔约国认为，CBM 本身还不够，而且一致认为 LBI 才应该是目标之所在。2017 年的状况只是对现状的一种延续。日内瓦 ISU 支持下，年度 MX 和 MSP 就公约相关各项规定信息、观点和最佳做法交换了彼此的看法。条约机制继续坚持以过程为导向。至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条约机制的演变仍具相关性——即便并未明确说明，同时有时候也未引起重视。<sup>23</sup>

1961 年，麻省理工学院 (MIT) 教授、后来的美国军控与裁军署主任弗雷德·伊克尔为处理违反裁军与军备控制协议的行为提供了一个标准框架。伊克尔表示：“(a) 违规行为证据必须……”给公众留下权威和公正的印象。一个国际组织的调查结果将在这方面产生影响，特别是在当事国以外的舆论。<sup>24</sup> 展望未来，BTWC 缔约国应深入思考伊克尔的分析和忠告，即核查框架工作应提供被所有国家接受、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的证据，从而为公约树立标杆。

此外，苏塞克斯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最近完成的一项历时三年的历史项目证实，化学和生物军控密不可分。<sup>25</sup> 这意味着在执行 BTWC 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之间继续发挥协同作用，例如通过 ISU 和 SAB 就生命科学和化学方面的有关科学和技术发展进行进一步协商。会议将提供一个平台，就长期条约制度的趋

势及其对更广泛的多边裁军和军备控制的影响达成共识。

1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BTWC)概述及其他详情，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2 BTWC 2017 年缔约国大会，“闭会期间项目”，由委内瑞拉代表不结盟运动和其他国家提交，BWC/MSP/2017/WP.21，2017 年 12 月 5 日，第 9 段，第 2 至 3 页。见西姆斯·N，《生物裁军的演变》，SIPRI 化学与生物战研究 No. 19(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2001)，第 112 至 191 页。

- 3 因此,第5届出口会议应专门审议“通过可能采取的其他法律措施或公约框架内其他措施,审议进一步加强公约及其运作的各种途径和选择”。BTWC 2017年缔约国会议,《缔约国会议报告》,BWC/MSP/2017/6,2017年12月19日,第8页。LBI 见 BTWC 2017年缔约国会议,BWC/MSP/2017/WP.21(注2),第2页。
- 4 如联合国秘书处,“截至2017年9月30日BWC,CCW,CCM,OTW的缴款现况”,2017年9月30日。
- 5 费克斯·D,“潜在成本影响”,BTWC实施支持小组,2017年12月7日。
- 6 费克斯(注5)。
- 7 皮尔森·G和西姆斯·N·A:来自日内瓦的报告:BTWC第8届审议大会: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审议No.46(哈佛苏塞克斯计划:布莱顿,2017年4月)。
- 8 国际会议:“全球生物安全挑战:问题和解决方案”,2017年11月1至2日,附件1。
- 9 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斐济支持召开地区工作组会议以促进生物和毒素公约在太平洋地区的推广”,新闻发布,2017年8月3日。
- 10 “促进批准和执行《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非洲区域PGA”,2017年3月27-28日,塞拉利昂;欧盟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报告:支持《生物武器公约》扩大援助方案工作组”,2017年3月28至29日。
- 11 科学院间伙伴关系,“IAP生物安全工作小组声明”,2017年12月。
- 12 施皮茨实验室,“施皮茨 UNSGM 指定实验室报告,施皮茨,瑞士,2017年6月20至22日”,2017年9月。
- 13 联合国秘书长机制(UNSGM)下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项目,见罗伯特·科赫研究所,2014年6月24日。
- 14 BTWC 2017年缔约国会议,“可能存在的闭会期元素”,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提交,BWC/MSP/2017/WP.10,2017年11月30日。
- 15 欧盟对外行动服务局,“2017年日内瓦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成果声明”,2017年12月8日,第1页。
- 16 欧盟对外行动服务局,“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欧盟关键信息:就国际项目达成共识”,2017年12月6日,第1页。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格鲁吉亚、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摩尔多瓦、黑山、塞尔维亚、土耳其和乌克兰都赞同此项声明。
- 17 欧盟对外行动服务局(16),第2页。
- 18 欧盟对外行动服务局,“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欧盟推广条约覆盖的重要信息”,2017年12月7日,第1页。
- 19 在叙利亚政府的要求下,联合国秘书长机制在2013年最后一次启动。秘书长机制相关信息,见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
- 20 BTWC 2017年缔约国会议,BWC/MSP/2017/WP.10(注14)。
- 21 BTWC 2017年缔约国会议,BWC/MSP/2017/6(注3)。
- 22 如雷维尔·J,《重新审查遵守情况:《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渐进式推进公约遵守》,临时文件No.31(防扩散研究中心:加州蒙特雷,2017年8月);卡鲁斯·W·S,《一个世纪的生物武器计划,1915-2015:证据审查,防扩散审查》,第24卷No.1-2(2017),第129至153页;BTWC 2015年缔约国会议,“主要特点和目标概述”,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提交,BWC/MSP/2015/MX/WP.13,2015年8月6日。
- 23 见桑德斯·J·P,哈特·J和库拉·F,《生物科技、生物防御研究与生物武器研究》,SIPRI年鉴2002,第680-83页[生物防御工程];利滕伯格·M和齐林斯卡斯·R·A,《苏联生物武器计划:历史》(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2012)[前国家生物武器计划的遗产问题];维里斯·M,罗扎萨·L和丹多·M,《致命文化:1945年以来的生物武器》(哈佛大学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剑桥,2005);西姆斯(注2)。
- 24 艾克乐·F·C,“检测后-发现了什么?”《外交事务》,第39卷No.2(1961年1月),第218页。
- 25 巴尔莫·B,麦克利什·C和斯佩林·A,《了解生物武器裁军:生物武器公约(BWC)起源的历史背景》(伦敦大学学院:伦敦,2017年7月)。

# 第九章. 常规武器控制

## 概述

将管控不同种类的武器，作为努力改善国际人道主义法的一种手段，已成为常规军控的一个重要主题。然而，人道主义军控协议参与远未普及，缔约国在具体执行层面依旧面临重重挑战。一些国家和民间组织认为，在人道主义军控和裁军的法律领域，仍存在着巨大的差距。2017年，1981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公约》）的框架内，继续就需要解决的一些挑战进行谈判，见第1节；1997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和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APM公约），见第2节；以及2008年《集束炸弹公约》（CCM），见第3节。

阿富汗和黎巴嫩在2017年加入CCW，使CCW缔约国总数达到125个。CCW也成为讨论如何对新技术或新兴技术进行管控的工具。2017年的焦点是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关于此类武器的讨论，第一次以政府专家小组（GGE）的形式进行，讨论的重点是LAWS领域新兴技术的技术、军事和道德/法律问题。虽然未作出实质性决定，但GGE建议将于2018年再次召开为期10天的会议，重点讨论正在审议的系统特征以及人机交互系统的影响。

据报道，2017年前11个月，至少有15399名平民死于爆炸武器，较2016年同期增长42%。国际社会日益关注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燃烧弹和爆炸武器，包括非国家武装组织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IED），但CCW讨论无果而终。由于资金匮乏，几次专家会议也被取消，这也使得会议愈发缺乏协商一致。缔约国同意在2018年就一些问题进行进一步讨论。

斯里兰卡和巴勒斯坦在2017年成为APM公约第163和164个缔约国，2017年9月APM度过了第20个生日。2016年是1999年以来APM伤亡最高的年份，其主要原因是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也门的武装冲突。阿尔及利亚和莫桑比克在2017年宣布已完成全部地雷清除，但还有57个国家和4个地区仍然受到地雷污染。2017年CCW也将进行反步兵地雷外其他类型地雷（MOTAPM）的讨论。贝宁和马达加斯加也于2017年批准CCM，使缔约国总数达到102个。2017年，叙利亚和也门还在继续使用集束炸弹。

伊恩·戴维斯

## 第一节. 特定常规武器控制

伊恩·戴维斯和麦克·维尔布鲁根

### 人道主义武器控制

许多军备控制和裁军机制均以人道主义准则和原则为基础。<sup>1</sup>最近一段时间(1990-2010年)的重点是常规武器技术,主要是集束炸弹和地雷,以及限制小型武器扩散。这些措施包括逐步改进武器生产、贸易及使用标准,以及禁止一型武器中的所有种类。1981年《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CCW公约)采取上述两种手段。1997年的《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和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APM公约)和2008年《集束炸弹公约》(CCM公约)分别在第2节和第3节中进行论述,两项公约均禁止一型武器中的所有种类,尽管其口径相对较小。本节对CCW公约范围内谈判举行了回顾,同时回顾了CCW扩容的种种努力,尤其是关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LAWS)、在居民区使用爆炸武器(EWIPA)和燃烧弹武器的讨论,都是近年来关于常规技术武器谈判的主要焦点之所在。

### 条约适用范围

CCW及其5项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种类武器,此类武器被认为对战斗人员造成不必要或不合理痛苦或无差别杀戮平民。<sup>2</sup>条约作为一种所谓的伞形条约,条约框架下可以议定书形式缔结协议。截至2017年12月底,原公约及其议定书已有125个缔约国。阿富汗和黎巴嫩在2017年加入CCW。然而,并非所有缔约国都批准了所有修正后议定书或附加议定书。

CCW公约对在国际人道主义法(IHL)框架下,应对新武器的发展及使用也十分重要。CCW公约最初包含三项议定书,明文禁止使用弹片在人体内无法用X光(议定书1)探测到的武器;对地雷、诡雷以及类似装置的使用(议定书2)实行管制;并且限制燃烧类武器(议定书3)的使用。随后的几年里又新增了两项议定书(议定书4,禁止使用和转让致盲激光武器,1996年;议定书5,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2003年)并在2001年将其适用范围扩大到非国家间武装冲突。

事态发展表明,尽管CCW公约经常不得不在人道主义和军事战略需求之间谨

慎行事，但它可以成为武器技术进步和武装冲突性质及行为演变的应对工具。然而，近些年来，协调人道主义需求与军事战略需求变得越来越困难——部分原因是“军事战略需求”和公约共识的不同理解——导致许多讨论陷入僵局。尽管如此，所有缔约国还是会在年度会议上碰面，或是在审议大会（每5年）交换意见，以期对政府专家组（GGE，2001年成立）工作以及各种形式的报告作出评估。

2016年第5次审议大会，与会国家分为两派。一派认为需要采取新措施或是需要对应对EPIWA使用而造成的人道主义伤害的现有协议重新审议，而另一派则认为现有法律法规充分，只是需要提高各缔约国的合规性。其最终结果就是，2016年审议大会在这些问题上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sup>3</sup>

2017年11月22日至24日的日内瓦公约主要缔约国大会之前，一些公约缔约国于2017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了一系列的CCW小组会：(a) 2017年11月13日至17日的LAWS问题政府专家小组；(b) 2017年11月20日第5议定书第11届缔约国大会；(c) 2017年11月21日关于修订第2议定书的缔约国第19届年会。但是，由于财政原因，计划于4月和8月举行的关于LAWS全球总干事会议以及为筹备第5议定书和修订第2议定书会议而举行的专家会议均未举行。2017年4月，大会财政问题解决提案提交至大会主席，英国大使马修·罗兰。<sup>4</sup>大会财政捉襟见肘很大程度是因为一些会员国拖欠会费，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联合国复杂的财务管理制度——要求大会所有会务费用必须全额提前预缴。

### 致命性自动武器系统政府专家小组

LAWS潜在风险再次成为CCW外交讨论的漩涡。<sup>5</sup>尽管最近几年专家们对此讨论不断，但是对LAWS之定义依然缺乏共识，但是民间组织通常将其称为能够自主选择目标并发起攻击，包括人类目标在内，且无需人类操控直接介入。<sup>6</sup>

自2014年以来，公约框架下的国际政府间LAWS讨论一直在进行。2014年至2016年期间，都是以非正式专家会议的形式进行此类讨论。2016年12月召开的CCW第5次审议大会上，会议决定按照专家会议的建议，在GGE内部处理LAWS问题。审议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讨论主题的建议。这些工作首先是确定LAWS特点，确立LWAS有效定义，以及适用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尤其是国际人道主义法。同时建议政府总干事审议(a)适用国家人权法时的合规问题；(b)法律和政治责任

和义务；(c) 伦理和道德问题；(d) 对区域和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影响；(e) 认定武装冲突的门槛问题；(f) 军备竞赛的危险；(g) 扩散风险，包括对非国家行为者的威胁以及由非国家行为者造成的威胁；(h) 以及网络相关风险。<sup>7</sup>会议决定在 2017 年举行为期 10 天的 GGE 会议，第 1 届会议在 2017 年 4 月 24-28 日或 2017 年 8 月 21-25 日举行，第 2 届会议在 2017 年 11 月 13-17 日举行。但是，由于上文所述的预算问题，最后只举行了第 2 届会议。GGE 由印度驻裁谈会大使阿曼迪普·吉尔担任主席。

目前对 LAWS 还未有统一定义，以前曾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多次外交讨论，最终都未能达成一致。为打破这一僵局，GGE 主席辛格·吉尔将 GGE 从 LAWS 定义的冗长讨论中解救出来，转向致力于对根本问题达成更好的共识上来。<sup>9</sup>工作主要分至 3 个小组，涉及 LAWS 相关新兴技术中技术、军事、法律和道德层面。同时专注 LAWS 新技术中的多领域交叉，强调大会主席提出的引人深思文件交换看法，并对今后发展的方向进行讨论。<sup>10</sup>

不论是专家演讲还是一般性辩论都反映出人们对三大主题领域的广泛看法。第 1 小组关注的是技术层面，并对人工智能(或超级智能)，人工智能(AI)发展速度以及 AI 技术安全可靠研发将面临的挑战等问题进行讨论。尽管对此类技术发展的分析和预测各有不同，但小组成员一致认为，LAWS 禁令不会阻止 AI 技术的和平使用。<sup>11</sup>

第 2 小组以军事层面为重心，对智能武器在战争中的影响进行了审议，例如最可能在哪里部署使之具备最大杀伤力，以及如何同现有的指挥和控制系统相匹配。专家和众多国家广泛认为，必须对武器系统保持某种形式的人为控制，特别是对目标的选择和交火介入。但是，对于人为介入的意义存在很大的分歧，一些国家坚持认为，只有确保充分的人为介入才能充分解决 LAWS 相关风险。

第 3 小组处理的是法律和道德层面问题，但也就只是在基本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首先，虽然大多数国家同意第 36 条可称为确保 IHL 合规的极佳工具，但是是否足够应对 LAWS 带来的挑战，众说纷纭。<sup>12</sup>其次，虽然所有国家都同意对于将 IHL 适用于 LAWS，但是对于国际人权法是否适用于 LAWS，如生命权利、公平审判、和平集会和人的尊严等问题，各国意见不一。<sup>13</sup>

辛格·吉尔主席在总结辩论内容时提到，有必要提升国际社会对 LAWS 的认识。

许多国家提议采用一种可行定义，但提议再次流产。辛格·吉尔主席表示，这一结果主要是在认识范围上存在分歧。争论的主要问题是，LAWS 定义是否应包含已部署系统，并且是否只适用于进攻性系统或只适用于防御系统，以及是否区分完全自主系统和半自主系统。虽然一些国家认为完全自主武器系统尚不存在，但另一些国家强调前体技术或已部署武器呈现出自主度越来越高的趋势，也表明严格区分全自主和半自主存在极大的困难。一些国家还认为，在辩论阶段，确立操作性定义还为时尚早。除定义问题外，辛格·吉尔还指出，18 个月过去了却没有就 LAWS 问题进行正式讨论，实在令人遗憾。大多数国家表示有意进入新阶段，并开始拟订具体的政治和法律法规，但必须达成协商一致意见，然而一致意见道阻且长。因此，各国申明计划在 2018 年就此问题进行更进一步讨论。<sup>14</sup>

为推动讨论深入，人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解决办法。一个名为阻止杀人机器人的民间组织，主张禁止使用和研发 LAWS 的民间组织，已向 CCW 提交议案。巴西、伊拉克和乌干达是最近表示支持禁令的国家，现共有 22 个国家表示支持这一做法。<sup>15</sup> 2017 年讨论最多的另外两个方法就是类似不结盟运动一样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以及类似法国、德国提出的 LAWS 政治宣言。此外，还讨论了暂停研发和使用 LAWS 的可能性。然而，少数几个国家尤其是美国和俄罗斯，认为现在推进讨论并关注具体成果还为时过早。<sup>16</sup> GGE 最后建议在 2018 年召开为期 10 天的会议重启复讨论。GGE 最终报告建议，有必要对系统特性进行集中讨论，以促进人们对人机交互的共同认识和进一步评估。<sup>17</sup>

CCW 框架外的 LAWS 讨论，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进展。在澳大利亚、比利时和加拿大，科学家们发起呼吁并签字，禁止 LAWS，并提交本国政府。<sup>18</sup> 此外，116 名业界专家呼吁 2017 年 8 月重启 LAWS 讨论，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显而易见 CCW 第 1 届会议将不会举行。<sup>19</sup>

## 第 5 议定书和修订版第 2 议定书会议

### *第 5 议定书:战争遗留爆炸物*

第 11 届《第五议定书》缔约国年度会议由爱沙尼亚大使安德烈·邦主持。议定书确认了战争遗留爆炸物 (ERW: 地雷、未爆炸弹药和废弃爆炸物) 造成的严重后冲突人道主义问题，并提出了尽量减少其发生、影响和危险的补救措施。会议



重点是切实执行 CCW 第 4 条，做好 ERW 信息记录、保留和传播，这对清除 ERW 和最终保护平民意义重大。<sup>20</sup> 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报告援助机制以提高报告率和质量的建议。<sup>21</sup> 最后，会议同意在 2018 年根据第 5 议定书集中工作，清除战争遗留爆炸物，并继续努力推进国家报告机制。

### *修订版第 2 议定书会议：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

修订后的第 2 议定书缔约国第 19 届年会由哥伦比亚大使比阿特里斯·伦多奥·索托主持。会议审议了议定书现状及执行情况，并对缔约国国家报告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这些报告中记载了议定书相关事项资料，如：(a) 向武装部队和平民传播议定书相关信息；(b) 排雷及修复方案；(c) 为满足议定书技术要求而采取的步骤；(d) 议定书相关立法；(e) 以及在国际技术信息交流、扫雷国际合作、技术合作与援助和发展保护平民不受地雷滥杀滥伤影响的技术方面所采取的措施。<sup>22</sup>

会议同时审议了简易爆炸装置 (IED) 问题，重点是交流 IED 及新型 IED 的一般特征和各国所采取的样板对策；人道主义清除 IED 的方法；保护平民免受 IED 袭击的方法。<sup>23</sup> 最近几年，后一问题变得越来越为突出。2011 年至 2016 年间，IED 相关死亡和受伤人数超过 10.9 万，其中超过 81% 为平民。这大约占到这一时期因爆炸武器致死平民总数的 57%。<sup>24</sup> 非国家武装组织所使用的 IED 形式多样，如远程引爆、定时装置或自杀式袭击，有时使用商用无人机投送 IED。<sup>25</sup>

尽管 CCW 在 IED 行动上有着明确的范围划分，但是考虑到它既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军事战略问题，面临着更多的实际困难：IED 的 CCW 协议会是怎样？国家对于可用于 IED 制作的材料如何管控？这些材料明显属于军民两用且在社会上极易获取。虽然缔约国同意在 2018 年对 IED 问题进行进一步探讨，并继续广泛开展议定书的运作及现状评议，但大会并未就这一问题得出具体结论。

2017 年为应对 IED 威胁所作出的其他努力是通过 2017 年 8 月 2 日安理会 2370 号决议，呼吁各国采取更严格的措施，防止武器和炸药前体落入恐怖分子之手，同时还有严格执行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 10 月对此问题的相关决议。<sup>26</sup>

## 缔约国会议

2017年CCW缔约国大会于2017年11月22日至24日在日内瓦举行，由英国大使马修·罗兰主持。会议审议了CCW全球化进程以及执行进展。会议要求GGE在2018年在印度主席领导下召开为期10天的LAWS会议(如上文所述);并同意将“公约目标和宗旨框架下的新问题”列入下次会议议程，并公开邀请缔约国就计划提出的问题提交工作文件。会议还就一些改善CCW财政状况措施达成一致。<sup>27</sup>展开实质性讨论的3个问题是燃烧弹、EWIPA和非杀伤地雷。

### 燃烧弹武器

CCW第3议定书禁止使用某些燃烧弹武器，但这一限制未能阻止近年来在叙利亚、乌克兰、也门和其他地方燃烧弹武器对平民造成的伤害。该协议存在两个主要漏洞:相对于空投模式，对地面发射燃烧弹管制较弱;诸如白磷之类的多用途弹药的措辞不够严谨，白磷在战场上可有多种用途，如烟幕弹、信号弹以及作为燃烧武器。

2017年，根据人权观察(HRW)和其他媒体报道，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军队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燃烧性武器。<sup>28</sup>更具体而言，2017年间人权观察在叙利亚共记录22起燃烧性武器事件，占到其过去5年此类事件的四分之一。例如，3月16日的一段网络视频显示，阿勒颇附近Om al-Krameel镇使用了燃烧弹。<sup>29</sup>

叙利亚并不是第3议定书的缔约国，因此不受其限制，自2012年以来一直使用俄制或苏联时代的燃烧弹。尽管俄罗斯已批准该议定书，禁止在平民集中地区空投燃烧弹武器。尽管已有证据，但是俄罗斯还是否认其在叙利亚使用燃烧弹或其他违禁武器或弹药。<sup>30</sup>

此外，2017年美国为首的联军在叙利亚拉卡和伊拉克摩苏尔同IS的战斗中，使用了白磷弹。<sup>31</sup>2017年3月和6月事件被记录在案，美联军发言人表示，“白磷弹是用于甄别、烟雾掩护或标记，同时也已充分考虑可能对平民及民用建筑可能带来的影响”。<sup>32</sup>对于摩苏尔事件，伊拉克安全部队表示，他们使用白磷弹制造烟幕。美联军表声明解释，“联军使用白磷弹进行掩护，并用精确制导武器压制敌军，掩护平民撤离”。<sup>33</sup>

各国政府、国际红十字会、联合国秘书长和许多非政府组织都对燃烧弹袭击事件表示谴责，并呼吁重新审视并加强第3议定书执行。<sup>34</sup>诚然2016年底5次

审议大会成果寥寥，但也并非有多意外，其原因就是这是 1980 年 CCW 条约通过以来第一次将第 3 议定书单独列入会议议程。这也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各国可就燃烧类武器之危害以及议定书的充分性畅所欲言，深入讨论。然而，大会上各国对使用燃烧弹的缔约国口诛笔伐，加上再次重申议定书的重要性，并呼吁推进议定书的全球化以及充分执行，然而也仅此而已。虽然缔约国决定继续将该问题保留为 2018 年会议单独议程项目，但并未承诺今后将强化议定书之执行力度。<sup>35</sup>

### *在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

根据国际红十字会的说法，人口稠密地区武装冲突呈上升趋势，但通常而言武器系统最初都是设计为在开放式战场使用。当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时，具有广域效应的爆炸武器很可能产生滥杀滥伤的后果。此类武器是平民伤亡以及破坏其生存设施的罪魁祸首。<sup>36</sup> 尤其是使用大杀伤半径的爆炸武器、非高精度投送系统、或是大面积饱和攻击都可能在城市地区产生巨大的人道主义影响。其原因是直接爆炸和爆炸碎片之影响，也是由于住房和民用基础设施大量损毁，都可能导致平民死亡、受伤和流离失所。而间接致死平民数量已远远高于爆炸直接致死人数。<sup>37</sup> 在人口稠密地区使用爆炸性武器，90%以上伤亡为平民并不罕见。<sup>38</sup>

2017 年的前 11 个月，至少有 15399 名平民报告死于爆炸性武器，较 2016 年同期增长 42%。大多数平民死亡(8932 人)是由空中发射武器造成。这比 2016 年的 4902 人增加了 82%，与 2011 年相比增加了 1169%，2011 年有 704 名平民死于空袭。在 2017 年前 11 个月，非国家武装组织使用 IED 造成 3874 名平民死亡，与 2016 年死亡人数持平。2017 年 10 月，索马里摩加迪沙发生了全球最严重的单一爆炸武器伤亡事件，至少 512 人在卡车炸弹袭击中丧生。<sup>40</sup>

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乌克兰、也门和其他地区冲突是此类武器持续破坏模式的最佳佐证。例如，在也门，各方无差别地、超饱和使用爆炸武器，包括沙特为首的联军发动空袭在内，都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2015 年 3 月战争爆发以来，至少有 1 万人丧生，在人口密集地区即便是精确制导武器(PGM)，其造成的平民伤亡人数可能也让人无法接受。

例如，在打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伊斯兰国(简称 ISIS)的战斗中，美国为首的联军自 2014 年 8 月以来已经进行了超过 27500 次空袭。联军声称有一个细致

的目标选择程序，经常使用 PGM 来降低平民伤亡。然而，对联军在伊拉克 18 个月间空袭进行独立评估发现，五分之一的空袭都造成了平民死亡，较联军承认数据 31 倍还多。<sup>42</sup> 轰炸精确度不高，背后可能存在 4 个原因：(a) 军事战略上，保护平民动力不足；(b) 目标战术、技术和程序新变化；(c) 对目标采取“人以群分”的逻辑，即在靠近设定目标区域被射杀的人均不视为平民；(d) 监测平民伤亡的军事调查资源逐步减少。<sup>43</sup>

由于目前 IHL 适用于 EWIPA 时并没有明确界限，一些国家和非政府组织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项基于条约框架的具体限制措施，以给予 IHL 在 EWIPA 中的明确和普遍的指导。在奥地利的协调下，国际社会展开讨论旨在制定一项可以解决这一人道主义困境的政治工具。各相关民间组织协会、爆炸武器国际网络都给予了大力支持。以德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试图在 CCW 框架内使用 EWIPA。2016 年审议大会达成一致，2017 年会议将会探讨“在武装冲突中使用常规武器所带来的挑战及其对平民的影响，尤其是在平民集中地区的影响”。<sup>44</sup>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 2017 年 5 月，第一次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武装冲突中平民保护情况报告。秘书长强调在人口稠密区使用大面积杀伤力爆炸性武器对平民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并且呼吁各国积极参与奥地利倡导的这一进程。<sup>45</sup> 其前任潘基文以及国际红十字会，一直在呼吁各国对 EWIPA 的使用保持克制。奥地利和德国都向 11 月的 CCW 会议提交了 EWIPA 相关工作文件。<sup>46</sup> 然而，在土耳其的反对下，这一议题被降级为“其他问题”。而土耳其也正是奥地利认为的爆炸性武器造成平民伤亡人数最多的 5 个国家之一（其余 4 个国家为阿富汗、伊朗、叙利亚和也门）。<sup>47</sup> 对于如何处理 EWIPA 问题，缺乏协商一致性意见，这也意味着大会并未提出具体建议，最终报告文件也未提及这一问题。

19 个非洲国家、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国际红十字会和民间团体组织的代表于 2017 年 11 月 27 日至 28 日在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了一次关于保护平民不使用 EWIPA 的区域会议。<sup>48</sup>

### *反步兵地雷以外的其他种类地雷*

关于 MOTAPM 的讨论侧重于反车辆地雷，其中包括反坦克地雷。这是一个在 CCW 框架下已经讨论十多年的话题，但各缔约国未就如何推进辩论达成任何共

识。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联合国排雷行动处和日内瓦国际人道主义排雷中心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举行了关于 MOTAPM 的非正式会议。<sup>49</sup> 然而，在 11 月的 CCW 会议上，尽管在最终文件中当选主席表示将就如何妥善解决关于 MOTAPM 长期存在的不同观点举行非正式磋商，并向 2018 年大会进行报告，但是辩论依旧困难重重。<sup>50</sup>

1 随着《禁止核武器条约》于 7 月 7 日获得通过，国际人道主义裁军法律体系在 2017 年进一步扩大，见本卷第 7 章第 1 节相关论述。关于人道主义准则和原则在军备控制方面更广泛的应用，见安东尼·I，《国际人道主义法：ICRC 指导及其在城市战争中的应用》，SIPRI 年鉴 2017，第 545 至 553 页。有关人道主义军备控制议程的评论及历史资料，见库柏·N，《人道主义军备控制和安全进程：运用前沿技术运送武器》，《当代安全政策》第 32 卷 No. 1 (2011)，第 134 至 158 页；多彻蒂·B，《结束平民痛苦：人道主义裁军法的目的、规定和承诺》，《奥地利国际和欧洲法评论》，第 15 卷 (2010 年)，第 7 至 44 页。

2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会议摘要，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 3 见 2016 年戴维斯·I 编撰的 CCW 审议大会相关讨论,“人道主义军控制度:2016 年的关键进展”, SIPRI 年鉴 2017, 第 554 至 561 页。
- 4 主席信函,英国大使马修·罗兰,日期为 2017 年 7 月 6 日,包含金融事务的非正式文件。
- 5 见 SIPRI 年鉴 2014 和 SIPRI 年鉴 2017 中涉及早些时候 LAWS 的相关论述:安东尼·I 和霍兰德·C,“自主武器的治理”,SIPRI 年鉴 2014;戴维斯(注 3)。
- 6 LAWS 详细概述和功能,见布拉宁·V 和维布鲁根·M(SIPRI:斯德哥尔摩,2017)。
- 7 戴维斯(注 3),第 560 页。
- 8 联合国,“第五次审议大会最终文件”,CCW/CONF.V/10,2016 年 12 月 23 日。
- 9 辛格·吉尔,联合国政府 LAWS 专家小组主席,心得文件,CCW/GGE.1/2017/WP,2017 年 9 月 1 日至 4 日。
- 10 辛格·吉尔,联合国政府 LAWS 专家小组主席,CCW/GGE.1/2017/2/Rev,2017 年 11 月 1 日至 8 日。
- 11 《达到临界值》,“CCW 报告”,第 5 卷 No.2(2017 年 11 月 14 日),第 5 页。
- 12 第 36 审议条款是检验新武器、新手段、新作战方法是否符合国际法规定。第 36 条款的详细细节见布拉宁·V 和维布鲁根·M,审查第 36 条款:应对新兴技术带来的挑战(SIPRI:斯德哥尔摩,2017)。
- 13 《达到临界值》,“CCW 报告”,第 5 卷 No.3,2017 年 11 月 15 日。
- 14 联合国专家组的缔约方公约禁止或限制使用特定常规武器可能被视为过度有害或有不加区别的影响,2017 专家组的报告在致命的自动武器系统(法律),CCW/专家组。2017 年 1 月 1 日/CRP.1,日内瓦,2017 年 11 月 20 日,附件二:主席讨论总结。
- 15 其他 19 个国家为阿尔及利亚、阿根廷、玻利维亚、智利、哥斯达黎加、古巴、厄瓜多尔、埃及、加纳、危地马拉、教廷、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见制止杀手机器人运动,“各国对杀手机器人的观点”,2016 年 11 月 16 日。
- 16 《达到临界值》(注 13)。
- 17 联合国,2017 年致命自主武器系统政府专家组报告(LAWS)(注 14)。
- 18 澳大利亚 AI 研究协会成员,给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的信:禁止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国际禁令,2017 年 11 月 2 日;比利时人工智能(AI)和机器人研究协会成员,“自主武器系统:比利时科学家的一封信”,2017 年 12 月 6 日;加拿大人工智能研究协会成员,致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的一封信:禁止人工智能武器化的国际禁令,2017 年 11 月 2 日。
- 19 “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的一封公开信”,未来生活研究所,2017 年 8 月 21 日。
- 20 UNODA,二号议定书和五号议定书修订方缔约国高级会议候任主席的联合信,2017 年 11 月 2 日。
- 21 关于根据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项议定书为国家报告提供专家援助的建议,CCW/P.V/CONF/2017/2,2017 年 9 月 26 日;《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关于战争遗留爆炸物的第五项议定书缔约方高级会议第 11 次会议,“最终报告”,CCW/P.V/CONF/2017/5,2017 年 12 月 4 日。
- 22 UNODA(注 20):《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第二议定书修正案缔约国第 19 届年会,“最终文件”,2017 年 12 月 1 日。
- 23 UNODA(注 20)。见戴维斯编撰的《IED》中的相关论述(注 3),第 554 页。
- 24 打击武装暴力行径,简易爆炸装置(IED)监测,2017 年 10 月。
- 25 戴维斯·R,“无人机和 IED 威胁”,打击武装暴力行径,2017 年 7 月 26 日。
- 26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0 号决议,2017 年 8 月 2 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应对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威胁,A/C.1/72/L.15/Rev,2017 年 10 月 24 日。
- 27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高级缔约国会议,日内瓦,2017 年 11 月 22 至 24 日。2017 年最终报告,2017 年 11 月,最终报告,高级版本,2017 年 11 月 29 日。
- 28 人权观察和哈佛法学院国际人权诊所:一项过度审查:在当前背景下处理燃烧性武器,《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会议参会代表备忘录,2017 年 11 月,第 14 至 19 页。
- 29 布鲁姆菲尔德·M,消息灵通人士表示,最新视频资料显示俄罗斯在叙利亚使用“白磷”,《独立报》,2017

年3月16日。

30 见布鲁姆菲尔德(注 29);《人权观察》,“叙利亚/俄罗斯:伊德利卜阿勒颇熊熊燃烧的燃烧弹”,2016年8月16日。

31 巴纳德·A,“据说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在叙利亚使用了白磷”,《纽约时报》,2017年6月10日。

32 巴纳德(注 31);吉布森-劳夫·T,“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似乎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居民区使用白磷”;《华盛顿邮报》,2017年6月9日;《人权观察》,“伊拉克/叙利亚:来自美国白磷的危险”,2017年6月14日。

33 人权观察(注 32)。

34 见戴维斯编撰的燃烧武器中的相关论述(注 3),第 556 至 557 页。

35 缔约方高级会议,最终报告(注 27)。

36 ICRC,“在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简报,2016年6月14日。同时见“伤害的区域:了解具有广泛区域影响的爆炸性武器”,PAX 和第 36 条,2016年10月。

37 对民用基础设施的破坏见 ICRC,“日记: ICRC 主席在也门的所见”,2017年7月25日。

38 ICRC(注 36);爆炸性武器国际网络(INEW)网站。

39 “2017年前11个月,爆炸性武器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比2016年增加42%”,《打击武装暴力行径》,2018年1月8日;麦克维·K,“疯狂的死亡人数”:“一年的时间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几乎翻了一番”,《卫报》,2018年1月8日。

40 “10月,索马里汽车炸弹死亡人数达到512人:调查委员会”,路透社,2017年11月30日。关于索马里冲突,见本卷第2章第6节。

41 温图尔·P,“沙特为首的联军在这一场“荒谬”的战争中,仅仅一天的空袭就杀死了68名平民”,《卫报》,2017年12月28日。关于也门冲突,见本卷第2章第5节。

42 可汗·A 和戈帕尔·A,“那些难以计数的人们”,《纽约时报》,2017年11月16日。

43 加拉斯科·M,“如何修复美军支离破碎的目标系统”,《公正的安全》,2017年12月12日。

44 见戴维斯编撰的 EWIPA 中相关论述(注 3),第 557 至 558 页。

45 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报告,在武装冲突地区保护平民,S/2017/414,2017年5月10日。

46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方高级会议,公约相关问题,奥地利提交,CCW/MSP/2017/WP.1,2017年10月19日;在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EWIPA),德国提交,CCW/MSP/2017/WP.2,2017年10月25日。

47 见奥地利大使,托马斯·哈伊诺契的推特,@ThomasHajnoczi,2017年11月22日。

48 马普托地区会议公报,禁止在人口稠密区使用爆炸性武器以保护平民,2017年11月28日。

49 在联合国日内瓦办公室可获取的报告,“MOTAPM:最新消息!”。

50 高级缔约方会议,最终报告(注 27)。

## 第二节. 禁止杀伤人员地雷公约

### 伊恩·戴维斯

1997年《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及其销毁杀伤地雷》(APM公约)禁止使用、开发、生产和转让杀伤人员地雷(APM)——由人类接触而爆炸的地雷也成为“受害者激活”地雷,并且那些起到类似杀伤人员地雷作用的简易爆炸装置也被包括在内,也被称为“简易地雷”。

### 2017年重大进展

2017年,斯里兰卡和巴勒斯坦两个国家加入了公约。到2017年年底,共有164个国家加入公约,其中包括欧盟所有成员国、撒哈拉以南非洲所有国家以及除古巴和美国以外的所有美洲国家。全球只有33个国家没有加入条约。<sup>1</sup>斯里兰卡的加入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斯里兰卡曾大量使用APM,目前正在进行广泛的扫雷工作。<sup>2</sup>同样,巴勒斯坦加入公约也十分重要,因其领土有大约20平方公里受到地雷、反车辆地雷和其他战争爆炸残余物的污染(ERW)。<sup>3</sup>

2017年9月迎来了公约和联合国排雷行动处(UNMAS)以及机构间排雷行动协调小组(UNMAS)成立20周年。UNMAS是召集参与排雷行动的联合国各组织的代表,制定或修订政策和战略,确定联合国各参与方优先事项,并进行信息共享的联合国专门机构。<sup>4</sup>排雷行动涉及清除地雷和包括ERW在内的其他类型地雷,以便将土地重新利用。排雷包括如技术和非技术调查、测绘和标记、确定雷区和非雷区等一系列步骤,以实现排雷和ERW清除。

国内新近使用APM的情况已极为罕见。也只有缅甸和叙利亚——这两个非公约缔约国——在2016年10月和2017年5月被记录在案。<sup>5</sup>比如,缅甸安全部队在过去20年一直在埋设APM,并在2017年宣布已在边境建立栅栏,同时埋设地雷以阻止罗兴伽人为逃离政府袭击进入孟加拉国。<sup>6</sup>2017年9月,APM公约主席呼吁缅甸政府对情况予以说明并考虑派驻独立的真相调查团进驻缅甸。<sup>7</sup>

非国家武装组织在冲突中使用APM(包括受害者激活简易地雷)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间,至少有9个国家使用简易地雷和APM:阿富汗、印度、伊拉克、缅甸、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叙利亚(包括广泛使用简易地雷的IS),乌克兰和也门。<sup>8</sup>自1999年开始就被监控的哥伦比亚非政府



武装组织，第一次未被发现使用 APM。

根据 2017 年地雷监测报告，APM 造成的全球伤亡达到 18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也门武装冲突致使 2016 年地雷和其他 ERW 伤亡人数连续第二年居高不下。2016 年，也是有数据可查的最后一年，地雷监测报告共记录地雷/ERW 伤亡 8605 人，其中至少 2089 人死亡，为 1999 年(创纪录的 9228 人死亡)以来的最高记录，同时也是简易地雷年度伤亡人数最多的一年。<sup>9</sup>

在 2015 年触及 10 年低点后，2016 年国际社会对地雷行动的支持增加了 8500 多万美元：共有 32 个捐助方向 40 个国家和 3 个地区捐助 4.795 亿美元。前 5 大排雷行动捐助国为美国、欧盟、日本、德国和挪威，合计占到 2016 年国际捐款的 70%。<sup>10</sup> 2016 年 3 场认捐大会后，又在 2017 年举行 3 场认捐大会：

2017 年 2 月 28 日日内瓦国际认捐大会的后续会议举行，同时在 7 月和 9 月分别举行了伊拉克和哥伦比亚认捐大会。<sup>11</sup> 2017 年 4 月，英国宣布了一项价值 1 亿英镑(1.24 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用于支持未来三年在阿富汗、柬埔寨、索马里和南苏丹的排雷项目。<sup>12</sup>

2014 年，缔约国制定了一个共同目标，即到 2025 年完成扫雷工作。2016 年，大约 170 平方公里土地地雷完成清除——与 2015 年面积相当——超过 23.2 万枚地雷被清除——较 2015 年显著增加。<sup>13</sup> 2017 年，阿尔及利亚和莫桑比克宣布自己已没有地雷。<sup>14</sup> 在已知有地雷污染的 57 个国家和其他 4 个主权争议地区中，有 33 个是 APM 公约缔约国。其中只有 4 个国家似乎有希望在 10 年大限完成雷区清扫工作：智利，刚果民主共和国，毛里塔尼亚和秘鲁。<sup>15</sup> 在必须完成自己扫雷义务的国家中，有一些是世界上受地雷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阿富汗，安哥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柬埔寨，哥伦比亚，伊拉克，塞尔维亚，泰国和津巴布韦。

乌克兰在 2016 年 6 月 1 日扫雷大限前未能完成扫雷义务，且未提出展期申请，就已经违反了 APM 公约。<sup>16</sup> 整体而言，缔约国共销毁 5300 多万库存 APM，其中包括 2016 年销毁的 220 万 APM。据估计，目前全球尚存 APM 库存 5000 万 APM。俄罗斯(2650 万)，巴基斯坦(600 万)，印度(400-500 万)，中国(500 万)和美国(300 万)估计是最大的 APM 库存国。<sup>17</sup> 由于未在原定最后期限完成销毁工作，俄罗斯最终在 2017 年完成库存销毁工作，其中包括 300 多万枚苏联时期的 PFM-1 级地

雷。销毁工作极其危险，地雷的破坏性给销毁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技术困难。<sup>18</sup>

## APM 公约第 16 次缔约国会议

每年在世界各地不同地点举行 APM 年会。2017 年 12 月 18 日至 21 日在维也纳举行了 APM 公约第 16 次缔约国会议，奥地利大使托马斯·哈伊诺奇主持大会。

19

大会对滥用简易地雷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向简易地雷受害者继续提供援助，并同意扫雷工作需要更具针对性、更具持续性的推进，已达成 2025 年世界无地雷的目标。会议同时对乌克兰不遵守公约表示关切，并呼吁乌克兰尽快提出排雷延期请求。<sup>20</sup>

5 个国家——安哥拉、厄瓜多尔、伊拉克、泰国和津巴布韦——提出排雷展期要求并获批准。<sup>21</sup> 伊拉克于 2007 年加入了公约，由于与伊斯兰国的冲突造成 IED 新污染，伊拉克请求并获准将扫雷任务展期至 2028 年。自 2008 年以来，伊拉克已为扫雷行动拨款近 2.5 亿美元。伊拉克在 5.51 亿平方米的土地上展开排雷行动，销毁 124 072 枚地雷。<sup>22</sup> 其他 4 个国家都获批展期，延期至 2025 年世界无地雷目标之前完成扫雷任务。

12 月 21 日，即大会的最后一天，巴勒斯坦表示将加入公约，并于 12 月 29 日正式加入。来自阿富汗的苏拉亚·达利尔大使被选为大会第 17 届 APM 大会主席，大会定于 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30 日举行。<sup>23</sup>

## 结语

国际禁止地雷和集束弹药联盟运动 (ICBL-CMC) 在其 2017 年的报告中总结到，APM 公约执行和合规情况大体上“优秀”。其核心义务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尊重，在存在分歧的情况下，都得到了令人满意的处理。<sup>24</sup> 同样，APM 公约主席表示，自 1997 年以来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同时对最近非国家行为者滥用简易地雷导致地雷受害者增加表示严重关切。然而，由于中国、伊朗、以色列、朝鲜、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和美国等一些大国拒绝在公约签字，APM 大会影响力仍受到重大影响。<sup>26</sup>

在一些问题上仍存在合规方面的担忧：乌克兰违反公约第 5 条的原因是未能

在 2016 年 6 月 1 日之前完成扫雷工作(如上文所述);也门承认在 2011 年使用 APM 的调查也仍在进行中;希腊和乌克兰也都未能在最后期限前完成库存销毁工作;71 个缔约国出于训练和研究目的保留了部分 APM,其中 37 个国家保留了 1000 多枚地雷(孟加拉国、芬兰和土耳其各保留了 12 000 多枚地雷);而各国年度报告质量普遍不高—只有 48%的国家提交了 2016 年年度报告,略高于上年(45%)。<sup>27</sup>

1 APM 大会概述,见本卷附录 A 第 1 节。

2 人权观察,“斯里兰卡加入全球禁止地雷公约”,2017 年 12 月 14 日。

3 ICBL,“巴勒斯坦加入禁止地雷公约”,新闻发布,2018 年 1 月 3 日。

4 联合国排雷行动处,联合国大会,对排雷行动的援助,秘书长报告,A/72/226。

- 5 ICBL-CMC, 地雷监控 2017(ICBL-CMC:日内瓦, 2017 年 12 月), 第 1 页, 第 8 至 18 页。报告关注 2016 年, 如可能也将收录截至 2017 年 11 月之信息。
- 6 达斯·K·N, “孟加拉国抗议缅甸在边境地区埋设地雷”, 路透社, 2017 年 9 月 5 日; ICBL-CMC(注 5), 第 9-10 页。关于缅甸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 7 反地雷条约主席呼吁成立缅甸真相调查团, APM 大会, 新闻发布, 2017 年 9 月 22 日。
- 8 ICBL-CMC(注 5), 第 1 页, 第 8 至 18 页。
- 9 ICBL-CMC(注 5), 第 2 页, 第 51 至 62 页。
- 10 ICBL-CMC(注 5), 第 3 页, 第 81 至 91 页。
- 11 “禁止杀伤性地雷公约第 2 次认捐大会”, APM 网站; ICBL-CMC(注 5), 第 82-83 页。2016 年举行了 3 场认捐大会, 其中包括今年 3 月召开的第一届 APM 公约执行国际认捐会议。见戴维斯(注 3), 第 564 页。
- 12 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 “在戴安娜王妃对安哥拉访问这一标志性事件 20 周年之际, 英国表示对国际反雷运动的三个维度的支持”, DFID 新闻发布, 2017 年 4 月 4 日。
- 13 ICBL-CMC(注 5), 第 2 至 3 页, 第 31 至 48 页。
- 14 “数十年努力之后, 阿尔及利亚已经从世界上受地雷困扰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转变为无雷国家”, APM 大会网站, 2017 年 2 月 10 号。
- 15 ICBL-CMC(注 5), 第 2 至 3 页, 第 31 至 48 页。
- 16 见戴维斯编著关于乌克兰和地雷的相关论述(注 3), 第 565 至 566 页。
- 17 ICBL-CMC(注 5), 第 3 至 4 页, 第 18 至 19 页。
- 18 “白俄罗斯已销毁逾 300 万枚地雷, 履行了渥太华公约义务:超过 5000 万枚地雷已被销毁”, APM 大会网站, 2017 年 4 月 7 日。
- 19 关于缔约国程序、文件和声明细节, 见“缔约国第 16 次会议”, APM 网站。
- 20 地雷条约 20 年:在扫雷, 库存销毁和防扩散上的成绩”, APM 大会新闻发布, 2017 年 12 月 22 日。
- 21 按照公约第 5 条对安哥拉提交的延长销毁人员杀伤性地雷最后期限申请的分析, APLC/MSP. 16/2017 / WP, 2017 年 12 月 1 日; 按照公约第 5 条对厄瓜多尔提交的延长销毁人员杀伤性地雷最后期限申请的分析 APLC/MSP. 16/2017/WP, 2017 年 10 月 20 日;按照公约第 5 条对伊拉克提交的延长销毁人员杀伤性地雷最后期限申请的分析, APLC/MSP. 16/2017/WP, 2017 年 10 月 24 日;按照公约第 5 条对泰国提交的延长销毁人员杀伤性地雷最后期限申请的分析, APLC/MSP. 16/2017/WP, 2017 年 10 月 23 日;按照公约第 5 条对津巴布韦提交的延长销毁人员杀伤性地雷最后期限申请的分析, APLC/MSP. 16/2017/WP, 2017 年 10 月 23 日。
- 22 APM 大会新闻稿(注 20)。中东地区消灭地雷运动面临的挑战, 见“死亡之地: 中东地区消灭地雷运动面临的挑战”, 未来先进技术研究, 2017 年 10 月 31 日。
- 23 APM 大会新闻稿(注 20)。
- 24 ICBL-CMC(注 5), 第 93 至 95 页。
- 25 “旨在创建无地雷世界的主席最终宣言”, AP 禁止地雷公约, 2017 年 12 月。
- 26 “为什么地雷依然还在大肆涂炭?”, 《纽约时报》, 2018 年 1 月 6 日。
- 27 ICBL-CMC(注 5), 第 93 至 95 页。

### 第三节. 集束炸弹公约

#### 伊恩·戴维斯

《2008年集束弹药公约》(CCM)旨在结束集束炸弹对平民造成的人道主义后果和难以接受的创伤。公约建立了无条件禁止和行动框架。公约同时要求在8年时间内彻底销毁库存,在10年时间里对集束炸弹污染地区进行清理,并向武器受害者提供援助。截至2017年12月底,公约已有102个缔约国和17个签字国。<sup>1</sup>

#### 2017年大事件

2017年10月,共有134个国家,其中包括20个公约非签字国,投票支持第三次联大关于集束炸弹公约的决议。<sup>2</sup>决议为CCM公约外国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来表达他们对条约人道主义诉求和普世化目标的支持。俄罗斯和津巴布韦是唯一对该协议投反对票的国家(就2016年决议而言),同时有36个国家弃权。

<sup>3</sup>

大多数非公约缔约国,实际上也在遵守了公约禁令,禁止使用和生产集束炸弹。然而,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2017年仍有两个国家继续使用集束炸弹:自2012年年中,就在叙利亚使用集束炸弹;也门也是自2015年就一直在使用集束炸弹。<sup>4</sup>根据集束炸弹监测2017统计数据,至2017年7月的过去5年间,在叙利亚至少发生了600起集束炸弹袭击事件,而2016年8月至今,发生了至少238起袭击事件,绝大部分都是叙利亚政府军所为。<sup>5</sup>其他袭击归咎为俄罗斯与叙利亚在2015年9月开始的联合军事行动。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在2016年12月致人权观察的一封信后发表的一份立场文件中声称,在叙利亚使用集束炸弹符合IHL,但并未明确否认或是承认使用集束炸弹。<sup>6</sup>

在也门,沙特领导的联军参与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胡塞武装是什叶派主导的宗教政治运动,于上世纪90年代从也门北部的萨达地区发迹。自冲突爆发以来,也门至少发生了23起集束炸弹袭击事件,但自2017年下半年以来,袭击事件有所减少。<sup>7</sup>2017年6月15日,欧洲议会通过第3项决议,谴责沙特联军在也门的空袭,包括使用集束炸弹。<sup>8</sup>2016年2月和2015年7月达成类似决议。此外,有未经证实的指控称,2016年或2017年上半年,利比亚国民军(LNA)

部队和伊拉克伊斯兰国使用了集束炸弹。<sup>9</sup>

在 CCM 框架下，41 个缔约国中有 28 个国家已销毁近 140 件库存集束炸弹，包括 1.75 亿件子母弹。这也标志着条约定义下的 97% 库存集束炸弹和 98% 库存子母弹已被销毁。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 2016 年下半年或是 2017 年上半年完成集束炸弹销毁工作，但是西班牙和瑞士有望在 2018 年完成销毁。<sup>10</sup> 集束炸弹监控无法提供当前全球非 CCM 缔约国集束炸弹库存估计库存量，其原因就是极少有国家披露其拥有的集束炸弹类型和数量。

非条约签字国的美国，见集束炸弹视为军事需要，但美国在 2008 年推出一项政策将在 2019 年将集束炸弹的故障率降至 1% 或是更低。故障率是评价集束炸弹对冲突地区影响的一个重要指标，原因就在于未爆炸的子母弹会对平民构成伤害。但是，2017 年 11 月，美国国防部 (DOD) 表示，美国将无法履行 2008 年的承诺。根据新政策，在极端情况下，美国军方可以继续使用不符合 1% 或更少未爆弹药标准的集束炸弹，以满足即时作战需求。此外，尽管美国 DOD 将继续更换超过 1% 的集束炸弹，但新政并未为这一目标设定最后期限。相反，美国军方“将保留集束炸弹当前库存，直到被增强型、性能更可靠的弹药所取代”。<sup>11</sup>

截至 2017 年 7 月，已有 82 个缔约国按照公约要求提交初步的透明度报告，而 18 个缔约国未能提交，其中就包括原定于 2011 年提交的 5 个缔约国。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已有 50 个缔约国提交了 2016 年年度最新透明度报告，27 个缔约国尚未提交。<sup>12</sup>

不时爆发的冲突和局势动荡，使得几个国家的集束炸弹清理极具挑战，但是 2016 年还是至少有 88 平方公里土地的炸弹污染得以清除，14 万子母弹得以销毁，较 2015 年双双出现增长。<sup>13</sup> 2010 年至 2016 年，全球销毁大约 53.5 万子母弹，至少 425 平方公里土地得以清除。至少还有 26 个国家和 3 个地区还受到集束炸弹污染。<sup>14</sup> 无法准确估算污染地区总面积，因为很多国家，尤其是条约非签字国，其污染程度和武器销毁进程情况很难掌握。

莫桑比克报告说，它在 2016 年 12 月完成集束炸弹清除，这也使得完成集束炸弹清除的缔约国达到 8 个。<sup>15</sup> 在 13 个缔约国中，只有 1 个国家 (克罗地亚) 宣布在最后 10 年大限内完成了污染地区的清除工作。<sup>16</sup>

继 2016 年 8 月的非洲讲习班 (较早举行的讲习班) 之后，于 2017 年举行了 3

次区域讲习班，目的在于鼓励公约推广和执行：3月16日至17日在曼谷、5月29日至30日在坎帕拉和6月12日至13日在克罗地亚的Rakitje。<sup>17</sup>

### 第7届CCM缔约国大会

2017年9月4日至6日，第7届CCM缔约国大会在日内瓦举行，德国支持会议。2017年早些时候在德国举行双边会议，至少有14个集束炸弹生产和/或库存国与会，包括巴西、沙特阿拉伯、叙利亚和乌克兰。<sup>18</sup>本届缔约国大会是自2015年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通过以来的第二次正式会议，五年行动计划为各国实施和普及公约提供了路线图。<sup>19</sup>大会最终报告表示，缔约国“对最近在世界不同地区出现使用集束弹药事件和证据表示强烈关切，并谴责任何行动者在任何情况下使用集束炸弹”。<sup>20</sup>此外，报告还指出，只有不到一半的缔约国缴纳了2016CCM执行支持小组(ISU)经费，ISU预算之所以还能维持，其原因是几个缔约国主动承担了远超其应缴额的预算经费。大会通过一项政治宣言，并列入最终报告附件，确认将采取具体措施改进CCM财务流程。<sup>21</sup>

1 2017年贝宁和马达加斯加批准CCM。南苏丹宣布也将加入，但直至今年年底尚未提交加入申请。关于集束炸弹公约概述见本卷附件A第1节。

- 2 联合国大会, 集束炸弹公约实施, A/C.1/72/L.41, 2017年10月12日。
- 3 集束炸弹联盟, “联合国集束炸弹投票决议”, 2017年11月9日。
- 4 《集束炸弹监控 2017》关注的是 2016 年度, 在可能的情况下会收录至 2017 年 6 月之信息。禁止地雷集束炸弹联盟国际运动 (ICBL - CMC), 《集束炸弹监控 2017》(ICBL-CMC: 日内瓦, 2017 年 8 月), 第 15 至 18 页。
- 6 拉夫罗夫·S, “俄罗斯对在叙利亚使用集束炸弹的立场”, 2016 年 12 月 9 日,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致 HRW 信函(俄文, 非官方翻译)附件。
- 7 ICBL-CMC(注 5), 第 18 至 22 页;大赦国际, “也门:沙特为首的联军在居民区使用禁用的巴西集束炸弹”, 2017 年 3 月 9 日;HRW, “也门:集束炸弹伤害儿童”, 2017 年 3 月 17 日。
- 8 欧洲议会, 对也门人道主义局势的决议, P8\_TA(2017)0273 年, 斯特拉斯堡, 2017 年 6 月 15 日。
- 9 ICBL-CMC(注 5), 第 22 至 23 日;布洛斯·N, “IS 向伊拉克政府部队发射集束炸弹”, 《洛杉矶时报》, 2017 年 2 月 21 日。
- 10 ICBL-CMC(注 5), 第 26 至 34 页。
- 11 伯恩斯·R, “美国推迟了禁用集束炸弹的计划”, 美联社, 2017 年 11 月 30 日; 费克特·A 和克尔·P·K, 集束炸弹: 提交国会的背景信息和相关事项, RS22907 (国会研究服务: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12 月 13 日)。
- 12 ICBL-CMC(注 5), 第 36 至 37 页。
- 13 ICBL-CMC(注 5), 第 53 至 54 页。
- 14 有集束炸弹残骸的缔约国有: 阿富汗、波黑、乍得、智利、克罗地亚、德国、伊拉克、老挝、黎巴嫩、黑山共和国、索马里和英国;签字国有:安哥拉;非签署国:阿塞拜疆、柬埔寨、格鲁吉亚、伊朗、利比亚、塞尔维亚、南苏丹、苏丹、叙利亚、塔吉克斯坦、乌克兰、越南和也门;其他地区:科索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西撒哈拉。ICBL-CMC(注 5), 第 53 至 63 页。
- 15 其他国家:阿尔巴尼亚、刚果共和国、格林纳达、几内亚比绍、毛里塔尼亚、挪威和赞比亚。ICBL-CMC(注 5), 第 63 页。
- 16 另外 12 个国家:阿富汗、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德国、老挝、伊拉克、黎巴嫩、黑山共和国、索马里和英国。ICBL-CMC(注 5), 第 63 至 69 页。
- 17 CCM, 研讨会最终报告, “合作实现 CCM: 国家联盟概念”, 2017 年 3 月 16 日至 17 日, 曼谷;CCM, “关于批准集束炸弹公约讨论会的最终报告”, 坎帕拉, 2017 年 5 月 29 至 30 日;CCM, “加强 CCM 第 3 条和第 4 条在东南欧的实施:国家联盟概念”, 克罗地亚, 2017 年 6 月 12-13 日。
- 18 CCM 协调委员会会议, 日内瓦, 2017 年 3 月 23 日。
- 19 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是 CCM 第一次审议大会在克罗地亚杜布罗夫尼克通过, 2015 年 9 月 11 日。计划文本见 CCM, “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计划进展相关最新信息, 见 CCM, 第七次缔约国会议主席提交的 7MSP 进展报告:杜布罗夫尼克行动计划的执行进展, CCM/MSP/2017/9, 2017 年 7 月 10 日。
- 20 CCM, 最终报告, CCM/MSP/2017/12, 2017 年 9 月 25 日。另见集束炸弹联盟“缔约国第七次会议”对此次会议的报道。
- 21 CCM, 最终报告(注 20)。



# 第十章.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控

## 概述

本章梳理了 2017 年全球范围、多边及地区对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贸易管控。旨在建立和促进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制议定标准的国际及多边机制的数量还在继续扩大。与此同时，确保此类措施的有效实施——以及就“有效实施”意味着什么达成一致——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非政府组织和各国关于如何评价及确保有效执行 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 和许多据报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行为，存在着分歧，挑战之大由此可见一斑。此外，在确保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管制同步于技术进步和不断演变的贸易格局，也存在重重困难。出口管制机制会议上，对更新管制清单和指导文件以及无形技术转让 (ITT) 的讨论，也能体现出来。

第 3 届 ATT 缔约国大会于 2017 年 9 月在日内瓦举行(见第 1 节)，虽然大会通过一些重大决议，但缔约国同支持设立 ATT 的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矛盾再次爆发。此外，虽然缔约国数量不断增加，但近些年来在有些地区，报告提交和会费缴纳仍不乐观。最近几年，新晋缔约国主要集中在亚洲，由于来自日本的高见大使被任命为第 4 届缔约国大会主席，这一趋势很可能得以延续。然而，亚洲还面临着 ATT 需要解决的诸多安全挑战，当前的政治动态也会成为缔约国数量进一步增加的一大障碍。

2017 年，共有 35 项多边武器禁运生效：其中 13 项来自联合国，21 项来自欧盟 (EU)、1 项来自东盟(见第 2 节)。欧盟的 21 项禁运中，9 项为直接执行联合国武器禁运，3 项同 UN 禁运类似，但覆盖的地域及武器范围有所不同，另外 9 项则未有 UN 对等禁令。绝大部分禁运只涉及常规武器。然而，UN 和欧盟对伊朗和朝鲜的禁运以及欧盟对俄罗斯的禁运，也涵盖军民两用品出口。2017 年又实施了一项新的多边武器禁运：欧盟对委内瑞拉的武器禁运。同往年一样，UN 调查显示，禁运执行存在问题，据报道存在大量的违反禁运案件。然而，此类违禁行为的范围和意义大不相同，有些涉及大量违禁武器的运输，另一些则只涉及武器供应国或接收国未将武器转让告知制裁委员会。

四大多边出口管制机制——澳大利亚集团(化学和生物武器)，导弹及其技术

控制机制(MTCR),核供应国集团(NSG)以及对常规武器出口管制及军民两用品及技术管控的瓦森纳安排(瓦森纳安排,WA)——都对其管控清单和指导方针进行了更新。几年前,所有的管控机制都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就是管控机制如何跟上飞速发展的军民两用品、软件及技术(见第3节)的步伐。而近些年来,所有机制面临的是成员国扩容压力,其原因就是新成员国加入申请必须获得所有既有成员国的同意。但是,印度在2016年加入MTCR,随后在2017年加入WA,同时在2018年初加入澳大利亚集团。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遭到了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2017年,欧盟出口管控机制几无变化,只是讨论了既有的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的相关审议。

欧盟武器及军民两用品管控机制、UN和欧盟武器禁运等主流出口管控机制都包含对ITT施加和执行管控要求。ITT一般分为技术数据和软件转让以及知识和技术援助转让两类。ITT管控困难,部分原因是因为难以察觉,因而使得政府当局执行管控难(见第4节)。随着新的交易模式和技术进步的发展,需要监管的ITT的交易量和范围也相应不断扩大。2017年之讨论——主要集中在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机制审查范围内以及出口管控机制——涉及如何更好的构建和应用ITT管控。这一领域的主要挑战包括出口管控是否以及如何运用于云计算和学术出版,以及增材制造(也成为3D打印)——它们既是ITT的推动者,同时也是风险扩散的助推器。

马克·布鲁姆利

## 第一节. 武器贸易协定

马克·布鲁姆利和科尔加·布罗克曼

2013年4月的《武器贸易条约》(ATT)是第一个旨在建立规范常规武器贸易标准,并防止进行非法武器贸易。<sup>1</sup>条约自2014年12月生效以来,缔约国和各相关民间组织最为关心的是建立工作秘书处的官僚模式和条约架构等其他方面。截至2016年年底,ATT秘书处成立,同时缔约国也就条约实施步骤初步报告和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模板达成一致。2017年,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条约的普及和如何评价及确保缔约国有效执行条约等问题上。这两个问题很可能极具挑战性。

截至2017年12月31日,共有94个国家加入ATT,另有41个国家已签字但尚未批准该条约。2016年有12个国家加入,到了2017年就只新增3个国家——洪都拉斯、哈萨克斯坦和巴勒斯坦。ATT在中东和亚洲的普及性尤为低下,同时像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等这样的主要武器出口国都还未加入ATT,而且在近期内似乎也不太可能加入。与此同时,关于条约执行的讨论有可能产生分歧,特别是在条约缔约国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就如何评估和确保条约执行,存在巨大分歧。

第3届缔约国大会(CSP3)于2017年9月11日至15日在日内瓦举行,芬兰大使克劳斯·科尔霍南担任大会主席。92个缔约国中有79个国家出席此次会议,与上届会议大致相当——还有23个签字国、4个观察员国和24个区域和国际性组织、NGO和行业协会。<sup>2</sup>大会讨论大致涉及6个领域:条约执行;透明度和报告;ATT秘书处工作;CSP4筹备;条约推广;国际援助。<sup>3</sup>本节就上述领域核心层面进行了总结,同时对ATT未来前景广泛交换意见。条约普及推广和国际援助包括更加专注亚洲地区,这也是ATT参与度较低的地区。

### 条约执行

同CSP2一样,在CSP3上关于ATT执行层面,究竟哪些问题应纳入大会议题,缔约国和大多数NGO可谓是泾渭分明。特别是,很多NGO希望讨论缔约国某类武器出口和特定武器转让给沙特(武器最后再在冲突中使用),是否符合条约要求。<sup>4</sup>然而,与会的大多数国家都希望讨论特定避免敏感和案例,而将重点放在如何调整国家立法和管控机制,以便更为有效的执行条约。缔约国同意将现有的条约执行特设工作组转变成为一个常设机构,并将小组报告列为未来CSP4的优先议

程。<sup>5</sup>包括国家管控系统、出口评定程序、运输和转运控制、转移及记录。<sup>6</sup>议题清单似乎并没有给特定武器出口留下多少空间,并进一步强调大多数缔约国对这一议题兴趣有限。

尽管如此,还是有迹象表明未来 CSP 可能会成为争议武器转让和相关规范标准制定和实施的论坛。尤其是在 CSP3 上,一些美洲国家呼吁所有 ATT 缔约国——按照 ATT 第 6 条和第 7 条义务之要求以及委内瑞拉政府在危机中行为——对委内瑞拉实施彻底的武器禁运。<sup>7</sup> 委内瑞拉并未签署或批准 ATT。欧盟随即对委内瑞拉实施武器禁运(见第 2 节),但尚不清楚这一决定是否受到 CSP3 之影响。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也有国家发出类似呼吁,呼吁对特定国家实施武器出口限制。<sup>8</sup>对委内瑞拉宣言也表明 ATT 也为非安理会成员国创造了一个发出类似呼吁的舞台,同时也提供了一套全新的规范标准以供参考。然而,目前还无法判断 ATT 是否能够继续履行这一职能。因为一旦 ATT 实现成员全球化,缔约国很可能就很难在 ATT 论坛上“点名并羞辱”另一缔约国。

条约执行会议还包括讨论 ATT 和可持续发展目标(SDG)尤其是目标 16.4 之间的关系,该目标要求各国减少非法武器流动。将 SDG 纳入 CSP3 议程也是效仿 2016 年联合国小武器和轻武器行动纲领(UNPOA)两年一度大会的做法。会议成果文件强调,有效执行联合国行动纲领有助于实现 SDG,衡量 UNPOA 执行情况可作为衡量 SDG 的一个标准。<sup>9</sup> CSP3 最终报告强调了 ATT 执行和实现 SDG 之间的关联,同时指定 3 个闭会期工作组(条约有效实施、透明度和报告以及条约普遍性)进一步探讨 ATT 同 SDG 之间的协同作用。<sup>10</sup> 一些缔约国和 NGO 眼中,这一关联的核心意义在于可以推动更多的国家签署和批准 ATT。<sup>11</sup> 然而,许多国家对 ATT 外联努力关注的重点是加入条约对国家安全的短期作用,亚洲国家尤其如此。他们对可持续发展中获得的长远利益并不太关心。

### **透明度和报告, ATT 秘书处和第 4 届缔约国会议**

ATT 的一个重要诉求就是通过对报告的要求提高武器转让管控和武器转让透明度。各缔约国都有义务向 ATT 秘书处提交一份初步报告,详细说明“为执行本条约而采取的措施”。<sup>12</sup> 各缔约国还须向秘书处提供一份“关于核准或实际常规武器进出口上年年度报告”。<sup>13</sup> 然而,尽管报告水平很高,但是还远未普及。

截至 2018 年 3 月 3 日，本应提交 ATT 执行情况初步报告的 91 个缔约国中，62 个国家 (68%) 提交了报告。<sup>14</sup> 此外，截至同一日期，在预定 2016 年至 2017 年 5 月提交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的 75 个缔约国中，只有 49 个国家 (65%) 提交了报告。

15

表 10.1. 武器贸易条约 ATT 各地区批准、通过和签字，2017 年 12 月 31 日

	国家数量	缔约国数量	签字国数量	非签字国数量
非洲	53	22	17	16
美洲	35	23	6	6
亚洲	29	3	7	19
欧洲	48a	41	2	5
中东	16b	1	5	10
大洋洲	14	4	4	6
合计	195	94	41	60

注：本条约开放签字，2014 年 12 月生效，后续国家不可再签署。现有缔约国可接受、批准或核准条约成为缔约国。非签署国必须直接加入《条约》，以便成为缔约国。

a 数据包括罗马教廷。

b 数据包括巴勒斯坦。

资料来源：联合国条约汇编

缔约国未能充分履行其义务的另一个领域就是会费缴纳。ATT 规定所有缔约国都需向缴纳会费，以维持 CSP 会务组织以及 ATT 秘书处工作费用。然而，大量缔约国拖欠会费。截至 2018 年 2 月 5 日，86 个分摊缔约国中只有 58 个国家 (67%) 和 30 个分摊签字国中仅有 14 个国家 (47%) 缴付了 2017 年会费，仅能满足年度预算 86%。2015 年至 2016 年 ATT 预算缺口，就已达到 270 760 美元。<sup>16</sup> CSP3 最终报告指出，缔约国对会费拖欠表示“严重关切”，同时也对“可能的资金短缺会对未来会议造成的冲击”表示忧虑。<sup>17</sup>

CSP3 就 CSP4 架构和职能以及休会期工作安排等事项，作出重大决定。CSP4 将于 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4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日本大使高见泽将林被推选为 CSP4 大会主席。<sup>18</sup> 按照 CSP3 之决议，条约有效实施小组、透明度和报告小组及条约普及推广小组都将在 CSP4 上成为常设机构，以期大展宏图。然而，针对工作组未来工作的讨论也成为 CSP3 少数几个真正存在重大分歧的领域之一。特别是，究竟哪些工作组会议应将观察员方一如 NGO 或签字国排除在外，各缔约国难以达成一致。<sup>19</sup> 最后，CSP3 最终报告指出，究竟何种会议需要采取闭会形式，此问题将留待 [CSP4] 非正式筹备程序审议，以期在 [CSP4] 解决这一问题。<sup>20</sup>

## 条约的普遍性和国际援助:以亚洲为重点

各国在参与 ATT 进程上存在地域上的不均衡,在可预见的未来,这种不平衡可能还将持续。尤其是欧洲、非洲和美洲的签署、加入和批准率仍然远远高于亚洲和中东(见表 10.1)。普及率仍是 ATT 当前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也是 CSP3 讨论的重点之一。缔约国同意将现有的条约普及推广特设工作组转为常设工作组,并探讨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条约缔约国数量的倡议。<sup>21</sup>

自 ATT 生效以来,亚洲各国的低参与率尤其令人担忧。除了中东以外,亚洲的签字国和缔约国都是最低。<sup>22</sup>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29 个亚洲国家中,只有日本、哈萨克斯坦和韩国 3 个国家加入了 ATT。<sup>22</sup> 另外有 7 个亚洲国家——孟加拉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蒙古、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签署了 ATT,但直至 2017 年底仍未批准。CSP3 官方声明中,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新加坡都表示,它们可能很快就会批准 ATT,但这三个国家在许多领域仍面临挑战。<sup>23</sup>

亚洲对 ATT 接受度较低早不是新闻,近年来也一直是外交关注和努力的焦点。2017 年 3 月,CSP3 主席霍宁大使访问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旨在在亚洲推动 ATT 亚洲普及。<sup>24</sup> 在即将到来的 CSP4,人们可能会将更多的目光投向亚洲,尤其是因为日本再次担任大会主席国。

此外,亚洲还将进行一系列法律、技术和物质援助项目以及能力建设和培训工作。项目涵盖大量的拓展项目,如 2017 年批准的新一轮欧盟伙伴对伙伴(EUP2P)拓展项目,以及由联合国亚太和平与裁军区域中心(UNRCPD)和其他组织实施的区域和国家讲习班。<sup>25</sup> 然而,2017 年只有 17 个项目获得 ATT 划拨的自愿信托基金(VTF),其中只有 1 个项目来自亚洲国家——菲律宾。<sup>26</sup> 与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形成对比的是,ATT 秘书处在亚洲进行了大量的军民两用品出口管控拓展和援助工作,欧盟和美国也在其他方面进行了不少工作。ATT 未来能力建设可能会更多的利用相关领域的现有能力,并在各能力建设项目之间构建协同效应。

ATT 支持者认为,亚洲正面临着的一系列安全领域的重大挑战,而 ATT 的宗旨正是缓解这类挑战。尤其是在一些持续不断、反复出现的紧张局势中,许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正在增加武器进口,加强国防能力建设。<sup>27</sup> 例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近年来都大大增加武器进口,而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在

广泛扩充军力。<sup>28</sup> 在此背景之下，ATT 要求的武器进口系统性报告机制可以做为缓解紧张局势的一种手段。此外，加强武器转让管控和对武器销售路径更为透明的信息共享机制，都在 ATT 框架规定之中。这样的机制安排，对于亚洲这样一个武器贩运重点地区而言，大部分地区都将受益。

一些亚洲国家表示，他们对 ATT 法律约束力心存芥蒂，在确保本国立法完全符合 ATT 所有要求之前，他们不愿批准该条约。<sup>29</sup> 然而，在很多情况下，加入 ATT 的障碍似乎并非来自执行所带来的技术挑战，而是更多的与广泛的政治考量相关。特别是亚洲地区的许多国家已经有了满足 ATT 标准要求的必需法律和监管工具。<sup>30</sup> 其中一些国家，由于担心批准 ATT 会导致自己同如中国、俄罗斯和美国这样的地区主要军火供应商之间的贸易减少，也就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加入 ATT。此外，提高透明度也将暴露自己的实力和弱点，也进一步使得地区国家不愿意加入 ATT。国内政治和地区安全问题也将继续拉低亚洲国家签署和批准 ATT 的政治意愿。<sup>31</sup>

ATT 在亚洲渗透率不高，不仅反映出亚洲在安全合作、军备控制和建立信任机制方面参与度较低，同时也是其后果之一。世界其他地方，地区组织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欧盟，美洲国家组织 (OAS) 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 都建立了共同的武器出口管制标准和武器进出口信息共享机制。<sup>32</sup> 此类机制表明地区国家有意愿就敏感安全问题开展多边讨论，同时此类措施也增进了彼此间的了解和互信。一方面也反映出这些地区组织成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地区国家对签署和加入 ATT 有着较高意愿。<sup>33</sup> 在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和其他亚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中，我们很难发现这样的抱负。<sup>34</sup> 这也同样反映出，对于亚洲国家而言，创建一个诸如 ATT 机制，他们既没有多大兴趣，同时也普遍抱有相对谨慎的态度。<sup>35</sup>

1 武器贸易条约概述及其他细节，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2001 年《联合国枪支议定书》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只针对武器贸易控制。联合国大会第 55/255 号决议，《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

的补充议定书》，作为 2001 年 5 月 31 日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枪支议定书》）的补充。

2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 “最终报告”, ATT/CSP3/2017/SEC/184/ Conf. FinRep. Rev1, 2017 年 9 月 15 日。

3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 “CSP3 临时工作方案说明”, T/CSP3/2017/SEC/152/Conf. AnnPoW, 2017 年 7 月 13 日。

4 伊斯比斯特•R, “无事生非?关于 2017 年 9 月 20 日第三次 ATT 缔约国会议的反思”, 《更安全世界》, 2017 年 9 月 20 日。

5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注 2)。

6 武器贸易条约, 有效执行条约特设工作组, CSP3, ATT/CSP3.WGETI/2017/CHAIR/158/Conf. Rep, “联席主席”报告草案, 2017 年 7 月 31 日。

7 这些国家为阿根廷、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墨西哥、巴拿马、巴拉圭和秘鲁。巴西、加拿大、智利和哥伦比亚发表了声明, 已签署 ATT 但尚未批准。“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 在武器贸易条约第三次缔约国会议上签署了《利马宣言》的国家发表的声明”, 2017 年 9 月 11 日。

8 如 2017 年,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呼吁各国停止对缅甸的武器出口。哈雷•N,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纽约联合国安理会, 就缅甸局势举行的吹风会上发表讲话, 纽约, 2017 年 9 月 28 日。

9 见戴维斯•I, “人道主义军控制度:2016 年重要事件”, SIPRI 年鉴 2017, 第 566 至 566 页。

10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注 2)。

11 见斯帕诺•L 和阿佩尔•P, 再次大声疾呼:武器贸易条约带来更广泛利益(减少武装暴力冲突中心:悉尼, 2017 年 9 号)。

12 武器贸易条约(注 1)第 13 条(1)。

13 武器贸易条约(ATT), 2013 年 6 月 3 日开放签字, 2014 年 12 月 24 日生效, 第 13 条(3)。ATT 并未明确表示这些报告将公开, 只支出“将由秘书处提供并分发给缔约国”。

14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 “报告”, 2018 年 3 月。

15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注 14), 尽管并非要求, 希腊也提交了一份报告。更多各国武器进出口报告相关细节, 见本卷第 5 章第 2 节。

16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 “截至 2018 年 2 月 5 日对 ATT 预算的贡献情况”。

17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注 2)。

18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注 2)。

19 伊斯比斯特(注 4)。

20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注 2)。

21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注 2)。

22 哈萨克斯坦于 2017 年 12 月加入 ATT, 条约因此到 2018 年 3 月方生效。

23 武器贸易条约, 第三次缔约国会议, “声明”。

24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 “全球推广, 中国和 ASEAN-2017 年 3 月”。

25 此类活动概况, 见 ATT 相关合作与援助活动项目。

26 武器贸易条约秘书处, 第 1 期自愿信托基金(2017): ATT VTF 基金批准项目概述, 2017 年 11 月 8 日。2016 年成立 VTF, 旨在为促进 ATT 缔约国和签字国以及“其他表现出或明确或模糊政治承诺加入 ATT 的国家”而开展的项目。由 ATT 缔约国和其他实体捐款提供军费, ATT 秘书处负责管理。《武器贸易条约》, 第二次缔约国会议, “ATT 自愿信托基金职权范围”, ATT/ CSP2/2016/WP. 3/Rev, 2016 年 8 月 24 日

27 斯塔尔•R 和霍尔顿•P, 《亚太地区贸易协定实施评估》, 《武器贸易条约基线评估项目》, 2017 年, 第 1 页。

28 魏泽曼•P•D, “国际武器转移趋势, 2017”, SIPRI 简报, 2017 年 3 月; 海杜克•F, 东南亚军备竞赛? 武



器动态变化，地区安全与欧洲武器出口的作用，SWP 研究论文 RP10（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柏林，2017 年 8 月），第 9 至 20 页。

29 佩尔西·保利·G 和基托马奇·E，《迈向全球化的武器贸易条约：理解东南亚地区面临的障碍与挑战》（RAND 兰德公司：圣塔莫尼卡，加州，2016 年），第 29 至 31 页。

30 斯塔尔和霍尔特姆(注 27)，第 1 页。

31 韦斯·M，“亚太地区武器贸易条约：改善困难关系迈出了一小步”，《外交官》，2017 年 12 月 22 日。

32 见霍尔顿·P 和布鲁姆利·M，《实施武器贸易条约：从现有机制报告和监测中得到的经验教训》，SIPRI 政策文件 No. 28（SIPRI：斯德哥尔摩，2011 年 7 月）。

33 武器控制，ATT 监测报告（武器控制秘书处：纽约，2017 年 9 月 11 日），第 9 至 11 页。

34 建立了一些小武器和轻武器控制的相关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会议(CICA) 和上海合作组织(SCO)。然而，此类机制能在多大程度得以落实，尚不得而知(注 28)，第 28 页。

35 韦斯(注 31)。

## 第二节. 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多边禁运

马克·布鲁姆利, 皮耶特·D·魏泽曼

2017 年共实施 35 项多边武器禁运: 联合国实施 13 项, 欧盟 21 项, 阿盟 1 项(见表 10.2)。<sup>1</sup> 9 项欧盟禁运为直接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 3 项类似联合国禁运, 但在地理范围或所涉武器种类有所不同, 9 项禁运并无联合国对等禁运。<sup>2</sup> 阿盟对叙利亚的单边武器禁运没有联合国对等制裁。2017 年, 欧盟对委内瑞拉实施了新的多边武器禁运。

大多数禁运只包括常规武器和军用品和服务。但是, 3 项禁运也涉及某些军民两用品出口: 既可用于民用目的, 又可用于常规、生物、化学或核武器或其运载系统之物品、软件和技术。此类禁运为联合国和欧盟对伊朗及朝鲜的禁运, 以及欧盟对俄罗斯的禁运。<sup>3</sup>

2017 年, 联合国对联合国武器禁运实施情况进行了种种调查, 也凸显出在各层面和意义上存在着大量的违规行为。与联合国武器禁运不同, 欧盟和阿盟的武器禁运并无对应的系统性监测机制以监督执行情况。

本节依次对南苏丹和叙利亚的联合国武器禁运的建议、某些现有联合国武器禁运执行情况以及欧盟武器禁运进展情况进行了逐一论述。

### 联合国武器禁运威胁

2017 年, 只有一份提议对叙利亚实施联合国武器禁运的决议草案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自 2013 年南苏丹战火燃起, 对南苏丹交战各方实施武器禁运的呼声就不绝于耳。<sup>4</sup> 2017 年 3 月, 法国、英国和美国再次表示他们支持在联合国安理会实施武器禁运, 但是又没有呼吁这一措施的决议在安理会正式提交。<sup>5</sup>

#### *叙利亚*

2017 年 2 月, 法国和英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一项决议草案, 其中包括禁止向叙利亚转让氯气; (b)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CWC) 附表所列化学品和补充清单; (c) 化武投送平台及相关物资, 特别是直升机。这是自 2011 年以来, 联合国安理会首次提出对叙利亚实施武器禁运的决议。<sup>6</sup>

该决议是对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JIM) 2016 年 10 月的一份报

告所作出的回应。该报告得出结论，叙利亚政府军使用直升机投掷氯气炸弹。<sup>7</sup>该决议于 2016 年 12 月起草，但据报道，文件正式提交被推迟，原因就是各国在等待下届美国政府的政策表态。<sup>8</sup>

安理会 15 个成员国中有 9 个投了赞成票，但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反对票。中国辩称，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调查尚未完结，决议无助于维持和平谈判。<sup>9</sup>俄罗斯支持其否决权的主要理由是，它认为 JIM 的结论缺乏说服力。俄罗斯坚称，这些报告都是基于有问题的信息，而且 JIM 报告有失偏颇，因为 JIM 报告的工作人员大都来自支持叙利亚政权更迭的国家。俄罗斯还辩称，拟议制裁的真正目的不是控制化武，而是削弱叙利亚政府。

### 联合国武器禁运执行情况

同往年一样，2017 年，违反联合国武器禁运的大量报道浮出水面。然而，此类违禁行为的范围和意义大不相同，有些涉及大量违禁武器的运输，另一些则只涉及武器供应国或接收国未将武器转让告知制裁委员会。本节通过对伊朗、也门、朝鲜、利比亚和索马里更为详尽的研究，尽力呈现不同种类禁运以及与之相应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

#### *伊朗和也门*

2015 年 7 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 2231 号决议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随后在 2016 年 1 月，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进行了大幅修改。<sup>10</sup>如事先获得安理会批准，修改后的武器禁运允许伊朗进口及出口武器和军民两用品。<sup>11</sup>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只有一个未具名国家提出 1 项向伊朗出口武器的请求。然而，安理会未能就批准请求达成一致。<sup>12</sup>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有 4 个国家共提交 24 份申请，请求向伊朗出口核供应国集团(NSG)控制清单品类物品。<sup>13</sup>2016 年 1 月至 2017 年 12 月间，联合国安理会未收到伊朗武器出口申请。<sup>14</sup>尽管如此，还是有大量指控称伊朗向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出口武器(见下文)。<sup>15</sup>伊朗武器和军民两用品进出口的合规情况，并未列入伊核协议承诺范围。然而，伊朗涉嫌武器转让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如向也门转让武器，则违反了第 2216 号决议。<sup>16</sup>

联合国对也门的武器禁运禁止旨在禁止向也门的非政府武装转让武器。有关违反禁运的指控和调查集中在伊朗向胡塞武装武装提供武器的报道。胡塞武装控制着也门北部大部地区。2015 年和 2016 年在国际海域发现伊朗生产的小武器和轻武器，将送往也门的终端客户。2017 年联合国也门问题专家组和联合国秘书处继续对此类事件展开调查。<sup>17</sup> 沙特宣称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武装提供无人机 (UAV) 及其零部件，同时有伊朗船只向胡塞武装武装运送爆炸物。联合国秘书处对此进行了调查，并且对沙特在也门发现的物品进行了检查。<sup>18</sup>

2017 年，胡塞武装武装继续对沙特进行导弹袭击，包括距也门 800 公里外的利雅得。<sup>19</sup> 2018 年 1 月，联合国也门问题专家组通过导弹残骸得出结论，胡塞武装的相关军事装备和军用无人机均来自伊朗，而且是在联合国对也门实施武器禁运之后获取。专家组认为伊朗已违反禁运，因其未能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向胡塞萨利赫武装直接或间接提供、出售或转让弹道导弹、导弹推进剂储罐和无人机。<sup>20</sup>

## 朝鲜

联合国对朝鲜的武器禁运是禁止朝鲜武器和特定军民两用品的进出口。禁运是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实施的一系列制裁的一个组成部分。<sup>21</sup> 近些年来，制裁执行合规情况的相关监测机制已经大为扩大。

2017 年 8 月和 9 月，联合国制裁进一步扩大，以对朝鲜 2017 年 7 月弹道导弹试验以及 2017 年 9 月 3 日的第 6 次核试验。<sup>22</sup> 第 2 次制裁扩大其中就还包含扩大制裁的相关监测机制。安理会特别呼吁各国在征得船旗国同意的情况下，对公海船只进行检查，前提是“掌握的信息能够提供合理的理由相信”该船载有安理会决议禁止的货物。<sup>23</sup> 决议还指示相应制裁委员会考虑将拒绝检查请求的任何船只列入制裁实体名单。<sup>24</sup>

尽管面对联合国覆盖面最广、穿透性最强的制裁机制，朝鲜在 2017 年一意孤行继续飞速发展其核武和导弹计划。<sup>25</sup> 联合国朝鲜问题专家组也记录下朝鲜大量违反联合国制裁的行为。正如专家组 2017 年 8 月的报告所指出，“随着制裁范围不断扩大，规避制裁的手段也在不断翻新”。<sup>26</sup> 然而，2017 年的事件表明，很难确定朝鲜究竟是在哪里获得其武器计划所需技术，尤其是要确定朝鲜究竟是在

多大程度上以来海外购买或是依赖本国技术发展。

2017年8月，总部位于伦敦的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声称，朝鲜在弹道导弹研发方面进步神速，其原因就是在最近获得R-250发动机。<sup>27</sup>发动机准确来源极具争议。报告指出，发动机材料可能来自乌克兰南方设计局，但也有可能来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其他渠道。南方设计局否认提供发动机，并强调曾在2011年抓获两名试图窃取发动机资料的朝鲜公民。这也表明，乌克兰对发动机技术的控制已经到位。<sup>28</sup>

另有报告强调，尽管朝鲜在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关键技术还依赖海外购入，但朝鲜本身在某些复杂生产技术方面的能力也在不断加强。<sup>29</sup>这些发现也表明，尽管联合国对武器和军民两用品转让实施管控——即便是严格执行——可能也只是减缓了朝鲜核武和弹道导弹计划的步伐，但不太可能完全能阻断其推进。

联合国专家小组还在对朝鲜以前违反联合国禁运行为进行调查，朝鲜共向6个非洲国家提供武器、军事技术和军事服务：安哥拉、刚果民主共和国、厄立特里亚、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乌干达。小组报告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对其侵犯人权指控给予完整回复。<sup>30</sup>专家小组还对2017年报告进行了调查，称朝鲜公司参与叙利亚弹道导弹活动，并对叙利亚和坦桑尼亚防空系统进行了维护。<sup>31</sup>专家小组报告称已有两个国家截获朝鲜发往叙利亚的货船，同时对另外一个国家的报告正展开调查，据称接收方同叙利亚化武计划有关联。<sup>32</sup>

2016年8月在埃及海岸附近截获的一艘朝鲜船只上发现了3万枚火箭弹。2017年，关于这艘货船的目的地又有了新消息。联合国专家组称这是“对朝实施制裁以来最大的一次截获”。<sup>33</sup>尽管埃及当局在武器查没和随后的武器销毁中极尽卖力，但若干消息来源指出，这些武器的预定接收方就是埃及军方。这一事件也突显出朝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活跃在全球武器供应链。

## 利比亚

联合国对利比亚的武器禁运允许向国际社会承认的民族团结政府(GNA)转让武器，条件是武器转让必须事先得到联合国制裁委员会批准。<sup>35</sup>2017年，联合国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强调在许多案例中，利比亚各武装组织都从外国政府获得大量未经事前批准的军事装备和其他相关物品。在2017年的大规模武装转让中，

阿联酋向利比亚国民军提供了更多的皮卡和装甲车，目前国民军由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控制。<sup>36</sup>

考虑到其名义下控制部队的属性范围，要确定 GNA 武器转让构成确实还是十分困难。2016 年 5 月，GNA 总理法耶兹·萨拉杰成立了利比亚总统卫队。利比亚国民军将这支新部队视为对手。<sup>37</sup>2017 年 6 月，利比亚总统卫队指挥官 Najmi al-Naqou 将军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已正式要求对其部队免除任何武器进口限制。<sup>38</sup>然而，2017 年并未对武器禁运范围作出任何修改。正如联合国利比亚问题专家在 2017 年指出的那样，“旨在支持武器禁运的例外条款政治进程并未按照预期的方式推进，究其原因就是武装组织和政治实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事务性和过渡性”。<sup>39</sup>

## 索马里

2017 年，联合国索马里问题监测小组得出结论，武器继续流入索马里武装组织。小组特别强调有证据表明，仅邦特兰一个月就有一船武器运达，主要来自也门。<sup>40</sup>

联合国对索马里的武器禁运要求索马里政府就其从国外获得的所有武器事先向安理会制裁委员会提交报告，提供其武装部队编制信息，并采取相应步骤确保其武器储备。2017 年，索马里政府再次呼吁全面解除对其武器采购的限制。然而，监测小组对此表示反对，指出在过去两年间，向政府军提供的武器供应只有部分提前通知或者完全没有事先通知。<sup>41</sup>

尽管略有改进，但索马里政府在武器和弹药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缺陷，特别是在武器弹药分发和使用跟踪方面。<sup>42</sup>

## 欧盟武器禁运

### 委内瑞拉

2017 年 11 月 13 日，欧盟理事会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包括对武器供应和可能用于国内镇压的材料实行禁运。<sup>43</sup>实施制裁的直接原因是安理会评估，即委内瑞拉在 2017 年 10 月的州长选举中有许多舞弊行为，大部分反对派不承认选举结果。此外，欧盟理事会认为，成立一个“全能”制宪会议，进一步削弱了委内

瑞拉的民主和独立机构，“同时侵犯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是另一个值得警惕的原因”。<sup>44</sup>

武器禁运涵盖了欧盟军事装备共同清单中列出的所有货物和技术转让，除非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之前签署了此类转让合同。此外，禁运还禁止转让“可能用于内部镇压的设备”，例如防暴车辆、某型爆炸物和防弹衣。<sup>45</sup>与欧盟对伊朗和叙利亚的制裁一样，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也限制用于监控互联网或电话通信的一系列设备、技术或软件的转让。然而，对委内瑞拉的限制比对伊朗和叙利亚的限制更为严苛。如果出口到伊朗和叙利亚的物资，只有被用于互联网监视或电话通讯拦截，才会禁止出口。<sup>46</sup>相比之下，对委内瑞拉出口如果被用于“国内镇压”，就必须禁止。<sup>47</sup>然而，制裁没有对“内部镇压”做出定义。

## 埃及

2013 年，欧盟成员国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暂停向埃及出口可能用于国内镇压的设备，重新评估军事设备出口许可证，并对埃及安全援助进行审查。这些措施在 2017 年依然有效。<sup>48</sup>

这些措施似乎对武器全面流入埃及或欧盟与埃及的军事、安全关系没有起到任何影响。自 2013 年以来，一些欧盟成员国对埃及大量出口武器。<sup>49</sup> 欧盟委员会关于欧埃关系的报告和 2017 年 7 月欧盟埃及联合声明均未提及上述措施和对埃武器出口。<sup>50</sup> 不过，这两份文件都提及欧盟和埃及在安全和反恐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

## 缅甸

1991 年以来，欧盟一直对缅甸实行武器禁运。作为制裁措施的一部分，武器禁运旨在对民主化施压，并对侵犯人权行为作出反应。2013 年，缅甸政治改革换来了欧盟解除除武器禁运以外的所有对缅制裁。

针对缅甸军方对罗兴亚人的暴力行为，欧盟理事会于 2017 年 10 月呼吁各方立即结束暴力，并呼吁缅甸军方停止军事行动。<sup>51</sup> 就这一层面，欧盟也证实了当前对缅甸实施武器和国内镇压设备的禁运，具有重大意义。<sup>52</sup>

## 沙特阿拉伯

2016年2月，欧洲议会得出结论，有充分证据表明，始于2015年的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欧洲议会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要求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事务高级代表“发起一项旨在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武器禁运的倡议”。2017年9月和11月，议会通过决议，再次呼吁欧盟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武器禁运。<sup>54</sup>

表 10.2. 2017 年间执行的多边武器禁运

被禁运方 a	最早实施禁运的日期	2017 年主要变动
联合国武器禁运		
CAR (NGF)	2013/12/5	延长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刚果民主共和国 (NGF)	2003/7/28	延长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
厄立特里亚	2009/12/23	
伊朗	2006/12/23	
伊拉克 (NGF)	1990/8/6	
ISIL,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基地组织个人及团体	2002/1/16	
朝鲜	2006/7/15	
黎巴嫩 (NGF)	2006/8/11	
索马里 (NGF)	1992/1/23	延长至 2018 年 11 月 15 日
苏丹 (达尔富尔)	2004/7/30	
也门 (NGF)	2015/4/14	延长至 2018 年 3 月 26 日
塔利班	2002/1/16	
欧盟武器禁运		
基地组织, 塔利班及其相关个人和团体*	1996/12/17	
白俄罗斯	2011/6/20	延长至 2018 年 2 月 28 日
中国 b	1989/6/27	
CAR (NGF)*	2013/12/23	
刚果民主共和国 (NGF)*	1993/4/7	
埃及 b	2013/8/21	
厄立特里亚*	2010/3/1	
伊朗	2007/2/27	
伊拉克 (NGF)*	1990/8/4	
朝鲜	2006/11/20	
黎巴嫩 (NGF)*	2006/9/15	
利比亚 (NGF)*	2011/2/28	
缅甸	1991/7/29c	延长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
俄罗斯	2014/7/31	延长至 2018 年 1 月 31 日
索马里 (NGF)*	2002/12/10	
南苏丹	2011/7/18	
苏丹	1994/3/15	
叙利亚	2011/5/9	



委内瑞拉	2017/11/13	
也门(NGF)*	2015/6/8	
津巴布韦	2002/2/18	延长至 2018 年 2 月 20 日
阿拉伯国家武器禁运		
叙利亚	2011/12/3	

\* =欧盟直接实施联合国禁运；ISIL=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NGF =禁运适用于非政府部队（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可允许将武器转移到目标国家）。

a 自最早实施此项制裁以来，被制裁方可能发生了变化。此处所列为 2017 年底状况。

b 欧盟对中国和埃及的禁运是政治承诺，而其余的则具有法律约束力。

c 欧盟及其成员国于 1990 年首次对缅甸实施武器禁运。

资料来源：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欧盟委员会，“现行限制措施（制裁）”，2017 年 8 月 4 日。SIPRI 武器禁运档案，详细介绍了自 1950 年以来生效的大多数多边武器禁运及相关修订。

至 2017 年底，欧盟理事会还未采取任何行动，沙特阿拉伯仍然是几个欧盟成员国重要的武器出口市场。<sup>55</sup>

1 此外，一项非强制性多边禁运已经生效，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现已更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要求所有成员国对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交战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军队实施武器禁运。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高级官员委员会声明，委员会第 7 次会议刊物 No. 2 附件 1，布拉格，1992 年 2 月 27 日至 28 日。

2 和联合国禁运不同的 3 项禁运是针对伊朗、朝鲜和苏丹，其武器禁运范围相较联合国更为宽泛，对苏丹全境实施武器禁运，而联合国武器禁运只针对达尔富尔地区。而联合国并未实施禁运的 9 个国家为白俄罗斯、中国、埃及、缅甸、俄罗斯、南苏丹、叙利亚、委内瑞拉和津巴布韦。表 10.2 列出了实施联合国禁运的 9 个国家。

- 3 联合国和欧盟对伊朗和朝鲜的武器禁运使用的是核供应国集团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军民两用品管控清单。欧盟对俄罗斯禁运适用于欧盟禁止向军方终端用户转让的所有军民两用品清单品类。
- 4 2017 年之前的全面分析, 见布鲁姆利·M, 凯利·N 和魏泽曼·P·D, 军民两用品多边禁运, SIPRI 年鉴 2017, 第 589 至 590 页。
- 5 联合国, 安理会主席声明强调, 南苏丹问题不能用军事手段解决, 应立即停止对救援人员的暴力行径, 联合国会议报道 SC / 12761, 2017 年 3 月 23 日。
- 6 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 禁止化学武器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四次报告, S/2017/172, 2017 年 2 月 28 日。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化学武器公约》CWC) 的摘要及其他细节, 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 7 联合国安理会, 禁止化学武器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第四次报告, S/2016/888, 2016 年 10 月 21 日。关于叙利亚的 JIM 调查, 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 关于叙利亚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8 蓝色的是什么? “叙利亚: 关于对化武生产及使用实施制裁的决议草案”, 安全委员会报告, 2017 年 2 月 25 日。
- 9 联合国安理会, 第 7893 次会议, S/PV. 7893, 2017 年 2 月 28 日, 第 6 至 8 页, 第 9 至 10 页。
- 10 伊核协议(JCPOA), 维也纳, 2015 年 7 月 14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的附件, 2015 年 7 月 20 日。伊核协议全面分析及联合国对伊朗解除武器禁运时间报, 见安东尼·I, 布鲁姆利·M 和魏泽曼·P·D, “国际制裁对伊朗的作用和影响”, SIPRI 年鉴 2016, 第 87 至 114 页; 劳夫·T, “消除对伊核协议的担忧”, SIPRI 年鉴 2016, 第 673 至 688 页。《2017 年伊核协议执行情况》, 见本卷第 7 章第 5 节。
- 11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注 10)。
- 12 联合国安理会, “协调人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 3 个六个月报告”, S/2017/537, 2017 年 6 月 27 日, 第 32 段。
- 13 联合国安理会, 协调人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 4 个六个月报告, S/2017/1058, 2017 年 12 月 15 日, 第 31 段。
- 14 联合国, S/2017/1058(注 13), 第 38 段。
- 15 卡达里·A, “伊朗正在成为主要的地区武器生产大国吗?” 《伊朗商业新闻》, 2016 年 3 月 24 日; 施密特·E, 美国海军上将表示, “伊朗正在向也门走私火力越来越为强劲的武器”, 《纽约时报》, 2017 年 9 月 18 日。
- 16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16 号决议, 2015 年 4 月 14 日。
- 17 联合国安理会, 秘书长关于安理会第 2231(201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第四次报告, S/2017/1030, 2017 年 12 月 8 日, 第 33 段。关于也门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18 联合国, S/2017/1030(17), 第 34 至 35 段。
- 19 联合国安理会, 也门专家组最终报告, S/2018/68, 2018 年 1 月 26 日, 第 25 页。
- 20 联合国, S/2018/68(注 19), 第 2 页。
- 21 北韩核武和弹道导弹项目见本卷第 6 章第 9 节; 对朝相关制裁见本卷第 7 章第 4 节。
- 22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1 号决议, 2017 年 8 月 5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 号决议, 2017 年 9 月 11 日。
- 23 联合国安理会第 2375 号决议(注 22), 第 7 段。
- 24 联合国安理会 2375 号决议(注 22), 第 8 段。
- 25 更多相关信息见本卷第 6 章第 9 节和第 11 节。
- 26 联合国安理会, 依照第 1874(2009)号决议所设专家组的中期报告, S/2017/742, 2017 年 9 月 5 日, 第 4 页。
- 27 联合国安理会, “朝鲜洲际弹道导弹成功的秘诀”, 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 IISS 之声, 2017 年 8 月 14 日; 布罗德·W·J 和桑格·D·E, “调查人员称, 朝鲜导弹的成功与乌克兰工厂有关”, 《纽约时报》, 2017 年 8 月 14 日。
- 28 布罗德和桑格(注 27)。
- 29 索尔兹伯里·D, “为什么对朝制裁没能阻止其导弹项目”, 《国防新闻》, 2017 年 8 月 15 日。

- 30 联合国, S/2017/742(注 26), 第 22 至 27 段, 第 29 段。
- 31 联合国, S/2017/742(注 26), 第 28 段, 第 30 段。
- 32 联合国, S/2017/742(注 26), 第 28 段。
- 33 联合国安理会, 根据第 1874(2009)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小组的报告, S/2017/150, 2017 年 2 月 27 日, 第 4 页。
- 34 沃里克·J, “埃及截获一艘载有大量武器的朝鲜货轮, 这些武器的买家令人惊讶”, 《华盛顿邮报》, 2017 年 10 月 1 日。
- 35 联合国安理会, “根据第 1973(2011)号决议设立的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S/2015/128, 2015 年 2 月 23 日。关于利比亚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36 联合国安理会, “根据第 1973(2011)号决议设立的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的最后报告” S/2017/466, 2017 年 6 月, 第 166 段。
- 37 阿姆拉尼·I, “随着哈里发·哈夫塔尔否决联合国支持的协议, 利比亚面临新的风险”, 2017 年 12 月 21 日。
- 38 新华社, “专访:利比亚将军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将利比亚总统卫队排除在武器禁运之外”, 2017 年 6 月 19 日。
- 39 联合国, S/2017/466(36), 第 107 段。
- 40 联合国安理会, 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观察小组索马里局势报告, S/2017/924, 2017 年 11 月 2 日, 第 6 页。索马里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6 节。
- 41 联合国, S/2017/924(40), 第 6 至 7 页。
- 42 加菲·C, “为什么索马里希望解除长达 25 年的武器禁运”, 《新闻周刊》, 2017 年 5 月 12 日。
- 43 委员会决议(CFSP), 2017 年 11 月 13 日有鉴于委内瑞拉局势的限制性措施 2017/2074, 欧盟官方刊物, L295, 2017 年 11 月 14 日。
- 44 欧盟委员会, “委内瑞拉:欧盟通过决议及针对性制裁”, 新闻稿 643/17, 2017 年 11 月 13 日。
- 45 委员会监管条例(EU)2017/2063, 2017 年 11 月 13 日, 有鉴于委内瑞拉局势实施的限制性措施, 欧盟官方杂志, L295, 2017 年 11 月 14 日。
- 46 委员会监管条例(EU)359/2011, 2011 年 4 月 12 日有鉴于伊朗局势对某些个人、实体和机构实施限制性措施, 欧盟官方杂志, L100, 2011 年 4 月 14 日, 条款 1b;委员会监管条例(EU)36/2012, 有鉴于叙利亚局势实施的限制性措施和废止条例(EU)442/2011, 欧盟官方期刊, L16, 2012 年 1 月 16 日, 条款 4。
- 47 委员会监管(EU)2017/2063(注 45), 第 6 条。
- 48 欧盟对外事务部, 与作者的通信, 2017 年 10 月 3 日。关于埃及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5 节。
- 49 见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让数据库。
- 50 欧洲委员会, 外交和安全政策联盟高级代表, “ENP 修订后框架下的欧盟-埃及关系报告”, 联合参谋部工作文件, SWD(2017) 271 最终文件, 2017 年 7 月 13 日; 欧盟理事会, 外交和安全政策联盟高级代表)费德丽卡·茉格里尼和埃及外长萨米哈·舒克里在欧盟-埃及协会理事会第七届会议后发表的联合声明。
- 51 关于缅甸冲突, 见本卷第 2 章第 3 节。
- 52 欧盟委员会, 关于缅甸的结论/缅甸, 13099/17, 2016 年 10 月 16 日。
- 53 欧洲议会, 2016 年 2 月 25 日也门人道主义形势的决议, 2016/2515(RSP)。关于也门冲突, 见本章第 2 章第 5 节;关于沙特阿拉伯在该区域的作用, 见本卷第 1 章第 2 节。
- 54 欧洲议会决议, 2017 年 9 月 13 日武器出口决议:实施共同立场 2008/944 /CFSP, 2017/2029(INI);欧洲议会, 2017 年 11 月 30 日关于也门局势的决议, 2017/2849(RSP)。
- 55 见本卷第 5 章第 1 节。

### 第三节. 武器出口管控机制

西比勒·鲍尔，科尔加·布罗克曼，马克·布鲁姆利和乔凡娜·玛利塔

多边出口管控的 4 大机制，澳大利亚集团 (AG)、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MTCR)、核供应国集团 (NSG) 以及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 (瓦森纳安排, WA) 一协调运用在化学、生物、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货物和技术贸易管控 (见表 10.3)。<sup>1</sup> 这些通过协商一致通过的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协定，按照国家及地区法律执行实施。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成员国使用上述机制控制清单和标准，机制也逐渐具有重要的常态化功能。

来自政策制定、许可证签发、行政执法以及技术和情报背景政府代表，都会在各机制内部组织年会，分组讨论并向全体会议报告，共同决定清单变动，提出指导及最佳实践文件。主席每年在各参与国之间轮转，AG 自成立起一直由澳大利亚担任主席国。各子机构主席通常任期数年，经由协商一致通过。WA 是唯一一个常设秘书处的机构，并配备秘书长和相关工作人员。

尽管当前的管制机制的中心仍集中在出口，但经纪、过境和转运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管控范围，并成为专家组和全体讨论的主题。考虑到许多出口产品现在是转移而非运输，无形技术转让和新兴技术 (如 AM, 或所谓的 3D 打印) 也是如此。2017 年主要的跨机制管控主题是适应技术发展，包括对网络空间的潜在利用。同非参与国的接触以及扩大成员国数量仍然是所有管控机制的持续主题。然而，由于在接纳新申请国上各方难以形成政治共识，加之对会员资格可行性以及潜在敏感信息共享的担忧，将成员国数量控制在 35-48 个国家，具体数量视不同机制而定。

表 10.3. 四大多边武器出口控制机制

机制（成立年份）	适用范围	与会国家数量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大会 主席国	2017 年大会
澳大利亚集团 （1985）	生化武器相关 材料、技术及软件	42a	澳大利亚	6 月 26-30 日，巴黎
导弹技术控制机制 （1987）	可投送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无人机	35	爱尔兰	10 月 16-20 日，都柏林
核供应国集团 （1974）	核及核相关材料、 软件和技术	48b	瑞士	6 月 22-23 日，伯尔尼
瓦森纳安排 （1995）	常规武器和军民 两用品技术	42	法国	12 月 6-7 日，维也纳

a 2018 年 1 月，印度成为澳大利亚集团第 43 个成员。

b 欧盟委员会和桑格委员会主席都是核供应国集团常驻观察员。

资料来源：澳大利亚集团；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核供应国集团；以及关于常规武器和双重用途货物和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

然而，在 2017 年，管控机制成员国有重大突破，尤其是印度。在 2005 年同美国达成民用核协议后，印度寻求加入 NSG。后来印度更具雄心，计划加入所有 4 大管控机制。印度在 2016 年加入 MTCR 后，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和 2018 年 1 月成功加入 WA 和 AG。然而，印度加入 NSG 的努力仍未成功。在印度国内，将加入 WA 和 AG 视为重大的外交胜利，支持印度加入 NSG。<sup>3</sup> 加入 4 大机制的进程很可能会提速，一是因为中国并非此类机制成员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印度同意大利长期以来的外交争端得以解决。<sup>4</sup>

除上述 4 项机制外，欧盟 (EU) 还为管控军民两用品、软件和技术出口、经纪、过境和转运搭建通用法律框架，并在一定程度上运用都军品。欧盟是唯一采取此类步骤的区域组织。欧盟正在对其军民两用品贸易管制措施进行重大调整，欧盟军民两用管控条例“重塑”也正在推进之中。<sup>5</sup> 这一过程始于 2011 年，在 2018 年底前完成似乎已不大可能。<sup>6</sup>

### 澳大利亚集团

AG 旨在通过“协调参与国”国家出口许可证措施，努力“降低生化武器 (CBW) 扩散风险”。<sup>7</sup> AG 最初成立时为了应对 1980-88 年两伊战争使用化武，随后其覆盖范围逐渐扩大到生物武器和相关材料、设备及技术。尽管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CWC) 所附的清单只包括化学品，AG 控制清单也囊括生产设备和技术。<sup>8</sup> 自

2004 年以来，AG 在其官方文件中明确提到转运国家和出口目的地国。<sup>9</sup>

2017 年 AG 全体大会，和 2016 年大会一样，讨论了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化武指控以及实际使用情况。<sup>10</sup> 尤其是，42 个与会国家对禁化武组织 (OPCW) 在全体大会上分发的真相调查团报告交换了看法。OPCW 总干事发表相关声明，证实了 2017 年 4 月 4 日发生在叙利亚沙伊昆的沙林毒气事件。<sup>11</sup> 此外，大会再次重申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 (DPRK 或北韩) 相关生化武器活动的严重关切。随后在 2017 年 2 月 13 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在马来西亚遇刺身亡，显然是使用了有机磷神经毒气 VX。6 月 30 日，在 AG 为庆祝 CWC 生效 20 周年发表的一个单独声明中，AG 再次表达了自己的上述担忧。<sup>13</sup>

作为 AG 与非成员国，特别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接触的一部分，2016 年全体会议决定举行 2017 年闭会期执行会议，包括不断发展的新技术专家会议暨 AG 拉丁美洲对话会议于 2 月 14 日至 16 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sup>14</sup> 会议还举行了一次向工业和制药公司代表开放的分会，以“鼓励与私营部门进行包容性对话”。<sup>15</sup> 会议被称赞是“极富成果”的大会，2017 年全体会议同意“考虑举行更多澳大利亚集团对话，将其作为区域盟友外联的常规模式”。<sup>16</sup> 2018 年 AG 闭会期会议将在伦敦举行，将首次与非洲进行对话。<sup>17</sup>

更宽泛地说，全体会议同意加强与相关国际论坛的接触，并“在 2017-18 年继续开展积极的国际外联项目”。此外，2017 年 AG 还对印度、马来西亚、缅甸和塞尔维亚进行了外联访问。<sup>19</sup>

为强化生化武器扩散应对措施，全体会议同意“提高对新兴技术的认识、网络领域的潜在开发和科学发展”，以及加强预防生物和化学恐怖主义的努力。重点继续放在与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接触之上。<sup>20</sup>

技术专家对化学和生物项目清单每年都会进行修订，N,N-二异丙基-吡喃氨基乙硫醇盐酸盐，可能的 VX 前体和可能的 VX 降解产物等都被将入清单。

尽管全体会议对印度加入 AG 表示“强烈支持”，但全体会议最终没有新国家加入。然而，在闭会期间达成共识，印度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正式成为 AG 第 43 个成员国。<sup>21</sup>

## 导弹技术控制机制

MTCR 在 2017 年以来了成立 30 周年。MTCR 创建于 1987 年，其目的是防止具备核武投送能力的无人系统以及具备生化武器投送能力的无人飞行载具系统的扩散。<sup>22</sup> 30 年间，成员国从 7 个国家增长到 35 个国家，其范围从导弹扩大到可投送核武、生化武器的所有类型无人驾驶飞行器（UAV）。在 2017 年 10 月都柏林举行的第 31 届全体大会上，爱尔兰和冰岛联合担任 2017-18 年轮值主席国。<sup>23</sup> 这也是 MTCR 第二次由小国联合担任主席国。<sup>24</sup>

上届大会于 2016 年 10 月在韩国釜山召开。都柏林全体大会会议期间，35 个成员国代表团就上届大会以来现有和未来导弹扩散势态进行了讨论并交换信息。<sup>25</sup> 大会讨论了朝鲜核武和导弹计划，旨在“应对过去一年弹道导弹发射的急剧升级和导弹技术的重大发展”。<sup>26</sup> 成员国再次庄严承诺“对可能有助于朝鲜导弹计划的武器转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明确重申他们对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的承诺。<sup>27</sup>

据报道，美国代表团提议将最高时速在 650 公里/小时以下的 UAV 从一类(包括“强烈限制”出口品类)移至二类，MTCR 成员国将放松对 UAV 的出口限制。<sup>28</sup> 和自己的无人机市场对手相比，美国倍感压力。中国和以色列，都不是 MTCR 成员国。<sup>29</sup> 引入速度参数区分军用无人机和其他一类品类，代表 MTCR 控制清单出现的一个重大转变。然而，美国是否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在这一决定上达成一致，现在尚不得而知。

爱尔兰外交部长西蒙·科文尼致大会开幕词，他呼吁伊朗恪守伊核协议（JCPOA）之承诺，停止所有违背协议精神的弹道导弹相关活动，并呼吁美国国会遵守协议承诺。2015 年 7 月，伊朗同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英国、美国和欧盟达成限制其核计划的伊核协议。<sup>30</sup> 同 2016 年大会一样，大会闭幕时的公开声明中也提及 JCPOA。MTCR 成员国再次重申将执行联合国安理会 2231 号决议中导弹相关条款，恪守伊核协议庄严承诺。<sup>31</sup> 而一周前，美国总统在 10 月 13 日选择不再将 JCPOA 执行情况同继续松绑制裁挂钩，同时美国政府官员反复声称，伊朗的导弹测试活动违反了安理会 2231 号决议，背离了 JCPOA 精神。<sup>32</sup> 同往年一样，MTCR 成员国重申对“中东、东北亚和南亚正在进行的导弹计划”的关注。

全体会议讨论了成员问题，但没有对任何待定申请作出决定。<sup>34</sup> 即将离任的 MTCR 主席国韩国在 2017 年进行了几次外联出访，包括巴基斯坦(1 月)、新加坡(2 月)、哈萨克斯坦(3 月)、缅甸(5 月)和科威特(7 月)。2017 年哈萨克斯坦紧随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成为宣布单方面遵守 MTCR 准则和控制清单的第 3 个国家。<sup>35</sup> 这种普及手段只到 2014 年奥斯陆全体大会才被正式确立下来：希望单方面遵守 MTCR 准则的国家现在被正式要求须通知法国，MTCR 联络国。<sup>36</sup>

法国于 2017 年 4 月在巴黎主办了一年一度的加强联络点会议——MTCR 闭会期政策级别会议。会议上，各国交换了关于制止非法采购和始终处于焦点的导弹计划的经验，特别是针对当前受到联合国制裁的国家。其中包括讨论朝鲜核武和导弹计划以及相关联合国制裁。<sup>38</sup>

在全体会议之前举行的年度专家会议上，讨论了扩散趋势、采购活动、代理、过境和转运问题、全面控制和关键技术趋势，包括“无形技术转让带来的严重风险和挑战”。<sup>39</sup> 此外，《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HCOC)主席在全体会议上发言。

### **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海牙行为准则是 MTCR 的有益补充。海牙行为准则在 2017 年迎来了 15 周年纪念。HCOC 于 2002 年在 MTCR 框架下提出，随后发展成为构建互信的单独倡议，并成为提升弹道导弹扩散透明度的机制工具。

第 16 届 HCOC 年度会议于 2017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在维也纳举行，138 个签字国中有 64 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sup>40</sup> 波兰接替哈萨克斯坦担任 2017-18 年年度 HCOC 主席国。新主席国宣布其目标是“全面彻底执行准则，加大外联力度，推动 HCOC 普世化基础”。<sup>41</sup> HCOC 成员国盛赞印度在 2016 年加入是 HCOC 迈向全球化的重要一步，特别是因为其弹道导弹和航天项目。2017 年没有新的国家签署倡议，成员国呼吁更多的国家加入该倡议。中国、伊朗、朝鲜和巴基斯坦等拥有重大导弹计划的国家却仍未加入该倡议。

### **核供应国集团 (NSG)**

NSG 旨在通过控制核及核相关材料、设备、软件和技术转让，防止核武扩



散。2017年，瑞士接任核供应国集团主席国，并将于2018-19年移交至立陶宛。<sup>42</sup>NSG咨询小组主席和信息交流会议主席(以前由美国官员担任)分别移交至墨西哥和瑞士。技术专家组将继续由瑞典担任主席。<sup>43</sup>2017年全体会议声明强调对朝鲜核扩散的担忧，重申NSG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支持，包括2017年6月2日第2356号决议，强烈谴责朝鲜核试验。<sup>44</sup>NSG全体会议重申，它有兴趣听取JCPOA框架下采购渠道工作组协调员的简报。<sup>45</sup>NSG设立了一个采购工作组，负责审查希望向伊朗提供核相关军民两用品国家的申请。NSG同时向安理会提出建议，安理会可拒绝或批准任何转让申请。<sup>46</sup>全体会议继续讨论如何加强外联力量，并就“非成员国外联报告”交换意见，同时讨论了提升上述活动力度的其他办法。<sup>47</sup>同时通过外联指导方针修改。

### *印度和巴基斯坦*

当前的NSG规则规定，成员国必须是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缔约国。尽管如此，两个并未加入NPT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已提出申请加入NSG。印度在2016年5月提出申请，但在几周后的2016年全体会议上，这遭到了以中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强烈反对。<sup>48</sup>然而，还是就非NPT国家加入的“技术、法律和政治层面”进行了讨论，NSG表现出寻求就非NPT国家参与标准达成协议的新意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全体会议主席授权阿根廷大使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斯(曾主持2015年全体会议)同与会国就可能的解决方案进行磋商。磋商的结果就是一份文件草案出炉，对非NPT国家申请国应达成的一系列标准作出界定。<sup>49</sup>2016年对草案进一步讨论，让巴基斯坦倍感失望，称草案“带有明显的歧视性”，因为它通过了印度申请而并非巴基斯坦。<sup>50</sup>2017年NSG全体大会再次讨论了同非NSG国家接触的问题，大会声明明确提到NSG同印度关系的讨论。<sup>51</sup>

尽管大会主席国瑞士力挺印度加入NSG，2017年全体大会并未取得任何进展。<sup>52</sup>大会再次对非NPT国家加入的“技术、法律和政治层面”展开讨论，并且主席国计划就此问题再次举行非正式会议。11月16日在维也纳举行非正式会议，为讨论注入了新动力。<sup>53</sup>

然而，对于参与标准具体你应该包含哪些内容，依然存在分歧。正如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在 2017 年 5 月和 6 月全会前所强调的那样，中国对非 NPT 缔约国加入 NSG 的立场没有改变。中国仍然支持“两步走”的做法：NSG 应首先制定一项“非歧视性决议”，适用于所有非 NPT 国家，然后再对此类国家申请举行讨论。

<sup>55</sup>这一立场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 NPT 是“国际不扩散制度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sup>56</sup>

美国支持印度申请，但不支持巴基斯坦。美国坚持其立场，即“如果不懈追求”，还是可以达成共识。<sup>57</sup> 6 月的全体会议之前，印度获得俄罗斯的公开支持，并大肆鼓动其他国家效仿俄罗斯。<sup>58</sup> 值得注意的是，10 月，意大利总理保罗·真蒂洛尼在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期间，也对印度与 WA、AG 和 NSG “加强接触”表示赞赏，称此举“加强了全球防扩散努力”。<sup>59</sup> 2016 年印度加入 MTCR 之前，意大利一直是最为坚定的反对者，尽管起因是与此毫无关联的双边关系问题。印度在 2017 年没有与 NSG 成员国正式达成任何民用核合作协议。然而，据报道，中国于 10 月恢复了与欧盟就此类协议的谈判。<sup>61</sup> 此外，2016 年印日和平利用核能合作协定于 2017 年 7 月生效。<sup>62</sup>

2017 年 12 月，印度获批加入 WA，随后在 2018 年 1 月加入 AG，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印度仍在努力获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加入 NSG，现在已经有希望拿到 NSG 的“门票”了。<sup>63</sup> 然而，中国对 NSG 成员资格的看法似乎不受印度加入 WA 的影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不同的多边机制在接纳新成员方面有不同的作用和标准。<sup>64</sup>

与此同时，中国向巴基斯坦提供核技术的争议仍在继续。巴基斯坦既非 NPT 成员国，也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全面安全保障之下。<sup>65</sup> 2017 年 7 月，两国同意在铀勘探和开发领域开展合作，巴基斯坦继续大力购买中国核技术，建造核电站。<sup>66</sup> 关于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民用核合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一如既往认为此类合作符合 NSG 原则并在 IAEA 监督下进行的。

## 瓦森纳安排

WA 促进了对常规武器和相关军民两用品技术转让的“透明度和更大的责任”。更具体地说，它试图防止“破坏稳定因素的不断积累”和恐怖分子获取此类物品。<sup>67</sup> 常设工作组在年内碰头，为来年的年会做准备。全体会议于 2017 年 12 月 6 日

至 7 日在维也纳举行，法国担任轮值主席国。<sup>68</sup>

2017 年全体会议的一个重大成果是，印度被接纳为第 42 个 WA 成员国，这是自 2011 年墨西哥加入 WA 以来的首次新国家加入。这也标志着印度长期以来加入所有管控机制的不懈努力，在 2016 年加入 MTCR 之后再次取得重大胜利。<sup>69</sup> 2017 年早些时候，印度对自己的军用和军民两用品国家控制清单进行了更新，以期同 WA 管控清单保持一致，也是为了扫清加入其它管控机制的另一障碍。<sup>70</sup>

2017 年全体会议对 WA 管控清单的不同部分作出大幅修改。这些措施包括确认对“航天器地面站、潜艇柴油发动机、间谍软件相关技术、燃气轮机发动机测试软件、模拟数字转换器、非易失性存储器和信息安全”的管控，以及放松对“机械高速摄像机和数字计算机”的控制。<sup>71</sup> 所涉品类范围很广，反映了 WA 对常规武器管控清单覆盖面很广，特别是军民两用品，也体现出此品类的研发速度惊人，同时高性能品类运用范围在不断扩大。

对间谍软件的控制自 2013 年首次引入，以来一直是讨论和关注的焦点。管控此类软件最初是为了控制执法机构和情报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在被监控者无察觉的情况下对计算机和手机进行远程监控(见第 4 节)。然而，企业和研究人员很快开始表达他们的担忧，管控清单的表述将某些系统、流程包括在内，而这些对于信息技术(IT)安全至关重要，尤其是运用于间谍软件测试和漏洞检测程序的系统。<sup>72</sup> 在美国，尽管是 WA 成员国的义务之一，但是 IT 领域强烈反对致使美国政府不得不推迟管控执行。<sup>73</sup> 2016 年和 2017 年，美国对间谍软件的 WA 管控提出修改。<sup>74</sup> 2016 年，其他成员国提出反对意见，这也意味着只是对小幅修改达成一致。<sup>75</sup> 然而，在 2017 年，WA 管控清单增加了更为详细的说明，明确说明这些控制既不适用于软件更新，也不适用于漏洞监测和网络事件响应软件。<sup>76</sup> 漏洞专家对这种新表述广泛表示欢迎，称解决了业界的很多担忧。<sup>77</sup>

与往年一样，WA 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技术进步和市场趋势”。<sup>78</sup> 全体大会主席指出，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应对新挑战。另一工作重点是“针对非成员国开展外联活动，鼓励自愿遵守 WA 标准”。<sup>79</sup>

在 2017 全体大会上，与会各国也就最佳实践指导方针的几点建议展开讨论，同时确立将对现有的其他指导方针在 2018 年进行适当调整。<sup>80</sup> WA 最佳实践指导方针涵盖出口管控执行层面的一系列主题，同时也是 WA 在提高成员国和非成员

国管控标准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为 WA2016 年自我评估的一部分，定期审查和更新知道文件是一个程序性工作，其中一些文件已经好几年都未更新。<sup>81</sup>

最后，WA 成员国改进了电子出口许可证审批信息共享系统，并“讨论如何强化在诸如武器贸易风险评估、终端用户及用途保证、无形技术转让及再出口管控等领域的国家出口管控和整体条款”。<sup>82</sup>

1 各管控制机制概述及成员国名单，见本卷附件 B，第 3 节。

- 2 尽管并非所有的欧盟(EU)成员国参与了所有管控机制,但是他们都受到 EU 军民两用品管控机制约束。2009 年 5 月 5 日理事会条例(EC)No. 428/2009 建立《关于军民两用品出口、转让、代理及过境共同机制》, 欧盟官方刊物, L134, 2009 年 5 月 29 日。
- 3 “促进 NSG 扩容, 印度加入澳大利亚集团”, 《经济时报》, 2018 年 1 月 19 日; 库马尔·A, 印度加入旨在控制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澳大利亚集团, 这是外交上的重大胜利”, 2018 年 1 月 19 日。
- 4 潘达·A, “瓦森纳安排接纳印度成为其第 42 个成员国”, 《外交官》, 2017 年 12 月 8 日。关于印度同意意大利的外交冲突, 见鲍尔·S 和马利塔·G, “出口管制制度”, SIPRI 年鉴 2017, 第 603 至 606 页。
- 5 监管委员会(EC), No. 428/2009, 2009 年 5 月 5 日(注 2)。
- 6 鲍尔·S 和布鲁姆利·M, “欧盟军民两用品贸易管控演变”, SIPRI 年鉴 2017, 第 612 至 615 页。7 澳大利亚集团, “澳大利亚集团: 简介”; 澳大利亚集团, “集团目标”。
- 8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概述及相关细节(《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CWC)见本卷附件 A, 第 1 节。
- 9 澳大利亚集团, “2004 年澳大利亚集团全体会议”, 2004 年 6 月。
- 10 指控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化学武器使用见本卷第 8 章第 1 节和第 2 节。
- 11 OPCW 技术秘书处, “OPCW 真相调查团关于在叙利亚汗-舍洪使用化武指控的调查报告, 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 2017 年 4 月”, 技术秘书处, S/1510/2017, 2017 年 6 月 29 日; 澳大利亚集团, “2017 年澳大利亚集团全体会议主席声明”, 2017 年 6 月 30 日。
- 12 澳大利亚集团(注 11), 参见本卷第 8 章第 2 节。
- 13 澳大利亚集团, “澳大利亚集团成员国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 20 周年发表的声明”, 2017 年 6 月 30 日。
- 14 阿根廷外交部和宗教事务部, “澳大利亚集团闭会期间会议”, 新闻稿 No. 036/17, 2017 年 2 月 14 日; 澳大利亚集团(注 11)。
- 15 阿根廷外交部和宗教事务部(注 14)。
- 16 澳大利亚集团(注 11)。
- 17 兰伯特·J, “防止生化武器扩散: 澳大利亚集团”, 第 25 届亚洲出口控制研讨会, 东京, 2018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
- 18 澳大利亚集团(注 11)。
- 19 AG 成员国代表, 作者通讯稿, 2017 年 11 月 19 日。
- 20 澳大利亚集团(注 11)。
- 21 澳大利亚集团, “印度加入澳大利亚集团”, 新闻发布, 2018 年 1 月 19 日。
- 22 更多细节见“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网站。
- 23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全体会议公开声明”, 都柏林, 2017 年 10 月 20 日。
- 24 荷兰和卢森堡共同主持 2015-2016 年 MTCR。
- 25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注 23)。
- 26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注 23), 见本卷第 7 章第 4 节。
- 27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注 23)。
- 28 因辛纳·V 和梅塔·A, “特朗普政府将如何让无人机军售更容易”, 《国防新闻》, 2017 年 12 月 19 日。
- 29 尤尔斯·E·C, 无人机扩散: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选择, 总统文件(新美国安全中心: 华盛顿特区, 2017 年 6 月)。
- 30 柯文尼·S, 爱尔兰外交和贸易部长在都柏林举行的第 31 届导弹技术控制制度会议上的讲话; 伊核协议(JCPOA), 维也纳, 2015 年 7 月 14 日,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31 号决议附件 A, 2015 年 7 月 20 日。关于 2017 年伊核协议实施, 见本卷第 7 章第 5 节。
- 31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注 23)。
- 32 见本卷第 7 章第 5 部分。
- 33 导弹技术管制制度(注 23)。
- 34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注 23)。
- 35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MTCR 合作伙伴”。
- 36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坚持政策”。
- 37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 “为庆祝 MTCR 30 周年, 在 2017 年加强联络点期间达成共识的联合声明”, 巴黎, 2017 年 4 月 13 日。
- 38 对朝导弹计划参见本卷第 6 章第 9 节, 第 7 章第 4 节。
- 39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注 23)。
- 40 海牙行为准则, 反对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缔约国第 16 次例会, HCOC 订阅国新闻稿。
- 41 海牙行为准则(注 40)。
- 42 核供应国集团, “公开声明: 核供应国集团伯尔尼全体会议, 2017 年 6 月 22 日至 23 日”, 2017 年 6 月 23 日。
- 43 核供应国集团, “组织”; 核供应国集团(注 42)。
- 44 核供应国集团(42)和联合国安理会第 2356 号决议, 2017 年 6 月 2 日。参见本卷第 7 章第 4 节。
- 45 核供应国集团(42); 伊核计划(注 30)。
- 46 欧盟常驻维也纳国际代表团, “JCPOA 采购渠道”, 2016 年 8 月 24 日。

- 47 核供应国集团(注 42)。
- 48 鲍尔和马利塔(注 4), 第 607 至 609 页。
- 49 鲍尔和马利塔(注 4), 第 607 至 608 页。
- 50 达文波特·K, “出口集团对加入条件再三斟酌”, 《今日军控》, 第 47 卷 No. 1(2017 年 1 月/2 月); 巴基斯坦外交部, “2016 年 12 月 29 日发言人吹风会纪要”, 2016 年 12 月 29 日。
- 51 核供应国集团(注 42)。
- 52 钱德拉塞卡尔·A, “瑞士希望成为核供应国集团包容性成员”, swissinfo. Ch(网站), 2017 年 6 月 8 日。
- 53 金博·D·G, “NSG 重启成员国资格辩论”, 《今日军控》, 2017 年 12 月 1 日。
- 54 印度联合通讯社, “印度的 NSG 之路, 中国仍是绊脚石, 中国的立场没有改变”, 新德里电视台 (NDTV), 2017 年 5 月 22 日;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2017 年 6 月 6 日。
- 55 乔杜里·D·R, “印度与核供应国集团成员保持低调接触”, 《经济时报》, 2017 年 6 月 17 日; 中国外交部(注 54)。
- 56 中国外交部,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例行记者会, 2016 年 5 月 23 日;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核供应国集团扩容相关问题发表讲话, 2016 年 6 月 12 日。
- 57 金博(注 53)。
- 58 印度联合新闻通讯社, “俄罗斯表达了对印度加入 NSG 和 UNSC 常任理事国的支持”, 《印度斯坦时报》, 2017 年 6 月 1 日; “印度请求那些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国家能在 NSG 事务上游说中国”, 《印度斯坦时报》, 2017 年 6 月 6 日。
- 59 意大利总理访问印度期间发表意印联合声明, 印度外交部, 2017 年 10 月 30 日。
- 60 鲍尔和马利塔(注 4), 第 603 至 603 页。
- 61 巴格奇利·I, “印度欧盟重启民用核协议谈判”, 《印度时报》, 2017 年 10 月 19 日。
- 62 梅田·S, “日本/印度: 国会批准民用核合作协议”, 美国国会图书馆, 全球法律监控, 2017 年 6 月 14 日。
- 63 “印度加入澳大利亚集团, 距核供应国集团咫尺之遥”, 《火线》(新德里), 2018 年 1 月 19 日。
- 64 印度联合通讯社, “中国淡化印度加入瓦森纳安排”, 《经济时报》, 2017 年 12 月 13 日。
- 65 见 SIPRI 年鉴 2011 第 432 至 434 页; SIPRI 年鉴 2012, 第 384 至 385 页; SIPRI 年鉴 2013 第 453 至 455 页; SIPRI 年鉴 2014 第 466 至 469 页; SIPRI 年鉴 2015 第 635 至 636 页; SIPRI 年鉴 2015 第 764 至 765 页; SIPRI 年鉴 2017 第 607 至 609 页。
- 66 “中国巴基斯坦同意展开铀合作”, 《世界核新闻》, 2017 年 7 月 4 日; “巴基斯坦已同中国签订建造核电站合同”, 《国家杂志》, 2017 年 7 月 4 日。
- 67 瓦森纳安排, “简介”。
- 68 瓦森纳安排, 2017 年瓦森纳安排常规武器、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控大会成果声明, 维也纳, 2017 年 12 月 7 日。
- 70 SCOMET 列表 2018 年 1 月 31 日更新, 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对外贸易总局; 野谷·S, 印度 DGFT 修订 SCOMET, WorldECR, No. 60, 2017 年 6 月。
- 71 瓦森纳安排(注 68)。
- 72 布鲁特斯·S, “为什么瓦森纳安排对入侵软件及相关管控品类的定义将安全漏洞研究和防护置于危险境地, 如何应对”, 2014 年 10 月 9 日。用以测试强罗安全的“渗透测试”工具发起模拟攻击, 旨在定位安全漏洞。“漏洞揭露”就是识别和报告软件的一种手段。
- 73 瓦森纳安排, “初始元素”, 公开文件, 第 1 卷, 纲领文献, WA-DOC(17)PUB001(瓦森纳安排秘书处: 维也纳, 2017 年 2 月, 第 3 节(1))。
- 74 加尔佩林·E 和卡多佐·N, “胜利! 国务院将努力修订瓦森纳安排”, 电子前沿基金会, 2016 年 2 月 29 日。
- 75 汤姆森·I, “瓦森纳武器协议谈判破裂, 软件开发出口陷入僵局”, 《纪事报》, 2016 年 12 月 21 日。
- 76 瓦森纳安排, “军民两用品及技术清单”, WA-LIST(17)1, 2017 年 12 月。
- 77 穆索瑞斯·K, “涉及全球网络安全管控的瓦森纳安排取得重大进展”, 《希尔时报》, 2017 年 12 月 17 日。
- 78 瓦森纳安排(注 68)。
- 79 瓦森纳安排(注 68)。
- 80 瓦森纳安排(注 68)。
- 81 瓦森纳安排, 2016 年瓦森纳安排常规武器、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控大会成果声明, 维也纳, 2016 年 12 月 8 日。
- 82 瓦森纳安排(注 68)。

## 第四节. 对无形技术转让和增材制造的控制

马克·布鲁姆利, 科尔加·布罗克曼和乔凡娜·玛利塔

对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转让的管控不仅适用于有形转让(即实物转移), 也适用于某些技术和软件的无形转让。这些转让一般称为无形技术转让(ITT), 包括软件、技术数据、知识和技术援助的电子或口头转让。武器及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对象中的许多实物品类, 如果所有者未获取相关软件、技术数据、知识或技术援助, 则实物用途就会大打折扣。因此, 对 ITT 的控制被广泛视为是一个国家出口管制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主要的出口管控制度、欧盟(EU)管制、联合国和 EU 武器禁运都包括对不同类型 ITT 实施和执行管控要求。然而, 对 ITT 的管控也带来了一系列特殊问题, 无论是对于寻求监测到非法转移的监管机构, 还是恪守监管规定的公司和研究机构, 概莫能外。

执行和合规的难度都只能是越来越大。特别云计算等领域的飞速发展, 电子方式传输的软件和技术数据数量也急剧膨胀, 随之带来了是否以及何时应该实施出口管制的难题。与此同时, 人员跨国流动的便利, 也使得追踪和控制知识及技术援助的人对人转移变得更加困难。此外, 增材制造(AM)——也被称为 3D 打印——有可能会加大受控产品的范围和复杂性, 这类产品可以主要基于软件转移和技术数据进行生产。与传统制造工艺相比, AM 也有潜力改变所需技能和工程专业知识, 并减少对受控产品转让的依赖。然而, AM 的扩散不太可能导致武器和军民两用品的生产技术含量的大幅下降。

2017 年, ITT 管控, 依然是出口管控机制讨论的一个焦点, 同时也是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审议的重点。<sup>1</sup> 出口管控机制下, 各国继续尝试构建 ITT 管控通用标准, 并探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对 AM 机器和相关软件、技术和材料进行管控(见第 3 节)。在欧盟内部, 讨论的重点是如何为扩散风险得到管控的 ITT 转让提供便利——如同一公司不同分支机构之间的转让——以及构建一个清晰且协调的手段来管控云计算。本节论述了 ITT 管控相关的主要挑战、AM 发展对防扩散的影响、以及最近在出口管控机制框架和欧盟内部对上述问题的讨论。

### 无形技术转让

例如, WA 控制受控品研发、生产或使用所需或是为受控品研发、生产或使

用而设计的技术或软件。因此，WA 将技术定义为包括技术数据(如蓝图、计划、图表和模型)和知识及技术援助(如指导、技能、培训、工作技巧和咨询服务)。<sup>3</sup> 各机制均有某些特定技术和软件不受控制，特别是那些“公共领域”技术和软件。<sup>4</sup>某些类型的技术和软件可以通过有形手段进行转让。例如，技术数据可以包括在已出版的技术手册中，培训材料或软件可以装入 CD - ROM 或预装在计算机上，实物品类可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然而，许多技术和软件的转让是通过无形手段进行。

### 技术数据和软件的无形转移

通过电子邮件、服务器上传或下载、云计算或其他基于互联网的共享平台，技术数据和软件(如蓝图、示意图、图表或软件)可以进行无形转移。某些技术数据和软件除了因开发、生产或使用受控项目而需要或设计而被管控外，还可视其本身权利而实施特定管控，同时不干涉另一受控品类。例如，采用某种密码学标准的系统受 WA 军民两用品管控清单第 5 类管制。<sup>5</sup>这些管控涵盖大量有形产品，这些有形产品在相关系统中运用了一定程度的加密技术，并且运用于电信、运输和能源等不同领域。<sup>6</sup>然而，它们也包括可以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转移——尤其是形式各异的计算机软件——此类管控品类被广泛运用于银行、信息技术(IT)安全以及其他领域。

对密码学实施出口管控一直在贸易管控领域中极具争议，尤其是在美国和欧盟。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美国对密码学实施出口管控，导致了所谓的密码战争。当时，信息和通信技术(ICT)部门的许多人认为，将出口管制扩大到密码学领域损害了商业竞争，侵犯了言论自由，对 IT 安全构成威胁。<sup>7</sup>作为回应，美国逐渐放松了对密码学出口管控，通过使用豁免和“开放许可证”，允许在同一授权下进行多次转让。然而，许多此类豁免和开放许可证在欧盟并不存在。<sup>8</sup>

对软件转让的管控最近拓展到所谓的网络监视系统贸易。网络监视技术通过对计算机、移动电话和电信网络等 ICT 设备上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或内容进行监视和利用。<sup>9</sup>从 2012 年开始，WA 和随后的欧盟开始扩大其对军民两用品的管控，以覆盖更为广泛的网络监视技术。许多被涉及的品类——尤其是移动通讯拦截设备和互联网协议(IP)网络监视系统——都是有形商品。然而，用于远程监控



计算机和移动电话的间谍软件(见第3节)是通过电子方式进行转让。<sup>10</sup>此外,许多网络监视系统需要几乎持续不断的软件更新,以保持有效运行且不被发现。<sup>11</sup>

长期以来,监管机构和企业一直难以对技术数据和软件无形转让实施有效出口管控。然而,由于在销售、生产和销售缓解,电子方式传输数据数量越来越大、频度越来越高,此类问题将变得越来越严重。产品涉及武器和军民两用品管控的公司,在其不同分支机构之间、与特定供应链中的其他公司之间的数据交换,可能会在一天内多次进行受控数据或软件传输。<sup>12</sup>当所涉物品处于武器或军民两用品管控之时,这一过程的每个阶段都可能受到许可证程序管制。

随着云计算在优化数据存储和检索方面的应用不断扩大,对监管机构和企业来说,挑战可能变得愈发尖锐。云计算兴起于本世纪初,广义上可以定义为“使用共享而非私有的本地计算资源来存储软件或技术并处理应用程序”,而这些共享资源在地理位置上可能与用户相距遥远。<sup>13</sup>随着云计算的使用,技术数据传输量随之加大,这也给监管机构和其企业都带来合规挑战。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就是,根据所使用的模型,数据最终可能从物理而言,存储在多个位置,其中一些可能受到出口管控限制。另一个问题是确定谁是出口管控的对象,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云服务外包给第三方之时。

对技术数据转让实施更为精简和协调的管控,已成为正在进行的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审查的重点。<sup>14</sup>欧洲委员会于2016年9月发布一项提案,试图通过指定措施仅适用于向欧盟外“法人和自然人以及伙伴”提供的技术,从而更加明确ITT管控措施应用范围,而非像现在这样只是简单的指向欧盟外“交易对象”。<sup>15</sup>它还提议为“公司内部软件和技术传输”提供新的欧盟通用出口授权。<sup>16</sup>新表述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促进云服务的运用”。<sup>17</sup>然而,代表欧洲数字技术公司的行业组织“数字欧洲”认为,这样的表述需要进一步澄清,尤其是涉及——删除掉“提供”... 电子版本的软件和技术——此类表述。<sup>18</sup>令人关注的是,即使按照委员会提议的语言表述,提供云服务的公司将对下载信息负责,而非如以前只是使用云服务的用户需要承担责任。

欧盟军民两用品法规审查也为重新讨论密码学出口管控创造了机会。欧洲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在其对欧盟委员会提议的意见中强调,“并非每一项技术都需要管控”,并且认为,“应该促进诸如加密等切实提升人权保护事业技术的出口”。

<sup>19</sup>然而，就目前而言，欧盟成员国似乎普遍支持保留对密码学的现有管控机制。呼吁保留现有管制一个呼吁似乎是，它们使各国政府能够监督和控制技术和系统，这些技术和系统并不直接受制于出口管制，但从国家安全或人权角度看，此类管控仍然具有潜在意义。例如，在将其添加至瓦森纳安排管控清单之前，间谍软件和其他网络监视系统的出口都是置于加密级出口管控级别。<sup>20</sup>

## 无形的知识转让和技术援助

知识和技术援助的转让可以通过一系列无形手段进行，包括通过敏感学科的学术课程、技能培训和咨询服务。<sup>21</sup>旨在促进和平利用军民两用技术的活动（例如能力建设，国家执行援助，应对攻击或危险材料事件的培训）也可能会涉及此种类型知识的人际间转移。而这类知识可能会被用于研发、生产或使用出口管控机制清单项下品类。<sup>22</sup>

大多数联合国安理会武器禁运决议，都能找到对技术援助实行管控的表述，这也与技术援助多与军事活动或提供、维护或使用武器及相关物资有关。<sup>23</sup>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DPRK 或朝鲜)而言，联合国安理会特别呼吁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保持警惕，防止在其领土内或对其国民[朝鲜]，进行可能[朝鲜]扩散敏感核活动和核武运载系统研发学科相关专门教学或培训。<sup>24</sup>

在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法规中，“出口”的定义包括“技术口头传播是指通过电话向他人描述技术”，其对象是指欧盟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合伙企业。<sup>25</sup>由于该法规属于欧盟通用商业政策，因此不适用于人员跨境流动。因此，某些形式的“面对面”技术援助由委员会联合行动 2000/401/CFSP 进行单独管控。<sup>26</sup>但是，联合行动只对欧盟外提供 WMD 及其相关交付机制或军事终端用途相关的技术援助实施控制，同时技术援助提供国接受欧盟，欧安组织(OSCE)或联合国武器禁运之约束。<sup>27</sup>因此，与其他受控军民两用品相关的技术援助和知识就不在欧盟控制范围之内。随着 2016 年 9 月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法规修订草案出炉，这一局面可能发生改变。草案对技术援助给出法律定义，并对适用管控的对象予以说明。

<sup>28</sup>

这一领域的另外一个挑战涉及可能随着外国公民的到来而发生转移的知识或技术援助，例如，大学课程或行业培训项目。在美国，这种情况涵盖在“视为

出口”管控范围之内，包括将受控技术转让给外国公民。<sup>29</sup> 在欧盟，这既不包括在军民两用品管控条例，也不包括在关于技术援助的联合行动 2000/401/CFSP，因此此类法律工具需辅以其他政策手段，如签证政策。<sup>30</sup> 为申根地区（同欧盟极大地重叠）签发短期签证的签证审查机制，没有将防止 WMD 扩散考虑在内，因为它们主要针对“非法移民，恐怖主义和犯罪风险”。<sup>31</sup> 此外，由于“长期签证是所有欧盟成员国的专属国家权限，无论其是否遵守申根协定”，各国对签证的控制可能各有不同，特别在外国学生审查流程之上。<sup>32</sup> 例如，英国使用的是学术技术批准计划(ATAS)来审查外国研究生研究人员，判断其研究申请是否会涉及核扩散敏感领域。<sup>33</sup>

对于监管机构、企业和研究人员来说，对知识和技术援助转让实施管控一直是一大难题。尤其是，提供知识和技术援助可能涉及跨国人口流动，而流动着的人员头脑之中就是特定敏感信息。这就使得其成为一个跨界问题，单一的出口管控无法实现有效控制，需要其他政策工具的协同效应，如签证政策的补充。对企业和研究机构来说，管控合规可能涉及对掌握受控技术的个人及其同国籍人员的行踪掌握，而这一点实现起来难度极大。

## 增材制造

AM 是指某些类型的制造过程，通过沉积和粘合连续材料层，可以形成几乎任何形状的物体。AM 机器能够使用聚合物、金属或合金等材料生产各种出口管制产品，从基本小型武器到火箭发动机关键部件。<sup>34</sup> 使用聚合物的简单 AM 机器通常被称为“3D 打印机”，因其同普通的喷墨打印机类似；但这一术语不足以描述更为先进的机器，尤其是工业级金属 AM 机器。AM 技术具备生产出核武器、铀浓缩设施、导弹和其他常规武器所需部件的潜力。然而，大多数敏感应用程序仍处于试验阶段，而且该技术尚不成熟，无法真实地呈现这一场景：人们只需按下一个按钮，就能得到一个高性能的终端产品。<sup>35</sup> 根据所涉及的技术，通常需要额外的精加工过程，以实现关键性能特征，如承受较高的机械应力。对那些希望使用此类技术来制造受控产品的人来说，还需要进行 AM 产品的特定工业设计，反而会更加棘手。尽管如此，人们对这种技术对出口管制、其他防扩散努力和此类技术在未来可能产生的冲击都有深深的担忧，也引发人们积极的讨论。<sup>36</sup>

AM 机器根据数字建模文件来提供所需信息，自动生成一个具备特定形状和特定性能特征的加工对象。通过数字传输、云计算或其他类型的文件共享，很容易实现数字建模文件或传输。AM 技术既涉及无形转让，又通过提高制造过程的自动化程度，使其能够绕过出口控制，参与扩散相关活动，能够降低受控产品生产的知识壁垒。<sup>37</sup>AM 的此类特性使得试图规避现有出口管控的行为者如虎添翼，充分利用 ITT 管控规则谋利。<sup>38</sup>因此，AM 的突飞猛进也说明对 ITT 实施有效管控极为必要。

AM 有可能分散出口管制对象的生产。随着技术的成熟，数字传输取代产品供应链中货物传输的步伐可能会加快。<sup>39</sup>通过受控货物跨境运输需要的减少，这一趋势将也将降低受控品类接受监督和核查的机率。由于 AM 机器及其使用原料（如特殊的金属粉末）转让需求的减小，那么实施物理管控的机会也将相应减少，其效果也必将大打折扣。因此，国家许可证管理当局和多边出口管制机制考虑的是为应对 AM，针对当下的货物和技术该如何运用或是扩大管控。例如，2016 年 MTCR 全体会议承认 AM 对国际出口管控工作提出重大挑战。<sup>40</sup>作为回应，出口管制可能在 3 个领域加强和扩大：(a) 管制转让采集文件和其他必要的技术数据；(b) 管制 AM 机器及其软件出口；以及 (c) AM 过程中所需材料的控制。

对技术的管控已经涵盖建模文件的传输，如建模文件本身就在管控范围之列。然而，管控执行在不同国家间存在差异，尤其是当建模文件所含信息之范围和复杂度正好触发许可证要求之时。目前还没有出口管控机制就如何加强此类管控提出具体指导意见。

同样，除了 WA 控制清单中的一种特定类型生产设备外，还未有出口管控机制将 AM 机器纳入管控清单。然而，AM 机器的一些元部件，如某些高能激光器，还是在管控范围之内。有些管控机制已提出一些建议，将特定尺寸和性能特征的 AM 机器纳入管控清单，但此类建议均未能被采纳。<sup>41</sup>引入新管控看起来似乎很简单，比如引入数控机床便是一例，但是这个例子也正好反映出所面临的一些挑战。这些问题包括，对主要运用于民用领域机器实施管控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不同管控机制对受控机器定义口径各不相同这一缺陷。<sup>42</sup>

此外，对 AM 原料缺乏专门的出口管制制度。瓦森纳安排军民两用品管控清单涵盖一系列金属和合金，其中一些为粉末形式，但这些都是按照其他生产过程

所需的特定化学和物理性能来定义的，因此会存在只有部分与 AM 专用材料重叠。由于 AM 原料本身具有军民双重用途，因此很难在不影响合法民用用途的情况下实施新的控制措施。然而，扩大 AM 原料控制是一种可行的措施，即将新的管控措施限制在具备狭义定义的用于高性能金属印刷的特性非粉末之上。

## 结语

如何制定和执行 ITT 有效管控，是当前管控机制内辩论的主题，也是欧盟军民两用品管控法规审议的重点。许多依赖或是使用 ITT 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都是各自领域的领军者，这一事实也增加了扩散的相关风险，但也同时也从经济角度彰显出不宜让他们背负过重的监管负担。平衡之道的困难就在于，对 ITT 的有效管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内部合规和相关公司和机构的有效自我监管。尤其是，ITT 的生产方式本身就不会留下任何物理证据。这也使得未经授权的传输极难杜绝，也很难掌握相关违规行为所需的证据。

很多情况下，这并非是一个单一问题，因为监管机构对防扩散的担忧其实和企业的商业机密利益常常是紧密相关。例如，当向外国客户提供技术时，许多公司都有自身的商业利益，以确保技术达到预定目的地，而不是未经许可重新出口。企业所在国家出口许可证签发机构也有着相同的诉求。当许可证颁发机构和相关企业或研究机构利益不一致时，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举例而言，如果技术在其属地和控制地区之间传输，企业在技术跨境流动进行详细记录层面商业利益就十分有限。然而，出口许可部门可能要求企业或研究机构对技术流动记录予以留存。

更大挑战来自于，ITT 将一些缺乏经验的执法部门和机构引入出口管控领域，或是在一些已存在成熟操作流程的领域强推惯用的管控手段。与 ICT 部门在密码学上的紧张关系表明，仅仅靠出口管控不太可能处理好各国希望解决的扩散相关问题。此外，AM 和其它新兴技术的发展，似乎注定将改变传统的贸易和生产模式，也必将对以国家为基础的出口管控框架构成新的挑战。就 ITT 和 AM 问题，加强各管控机制间的对话将有助于制定更为协调的管控机制。<sup>43</sup>

- 1 2009年5月5日, 监管委员会(EC)第428/2009号通过《关于军民两用品出口、转让、代理及过境的共同制度》, 欧盟官方刊物, L134, 2009年5月29日。
- 2 瓦森纳安排, “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和弹药清单”, 瓦森纳-清单(16)1勘误. 1, 2017年2月17日; 导弹技术控制制度, “设备, 软件和技术附件”, 2017年10月19日; 核供应国集团, “核相关技术转让准则”, IAEA文件附件, INFCIRC/254/第13版/第1部分, 2016年11月8日; 核供应国集团, “核相关军民两用设备、材料、软件及相关技术转让准则”, IAEA文件附件, INFCIRC/254/第10版/第2部分, 2016年11月8日; 澳大利亚集团, “澳大利亚集团共同控制清单”。
- 3 瓦森纳安排(注2), 第3页、第227页。
- 4 如导弹技术控制制度(注2), 第7页。
- 5 自90年代起, 对此类系统的管控就已被列入瓦森纳军民两用品清单。见萨佩·N, “国际密码学管控和全球数字经济”, 《西北技术与知识产权学报》第11卷No. 7(2013年秋季)。
- 6 欧洲委员会, “影响评估: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建立出口、转让、经纪、技术援助和军民两用品过境联合管控机制提案所附欧盟出口管控制度审查的报告”, 委员会工作文件, 布鲁塞尔, SWD(2016)315最终文件, 第34页。
- 7 格里梅特·J·J, 加密出口控制, 国会研究服务部(CRS)报告, L30273(国会图书馆, CRS: 华盛顿特区, 2001年1月11日)。
- 8 格里梅特(注7)。
- 9 见布鲁姆利·M, 斯滕霍克·K·J, 哈林克·S和维京克斯塔·E, “ICT监控系统: 贸易政策和安全相关应用”, 《战略贸易评论》第2卷第2期(2016年春季)。
- 10 鲍尔·S和米西奇·I, “出口管控机制”, SIPRI年鉴2014, 第471-72页。
- 11 佩奇·K, “我们从最新的FinFisher监控软件了解到六件事”, 隐私国际, 2014年8月15日。
- 12 布鲁姆利·M和鲍尔·S, “军民两用品管控政策评论: 于变幻莫测的世界中找寻安全、贸易和学术自由之间的平衡”, 不扩散文件No. 48, 欧盟防扩散联盟, 2016年3月。
- 13 特瓦尔·R, “云计算和出口管控”, 《科技英国》, 2016年2月。
- 14 监管委员会(EC) No. 428/2009(注1), 第2.2(3)条。评论中见鲍尔·S和布鲁姆利·M, “军民两用品贸易管控的演变”, SIPRI年鉴2017, 第622至626页。
- 15 欧洲委员会, “关于规定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建立出口、转让、代理、技术援助和军民两用品过境的联合管控机制提案(再定稿)”, COM(2016)616最终版, 2016年9月28日, 第19页。
- 16 欧洲委员会(注15), 第8段。
- 17 欧洲委员会(注15), 第7段。
- 18 数字欧洲, 欧洲委员会提出了重塑欧洲出口管控机制: 制定适合数字世界的规则”, 2017年2月。
- 19 欧洲议会, 外交事务委员会, “国际贸易委员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对于欧洲议会和理事会关于建立出口、转让、代理、技术援助和军民两用品过境的联合管控机制提案的意见(再定稿)” (COM(2016)0616-

- c8-0393/2016-2016/0295(COD))”, 2016/0295(COD), 2017年5月31日, 第3页。
- 20 英国政府承认它已经开始控制伽玛国际公司的 FinSpy 监控软件,《隐私国际》, 2012年9月。
- 21 瑞布雷杜·V·G, 欧盟无形技术转让和签证审查, 不扩散文件 No. 13, 欧盟扩散联盟, 2012年3月, 第5页。
- 22 亨格·I 和迈耶·O, “管控与合作: 军民两用, 技术转让及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德国科学出版社(DSF), No. 37, 2014年, 第11页。
- 23 如联合国安理会第 2216 号决议, 2015年4月14日, 第14段;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第 2127 号决议, 2013年12月5日, 第54段。
- 24 联合国安理会第 1874 号决议, 2009年6月12日, 第28段。同时可见, 联合国安理会第 2270 号决议, 2016年3月2日, 第17段。安理会在关于伊朗问题的第 1737 号决议中使用了相同的措辞, 该决议在伊核协议执行日终止。联合国安理会第 1737 号决议, 2006年12月27日, 第17段。
- 25 监管委员会(EC)No. 428/2009(注 1), 第 2.2(3)条。
- 26 联合行动委员会, 2000年6月22日关于某些军事终端用途(2000/401 /CFSP)相关技术援助管控的委员会联合行动, 欧盟官方杂志, L159, 2000年6月30日。
- 27 委员会联合行动(注 26)。
- 28 管控范围延展的法律基础为 2007 年里斯本条约条款, 这就使得是否将“提供技术援助服务被定义为一种跨境技术转移”划归欧盟自身。欧洲委员会(注 15), 第13页; 基于《里斯本条约》对《欧盟条约》及《欧共同体条约》进行修改, 2007年12月13日签署, 2009年12月1日生效, 欧盟官方刊物, C306, 2007年12月17日。
- 29 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 “美国原产或出口管理条例(EAR)项下非美制造物品的再出口/转运(国内)的指导意见”, 2015年10月30日。
- 30 瑞布雷杜(注 21), 第8页。
- 31 瑞布雷杜(注 21), 第11页。
- 32 瑞布雷杜(注 21), 第11页。
- 33 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部, “指南: 学术技术审核方案(ATAS), 2017年3月3。
- 34 沃尔特·G, “打印出不安感? 武器 3D 打印技术的安全影响”, 科学和工程伦理, 第 21 卷 No. 6(2015年12月), 第 1435 至 1445 页; 洛克达因公司“成功测试了完全采用增材制造的发动机”, 2014年6月23日。
- 35 凯利·R, 3D 打印是一种核扩散工具吗?, 核不扩散文件 No. 54, 欧盟防扩散联盟, 2017年2月。
- 36 见克勒尼希·M 和沃尔普·T, “3D 打印炸弹? 核不扩散的新挑战”, 《华盛顿季刊》第 38 卷第 3 期(2015年秋季), 第 7 至 19 页; 和尔逊·A, “3D 打印与核扩散的真相”, 《战争困境》, 2015年12月14日。
- 37 克里斯托弗·G, “3D 打印: 对核出口管控的挑战”, 《战略贸易评论》第 1 卷第 1 期(2015年秋季), 第 18 页。
- 38 布罗克曼·K 和鲍尔·S, “3D 打印与导弹技术管控”, SIPRI 背景论文, 2017年11月。
- 39 帕默·M, “传送的是设计, 而非产品! 3D 打印对出口管制构成威胁吗?”, WorldECCR, No. 43(2015年9月), 第 30 至 31 页。
- 40 导弹及其技术管控机制, 导弹及其技术控制机制(MTCR)全体会议公开声明, 釜山, 2016年10月21日。
- 41 芬克·R, 法国国防和安全秘书长, “3D 打印”, 在瓦森纳安排 20 周年实用技术控制研讨会上的讲话, 2016年6月27日至28日。
- 42 布罗克曼和鲍尔(注 38)。
- 43 布罗克曼和鲍尔(注 38)。

# 附件

附件 A. 军控与裁军协定

附件 B.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附件 C. 2017 年大事记



# 附件 A. 军控与裁军协定

本附件列出了与军备控制和裁军相关的多边和双边条约、公约、议定书和协定。除另有说明，协定及其缔约国和签署国当前状态均为 2018 年 1 月 1 日。

## 注：

1 协定分为普遍条约(即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多边条约);区域条约(即向某一区域国家开放的多边条约;第 II 节)和双边条约(第 III 节)。每一小节，协定按其通过、签署或开放供签署(多边协定)或签署(双边协定)的日期排序。协议生效日期及多边条约保管人也已列出。

2 主要资料来源是条约保管人提供的签署国和缔约国名单。在缔约国和签署国名单中，以斜体字显示 2017 年批准、加入或继承或签署协定的国家名。

3 列出批准、加入或继承协定的国家和组织。前非自治领土在获得国家地位后，有时会对前统治国缔结的所有协定作出连续性的总体声明。本附件所列缔约方只有那些已就连续性发表无异议声明或已将继承情况通知保存人的新国家。俄罗斯联邦继续承担前苏联的国际义务。塞尔维亚继续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国际义务。

4 除非另有说明，本附件所列多边协定对所有国家或区域内所有国家开放签字、批准、加入或继承。并非所有签字国和缔约方都是联合国成员国。虽然许多国家都不承认台湾是主权国家，但台湾被列为已批准协议的缔约国。

5 在可能的情况下，附件都提供条约文本精确副本的存放位置信息(印刷出版物或在线)。可由条约保存人、条约相关机构或秘书处提供，也可在《联合国条约汇编》中查询。

(<http://es.un.org/>)

## 第一节. 普遍性条约

### 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和细菌性作战方法的议定书 (1925 年日内瓦议定书)

1925 年 6 月 17 日在日内瓦签署;1928 年 2 月 8 日生效;法国政府负责文本托存。

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和细菌性作战方法。议定书仍然是国际禁止化学和生物战的基本基础，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明确支持其原则、目标和义务。

缔约国(141):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坦桑尼亚、泰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141 个缔约国外,亚美尼亚于 2018 年初加入议定书,巴勒斯坦申请加入。

在加入议定书时,一些国家提出了保留意见,坚持它们有权对议定书的非缔约国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对包括非缔约国在内的联盟使用化学或生物武器,或对违反议定书使用此类武器的一方作出反应。许多这些国家已取消此类保留意见,尤其是在缔结 1972 年《生物和毒素武器公约》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之后,保留此类意见已与其公约下义务相违背。

除了这些“明确的”保留意见外,一些在获得独立时宣布继承前任国家“隐晦的”保留意见。如那些从英国和法国赢得独立的国家,或撤销此类保留或是对其进行修订。加入(而非继承)议定书的国家没有以这种方式继保留。

议定书文本:国际联盟,条约系列,第 94 卷(1929 年),第 65-74 页,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aunt/LON/Volume94/v94.pdf>>

##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灭绝种族罪公约)

1948年12月9日在巴黎开放签字;1951年1月12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公约文本托存。

根据公约,任何意图全部或部分摧毁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都按国际法宣布为种族灭绝罪行。

缔约国(149):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群岛,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海地、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朝鲜),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越南\*、也门\*、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字但尚未批准(1):多米尼加共和国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es/1951/01/1951011208-12PM/Ch\\_IV\\_1p.pdf](https://es.un.org/doc/es/1951/01/1951011208-12PM/Ch_IV_1p.pdf)>

#### 《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日内瓦公约》(四)

1949年8月12日条约在日内瓦开放签字;1950年10月21日生效;瑞士联邦委员会负责条约文本托存。

《日内瓦公约》(四)规定了在战争地区和被占领土内保护平民的规则。1949年4月21日至8月12日举行的外交会议上,还同时制订了另外三项公约:《关于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病员状况的公约》;《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病员和遇难军人状况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公约》(三)。

缔约国(196):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朝鲜(北)\*,朝鲜(韩国)\*、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南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公约文本:瑞士联邦外交部,

[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070116-conv4\\_e.pdf](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070116-conv4_e.pdf)

### 《关于保护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

### 《关于保护非国际武装冲突受害者的 1949 年日内瓦公约第二附加议定书》

1977 年 12 月 12 日在伯尔尼开放签字;1978 年 12 月 7 日生效;瑞士联邦储备委员会负责文本托存。

议定书确认,参与国际或非国际武装冲突的各方选择战争方法或手段的权利并非毫无限制,并禁止使用造成多余伤害或不必要痛苦的武器或战争手段。

第一议定书缔约国(174)和第二议定书(168)缔约国: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Angola\*,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 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的\*, 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 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 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 教廷\*,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伊拉克 1, 爱尔兰, 意大利, 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北), 韩国(南)\*, 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墨西哥 1、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 蒙古\*, 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 瑙鲁,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 阿曼\*、帕劳、巴勒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南非, 西班牙\*、苏丹、南苏丹、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叙利亚\*1,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

尼斯,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英国\*\*, 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拉圭\*, 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 1,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1

只适用于第一议定书的缔约方。

第一议定书文本: 瑞士联邦对外事务部,

<[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77prot1\\_en.pdf](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77prot1_en.pdf)>

第二议定书文本: 瑞士联邦对外事务部,

<[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77prot2\\_en.pdf](https://www.fdfa.admin.ch/dam/eda/fr/documents/aussenpolitik/voelkerrecht/geneve/77prot2_en.pdf)>

## 南极条约

1959年12月1日, 12个原缔约国在华盛顿特区签署; 1961年6月23日生效; 美国政府条约文本托存。

条约宣布南极地区将完全用于和平目的。条约禁止在南极采取任何军事性质措施, 例如建立军事基地和防御工事, 进行军事演习或试验任何类型武器。条约禁止任何核爆炸以及在南极洲处置任何放射性废料。条约规定了对南极洲所有站点设施进行现场视察的权利, 以确保遵守其规定。

通过在南极洲进行大量的科学研究活动, 如建立科考站或派遣科考队, 表明其对南极洲感兴趣的国家有权成为协商成员国。根据第九条之规定, 协商成员国定期举行会议, 就南极洲相关事项交换信息、进行协商, 并向各国政府建议促进条约原则和目标的措施。

缔约国(53):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白俄罗斯,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古巴,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厄瓜多尔\*, 爱沙尼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希腊, 危地马拉, 匈牙利、冰岛, 印度, 意大利, 日本, 哈萨克斯坦, 朝鲜(北), 韩国(南)\*、马来西亚、摩纳哥、蒙古, 荷兰, 新西兰, 挪威,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秘鲁,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斯洛伐克, 南非, 西班牙, 瑞典, 瑞士, 土耳其, 英国, 乌克兰\*, 乌拉圭\*, 美国\*, 委内瑞拉

\*条约第九条协商成员。

条约文本: 南极条约秘书处,

<[http://www.ats.aq/documents/ats/treaty\\_original.pdf](http://www.ats.aq/documents/ats/treaty_original.pdf)>

《环境保护议定书》(1991年马德里议定书), 1991年10月4日开放签字, 1998年1月14日生效。议定书将南极洲定为致力于和平与科学的自然保护区。

议定书文本: 南极条约秘书处,

<[http://www.ats.aq/documents/ats/treaty\\_original.pdf](http://www.ats.aq/documents/ats/treaty_original.pdf)>

## **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的条约(部分禁试条约, PTBT)**

1963年8月5日由三个原缔约国在莫斯科签署, 并于1963年8月8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供其他国家签署; 于1963年10月10日生效; 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的保管人

《条约》禁止进行任何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a)在大气层, 超过其限度, 包括外层空间, 或在水下, 包括领海或公海; 以及(b)在任何其他环境中, 如果这种爆炸导致放射性碎片出现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国家的领土范围之外。

缔约国(126): 阿富汗、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斐济、芬兰、加蓬、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里亚、利比亚、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黑山、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坦桑尼亚、泰国、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也门、赞比亚

签署但未批准(10): 阿尔及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埃塞俄比亚、海地、

马里、巴拉圭、葡萄牙、索马里

条约文本:俄罗斯外交部,

<<http://mddoc.mid.ru/api/ia/download/?uuid=561590f5-ed1a-4e2a-a04e-f715bccb16ad>>

##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 (外层空间条约)

于1967年1月27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签字;于1967年10月10日生效;  
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条约保管人

《条约》禁止任何携带核武器或任何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物体进入地球轨道,禁止在天体上安装此类武器,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在外层空间驻留。禁止建立军事基地、设施和防御工事,禁止试验任何武器,禁止在天体上进行军事演习。

缔约国(108):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加拿大、智利、中国、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老挝、黎巴嫩、利比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蒙古、摩洛哥、缅甸、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叙利亚、台湾、泰国、多哥、汤加、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

签字但未批准(25):玻利维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冈比亚、加纳、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伊朗、约旦、莱索托、马来西亚、黑山、巴拿马、菲律宾、卢旺达、塞尔维亚、索马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条约文本: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 条约编号 No. 10(1968),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0006/Treaty\\_Principles\\_Activities\\_Outer\\_Space.pdf](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270006/Treaty_Principles_Activities_Outer_Space.pdf)>

##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于 1968 年 7 月 1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供签署；于 1970 年 3 月 5 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条约保管人

条约将核武器国家定义为在 1967 年 1 月 1 日之前制造和爆炸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的国家。根据这个定义，有五个核武器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所有其他国家都被定义为无核武器国家。

条约禁止核武器国家向任何接受国转让或控制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并禁止它们协助、鼓励或诱导任何无核武器国家制造或以其他方式获得这种武器或装置。它还禁止无核武器缔约国从任何来源、从制造或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得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缔约各方承诺便利为和平利用核能交换设备、材料和科学和技术资料，并确保将和平利用核爆炸的潜在利益提供给《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它们还承诺就早日停止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有效措施以及关于全面彻底裁军的条约进行诚意的谈判。

无核武器缔约国承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缔结保障协定，以防止将核能从和平用途转用于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1997 年核保障协定附加示范议定书，加强这些措施；各国分别与原子能机构签署了其他安全警卫议定书。

1995 年根据《条约》召开的审查和延期会议决定，《条约》应无限期有效。

缔约方 (192)：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刚果（的民主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 d（的共和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

利\*, 冰岛\*, 印尼\*,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斯坦\*, 肯尼亚\*, 基里巴斯\*, 韩国(南)\*, 韩国(北)一,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老挝\*, 拉脱维亚\*, 黎巴嫩\*,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来西亚\*, 马尔代夫\*, 马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摩尔多瓦\*,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缅甸\*, 纳米比亚\*, 瑙鲁, 尼泊尔,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阿曼\*, 帕劳\*巴勒斯坦, 巴拿马\*, 巴布亚新几内亚\*,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塞拉利昂\*,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瑞典\*, 瑞士\*, 叙利亚\*, 台湾\*, 斯威士兰\*, 瑞典\*, 斯里兰卡\*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东帝汶, 多哥\*,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乌干达\*, 英国\*†,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拉圭\*,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根据条约的要求, 或核武器国家自愿缔结的与原子能机构生效的保障协定的缔约国。

†条约定义的核武器国家。

a 朝鲜于 2003 年 1 月 10 日宣布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当时一项保障协定已生效。其他各方对朝鲜的现状存在争议。根据条约的要求, 或核武器国家自愿缔结的与原子能机构生效的保障协定的缔约国。

条约文本: 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140, 1970 年 4 月 22 日,

[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70/infcirc140.pdf](http://iaea.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documents/infcircs/1970/infcirc140.pdf)

生效的附加保障协议(133):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安道尔,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林, 孟加拉国, 比利时,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sup>1</sup>, 吉布提,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危地马拉, 海地, 教廷,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拉克, 爱尔兰,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韩国(南), 科威特, 吉尔吉斯斯坦, 拉脱维亚, 莱索托, 利比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塔尼亚,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尔多瓦, 摩纳哥, 蒙古, 黑山, 摩洛哥,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荷兰, 新西兰, 尼加拉瓜,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帕劳,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塞内加尔, 塞舌尔, 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多哥,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乌干达, 英国,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乌拉圭,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越南

1 丹麦格陵兰岛附加议定书于 2013 年 3 月 22 日生效。

注: 伊朗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 截至 2016 年 1 月 16 日, 它将暂时适用 2003 年签署但尚未批准的附加议定书。台湾已同意实施《示范附加议定书》所载的措施。

附加保障协议文本: 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540(更正), 1997 年 9 月,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infcirc540c.pdf>>

## **禁止在海床洋底及其底土上部署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条约(海床条约)**

1971 年 2 月 11 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签字; 于 1972 年 5 月 18 日生效; 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保管人。

禁止在 12 海里(22 公里)领海海床区以外的海床洋底及其底土安置任何核武器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以及专为储存、试验和使用上述武器而设计的建筑物、发射装置或其他设备。

缔约方(95):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 保加利亚, 加拿大\*, 佛得角, 中非共和国, 中国, 刚果共和国, 科特迪瓦、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芬兰、德国、加纳、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匈牙利、冰岛、希腊, 印度,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韩国(南)、老挝、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卢森堡、马来西亚、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

\*、蒙古、黑山、摩洛哥、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拿马、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瑞士、瑞典、瑞士、台湾、多哥、突尼斯、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越南\*, 也门, 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署但未批准(21):玻利维亚、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赤道几内亚、冈比亚、几内亚、洪都拉斯、黎巴嫩、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缅甸、巴拉圭、塞内加尔、塞拉利昂、苏丹、坦桑尼亚、乌拉圭

条约正文: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 条约编号 13(1973)

###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和储存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和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 (生物及毒素武器公约)**

1972年4月10日在伦敦、莫斯科和华盛顿特区开放签字;1975年3月26日生效;英国、俄罗斯和美国政府为条约保管人

《公约》禁止以其他方式发展、生产、储存或取得或保留种类和数量的微生物或其他生物制剂或毒素(不论其来源或生产方法如何),而这些制剂或毒素没有理由作预防性、保护性或其他和平目的。它还禁止用于敌对目的或在武装冲突中使用这种药剂或毒素的武器、设备或运载工具。对双方拥有的代理人、毒素、武器、设备和运输工具的销毁,或将其转用于和平目的,应不迟于《公约》对每个国家生效后九个月内进行。

缔约国每年举行政治和技术会议,以加强《公约》的执行。设在日内瓦的三人执行协调小组负责助力缔约方执行《条约》,包括协助收集和分发年度建立信任措施和促进扩大成员国规模相关事宜。

缔约国(180):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北)、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瑙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台湾、塔吉克斯坦、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 不结盟运动、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署但未批准的(6):中非共和国、埃及、海地、索马里、叙利亚、坦桑尼亚

注:截至2018年1月1日,除180方外,巴勒斯坦于2018年1月9日加入《公约》。

条约正文:英国外交和联邦办公室,条约编号11(1976)

### **禁止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使用环境修改技术公约(Enmod 公约)**

1977年5月18日在日内瓦开放签字;1978年10月5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存托。

《公约》禁止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使用环境修改技术,这些技术作为破坏、损害或损害缔约国的手段,具有广泛、持久或严重的影响。“环境改造技术”一词是指通过有意操纵自然过程而改变地球的动力学、组成或结构的任何技术,包括地球的生物群、岩石圈、水圈和大气层,或外层空间。在谈判中达成的谅解(但未写入公约)定义了“广泛的”、“持久的”和“严重的”。

缔约国(78):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巴西、保加利亚、佛得角、喀麦隆、加拿大、

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埃及、爱沙尼亚、芬兰、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朝鲜), 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立陶宛、老挝、马拉维、毛里求斯、蒙古、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签署但未批准(16): 玻利维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教廷、冰岛、伊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亚、卢森堡、摩洛哥、葡萄牙、塞拉利昂、叙利亚、土耳其、乌干达

\*声明。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1978/10/1978100500am/Ch\\_XXVI\\_01p.pdf](https://es.un.org/doc//1978/10/1978100500am/Ch_XXVI_01p.pdf)>

### 《核材料和核设施实物保护公约》

1980年3月3日在纽约和维也纳开放签字的原有公约;于1987年2月8日生效;2005年7月8日通过的修订;经修订的公约于2016年5月8日对其批准国生效;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

最初的《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责成缔约国在国际运输中为和平目的保护核材料。

经修订和重新命名的《公约》还责成缔约国保护核设施和储存期间用于和平目的的材料。

原公约缔约国(155):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 安道尔\*,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群岛\*, 巴林\*, 孟加拉国、白俄罗斯\*, 比利时\*, 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中非共和国、智利、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 赤道几内亚、爱沙尼亚、原子能共同体\*,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格鲁吉亚、德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危地马拉\*, 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牙买加,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朝鲜(韩国)\*, 科威特\*, 吉尔吉斯

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岛\*、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也门、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注:除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的 155 个缔约国外,巴勒斯坦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加入《公约》。

签署但未批准的(1):海地

公约案文: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274, 1979 年 11 月,

修正后公约缔约国(115):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原子能共同体\*、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缅甸\*、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卢西亚岛、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有保留及/或声明。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115 方外,巴勒斯坦于 2018 年 1 月 11 日接受了修改后的公约。

修订案文和修正公约的综合案文:国际原子能机构, INFCIRC/274/Rev.1/Mod. 2016 年 5 月 1 日, 9 日, <<https://www.iaea.org/sites/default/files/circ274r1m1.pdf>>

## **禁止或限制使用某些可被认为具有过分伤害力或滥杀滥伤作用的常规武器公约(《公约》或《非人道武器公约》)**

1981 年 4 月 10 日在纽约开放第一号、第二号和第三号议定书供签署;于 1983 年 12 月 2 日生效;托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是一项“伞形条约”,根据这项条约,可以以议定书的形式缔结具体协定。为了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一个国家必须批准至少两项《议定书》。原《公约》第一条修正案于 2001 年 11 月 21 日在日内瓦开放签字。它扩展了应用程序的范围或其他非国际-武装冲突。经修订的公约于 2004 年 5 月 18 日生效。

第一议定书禁止使用旨在用 x 光无法在人体中检测到的碎片进行伤害的武器。第二议定书禁止或限制使用地雷、饵雷和其他装置。经修订的第二定书于 1998 年 12 月 3 日生效,加强了对杀伤地雷的限制。第三议定书限制使用燃烧弹武器。第四议定书于 1998 年 7 月 30 日生效,禁止使用专门设计来永久失明的激光武器。第五议定书于 2006 年 11 月 12 日生效,承认需要采取一般性的措施,尽量减少战争遗留爆炸物的危险和影响。

原公约和议定书缔约国(125):阿富汗 2,阿尔及利亚 2、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 1,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 5、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 2、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 4,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 4、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 2、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 2、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1,意大利\*,牙买加 2,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 2、韩国(南)3、科威特 2、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 2、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尔代夫 2、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 3、蒙古,黑山,摩洛哥 4、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 2、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 2、巴拿马、巴拉圭、秘鲁 2、菲律宾、波



兰、葡萄牙、卡塔尔 2,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 沙特阿拉伯, 塞内加尔 5、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 2、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3、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委内瑞拉、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1 仅为 1981 年第一号和第二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2 仅为 1981 年第一号和第三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3 仅为 1981 年第一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4 1981 年第二号议定书的缔约国。

5 仅为 1981 年议定书 III 的缔约国。

签署但未批准最初的公约和议定书(4): 埃及、尼日利亚、苏丹、越南

修订后的第二议定书缔约国(104): 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韩国(南)\*、科威特、拉脱维亚、黎巴嫩、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第四议定书缔约国(108): 阿富汗、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哈萨克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蒙古、黑山、摩洛哥、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基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耳其、英国\*、乌克兰、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第五议定书缔约国(9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巴西、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加拿大、智利、中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比绍、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朝鲜(韩国)、科威特、老挝、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摩尔多瓦、黑山、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挪威、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原《公约和议定书》案文:《联合国条约汇编》,《条约》。

<[un.org/doc/Treaties/1983/12/1983120201-19AM/XXVI-2-revised.pdf](http://un.org/doc/Treaties/1983/12/1983120201-19AM/XXVI-2-revised.pdf)>

公约修正案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2001/12/20011221am/Ch\\_XXVI\\_02\\_cp.pdf](https://es.un.org/doc//2001/12/20011221am/Ch_XXVI_02_cp.pdf)>

修订的第二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1996/05/1996050301-38AM/Ch\\_XXVI\\_02\\_bp.pdf](https://es.un.org/doc//1996/05/1996050301-38AM/Ch_XXVI_02_bp.pdf)>

第四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1995/10/19951013am/Ch\\_XXVI\\_02\\_ap.pdf](https://es.un.org/doc//1995/10/19951013am/Ch_XXVI_02_ap.pdf)>

第五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2003/11/2003112801-19AM/Ch\\_XXVI\\_02\\_dp.pdf](https://es.un.org/doc//2003/11/2003112801-19AM/Ch_XXVI_02_dp.pdf)>

## 《关于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于 1993 年 1 月 13 日在巴黎开放签字；于 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托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禁止发展、生产、获得、转让、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制度包括四个“支柱”：裁军、不扩散、协助和保护化学武器，以及和平利用化学的国际合作。

各方承诺在 2012 年 4 月 29 日之前销毁其化学武器库存。在宣布储备化学武器的七方中，有三方（阿尔巴尼亚、印度和韩国）销毁了化学武器，俄罗斯在 2017 年完成了化学武器储备的销毁，三方（伊拉克、利比亚和美国）继续销毁化学武器。叙利亚 2013 年加入《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时申报的化学武器库存在 2016 年被销毁。旧的和废弃的化学武器将继续被销毁，因为它们将从以前的战场上被发现。

缔约国(192)：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尼、伊朗、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

鲁、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所罗门群岛、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汤加、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联酋、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署但未批准的(1):以色列

注:截至2018年1月1日,除192个缔约国外,巴勒斯坦于2017年12月29日交存了《公约》附件。但是,它在《公约》生效之前于2018年1月8日撤回了该文书。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

于1996年9月24日在纽约开放供签署;尚未生效;联合国秘书长保存

条约禁止进行任何的核武器试验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敦促双方避免任何这样的核爆炸在任何地方在其管辖或控制,避免造成,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试验的实施爆炸或任何其他核爆炸。

《条约》将在列入《条约》附件的44个国家交存其批准书之日起180天后生效。所有44个国家都拥有核反应堆和/或核研究反应堆。

待批准生效国家(44):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埃及\*、芬兰、法国、德国、匈牙利、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朝鲜)\*,韩国(南)、墨西哥、荷兰、挪威、巴基斯坦、秘鲁、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越南

\*尚未批准该条约。

批准书交存(166):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

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刚果(共和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墨西哥、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斯威士兰、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赞比亚签署但未批准(17):

中国、科摩罗、埃及、赤道几内亚、冈比亚、伊朗、以色列、尼泊尔、巴布亚新几内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所罗门群岛、斯里兰卡、泰国、东帝汶、美国、也门、津巴布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1997/09/1997091007-37AM/Ch\\_XXVI\\_04p.pdf](https://es.un.org/doc//1997/09/1997091007-37AM/Ch_XXVI_04p.pdf)

### **《关于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杀伤地雷和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

于1997年12月3日至4日在渥太华及1997年12月5日在纽约开放供签字;于1999年3月1日生效;交存联合国秘书长。

公约禁止杀伤人员地雷(APM),杀伤人员地雷的定义是当人员出现、接近或接触时起爆,使人员丧失行为能力、伤害或杀死一人或数人的地雷。

所有缔约国承诺最晚在公约生效后的四年内,销毁其储存的APM。各缔约国还承诺,在公约生效后的10年内,在其管辖或控制的雷区内,销毁所有地雷设施。

缔约国(164):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巴哈马, 孟加拉国、巴巴多斯、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不丹、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巴西、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 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基里巴斯、科威特、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 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纽埃、挪威、阿曼、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罗马尼亚、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所罗门群岛, 索马里, 南非\*, 南苏丹, 西班牙, 斯里兰卡, 苏丹, 苏里南, 斯威士兰,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泰国, 东帝汶, 多哥,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图瓦卢, 乌干达, 英国\*, 乌克兰, 乌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也门,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字但尚未批准(1): 马绍尔群岛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es/1997/09/1997091807-53AM/Ch\\_XXVI\\_05p.pdf](https://es.un.org/doc/es/1997/09/1997091807-53AM/Ch_XXVI_05p.pdf)>

## 集束弹药公约

2008年12月3日在奥斯陆开放签字;2010年8月1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文本存管。

公约宗旨是禁止使用、生产、传输和储存会对平民造成不可接受伤害的集束弹药,并建立相应框架,以合作和协助确保为受害者提供足够的护理和康复,清除污染地区,风险管控教

育和销毁集束弹药库存。该公约不适用于地雷。

缔约国(102):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伯利兹、贝宁、玻利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加拿大、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库克群岛、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捷克、丹麦、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斐济、法国、德国、加纳、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老挝、黎巴嫩、莱索托、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莫桑比克、瑙鲁、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挪威、巴勒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葡萄牙、卢旺达、萨摩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索马里、南非、西班牙、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英国、乌拉圭、赞比亚

\*有保留及/或声明。

签字但尚未批准的国家(17):安哥拉、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塞浦路斯、吉布提、冈比亚、海地、印度尼西亚、牙买加、肯尼亚、利比里亚、纳米比亚、尼日利亚、菲律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坦桑尼亚、乌干达

注:除截至2018年1月1日的102个缔约国外,斯里兰卡于2018年3月1日加入《公约》。

公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CTC/26-6.pdf>>

## **武器贸易条约(ATT)**

2013年6月3日在纽约开放签字;2014年12月24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存管。

条约的目标是为常规武器国际贸易管控制定尽可能高的国际统一标准;防止和根除常规武器非法贸易及转移。如武器将被用于进行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或战争罪,条约禁止缔约国授权转让武器。条约同时还要求出口国对出口武器可能破坏和平与安全,或被用来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或国际人权法进行评估。每一个缔约国应提交一份关于核准或实际常规武器进出口的年度报告。

缔约国(92):阿尔巴尼亚、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哈马、巴巴多斯、比利时、伯利兹、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佛得角、中非共和国、乍得、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几内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牙买加、日本、韩国(南)、拉脱维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巴拿马、巴拉圭、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图瓦卢, 英国, 乌拉圭, 赞比亚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除 92 个缔约国外,哈萨克斯坦和巴勒斯坦在 2017 年交存了加入文书,但要到 2018 年 3 月才成为缔约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41):安道尔、安哥拉、巴林、孟加拉、巴西、布隆迪、柬埔寨、喀麦隆、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共和国)、吉布提、加蓬、几内亚比绍、海地、以色列、基里巴斯、黎巴嫩、利比亚、马拉维、马来西亚、蒙古、莫桑比克、纳米比亚、瑙鲁、帕劳、菲律宾、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新加坡、苏里南、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泰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瓦努阿图、津巴布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Treaty/2013/04/2013041012-01PM/Ch\\_XXVI\\_08.pdf](https://es.un.org/doc/Treaty/2013/04/2013041012-01PM/Ch_XXVI_08.pdf)>

### **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

2017 年 9 月 20 日在纽约开放签字;尚未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存管。

条约在序言中提到使用核武器对人道主义和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援引国际人道主义法原则和武装冲突国际法规则。条约禁止缔约国发展、试验、生产、制造、获得、拥有或储存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禁止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最后,缔约国不得允许在其领土驻扎、安装或部署核武器和其他核爆炸装置。

条约概述了 2017 年 7 月 7 日之后拥有、获取或控制核武器的任何缔约国销毁核武器之程序,由缔约国指定的“主管国际机构”监督。各方须维持其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之间



的现有安全保障协定，并且至少必须同原子能机构缔结并实施一项全面保障协定（INFCIRC/153）。条约同时还包括对测试或使用核武的受害者给予适当补偿和援助，同时对污染地区的环境修复采取必要和适当措施的条款。

条约将在第 50 份批准文书交存 90 天后生效。条约成员资格并不损害缔约国其他、相容国际义务（例如《不扩散条约》和《全面禁试条约》）。条约无固定有效期限。缔约国提前正式通知退出，12 个月后即有权退出条约。

交存批准书国家(3):圭亚那、梵蒂冈、泰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53):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巴西、佛得角、中非共和国、智利、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的, 刚果(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古巴、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斐济、冈比亚、加纳、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爱尔兰、牙买加、基里巴斯、老挝、利比亚、列支敦士登、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墨西哥、纳米比亚、尼泊尔、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利亚、帕劳、巴勒斯坦、巴拿马、巴拉圭、秘鲁、菲律宾、萨摩亚、圣马力诺、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南非,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多哥, 图瓦卢, 乌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越南

注:除 3 个国家在 2018 年 1 月批准该条约外, 墨西哥在 2018 年 1 月 16 日批准, 古巴 1 月 30 日, 巴勒斯坦 3 月 22 日, 委内瑞拉 3 月 27 日。截至 2018 年 1 月, 共有 53 个国家签字但尚未批准该条约。哈萨克斯坦于 3 月 2 日签署条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2017/07/2017070703-42PM/Ch\\_XXVI\\_9.pdf](https://es.un.org/doc//2017/07/2017070703-42PM/Ch_XXVI_9.pdf)

## 第二节. 区域性条约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条约(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原条约于 1967 年 2 月 14 日在墨西哥城开放签字;1968 年 4 月 22 日生效;1990 年、1991 年和 1992 年三次修订;墨西哥政府负责托管。

条约禁止拉丁美洲和加勒比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试验、使用、制造、生产或取得核武器, 以及接受、储存、安装、部署和以任何形式拥有任何核武器。

各方应与 IAEA 单独缔结协定, 以便对其核活动实施保障措施。IAEA 有权进行特别督查。

条约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独立国家开放签字。

根据《第一附加议定书》, 区域内法国、荷兰、英国和美国, 承诺对这一区域适用军事

非核化规约。

根据《第二附加议定书》，公认的核武国家-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尊重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军事非核化，不参与违反条约之行为，也将不对条约缔约方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原条约缔约国 (33): 安提瓜和巴布达 1, 阿根廷 1, 巴哈马, 巴巴多斯 1, 伯利兹 2, 玻利维亚, 巴西 1, 智利 1, 哥伦比亚 1, 哥斯达黎加 1, 古巴,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3, 厄瓜多尔 1, 萨尔瓦多 1, 格林纳达 1, 危地马拉 1, 海地, 洪都拉斯 1, 牙买加 1, 墨西哥 1, 尼加拉瓜 3, 巴拿马 1, 巴拉圭 1, 秘鲁 1, 圣基茨和尼维斯 1, 圣卢西亚 1,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4, 苏里南 1,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 乌拉圭 1, 委内瑞拉 1

1 已批准 1990 年、1991 年和 1992 年条约修订。

2 仅批准 1990 年和 1992 年条约修订。

3 仅批准 1992 年条约修订。

4 仅批准 1991 年和 1992 年条约修订。

第 1 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4): 法国\*、荷兰\*、英国\*、美国\*

第 2 附加议定书缔约国 (5):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美国\*

\*有保留及/或声明。

原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634 卷(1968 年)，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aunt/Volume634/v634.pdf>>

修订后的条约文本: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禁止核武器机构, S/Inf. 652 第 3 版, 2002 年 1 月 29 日,

<[http://www.opa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Treaty\\_Tlatelolco.pdf](http://www.opanal.org/wp-content/uploads/2015/08/Treaty_Tlatelolco.pdf)>

### **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拉罗通加条约)**

1985 年 8 月 6 日在拉罗通加开放签字;1986 年 12 月 11 日生效;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负责存管。

南太平洋无核区被定义为适用特拉特洛尔科条约的澳大利亚东西海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西部边界以及使用南极条约的南部地区, 大体上都在赤道以北。

条约禁止制造或购买任何核爆炸装置, 以及禁止各方在区域内任何地方拥有或控制该类装置。各方还承诺不供应核材料或设备, 除非接受 IAEA 保障措施, 并禁止在其领土部署或

测试任何核爆炸装置及转储,并禁止在该区域任何海域倾倒放射性废物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各方仍可自由允许外国船只及飞机访问和过境。

条约对太平洋岛屿论坛成员开放签字。根据《议定书 1》,法国、英国和美国承诺在它们负有国际责任的区域内领土内实施相关制造、驻留和试验核爆炸装置的条约禁令。

根据《议定书 2》,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或对《议定书 1》缔约国负有国际责任的区域内的任何领土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 3》,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在该区域内的任何地方试验任何核爆炸装置。

缔约国(13):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基里巴斯、瑙鲁、新西兰、纽埃、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议定书 1(2)缔约国:法国\*、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议定书 2(4)缔约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议定书 3(4)缔约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美国

\*有保留及/或声明。

条约文本: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

<<http://www.forumsec.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South-Pacific-Nuclear-Zone-Treaty-Raratonga-Treaty-1.pdf>>

##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CFE 条约)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 16 个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WTO)的 6 个成员国于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签署 CFE 原始条约;1992 年 11 月 9 日生效;荷兰政府负责托存。

条约规定了五类条约限制装备的上限(TLE)—坦克、装甲战车、100 毫米以上口径火炮、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区域覆盖大西洋至乌拉尔山脉(大西洋至乌拉尔, ATTU)范围。

条约由 WTO 和 NATO 成员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1995 年起,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OSCE)框架内谈判达成。

1992 年塔什干协议,采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土 ATTU 区域内的应用程序(除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和 1992 年奥斯陆文档(特别会议最后文件 CFE 条约缔约国)介绍修改

所需的条约, 因为苏联解体后出现的新国家。

缔约国 (30): 亚美尼亚, 阿塞拜疆, 白俄罗斯, 比利时 2, 保加利亚 2, 加拿大 2, 捷克共和国 2, 丹麦 2, 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 2, 希腊, 匈牙利 2, 冰岛 2, 意大利 2, 哈萨克斯坦, 卢森堡 2, 摩尔多瓦 2, 荷兰 2, 挪威, 波兰, 葡萄牙 2, 罗马尼亚, 俄罗斯 1, 斯洛伐克 2, 西班牙, 土耳其 2, 英国 2, 乌克兰, 美国 2

1 2007 年 7 月 14 日, 俄罗斯宣布计划暂停参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以及 2007 年 12 月 12 日生效的相关文件和协议。2015 年 3 月, 俄罗斯宣布完全中止参与该条约。

2 2011 年 11 月至 12 月, 这些国家通知存管国, 他们将停止条约规定下对俄罗斯的义务。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第一次审查会议通过了 1996 年侧翼文件, 该文件从地理和数字上重新界定了侧翼地区, 使俄罗斯和乌克兰能够以较少约束的方式进行少量 TLE 部署。

原(1990)条约文本: 荷兰外交部,

<[https://treatydatabase.overheid.nl/en/Verdrag/Details/004285/004285\\_Gewaarmerkt\\_0.pdf](https://treatydatabase.overheid.nl/en/Verdrag/Details/004285/004285_Gewaarmerkt_0.pdf)>

合并条约文本: 荷兰外交部,

<<http://wetten.overheid.nl/BWBV0002009/>>

侧翼文件文本: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http://www.osce.org/library/14099?download=true>>, 附件 A

###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人员力量谈判修改协议 (CFE-1A 协议)**

CFE 缔约国于 1992 年 7 月 10 日在赫尔辛基签字; 修改协议和 CFE 条约同时生效; 荷兰政府负责文本保存。

这项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协定规定了各方在 ATTU 地区常规陆基武装部队部署人数上限。

协议文本: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 <http://www.osce.org/library/14093?download=true>>

### **关于修改欧洲常规武装部队条约的协定**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缔约国于 1999 年 11 月 19 日在伊斯坦布尔签字; 未生效; 荷兰政

府负责文本保存。

随着 WTO 解散以及一些前 WTO 成员加入北约,该协议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国与国间的军事平衡转变为区域间军事平衡,建立单个国家 TLE 上限,并构建新的限制架构和灵活机制,侧翼次上限并同时提高透明度。协议将对所有其他欧洲国家开放 CFE 机制。所有签字国批准后,即可生效。

欧洲常规武装部队会议 1999 年最后文件及其附件载有具有政治约束力的安排,涉及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中欧以及从外国领土撤出武装部队(即伊斯坦布尔承诺)问题。许多协议签字国都将视政治承诺执行情况来决定协议批准。

交存批准书国家(3):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1

\*有保留及/或声明。

2007 年 7 月 14 日,俄罗斯宣布计划暂停参与于 2007 年 12 月 12 日生效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及其相关文件和协定。2015 年 3 月,俄罗斯宣布完全停止参与该条约。

注:乌克兰于 2000 年 9 月 21 日批准了协定,但未向文书保管国交存条约文书。

协议文本:荷兰外交部,

<[https://treatydatabase.overheid.nl/en/Verdrag/Details/009241/009241\\_Gewaarmerkt\\_0.pdf](https://treatydatabase.overheid.nl/en/Verdrag/Details/009241/009241_Gewaarmerkt_0.pdf)>

1999 年修订条约文本:SIPRI2000 年年鉴,第 627-42 页

最后文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http://www.osce.org/library/14114>>

## 开放天空条约

1992 年 3 月 24 日在赫尔辛基开放签字;2002 年 1 月 1 日生效;加拿大和匈牙利政府负责条约文本存管。

条约规定,缔约国各方有义务在接到临时通知后,向非武装侦察飞机开放其领空。开放范围从加拿大温哥华向东延伸至俄罗斯海参崴。

条约由 WTO 成员国和 NATO 成员国谈判达成。自 2002 年 7 月 1 日起,任何国家都可以申请加入该条约。

缔约国(34):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

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1): 吉尔吉斯斯坦

条约文本: 加拿大条约信息,

<<http://www.treaty-accord.gc.ca/text-texte.aspx?id=102747>>

### 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曼谷条约)

1995年12月15日,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10个成员国在曼谷签定条约; 1997年3月27日生效; 泰国政府负责文件文本存管。

东南亚无核武区包括缔约国领土、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条约禁止在区域内或区域外发展、制造、获取或试验核武器, 禁止在区域内或经由该区域部署和运送核武。各缔约国可自行决定是否允许外国船只和飞机访问和过境。各方承诺不向海上倾倒或向区内任何地方大气排放任何放射性物质或废料, 或在区域内陆地处置放射性物质。各方应与IAEA缔结协定, 在其和平核活动中实施全面保障措施。该条约开放供东南亚所有国家加入。

根据《条约》的一项议定书,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任何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它们应进一步承诺不在该区域内使用核武器。该议定书将于各缔约国交存批准书之日起对其生效。

缔约国(10): 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马来西亚、缅甸、菲律宾、新加坡、泰国、越南

议定书: 未签字, 无缔约国

条约文本: 东盟秘书处,

<[http://asean.org/?static\\_post=treaty-on-the-southeast-asia-nuclear-weapon-free-zone](http://asean.org/?static_post=treaty-on-the-southeast-asia-nuclear-weapon-free-zone)>

议定书文本: 东盟秘书处,

<[http://asean.org/?static\\_post=protocol-to-the-treaty-on-the-southeast-asia-nuclear-weapon-free-zone](http://asean.org/?static_post=protocol-to-the-treaty-on-the-southeast-asia-nuclear-weapon-free-zone)>

### 非洲无核武器区条约(佩林达巴条约)

1996年4月11日在开罗开放签字;2009年7月15日生效;非洲联盟秘书长负责文本保存。

非洲无核武器区包括非洲大陆领土、非洲联盟(AU)岛屿国家和非盟认为是非洲一部分的所有岛屿。

条约禁止研究、发展、制造和获得核爆炸装置,禁止在该区试验或部署任何核爆炸装置。各方仍可自由允许外国船只和飞机访问和过境。条约还禁止任何针对核设施的攻击。各方承诺不向区域内任何地方倾倒或允许倾倒放射性废物和其他放射性物质。各缔约国应单独与IAEA缔结协定,以便对其和平核活动实施全面保障措施。

条约向所有非洲国家开放加入。

根据第一议定书,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根据第二议定书,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在该区域内测试核爆炸装置。

根据第三议定书,法国和西班牙将承诺遵守条约关于两国在其国际责任区域内领土的某些规定。

缔约国(41): 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喀麦隆,乍得,科摩罗,刚果(共和国),科特迪瓦,赤道几内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西撒哈拉),塞舌尔,塞内加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多哥,突尼斯,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字但尚未批准的国家(13): 佛得角,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埃及,厄立特里亚,利比里亚,摩洛哥,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乌干达

第1议定书(4)缔约国: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 美国\*

第2议定书(4)缔约国: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签字但尚未批准(1): 美国\*

第3(1)议定书缔约国: 法国\*

\*有保留和/或声明。

条约文本: 非洲联盟,

<[http://au.int/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77-treaty-0018\\_-\\_the\\_african\\_](http://au.int/sites/default/files/treaties/7777-treaty-0018_-_the_african_)

### **次区域军备控制协定（佛罗伦萨协定）**

佛罗伦萨协定由五国签订，于1996年6月14日生效。

协定是在OSCE主持下根据1995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和平框架公约（代顿协定）附件1-B第四条的授权进行谈判。协定为前交战各方军备设定了数字上限。包括五类重型常规武器：武装坦克，装甲战车，重型火炮（75毫米及以上），战斗机和攻击直升机。上限需在1997年10月31日之前达到；到目前为止，已经销毁6580件武器，即1996年6月以前武器总量的46%。截至2010年1月1日，又有2650件武器被自愿销毁。

协定的执行受到OSCE轮值主席私人代表及联系小组（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英国和美国）的监测和协助，并得到其他OSCE国家支持。根据2009年11月达成的两阶段行动计划，在签署了一系列新的协议修正案之后，协议执行责任将于2014年12月5日移交给双方。

缔约国(4):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黑山、塞尔维亚

协议文本:克罗地亚国防部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03180926/http://arhiva.morh.hr/hvs/SPORA\\_ZUMI/tekstovi/SSKN-ingleski.pdf](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303180926/http://arhiva.morh.hr/hvs/SPORA_ZUMI/tekstovi/SSKN-ingleski.pdf)>

### **美洲禁止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其他有关材料公约(CIFTA)**

公约于1997年11月14日在华盛顿特区对美洲国家组织(OAS)成员国开放签字；1998年7月1日生效；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负责文本保存。

公约目的旨在防止、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卖枪支、弹药、爆炸物和其他相关材料；促进促成各方之间的合作以及信息和经验的交流。

缔约国(31):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有保留，签字但尚未批准的国家(3):加拿大、牙买加、美国



公约文本:OAS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3\\_illicit\\_manufacturing\\_trafficking\\_firearms\\_ammunition\\_explosives.asp](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3_illicit_manufacturing_trafficking_firearms_ammunition_explosives.asp)>

### 关于常规武器采购透明度的美洲公约

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于 1999 年 6 月 7 日在危地马拉城开放签字;2002 年 11 月 21 日生效;美洲国家组织总秘书处负责文本存管。

公约目标在于通过常规武器购置信息交换,促进美洲各国之间信任,从而更充分地促进区域在此类信息上的公开性和透明度。

缔约国(17):阿根廷、巴巴多斯、巴西、加拿大、智利、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

签字但尚未批准(6):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多米尼加、海地、洪都拉斯、美国

公约文本:OAS,

<[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4\\_transparency\\_conventional\\_weapons\\_acquisitions.asp](http://www.oas.org/en/sla/dil/inter_american_treaties_A-64_transparency_conventional_weapons_acquisitions.asp)>

### 关于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区域管制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的议定书

2001 年 8 月 14 日在布兰太尔开放供南部非洲共同体成员国签字;2004 年 11 月 8 日生效;南部非洲共同体执行秘书负责文本存管。

议定书目标包括防止、打击和铲除枪支、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非法制造,以及防止该枪支弹药在该区域过度贩运、购买和使用。

缔约国(11):博茨瓦纳、莱索托、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签字但尚未批准(2\*):刚果(民主共和国)、塞舌尔\*\*

\*SADC 的 3 个成员国, -安哥拉、科摩罗和马达加斯加既未签字也未批准该议定书。塞舌尔在 2001 年签署议定书,但在 2004 年退出 SADC(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之前都未批准该议定书,2008 年塞舌尔重新加入 SADC。

议定书文本-SADC

<[http://www.sadc.int/files/8613/5292/8361/Protocol\\_on\\_the\\_Control\\_of\\_Firearms\\_Ammunition2001.pdf](http://www.sadc.int/files/8613/5292/8361/Protocol_on_the_Control_of_Firearms_Ammunition2001.pdf)>

## 关于在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预防、控制和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的内罗毕议定书

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内罗毕秘书处 10 个成员国和塞舌尔于 2004 年 4 月 21 日在内罗毕签署议定书;2006 年 5 月 5 日生效;大湖区、非洲之角和边界国家小型武器储藏区域中心 (RECSA)

议定书目标包括预防、打击和消灭区域内小武器和轻武器的非法制造、贩运、拥有和使用。RECSA 负责监督议定书实施。

缔约国(9):布隆迪、刚果(民主共和国)、吉布提、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苏丹、乌干达

签字但尚未批准(6):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塞舌尔、索马里、南苏丹、坦桑尼亚。

协议文本 RESCA

[web.archive.org/web/20140721014017/http://www.recsasec.org/publications/Nairobi\\_Protocol.pdf](http://web.archive.org/web/20140721014017/http://www.recsasec.org/publications/Nairobi_Protocol.pdf)

## 西非经共体小武器和轻武器、弹药和其他有关材料公约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15 个成员国于 2006 年 6 月 14 日在阿布贾通过公约;2009 年 9 月 29 日生效;西非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负责文本存管。

公约责成各方防止和打击小武器在 ECOWAS 的过度军备和破坏稳定。

缔约国(14):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签字但尚未批准(1):冈比亚

公约文本:ECOWAS 执行秘书处,

<<http://document.ecowas.int/download/en/publications/ConventiononSmallArms.pdf>>

## 中亚无核武器区条约(塞米巴拉金斯克条约)

中亚五国于 2006 年 9 月 8 日在塞米巴拉金斯克签署条约;2009 年 3 月 21 日生效;吉尔吉斯政府负责文本存管。

中亚无核武器区定义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条约规定, 缔约国不得以任何方式研究、发展、制造、储存或以其他方式获得、拥有或控制核武器或任何其他核爆炸装置。

根据议定书,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和美国承诺不对条约缔约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核爆炸装置。

缔约国(5):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议定书缔约国(4): 中国、法国\*、俄罗斯、英国\*; 签字但尚未批准(1): 美国

\*有保留及/或声明。

条约与议定书文本: 《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s/NoVolume/51633/Part/I-51633-080000028023b006.pdf>>

## 中非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及可用于制造、修理和装配的所有零件和部件公约(金沙萨公约)

非洲中央经济共同体(CEEAC)和卢旺达 10 个成员国于 2010 年 11 月 19 日在布拉柴维尔开放签字;2017 年 3 月 8 日生效;联合国秘书长负责文本托存。

公约旨在防止、打击和根除小武器在中非的非法贸易和贩运(确定为 CEEAC 成员国及卢旺达领土);加强对小武器生产、贸易、转让和使用的区域控制;打击武装暴力, 减轻小武器在该地区造成的人类痛苦;并促进缔约国之间的合作与信任。

缔约国(7): 安哥拉,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刚果(共和国), 加蓬,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签字但尚未批准(4): 布隆迪, 刚果(民主共和国), 赤道几内亚, 卢旺达

条约文本: 《联合国条约汇编》

[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0/04/12000430-01-12PM/Ch\\_xxvi-7.pdf](https://treaties.un.org/doc/Treaties/2010/04/12000430-01-12PM/Ch_xxvi-7.pdf)

## 2011 年关于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的维也纳文件

2011年11月30日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成员国在维也纳通过维也纳文件;2011年12月1日起生效。

2011年维也纳文件以1986年关于欧洲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和裁军的斯德哥尔摩文件以及以前的维也纳文件(1990年、1992年、1994年和1999年)为基础。1990年维也纳文件规定每年就军事情报、军事预算信息、风险防控流程、通讯网络和年度战略弹道导弹执行情况评估等信息进行沟通交流。1992年维也纳文件和1994年维也纳文件扩大了适用范围,为军事活动、国防规划和军事接触推出了新机制和参数。1999年维也纳文件旨在提升双边、多边和区域范围内透明度和信心,同时推出了一些区域改进措施,尤其是在限制性措施方面。

2011年维也纳文件对核查活动的时间和新型武器及装备系统演示等事项进行了修订。文件同时还制定了每五年对维也纳文件进行一次更新的程序,但原定于2016年重新公布的文件并未出现。

文件正文: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http://www.osce.org/fsc/86597?download=true>>

### 第三节. 双边条约

#### 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ABM 条约)

1972年5月26日,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条约;1972年10月3日生效;2002年6月13日起失效。

条约双方—俄罗斯和美国—承诺不建设针对弹道导弹攻击的全国性防御系统,并限制获准部署的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部署。条约禁止各方向防空导弹、雷达或发射器提供对抗战略弹道导弹技术能力,并禁止其在战略反弹道导弹模式下进行试验。1974年反弹道导弹条约议定书对获准进行的弹道导弹防御采取了进一步的数量限制。

1997年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签署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接收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成为条约缔约方以及接收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继任国,并签署一系列协议将战略导弹防御条约(条约不允许)和非战略或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允许)做一个清晰的界定。俄罗斯在2000年4月批准了1997年的一系列协定,但是由于美国尚未批准,协议并未生效。

2001年12月13日,美国宣布退出于2002年6月13日生效的条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944卷(1974),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aunt/Volume944/v944.pdf>>

协议文本:美国国务院,

<<https://www.state.gov/t/avc/trty/101888.htm#protocolabm>>

### **限制地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禁试条约, TTBT)**

美国和苏联于 1974 年 7 月 3 日在莫斯科签署;1990 年 12 月 11 日生效。

俄罗斯和美国承诺不进行任何当量超过 15 万吨的地下核武器试验。1974 年的核查议定书在 1990 年被新的议定书所取代。

条约与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14 卷(1993 年),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1714/v1714.pdf>>

### **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和平核爆炸条约, PNET)**

1976 年 5 月 28 日,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华盛顿签署条约;1990 年 12 月 11 日生效。

条约双方承诺不进行任何单体或组合地下核爆当量超过 15 万吨的和平目的核试验;不进行任何组合核爆当量超过 150 万吨的核爆试验,除非组合中单体爆炸可通过商定的核查程序加以识别和测量。1976 年核查议定书在 1990 年被新议定书所取代。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714 卷(1993 年),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1714/v1714.pdf>>

### **销毁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 条约)**

1987 年 12 月 8 日,美国和苏联在华盛顿签署条约;1988 年 6 月 1 日生效。

条约要求条约双方—美国和苏联—在 1991 年 6 月 1 日止销毁所有射程 500-5500 公里(中程, 1000-5500 公里;短程, 500-1000 公里)的陆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及其发射装置。到 1991 年 5 月,共计销毁了 2692 枚各型导弹。自 1991 年 6 月 1 日之后的 10 年间,为核查双方遵守情况,美苏进行了联合现场视察。2001 年 5 月 31 日实地视察结束后,继续使用监测卫星收集数据。

1994 年,条约成员国扩大至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第 1657 卷(1991 年),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aunt/Volume1657/v1657.pdf>>

## 美苏关于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START I)

1991年7月31日, 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签署条约;1994年12月5日生效;2009年12月5日条约期满。

条约要求最初的两个缔约国—美国和苏联—在7年内分阶段削减进攻性战略核力量。条约对部署战略核运载工具 (SNDV)—洲际弹道导弹 (ICBM), 海基弹道导弹 (SLBM) 和重型核弹—以其携带的核弹头—设置了数量上限。

促进执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议定书(1992年《里斯本议定书》), 于1994年12月5日生效。本条约同时恢复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对前苏联所应承担的条约义务。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美国国务院, <<http://www.state.gov/t/avc/trty/146007.htm>>

## 美苏关于进一步裁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START II)

1993年1月3日, 俄罗斯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尚未生效。

条约将责成缔约各方在2003年1月1日之前, 将装备有分导式多弹头 (MIRV) 的 ICBM 全部清除, 并将其部署的占了核弹头数量减少至不超过 3000-3500 枚 (其中不超过 1750 枚将部署在 SLBM)。1997年9月26日, 双方签署条约附加议定书, 将条约实施期限延长至2007年底。

两签署国批准了条约, 但从未交换过批准文书。因此, 条约从未正式生效。2002年6月14日, 作为对美国退出6月13日生效的《反弹道导弹条约》(ABM 条约) 的回应, 俄罗斯宣布不再受《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START II) 约束。

条约及议定书文本:美国国务院, <<http://www.state.gov/t/avc/trty/102887.htm>>

## 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SORT 条约, 莫斯科条约)

2002年5月24日, 俄罗斯和美国在莫斯科签署条约;2003年6月1日生效;2011年2月5日起失效。

条约责成缔约国双方在2012年12月31日之前, 减少其实际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数量, 各方战略核弹头总数不得超过 1700-2200 枚。条约于2011年2月5日通过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条约文本:《联合国条约汇编》, 第2350卷(2005年),

<<https://es.un.org/doc/Publication/aunt/Volume2350/v2350.pdf>>

## 美俄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新 START 条约, 布拉格条约)

2010 年 4 月 8 日, 俄罗斯和美国在布拉格签署条约;2011 年 2 月 5 日生效。

条约要求缔约国双方—俄罗斯和美国—将各自(a)部署的 ICBM、SLBM 及重型轰炸机数量至 700;(b)装备在 ICBM、SLBM 以重型轰炸机的核弹头数量降至 1500 枚;(c)部署和未部署 ICBM 发射装置、SLBM 发射装置及重型轰炸机数量降至 800。削减必须在 2018 年 2 月 5 日之前完成;双边协商委员负责解决相关条约遵守及其他执行问题。条约附加议定书含有核查机制。

条约为 START I 后续条约, 并取代 SORT。协议将继续执行 10 年, 除被随后协议取代。如条约缔约国双方同意, 可延长 5 年, 但不能超过 5 年。

条约和议定书文本:美国国务院,

<<http://www.state.gov/t/avc/newstart/c44126.htm>>

## 附件 B. 国际安全合作机构

本附件描述了主要的国际组织、政府间机构、条约执行机构和转让管控机制, 其目标包括促进安全、稳定、和平或军备控制, 并列出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为止的成员或参与者。所述机构分为三类:具有全球重点或成员资格的机构(第 I 节)、具有区域重点或成员资格的机构(第 II 节)和旨在控制战略贸易的机构(第 III 节)。

首先列出联合国成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机构, 然后按字母顺序列出所有其他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国或参与国并非都是联合国成员国。2017 年加入或首次加入该组织的国家以斜体表示。各组织信息均附有可查网站信息。军备控制和裁军协定, 见附件 A。

### 第一节. 全球性机构或成员国

#### 联合国 (UN)

联合国, 这一世界性政府间组织, 1945 年通过其宪章后成立。UN 总部设在美国纽约。

联合国的六大核心机构为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ECOSOC)、托管理事会(1994年暂停运作)、国际法院(ICJ)和秘书处。

联合国大会设有六大委员会。第一委员会(裁军和国际安全委员会)处理裁军和相关国际安全问题。第四委员会(特别政治和非殖民化委员会)处理包括非殖民化、巴勒斯坦难民和人权、维持和平、地雷行动、外层空间、新闻、原子辐射和和平大学的各类事务。

联合国秘书处下属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UNODA)致力于推动核武器、生物、化学和常规武器裁军。联合国还有众多专门机构及其他自治机构。

### 联合国会员国(193个)和加入年份

阿富汗, 1946年	厄瓜多尔, 1945年	立陶宛, 1991年
阿尔巴尼亚, 1955年	埃及, 1945年	卢森堡, 1945年
阿尔及利亚, 1962年	萨尔瓦多, 1945年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1993年
安道尔, 1993年	赤道几内亚, 1968年	安哥拉, 1976年
厄立特里亚, 1993年	马达加斯加, 1960年	安提瓜和巴布达, 1981年
爱沙尼亚, 1991年	马拉维, 1964年	阿根廷, 1945年
埃塞俄比亚, 1945年	马来西亚, 1957年	亚美尼亚, 1992年
斐济, 1970年	马尔代夫, 1965年	澳大利亚, 1945年
芬兰, 1955年	马里, 1960年	奥地利, 1955年
法国, 1945年	马耳他, 1964年	阿塞拜疆, 1992年
加蓬, 1960年	马绍尔群岛, 1991年	巴哈马, 1973年
冈比亚, 1965年	毛里塔尼亚, 1961年	巴林, 1971年
格鲁吉亚, 1992年	毛里求斯, 1968年	孟加拉国, 1974年
德国, 1973年	墨西哥, 1945年	巴巴多斯, 1966年
加纳, 1957年	密克罗尼西亚, 1991年	白俄罗斯, 1945年
希腊, 1945年	摩尔多瓦, 1992年	比利时, 1945年
格林纳达, 1974年	摩纳哥, 1993年	伯利兹, 1981年
危地马拉, 1945年	蒙古, 1961年	贝宁, 1960年
几内亚, 1958年	黑山, 2006年	不丹, 1971年
几内亚比绍, 1974年	摩洛哥, 1956年	玻利维亚, 1945年
圭亚那, 1966年	莫桑比克, 1975年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1992年
海地, 1945年	缅甸, 1948年	博茨瓦纳, 1966年
洪都拉斯, 1945年	纳米比亚, 1990年	巴西, 1945年
匈牙利, 1955年	瑙鲁, 1999年	文莱达鲁萨兰国, 1984年
冰岛, 1946年	尼泊尔, 1955年	保加利亚, 1955年
印度, 1945年	荷兰, 1945年	布基纳法索, 1960年
印度尼西亚, 1950年	新西兰, 1945年	布隆迪, 1962年
伊朗, 1945年	尼加拉瓜, 1945年	佛得角, 1975年
伊拉克, 1945年	尼日尔, 1960年	柬埔寨, 1955年
爱尔兰, 1955年	尼日利亚, 1960年	喀麦隆, 1960年
以色列, 1949年	挪威, 1945年	加拿大, 1945年



意大利, 1955 年	阿曼, 1971 年	中非共和国, 1920 年
牙买加, 1962 年	巴基斯坦, 1947 年	日本, 1956 年
帕劳, 1994 年	乍得, 1960 年	约旦, 1955 年
巴拿马, 1945 年	智利, 1945 年	哈萨克斯坦, 1992 年
巴布亚新几内亚, 1975 年	中国, 1945 年	肯尼亚, 1963 年
巴拉圭, 1945 年	哥伦比亚, 1945 年	基里巴斯, 1999 年
秘鲁, 1945 年	科摩罗, 1975 年	朝鲜, 1991 年
菲律宾, 1945 年	波兰, 1945 年	葡萄牙, 1955 年
刚果民主共和国, 1960 年	哥斯达黎加, 1945 年	卡塔尔, 1971 年
罗马尼亚, 1955 年	科特迪瓦, 1960 年	科威特, 1963 年
俄罗斯, 1945 年	克罗地亚, 1992 年	吉尔吉斯斯坦, 1992 年
卢旺达, 1962 年	古巴, 1945 年	老挝, 1955 年
圣基茨和尼维斯, 1983 年	塞浦路斯, 1960 年	拉脱维亚, 1991 年
圣卢西亚, 1979 年	捷克共和国, 1993 年	黎巴嫩, 1945 年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1980 年	丹麦, 1945 年	莱索托, 1966 年
吉布提, 1977 年	利比里亚, 1945 年	萨摩亚, 1976 年
多米尼克, 1978 年	利比亚, 1955 年	圣马力诺, 1992 年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45 年	列支敦士登, 1990 年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1975 年
沙特阿拉伯, 1945 年	苏里南, 1975 年	图瓦卢, 2000 年
塞内加尔, 1960 年	斯威士兰, 1968 年	乌干达, 1962 年
塞尔维亚, 2000 年	瑞典, 1946 年	英国, 1945 年
塞舌尔, 1976 年	瑞士, 2002 年	乌克兰, 1945 年
塞拉利昂, 1961 年	叙利亚, 1945 年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1971 年
新加坡, 1965 年	塔吉克斯坦, 1992 年	乌拉圭, 1945 年
斯洛伐克, 1993 年	坦桑尼亚, 1961 年	美国, 1945 年
斯洛文尼亚, 1992 年	泰国, 1946 年	乌兹别克斯坦, 1992 年
所罗门群岛, 1978 年	东帝汶, 2002 年	瓦努阿图, 1981 年
索马里, 1960 年	多哥, 1960 年	委内瑞拉, 1945 年
南非, 1945 年	汤加, 1999 年	越南, 1977 年
南苏丹, 2011 年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1962 年	也门, 1947 年
西班牙, 1955 年	突尼斯, 1956 年	赞比亚, 1964 年
斯里兰卡, 1955 年	土耳其, 1945 年	津巴布韦, 1980 年
苏丹, 1956 年	土库曼斯坦, 1992 年	

非成员观察员国家 (2): 梵蒂冈, 巴勒斯坦

网站: <<http://www.un.org/>>

## 联合国安理会

安全理事会负责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必须遵守其决定。安理会有五个常任理事国, 每个常任理事国可对安理会决议行使否决权, 同时还设有 10 个非常任理事国, 由联合国大会选举产生, 任期两年。

常任理事国 (P5): 中国, 法国, 俄罗斯, 英国, 美国

非常任理事国 (10): 玻利维亚\*, 科特迪瓦\*\*, 埃塞俄比亚\*, 赤道几内亚\*\*, 哈萨克斯坦\*, 科威特\*\*, 荷兰\*\*\*, 秘鲁\*\*, 波兰\*\*, 瑞典\*

注: 2017-18 年度是 50 多年来第一次有 2 名成员国同意分享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 意大利为 2017 年, 荷兰为 2018 年。

网站: <<http://www.un.org/en/sc/>>

### 裁军谈判会议 (CD)

CD 致力于成为国际社会规模最大的多边军备控制和裁军论坛。自 1960 年以来, 多次扩大规模并多次更名。作为非联合国下属机构, CD 却需向联合国大会报告。CD 设在瑞士日内瓦。

成员国 (65): 阿尔及利亚, 阿根廷, 澳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白俄罗斯, 比利时, 巴西, 保加利亚, 喀麦隆, 加拿大, 智利, 中国, 哥伦比亚, 刚果 (民主共和国), 古巴, 厄瓜多尔, 埃及, 埃塞俄比亚, 芬兰, 法国, 德国, 匈牙利,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爱尔兰, 以色列, 意大利, 日本, 哈萨克斯坦, 肯尼亚, 韩国 (北部),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蒙古, 摩洛哥, 缅甸, 荷兰新西兰,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基斯坦, 秘鲁, 波兰, 罗马尼亚, 俄罗斯, 塞内加尔, 斯洛伐克, 南非, 西班牙, 斯里兰卡, 瑞典, 瑞士, 叙利亚, 突尼斯, 土耳其, 英国, 乌克兰, 美国, 委内瑞拉, 越南, 津巴布韦

网站: <<http://www.unog.ch/cd>>

### 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IAEA 是联合国系统内的一个政府间组织。IAEA 规约于 1957 年生效, 其任务是促进和平利用原子能, 并确保核活动不被用于任何军事目的。根据 1968 年不扩散条约和无核武器区条约, 无核武器国家必须接受 IAEA 核保障, 以证明其履行核武义务。IAEA 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成员国 (169):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 亚美尼亚, 澳大利亚, 奥地利,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文莱达鲁萨兰国,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柬埔寨, 喀麦隆,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

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哥斯达黎加，科特迪瓦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古巴，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吉布提，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埃及，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牙买加，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韩国（南），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老挝，拉脱维亚，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 REPUB），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墨西哥，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 LIC，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卢旺达，罗马尼亚，俄罗斯，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斯里兰卡，苏丹，斯威士兰，瑞典，瑞士，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注：朝鲜是 IAEA 成员国，直至 1994 年 6 月。除上述国家外，佛得角、科摩罗、冈比亚、格林纳达、圣卢西亚和汤加的成员国资格均得到 IAEA 大会批准；上述国家向 IAEA 交存相关必要法律文书，即可生效。

网站：<<http://www.iaea.org/>>

### **国际法院（ICJ）**

国际法院于 1945 年基于联合国宪章设立，为联合国核心司法机关。国际法院的作用是解决法律纠纷并向联合国下属机构及其他专业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院由 15 名法官组成，任期 9 年，由联大和安理会负责甄选。ICJ 设在荷兰海牙。

网站：<<http://www.icj-cij.org/>>

### **双边协商委员会（BCC）**

BCC 是根据俄美关于进一步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措施条约（新的 START，布拉格

条约)建立的论坛。新 START 条约取代了 1991 年 START 条约中的遵守条约联合监督委员会 (JCIC)。除双方另有约定, BCC 每年须至少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两次会议。BCC 工作内容保密。

网站: 美国国防部, 负责采办和后勤的国防部副部长,

<<https://www.acq.osd.mil/tc/nst/NSTtoc.htm>>

## 英联邦

英联邦成立于 1949 年, 是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组织, 其目的是在成员国内外推进民主, 人权和可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项重申其英联邦核心价值观和原则的章程于 2012 年得以通过。英联邦秘书处设在英国伦敦。

成员国 (52): 安提瓜和巴布达, 澳大利亚, 巴哈马,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伯利兹, 博茨瓦纳, 文莱达鲁萨兰国, 喀麦隆, 加拿大, 塞浦路斯, 多米尼克, 斐济, 加纳, 格林纳达, 圭亚那, 印度, 牙买加, 肯尼亚, 基里巴斯, 莱索托, 萨摩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新加坡, 马耳他, 马来西亚, 马耳他, 毛里求斯, 莫桑比克, 纳米比亚, 瑙鲁, 新西兰, 尼日利亚, 巴基斯坦,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卢旺达,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所罗门群岛, 南非, 斯里兰卡,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汤加,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图瓦卢, 乌干达, 英国, 瓦努阿图, 赞比亚

注: 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英联邦共有 52 个成员国, 冈比亚于 2018 年 2 月 8 日重新加入英联邦。

网站: <<http://www.thecommonwealth.org/>>

##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CTBTO)

CTBTO 将在 1996 年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 (CTBT) 生效时开始运作。CTBTO 将解决条约遵守中出现的问题, 并作为缔约国之间协商与合作的论坛。成立筹备委员会, 以便为 CTBTO 工作做准备, 尤其是组建由地面、水声、次声和放射性核素台站组成的国际监测体系, 监测数据将传输至 CTBTO 国际数据中心。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CTBTO 签字国 (183): 见附件 A

网站: <<http://www.ctbto.org/>>

## 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FATF)

FATF 是一个政府间决策机构，其目的是建立国际标准，制定和促进国家和国际两级政策。FATF 由七国集团（G7）于 1989 年成立，最初是为了审查和制定打击洗钱措施；于 2001 年扩大至包括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并在 2008 年再次扩大，包括打击资助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FATF 秘书处设在法国巴黎。

成员国（37）：阿根廷，澳大利亚，比利时，巴西，加拿大，中国，丹麦，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海湾合作委员会，日本，韩国，南非，卢森堡，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俄罗斯，新加坡，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站：<<http://www.fatf-gafi.org/>>

### **全球打击核恐怖主义倡议（GICNT）**

GICNT 成立于 2006 年，是一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间的自愿国际伙伴关系，致力于加强预防、发现和应对核恐怖主义全球能力。GICNT 通过开展多边活动来加强其合作伙伴计划、政策、程序和互通性，从而实现上述目标。

合作伙伴国（88）：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阿塞拜疆，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佛得角，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利比亚尼日利亚，挪威，巴基斯坦，帕劳，巴拿马，巴拉圭，菲律宾，波兰，尼日利亚，摩洛哥，黑山，摩洛哥，墨西哥，马耳他，毛里求斯，马来西亚，马耳他，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塞舌尔，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斯里兰卡，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泰国，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美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赞比亚

官方观察员（5）：国际原子能机构，欧盟，国际刑事警察组织（Interpol），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联合国区域间犯罪和司法研究所

网站：<<http://www.gicnt.org/>>

### **西方七国集团（G7）**

G7 是主要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直在国家或政府层面进行非正式会晤。欧洲理事会主席和欧洲委员会代表欧盟参加首脑峰会。

1997 年至 2013 年期间，G7 成员国和俄罗斯一起组成八国集团（G8）进行会晤。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G7 于 2014 年 3 月决定不再另行通知俄罗斯。

成员国（7）：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

\*2018 年峰会主办国

\*\*2017 年峰会主办国。

网站：<<https://g7.gc.ca/en/>>

### 反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材料扩散的全球伙伴关系

全球伙伴关系于 2002 年由 G8 发起，旨在解决不扩散、裁军、反恐和核安全问题。成员国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由 G7 主席国主办，主要目标是启动具体项目，以解决常规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滥用问题，并减少化学、生物、放射性和核武风险。2011 年 5 月全球伙伴关系无确定期限延长。

成员国（32）：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欧盟，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新西兰，挪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乌克兰，美国

注：俄罗斯虽被排除在 G8 之外，但尚未正式退出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尽管未被邀请参加相关活动。

网站：<<http://www.gpwnd.com/>>

### 国际刑事法院（ICC）

ICC 是一个独立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处理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战争罪和侵略罪。ICC 设在荷兰海牙。

ICC 规约于 1998 年在罗马通过，并于 2002 年 7 月 1 日生效。2010 年通过了罗马规约修正案，定义侵略和灭绝罪。2017 年通过的修正案将战争罪定义扩大至包括使用微生物、生物或有毒武器，受到 X 射线无法察觉碎片伤害的武器以及激光武器。修正案仅适用于已批准这些修正案的国家。

罗马规约缔约国（123）：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澳

大利亚, 奥地利,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比利时, 伯利兹, 贝宁, 玻利维亚,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博茨瓦纳, 巴西, 保加利亚, 布基纳法索, 佛得角, 柬埔寨, 加拿大,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 库克群岛(共和国),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萨尔瓦多, 爱沙尼亚, 斐济, 芬兰, 法国, 加蓬, 冈比亚, 格鲁吉亚, 德国, 加纳, 希腊,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圭亚那, 洪都拉斯, 匈牙利, 冰岛, 爱尔兰, 意大利, 日本, 约旦, 肯尼亚, 韩国(南), 拉脱维亚, 莱索托, 利比里亚, 列支敦士登, 立陶宛, 卢森堡, 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 马达加斯加, 马拉维, 马里, 马尔代夫, 马耳他, 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 墨西哥, 摩尔多瓦, 蒙古, 黑山, 纳米比亚, 瑙鲁, 荷兰, 新西兰, 尼日尔, 尼日利亚, 挪威, 巴勒斯坦, 巴拿马, 巴拉圭, 秘鲁, 菲律宾, 波兰, 葡萄牙, 罗马尼亚, 圣基茨和尼维斯, 圣卢西亚,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萨摩亚, 圣马力诺, 塞内加尔, 塞尔维亚, 塞舌尔, 塞拉利昂,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南非, 西班牙, 苏里南,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坦桑尼亚, 东帝汶,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乌干达, 英国, 乌拉圭, 瓦努阿图, 委内瑞拉, 赞比亚

已接受 ICC 管辖权的非缔约国 (1): 乌克兰

注: 布隆迪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退出国际刑事法院。2016 年冈比亚和南非宣布退出, 2017 年撤销声明。2018 年 3 月 17 日, 菲律宾提前 12 个月宣布它将退出 ICC。

网站: <<http://www.icc-cpi.int/>>

## 不结盟运动 (NAM)

NAM 成立于 1961 年, 是联合国就不结盟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军备控制问题进行磋商和协调的论坛。

会员国 (120): 阿富汗, 阿尔及利亚, 安哥拉, 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塞拜疆\*, 巴哈马, 巴林, 孟加拉国, 巴巴多斯, 白俄罗斯, 伯利兹, 贝宁, 不丹, 玻利维亚, 博茨瓦纳, 文莱达鲁萨兰国, 布基纳法索, 布隆迪, 佛得角, 柬埔寨, 喀麦隆, 中非共和国, 乍得, 智利, 哥伦比亚, 科摩罗, 刚果(民主共和国), 刚果(共和国), 科特迪瓦, 古巴, 吉布提, 多米尼克, 多米尼加共和国, 厄瓜多尔, 埃及, 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斐济, 加蓬, 冈比亚, 加纳, 格林纳达, 危地马拉, 几内亚, 几内亚比绍, 圭亚那, 海地, 洪都拉斯, 印度, 印度尼西亚, 伊朗, 伊拉克, 牙买加, 约旦, 肯尼亚, 韩国(北), 科威特, 老

挝，黎巴嫩，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蒙古，摩洛哥，莫桑比克，缅甸，纳米比亚，尼泊尔，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卡塔尔，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索马里，南非，斯里兰卡，苏丹，苏里南，斯威士兰，叙利亚，坦桑尼亚，泰国，东帝汶，多哥，特立尼达和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联酋，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越南，也门，赞比亚，津巴布韦

\*2019 年峰会主办国

\*\*2016 年峰会主办国

网站：<<http://www.nambaku.org/>>

###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OECD 成立于 1961 年，其目标是通过协调成员国之间的政策以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总部位于法国巴黎。

成员国（35）：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加拿大，智利，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韩国（拉脱维亚），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站：<<http://www.oecd.org/>>

###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

OPCW 执行 1993 年化学武器公约（CWC）。总部设在海牙，负责监督化学武器库存和相关基础设施销毁，实施核查制度，确保不再重新出现该类武器，并促进和参与国际合作，以加强条约遵守，促进和平利用化学。

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192）：见附件 A.

网站：<<http://www.opcw.org/>>



## 伊斯兰合作组织（OIC）

OIC（原伊斯兰会议组织）于1969年由伊斯兰国家成立，旨在促进成员国间的合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所有穆斯林人民的和平、安全和斗争。秘书处设在沙特阿拉伯吉达。

成员国（57）：阿富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贝宁，文莱达鲁萨兰国，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乍得，科摩罗，科特迪瓦，吉布提，埃及，加蓬，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约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吉尔吉斯斯坦，黎巴嫩，利比亚，马来西亚，马尔代夫，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阿曼，巴基斯坦，巴勒斯坦，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苏丹，苏里南，叙利亚，塔吉克斯坦，多哥，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乌干达，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也门

网站：<<http://www.oic-oci.org/>>

## 特别核查委员会（SVC）

SVC是根据1987年苏美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INF条约）建立，其职能是作为解决合规问题和提高条约可行性和有效性措施的论坛。自2000年SVC就再未举行会议，直至2016年11月和2017年12月再次重启论坛。

INF条约缔约方（5）：见附件

## 第二节. 区域性机构及成员国

### 非洲联盟（AU）

AU于2001年正式成立，于2002年启动，取代了成立于1963年的非洲统一组织（OAU）。AU成员国资格对所有非洲国家开放。AU旨在促进非洲团结、安全和冲突解决，民主、人权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一体化。其主要机构包括非盟大会（最高机构）、委员会（秘书处）、泛非议会和和平与安全理事会。AU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的斯亚贝巴。

成员国（55）：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共和国，吉布提，埃及，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加蓬，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利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卢旺达，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西

撒哈拉),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塞内加尔, 塞舌尔, 塞拉利昂, 索马里, 南非, 南苏丹, 苏丹, 斯威士兰, 坦桑尼亚, 多哥, 突尼斯, 乌干达, 赞比亚, 津巴布韦

\*摩洛哥 1984 年离开 OAU 后, 在 2017 年 1 月加入非盟。

网站: <<http://www.au.int/>>

### **和平与安全理事会 (PSC)**

PSC 的 15 名成员国是非盟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常设决策机构。它是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 (APSA) 的主要支柱。

成员国任期为 3 年,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 (5): 刚果 (共和国), 埃及, 肯尼亚, 尼日利亚, 赞比亚

成员国任期为 2 年, 2016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10): 阿尔及利亚, 博茨瓦纳, 布隆迪, 乍得, 尼日尔, 卢旺达, 塞拉利昂, 南非, 多哥, 乌干达

成员国任期为 2 年, 2018 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 2020 (10): 安哥拉, 吉布提, 赤道几内亚, 加蓬, 利比里亚, 摩洛哥, 卢旺达, 塞拉利昂, 多哥, 津巴布韦

###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APEC 成立于 1989 年, 旨在加强亚太地区贸易开放和经济繁荣。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 APEC 越来越多地讨论安全和政治问题, 包括打击恐怖主义、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有效的武器转让管控体系。其总部位于新加坡。

成员国经济体 (21): 澳大利亚、文莱达鲁萨兰国、加拿大、智利、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 (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菲律宾、俄罗斯、新加坡、台湾、泰国、美国、越南

网站: <<http://www.apec.org/>>

### **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

ASEAN 成立于 1967 年, 旨在促进东南亚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以及区域和平与安全。ASEAN 秘书处设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

成员国 (10): 文莱达鲁萨兰国, 柬埔寨, 印度尼西亚, 老挝, 马来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网站: <<http://www.asean.org/>>

### **东盟地区论坛（ARF）**

ARF 成立于 1994 年，旨在促进政治和安全问题对话和磋商，并有助于亚太地区建立信任和预防性外交。

参与国（27）：东盟成员国和澳大利亚，孟加拉国，加拿大，中国，欧盟，印度，日本，韩国，南方，蒙古，新西兰，巴基斯坦，巴布亚新几内亚，俄罗斯，斯里兰卡，东帝汶，美国

网站: <<http://aseanregionalforum.asean.org/>>

### **东盟+3（APT）**

APT 合作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启动，并于 1999 年制度化。其目的是促进其参与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以及金融稳定。

参与国（13）：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韩国

网站: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asean-3>>

### **东亚峰会（EAS）**

东亚峰会始于 2005 年，作为促进战略、政治和经济问题对话的区域论坛，EAS 旨在促进东亚和平，稳定和经济繁荣。东亚峰会年会同 ASEAN 峰会密切相关。

参与国（18）：东盟成员国和澳大利亚，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南部），新西兰，俄罗斯，美国

网站: <<http://www.asean.org/asean/external-relations/east-asia-summit-eas/>>

###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

CSTO 的六个签署国于 2002-2003 年正式成立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旨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目标是更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战略问题。CSTO 设在俄罗斯莫斯科。

成员国（6）：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

网站: <<http://www.odkb-csto.org/>>

## **独立国家联合体（CIS）**

CIS 成立于 1991 年，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多边合作框架，总部设在白俄罗斯明斯克。

成员国（11）：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多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尚未批准 1993 年独联体宪章，但自 2005 年 8 月 26 日起作为准会员参加独联体活动。乌克兰尚未批准该宪章，自 1993 年以来一直是该组织的非正式的准成员国。

网站：<<http://www.cis.minsk.by/>>

## **非洲中部非洲经济共同体（CEEAC，中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CEEAC 成立于 1983 年，旨在促进政治对话，建立关税同盟并在中非建立共同政策。CEEAC 还与“中非控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及其所有零部件制造，修理和装配公约”（金沙萨公约）进行协调。CEEAC 秘书处位于加蓬利伯维尔。

中非和平与安全理事会（COPAX）是一个旨在在非洲中部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和解决中促进联合政治军事策略的机制。

成员国（11）：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中非共和国，乍得，刚果（民主共和国），赤道几内亚，加蓬，卢旺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网站：<<http://www.ceeac-eccas.org/>>

## **亚洲互动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CICA）**

CICA 于 1992 年成立，于 1999 年正式成立，作为加强成员国之间安全合作和建立信任措施的论坛。它还促进经济，社会和文化合作。其秘书处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

成员国（26）：阿富汗，阿塞拜疆，巴林，孟加拉国，柬埔寨，中国，埃及，印度，伊朗，伊拉克，以色列，约旦，哈萨克斯坦，韩国，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勒斯坦，卡塔尔，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泰国，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乌兹别克斯坦，越南

网站：<<http://www.s-cica.org/>>

## **欧洲委员会（COE）**

COE 成立于 1949 年，对所有接受其法律原则并保障其公民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欧洲国家

开放。COE 设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下属机构包括欧洲人权法院和欧洲委员会发展银行。

成员国（47）：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意大利，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耳他，摩尔多瓦，摩纳哥，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

网站：<<http://www.coe.int/>>

### **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CBSS）**

CBSS 成立于 1992 年，是波罗的海地区合作的区域政府间组织。其秘书处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

成员（12）：丹麦，爱沙尼亚，欧盟，芬兰，德国，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挪威，波兰，俄罗斯，瑞典

网站：<<http://www.cbss.org/>>

###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ECOWAS 成立于 1975 年，旨在促进西非国家贸易与合作。1981 年，ECOWAS 通过国防事务互助议定书。ECOWAS 执行秘书处设在尼日利亚阿布贾。

成员国（15）：贝宁，布基纳法索，佛得角，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里，尼日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多哥

网站：<<http://www.ecowas.int/>>

### **欧盟（EU）**

欧盟是欧洲各国在广泛领域开展合作的组织，包括一个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单一市场、若干成员国使用的共同货币以及共同的外交及安全政策（CFSP）。其主要组织机构为欧洲理事会、欧洲联盟理事会（又称部长理事会）、欧洲委员会（秘书处）、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外交政策和共同安全与防卫政策（CSDP）由外交和安全政策联盟高级代表协调，欧洲对外行动处（EEAS）协助。EU 主要机构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成员国（28）：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

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2017年3月29日英国通知欧洲理事会，英国计划于2019年3月29日退出欧盟，年触发欧洲联盟条约第50条。

网站：<<http://europa.eu/>>

### **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原子能机构或 EAEC）**

欧洲原子能机构是1957年，在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欧洲原子能机构条约）基础上创建。旨在促进和平目的核能项目并对其进行管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供应机构位于卢森堡，其任务是向欧盟成员国定期平等的提供矿石、原料和特殊裂变材料。

成员国（28）：欧盟成员国

网站：<<http://ec.europa.eu/euratom/>>

### **欧洲防务局（EDA）**

EDA为欧盟下属机构，接受欧盟理事会指导。EDA成立于2004年，旨在帮助欧洲发展防务能力，促进欧洲军备合作，并建立强大的欧洲国防技术和工业基地。EDA决策机构为指导委员会，由成员国国防部长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机构负责人）组成。EDA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成员国（27）：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英国

网站：<<http://eda.europa.eu/>>

###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

海合会正式名称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立于1981年，旨在促进成员国间金融、贸易、行政和立法等领域区域一体化，并推动科学和技术进步。成员国同时还在外交政策，军事和安全事务等领域开展合作。最高委员会是GCC最高权力机构。GCC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

成员国（6）：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网站: <<http://www.gcc-sg.org/>>

### **政府间发展管理局 (IGAD)**

IGAD 成立于 1996 年, 旨在扩大区域合作, 促进非洲之角的和平与稳定。IGAD 取代了 1986 年成立的政府间干旱与发展管理局 (IGADD), 秘书处设在吉布提。

成员国 (8): 吉布提, 厄立特里亚,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索马里, 南苏丹, 苏丹, 乌干达

网站: <<http://www.igad.int/>>

### **大湖区国际会议 (ICGLR)**

ICGLR 于 2004 年启动, 旨在促进大湖区和平与安全, 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增长和发展。2006 年, 成员国通过了大湖区安全, 稳定与发展公约, 公约于 2008 年生效, 执行秘书处设在布隆迪布琼布拉。

成员国 (12): 安哥拉, 布隆迪, 中非共和国, 刚果 (共和国), 刚果 (民主共和国), 肯尼亚, 卢旺达, 南苏丹, 苏丹, 坦桑尼亚, 乌干达, 赞比亚

网站: <<http://www.icglr.org/>>

### **阿拉伯国家联盟**

阿拉伯联盟成立于 1945 年, 旨在阿拉伯国家间更为紧密的政治和经济合作。1950 年成员国签署了集体防务和经济合作协议。2015 年, 阿拉伯联盟同意为区域维和行动建立一支阿拉伯联合军事力量, 阿盟总秘书处设在埃及开罗。

成员国 (22): 阿尔及利亚, 巴林, 科摩罗, 吉布提, 埃及, 伊拉克, 约旦, 科威特, 黎巴嫩, 利比亚, 毛里塔尼亚, 摩洛哥, 阿曼, 巴勒斯坦, 卡塔尔, 沙特阿拉伯, 索马里, 苏丹, 叙利亚\*, 突尼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也门

\*叙利亚于 2011 年 11 月 16 日被暂停其成员国身份。

网站: <<http://www.lasportal.org/>>

###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NATO 成立于 1949 年, 北大西洋公约 (华盛顿条约) 实际为西方国家军事同盟。条约第

5 条规定北约承诺当任一成员国遭受武装攻击时，成员国需作出回应，其总部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

成员国(29):阿尔巴尼亚、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黑山、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土耳其、英国、美国

网站: <<http://www.nato.int/>>

### **欧洲-大西洋伙伴关系委员会 (EAPC)**

EAPC 将北约及其和平伙伴关系 (PFP) 合作伙伴聚集在一起进行对话和磋商，为双边 PFP 计划的总体政治框架。

成员国 (50): 北约成员国和摩尔多瓦共和国，俄罗斯，塞尔维亚，瑞典，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马其顿 (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瑞士，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

网站: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49276.htm](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49276.htm)>

### **伊斯坦布尔合作倡议 (ICI)**

ICI 成立于 2004 年，旨在通过泛中东地区同北约的务实双边安全合作，促进长期全球和地区安全。

参与国 (33): 北约成员国和巴林，卡塔尔，科威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网站: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956.htm](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956.htm)>

### **地中海对话**

北约地中海对话成立于 1994 年，是北约与地中海国家进行政治对话和务实合作的论坛。对话反映北约观点，即欧洲安全与地中海地区安全与稳定密切相关。

与会国 (36): 北约成员国和阿尔及利亚，埃及，以色列，约旦，毛里塔尼亚，摩洛哥，突尼斯

网站: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927.htm](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2927.htm)>



### **北约-格鲁吉亚委员会（NGC）**

NGC 于 2008 年 9 月成立，旨在成为政治磋商和务实合作的论坛，帮助格鲁吉亚实现加入北约的目标。

参与国（30）：北约成员国和格鲁吉亚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091.htm](http://www.nato.int/cps/en/natohq/topics_50091.htm)>

###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NRC）**

NRC 成立于 2002 年，是一个就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建立共识，合作以及联合决策和行动的机制。它侧重于 1997 年北约-俄罗斯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创始法案以及恐怖主义，危机管理和防扩散等新领域确定的共同关心领域。

参与国（30）：北约成员国和俄罗斯

注：2014 年 4 月，俄罗斯军事干预乌克兰之后，尽管大使及以上层面的沟通得以保留，北约暂停了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 NRC 国家之间的实际合作。

网站：<<https://www.nato.int/nrc-website/>>

### **北约-乌克兰委员会（NUC）**

NUC 成立于 1997 年，负责就政治和安全问题，预防和解决冲突，不扩散、武器和技术转让以及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进行磋商。

参与国（30）：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

网站：<[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0319.htm](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50319.htm)>

### **组织联合军备委员会（OCCAR，联合军备合作组织）**

OCCAR 成立于 1996 年，自 2001 年起具有法律地位，为特定协作武器计划提供更为有效和高效的安排，总部位于德国波恩。

成员国（6）：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英国

参与国（7）：芬兰，立陶宛，卢森堡，荷兰，波兰，瑞典，土耳其

网站：<<http://www.occar.int/>>

### **OPANAL，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组织**

OPANAL 是基于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在 1967 年成立，旨在与原子能机构一道解决条约执行问题，OPANAL 位于墨西哥墨西哥城。

“特拉特洛尔科条约” 缔约国（33）：见附件

网站：<<http://www.opanal.org/>>

### 民主与经济发展组织-GUAM

GUAM 为四国集团，旨在促进稳定和加强安全，其历史可以追溯至 1997 年。GUAM 成立于 2006 年。成员国合作促进八个工作组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和贸易，秘书处在乌克兰基辅。

成员国（4）：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乌克兰

网站：<<http://guam-organization.org/>>

###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SCE）

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CSCE）于 1973 年启动，1995 年更名为欧安组织。目的是作为重要的全面安全合作工具，涉及早期预警、冲突防控、危机管理以及冲突后重建。总部设在奥地利维也纳，其他分支机构设在欧洲其他地方。

欧安组织三驾马车由当年，前一年和下一年主席国代表组成。安全合作论坛（FSC）负责军备控制以及建立信任和安全措施。

成员国（57）：阿尔巴尼亚，安道尔，亚美尼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见，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的马耳他共和国，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罗马尼亚，俄罗斯，圣马力诺，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英国，乌克兰，美国，乌兹别克斯坦

\*2017 年主席国

\*\*2018 年主席国

\*\*\*2019 年主席国

网站：<<http://www.osce.org/>>

## 联合协商小组（JCG）

JCG 是一个基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CFE 条约）建立的欧安组织附属机构，通过协调解释和实施的含糊不清来促进条约的目标和实施。JCG 总部位于奥地利维也纳。

CFE 缔约国（30）：见附件 A

注：2007 年俄罗斯暂停参与 CFE 条约，并在 2015 年 3 月份年宣布彻底退出 CFE。

网站：<<http://www.osce.org/jcg/>>

## 明斯克小组

明斯克小组支持明斯克进程，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和平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论坛。

成员国(13):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俄罗斯\*、瑞典、土耳其、美国\*、欧安组织三驾马车(奥地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

\*三个国家共同担任明斯克小组主席国。

网站：<<http://www.osce.org/mg/>>

## 开放天空咨询委员会（OSCC）

OSCC 成立的目的是为解决 1992 年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合规问题而建立。

开放天空条约缔约国（34）：见附件

网站：<<http://www.osce.org/oscc/>>

## 美洲国家组织（OAS）

美洲国家组织于 1948 年通过其组织宪章，目标是加强西半球和平与安全，活动以民主，人权，安全和发展四大支柱为基础。OAS 总秘书处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

会员国（35）：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巴哈马，巴巴多斯，伯利兹，玻利维亚，巴西，加拿大，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古巴\*，多米尼克，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格林纳达，危地马拉，圭亚那，海地，洪都拉斯，牙买加，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拿马，巴拉圭，秘鲁，圣基茨和尼维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苏里南，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乌拉圭，美国，委内瑞拉

\*根据 2009 年 6 月 3 日决议，1962 年将古巴排除在 OAS 的决议将不再有效；根据 2009

年决议，古巴参与该组织“将是对话进程之结果”。古巴拒绝参加 OAS 活动。

网站：<<http://www.oas.org/>>

###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BSEC）**

BSEC 倡议成立于 1992 年，并于 1999 年发展成为成熟的经济组织。其目的是确保和平，稳定和繁荣，促进和发展黑海地区经济合作和进步。BSEC 常设秘书处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成员国（12）：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希腊，摩尔多瓦，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土耳其，乌克兰

网站：<<http://www.bsec-organization.org/>>

### **太平洋岛屿论坛**

太平洋岛屿论坛，前身为成立于 1971 年的南太平洋论坛，旨在加强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治理和安全方面的合作。论坛同时还负责监督 1985 年拉罗通加条约执行情况，该条约宗旨为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太平洋岛屿论坛秘书处设在斐济苏瓦。

成员国（18）：澳大利亚，库克群岛，斐济，法属波利尼西亚，基里巴斯，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瑙鲁，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纽埃，帕劳，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所罗门群岛，汤加，图瓦卢，瓦努阿图

网站：<<http://www.forumsec.org/>>

### **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非法轻小武器区域中心（RECSA）**

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秘书处设在内罗毕，目的在于协调执行 2000 年“关于大湖区和非洲之角非法小武器和轻武器问题的内罗毕宣言”。2005 年转为 RESCA 以执行 2004 年“内罗毕预防，控制和减少小武器和轻武器议定书”。RESCA 总部设在肯尼亚内罗毕。

成员国（15）：布隆迪，吉布提，中非共和国，刚果（共和国），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卢旺达，塞舌尔，索马里，南苏丹，苏丹，坦桑尼亚，乌干达

网站：<<http://www.recsasec.org/>>

### **区域合作委员会**

RCC 成立于 2008 年，其职能是作为东南欧稳定公约继承者，旨在促进东南欧各国相互合作和欧洲-大西洋一体化，以促进该地区发展，造福人民。RCC 侧重于六大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能源和基础设施，司法和内政，安全合作，建立人力资本和议会合作。其秘书处设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萨拉热窝，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设有联络处。

成员国（46）：阿尔巴尼亚，奥地利，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加拿大，欧洲委员会开发银行，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挪威，摩尔多瓦共和国，黑山，芬兰，法国，希腊，匈牙利，意大利，科索沃，拉脱维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美国，世界银行，联合国，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欧洲，东南欧合作倡议，斯洛文尼亚

网站：<<http://www.rcc.int/>>

### 上海合作组织（SCO）

SCO 的前身是上海五国集团，成立于 1996 年；它于 2001 年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并向所有支持其目的的国家开放，成员国在建立信任措施和区域安全以及经济领域进行合作。SCO 秘书处在中国北京。SCO 区域反恐机构（RATS）总部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

成员国（8）：中国，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

网站：<<http://www.sectSCO.org/>>

### 中美洲一体化体系 (SICA)

1991 年，随着《特古西加尔巴议定书》的签署，SICA 成立。该组织的宗旨之一是在合理均衡各方力量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区域安全模式；强化文职政府；克服极端贫困；促进可持续发展；保护环境；消除暴力、腐败、恐怖主义、毒品和武器贩运。该组织总部设于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

成员国（8）：伯利兹、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巴拿马

网站：<<http://www.sica.int/>>

### 六方会谈

六方会谈始于 2003 年，当时是中国提出的一项外交倡议，旨在解决有关如何解决朝鲜核武器计划争议。自 2009 年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以来，没有举行过任何谈判。

参与国(6):中国、日本、朝鲜(北)、朝鲜(南)、俄罗斯、美国

###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成立于 1992 年，旨在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主权、和平与安全、人权和民主等基本原则。SADC 取代了 1980 年成立的南部非洲发展协调会议(SADCC)。SADC 政治、防卫和安全合作机构的目的是促进该区域的和平与安全。秘书处设在博茨瓦纳的哈博罗内。

成员国(16):安哥拉、博茨瓦纳、科摩罗、刚果(民主共和国)、莱索托、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塞舌尔、南非、斯威士兰、坦桑尼亚、赞比亚、津巴布韦

网站:<<http://www.sadc.int/>>

### **苏瑞美尼亚国家联盟(UNASUR, 南美洲国家联盟)**

UNASUR 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目的是加强区域一体化、政治对话、经济发展和成员国之间在防务事务方面的协调。UNASUR2008 宪法条约于 2011 年 3 月 11 日生效，将逐步取代安第斯共同体和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 南方共同市场)，总部设在厄瓜多尔的基多。

UNASUR 联盟成员国于 2008 年 12 月批准了《苏里马卡亚防卫委员会(CDS)》，并于 2009 年 3 月举行第一次会议。CDS 目标是巩固南美洲作为一个和平区的地位，创造一种区域特征，并在防务问题上加强区域合作。

成员国(12):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巴拉圭\*、秘鲁\*、苏里南、乌拉圭、委内瑞拉

\*2018 年 4 月 20 日，这 6 个国家暂停 UNASUR 成员国资格一年。

网站:<<http://www.unasur.org/>>

## **第三节. 战略性贸易控制机制**

### **澳大利亚集团(AG)**

AG 是一个非正式的国家集团，欧洲委员会于 1985 年成立。AG 每年举行一次年会，就战

略贸易管控交换意见，并相互借鉴成功经验，目的在于确保军民两用材料、技术及设备不用于生化武器活动或项目。

成员国(42):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欧盟委员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共有 42 个成员国,2018 年 1 月 18 日,印度加入 AG。

网站:<<http://www.australiagroup.net/>>

### 《反对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

2002 年制定 HCOC 的原则是遏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弹道导弹系统扩散的需要。成员国在发展、试验和部署这类导弹方面必须实行管控。奥地利外交部实际起到人权理事会秘书处之职责。

成员国(138):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提瓜和巴布达、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比利时、贝宁、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布基纳法索、布隆迪、佛得角、柬埔寨、喀麦隆、加拿大、中非共和国、乍得、智利、哥伦比亚、科摩罗、刚果(共和国)、库克群岛、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厄立特里亚、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斐济、芬兰、法国、加蓬、冈比亚、格鲁吉亚、德国、加纳、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圭亚那、海地、教廷、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印度、伊拉克、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基里巴斯、韩国(南)、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毛里塔尼亚、密克罗尼西亚、摩尔多瓦、摩纳哥、蒙古、黑山、摩洛哥、莫桑比克、荷兰、新西兰、尼加拉瓜、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帕劳、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秘鲁、菲律宾、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卢旺达、圣基茨和尼维斯、萨摩亚、圣马力诺、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塞拉利昂、新加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苏丹、苏里南、瑞典、瑞士、塔吉克斯坦、坦桑尼亚、东帝汶、汤加、突尼斯、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图瓦卢、乌干达、英国、乌克兰、

乌拉圭、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瓦努阿图、委内瑞拉, 赞比亚

注:截至 2018 年 1 月 1 日, 共有 138 个成员国加入了 HCOC, 2018 年 1 月, 莱索托加入 HCOC。

网站:<<http://www.hcoc.at/>>

### **导弹技术控制系统 (MTCR)**

MTCR 为非正式国家集团, 自 1987 年以来一直寻求协调各国出口管控, 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弹系统的扩散。MTCR 国家集团未设秘书处。法国外交部

负责联络工作, 分发政策工作文件, 并定期主持政策和信息交流会议。

合作伙伴国(35):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http://www.mtcr.info/>>

### **核供应国集团 (NSG)**

NSG, 前身为伦敦俱乐部, 成立于 1975 年。根据其核转让指南(伦敦指南, 1978 年首次同意), 协调国家对核材料转让的管控。其中包含一个触发材料清单, 即当对任何无核国家出口用于和平目的的“清单”内材料时, 都将触发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监管, 以及军民两用核相关设备、材料、软件和相关技术(华沙指南)。NSG 指导方针是各参与国根据参与国本国法律和惯例执行。NSG 未设秘书处。日本常驻维也纳 IAEA 代表团实际起到联络和日常辅助之职能。

参与国(48): 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巴西、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南), 拉脱维亚, 立陶宛, 卢森堡, 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塞尔维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http://www.nuclearsuppliersgroup.org/>>



## 防扩散安全倡议 (PSI)

“防扩散安全倡议”是根据美国 2003 年宣布的一项倡议所设立的一个多边论坛，其重点在于加强执法合作，在陆地、空中或海上过境时拦截和没收非法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导弹技术和及相关材料。2003 年颁布了《防止贿赂条例》。PSI 没有秘书处，但其日常活动由 21 人组成的业务专家组负责协调。

成员国(105):阿富汗、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安哥拉、安提瓜和巴布达, 阿根廷\*、亚美尼亚、澳大利亚\*, 奥地利、阿塞拜疆、巴哈马、巴林、白俄罗斯、比利时、伯利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文莱达鲁萨兰国、保加利亚、柬埔寨, 加拿大, 智利, 哥伦比亚, 克罗地亚, 塞浦路斯, 捷克共和国, 丹麦, 吉布提、多米尼加、多米尼加共和国、萨尔瓦多、爱沙尼亚、斐济、芬兰、法国\*, 格鲁吉亚, 德国\*\_ , 希腊, 罗马教廷, 洪都拉斯、匈牙利、冰岛、伊拉克、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 日本\*, 约旦, 哈萨克斯坦、韩国(南)\*、吉尔吉斯斯坦、科威特、拉脱维亚、利比里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 卢森堡、马其顿(前南斯拉夫共和国)、马来西亚、马耳他、马绍尔群岛、摩尔多瓦、蒙古、黑山、摩洛哥、荷兰\*, 新西兰\*, 挪威\*、阿曼、巴拿马、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波兰\*, 葡萄牙\*, 卡塔尔, 罗马尼亚, 俄罗斯\*、圣卢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新加坡\*, 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亚, 西班牙\*†, 斯里兰卡, 瑞典, 瑞士, 塔吉克斯坦, 泰国,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突尼斯, 土耳其\*†, 土库曼斯坦, 英国\*†, 乌克兰\*†,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美国\*†, 乌兹别克斯坦, 瓦努阿图, 越南, 也门

\*业务专家组成员。

†PSI 轮值主席国, 2003-17 年。

网站:美国国务院

## 关于常规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瓦森纳安排, WA)

瓦森纳安排于 1996 年正式成立。其目的是防止 WA 成员国密切关注的国家获取武器装备和用于军事目的的敏感军民两用品及技术。WA 秘书处设在奥地利维也纳。

成员国(42):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匈牙利、印度、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韩国)、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http://www.wassenaar.org/>>

## 桑戈委员会

核出口委员会(简称“桑戈委员会”)成立于 1971-74 年,是核供应国之间每年举行两次的非正式会议。其目的是根据其定期更新项目清单,协调对核材料的出口管控,对核供应集团工作进行补充。

成员国(39):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白俄罗斯、比利时、保加利亚、加拿大、中国、克罗地亚、捷克共和国、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日本、哈萨克斯坦、韩国(韩国)、卢森堡、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南非、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国、乌克兰、美国

网站:<<http://www.zanggercommittee.org/>>

## 附件 C. 2017 年大事记

1 月 1 日	一名枪手在伊斯坦布尔一家夜总会杀害 39 人。	土耳其;IS
1 月 1 日	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成为第九任联合国秘书长。	联合国秘书长
1 月 3 日	斯里兰卡政府于 2016 年 2 月任命的咨询工作组,发布斯里兰卡公民追求真理和正义的最终报告。	斯里兰卡
1 月 7 日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和结盟的也门军队在也门西南部与曼德海峡接壤的地方对胡塞武装发动了新的军事进攻。	沙特,也门
1 月 18 日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AQIM 在马里北部城市加奥的一个军事营地发生汽车炸弹事件,造成至少 47 人死亡,其中包括 5 名来自马里的自杀式炸弹袭击者。	马里;AQIM
1 月 20 日	唐纳德·J·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 45 任总统,誓言要遵循“美国优先”的政策导向。	美国
1 月 20 日	迫于外交压力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的军事威胁,冈比亚总统叶海亚·贾梅下台,大选获胜者阿达玛·巴罗就任冈比亚总统。	冈比亚;ECOWAS
1 月 21 日	为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就职典礼,美国和全世界数百万人加入了妇女游行。	妇女游行
1 月 23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TPP 为 11 个环太平洋国家之间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	美国;TPP
1 月 25 日	青年党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家酒店发动袭击,造成至少 28 人死亡。	索马里;青年党
1 月 26 日	北爱尔兰议会是根据耶稣受难日协议设立的地方立法机构,目前已被暂停,今年全年都将维持。	英国;北爱尔兰
2 月 8 日	索马里前总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击败现任总统哈桑·谢赫,赢得总统选举。	索马里
2 月 9 日	据报道,索马里一市场发生炸弹爆炸,至少 34 人死亡,约	索马里;青年党

2月11日	50人受伤。据信，青年党对此事件负责。 朝鲜在日本海试射了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引发国际社会的谴责。	朝鲜; 导弹扩散
2月13日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兄弟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被暗杀，据报道死于一种剧毒神经毒剂。	朝鲜; 马来西亚; 刺杀
2月14-16日	澳大利亚集团(AG)2017年闭会执行会议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包括新技术及新技术专家会议。	AG
2月16日	巴基斯坦信德省塞万赫沙利夫最著名的苏菲派圣地之一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8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巴基斯坦; 伊斯兰 极端分子
2月16日	联合国禁止核武器的具备法律约束力文书谈判会议开幕之前，100多个国家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为期一天的组织会议。	禁止核武器条约
2月20日	联合国宣布，由于持续的战争和经济崩溃，南苏丹陷入饥荒。	UN; 南苏丹
2月22日	巴基斯坦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新的反恐行动，尤其是在其最大省份旁遮普。	巴基斯坦; 反恐
2月23日-3月3日	联合国主持的叙利亚和谈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	叙利亚; UN
2月25日	阿塞拜疆报告说，6名士兵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接触线南部交火中丧生。	阿塞拜疆; 亚美尼亚
2月28日	根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OPCW)和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JIM)的调查结果，中国和俄罗斯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实施制裁的决议。	UN; 叙利亚; CW; JIM
2月28日	瑞士日内瓦举行了一场执行杀伤地雷公约 APM 的国际认捐会议。	APM 公约
3月1日	“马其顿总统乔治·伊万诺夫拒绝将组建新政府的任务交给反对党社会民主党领袖佐拉·扎耶夫，尽管伊万诺夫在议会获得了多数支持，但是马其顿政治危机却进一步加剧。	
”	马其顿; 政治危机	
3月2-3日	高级别裂变材料禁产条约(FMCT)专家筹备小组在纽约联合国召开非正式磋商会议。	FMCT
3月3日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ICRC)谴责在伊拉克摩苏尔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	ICRC; 伊拉克; CW
3月6日	美国开始在韩国南部部署终端高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 萨德)。	美国; 韩国; 导弹 防御
3月8日	《中部非洲管制小武器和轻武器及其弹药和一切用于制造、维修或组装此类武器的零部件公约》(《金沙萨公约》)开始生效。	金沙萨公约
3月10日	联合国警告称，世界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也门、索马里、南苏丹和尼日利亚有多达2000万人面临饥饿甚至饥荒的危险。	UN; 也门; 索马里; 南苏丹; 尼日利 亚; 人道主义危机
3月20日	欧盟(EU)对四名叙利亚军官使用化学武器实施制裁。	EU; 叙利亚; CW; 制 裁
3月21日	乌克兰对俄罗斯支持的分裂分子控制领土实行经济封锁。	乌克兰
3月22日	包括袭击者在内的6人在英国议会附近的恐怖袭击中丧生，并有50人受伤。袭击者在威斯敏斯特桥驾车撞向行人，刺伤一名警察，随后被警方击毙。IS声称对恐袭事件负责	英国; IS
3月24日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DRC)，据报道有39名警察在开赛省Kamuesha镇被KamwinaNsapu部落民兵伏击身亡。	DRC
3月27日-4月2日	马里举行国家议会，武装团体和反对派政党参会。	马里
3月27日-3月31日	联合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禁止核武器谈判会议开幕式在纽约举行，共有130多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和民间社会团体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禁止核武器条约
3月29日	英国政府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启动脱欧进程。	英国; 欧盟; 脱欧
3月30日	以色列宣布计划在约旦河西岸建立20多年来的第一个新定居点。	以色列; 巴勒斯坦
3月30日	据称，在叙利亚哈马省Ltamenah发生了化学武器攻击事件。	叙利亚; CW
3月30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放宽美军索马里作战规则，签署指示将索马里部分地区确定为“活跃敌对地区”，适用战区目标规则。	美国; 索马里
3月31日	巴拉圭首都亚松森爆发暴力抗议。参议员投票通过取消总统任期限制修宪法案后，抗议者冲进议会大楼实施纵火。	巴拉圭

3月31日	联合国安理会认识到乍得湖危机的严重性，一致通过第2349号决议，反对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和侵犯人权行为。	UN;乍得湖盆地
4月4日-7日	美国等国认为，阿萨德政权应对针对沙伊霍恩的化武袭击负责，袭击造成至少80人死亡。三天后，美国对其认为发动化武攻击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	叙利亚;美国;CW
4月9日	伊斯兰国在埃及科普特教堂发动的两起自杀式袭击共造成48人死亡。	埃及;IS
4月9日	在克什米尔斯利那加举行的补选中，印度安全部队向投掷石块和攻击投票站的抗议者开火，造成7人死亡。选举当天的冲突造成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	印度;克什米尔
4月10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呼吁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就西撒哈拉主权数十年领土紧张局势重启和平谈判。	UN;摩洛哥;撒哈拉西部
4月12日	伊朗原子能组织与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签署了一份新的核反应堆设计合同。	伊朗;中国;核合作
4月13日	美军方在阿富汗IS基地投放史上最大非核炸弹，GBU-43/B大型空爆炸弹(“炸弹之母”)击中了位于楠格哈尔省的一个隧道结构。	美国;阿富汗;IS
4月16日	土耳其全民公决通过修宪，建立“总统制”，尽管其中大部分修宪将在2019年大选之后方能生效。	土耳其
4月21日	塔利班潜入阿富汗巴尔赫省马扎里沙里夫市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至少140名士兵死亡。	塔利班;阿富汗
4月21日	印度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巡逻队遭到毛派分子伏击，造成至少25人死亡。据报道，这是自2010年以来该地区安全部队遭受的最严重袭击。	印度;恐怖主义
4月24日	美国对271名叙利亚官员和科学家实施制裁，制裁对象均与4月4日叙利亚沙林袭击可汗沙伊霍恩有关。	美国;叙利亚;CW;制裁
4月25日	伊斯兰国在埃及北部西奈半岛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至少40人死亡。	埃及;IS
4月27日	阿尔巴尼亚一名政治人物被选举为议长后，大约200名抗议者涌向马其顿议会。议会内外的冲突共造成70多人受伤。	马其顿
4月28日	联合国第2351号决议通过，安理会延长了联合国西撒哈拉全民投票特派团(西撒特派团)任务期限，并呼吁摩洛哥和波利萨里奥阵线重启谈判。	UN;摩洛哥;撒哈拉西部
5月2日	国际社会承认的利比亚政府总理萨拉杰，会见了其主要军事对手哈利法·哈夫塔尔将军，这是一年多来两人的首次会面	利比亚
5月2日-12日	1968年《不扩散条约》(NPT)缔约国，2020年审查会议筹备委员会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第一次(计划举行三次)会议。	NPT大会预备会议
5月6日	伊朗、俄罗斯、叙利亚和土耳其达成叙利亚西部地区达成部分停火协议，划定缓冲区。	叙利亚;俄罗斯;伊朗;土耳其
5月7日	2014年，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绑架了276名女学生，其中82人在与该组织的囚犯交换中获释。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
5月9日	美国决定为叙利亚的一些库尔德民兵提供武器装备，主要是叙利亚人民保护军，此举加剧了美国和土耳其之间的紧张关系。	叙利亚;美国;土耳其库尔德人
5月9日	泰国南部北大年的一家百货商店发生炸弹袭击，造成大约80名平民受伤。泰国最大的反叛组织，全国革命阵线宣称对此负责。	泰国;恐怖主义
5月11日	伦敦会议上，索马里同意与国际捐助者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协议规定，索马里军队和警察将接受培训，以接管非盟(AU)职责。	索马里;AU
5月12日	世界各地的电脑都受到大规模勒索软件网络攻击，影响至少150个国家。	网络安全
5月18日	欧盟成员国批准了一项联合年度防务评估(CARD)试点，从2017年秋季开始，为期两年。	欧盟;军事合作
5月20日	哈桑·鲁哈尼再次当选伊朗总统，获得4100万张选票中的57%。	伊朗
5月22日	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场音乐会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3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尽管IS声称对此负责，但此类恐袭基本为独狼行动。	英国;IS

5月22日	南苏丹总统萨尔瓦·基尔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启动全国对话进程。	南苏丹
5月23日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宣布在棉兰老岛实行戒严，此前大约100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占领了马拉维市大部地区，超过17万居民被迫逃离。	菲律宾；IS
5月24日	一枚路边炸弹袭击了肯尼亚曼德拉县州长的车队，造成5名保镖死亡。5月8日至25日，青年党在索马里东北部对安全部队和平民发动袭击，造成18人死亡。	肯尼亚；青年党
5月26日	伊斯兰国在埃及发动首次重大袭击，造成至少29人死亡。埃及政府回应将对利比亚实施空袭，并加强国内镇压。	埃及；IS；利比亚
5月31日	一辆满载炸弹的卡车在阿富汗喀布尔戒备森严使领馆区附近爆炸，造成至少150人死亡。	阿富汗
5月31日	选举5个多月后，在国际社会日益增加的压力下，马其顿总统伊万诺夫最终同意授权社会民主党领袖扎耶夫组建政府。	马其顿
6月1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尽管由于该协定的法律架构和规定，要到邻近届满才能最终敲定。	美国；巴黎协定
6月2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356号决议，谴责朝鲜最近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并将扩大制裁范围。	联合国；朝鲜；制裁
6月3日	一名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英国伦敦桥，造成8人死亡，48人受伤。	英国；IS
6月5日	沙特阿拉伯、巴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和也门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和边境交通。	卡塔尔；海湾国家
6月5日	黑山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第29个成员国。	黑山共和国；北约
6月6日-7日	第16届海牙行为准则年度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138个签署国中共有64个代表团出席会议。	HCOC
6月7日	欧盟委员会成立欧洲防御基金(EDF)，用于军事研究和能力开发。	欧盟；EDF
6月7日	伊斯兰国在德黑兰发动两次恐怖袭击，造成17名平民死亡，43人受伤。这是伊斯兰国在伊朗发动的第一次恐怖袭击。	伊朗；IS
6月8日	青年党对索马里邦特兰一个军事基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0人死亡。索马里官员说，这是索马里多年来遭受的最致命的一次袭击。	索马里；青年党
6月8日	欧盟同意建立军事规划和指挥能力(MPCC)布鲁塞尔基地，以构建军事规划和执行训练相关能力。	欧盟；军事合作
6月15日	欧洲议会通过第三项决议，谴责沙特为首的军事联盟在也门发动空袭，包括使用集束炸弹。	欧盟；沙特；也门；集束弹药
6月15日	联大将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讨论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目的是在7月7日会谈结束前通过一项相关条约。	禁止核武器条约
6月18日	一架美国战机在叙利亚拉卡西南方向击落一架叙利亚政府战机，美军方对亲政府武装已发动数次空袭。	叙利亚；美国
6月18日	尼日利亚迈杜古里附近的科法村，5名博科圣地女性自杀炸弹杀手杀死12人。东北部博尔诺州几天来发生了一系列袭击事件，造成至少80名平民死亡。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
6月18日	为本月早些时候德黑兰发生的恐怖袭击进行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从国内基地发射了6枚地对地中程弹道导弹，目标是叙利亚境内的IS武装。	伊朗；叙利亚；IS
6月19日	作为数轮和平进程的一部分，中非共和国在罗马与武装组织达成一项“政治和平协议”。然而，暴力冲突旋即卷土重来，协议很快作废。	中非
6月21日	沙特国王萨勒曼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子被任命为王位继承人，成为王储。他的堂兄穆罕默德·本·纳耶夫亲王也被任命为王储。	沙特
6月21日	伊拉克摩苏尔的大清真寺被伊斯兰国摧毁。	伊拉克；IS
6月25日	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也门有超过20万霍乱病例。	WHO；也门
6月26日	哥伦比亚FARC根据2016年和平协议，在6月27日最后期限的前一天完成了向联合国使团的武器移交。	哥伦比亚；FARC；UN
6月27日	大量Petaya恶意软件的网络攻击，乌克兰多家机构受此影响。	乌克兰；网络安全

6月29日-30日	在日本举行的第七轮海上事务高级别磋商中,中日同意尽快建立海空接触机制。	中国;日本
6月30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20周年。	CWC
7月3日	近几个月来,朝鲜密集进行了一系列导弹试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ICBM)。	朝鲜;导弹扩散
7月7日	联合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核武器文书谈判会议完成《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最终草案,122个参加国投票赞成,1票反对(荷兰),1票弃权(新加坡)。	禁止核武器条约
7月7日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宣布,希腊籍塞浦路斯领导人和土耳其籍塞浦路斯领导人在瑞士举行新一轮会谈后,塞浦路斯重新统一谈判宣告破裂。	塞浦路斯
7月7日	IS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了位于埃及北部西奈半岛的两个军事检查站,造成至少23名士兵死亡。	埃及;IS
7月22日	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向沙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其曾对沙特领土目标多次使用远程弹道导弹实施打击。	也门;沙特;导弹扩散
7月27日	伊朗发射了一颗卫星,促使美国国会自《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谈判以来,首次重启对伊制裁。	伊朗;美国;制裁
7月28日	朝鲜本月进行了第二次洲际弹道导弹试射。	朝鲜;导弹扩散
7月30日	尼古拉斯·马杜罗领导的委内瑞拉政府推动投票选举制宪会议,该会议有权解散包括反对派领导的议会在内的国家机构,并修改宪法。反对派抗议活动加剧。	委内瑞拉
8月2日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2370号决议,呼吁各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应对简易爆炸装置的威胁,包括防止向恐怖分子提供武器和爆炸物。	UN;IED
8月2日	美国国会通过了《制裁法案》,对朝鲜、伊朗和俄罗斯实施了新制裁或扩大制裁范围。	伊朗;朝鲜;俄罗斯;美国;制裁
8月5日	作为第2371号决议的一部分,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对朝鲜贸易和投资的新制裁。	UN;朝鲜;制裁
8月7日	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斯蒂芬·奥布莱恩向联合国安理会表示,中非共和国局势显示出种族灭绝的迹象,并呼吁增派维和部队。	CAR
8月8日	肯尼亚大选遭受暴力破坏,据报道有37人死亡,总统选举结果也存在争议。	肯尼亚
8月13日-17日	两名伊斯兰激进分子嫌疑人在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杀死19人。四天后,一辆军用车辆在该国北部遭受简易爆炸装置袭击,3名士兵死亡。	布基纳法索
8月15日	三名博科圣地女性自杀炸弹袭击者在尼日利亚东北部杀死27人。	尼日利亚;博科圣地
8月17日	西班牙巴塞罗那发生两起IS袭击事件,16人死亡,130多人受伤。	西班牙;IS
8月22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了一项针对阿富汗的新战略,从驻军时长转变为具体形势考量战略,并增兵4000名。	美国;阿富汗
8月24日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在首都萨那举行大规模集会,招致沙特为首的联军更为猛烈的空袭。	也门
8月25日	武装分子对缅甸北部若开邦的30个警察哨所和一个军事基地发动了协同攻击。缅军方采取了“清剿行动”的报复行动,导致多达3.8万罗辛亚族人涌向孟加拉国。	缅甸;罗兴亚
8月25日-30日	飓风哈维袭击了美国,对休斯顿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大部分是由史无前例的洪水导致。据记录,至少有90人死亡,总损失达到198.6亿美元,哈维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损失最惨重的自然灾害。	USA;极端天气
8月28日	外交行动后,中印边界历时73天的边境对峙结束。	印度;中国
8月29日	朝鲜发射了一枚可覆盖日本北部的中程弹道导弹,引发了该地区紧张,并招致国际社会谴责。	朝鲜;日本
8月30日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释放部分被监禁的英语国家领导人,但是这一和解举措未能阻止喀麦隆内乱。	喀麦隆
9月1日	据估计,超过58万罗兴亚平民越过边境逃往孟加拉国,引发了自二战以来增长最快的难民危机之一。	缅甸;孟加拉国;罗兴亚
9月1日	肯尼亚最高法院宣布8月份总统选举结果无效,现任总统乌	肯尼亚

9月1日	呼鲁·肯雅塔胜出，并下令重新举行选举。 俄罗斯总统普京驱逐 755 名美国外交官，以此回应美方对俄制裁。	俄罗斯；美国
9月3日	朝鲜进行了第六次也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核试验，加剧了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	朝鲜；核扩散
9月4日	哥伦比亚政府和该国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民族解放军(ELN)宣布暂时停火。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
9月4日-6日	《集束弹药公约》缔约国第七次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CCM
9月5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374(2017)号决议，确定马里制裁框架，包括旅行禁令和冻结阻碍和平协定执行的个人和实体资产。	UN；马里
9月5日	萨尔瓦多人权组织向美洲人权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报告，记录了萨尔瓦多国家警察内部的警察人员涉嫌法外处决的情况。	萨尔瓦多
9月6日-10日	加勒比海和美国受到飓风厄尔玛袭击，这是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外大西洋盆地有史以来的最强飓风。风暴造成至少 134 人死亡，至少 630 亿美元损失。	加勒比地区；美国；极端天气
9月11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第 2375 号决议，对朝鲜第六次核试验作出回应，决议包括加强对朝鲜经济制裁措施。	UN；朝鲜；制裁
9月11日-15日	武器贸易条约(ATT)第三次缔约国会议(CSP3)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ATT
9月19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如果朝鲜威胁美国或其盟友，他将“彻底摧毁”朝鲜。	朝鲜；美国；核武器
9月19日-20日	就在飓风厄玛袭击加勒比海仅两周后，玛丽亚飓风再次袭击了该地区，造成至少 94 人死亡，损失估计超过 1030 亿美元。	加勒比地区；极端天气
9月19日-25日	各国元首、外长和高级官员齐聚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高级别辩论，讨论与国际和平与安全相关紧迫问题以及新出现的问题。	美国
9月20日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第 14 条款生效会议在美国纽约举行。	CTBT
9月20日	TPNW 开放签字。	禁止核武器条约
9月20日	马里两大图阿雷格武装组织，即“平台”(支持国家统一)和“阿扎瓦德运动分离分子协调机制”(CMA)，达成多项协议，包括停火、释放囚犯和其他建立信任措施。	马里
9月20日	联合国安理会、非盟、欧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都支持联合国利比亚支持团(UNSMIL)发起的利比亚行动计划。	利比亚；UN；欧盟；阿盟
9月23日	一天之内就发生 40 起谋杀案，这是萨尔瓦多今年单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天。据报道，本周有近 200 人在暴力事件中丧生，警方将其归咎于犯罪团伙之间的争斗。	萨尔瓦多
9月25日-29日	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就从伊拉克独立举行公投，超过 92%的人投了赞成票，加剧了伊拉克与巴格达中央政府以及该地区内部的紧张关系。四天之后，伊拉克政府禁止国际航班进出伊拉克库尔德斯坦。	伊拉克；库尔德人
9月26日	沙特阿拉伯女性驾驶禁令正式解除(但要到 2018 年 6 月才能生效)。	沙特
9月27日	俄罗斯完成化武销毁工作。	俄罗斯；CW
9月27日-28日	联合国打击人口贩运全球行动计划高级别会议在美国纽约举行。会议就行动成果、差距和挑战进行了评估，并涉及相关法律文书执行。	UN；人口贩卖
10月1日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地方政府组织的独立公投中，警方试图阻止投票，超过 800 人受伤。西班牙政府宣布公投非法。加泰罗尼亚政府报告称，共有 43%的选民投票，其中 90%支持独立。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10月1日	美国遭受史上最致命大规模枪击事件。在拉斯维加斯，一名枪手造成至少 58 人死亡，500 多人受伤。	美国；枪支暴力
10月1日	喀麦隆政府与西南和西北地区英语为母语的少数民族之间的对峙继续加剧，因为以英语为母语的分离主义者发表了象征性的独立宣言。	喀麦隆
10月4日	在尼日尔，IS 相关组织约 50 名战士伏击了一支尼日尔巡逻队。协同巡逻的美国特种作战特遣部队的 4 名美国士兵被射	尼日尔；美国；IS

10月5日-11日	杀。 CMA和“平台”和解会谈在马里的阿尼菲斯举行，会议就共同承诺的路线图达成协议。	马里
10月6日	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ICAN)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诺贝尔和平奖;核裁军
10月12日	美国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以色列紧随其后。	美国;以色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0月13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拒绝重新认证伊朗核协议(JCPOA)。	伊朗;美国;JCPOA
10月14日	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发生两起卡车炸弹袭击，造成35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平民。这次袭击被怀疑是由青年党实施的。	索马里;青年党
10月16日	欧盟理事会通过了新的欧盟自主制裁，以作为对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制裁决议中的强化补充。	欧盟;朝鲜;制裁
10月16日-20日	导弹技术控制系统(MTCR)在爱尔兰都柏林举行第31次全体会议。	MTCR
10月17日	联合国驻南苏丹维和行动负责人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警告，南苏丹正滑向混乱，暴力升级。	南苏丹
10月17日	在阿富汗，塔利班在帕克蒂亚和加兹尼省发动袭击，造成70多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	阿富汗;塔利班
10月17日	叙利亚武装部队宣布，IS事实上的大本营拉卡已彻底解放。	叙利亚;IS
10月19日	塔利班袭击了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一个军事基地，造成40多名士兵死亡。	阿富汗;塔利班
10月20日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IS对一座清真寺发动袭击，造成至少56人死亡。	阿富汗;IS
10月25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习近平确保其连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习近平思想”被写入党章。	中国
10月26日	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妇女、和平与安全的公开辩论中，一个新的全球妇女、和平与安全指数在美国纽约发布。该指数用于衡量妇女参与获得司法和安全方面的进展。	妇女、和平与安全
10月26日	肯尼亚再次举行总统选举，暴力事件不断升级，总统肯雅塔宣布获胜。	肯尼亚
10月27日	在加泰罗尼亚议会投票宣布独立后，西班牙政府解散了加泰罗尼亚政府，并要求举行新的地区选举。西班牙司法部长指控加泰罗尼亚领导人叛乱、煽动叛乱和滥用公共资金。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10月29日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总统马苏德巴尔扎尼辞职。此前早些时候，在库尔德地区举行独立公投后，伊拉克政府强行收回了争议城市基尔库克及其油田，以及争议领土的其他部分。	伊拉克;库尔德人
10月31日	美国纽约，一名自称代表IS的恐怖分子驾驶卡车冲向人群，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这是自2001年9月11日以来纽约发生的最致命恐怖袭击。	美国;IS
11月3日	叙利亚的代尔祖尔和伊拉克的阿尔盖姆都宣布从伊斯兰国(IS)手中解放。	叙利亚;伊拉克;IS
11月4日	为回应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导弹袭击，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加大了对也门的轰炸力度。	也门;沙特
11月5日	沙特阿拉伯拘留了11名王子、4名部长和数十名前部长，这是其所谓的反腐运动的举措之一。	沙特
11月5日	天堂文件是涉及海外投资的一套1340万份机密电子文件，已泄露给一家德国报纸，其中一些细节已被公开。	天堂文件
11月6日-17日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第23届缔约方年会(COP)在德国波恩举行。该协议是在“规则手册”基础上达成的，该手册用于记录减少碳排放的进展情况。	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11月13日	欧盟理事会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包括对武器供应以及可能用于国内镇压的材料实行禁运。	欧盟;委内瑞拉;制裁
11月13日	对叙利亚北部阿塔雷布市场的空袭造成至少53人死亡。空袭被认为是叙利亚政府或俄罗斯所为。	叙利亚;俄罗斯
11月13日-14日	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的第31届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峰会上，东盟和中国正式宣布就“南海行为准则”(COC)的细节展开谈判。	ASEAN;中国
11月13日-17日	致命自主武器系统(LAWS)政府专家小组在瑞士日内瓦进行	LAWS



	会议,就 LAWS 领域新兴技术的技术、军事和道德/法律层面进行交流。	
11 月 15 日	津巴布韦被军方接管,总统罗伯特·穆加贝被软禁。	津巴布韦
11 月 16 日	OPCW-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JIM)在叙利亚的任务期限届满。	叙利亚;CW;JIM
11 月 16 日	在定于 2018 年举行的大选之前,柬埔寨最高法院解散了柬埔寨救国党,救国党是柬埔寨首相洪森所在的柬埔寨人民党的主要反对党,最高法同时禁止该党 100 多名成员在 5 年内从政。	柬埔寨
11 月 20 日	《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第五(关于战争爆炸物残余)议定书第十一届缔约国会议在瑞士日内瓦举行。	第五议定书;CCW
11 月 21 日	CCW 第 19 届缔约国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会议对第二议定书(关于地雷和简易爆炸装置)进行了修订。	第二议定书;CCW
11 月 21 日	据报道,美国在索马里的一次空袭中,杀死了 100 多名青年党激进分子。	索马里;美国;青年党
11 月 21 日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被军方和自己的政党抛弃后,结束其长达 37 年的统治,宣布辞职。	津巴布韦
11 月 22 日	前波斯尼亚塞族指挥官姆拉迪奇被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ICTY)判处终身监禁,此前他在 20 多年前的巴尔干冲突中被判犯有种族灭绝罪和战争罪。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ICTY
11 月 22 日 - 24 日	CCW 公约缔约方大会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集中讨论燃烧弹武器、EWIPA 和“杀伤性地雷以外的其他种类地雷”(MOTAPM)。	CCW
11 月 23 日	缅甸和孟加拉国签署了遣返协议,但罗兴亚难民自愿和安全遣返的必要条件尚不存在。	缅甸;孟加拉国;罗兴亚
11 月 24 日	伊斯兰武装分子袭击了埃及西奈半岛的一座清真寺,造成至少 305 人死亡,至少 128 人受伤,这是埃及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恐怖袭击。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此事负责,但主要嫌疑人是 IS。	埃及;恐怖主义
11 月 26 日	洪都拉斯大选引发危机,最终计票被推迟,反对派联盟候选人萨尔瓦多·纳斯鲁拉称选举存在舞弊行为。现任总统胡安·奥兰达·埃尔南德斯行将以微弱优势获胜之时,诱发该国多地抗议活动。	洪都拉斯
11 月 27 日	摩尔多瓦和分离地区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领导人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会谈。欧安组织(OSCE)透露会议取得重大进展。	摩尔多瓦;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
11 月 27 日 - 28 日	莫桑比克马普托举行区域会议,涉及为保护平民不在人口密集地区使用爆炸武器(EWIPA)。	EWIPA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第 22 次缔约国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商定 2018 年计划和预算。	CWC
12 月 28 日-29 日	朝鲜试射新型远程弹道导弹。北韓领导人金正恩表示,北韓已经完成了国家核力量建设,并实现了成为核大国的目标。	朝鲜;核武器和导弹扩散
11 月 30 日	尼日尔政府允许美国在该国首都尼亚美建立基地并使用武装无人机。	尼日尔;美国;UAV
11 月 30 日	也门萨那爆发武装冲突,冲突双方为前胡塞联盟和萨利赫军队。	也门
12 月 2 日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向沙特为首的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联盟伸出了橄榄枝,如果联盟解除对也门的封锁,他将进行和谈。	也门;沙特
12 月 4 日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杀害,胡塞武装此前曾是萨利赫的盟友。此举也使得武装冲突进入新阶段,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加强了空袭。	也门;沙特
12 月 4 日 - 8 日	BTWC 缔约国年会同意在 2018-2020 年期间,进一步推动闭会期间年会进程。	BTWC
12 月 5 日	阿联酋宣布同沙特成立一个新的政治军事联盟,这也使得有着 36 年历史的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的未来充满了疑问。	阿联酋;沙特;GCC
12 月 6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遭到国际社会和巴勒斯坦人谴责。	美国;以色列;巴勒斯坦
12 月 6 日-7 日	瓦森纳安排全体会议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印度被吸纳为第 42 个参与国。	WA;印度
12 月 7 日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首次访问希腊,这也是 65 年来土耳其国家元首第一次出访希腊。	土耳其;希腊
12 月 7 日	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联合主席国国家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支	欧安组织明斯克

12月8日	持恢复和加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外交往来。 经过数月谈判, 欧盟和英国就英国退欧条款达成协议, 双方就未来关系展开谈判。	小组; 纳卡 英国; 欧盟; 脱欧
12月8日	在 1987 年签署《消除中程和短程导弹条约》30 周年之际, 美国国务院宣布了美国解决与俄罗斯 INF 条约争端的新战略。	美国; 中程核导弹条约
12月9日	伊拉克宣布对 IS 战争胜利。经过持续的猛攻, 最后一股 IS 部队逃离其主要据点摩苏尔。	伊拉克; IS
12月11日	欧盟成员国正式启动《里斯本条约》所设想的永久性结构性防务合作 (PESCO)。	欧盟; PESCO; 军事合作
12月1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叙利亚, 宣布战胜 IS 后, 并表示从叙利亚撤军。	叙利亚; 俄罗斯; IS
12月12日-14日	“《中程核导弹条约》(INF) 五个缔约国(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代表团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了《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特别核查委员会会议。	中程核导弹条约
12月13日	菲律宾棉兰老岛的戒严令将延长一年。	菲律宾
12月13日	刚果一个民兵组织的 12 名成员被判强奸年轻女孩, 这是打击性暴力犯罪而不罚的里程碑式事件。	刚果民主共和国; 性暴力
12月14日	青年党对索马里警察学院发动袭击, 导致 18 名警察丧生。	索马里; 青年党
12月15日	墨西哥国会通过了一项加强军队打击有组织犯罪作用的法律, 授权向毒品团伙控制的地区部署军队。	墨西哥
12月17日	在 2015 年《利比亚政治协定》签署两周年之际, 陆军元帅哈利法·哈夫特尔宣布, 他认为该协定已经到期, 相关机制不再有效。	利比亚
12月18日	美国六年来首次动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 阻止一项间接批评特朗普政府决定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议。	美国; 以色列; 巴勒斯坦; UN
12月18日-21日	APM 公约第 16 次缔约国会议在维也纳举行。	APM 公约
12月19日	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发射了另一枚导弹。据报道, 沙特军队在利雅得上空拦截了这枚导弹。	也门; 沙特
12月20日	美国赴乌克兰特使库尔特·沃尔克称 2017 年是乌克兰冲突迄今为止最暴力的一年。	乌克兰
12月20日	美国证实, 美军队正在也门进行多次地面行动。	美国; 也门
12月21日	南苏丹政府和武装反对派组织签署停止敌对行动协议。	南苏丹
12月21日-22日	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在阿斯塔纳举行第 8 轮和谈。大会各方同意于 2018 年 1 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叙利亚和平大会。	叙利亚; 阿斯塔纳 和平谈判
12月22日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进一步加强朝制裁的第 2397 号决议, 包括将该国石油进口削减至多 90%。	UN; 朝鲜; 制裁
12月24日	危地马拉效仿美国, 宣布将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两天后, 洪都拉斯和巴拿马跟进。	以色列; 巴勒斯坦
12月28日	反政府抗议活动始于马什哈德, 并迅速蔓延至政治活动活跃的其他伊朗城市。	伊朗
12月29日	也门战事进入 1000 天, 终于出台了里程碑式联合声明, 联合国三家机构负责人再次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允许人道主义全面进入并停止战斗。	也门; 人道主义危机
12月29日	埃及开罗城外科普特基督徒遭到袭击, 造成至少 9 人死亡。	埃及; IS
12月30日	伊朗首都德黑兰多处建筑遭群众冲击。	伊朗

## 作者简介

**何塞·阿尔瓦拉多·科巴** (危地马拉) 为 SIPRI 和平与发展项目研究助理, 负责性别与冲突研究。加入 SIPRI 之前, 他完成了关于和平进程中妇女组织的解散以及其随后在冲突后建设和平的潜在影响的研究生论文。同时还研究了美国和危地马拉的人口贩卖、帮派暴力和矿山冲突, 以及对约旦的公共卫生和教育项目的监测和评价。

**伊恩·安东尼博士** (英国) 为 SIPRI 欧洲安全项目主任。其最新著作包括《瑞典城市暴力的两极分化》、《暴力极端主义》(2017年8月, 合著, 瑞典语); “安全的城市: 包容、韧性和安全”, SIPRI 和平与安全研究中心 No. 2017/3 (2017年8月); 《INF 条约后的欧洲安全》, 《生存: 全球政治与战略》(2017. 12 - 2018. 01); “缩小瑞典军事安全赤字: 关于北约成员国资格的全国性辩论” (北约国防学院, 2018年3月, 合著); 《多极世界的军事维度: 全球治理影响》, 战略分析 (2018年5月)。

**西比勒·鲍尔博士** (德国) 为 SIPRI 军备和裁军研究主任。自 2018 年起, 她同时担任 SIPRI 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项目主任, 此前曾领导并创建 SIPRI 军民两用和武器贸易控制项目。在这一领域方面, 她设计和并执行了欧洲和东南亚的能力建设活动。2003 年加入 SIPRI 之前, 曾任布鲁塞尔欧洲研究所 (ULB) 研究员。其最新出版物包括 SIPRI 背景文件, 《3D 打印与导弹技术控制》(2017 年 11 月, 合著); 《欧盟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实施中的挑战和成功经验: 跨部门分析》(SIPRI, 2017 年 7 月, 合著); 并为核裁军进程推进奠定基础 (SIPRI, 2018 年 4 月, 合著)。

**科尔加·布罗克曼** (德国) 为 SIPRI 军民两用品贸易管控项目研究助理。其研究领域为防扩散和出口管制, 重点是合规性、技术转让、增材制造和武器贸易条约。此前, 曾在 SIPRI 和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出口控制办公室 (BAFA) 实习。曾就读伦敦国王学院, 并获得不扩散与国际安全硕士学位。最新著作包括《新兴技术

对出口管制的挑战:控制增材制造和无形技术转让》(2018年4月,合著)和《欧盟武器和军民两用出口品管制实施中的挑战和成功经验:跨部门分析》(2017年7月,合著)。

**马克·布鲁姆利**(英国)为SIPRI军民两用和武器贸易管制项目主任,其研究领域为国家、区域和国际武器贸易管控,此前曾任英美安全信息委员会(BASIC)政策分析师。其最新著作包括《出口管制、人类安全和网络监视技术:审查欧盟军民两用法规的拟议变化》(SIPRI,2017年12月);《欧盟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实施中的挑战和成功经验:跨部门分析》(SIPRI,2017,合著);以及“ATT相关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外部援助:发现差距、协调改善”SIPRI背景文件(2017年2月,合著),。

**玛丽娜·卡普里尼博士**(加拿大)为SIPRI和平与发展领域高级研究员。其研究重点是建设和平以及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涉及冲突后和独裁后的安全与司法治理相关方面,包括警察队伍建设、情报监督、军民关系、反腐措施以及对私营军事和安全公司的监管。最近,卡普里尼博士研究重点为和平支持行动和能力建设方面中警察的作用,以及对被迫流离失所、非常规移民、有组织犯罪和暴力极端主义政策的应对。2016年12月加入SIPRI之前,她曾在挪威国际事务研究所、国际转型正义中心和日内瓦军事民主控制中心担任高级职位。

**伊恩·戴维斯博士**(英国)为SIPRI年鉴执行编辑和SIPRI军备和裁军领域高级研究员。2014-16年,戴维斯博士曾担任SIPRI编辑部、出版部和图书馆部主任,负责监督编辑团队,管理部门预算和 workflows。加入SIPRI之前,曾担任数个高级职位,并出任人类安全和军备控制独立顾问。戴维斯博士长期从事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并撰写北约问题相关博客。最新发表的著作包括《英国炸弹》和《北约:北约战略核威慑60载》(2015年11月)。

**泰蒂·埃拉斯托博士**(芬兰)为SIPRI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领域核武器项目研究员。其目前研究重点为伊朗核协议、禁止核武器条约、美国/北约-俄罗斯导弹防御争端以及全球裁军和不扩散制度。此前,她曾就职于华盛顿犁头基金;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维也纳裁军和不扩散中心;芬兰坦培尔和平研究所。最新出版物包括《到了欧洲考虑伊朗导弹计划的时候了》、SIPRI 的专题背景文件(2017 年 10 月)和《欧盟和美国会在伊核问题上分道扬镳吗?》, SIPRI 专题背景材料(2017. 10, 合著)。

**维塔利·费琴科**(俄罗斯)为 SIPRI 欧洲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负责核安全问题以及核武器控制和不扩散的政治、技术和教育层面研究。此前,曾任 SIPRI 访问研究员,就职俄罗斯政策研究中心和莫斯科应用国际研究学会,并合作出版若干核取证、核安全、国际不扩散和裁军援助、核部队和国际核燃料循环相关著作。

**奥德·弗勒兰特博士**(加拿大/法国)为 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主任。其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军火市场转型和供需动态互动分析。此前,曾任巴黎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武器和防务经济学主任。弗勒兰特博士在军事学院和 SIPRI 任职期间撰写了多篇军工和军费开支的文章。最新著作包括《2017 年世界军事支出趋势》、SIPRI 简报(2018 年 5 月,合著)和《2017 年国际武器转让趋势》、SIPRI 简报(2018 年 2 月,合著)。

**理查德·吉亚斯**(荷兰)为 SIPRI 中国与全球安全项目研究员和项目经理,其研究领域为安全与发展关系。研究涉及中国外交和安全政策、欧盟-中国和中国-中亚关系、欧洲和亚洲的基础设施和经济一体化,以及阿富汗政治、发展和安全事务。最近,吉亚斯的研究集中在欧洲和亚洲经济、基础设施和安全一体化。主要是通过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安全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安全影响和中欧合作前景》(SIPRI, 2017 年 2 月,合著)。吉亚斯在中国生活多年,曾赴 30 多个国家进行了实地研究,并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佐伊·戈尔曼**(美国)为 SIPRI 萨赫勒/西非项目研究助理。研究领域包括为政策制定提供和平与安全问题定量分析的新方法,探索国家冲突与暴力极端主义的相互作用。戈尔曼获耶鲁大学政治学和物理学双学位,并为纽约媒体与和平倡议中心、伦敦奎利姆基金会和阿克拉贫困行动创新中心撰写非洲和中东安全的相关

政策论文。2015 年，她还在联合国大会担任通讯协调员，并在阿拉斯加成功组织政治运动。

**约翰·哈特博士**(美国)为 SIPRI 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项目下化学和生物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和负责人。哈特博士同时还担任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 (CTBOT) 高级顾问。

**香农·N·凯尔**(美国)为 SIPRI 裁军、军备控制和不扩散项目高级研究员和核武器项目负责人。其主要研究领域是核武控制和不扩散，对伊朗和朝鲜的核项目研究颇深，研究同时涉及伊朗和中东相关地区安全问题。1994 年以来，凯勒为 SIPRI 撰写大量出版物，包括关于核武器控制和核力量以及武器技术相关章节。

**弗洛里安·克兰珀博士**(德国/瑞典)为 SIPRI 气候变化与风险项目研究员，专门研究和平与冲突、环境与气候安全以及国际安全。其研究方向为和平与安全基础，特别是武装冲突后建立和平过程。当前的研究重点为气候安全和冲突后自然资源管理，特别关注社会、经济和政治恢复和平的生态基础。克兰珀博士是乌普萨拉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系国际水合作研究学院的签约研究员，同时也供职于 UNESCO 国际水合作中心。

**汉斯·M·克里斯滕森**(丹麦)为美国科学家联合会 (FAS) 核信息项目主任，SIPRI 副高级研究员。经常为新闻媒体和研究机构提供有关核武器问题的咨询，并与人合著《原子科学家公报》的《核笔记本》专栏。最新出版物包括《新 START，究竟什么可以真正控制美俄核武器》，俄罗斯 (2017 年 2 月)，《日渐迫近的核战争威胁和健康社区的重要性》，《世界医学杂志》(2016 年 10 月)，和《核武库：当前的发展趋势和功能》，《国际红十字会评论》(2016 年 7 月，合著)。

**亚历山大·库伊莫娃**(俄罗斯)为 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研究助理。负责 SIPRI 军事支出、军火和武器转让数据库，重点关注中东和北非地区以及后苏联国家。加入 SIPRI 之前，库伊莫娃曾在俄罗斯外交部新挑战与威胁司实习，还曾在摩洛哥艾萨阿迪大学和开罗州立大学完成暑期实习。她最新著作包括《国际武

器转让趋势，2017年》、SIPRI 简报(2018年3月，合著)和《SIPRI 全球百强武器生产和军事服务公司，2016年》、SIPRI 简报(2017年12月，合著)。

**莫里茨·库特博士**(德国)为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和全球安全项目博士后研究员。他目前的研究包括核反应堆模拟裂变材料的生产和清除，以及用于裁军和军备控制的新的核弹头核查技术。

**贾尔·范德·金博士**(荷兰)为 SIPRI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项目主任。同时还是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奈梅亨内梅亨大学副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和平行动前景、评价体系和影响成败因素，以及特派团的多种综合手段。其最新出版著作包括《建设和平与摩擦：冲突后社会的全球和地方遭遇》(劳特利奇出版社，2016，合著)；《维和部队受到威胁？联合国和平行动中的伤亡趋势》，SIPRI 政策简报(2015年9月，合著)；《非洲方向：在和平行动中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SIPRI, 2017，合著)；以及《多边和平行动与有组织犯罪的挑战》，SIPRI 背景文件(2018年2月)。

**迪亚哥·洛佩兹·达席尔瓦博士**(巴西)为 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副研究员。达席尔瓦博士获得圣保罗州立大学和平、国防和国际安全研究博士学位。出版物主要涉及武器贸易和军费开支透明度。加入 SIPRI 之前，曾在国防研究与国际安全集团(GEDES)和拉丁美洲安全与防御网络(RESDAL)担任研究职务。

**乔凡娜·玛利塔**(意大利)为 SIPRI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控制项目研究助理。研究领域涉及出口管制研究，包括合规和执行，尤其关注欧盟(EU)成员国的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政策。玛利塔还参与了 SIPRI 在欧盟不扩散与裁军联盟中作用的相关活动。最新出版物包括《不扩散中的软件和技术转让：实施和遵守出口管制》(SIPRI, 2018年4月，合著)，以及《欧盟武器和军民两用品出口管制实施中的挑战和成功经验：跨部门分析》(SIPRI, 2017年7月，合著)。

**尼尔·梅尔文博士**(英国)为 SIPRI 非洲之角和平与安全项目主任。此前，他曾在欧安组织、能源宪章秘书处和欧盟担任高级职位。梅尔文博士还在欧洲研究

中心和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塔姆研究所)任职,并在伦敦经济学院、利兹大学和布鲁塞尔国际问题学院担任教学职位。梅尔文博士为哈佛大学访问研究员,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齐亚·米安博士**(巴基斯坦/英国)为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和全球安全项目联合主任,同时还指导南亚和平与安全项目。米安博士工作重点是核武器、军备控制和裁军以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核能问题。他是《科学与全球安全》杂志联合编辑,也是国际裂变材料委员会联合主席。《拆弹:核裁军与防扩散的裂变材料途径》(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2014)一书的作者之一。

**帕维尔·波德维格博士**(俄罗斯)为普林斯顿大学科学与全球安全项目研究员,也是联合国裁军研究所(UNIDIR)高级研究员。波德维格博士在莫斯科物理与技术学院(MIPT)军备控制研究中心开始安全问题的研究工作,这是俄罗斯第一家致力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相关技术问题分析的独立研究机构。波德维格博士负责其自己的研究项目,俄罗斯核力量。他也是《科学与全球安全》联合编辑,国际裂变材料小组成员。

**蒂莫·斯密特**(荷兰/瑞典)为 SIPRI 和平行动和冲突管理项目研究员,负责 SIPRI 多边和平行动数据库,并对和平行动趋势和各种相关主题问题进行研究。2014 年重新加入 SIPRI 之前,曾在欧盟安全研究所(EUISS)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议会大会工作。最新著作包括《非洲方向:在和平行动中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SIPRI,2017,合著)和《多边和平行动与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的挑战》(SIPRI 背景文件,2017 年 11 月)。

**丹·史密斯**(英国)为 SIPRI 主任,长期从事各种冲突与和平问题的研究和出版工作。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气候变化与不安全之间的关系、中东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冲突趋势。曾在联合国建设和平基金咨询小组任职 4 年,其中 2 年(2010-11 年)担任主席。2014 年到 2017 年,任曼彻斯特大学和平与冲突教授。丹·史密斯是政治图集、战争与和平图集、中东图集作者,同时开设国际政治博客专栏。



**苏菲**(中国)为 SIPRI 中国与全球安全项目研究助理,于 2015 年 3 月首次以驻北京代表身份加入。她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尤其关注中国与朝鲜、韩国和日本的外交接触。目前正在地缘经济学领域进行一项研究,分析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对南中国海和印度洋地区的安全影响。加入 SIPRI 之前,曾在首尔学习了三年,熟练掌握韩语。拥有首尔国立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公共管理硕士学位,政府治理方向,完成一篇关于政府规模对中国腐败影响的韩语论文。

**田楠博士**(南非)为 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研究员,负责领导军费开支研究项目。其研究方向为非洲和拉丁美洲,重点关注军费开支和国内冲突的原因和影响,以及与军费预算、开支和采购透明度和可信度相关问题。此前,曾在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担任气候变化经济学家,并在开普敦大学任讲师。田楠博士在《国防与和平经济学》、《和平与安全经济学期刊》、《和平经济学》、《和平科学和公共政策》发表文章多篇。

**乔安娜·特里滕巴赫**(德国)为 SIPRI 军民两用品和武器贸易控制项目实习生(2017.11 - 2 月)。实习期间,研究了武器出口控制新兴技术的挑战,并涉及各类数据库。研究重点涉及国际和区域裁军和军备控制协定、协定执行和遵守情况。在就读国际公法研究生之前,曾在加德满都联合国区域和平与裁军亚太中心(UNRCPD)实习,致力于从性别视角实施小武器和轻武器(SALW)控制的试点项目。

**麦克·维尔布鲁根**(荷兰)为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欧洲研究所博士研究员。2016 年到 2017 年,她在 SIPRI 担任研究助理,研究新兴军事和安全技术。其专业领域为新兴军事技术对军备控制的挑战,尤其关注科学和技术不断变化对军事创新的影响,以及军控制度在新兴军事技术管控中的潜在协同作用。维尔布鲁根拥有奥斯陆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方向哲学硕士学位,曾在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和荷兰外交部防扩散、裁军、军备控制和武器出口控制部接受培训。

**皮耶特·D·魏泽曼**(荷兰/瑞典)为 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高级研究员。自 1994 年以来,魏泽曼为 SIPRI 的许多出版物撰稿,包括 SIPRI 全球武器转让、

武器工业和军费支出趋势的年度回顾。除其他外，还发表了多篇关于中东军费开支、多边武器禁运、武器流入非洲和欧洲军火工业的相关报告。2003年至2006年，还担任荷兰国防部武器扩散问题高级分析师；2017年，联合国军费开支报告审查期间，在联合国政府专家小组担任技术专家。

**西蒙·T·魏泽曼** (荷兰) 为 SIPRI 武器和军费支出项目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包括武器转让、军费开支和军火公司监控，尤其关注亚太和前苏联地区，冲突中的武器使用，武器转让透明度，以及常规军事技术发展。其最新著作包括《北极军事能力：北极的新冷战？》，SIPRI 背景文件 (2016 年 10 月)；《2017 年世界军费开支趋势》，SIPRI 简报 (2018 年 5 月，合著)；《国际武器转让趋势，2017 年》，SIPRI 简报 (2018 年 2 月，合著)。

# 勘误

SIPRI 2015 年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第 615 页 “2014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 应为“2013 年武器贸易条约(ATT)”

SIPRI 2017 年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第 74 页 “第 3 节概述了中东国家军费支出和武器转让”, 应为“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国家”

第 74 页 “区域军费开支在 2006 年至 2015 年间增加了 50.5%”, 应为“增加了 54%”

第 74 页 “沙特阿拉伯是迄今为止中东地区最大的军费支出国”, 应为“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

第 74 页, 106 页 “2007-11 年至 2012-16 年间对该地区的武器进口增长了 86%”, 应为“增长了 68%”

第 74 页 “2012-16 年中东占全球武器进口的 29%”, 应为“该地区占全球武器进口的 34%”

第 366 页, 图 10.1 图形 y 轴所示 “50, 000, 40, 000, 30, 000, 20, 000 和 10, 000” 应为 “50, 40, 30, 20 和 10”

SIPRI2018 年年鉴:军备、裁军和国际安全

SIPRI2018 年年鉴勘误表将刊登在<<http://www.sipri.org/yearbook/>>和

SIPRI2019 年年鉴中。SIPRI2018 年年鉴在线版本将对发现的错误进行即时更新。